

〔苏联〕肖洛霍夫 著



静静的顿河

4

卷 七

第一章

顿河上游的暴动，牵制了南方战线相当数量的红军，这不仅使顿河军司令部获得了从掩护新切尔卡斯克的防线上自由调动兵力的机会，而且在卡缅斯克和白卡利特瓦斯克河口镇地区集结了几个特别坚强的、有战斗经验的白卫军团队，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突击兵团，这些团队的士兵绝大多数是顿河下游的哥萨克和加尔梅克人，突击兵团的任务是：在适当时机，协同菲茨哈拉乌罗夫将军的部队，赶走属于红军第八军的第十二师，向第十三师和乌拉尔师的侧翼和后方挺进，挥师北上，与暴动的顿河上游哥萨克联结起来。

顿河军总司令杰尼索夫将军和参谋长波里亚科夫将军过去制定的组织突击兵团的计划，在五月底差不多已全部实现。往卡缅斯克调了将近一方六千步兵和骑兵，配备了三十六门炮和一百四十挺机枪；把最后的一批骑兵部队和属于所谓青年军的几个精锐团也都调来了，青年军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天由达到入伍年龄的青年哥萨克组成的。

与此同时，被四面包围的叛军在继续不断地打退红军清剿部队的进攻。在南方，顿河左岸，有两个叛军师躲在战壕里顽强抵抗，不让敌人渡河，虽然全线的红军炮兵连都对他们进行几乎不间断的猛烈炮轰；其余三个师则守卫在暴动地区的西部、北部和东部防线上，尽管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守卫在东北防线的部队，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撤退，仍然坚守在霍皮奥尔河地区的边境上。

守卫在自己村庄对面的鞑靼村连队，由于无事可干，非常无聊，有一天使红军战士大惊一场：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几个自愿去侦察的哥萨克，乘小船悄悄偷渡到顿河右岸，对红军的哨兵进行突袭，打死了四名红军战士，缴获了一挺机枪。第二天，红军从维申斯克下方调来一个炮兵连，对哥萨克的战壕展开了猛烈的轰击。一听到树林上空响起榴霰弹的爆炸声，连队就急忙放弃了战壕，撤离河岸，退到树林深处。过了一昼夜，红军的炮兵连调走了，鞑靼村的哥萨克重又进入了放弃的阵地。炮击也使连队遭受了损失：弹片打死了两个不久前刚补充来的未成年的哥萨克，在这以前刚刚从维申斯克回来的连长的传令兵也受了伤。

这之后，便相对地安静下来，战壕里的生活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婆娘们时常到战壕里来，夜里送来面包和烧酒，哥萨克们的口粮一点儿也不缺：宰了两头迷路的小牛，此外，每天还到各处的小湖里去捕鱼。赫里斯托尼亚是捕鱼的主要人物。他使的鱼网有十沙绳大，这是一个撤退的人扔在岸边，后来落到连队手里的。赫里斯托尼亚打鱼的时候总要钻到草甸子“深处”，并夸口说，草地上的湖塘可说没有一个他没有去捕过的。因为接连不断地捕了一个星期的鱼，所以他的衬衣和裤子浸透了风也吹不掉的鱼腥气味，最后熏得阿尼库什卡不得不坚决拒绝跟他同住在一个土屋里，阿尼库什卡抱怨说：

“你身上的臭味儿就象死鲢鱼味儿一样！如果再跟你在这儿住上一天一夜，将来就会一辈子都不想吃鱼啦……”

从那时起，阿尼库什卡豁出叫蚊子咬，睡在土屋外边了。在睡觉以前，他憎恶地皱着眉头，用扫帚扫掉洒在沙土上的鱼鳞和臭气熏天的鱼的内脏，可是第二天早晨，赫里斯托尼亚打鱼回来，仍然毫不在乎地、一本正经地坐

在上屋门口，宰起捕回的鲫鱼来。成群的大绿豆蝇在他身旁嗡嗡飞舞，地上爬满了可恶的黄蚂蚁。一会儿，阿尼库什卡气喘吁吁地跑来，老远就大声叫喊着：

“你再找不到别的地方了吗？你这个魔鬼，怎么不叫鱼刺把你卡死！好啦，看在基督的面上，到旁边去宰吧！我在这儿睡觉，你把鱼肠子扔得满地都是，把四面八方的蚂蚁都给招来啦，弄得一片腥臭，简直就象在阿斯特拉罕一样！”

赫里斯托尼亚把自制的刀子在裤子上擦了擦，若有所思地朝着阿尼库什卡的没有胡子的、怒冲冲的脸瞅了半天，心平气和他说：

“阿尼凯，大概你肚子里有虫子，所以你闻不惯鱼腥味儿。你空肚子吃些大蒜，怎么样？”

阿尼库什卡啐着、骂着，走开了。

他俩的争吵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但是总的来说，连队过得和和气气。除了司捷潘·阿斯塔霍夫以外，全体哥萨克都吃得饱饱的，情绪满不错。

司捷潘不知道是听同村人说的，还是心里觉得，阿克西妮亚在维申斯克常跟葛利高里见面，但是他突然苦闷起来，无缘无故地跟排长争吵了一场，而且坚决拒绝去站岗放哨。

他整天地蜷伏在土屋里的打有烙印的黑车毯上，唉声叹气，拼命地吸自家种的叶子烟。后来，听说连长要派阿尼库什卡到维申斯克去领子弹，他才两天来第一次走出了土屋。他眯缝着泪汪汪的、由于失眠而红肿的眼睛，疑疑惑惑地打量了一下摇曳着的树上乱蓬蓬的、鲜艳夺目的叶子，看了看被风吹得涌立起来的、镶着自边的云彩，听了听树林子的窸窣窸窣的风声，就走过一间土屋去寻找阿尼库什卡。

当着哥萨克们的面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把阿尼库什卡叫到一边，央告道：

“到了维申斯克替我找找阿克西妮亚，把我的话告诉她，叫她来看我。就说我浑身长满了虱子，衬衣和脚布都没有洗，顺便再告诉她……”司捷潘沉默了一会儿，胡子里隐藏着难为情的笑意，说道，“就说，我非常想她，盼她快点儿来。”

夜里，阿尼库什卡到了维申斯克，找到了阿克西妮亚的住所。自从跟葛利高里发生口角以后，她又住到姑母家去了。阿尼库什卡好心地把司捷潘的话转达了，但是为了加重话的分量，他自己又加上了几句，说司捷潘讲啦，倘若阿克西妮亚不到连队去，他就要亲自到维申斯克来。

她听完丈夫的训示，就收拾准备起来。姑妈急忙发了一块面，给她烤了些奶油点心，过了两个钟头，阿克西妮亚——听话的妻子——已经跟着阿尼库什卡坐车去鞑靼村连队的驻地了。

司捷潘暗自高兴地迎接了妻子。他用探索的目光仔细观察她那瘦削的脸，小心翼翼地问她一些话，但是一句也没有问及她是否看见过葛利高里。只有一回，谈话的时候，他垂下眼帘，略微扭过身去，问道：

“你为什么走那岸去维申斯克呢？为什么不就在村边过河来呢？”

阿克西妮亚冷冷地回答说她不能跟外人一块儿过河，可是又不愿意去求麦列霍夫家的人。等到回答完了，她才发现自己说的话很不得体，好象她认为麦列霍夫家的人不是外人，成了自己人。她怕司捷潘也会这样理解，不由得窘急起来。而他大概也正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眉毛下面哆嗦

了一下，脸上仿佛掠过了一片阴影。

他疑问地抬起眼睛看着阿克西妮亚，她也明白了这个无声的问题，突然由于窘急和恼恨自己，脸涨得绯红。

司捷潘可怜她，装作什么也没觉察的样子，把话题转到家务事上去，开始询问她在离开家以前，把家里的东西藏起了些什么，藏得保险不保险。

阿克西妮亚看到丈夫对自己如此宽宏大量，回答了他的询问，但是总觉得内心很尴尬，于是为了向他表明，他们中间发生的一切都是很无聊的，而且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故意把话说得慢条斯理，露出一副正经、矜持和冷漠的神情。

他们坐在土屋里谈话。总有哥萨克来打扰。忽而这个进来，忽而那个又进来。赫里斯托尼亚走进来，就地打铺睡起觉来。司捷潘看出要想单独跟老婆说说话儿不成了，就很不情愿地停止了谈话。

阿克西妮亚高兴地站起身来，匆匆解开包袱，拿出从镇上带来的奶油点心请丈夫大吃，然后从司捷潘的军用背包里拿出脏衣服，走出土屋，到附近的池塘里去洗。

黎明前的寂静和蓝色的雾笼罩在树林上空。露水很重，压得青草都贴到地面上。青蛙在湖沼里哇哇乱叫，离土屋很近的一丛浓密的枫树林后面，有只长脚秧鸡在吱吱呀呀地鸣叫。

阿克西妮亚穿过树丛。树丛，从树顶到深藏在茂密的野草里的树干上，都结满了蜘蛛网。凝结在蛛丝上的露水珠，象宝石似的闪闪发光。长脚秧鸡一时不叫了，可是立刻，——阿克西妮亚的光脚踏倒的草还没有来得及挺直，——又叫了起来，一只从湖沼里飞起的田鬼伤心地回应着它的鸣声。

阿克西妮亚把短上衣和紧身的背心脱下来，走进没膝深的、温暖的湖水里，洗起衣服来。蚊虫在她头上飞舞，蚊子嗡嗡叫着。她不住地用弯起的丰满、黝黑的手臂在脸上抹抹，驱赶蚊子。她断断续续地想着葛利高里，想着在他去连队视察前他们之间发生的最后一次口角。

“也许，他现在正在找我呢？今天夜里我就回镇上去！”阿克西妮亚下了决心，心里想着怎么跟葛利高里见面，而且立刻就会和解，不由得心花怒放。

怪得很：近来，她想到葛利高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她眼前出现的不是现在的这个葛利高里：身材高大、英气勃勃，一个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哥萨克，他疲惫地眯缝着眼睛，黑胡子尖已经有点儿发红，两鬓有了过早的白发，额角上布满了粗纹——这都是在战争年代受到摧残的不可磨灭的痕迹；而在她眼前出现的却是从前的那个葛利什卡·麦列霍夫，一个粗卤的、不会体贴人的小伙子，生着孩子似的圆圆的细脖子，嘴唇上总是挂着乐观的、无忧无虑的笑容。

正因为这样，阿克西妮亚就更加爱他，几乎是一种温柔的母爱。

就是这会儿，她脑子里仍清清楚楚地想起了那张令人无限爱怜的脸，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笑了笑，挺直身子，把没有洗完的丈夫的衣衫扔到脚下，觉得喉咙里有一股突然涌上来的、要尽情地哭一场的热气，低声自言自语道：

“该死的东西，你附到我身上了，一辈子也甩不开你！”

眼泪使她心里轻松了一点儿，但是在这以后，她周围蔚蓝的清晨世界，仿佛黯然失色。她用手背擦了擦脸颊，从泪水满面的额角上把头发撩到后

面，脑子里空落落的，用黯然失神的目光，呆呆地注视着一只灰色的小鱼鹰从水面上滑过，消失在被晓风吹得上下翻滚的粉红色晨雾中。

她洗完衣服，晾在树枝上，然后走进了土屋。

已经醒来的赫里斯托尼亚正坐在门口，拼命缠着和司捷潘说话，而司捷潘躺在车毯上，默默地抽着烟，根本不回答赫里斯托尼亚提出的问题。

“你以为红军不会过河到这边来吗？你不作声？哼，你就不作声好啦。不过我以为他们一定要从浅水地方 水过河……一定会 水过河！除此以外，他们再没有法子过河啦。也许你以为他们会用骑兵泅水过来？司捷潘，你怎么不说话呀？要知道，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可是你还象傻瓜一样，躺在那里！”

司捷潘一下子跳起来，激动地回答说：

“你没完没了地瞎缠什么呀？真是怪物！好不容易老婆看我来啦，可怎么也甩不开你们……死缠着你，说蠢话，不让人家跟娘儿们说句话！”

“倒了大霉啦，找了个你这样的人说话……”赫里斯托尼亚扫兴地站起身，光脚穿上破靴子，脑袋撞在门框上，疼得够呛，走了出去。

“没法儿在这儿谈话，走，咱们到树林子里去，”司捷潘提议说。

他也不等到同意，就朝出口走去。阿克西妮亚驯顺地跟着他走出去。

中午，他们回到土屋里来。第二排的哥萨克们正躺在赤杨树荫里乘凉，一看到他们，都放下手里的牌，一声不响，会意地互相挤眉弄眼、窃笑，故意唉声叹气。

阿克西妮亚很轻蔑地撇着嘴，从他们面前走过，一面走，一面整理着头上揉皱的白绣花头巾。哥萨克们都一声不响地看着她从身边走过去，但是等跟在后面走的司捷潘刚走到哥萨克们跟前，阿尼库什卡就从躺着的人堆里站起来，走出几步。他假装恭而敬之的样子，向司捷潘深深地鞠了一躬，大声嚷道：

“恭喜您……开荤啦！”

司捷潘高兴地笑了。哥萨克们看见他和妻子一同从树林子里回来，这使他高兴。因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那些说他们夫妻不和的流言不攻自破……他甚至还很潇洒地耸了耸肩膀，得意地显摆着背上还没有干的、汗湿的衬衣。

直到这时候，受到鼓舞的哥萨克们才哈哈大笑，热闹地大谈特谈起来：

“弟兄们，这个娘儿们可真够劲啊！你们看，司乔普卡的衬衣象从水里捞出来……全都沾在肩胛骨上啦！”

“她已经把他弄得筋疲力尽，浑身冒汗……”

一个年轻小伙子用模糊、赞赏的眼神一直把阿克西妮亚目送到土屋前，失魂落魄地嘟哝道：

“全世界再也找不到这么漂亮的娘儿们啦，真的！”

阿尼库什卡不无道理地质问道：

“你可曾去找过？”

阿克西妮亚听到这些下流话，脸色微微发白，想起刚才跟丈夫亲热的事儿，再听到丈夫同伙的淫秽的说笑，就厌恶地皱起眉头，走进土屋。司捷潘一眼看透了她的心事，就宽慰说：

“克秀莎，你别生这些公马们的气。他们这都是因为太寂寞啦。”

“我生谁的气啊，”阿克西妮亚在自己的麻布口袋里翻腾着，闷声回答说，急急忙忙把带给丈夫的东西都掏了出来。然后，声

音更低地说：“应该生我自个儿的气，可是，没有心气啦……”

他们话不投机。过了十来分钟，阿克西妮亚站起来。“现在就对他说，我要回维申斯克去，”她心里想，但是立刻又想起晒干了的司捷潘的衣服还没有收进来。

她坐在土屋的门口，缝补了半天丈夫沤烂了的内衣，不断地抬头看看渐渐偏西的太阳。

……这天她竟没有走成。下不了决心。但是第二天早晨，太阳刚一出来，她就准备上路了。司捷潘试着挽留她，央求她再住一天，但是她那么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使他死了心，只是在分别的时候，才问道：

“你打算在维申斯克住下去吗？”

“暂时还要住在维申斯克。”

“你是不是可以留在我这儿呢？”

“在这儿我可受不了……这些哥萨克。”

“话是不错……”司捷潘虽然同意她的说法，但是却很冷淡地跟她分别了。

刮着强劲的东南风。这是从远方刮来的风，刮乏了，夜里风势减弱了些，但是到清晨，又把里海以东沙漠上的热气吹来，吹倒了左岸河滩地上的青草，吹干了露水，刮散了晨雾，顿河沿岸的灰白色的山峰笼罩上一层令人气闷的粉红色热气。

阿克西妮亚脱掉靴子，用左手撩起裙襟（树林子里的草上还有露水），轻松地走在林中荒芜的道路上。湿润的土地凉丝丝的，使她的光脚很舒服，但是旱风却用到处乱伸的热嘴唇亲吻着她那丰满的光腿肚和脖颈。

在一片开阔的林间空地上，她在一丛盛开的野蔷薇旁坐下来休息。几只野鸭在不远地方的一片还没有干涸的池沼里的芦苇丛里呱呱叫着，一只公鸭正在沙哑地呼唤母鸭。顿河对岸，虽然不是连续地，然而几乎是不停顿地打着机枪，偶尔还有大炮的轰鸣声。炮弹在这边岸上的爆炸声象回声一样轰隆隆地响着。

后来，枪炮的射击声减弱了，时有时无，一片充满了神秘声音的世界展现在阿克西妮亚眼前：背面白色的白蜡树绿叶和象铁铸的、镂花的橡树叶被风吹得哆哆嗦嗦地沙沙作响；从小白杨树林里飘来混杂的嗡嗡声；远处有一只布谷鸟正在模糊不清地、伤心地对谁诉说着自己未来的凄凉岁月；一只从池沼上空飞翔的凤头田鳧不停地叫着，仿佛是在问：“您是哪家的媳妇儿？您是哪家的媳妇儿？”离阿克西妮亚有两步远，一只灰色的小鸟在喝路边沟里的水，它仰着小脑袋，甜蜜地眯缝着眼睛；象落满尘土的天鹅绒似的黄蜂嗡嗡飞舞；黝黑的野蜜蜂在草地上的花瓣上飞来飞去。它们采下芳香的花粉，并把后肢上的“花粉团”送到荫凉的树洞里。从杨树枝上往下滴着树浆。从山植树丛里透出阵阵腐烂的去年树叶的辛辣气味。

阿克西妮亚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贪婪地呼吸着树林中的各种气味。充满各种各样的奇妙声音的树林过着富有生命力的原始生活。春汛淹过的草地浸透了春水，长出了种种奇花异草，它们绣出的美妙的景色，简直使阿克西妮亚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她含笑，默默地翁动着嘴唇，小心翼翼地拨弄着一些朴素的浅蓝色无名

小花的枝茎，然后弯下丰满的身腰，去闻这些小花，忽然闻到了铃兰花醉人的芳香。她用手拨开别的花草，找到了这棵铃兰花。原来就长在这一片浓重的树荫下面。宽大的、曾是碧绿的树叶子还在费尽心机地保护着低矮的、弯弯的花梗，使它不受太阳的烤晒，花梗上还残留着枯萎的、雪白的花萼。但是沾满露水和黄色锈斑的树叶子正在死去，就是这棵小花自身也接近死亡的边缘：下面的两个花萼已经皱了起来，变成黑色，只有顶端上——全都闪着泪珠般的露水——在阳光下突然显得那么耀眼、迷人。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当阿克西妮亚热泪盈眶，看着花朵和闻着它那忧郁的芳香时，她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她那苦多欢少的全部漫长的生涯。可奈何，老啦，阿克西妮亚红颜已逝……难道年轻的女人会为偶然袭上心头的回忆而痛哭吗？

她就这样趴在地上，把泪痕纵横的脸捧在手里，哭肿的、泪汪汪的脸颊紧贴在揉皱的头巾上，哭着睡熟了。

风越刮越大，杨柳树梢都向西倒去。白蜡树的苍白色树干，被象白色的滚滚旋风似的、上下飞舞的树叶子扯动着，在不住地摇晃。风吹到下面来，吹到花期将尽的野蔷薇丛上，阿克西妮亚就睡在这丛花下；于是，花叶就象一群神话里受惊的青鸟，振翅高飞，发出沙沙的响声，弄得红叶满地。阿克西妮亚睡在那里，身上落满了枯萎的野蔷薇花瓣，既没有听见树林忧郁的喧声，也没有听见顿河对岸重又响起的射击声，当头的太阳正烤着她那无遮无盖的脑袋，也毫无感觉。直到听见头顶有人语和马嘶声，才大梦初醒，急忙坐了起来。

一个浅色胡子、牙齿洁白的年轻哥萨克，手里牵着一匹白鼻梁、备着鞍子的马站在她身旁。他笑容满面地耸了耸肩膀，跳了几下，用沙哑的、但是很悦耳的男高音唱起欢快的歌：

我一跤摔倒，
躺在地上四下打量。
东瞧瞧，
西望望，
没有人来扶起我呀！
再往后一看哟——
后面站着个哥萨克……

“我自个儿会站起来的！”阿克西妮亚笑了笑，麻利地跳起来，赶忙整理压皱的裙子。

“你好啊，我亲爱的！是你那两只娇嫩小腿儿走不动啦，还是懒得走了呢？”那个风流的哥萨克向她问候说。

“你是去维申斯克吗？”

“去维申斯克。”

“愿意我送你去吗？”

“你怎么送我去呀？”

“你骑马，我地下走。你好好酬劳我一下就……”哥萨克意味深长地挤了挤眼儿，开玩笑说。

“不用啦，你骑马走吧，我自个儿会走。”

但是这个哥萨克是谈情说爱的老手，而且很有耐心。他见阿克西妮亚正在系头巾，就用一只虽然短，但是很有力量的胳膊抱住她，猛地往自己怀里

一搂，想要亲她。

“别胡闹！”阿克西妮亚喊道，用胳膊肘子使劲朝他鼻梁上戳了一下子。

“我的小乖乖，别喊嘛！瞧，这四周是多么美好……飞禽走兽都成双成对儿……咱们也来造一回孽，好不好？……”哥萨克眯缝着笑眼，小声说，胡子刺得阿克西妮亚的脖颈痒酥酥的。

阿克西妮亚伸出两手，心平气和，但是却有力地用手巴掌撑住哥萨克汗淋淋的红脸，试着挣脱出来，但是他却把她抱得更紧了。

“傻瓜！我是一个有脏病的女人……快松手！”她气喘吁吁地央告着，想用这种天真的计策避开纠缠。

“这个……那就看谁的病更厉害吧！……”哥萨克已经模糊不清地嘟囔说，而且突然轻轻地把阿克西妮亚抱了起来。

霎时，她明白事情不再是开玩笑，而是要动真的了，就使尽力气，照着哥萨克那晒成棕色的鼻子打了一拳，从紧抱着她的双手里挣脱出来。

“我是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老婆！看你还敢过来，狗崽子！我一告诉他——他会把你……”

阿克西妮亚还不敢相信自己的话有用，就伸手抓起一根粗木棒子。但是哥萨克的激情一下子就冷了。他用保护色的衬衣袖子擦着从鼻孔里淌到胡子上的鲜血，伤心地叫道：

“傻瓜！唉，你这个傻娘儿们！为什么不早说呀？瞧！流了这么多的血……我们跟敌人打仗流的血还嫌不够啊，这会儿，自家的娘儿们也来动手放血啦……”

他的神色突然变得呆板、阴沉。当他从道旁的水洼里捧水洗脸的时候，阿克西妮亚急忙撇开道路，迅速穿过林间空地。过了五分钟，哥萨克又追上她了。他斜了她一眼，默默地笑着，煞有介事地整理了一下胸前的步枪背带，放马飞驰而去。

第二章

这天夜里，在小雷村附近，红军一个团乘用木板和圆木扎成的木筏渡过了顿河。

把大雷村连队搞了个措手不及，因为大部分哥萨克这天夜里都在大吃大喝。从黄昏开始，妻子们就陆续来到连队驻地，探望当差的亲人。她们带来吃的，用瓶子和桶装来烧酒。到午夜，全都喝得酩酊大醉。土屋里一片歌声、娘儿们醉酒后的尖叫声、男人们的哈哈大笑声和口哨声……二十名本来在放哨的哥萨克，留下两个机枪手和一桶烧酒，也都吃喝去了。

载运红军的木筏，悄然无声地离开了顿河右岸。渡过河，红军战士就布成散兵线，无声地摸到离顿河约五十沙绳的哥萨克土屋。

编造这些木筏的工兵迅速把木筏划回去，赶运正在等着渡河的又一批红军士兵。

左岸上，有五分钟的工夫，除了断断续续的哥萨克歌声以外，什么也听不见。接着，就响起了手榴弹轰轰的爆炸声，机枪哒哒响起来，一下子就响起了一片混乱的步枪射击声，断断续续的“乌——啦！乌——啦！乌——啦！”声传向远方。

大雷村连队被击溃了，只是由于夜黑，看不见追击，才幸免于全军覆没。

受了轻微损失的大雷村哥萨克带着自己的娘儿们，顺着草甸子仓皇向维申斯克方向逃去。与此同时，木筏又从右岸运来一批批新的红军战士，第一——一团第一营的半个连，已经带着两挺手提机枪，向叛军巴兹基连的侧翼发动了进攻。

新的增援部队迅速开往突破的缺口。但是他们的行动非常困难，因为红军战士没有一个熟悉地形的，部队没有向导，他们胡走一气，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时时遇到湖沼和涨满春水的河汊，这些湖沼和河汊又淤不过去。

指挥进攻的旅长决定黎明前停止追击，在天亮前调集预备队，集结在维申斯克的各个要冲处，炮兵轰击后，再继续进攻。

但是维申斯克已经采取了堵塞缺口的紧急措施。司令部的值班员一听到驰来的传令兵带来红军渡河的消息，立刻派人去请库季诺夫和麦列霍夫。从切尔内村、戈罗霍夫卡和杜布夫卡把卡尔金斯克团的各骑兵连调了来。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负责全面指挥这一战役。他往叶林斯基村方面派了三百骑兵，以加强左翼，并协助鞑靼村和列比亚任斯基村的两个连，以防敌人从东面包围维申斯克，又把维申斯克的“外来户”战斗队和奇尔河流域的一个步兵连派到西面，沿顿河顺流而下，去帮助巴兹基连，在一些遭受威胁的地区配备了八挺机枪；葛利高里亲自领两个骑兵连——在深夜两点钟左右——隐蔽在戈列洛耶村树林的边缘上，等待天亮，用骑兵向红军士兵冲锋。

天上的小北斗星还没有熄灭，这时候穿过树林去巴兹基河湾的维申斯克“外来户”战斗队与败退的巴兹基连相遇，误以为他们是敌人，经过一阵短促的互射，战斗队的士兵就逃跑了。他们慌忙把衣服鞋袜扔在岸上，泅水渡过了维申斯克和何湾之间的宽阔的湖沼。不久就发现是误会，但是红军已经逼近维申斯克的消息，却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原来藏在地窖里的难民从维申斯克往北方逃去，一路把红军好象已经渡过了顿河，突破了防线，正在

进攻维申斯克的消息传播开去……

天刚朦朦亮，葛利高里一得到“外来户”战斗队逃走的报告，就飞马来顿河岸边。战斗队发觉是误会后，回到战壕里，正在大声谈论。葛利高里走到一堆人跟前，嘲讽地问：

“泅过湖沼的时候，淹死很多人吧？”

一个浑身水淋淋的、一面走一面拧着衬衣的步兵难为情地回答说：

“都象棱鱼一样泅得那么好！哪儿会淹死……”

“谁都会遇上倒霉的事，”只穿着衬衣衬裤在走的第二个步兵事理分明地开口说。“就拿我们的排长来说吧，他真的差点儿淹死。他不愿意脱掉鞋袜——因为裹腿要解半天——好，就带着裹腿泅起来，可是裹腿在水里松开啦，缠住了他的腿……他就大声喊叫起来！大概在叶兰都能听见！”

葛利高里找到了战斗队的指挥克拉姆斯科夫，命令他把步兵带到树林边上去，在那里布防，一旦敌人攻来，可以从侧翼射击红军的散兵线。布置完毕，他就回自己的连队去了。

半路上，他遇到了司令部的传令兵。传令兵勒住跑得呼呼直喘的马，轻松地吸了一口气，说：

“我拼了命到处找您！”

“什么事？”

“司令部命令我来传达。鞑靼村的连队放弃了战壕，怕被包围，退到沙地去啦……库季诺夫叫我口头通知您，请您立刻赶到那儿去。”

葛利高里领着半排哥萨克，都骑着最快的马，从树林子里穿出来，跑上大路。疾驰了二十分钟，他们来到秃头伊利梅尼湖边。丧魂落魄的鞑靼村的战士们正在他们左面的草地上各自奔命。上过前线的战士和有经验的哥萨克都不慌不忙地往前跑，紧靠池塘边，隐身湖滩的苇丛中；看来，大多数人就只有一个念头——赶快跑到树林子那里——对稀疏的机枪射击毫不在意，径直跑去。

“追上他们！用鞭子抽！……”葛利高里气得眼都斜了，大喊一声，第一个放马去追赶同村的人。

赫里斯托尼亚跑在大家的后面，用一种奇怪的、象跳舞一样的步子，一瘸一拐地小跑着。头一天晚上，他捕鱼的时候，被芦苇扎破了脚后跟，伤得很重，因此他那两条长腿就不能全力以赴地飞奔了。葛利高里追上了他，把鞭子高高地举在脑袋顶上。赫里斯托尼亚一听到马蹄子声，回头看了看，跑得更快了。

“往哪儿跑？……站住！……站住，对你说哪！……”葛利高里徒然地喊了一阵。

但是赫里斯托尼亚根本不想停下来，反而越发加快了脚步，象脱了缰的骆驼一颠一颠地跑起来。

这时候，气疯了的葛利高里沙哑吓人地咒骂起来，催马跑到赫里斯托尼亚身旁，解恨地用鞭子朝着赫里斯托尼亚的汗湿的脊背抽去。赫里斯托尼亚被打得歪扭了一下身子，做了个奇怪的跳跃姿势，来了个“兔子跳”向旁边一跃，坐在地上，开始不慌不忙地、仔细地抚摸起脊背来。

跟着葛利高里来的哥萨克们跑到逃兵前头，拦住了他们，但是没有用鞭子抽打他们。

“抽他们！……抽！……”葛利高里摇晃着自己的漂亮的马鞭子，沙哑

地喊叫着。他骑的马在原地直打转转，直立起来，怎么也不肯向前跑。葛利高里好不容易才把马制服，飞驰到一个在前面跑的人前头。奔驰时，他一晃间看见了司捷潘·阿斯塔霍夫在灌木丛边停下来，在默不作声地笑着；看见阿尼库什卡笑得腿直打弯，把手巴掌弯成喇叭筒的样子，女声女气地尖声喊叫：

“弟兄们！谁腿长，就赶快逃命吧！红军来啦！……打死他们！……捉住他们！……”

葛利高里又追上了一个穿着棉袄的同村人，这家伙拼命迅速地跑个不停。他那略微驼的身形非常熟悉，但是葛利高里没有工夫去仔细辨认，还离得很远就大声吆喝：

“站住！狗崽子！……站住，我砍了你！……”

穿棉袄的人突然放慢脚步，停了下来，等到掉过身来，那从童年就熟悉的、显示出高度激动的特有的姿势，使葛利高里大吃一惊，他还没有看到脸，就已经认出是自己的父亲。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腮帮子直抽搐。

“骂你亲爹——狗崽子，啊？吓唬你爹，要砍死你爹？”他声嘶力竭地尖声叫喊起来。

他的眼睛里流露出非常熟悉的、火冒三丈的激愤，使葛利高里的怒气一下子就冷了下来，他使劲勒住马，喊道：

“背后认不出来呀！你嚷嚷什么呀，爸爸？”

“怎么会认不出来？连爸爸都认不出来了啦？！……”

老头子竟大发肝火，真是既可笑，又荒唐，葛利高里笑着，走到父亲跟前，和解地说：

“爸爸，别生气！你穿的这件棉袄我没有见过，另外，你象一匹被追赶的马一样飞跑，连你的瘸腿也不瘸啦！我怎么能认出是你呀？”

于是又跟过去在家里的時候一样，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平静了下来，虽然还在大喘着气，但是已经克制住自己，同意说：

“你说得很对，我身上的这件棉袄是新的，我把皮袄换下来了——因为穿着皮袄太重，——至于瘸腿……到了这种时候，怎么还能瘸呀？我的小鬼头，到了这时候，就顾不得瘸啦！……死到临头啦，你还谈什么瘸腿……”

“好啦，离死还远哪。回去吧，爸爸！你没有把子弹扔掉吧？”

“回哪儿去啊？，老头子生气地问。

这时候葛利高里提高了嗓门，一字一板地命令道：

“我命令你回去！在战斗的时候违抗指挥官的命令，你知道，军法规定怎么处置吗？”

葛利高里说的话发生了效力：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正了正背上的步枪，不高兴地往回走。他追上一个比他还要慢地往回走的老头子，叹了口气说：

“这些后生都变成什么样子啦！不讲什么尊敬父亲啦，或者，譬如说，不必叫父亲去打仗啦，可是他却非要把亲爹往……往战场上送……是的……不，去世的彼得罗，愿他在天之灵安息，可比他强多啦！那个性情温和，可是这个葛利什卡呀，简直狂暴得要命，虽说他是师长，有功劳，这个那个的，然而他可不象彼得罗。浑身是刺儿，一点儿也不能动。这小子等我老了，躺在炉炕上的时候，准会用锥子扎我！”

没有费多大的劲儿就把鞑鞑村的守卫者给降服了……

过了一会儿，葛利高里把全连集合起来，带到隐蔽的地方没有下马，简短地解释说：

“红军已经渡河，正在攻打维申斯克。顿河沿岸眼下已经展开激烈的战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劝你们别再瞎跑啦。如果再跑一次——我就命令骑兵，他们就驻守在叶林斯基村，把你们当作叛徒，统统砍掉！”葛利高里朝穿着各色衣服的同村人扫了一眼，带着明显的藐视神情结束说：“你们连里什么混帐玩意儿都有，专门制造混乱。逃跑，吓得拉了一裤兜子屎，这样的勇士！还自称是哥萨克哪！特别是你们，老人家们，你们瞧我的吧！既然是来打仗，那就不能把脑袋藏到裤裆里去！现在排成纵队，赶快开到那边去，贴着灌木丛——到顿河岸边。顺着顿河岸——开到谢苗诺夫斯基连的防线那里。会同这个连去攻击红军的侧翼。开步走！快点儿！”

鞑鞑村的战士默默地听完他的话，又默默地向灌木丛开去。老头子们闷闷不乐地哼着，不住回头看看飞驰而去的葛利高里和护拥他的哥萨克。跟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起走的奥博尼佐夫老头赞叹说：

“好啊，上帝送给你一个英雄的儿子！一只真正的鹰！他朝赫里斯托尼亚背上抽的那一鞭子可真叫狠呀！一下子就把全连整顿好啦！”

被奉承得感到父亲的光荣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高兴地同意说：

“这是没有说的！这样的儿子世界上也难找！胸前挂满了十字章，怎么，这是闹着玩的啊？就拿去世的彼得罗来说吧，愿他在天之灵安息，虽然他也是亲生的儿子，而且是大儿子，他可不是这样的！太老实啦，鬼他妈的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只是个半吊子。一副老娘儿们心肠！可这二小子——完全象我！简直比我还要凶狠！”

葛利高里带着自己的半个排，来到加尔梅克浅滩。他们走到树林子那儿，认为已经脱离危险了，但是顿河对岸的敌人观测哨看见了他们。一个炮兵排朝他们开炮了。第一颗炮弹从柳树梢上飞过去，落在沼泽地的丛林里，没有爆炸。但是第二颗打在离大道不远地方的一棵老黑杨树的露在外面的根茎上，火光一闪，轰隆一声，油晃晃的土块和烂木头的碎片劈头盖脑，向哥萨克们袭来。

被震聋的葛利高里本能地把手捂到眼睛上去，趴在鞍头上，觉得信佛一只湿漉漉的巨掌在马身上闷声地拍了一下。

哥萨克们的战马被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震得仿佛是听到口令似的，都往下一蹲，朝前冲去；葛利高里骑的马吃力地直立起来，向后退了几步，开始慢慢地往一侧倒下去。葛利高里急忙从鞍子上跳下来，抓住马笼头。又飞过去两颗炮弹，可是，后来林边上却是一片恬适的寂静。草地上沉滞了一层火药的轻烟；散发出新翻的土地、木片和腐烂的木头气味；喜鹊在远处的小树林里惊慌地喳喳叫个不停。

葛利高里的马呼哧呼哧地喘着，蜷起了哆嗦着的后腿。痛苦地齧着黄色的牙床，脖子直挺挺地伸了出去。天鹅绒般的灰色鼻梁上冒着粉红色的泡沫。它的躯体猛烈地抖动着，枣红色的绒毛下面波浪似地一阵阵地痉挛。

“宝马完啦，啊？”一个从旁边驰过的哥萨克大声问道。

葛利高里瞅着暗淡下去的马眼睛，没有回答。他甚至连马的伤口也没有看，只是在马不知道为什么犹豫不定地慌张起来，挺直了身子，突然跪下前腿，低垂下脑袋，仿佛请求主人饶恕它的什么罪过似的，他才稍微往旁边移

动了一下。马低沉地呻吟着侧着身子倒下去，想抬起脑袋，但是，看来，它已经把最后的一点儿力气消耗光了：颤抖越来越轻，眼睛已经毫无生气，脖子上冒出了热气。

只有靠近马蹄子的距毛里，还残留着最后的一点儿活气。磨坏的鞍翅发出了轻微的抖动声。

葛利高里斜眼往马的左腹股沟下看了看，看见了一块皮肉翻起来的很深的伤和泉水般的从伤口里涌出来的、热腾腾的黑血，他连眼泪也没有擦，结结巴巴地对那个下了马的哥萨克说：

“开一枪把它打死！”他把自己的手枪递给了哥萨克。

他骑上哥萨克骑的那匹马，向自己原先率领的几个连在的地方驰去。那里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黎明时分，红军发起了进攻。红军的散兵线在浓重的大雾中站立起来，寂然无声地向维申斯克方向移动。红军的右翼在一片涨满水的洼地附近耽误了片刻，后来就在齐胸的水里，把子弹盒和步枪高高举在头顶上，水过去。过了一会儿，顿河沿岸山上的四个炮兵连协调、威严地响起了炮火。炮弹刚刚开始对树林展开扇面形的排炮轰击，叛军就开火了。红军已经不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了，而是端着步枪跑起来。一颗榴霰弹在他们前面约半俄里的树林上空干巴巴地爆炸了，炮弹炸断的树木倒了下去，升起一团团的白烟。两挺哥萨克机枪短促地扫射起来。红军战士的第一道散兵线开始有人倒下去。忽而这边，忽而那边，散兵线上背着卷起的军大衣的士兵被子弹打中的越来越多，他们仰面朝天或者嘴啃泥，倒在地上，但是其余的人并不卧倒，于是他们和树林子间的距离越来越小。

一个身材高大、光着脑袋的指挥员把军大衣襟掖起来，身体略微向前探着，在第二道散兵线前面大步轻捷地跑着。散兵线有一会儿工夫放慢了脚步，但是指挥员一面跑着，一面回过头去，叫喊了句什么话，于是人们就又跑起来，沙哑、可怕的“乌——啦！”声重又喊得越来越响亮。

这时哥萨克的全部机枪都哒哒地响起来了，林边上的步枪也不停地猛烈地射击……巴兹基连的一挺重机枪开始从站在林边、带着连队等待出击的葛利高里身后的什么地方，进行长长的连发射击。红军的几道散兵线动摇了，卧倒了，开始进行抵抗。战斗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但是叛军射击的人力非常猛烈，使红军的第二道散兵线支持不住，站起来往后跑去，跟正冲上来的第三道散兵线混在一起，乱成一片……很快河边草地上到处是慌乱地往后逃跑的红军战士。这时葛利高里就把自己率领的几个连快速带出树林，排好队形，进行追击。全速奔袭来的奇尔河连切断了向木筏溃退的红军士兵的去路。在紧靠顿河岸上的树林边展开了肉搏战。只有一部分红军冲到了木筏跟前。他们把木筏挤得满满的，划离了河岸。剩下的被压到顿河岸边的红军战士拼死挣扎、抵抗。

葛利高里命令自己的几个连都下马，又命令看守马匹的战士不要走出树林，就率领哥萨克往岸边赶去。哥萨克们从一棵树窜到另一棵树，越来越逼近顿河岸。一百五十名红军战士用手榴弹和机枪击退逼上来的叛军步兵。木筏已经又往左岸划过来，但是巴兹基连的哥萨克用步枪把划桨的人几乎全都打死了。留在这岸的红军战士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扔掉步枪，企图泅水过河。卧倒在深壕边的叛军用步枪射击他们。许多红军战士无力泅过顿河的激流，淹死在河中。只有两个人平安地泅过了河：一个身上穿

着蓝条的海军衬衣——看来，是个游泳高手——脑袋冲下，从陡立的河岸上一跃而下，扎进水里，露出水面的时候，差不多已经到了顿河中心。

葛利高里藏在枝叶茂密的柳树后面，看到水兵一划有一沙绳远，挥臂向对岸游去。还有一个平安无事地游到对岸。他站在齐胸深的水里，打完了全部的子弹；用拳头朝哥萨克这边恐吓着，喊叫了些什么，然后斜着向对岸游去。子弹在他周围吱吱叫，但是没有一颗打到这个幸运儿的身上。他在从前的牲口栏旁边上了岸，晃了晃身子，便不慌不忙地爬上河崖，往有人家的地方走去。

其余困在顿河边的红军战士卧倒在沙丘后面。他们的机枪不住气地扫射着，一直打到机枪散热筒里的水沸腾起来，才哑巴了。

“跟我来！”机枪一停，葛利高里就小声地命令道，他拔出马刀，朝沙丘走去。

哥萨克们艰难地呼吸着，脚步凌乱地跟在他后面走着。

离残余的红军士兵不到五十沙绳远了。三排齐射以后，一个身材高大、黝黑的脸膛和黑胡子的指挥员从沙丘后面挺直身子站起来。一个穿着皮上衣的女人搀着他。指挥员受了伤。他拖着受伤的腿，走下沙丘，端正了手里的上着刺刀的步枪，沙哑地命令道：

“同志们！前进！打这些白党！”

这些勇士唱着《国际歌》，进行反冲锋。视死如归。

最后壮烈牺牲在顿河岸边的一百一十六名红军战士，全是国际连的共产党员。

第三章

深夜，葛利高里从司令部回到了住所。普罗霍尔·济科夫正在篱笆门口等他。

“你没有听到阿克西妮亚的什么消息吗？”葛利高里的声调里带着故意装出的冷淡口吻，问道。

“没听到，不知道她跑到哪儿去啦，”普罗霍尔打着哈欠回答说，但是又立刻很害怕地想：“糟糕，可不要又逼着我到处去找她……见他妈的鬼，我简直是倒了大霉啦！”

“给我打水洗脸。我浑身是汗。去，快点儿！”葛利高里已经是怒冲冲地喊道。

普罗霍尔从屋子里打来水，用杯子往葛利高里捧成勺子形的手掌里倒了半天。葛利高里痛快地洗着，然后脱掉汗臭刺鼻的军便服，央告说：

“往背上浇。”

汗湿的脊背被冷水一浇，他舒服地叫了一声，打了个喷嚏，把被皮带勒痛的肩膀和长满黑毛的胸膛使劲揉搓了半天。他用干净的马衣擦着身子，声音里已经透着几分高兴，命令音罗霍尔说：

“明天早上给我送马来——你就收下，把它洗刷干净，喂点儿料。我自己不醒，你别叫我。但是如果司令部派人来，你就叫我。明白了吗？”

葛利高里走到板棚里，躺在一辆大板车上，立刻就酣睡起来。黎明时冻醒了，他蜷了蜷腿，把被露水打湿的军大衣往身上拉了拉，太阳出来以后，又打了一个盹儿，六点钟左右，被大炮的轰鸣声惊醒了。市镇上蔚蓝的晴空中，有一架飞机闪着乳白色的光亮在盘旋。顿河对岸正在用大炮和机枪对着它射击。

“要知道他们可以打中它呀！”普罗霍尔一面用刷子拼命刷着那匹拴在马桩上的高大的枣红马，一面随口说。“瞧，潘苔莱维奇，给你送来一匹多好的马！”

葛利高里匆匆把儿马打量了一番，满意地问：

“我看不出它有几岁口。大概有六岁口了吧？”

“六岁口。”

“噢，太好啦！腿儿很细，就象穿着丝袜子一样。是匹好马……好，备上它，我去看看这是谁飞来啦。”

“太好啦——没有说的。就不知道跑起来怎么样？不过从各方面的特点看，准会跑得很快的，”普罗霍尔一面嘟囔着，一面勒紧马肚带。

又有一团榴霰弹爆炸的白色烟雾在飞机旁边升起。

驾驶员选择好着陆地点，急速降了下来。葛利高里从板门里冲出去，往镇上的公用马厩驰去，飞机就落在马厩后面。

原来镇上的公用种马马厩里——建筑在市镇边沿的一排长长的石头房子——挤满了八百多名被俘的红军战士。看守马厩的哥萨克不放他们出来大小便，里面又没有便桶。弄得马厩附近臭气熏天。从门缝下面流出一道道的恶臭刺鼻的尿水；绿豆蝇象一片黑云似的在上面营营飞鸣……

在这座关了这么多等死的犯人的监狱里，呻吟声日夜不断。俘虏死于精力衰竭和在他们中间肆虐的伤寒病与赤痢。死尸有时候在那里放上一昼夜还不抬走。

葛利高里绕过马厩，刚刚要下马，顿河对岸的大炮又低沉地响起来。炮弹的呼啸声越来越大，跟沉闷的轰隆的爆炸声混在一起。

驾驶员和跟他一同来的一位军官刚要从驾驶舱里出来，哥萨克们立刻围住了他们。山上几个炮兵连的全部大炮立刻都响了起来。炮弹开始准确地打在马厩四周。

驾驶员急忙爬进驾驶舱，但是发动机不转了。

“用手推吧！”从顿涅茨河对岸飞来的军官对哥萨克们大声命令说。自己第一个扶住了机翼。

飞机摇晃着，轻捷地往松树林子那里滚去。炮兵连用猛烈的炮火追击着它打。一颗炮弹打中了塞满俘虏的马厩。一面的墙角在浓烟中，在一团团升起的石灰尘雾中塌了下来。马厩被惊骇的红军战士们野兽般的惨叫声震得直颤动。有三个俘虏从缺口地方跑了出来，从四下赶来的哥萨克们对准他们开枪，打得浑身是窟窿。

葛利高里跑到一旁。

“他们会杀死你！快骑马到松树林子里去吧！”一个从他身边跑过去的哥萨克惊慌失措、瞪大白眼珠高声喊道。

“他们真的会炸死我。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葛利高里心里想，便不慌不忙地骑马回家去了。

这一天，库季诺夫没有邀请麦列霍夫，在司令部里召集了一次非常秘密的会议。飞来的顿河军军官简短地报告说，集中在卡缅斯克镇附近的突击兵团的各部队，几天内就可以突破红军防线，谢克列捷夫将军指挥的顿河军骑兵师，将来与叛军会师。这位军官建议，立刻准备渡河工具，以便与谢克列捷夫的部队会师后，立即把几个叛军骑兵团渡到顿河右岸去；他还建议把预备队调到离顿河近一点的地方来，在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追击部队的渡河和活动计划都已制定好了，他问道：

“为什么你们把俘虏都放在维申斯克？”

“再没有地方可以关押他们啦，各个村子里也都没有合适的房子，”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回答说。

军官用手绢仔细擦着剃得光光的、汗淋漓的脑袋，解开保护色制服的领扣，叹了口气说：

“把他们押解到卡赞斯克去。”

库季诺夫惊异地扬起了眉毛。

“押到那儿以后又怎么办呢？”

“再从那儿——押回维申斯克……”军官眯缝着冷光闪闪的蓝眼睛，故作宽容地解释说。然后咬紧牙关，残忍地结束道：“诸位，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还对他们这么客气？现在似乎不必这么客气啦。这些混蛋是各种肉体疾病和社会疾病的温床，应该消灭他们才是。对他们客气完全没有必要！我要是你们的话，一定会这样干的。”

第二天，把第一批约二百名俘虏押到镇外的沙地上。疲惫不堪、面色青白的红军战士，象幽灵一样，艰难地拖着两腿往前走着。押送的马队紧紧地包围着这个混乱地走着的人群……在从维申斯克到杜布罗夫卡的十俄里的路程中，二百名俘虏就被砍得一个不剩了。第二批是在黄昏以前押出来的。对押送队伍有严格命令：掉队的俘虏只能砍，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准开枪。一百五十个人中，有十八个到了卡赞斯克……其中有一个象茨冈人的青

年红军战士，在路上疯了。他一路上把一束揪下来的香喷喷的香薄荷按在胸口，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哭号，不时把脸趴在灼热的沙土上，风吹动着他那破烂不堪的衬衣，这时候押送兵就可以看见他那肉皮紧绷的、瘦骨鳞鳞的脊背和两只叉开的脚上的黑色破靴底子。押送兵把他扶起来，用水壶里的水往他身上喷，于是他睁开闪烁着疯狂目光的黑眼睛，低声笑着，重又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去。

在一个村庄里，一些心地善良的婆娘包围了押送兵，一个胖胖的、仪态不凡的老太太严厉地对押送队长说：

“你把这个黝黑的家伙放了算啦。他已经疯啦，快要去见上帝啦，你们要是砍杀这样的人，那可是造大孽啊。”

押送队长是个勇敢的红胡子准尉，他讪笑着说：

“老大娘，我们的灵魂，就是再造点儿孽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反正我们谁也成不了圣徒啦！”

“你放掉他吧，别执拗啦，”老太太固执地请求说。“死神的翅膀在召唤你们每个人哪……”

婆娘们都支持她，准尉同意了。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你们把他带走吧。他现在已经是干不了什么坏事的人啦。不过为了答谢我们的好意，请给我们弟兄每人一罐没有脱脂的牛奶吧。”

老太婆把疯子带到自己家里，给他吃饱，让他睡在内室里。他整整地睡了一天一夜，后来醒了，背对窗户站着，小声唱起来。老太婆走进内室，坐在大箱子上，用手巴掌支着脸，目光炯炯地对着小伙子削瘦的面孔看了半天，然后用低沉的声音说：

“听说你们的人离这儿不远啦……”

疯子沉默了一会儿，立刻又唱了起来，但是声音已经变得更低了。

这时候老太婆严厉地说：

“我的小可怜儿，你别唱啦，别装疯卖傻啦，别叫我脑袋发昏啦。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你是骗不了我的，我不是傻瓜！你的脑子没有毛病，我知道……我听见你说梦话，说得头头是道！”

红军战士仍旧在唱，但是唱的声音越来越低。老太婆继续说：

“你别怕我，我不会给你亏吃。我有两个儿子都死在打德国人的战场上，顶小的一个也在这次战争中死在切尔卡斯克啦。要知道他们都是我怀了十个月生的……我给他们吃，给他们喝，从年轻的时候就为他担惊受怕，夜里睡不着……因为这个缘故，我可怜一切在军队中服役的人、在战场上打仗的年轻人……”她沉默了一会儿。

红军战士也沉默了。他闭上眼睛，黝黑的颧骨上浮出轻微的红晕，细瘦的脖子上的青筋紧张地跳动起来。

他站了一会儿，期待地沉默着，随后睁开乌黑的眼睛。眼神显示出很懂事的样子，闪烁着那么焦急的期待神情，引得老太婆流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

“你知道去舒米林斯克的路吗？”

“不知道，老大娘，”红军轻轻翕动着嘴唇，回答说。

“那么你怎么走呢？”

“不知道……”

“难就难在这里！现在叫我拿你怎么办哪？”老太婆等了半天回答，然后又问：

“你还走得动吗？”

“凑付着走吧。”

“现在你可不能凑付着走。要在夜里走，还得快走，噢噫，要快走！你在我这里再养一天，我给你预备点儿干粮，叫我小孙子给你带路，他告诉你怎么走，——愿你一路平安！我确实知道，你们的人，红军在舒米林斯克一带。你就投奔他们去吧。不过不能走大道，要偷偷地从荒野、草地和树林子里走，从没有道路的地方走，不然叫哥萨克碰上，就要倒霉啦。是这样，我的好孩子！”

第二天天一黑，老太太就给已经准备启程的十二岁的孙子和穿上哥萨克棉袄的红军战士画了十字，严肃地说：

“上帝保佑，你们走吧！你们要小心，别让我们的哥萨克看到！……用不着，孩子，用不着！不要谢我，感谢神圣的上帝吧！不仅我一个人这样，我们作母亲的，都是善良的……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真叫我们伤透心啦！好啦，好啦，走吧，上帝保佑你们！”她砰的一声掩上小房子的倾斜的、涂着黄泥的门。

第四章

伊莉妮奇娜每天天刚亮就醒来，挤过牛奶，就开始做饭。她没有生屋子里的炉子，在夏天用的厨房里生起火来，做好饭，又回到屋子里去看孩子。

娜塔莉亚在害了一场伤寒病以后，康复得很慢。三一节的第二天，她第一次起床了，在各个房间里转了一圈，艰难地捋动着两只干瘦的腿，在孩子们的枕头边翻了半天，甚至还试着坐在小凳子上，给孩子们洗衣服。

她清瘦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干瘪的脸颊上带着粉红色的红晕，由于生病变得大大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和颤抖的慈爱的目光，就象刚生完孩子的产妇。

“波柳什卡，我的好孩子！我病的时候，米沙特卡没有欺负你吗？”她用衰弱的声音，拖着长腔，哆哆嗦嗦地吐出每一个字，抚摸着女儿黑头发的小脑袋，问道。

“没有，妈妈！米什卡只打过我一回，我们俩玩得很好，”小姑娘把脸紧紧地贴在母亲膝盖上，悄悄地回答说。

“奶奶疼你们吗？”娜塔莉亚笑着追问道。

“很疼我们！”

“那些外来人，红军士兵没有惹你们吗？”

“他们宰了咱家一只小牛，该死的东西！”酷似父亲的米沙特卡小声地回答说。

“不许骂人，米申卡。瞧你，多厉害的主人！不能骂大人！”娜塔莉亚收敛了笑容，用教训的口气说。

“奶奶就是这样骂他们的，不信你问波柳什卡呀，”小麦列霍夫忧郁地争辩说。

“是的，妈妈，他们还把咱家的鸡全都宰光啦！”

波柳什卡活泼起来了：闪着乌黑的小眼睛，讲述红军怎么走进院子，怎样捉鸡鸭，奶奶伊莉妮奇娜怎么央告他们把那只冠子冻伤的黄公鸡留下来做种鸡，一个嘻嘻哈哈的红军手里摇晃着那只公鸡，回答她说：“老大娘，这只公鸡喊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所以我们判处它死刑！你不要央告啦，我们要用它来煮面条吃，我们给你一双旧靴子来换它。”

于是波柳什卡把两手一摊，比划说：

“留下一双什么样的靴子呀！这么大，大得不得了，上面全是窟窿！”

娜塔莉亚又是笑又是哭地抚爱着孩子们，赞赏的目光一直盯着女儿，高兴地耳语说：

“哎呀你，我的葛利高里耶芙娜！真正的葛利高里耶芙娜呀！你全身没有一点儿不象爸爸的地方。”

“那我象吗？”米沙特卡羡慕地问，羞怯地靠到母亲身上。

“你也象。不过要记住：等你长大以后——可别象你爸爸那样不正经……”

“他不正经吗？他有什么不正经呀？”波柳什卡很感兴趣地问。

娜塔莉亚的脸上蒙上了一层忧郁的阴影。娜塔莉亚沉默了一会儿，艰难地从凳子上站起来。

在旁边听着谈话的伊莉妮奇娜不满意地扭过脸去。娜塔莉亚已经不再听孩子们的谈话，站到窗前，朝阿司培霍夫家紧闭着的百叶窗看了半天，叹息

着，激动地摸弄着褪色的旧上衣的皱了的镶边……

第二天，天刚亮她就醒了，为了不吵醒孩子，悄悄地起了床，梳洗完了，从箱子里拿出干净裙子、上衣和一条遮太阳的白色头巾。她显得很激动，从她穿衣服时的忧郁和严肃的沉默表情，——伊莉妮奇娜已经猜到，儿媳妇是要到格里沙卡爷爷的坟地上去。

“你这是上哪儿去呀？”伊莉妮奇娜为了要证实自己的猜测，故意问。

“我给爷爷上坟去，”娜塔莉亚害怕哭出来，头也不抬地嘟哝说。

她已经知道格里沙卡爷爷被害和科舍沃伊烧了他们家的房子和场院的事情。

“你还很虚弱呢，怕走不到。”

“我一路上多歇几回就能走到啦。妈妈，请您喂喂孩子吧，也许我会在那儿耽搁很长时间。”

“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干吗要在那儿多耽搁呀！这样的鬼年月，什么倒霉的事情都会碰上，上帝饶恕吧。娜塔柳什卡，你还是别去吧！”

“不，我一定要去。”娜塔莉亚皱起眉头，抓住了门纽。

“那好吧，你等等，干吗饿着肚子去呀？我给你拿点儿酸牛奶来吃吧？”

“不，妈妈，耶稣保佑，我不想吃……等我回来再吃吧。”

伊莉妮奇娜看到儿媳妇坚决要去，就劝她说：

“顶好顺着顿河河岸走，穿过那些菜园子。从那儿走不那么显眼。”

顿河上雾气腾腾。太阳还没有升上来，但是东方，杨树遮住的天边上已经燃起火红的霞光，从黑云下面吹来凌晨凉飕飕的清风。

娜塔莉亚跨过倾倒的、爬满了牵牛花的篱笆，走进自家的果园，她两只手按在心口上，在一个新土堆旁边站住。

果园里尊麻和艾蒿丛生，散发着露水浸湿的牛蒡花、湿润的泥土和朝雾的气味。一只乱毛扎煞的白头翁孤独地栖息在大火烤死的老苹果树上。坟头塌陷了很多。干泥块的缝隙里长出了尖尖的嫩草。

娜塔莉亚被涌上心头的记忆弄得浑身哆嗦着，默默地跪下去，脸贴在冷漠的、永远散发着死人腐烂气味的泥土上……

过了一个钟头，她悄悄地溜出果园，揪心地最后一次回头看了看她曾在那里度过自己青春年华的地方，——荒废的宅院里，黑乎乎的一片凄凉，烧焦的板棚柱子、烤得漆黑的、倒塌的炉炕和墙基的废墟，——她慢慢地沿着胡同走去。

娜塔莉亚的身体眼看着一天天好起来。腿有劲儿了，肩膀圆了，身体也健壮丰满起来。不久她就能帮着婆婆做饭了。在炉炕边忙活的时候，她们一起拉家常，简直没完没了。

有一天早上，娜塔莉亚动心地说：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的心都碎啦！”

“你等着吧，咱们的人很快就要从顿河那岸回来啦，”伊莉妮奇娜很有把握地回答说。

“您怎么知道的呀，妈妈？”

“我的心里觉得出来。”

“就盼咱家的哥萨克都能平平安安地回来。一个都不阵亡或受伤才好。”

要知道，葛利沙是个喜欢蛮干的人，”娜塔莉亚叹了一口气。

“放心吧，他们谁也不会出什么事的，上帝是慈悲的。咱家的老头子本来答应还要过河来看望咱们呢，可能是害怕啦。如果他再回来——你最好还是跟他一块儿过河到自己人那儿去吧，躲躲这阵灾难。咱的人都驻守在村子对岸呢。前几天，你还昏迷不醒，躺在床上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我下顿河边去打水，听见阿尼库什卡从对岸大声叫喊：‘好啊，老太太！老头子向你问好哪！’”

“葛利沙在哪儿呀？”娜塔莉亚小心翼翼地问。

“他正在远处指挥着他们这伙人哪，”伊莉妮奇娜老实地回答说。

“他在哪儿指挥呀？”

“大概是在维申斯克。不会在别处。”

娜塔莉亚半天没有说话。伊莉妮奇娜扭过脸朝她一看，大吃一惊，忙问道：

“你这是怎么啦？你哭什么呀？”

娜塔莉亚没有回答，把脏围裙捂在脸上，轻轻地抽泣起来。

“别哭啦，娜塔柳什卡。哭是没有用的。如果上帝保佑——我们还能看到他们活着回来。你自个儿要多加小心，少到院子里去，不然叫那些反基督的家伙看见了，他们就会盯上你……”

厨房里突然暗下来。有一个人影子从外面遮在窗户上。伊莉妮奇娜转脸朝窗户一看，啊呀叫了一声：

“是他们！是红军！娜塔柳什卡！快躺到床上去，假装是病人……可别发生意外的事……用麻布盖起来！”

娜塔莉亚吓得直哆嗦，刚躺到床上，就听到门钹响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红军战士，弯着腰，走进了厨房。孩子们紧紧抓住脸色煞白的伊莉妮奇娜的衣襟。伊莉妮奇娜本来是站在炉炕旁边的，就地坐在板凳上，打翻了装着煮好牛奶的罐子。

红军战士迅速地把厨房扫了一眼，大声说：

“请你们不要害怕。我不吃人。你们好啊！”

娜塔莉亚装病，“直哼哼，脑袋上蒙着麻布，米沙特卡却翻着眼看了看进来的人，高兴地报告说：

“奶奶！就是他，宰咱家公鸡的那个家伙！记得吗？”

红军战士摘掉保护色的制帽，咂了一下舌头，笑了。

“认出来啦，小坏蛋？你还记得那只公鸡的事啊？不过，女主人，有事儿求你：你能不能帮我们烤点面包呀？我们有面粉。”

“可以……好吧……我给你们烤……”伊莉妮奇娜没有看客人，擦着洒在凳子上的牛奶，急忙应承说。

红军战士在门口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烟荷包，一面卷着烟，一面开口说：

“黑天前烤得好吗？”

“如果你们急着要，黑天以前也能烤出来。”

“老大娘，打仗总是急茬儿的。不过那只公鸡的事儿请您别生气啦。”

“我们可没拿它当回事儿！”伊莉妮奇娜吓了一跳。“全是孩子胡闹……不该记得的事，也瞎说一气！”

“不过你倒真是个小气鬼，小家伙……”好心肠、爱说话的客人笑着对

米沙特卡说。“你为什么总象狼一样地瞅着我呀？过来，咱们好好地谈谈你的公鸡吧。”

“去吧，宝贝儿！”伊莉妮奇娜用膝盖推着孙子，小声地央告说。

但是米沙特卡松开了奶奶的衣襟，想溜出厨房，他斜着身子悄悄往门口移动。红军战士伸出大长胳膊把他拉到自己怀里，问：

“怎么，还生气哪？”

“没有，”米沙特卡小声回答说。

“好，太好了。一只公鸡有什么了不起。你的爸爸在哪儿？在顿河对岸吗？”

“在顿河对岸。”

“那就是说，在和我们打仗啦？”

米沙特卡被这一阵亲热的话儿逗得高兴地说：

“他指挥所有的哥萨克哩。”

“噢噫，小家伙，你就胡说吧！”

“不信你问奶奶呀。”

多嘴多舌的小孙子把奶奶弄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拍着手巴掌，叹起气来。

“是指挥所有的哥萨克吗？”红军战士不解地追问道。

“可能，不是所有的……”被奶奶投来的凶狠目光弄得不知所措的米沙特卡已经是不那么有把握地回答说。

红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斜眼看着娜塔莉亚，问：

“这个年轻女人有病，是吗？”

“她害了伤寒病，”伊莉妮奇娜不情愿地回答说。

两个红军把一袋面粉抬进厨房，放在门坎旁边。

“女主人，快生炉子吧！”一个红军士兵说。“傍晚我们来拿面包。不过小心一点儿，要烤出真正的面包，否则你可要倒霉！”

“我尽力烤吧，”伊莉妮奇娜回答说，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新来的人打断了这场危险的谈话，米沙特卡也从厨房里溜了出去。

一个红军士兵头朝着娜塔莉亚点了点，问：

“她害的是伤寒病？”

“是的。”

红军战士们小声嘀咕了几句，就走出了厨房。走在最后的红军战士还没有转过街角——顿河对岸就响起了步枪射击声。

红军战士都弯着腰，跑到一堵倒塌殆半的石墙边，卧倒在墙后，动作一致地拉响枪栓，进行还击。

吓得要命的伊莉妮奇娜急忙跑到院子里去找米沙特卡。趴在石墙后面的红军战士们朝她吆喝道：

“喂，老大娘！快回屋里去！他们会打死你的！”

“我们的小家伙还在院子里哪！米申卡！我的好孩子！”老太婆拖着哭腔喊道。

她跑到院子中间，顿河对岸的枪声立刻就停止了。显然，那岸的哥萨克们看到了她。等到她刚刚把跑过来的米沙特卡扯到怀里，跟他一起走进厨房去，射击又恢复了，而且一直打到红军离开了麦列霍夫家的院子才停止。

伊莉妮奇娜小声地和娜塔莉亚说着话，发上了面，但是她却没有烤成面

包。

晌午，驻在村子里的红军机枪哨突然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人家的院落，拖着机枪，顺着土沟爬到山上去。

山上战壕里的一个连也排好队伍，用急行军的速度向黑特曼大道开去。

突然间，顿河两岸变得异常寂静。大炮和机枪都沉默了。辎重车辆和炮兵连沿着大道，沿着长满青草的夏季小路，络绎不绝地从各个村庄向黑特曼大道开去：步兵和骑兵都排成纵队撤去。

伊莉妮奇娜从窗户里看到一些掉队的红军士兵正在顺着白垩的岸岬往山上爬去，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激动地画了个十字，说：

“真是天从人愿，娜塔柳什卡！红军撤退啦！”

“哎呀，妈妈，他们是离开村子，躲到山上的战壕里去，晚上就又回来啦。”

“那他们为什么要跑得这么匆忙呢？是咱们的人把他们打垮啦！该死的家伙们在撤退哩！反对基督的坏东西逃走啦！……”伊莉妮奇娜兴高采烈地叫道，又重新和起面来。

娜塔莉亚从门洞里走出去，站在门口，用手巴掌遮在眼睛上，朝阳光照耀的白垩的山峰，朝变成褐色的山麓看了半天。

一团团雪白的云峰，在山雨欲来前肃穆的寂静中，从山后升起。中午的太阳灼热地蒸烤着大地。金花鼠在牧场上吱吱叫着，它们轻轻的、忧伤的叫声奇异地跟云雀的愉快活泼的歌唱声混在一起。大炮轰鸣过后的寂静，使娜塔莉亚心里觉得那么恬适，她一动不动地贪婪地倾听着云雀那纯净的歌声、井台上吊杆的吱扭声和充满了苦艾气味的簌簌的风声。

风又苦又香，这是荡漾在草原上的东风。它吹来晒得滚烫的黑土的热气，带着被太阳晒倒的野草的醉人的气息，但是已经可以感觉到大雨将至：从顿河上吹来阵阵淡淡的潮气，燕子伸开剪子似的翅膀几乎触到地面，在空中穿梭飞翔，一只草原小鹰在远方的蓝色的天空中，为躲避即将到来的雷雨，飞向他方。

娜塔莉亚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石头围墙外，踏倒的草地上，遍地是一堆堆金黄色的步枪弹壳。玻璃上和房屋粉刷过的白墙上闪着弹孔。一只劫后仅存的母鸡，一看见娜塔莉亚，就咯哒咯哒叫着飞到仓房顶上去了。

令人感到特别亲切的寂静在村子上空没有持续多久，风就来了，无人居住的房子的大敞着的百叶窗和板门立刻乒乒乱响起来。一片雪白的雷云气势汹汹地遮蔽了太阳，往西方飘去。

娜塔莉亚捂着被风吹乱的头发，走到夏天厨房眼前，又扭回头去往山上看了看。地平线上——紫色的烟尘中，一辆辆的两轮车和零落的骑马的人在奔驰。“他们这是真撤退啦！”娜塔莉亚心里断定，感到一阵轻松。

她还没来得及走进门洞，山后很远的地方就响起雷鸣般的、低沉的大炮轰隆声，接着，仿佛跟炮声唱和似的，维申斯克两座教堂悦耳的钟声响彻顿河上空。

顿河对岸的哥萨克密密麻麻地从树林子里涌了出来。他们有的拖着、有的抬着小船跑到岸边，放下水去。划桨的人站在船尾，急急忙忙地划了起来。三十多只小船争渡，飞也似的向村子划来。

“娜塔柳什卡！我亲爱的！咱们的人回来啦！……”伊莉妮奇娜从厨房里跑出来，大声哭着，嘟哝说。

娜塔莉亚抱住米沙特卡，把他高举起来。她的眼睛激动地闪烁着，可是说话的时候却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

“瞧瞧，乖孩子，瞧瞧，你的小眼睛尖……也许，你爸爸也跟着哥萨克一块儿来啦……认不出来？前头那只小船上坐的不是他吗？哎呀，你看的方不对！……”

在码头上只接到了瘦削不堪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老头子首先问了问家务事，牛是不是都活着，财物和粮食是否遭受了损失，然后就搂着孙子孙女哭了起来。但是等到他急急忙忙、一瘸一拐地走进自家院子时，脸一下变得煞白，跪在地上，朝东方磕了个头，画了一个大十字，白发苍苍的脑袋，半天没有从灼热的土地上抬起来。

第五章

顿河军由谢克列捷夫指挥的一个由三千名骑兵组成的突击兵团，配有六门马拉的大炮和十八挺驮载机枪，六月十日以歼灭性的进攻在白卡利特瓦河口镇附近冲破了红军的防线，沿铁路线，向卡赞斯克镇方向挺进。

第三天清晨，顿河第九团的军官侦察队，在顿河岸上遇到了叛军的战地哨兵。哥萨克们一看见骑兵，就都跑到荒沟里；但是指挥侦察队的哥萨克大尉，从衣服上认出他们是叛军，就挥舞着系在马刀上的手绢，大声地喊：

“是自己人！……别跑，乡亲们！……”

侦察队毫不戒备地跑到沟岔里。叛军哨长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司务长，——他一面走，一面扣着被露水打湿的军大衣，来到队前。八个军官都下了马，大尉走到司务长面前来，摘下帽箍上钉着白亮的军官帽徽的保护色制帽，笑着说：

“喂，你们好啊，乡亲们！咱们按照哥萨克的老规矩，亲亲嘴吧。”他上下左右亲过了司务长，用手绢擦了擦嘴唇和胡子，感到同来的人们在用期待的目光看着自己，就露出意味深长的讥笑，从容不迫地问：

“喂，怎么样，你们都觉悟过来了吗？自己人总比布尔什维克好些吧？”

“一点儿也不错，老爷！我们是将功折罪……苦战了三个月，没想到你们会来！”

“好啦，虽然说晚了一点儿，但是总算觉悟过来啦，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是不念旧恶的。你们是哪个镇的？”

“是卡赞斯克镇的，老爷！”

“你们的队伍在顿河对岸吗？”

“是的！”

“红军从顿河撤到哪儿去啦？”

“顺着顿河往上游撤去啦，大概是撤到顿涅茨镇去啦。”

“你们的骑兵还没过河吗？”

“没有。”

“为什么？”

“我不知道，老爷。我们是第一批派到这岸来的。”

“这里的红军有炮兵吗？”

“有两个炮兵连。”

“他们什么时候撤走的？”

“昨天天黑的时候。”

“应该去追截嘛！唉，你们这些糊涂虫，”大尉用责备的口气说，然后走到马跟前，从军用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地图。

司务长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两手贴在裤缝上。哥萨克们聚集在他身后两步远的地方，看着军官们，打量着那些跑路太多、疲惫不堪的良种战马和鞍子；他们脸上的表情是复杂的：既有喜悦，又有莫名其妙的不安。

军官们都整齐地穿着剪裁合身的、戴肩章的英国式翻领制服和肥大的马裤，他们一面舒展着腿脚，在马匹旁边来回走着，一面斜眼打量着哥萨克。他们已经不象一九一八年秋天那样，谁也不再戴那用化学铅笔画的自制肩章了。皮鞋、马鞍、子弹盒、望远镜以及拴在马鞍上的马枪——全都是新的，

而且都不是俄国造的。只有一位看上去年纪最大的军官，穿着一件薄呢子蓝上衣，戴着全光闪闪的布哈拉鬃毛羊皮的库班帽，穿着没有后跟的山民长筒靴子。他头一个迈着轻柔的脚步，走到哥萨克跟前，从背囊里掏出一盒包装漂亮、印着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一世肖像的纸烟，对哥萨克们说：

“请抽吧，弟兄们！”

哥萨克都没命地伸手去拿纸烟。其余的军官也走了过来。

“喂，你们在苏维埃的统治下过得怎么样啊？”一个大脑袋、宽肩膀的少尉问。

“不怎么舒服……”一个穿着旧棉袄的哥萨克矜特地回答说，他贪婪地吸着纸烟，眼睛直盯着紧裹着少尉的粗腿肚、长到膝盖的护腿套。

这个哥萨克脚上穿的是将能穿在脚上的破毡靴。补过多次的白毛袜子和掖在袜筒里的裤子，全都破烂不堪；所以这个哥萨克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使他羡慕不已的英国式皮靴、结实的厚皮底和金光闪闪的铜扣环。他按捺不住，天真地表示出了自己的高兴心情：

“你们的皮靴可真好啊！”

但是少尉并不怎么喜欢谈这些家常话。他露出狡猾、挑衅的神情说：

“你们不愿意要外国装备，宁愿穿莫斯科草鞋，那就不要看到别人的东西眼红！”

“我们打错了算盘。犯了错误……”哥萨克回头看着自己的同伙，希望得到支持，难为情地回答着。

少尉继续嘲笑、数落说：

“你们的脑子都是牛脑子。要知道牛总是这样的：先迈一步，然后就不走啦，盘算起来。馊主意就出来啦！去年秋天里你们放弃阵地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啊？！想当政治委员啦！唉，你们这些保卫祖国的勇士噢！……”

一个年轻的中尉对大发雷霆的少尉耳语说：“住口吧，你说得太多啦！”于是这个少尉才把纸烟踩灭，啐了一口，大踏步朝战马走去。

大尉递给他一张纸条，小声对他说了些什么。

身体笨重的少尉竟令人意想不到地、轻捷地跃上战马，掉转马头，向西飞驰而去。

哥萨克们都难为情地沉默不语。大尉走了过来，耍着花腔，用响亮的男高音，高兴地问：

“从这儿到瓦尔瓦林斯基村有几俄里呀？”

“三十五俄里，”几个哥萨克同时回答说。

“好极了。就这样吧，乡亲们，请快去报告你们的长官，叫他们一分钟也不要耽搁，立刻命令骑兵渡河到这边来。我们派一个军官跟你们一起到渡口去，由他指挥骑兵。命令步兵以行军队形开赴卡赞斯克。听明白了吗？好，就象命令所说的，从左向后转，开步走！”

哥萨克们挤在一起，往山下走去。大家都好象商量好似的，一声不响地走了约一百沙绳远，然后那个其貌不扬、身穿棉袄、被热心的少尉数落过的哥萨克，摇了摇脑袋，伤心地叹了一口气说：

“好啊，弟兄们，我们会师啦……”

阿尔伯特一世（1875—1934），一九一九年继承王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奋力抵抗德军的入侵。战后继续统治比利时王国。

另一个哥萨克马上补充了一句：

“洋姜一点儿也不比萝卜甜！”接着花哨地骂了几句。

第六章

维申斯克刚一得到红军部队仓皇撤退的消息，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就立刻率领着两个骑兵团，泅水渡过了顿河，派出去几个阵容坚强的侦察队，向南挺进。

顿河岸边的山岗后面正在激战。大炮的轰击声汇成一片，仿佛是在地下沉重地轰鸣似的。

“看来士官生们一点也不吝惜炮弹呀！用猛烈的炮火进行射击！”一个指挥员来到葛利高里跟前，兴高采烈他说。

葛利高里一声不响。他骑马走在纵队前面，仔细地向四面观察着。从顿河岸边到巴兹基村三俄里长的一段路上，到处是叛军遗弃的成千辆的四轮马车和大车。树林子里遍地都是遗弃的财物：摔破的箱子、椅子，衣服、马套、碗盘、缝纫机、装着粮食的口袋，——凡是爱财如命的当家人往顿河岸边撤退时能带走的东西，全都带来了。道路上有些地方洒满了金黄色小麦，厚得能没到膝盖。这里还横着一些鼓胀起来的、腐烂得非常难看的、散发着恶臭的牛马尸体。

“他们兢兢业业，到马来落得这样的下场！”葛利高里大为震惊，叫了一声，摘掉帽子，竭力不吸气，绕过一堆结成了块的麦粒，麦堆上横着一个摊开四肢、戴着哥萨克制帽、穿着血渍斑斑的棉袄的死老头子。

“这位老爹真是舍命不舍财啊！落得这个下场，”一个哥萨克惋惜他说。

“准是舍不得扔下这些麦子……”

“喂，前面的，打马快走！他身上恶臭熏天——真不得了！喂！走吧！……”，走在后面的人怒冲冲地喊叫起来。

连队策马快跑起来。大家都沉默不语。只能听到杂沓的马蹄声和哥萨克佩带的刀枪叮当声和谐地在树林中回响。

……离利斯特尼茨基家的庄园不远的地方正在进行战斗。一群黑压压的红军战士在亚戈德诺那旁边干涸的山涧里奔命。榴霰弹在他们头顶上爆炸，机枪在他们背后扫射，而加尔梅克团的骑兵散兵线在山岗上展开，截断了他们的退路。

葛利高里率领着自己的几个团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掩护一些零散部队和第十四师的辎重队沿维申斯克山隘撤退的两连红军，都被第三加尔梅克团击溃，全歼。还在山岗上的时候，葛利高里就把部队交给叶尔马科夫指挥，对他说：

“这儿没用咱们就已经把事情办妥啦。你带着部队去会师吧，我要到庄园去看看。”

“到那儿去干什么呀？”叶尔马科夫惊讶地问。

“是啊，怎么跟你说呢，我年轻的时候在这儿当过长工，很想去看看这块老地方……”

葛利高里喊了一声普罗霍尔，就拨马向亚戈德诺那驰去。走了约有半俄里远，就看到，走在前头的一个连的头顶上，哗啦哗啦地迎风飘着一块白布，由一个哥萨克小心地举着。

“好象是去投降似的！”葛利高里不安地、莫名其妙地苦恼地想，看着自己的骑兵纵队好象很不情愿地、慢慢地走下干涸的山涧，谢克列捷夫率领

的骑兵突击兵团，正顺着草地迅速地迎着他那个骑兵纵队开来。

等到葛利高里穿过倒塌的大门，走进长满了胭脂菜的庄园的院落时，一阵伤感和空虚袭上心头。亚戈德诺耶变得简直认不出来了。到处都是片无人经管和破败不堪的景象。曾是那么漂亮的宅第已经黯然无光，好象也变得矮小了。久未油漆的屋顶已经锈迹斑斑，破损的排水管子横在台阶旁边，从窗框上脱落的百叶窗斜挂在那里，野风飕飕地吹进了玻璃破碎的窗户，从那里已经散发出阵阵久无人住的房屋的刺鼻的霉烂气味。

屋子东面的一角和台阶被三时口径的炮弹炸坏了。一棵被炮弹打倒的枫树顶梢钻进了走廊上威尼斯式的破窗户里。枫树的树干倒在一堆从屋基上倾塌下来的砖头上，就一直这样躺在那里。而长得很快的野蛇麻草已经顺着干枯树枝爬上来，缠满了树干，奇妙地爬满了残存的窗玻璃，往屋檐上爬去。

时间和恶劣的天气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庄园里的一些附属建筑都已破败不堪，仿佛主人的手已经多年没有经心地照顾过它们。马厩里，春雨冲刷的石墙已经倒塌，暴风雨掀去车库的屋顶，只有毫无生气的、苍白的木椽子和横梁上还残留着一束束腐烂的干草。

下房的台阶上躺着三条已经变野的猎狗，它们一看见生人就跳起来，低声汪汪叫着，躲到门洞里去。葛利高里骑马来到厢

房大敞着的窗户前！从马上弯下腰，大声问：

“还有活人吗？”

厢房里好久寂然无声，后来有一个嘶哑的女人声音口答说：

“请等一等，看在基督的面上！我立刻就来。”

老态龙钟的卢克里娅光着脚，呱唧呱唧地走到台阶上来；被太阳晃得眯缝着眼睛，把葛利高里打量了半天。

“你不认识我了吗？卢克里娅大婶？”葛利高里一面下马，一面问。

直到这时候，卢克里娅的麻脸才哆嗦了一下，表情从麻木、冷漠变得激动了。她哭起来，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葛利高里拴好马，耐心地等她说话。

“我担惊受怕够啦。可别再……”卢克里娅用肮脏的粗布围裙擦着脸颊，诉起苦来。“我还以为他们又来啦……噢噫，葛利申卡，这儿的事情……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要知道，整个庄园只剩下我一个人啦……”

“萨什卡爷爷在哪儿呀？跟老爷一块儿撤退了吗？”

“要是跟着撤退了就好啦，也许还能活下来……”

“难道他死了？”

“把他打死啦……在地窖里放了三天三夜……应该把他埋掉，可是我自己也在生病……费很大劲才从床上爬起来……而且到他那儿，到死人那儿去我怕得要命……”

“为什么把他打死的呀？”葛利高里眼瞅着地，暗哑地问。

“为了一匹骤马要了他的命……咱们的老爷一家是匆匆忙忙撤退走的。只把钱带走了，几乎把全部财产都交给我看管。”卢克里娅转为耳语说，“我连一根线都收藏起来！埋在地里的东西到现在还好好好的。老爷一家只骑走了三匹奥勒尔种的儿马，其余的马都交给萨什卡爷爷照管。暴动一开始。哥萨克和红党都来牵马。那匹叫‘旋风’的铁青马——也许你还记得吧？开春的时候叫红党牵走啦。他们费了很大劲才给它备上鞍子。要知道，这匹马还从来没有人骑过。不过他们也没有能骑成，没能称心如意。过了一个星

期，来了些卡尔金斯科的哥萨克。这些哥萨克们讲，他们在山岗上遇上了红军，就厮杀起来。哥萨克们有一匹很平常的小骡马，恰巧在这时候叫了起来。红军哪有办法拦住‘旋风’不往哥萨克这边跑啊？它放开四蹄朝那匹骡马飞奔而去，那个骑在它背上的家伙一看驾驭不了这匹儿马，就想在它全速飞驰的时候跳下来，跳倒是跳下来啦，不过一只脚没有能从马蹬里脱出来。‘旋风’就把他径直送到哥萨克手里。”

“妙啊！”普罗霍尔大声赞道。

“现在是一个卡尔金斯科的准尉在骑这匹马，”卢克里娅从容不迫地讲着。“他答应，只要老爷一回来——立刻就把马送回来。就这样，他们把所有的马都牵走啦，只剩下了那匹叫‘神箭’的快马，是‘模范’和‘未婚妻’交配生的。因为它正在怀着驹儿，所以没有人要它。不久前它生小驹啦，萨什卡爷爷那么喜爱这匹小马驹儿，喜爱得简直没法说啦！他抱着它，用芦管喂它吃奶和喝一种什么草汁，为的是叫它的腿长得结实。可是倒霉事情来啦……三天后，傍晚的时候，来了三个骑马的人。萨什卡爷爷正在花园里割草。他们向他大声喊叫：‘老混蛋，到这儿来！’他扔下镰刀走过去，向他们问候，可是他们连看也不看他，一面喝着牛奶，一面问他：‘有马吗？’他说：‘有一匹，不过这匹马不适合你们打仗用：是匹骡马，正在奶着小马驹儿呢。’他们当中顶凶狠的一个家伙大叫道：‘你懂什么！快把骡马牵来，老鬼！我的马脊背磨伤啦，我要换匹马骑！’他本应当服从命令，别袒护这匹骡马就好啦，可是他，你是知道的，是个脾气大的老头子……有时候对老爷都不买帐。大概，你还记得吧？”

“他怎么啦，就是没有给？”普罗霍尔插嘴问。

“哼，他怎么敢说不给呢？只是对他们说：‘在你们以前，来过很多骑兵，把所有的马都牵走啦，可是都怜惜这匹马，你们怎么就……’这些家伙一下子都站了起来，哇啦哇啦地大声嚷：‘啊，你这个地主的奴才，你是要把它留给地主吗？’唉，他们把他拉开……其中一个把骡马牵出来，开始备鞍子，小驹儿却钻到骡马身下去吃奶。这时候老人央告他们说：‘行行好吧，别牵走它！不然，小马驹儿怎么办呀？’‘这好办！’另外一个人说，并把小马驹儿从骡马身边赶开，从肩膀上摘下步枪，给了它一枪。我的眼泪立刻就涌了出来……我跑过去，央告他们，抓住老人，想把他领走，别闹出事来，可是他一见小马驹儿——气得胡子直哆嗦，脸变得象墙一样煞白，大骂：‘既然是这样，那你就把我也打死吧，狗崽子！’说完，就朝他们扑过去，抓住他们，不让这些家伙备鞍子。这一来，他们当然生气啦，就把老人打死啦。这些家伙朝他一开枪，我的魂儿就吓跑啦……现在，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给他做口棺材，可是老娘儿们干得了这种事儿吗？”

“给我两把铁锹和一块粗麻布，”葛利高里请求她说。

“你想把他埋了吗？”普罗霍尔问。

“是的。”

“你何必自找麻烦呢，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我立刻就去叫几个哥萨克来。他们会给他做口棺材，掘个象样的坟……”

显然，普罗霍尔是不愿意干这件埋什么老头子的活儿，但是葛利高里坚决拒绝了他的建议。

“咱们自个儿挖个坟坑，把他埋了算啦。这老头子是个好人。你到花园里去，在水池边等我，我去看看死人。”

在那个长满水藻的水池边，在那棵枝叶茂盛的老白杨树下，从前萨什卡爷爷掩埋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的小女孩儿的地方，他找到了自己最后的归宿。他俩把他那瘦小的尸体卷在一块干净的、带着发面气味的粗布里，放进土坑，用土埋上。在那个小坟头旁边又出现了一座新坟，用靴子踏得结结实实，潮湿的、新挖起的粘土闪着耀眼的崭新的亮光。

回忆弄得葛利高里心情抑郁不欢，他躺在离这个非常珍贵的小坟堆不远的草地上，久久地凝视着头顶上庄严的蔚蓝天空。风在渺无边际的高天上吹着，被太阳照得冷光闪闪的云片随风飘荡，可是在刚刚接受了那匹活蹦乱跳的小马和酒鬼萨什卡爷爷的大地上，却依然在进行着紧张、沸腾的生活：在草色青青，象碧浪一样一直涌到花园边上的草原上，旧场院篱笆旁边的野麻丛里，鹤鹑在咕咕不息地斗鸣，金花鼠在吱吱叫，野蜂嗡嗡不停，风吹着野草，沙沙作响，云雀在飘动的蜃气中歌唱，远处干涸的山涧里，有一挺机枪顽强、凶狠、暗哑地响着，显示着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威严。

第七章

谢克列捷夫将军在一大批参谋军官和几连人的哥萨克卫队簇拥下来到维申斯克，维申斯克居民捧着面包和盐，教堂鸣钟，热烈欢迎将军。两座教堂的钟整天地响着，就象复活节那样。下游的哥萨克们骑着瘦长的、跑得疲惫不堪的顿河马，在街上跑来跑去。他们肩膀上的肩章闪着诱人的蓝光。广场上，谢克列捷夫将军下榻的那座商人宅旁边，聚了一伙传令兵。他们一面嗑葵花子，一面跟那些从他们面前走过的、浓妆艳抹的镇上的姑娘们攀谈。

晌午时分，有三个骑马的加尔梅克士兵押着十五名被俘的红军战士来到将军的住处。他们后面跟着一辆装满乐器的、两匹马拉的大车。这些红军穿得可非同一般：灰呢裤子和同样颜色的、袖口镶着红边的上衣。一个上点儿年纪的加尔梅克士兵走到这些游手好闲地站在门口的传令兵跟前，下了马，把瓷烟斗塞进口袋。

“我们的人把红军的吹鼓手押来啦。明白吗？”

“这有什么明白不明白的？”一个胖脸的传令兵朝加尔梅克人落满尘上的靴子啐着葵花子皮，懒洋洋地口答说。

“什么也不什么，——接收俘虏吧。脸吃得这么胖，可尽说什么废话！”

“嗨，嗨！你给我再说说看，臊羊尾巴！”传令兵气哼哼他说。但还是进去报告押来俘虏了。

从大门里走出一位身穿腰部蹦得紧紧的深棕色紧身外衣的肥胖大尉。他又开两条粗腿，姿势漂亮地双手叉在腰上，把挤在一起的红军士兵扫了一眼，用低音说：

“你们这伙吹吹打打，给政委们解闷儿的坦波夫坏蛋！灰呢制服是打哪儿弄来的啊？是从德国人身上剥下来的，是吗？”

“不是，”站在最前面的一个红军战士不断地眨着眼睛回答说。然后又用急骤的语调解释说：“我们的乐队早在克伦斯基时代，在六月大反攻以前，就置了这套服装，……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穿……”

“你就给我穿吧！穿吧！我叫你们在我这儿穿！”大尉把毛剪得很短的库班皮帽推到后脑勺上，露出光脑袋上的一条紫红色的、还没有结疤的刀伤，用歪斜的高靴后跟猛然一转身，面向加尔梅克老兵叫道。“你干吗把他们押到这儿来，你这个没有受过洗礼的家伙？为什么要押到这儿来，鬼东西？不会在路上把他们收拾了吗？”

加尔梅克老兵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全身挺直，麻利地挪动着两只罗圈儿腿，一只手一直放在保护色制帽的帽檐上敬礼，回答说：

“连长命令我要把他们押到这儿来。”

“要押到这儿来！”象个纨绔公子似的大尉学着他的腔调儿说，轻蔑地闭上薄嘴唇，沉重地踏着浮肿的粗腿，扭着大屁股，绕着红军士兵走了一圈，象马贩子看马一样，把他们仔细地打量了半天。

传令兵们低声笑着。押送俘虏的加尔梅克人的脸上却都保持着一贯的冷漠神色。

“开开大门！把他们押到院子里去！”大尉命令说。

红军俘虏和乱七八糟地装着乐器的大车都在台阶旁边停了下来。

“谁是乐队队长？”大尉点上烟，问。

“队长不在啦，”几个人同时回答说。

“他在哪儿？逃走了吗？”

“不是，打死啦。”

“这真是活该。没有队长你们也可以干嘛。好，拿起你们的乐器来！”

红军乐师们都走到大车边去。铜号声在院子里羞羞答答、乱哄哄地响了起来，跟没完没了的教堂的钟声混成一片。

“准备好！演奏《上帝，保佑沙皇》。”

乐师们默默地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有吹奏。难堪的沉默持续了片刻，然后一个光着脚、但是裹腿却打得很整齐的红军乐师眼看着他他说：

“我们这些人谁也不会演奏旧国歌……”

“谁也不会？真有意思……喂，来人哪！来半排传令兵，都带上步枪！”

大尉用靴尖打着听不见的拍子。传令兵在走廊里排队，马枪碰得叮当乱响。麻雀在小花园外面茂密的洋槐树上喳喳地叫着。院子里散发着被晒烫的板棚铁顶的热烘烘的气味和刺鼻的人汗臭味。大尉从太阳地里走到阴凉地方，这时候那个光脚的乐师伤心地看了看同伴们，声音低沉他说：

“老爷！我们这些人——都是青年乐师。我们没有学过吹奏旧歌曲……演奏革命进行曲的时间比较多……老爷！”

大尉心不在焉地玩弄着自己的镂花皮带尖，没有作声。

传令兵在台阶旁边排好了队，等候下命令。这时候一个上了点儿年纪的、一只眼睛生着白翳的乐师，推开前面的人，急忙从后排走出来：他咳嗽了几声，问道：

“您允许吗？我会吹。”不等得到同意，就把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巴松管放到哆哆嗦嗦的嘴唇上。

在商人宅第宽大的院子上空飘荡的凄凉、瓮声瓮气的叫人心烦的声音惹得大尉愤怒地皱起了眉头。他挥了挥手，喊：

“停止！象叫化子要饭似的……还吹哪！难道这是音乐吗？”

几张参谋人员和副官们的笑脸出现在窗口。

“请您命令他们吹奏一支葬礼进行曲吧！”一个半截身子从窗口探出来的青年中尉用孩子似的男高音喊道。

在花园上空荡漾的钟声沉默了一会儿，大尉的眉毛抖动着。甜言蜜语地问：

“《国际歌》，我想，你们会演奏吧？来，别害怕！既然是我命令的，你们就尽管吹奏吧。”

在一片寂静中，在中午的暑热中：就象是号召去进行战斗似的，突然和谐、庄严地响起了《国际歌》愤怒的旋律。

大尉低着头，叉开腿站在那里，就象公牛遇到了障碍物似的。他站在那里倾听着。青筋迸起的脖子和眯缝起的眼睛里发蓝的白眼珠都充血胀红了。

“停——止！……”他忍耐不住，愤怒地大声吼道。

乐队一下子哑巴了，只有法国号掉了队，热情的呼唤声还在灼热的空气中回荡了很久。

乐师们舔着干裂的嘴唇，用袖子和肮脏的手巴掌擦着。他们脸上的表情疲惫而又冷漠。只有一个人禁不住热泪滚滚，顺着风尘满面的脸颊流下来，留下湿润的泪痕……

与此同时，谢克列捷夫将军在一位还是日俄战争时的同事的亲戚家里吃完了饭，由一位喝得醉醺醺的副官搀扶着，走到广场上来。炎热和烧酒弄得他昏昏沉沉。在中学对面的砖房拐角处，衰弱无力的将军一踉跄，脸朝下摔在晒烫的沙上。惊惶失措的副官极力想把他扶起来，但是怎么也办不到。这时候从站在不远的人群里跑来一些人帮忙。两个上了年纪的哥萨克恭恭敬敬地抓着将军的胳膊把他搀扶起，将军当众呕吐起来。在呕吐间歇时，他气势汹汹地摇晃着拳头，还想叫喊些什么。人们多方劝说，把他搀回了住处。

站在不远的哥萨克们目送了他半天，小声地议论着：

“唉，这个宝贝儿已经疲惫不堪啦！他的行为可太不检点了，白是个将军啦。”

“老酒这玩意儿可不管你官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

“不能把摆到桌上的酒都灌下去嘛……”

“哎呀，老兄，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忍得住的！有人喝醉了大出其丑，就发誓以后再也不喝啦……可是这正象俗语所说的，狗改不了吃屎……”

“一点儿也不错！告诉孩子们，叫他们离这些家伙远着点儿。小家伙们紧跟在旁边，盯着看个没够，好象从来没有看见过醉汉似的。”

……镇上的钟声一直响到天黑，镇上的人也一直喝到天黑。晚上，在军官俱乐部里，叛军司令部为胜利会师举行庆祝宴会。

身材高大、匀称的谢克列捷夫一出生在克拉斯诺库特斯克镇的一个村子里，是个地道的哥萨克——他酷爱好马，是个超等骑手，勇猛的骑兵将军。但是却不是一个演说家。他在宴会上发表的演说，尽是酒后狂语，在演说结束时，直言不讳地把顿河上游的哥萨克责备、威胁了一顿。

参加宴会的葛利高里心情紧张、愤怒地注意听谢克列捷夫的讲话。中午的酒还没有醒的将军，手指撑在桌子上站在那里，杯子里香喷喷的老酒直往外洒，用过分坚定的声调说出了每一句话：

“……不，不是我们应该感谢你们的援助，而是你们应该感谢我们的援助！正是你们应该感谢我们，这一点必须毫不含糊地说清楚。如果没有我们的话，红军早已把你们消灭啦。这你们自己是非常清楚的。而我们就是没有你们，也能消灭这些混蛋。我们今天在消灭他们，明天还要消灭他们，直到把俄罗斯全境清除干净为止，这一点请你们记住。去年秋天，你们放弃了阵地，把布尔什维克放到哥萨克的土地上来……你们想跟他们和平共处，但是事与愿违！于是你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保住自己的性命，才起来暴动。说穿啦——你们是为了保护自己那张皮和公牛的皮。我提起过去的事情，并不是想拿你们的罪行来责备你们……不是叫你们难堪不舒服。但是把事情说清楚，总是有益的。我们已经宽恕了你们那次叛逆行为。我们把你们当作亲兄弟，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来帮助你们。但是你们必须将功折罪，洗雪你们可耻的过去。明白了吗，诸位军官先生们？你们必须建立功勋和为静静的顿河忠诚服役，赎自己的罪，明白了吗？”

“好，为赎罪干一杯！”坐在葛利高里对面的一个上了些年纪的中校，面带微笑，泛泛他说道，不等在座的人，自己首先喝了一杯。他生着一张英气勃勃的脸，略微有点麻子，流露着嘲讽意味的褐色眼睛。谢克列捷夫致词的时候，他的嘴唇上曾多次露出飘忽不定、捉摸不透的冷笑，这时他的眼睛就变得昏暗，仿佛完全变成黑色的了。葛利高里观察着中校，发觉这个人跟谢克列捷夫以“你”相称，态度不卑不亢，但对其余的军官却非常矜持和冷

漠。所有参加宴会的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戴着缝死的草绿色肩章并在同样颜色的上衣上绣着科尔尼洛夫部队的袖章，“这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大概是志愿军的一员，”葛利高里心里想。中校象马饮水一样地喝酒。不吃菜，也不醉，只是不断地在松他的英国宽皮带。

“坐在我对面的这个麻子是什么人物？”葛利高里悄悄地问坐在旁边的博加特廖夫。

“鬼知道他是什么人物！”喝得醉醺醺的博加特廖夫挥了一下手说。

库季诺夫一点儿也不吝啬酒。桌子上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酒精，谢克列捷夫吃力地结束了演说，解开保护色上衣的扣子，沉重地坐到椅子上。一个蒙古人面型的青年中尉哈着腰，不知道悄悄地对他说些什么。

“见他的鬼去吧！”谢克列捷夫脸涨得紫红，回答道，一口气喝下库季诺夫殷勤地给他斟上的一杯酒精。

“那个斜眼儿是什么人？是副官吗？”葛利高里问博加特廖夫。

博加特廖夫用手巴掌捂着嘴，回答说：

“不是，这是他的干儿子。日俄战争时，他从满洲带回来的。当时还是小孩子。他把这小家伙抚养大，送进士官学校去念书。这个中国小伙子很有出息。勇猛异常！昨天在马克耶夫卡附近他从红军手里夺下一个钱箱子，弄到了二百万卢布。你看，他所有的口袋里都塞满一叠一叠的钞票！这个该死的家伙真走运！简直是得了聚宝盆啦！你喝酒吧，老去看他们干什么呀？”

库季诺夫致答词，但是几乎没有人听他讲话。大家都喝红眼了。谢克列捷夫脱掉上衣，只穿一件内衣坐在那里。剃得光光的脑袋因为出汗而闪闪发光，那件非常干净的亚麻衬衣把涨红的脸衬托得更红，晒成酱色的脖子显得更紫，不知道库季诺夫小声对他说了些什么，但是谢克列捷夫连看也没有看他，固执地重复说：

“不——不——成，对不起！这要请你原谅！我们信任你们，但是也还要走着瞧……你们的叛变人们是不会很快忘掉的。让那些去年秋天投奔红党的人都好好地记住吧！”

“好吧，我们给你们干，同样也要走着瞧！”已经有点儿醉意的葛利高里心怀愤怒地想着，站起身来。

他没有戴帽子，走到台阶上，如释重负似地、深深地吸了一口夜晚新鲜的空气。

顿河边，青蛙就象下雨前似的吵成一片，水生甲虫忧伤地嗡嗡叫着。几只水鹱在沙角上凄切地互相叫唤。远处的河边草地上，有匹找不到母马的小马驹儿忽高忽低地尖声嘶叫。“不幸的境遇逼着我们跟你们攀亲，不然的话我们连你们的味儿都不愿意闻见。该死的坏蛋！装模作样的，象一戈比一个的糖饼。现在就骂骂咧咧，再过一个星期干脆就会动手掐你的脖子……竟混到了这步天地！处处碰壁。我早就料到会这样……不这样倒怪了。现在的哥萨克们会仔细品味儿啦！已经不习惯在这些老爷面前站得笔直，举手敬礼啦，”葛利高里一面想着，一面走下台阶，摸索着朝篱笆门走去。

酒精也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头发晕，行动也变得艰难不稳起来。走出篱笆板门时，踉跄了一下，他把制帽扣在脑袋上，——拖着沉重的腿，沿街走去。

他在阿克西妮亚姑母家的小房前停了下来，想了想，然后就毅然朝台阶

走去。门廊上的门没有锁。葛利高里没有敲门就走进内室，一眼就看见司捷潘·阿斯塔霍夫坐在桌边。阿克西妮亚的姑妈正在炉炕前忙活。桌上铺着干净的桌布，放着一瓶还没有喝完的烧酒，盘子里是切成一块一块的咸鱼，闪着粉红色的光泽。

司捷潘刚刚喝完杯子里的酒，看样子正想要吃点儿菜，但是一发现葛利高里，就推开盘子，脊背紧靠到墙上。

尽管葛利高里醉得那么厉害，还是看清了司捷潘的苍白的脸和他那两只象狼一样目光炯炯的眼睛。葛利高里被这不期的会面弄得呆若木鸡，但他还是竭力平静下来，沙哑地问候说：

“你们好啊！”：

“上帝保佑，”女主人惊讶地回答他说，她已经清清楚楚地知道葛利高里和她侄女的关系，知道丈夫跟情夫不期而遇，会有什么好结果。

司捷潘一声不响地用左手摸着胡子，火辣辣的眼睛一直在盯着葛利高里。

而葛利高里叉开两腿，站在门口，似笑非笑他说：

“我是顺便来看望……请你们原谅。”

司捷潘没有作声。尴尬的寂静一直持续到女主人壮起胆子，邀请葛利高里说：

“请进来吧，请坐。”

现在葛利高里再也用不着掩饰了。他到阿京西妮亚的住处来，已经对司捷潘说明了一切。于是葛利高里就径直朝司捷潘走过去：

“你老婆在哪儿呀？”

“你是来看望……她的吗？”司捷潘小声地但十分清楚地问道，用颤抖的眼睫毛遮上了眼睛。

“是来看望她的，”葛利高里叹了口气：承认说。

在这一刹那，他已经准备好招架司捷潘可能做出的一切动作，他已经清醒过来，准备进行防御。但是司捷潘睁开了眼睛（不久以前眼睛里的怒火已经熄灭），说：

“我叫她买酒去啦，立刻就会回来的。请坐下等等吧。”

身材高大、匀称的司捷潘甚至站了起来，推给葛利高里一把椅子：他没有看女主人，就请求说：

“姑妈，请您再拿只干净杯子来，”又问葛利高里：“喝点儿酒吧？”

“少喝一点儿可以。”

“那好，请坐。”

葛利高里坐到桌边……司捷潘把瓶子里的残酒平均倒进两只杯子，抬起笼罩着一层薄雾的眼睛看着葛利高里。

“愿诸事如意！”

“祝你健康！”

碰碰杯。两人都喝干了。相对沉默无语。女主人象只老鼠似的，急忙递给客人一只盘子和一把断了把的叉子。

“请您吃鱼吧！”

这是暴腌的。”

“谢谢。”“你们往自己盘子里夹呀，吃吧！”大为高兴的女主人款待着客人。

一切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没有打架，没有打碎杯盘，也没有口角，这使她高兴得要命。本来可能出事的谈话结束了。丈夫跟妻子的情夫共坐在一张桌上。现在他们正一声不响地吃着东西，谁也不看谁。殷勤的女主人从箱子里拿出一条干净手巾，仿佛是想把葛利高里和司捷潘联结起来似的，把手中的两头放在两个人的膝盖上。

“你怎么不在连里呀？”葛利高里一面吃着鳊鱼，一面问。

“我也是来看望的呀，”司捷潘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从他的声调里怎么也判断不出他是一本正经，还是冷嘲热讽。

“大概连里的人都回家去了吧？”

“都回村子里去啦，怎么，咱们干一杯，好吗？”

“来吧。”

“祝你健康！”

“愿诸事如意！”

门廊里，门环响了一声。葛利高里已经完全清醒过来；偷偷看了司捷潘一眼，只见他脸上又是一阵苍白。

阿克西妮亚披着一条毛头巾，没有认出是葛利高里，朝桌子走来，从旁边再一看，她那瞪大的黑眼睛里立刻露出恐怖的神情。她气喘吁吁，费了很大的劲，才说出：

“您好，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

司捷潘的两只放在桌子上的骨节粗大的手突然轻轻地哆嗦起来，葛利高里一见这种情形，就一声不响地对阿克西妮亚点了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她把两瓶酒放在桌上，重又把充满了不安和隐秘的喜悦的目光投向葛利高里，然后转过身去，走进内室黑暗的角落里，坐到大箱子上，用颤抖的手理了理鬓发。司捷潘控制了自己的激动，解开勒得透不过气来的衬衣领子，满满地斟了两杯酒，扭过脸去对妻子说：

“拿只杯子，到桌边来坐吧。”

“我下去。”

“来嘛！”

“我是不会喝酒的呀，司乔帕！”

“你还要我说多少遍哪？”司捷潘声音颤抖他说。

“来吧，好邻居！”葛利高里鼓励地笑着说。

她用祈求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迅速地走到小碗橱前。从碗架子上掉下一只碟子，哗唧一声摔碎在地上。

“哎呀，真糟糕！”女主人伤心地拍了一下手。

阿克西妮亚一声不响地收拾了碟子的碎片。

司捷潘给她满满地斟上了一杯，眼睛里又燃起了苦闷和仇恨的火焰。

“好，咱们干一杯……”他刚一开口，就顿住了。

寂静中可以清晰地听到坐到桌边来的阿克西妮亚急促、断续的呼吸声。

“亲爱的妻子，咱们干一杯吧，为了久别重逢。怎么，你不愿意喝吗？你不喝酒？”

“你是知道的……”

“如今我什么都知道啦……好，不为久别重逢！为贵客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的健康干一杯。”

“为他的健康我就干一杯！”阿克西妮亚响亮他说道，一口气就把酒喝

了下去。

“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女主人嘟囔着，跑到厨房里去。

她藏到角落里，手放在胸前，心想桌子立刻就会哗啦一声翻倒在地，响起震耳的枪声……但是在内室里却象死一样的寂静。只听见天花板上被灯光惊扰的苍蝇的营营声，窗外传来镇上的公鸡欢庆午夜降临的啼声。

第八章

顿河六月的夜晚黑魆魆的。黑页岩似的天穹，恼人的寂静中，金色的星星在眨眼，有几颗星星陨落下来，闪光的轨迹映在顿河的急流上。从草原上吹来干燥、温暖的薰风，把盛开的香薄荷的芬芳送到人烟稠密的村镇，而河边草地上却是一片露湿的青草、粘泥和潮湿气味，水鸡在不停地鸣叫，近河一带的树林完全笼罩在银色的雾里，宛如梦幻仙境。

半夜里，普罗霍尔醒来，问房主人说：

“我们那位还没有回来吗？”

“没有。正跟将军们玩乐哪。”

“对啦，大概正在那儿大吃大喝哪！”普罗霍尔羡慕地叹了一口气，打着呵欠，穿起衣服来。

“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饮饮马去，给它们添些料，潘苔莱维奇说啦，天一亮就要去鞑靼村。在那儿住一天，然后就要会追赶我们的队伍。”

“离天亮还早哪，再睡一会儿吧。”

普罗霍尔不高兴地回答说：

“老大爷，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你压根儿就没有当过兵！我们当兵打仗的人，如果不把马喂养照顾好，那就休想活下来。骑着瘦马你跑得快吗？你的马好，你才能跑得快，才能逃脱敌人的追击。我是这样的人：我从不追赶敌人，可是如果情况紧急，被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那我就头一个开跑！我已经在枪林弹雨里奔跑了多少年啦，烦死人啦！老大爷，点上灯，要不我连包脚布都找不到啦。谢谢！是啊，我们的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总在抢勋章，想高升，所以哪儿危险往哪儿冲，我可不是这种傻瓜，我不需要这些玩意儿。好啦，魔鬼把他送回来啦，一定喝得烂醉啦。”

有人轻轻地敲门。

“进来！”，普罗霍尔喊了一声。

一个穿着保护色军便服、带着下士肩章、制帽上还钉着帽徽的陌生哥萨克走了进来。

“我是谢克列捷夫将军司令部的传令兵。我可以见见麦列霍夫先生阁下吗？”他在门口举手敬礼后问道。

“他不在，”普罗霍尔被受过严格训练的传令兵的敬礼和称呼弄得大吃一惊，说道。“你不必那么立正站着啦，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个跟你一样的傻瓜。我是他的传令兵。你有什么事呀？”

“我是奉谢克列捷夫将军的命令来请麦列霍夫先生的。请他立即到军官俱乐部去。”

“傍晚他就上那儿去啦。”

“是去啦，可是后来又从那儿国家来啦。”

普罗霍尔吹了一声口哨，朝坐在床上的房主人挤了挤眼。

“你明白了吗，老大爷？大概上他的宝贝儿那儿去啦……好，你国去吧，老总，我这就去找他，趁热直接给你端到那儿去！”

普罗霍尔把饮马和加料的事托付给老头子，就到阿克西妮亚的姑母家去了。

市镇沉睡在黑夜里。夜莺在顿河对岸的树林子里歌唱。普罗霍尔不慌不

忙地来到那所熟识的小房子跟前，走进门廊，刚抓住门把手——，就听见了司捷潘低沉的声音。普罗霍尔心里想：“这回我算撞上啦！他要是问我：你来干什么？我没有话可说啊。算啦，管他三七二十一，豁出去啦！我就说上街来买酒，你们的邻居指给我这所房子。”

他放大胆子，走进了屋子，顿时大吃一惊，张着大嘴，一句话也说不出：葛利高里和阿司培霍夫两口子同坐在一张桌子上，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正在喝杯子里的发绿的烧酒。

司捷潘瞥了普罗霍尔一眼，强颜欢笑他说：

“你大张着嘴干什么呀，连好也不问？难道你看见这里有什么稀奇的玩意儿吗？”

“好象有点儿……”惊魂未定的普罗霍尔，倒动着脚回答说。

“好啦，不必大惊小怪啦，过来，请坐，”司捷潘邀请说。

“我可没有工夫坐……我是来找你的，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命令你马上到谢克列捷夫将军那儿去。”

葛利高里在普罗霍尔来以前，已经有几次要走了。他推开杯子，站起身，但是立刻又坐了下來，他怕司捷潘会把他的离去当作胆怯的明确表现。自尊心不允许他离开阿克西妮亚，让位给司捷潘。他喝酒，但是烧酒对他已经毫无作用。葛利高里清醒地掂量着自己暧昧的身份，等待着结局。有一刹那，他觉得司捷潘要打他的妻子，就是在他为她，葛利高里的健康而干杯的时候。但是他估计错了：司捷潘举起手，用粗糙的手巴掌擦了擦晒黑的额角，沉默了片刻之后，用赞许的目光看着阿克西妮亚，说：“好样的，老婆！我很欣赏你的勇敢！”

后来普罗霍尔来了。

葛利高里考虑了一下，决定不走了，好让司捷潘说出自己的想法。

“你到将军那儿去，就说没有找到我。明白了吗？”他对普罗霍尔说。

“明白是明白啦，不过最好你还是到那儿去吧，潘苔莱维奇。”

“用不着你管！去吧。”

普罗霍尔本来就要往门口走了。但是这时候阿克西妮亚突然说话了。她没有看葛利高里，冷冰冰地说：

“不必啦，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不要客气啦，你们二位还是一道儿走吧！谢谢你来看望我们，还这么赏脸跟我们一起呆了大半夜……只是现在时候已经不早了，鸡叫第二遍啦。天快亮啦。我和司乔帕天一亮就要回家去……再说，您喝得也够多啦。够啦！”

司捷潘也没有挽留，葛利高里站起身来。告别的时候，司捷潘把葛利高里的一只手攥在自己的冰凉、粗硬的手里，好象最后要说些什么，但是终于没有说出来，默默地把葛利高里目送到门口，又慢腾腾地伸手去拿没有喝完的酒瓶子……

葛利高里刚一走到街上，就疲倦得支持不住了。他艰难地移动着脚步，走到第一个十字街口，便向紧跟在后面的普罗霍尔央求说：

“你去备上马，牵到这儿来，我走不到家啦……”

“要不要去报告一下你要走的事呀？”

“不用。”

“那好，等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

一向做事慢慢腾腾的普罗霍尔，这一回却快步往往处跑去。

葛利高里蹲在篱笆旁边，抽起烟来。脑子里回忆着跟司捷潘会面的事，淡淡地想：“哼，这也好，现在他全知道啦。只要不打阿克西妮亚就行。”后来疲倦和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场风波逼使他躺下打起盹儿来。

普罗霍尔很快就回来了。

他们坐渡船来到顿河右岸，纵马飞奔而去。

黎明时分，他们进了鞑靼村。葛利高里在自家院子的大门口下了马，把马缰绳扔给普罗霍尔，匆忙、激动地往屋子里走去。

娜塔莉亚没有穿好衣服，不知道到门廊里干什么。一见葛利高里，惶恫的眼睛里就闪出喜不自胜的光芒，使葛利高里的心不禁哆嗦了一下，忽然间两只眼睛不由自主地湿润了。娜塔莉亚默默地抱住自己的唯一的亲人，全身紧贴在他身上，葛利高里从她肩膀哆嗦不止的样子知道她正在哭泣。

他走进屋子，亲过两位老人家和睡在内室的孩子们，在厨房当中站住。

“好啊，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呀？一切都平安无事吧？”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地询问道。

“上帝保佑，我的好儿子啊，我们吓的是够呛啊，可是很欺侮我们，那倒也没有，”伊莉妮奇娜急忙回答说，然后斜眼看了看哭得象泪人似的娜塔莉亚，严厉地朝她喊道：“应该高兴嘛，你却哭个没完没了，傻娘儿们！看你，还傻站在那儿不动！快去拿劈柴去，生炉子……”

在她和娜塔莉亚匆匆忙忙做早饭的时候，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给儿子拿来一条干净手巾，建议说：

“你去洗洗脸吧，我给你往手上浇水。这可以使你的头脑清醒清醒……你浑身酒气冲天。大概昨天高兴得大喝了一通吧？”

“酒是喝啦。不过现在还不知道：究竟是应该高兴呢，还是应该难过……”

“这是怎么回事？”老头子惊愕地问。

“谢克列捷夫把咱们恨透啦。”

“唉，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跟你一块儿喝酒，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真没想到！你大有造化啦，葛利什卡！跟一位真正的将军坐在一张桌子上喝酒！这是闹着玩的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深为感动地看着儿子，艳羡不止，直咂舌头。

葛利高里笑了。他怎样也不能理解老头子那种天真的喜悦心情。

葛利高里认真地询问起牲口和财产是不是都完好无损，粮食损失了多少，但是他发觉，跟上回见面时一样，谈论家务事，父亲毫无兴趣。老头子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更重要的事情，有什么使他更揪心的事儿。

而且他很快也就把心事说了出来：

“葛利申卡，现在怎么办？难道还要去服役吗？”

“你这指的什么样的人？”

“老头子们哪。就拿我来说吧。”

“现在还不清楚。”

“那么说，也要跟着出发啦？”

“你可以留在家里。”

“你说话可要算数噢！”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高兴地喊道，激动得在厨房里一瘸一拐地踱起来。

“老老实实坐下吧，你这个瘸鬼！弄得屋子里尘上飞扬！一高兴啦，你就瞎跑一气，象只瘦狗，”伊莉妮奇娜严厉地吆喝道。

但是老头子根本不理睬她的吆喝。从桌子到炉子，来回瘸了好几趟，一面笑，一面搓手。他突然产生了怀疑：

“你真的能放我回家吗？”

“当然能啦。”

“可以写张证明书吗？”

“当然可以！”

老头子迟疑了一会儿，但还是要问明白：

“证明书嘛……不盖大印可不行，莫非你身上带着大印吗？”

“没有大印也行！”葛利高里笑着说。

“啊，那就没有说的啦！”老头子又高兴起来。“上帝保佑你身体健康！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明天。”

“你的队伍开到前面去了吗？是开往梅德维季河口吗？”

“是的。爸爸，你不要去操心服役的事儿啦。反正很快就会把象你这样的老头子都放回家的。你们早就服完了兵役啦。”

“上帝保佑吧！”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画了一个十字，看来是完全放心了。

两个孩子醒了。葛利高里把他们抱起，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轮流亲他们，合笑听着他们唧唧喳喳叫嚷了半天。

孩子们头发的气味多香呀！散发着太阳、青草和热烘烘的枕头气味，还有一种使人感到无限亲切的什么气味。他们——都是他的亲骨肉——也真象草原上的小鸟。而父亲那两只抱着他们的、又黑又大的手，却是那么笨拙。他这个刚离开鞍马才一昼夜的骑士，在和平环境里，显得是那么陌生、格格不入，——浑身散发着刺鼻的大兵味儿、马汗味儿、苦涩的长途行军气味和皮带的臭味……

葛利高里的眼睛里泪水模糊，胡子底下的嘴唇直哆嗦……有三次他没有回答父亲的问话，直到娜塔莉亚扯了扯他的军便服袖于，才明白过来，朝桌边走去。

变了，变了，葛利高里变得完全不象从前那样了。他从来就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就连童年时代，他也很少哭泣。可是现在——却眼泪汪汪，心咚咚地跳得厉害，嗓子眼儿里就象有只小铃铛在无声地响着……不过，这一切可能都是由于他昨天夜里酒喝得太多了，而且整夜没有睡觉……

达丽亚把牛赶到牛馆的牲口群里去牧放，就回来了。她把含笑的嘴唇送给葛利高里，当葛利高里开玩笑似的理了理胡子，把脸朝她凑过去的时候，她闭上了眼睛。葛利高里看到，她的睫毛好象风吹的一样，哆嗦了一下，霎时间闻到了从她那徐娘半老的脸颊上散发出来的脂粉味。

达丽亚依然如故。好象，不论什么样的苦恼，不仅不能压倒她，甚至不能使她屈服。她活在世界上，就象根红柳枝：娇嫩、美丽，而又不是高不可攀。

“你还是这么漂亮？”葛利高里问。

“就象路边的天仙子花！”达丽亚眯缝着炯炯有神的眼睛，满脸堆笑地回答说。然后走到镜子前头，理了理从头巾里披散出来的头发，显得更漂亮

了。

达丽亚就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是压不倒的。彼得罗的死似乎是沉重的一击，但是刚一苏醒过来，她变得对生活更加贪恋，更加注意修饰、打扮……

把睡在仓房里的杜妮亚什卡也叫醒了。祷告以后，全家坐下来吃早饭。

“哎呀，哥哥，你老啦！”杜妮亚什卡惋惜说。“变得灰溜溜，象只老狼。”

葛利高里面色阴沉，隔着桌子默默地看了她一眼，说：

“我本来就该老啦。我老了，你也该找个新郎出嫁啦……不过我有话要对你说：从今天起，你就忘了米什卡·科舍沃伊吧。如果以后叫我再听到，你还想他想得神魂颠倒，我就踩住你的一只脚，抓住另外一只脚，就象撕癞蛤蟆一样，把你撕成两半！明白了吗？”

杜妮亚什卡脸涨得通红，象朵罌粟花，热泪盈眶地看了看葛利高里。

葛利高里恶狠狠的目光一直在盯着她，在他残忍的脸上——胡子里龇出的牙齿上，眯缝着的眼睛里——更加明显地表露出麦列霍夫家族特有的那种野性。

但是杜妮亚什卡也是这个血统的呀！她从窘急和委屈的复杂心境中稍微平静下来以后，低声，但是非常坚定地说：

“哥哥，您知道吗？谁也不能给自己的心下命令呀！”

“要把这不听你命令的心挖掉，”葛利高里冷冷地劝导说。

“好儿子，”这不是你应该谈论的事儿……”伊莉妮奇娜心里想。但是这时候潘苔莱·普罗珂菲那维奇插了进来。他往桌子上砰地捶了一拳，大声嚷：

“不要脸的丫头，你给我住嘴！不然，我就给你这样的心来点儿厉害瞧瞧，包叫你的头发都一根不剩！唉，你这个下流坯子！好，我这就去拿马缰绳……”

“爸爸！咱们家连一根马缰绳也没有啦。全部抢走啦！”达丽亚不动声色地打断了他的话。

潘苔莱·普罗珂菲那维奇怒不可遏地瞥了她一眼，仍旧扯大嗓门，继续发泄自己的怨气：

“……我去拿马肚带——我要给你这小妖精……”

“马肚带也叫红党拿走啦！”达丽亚已经提高了嗓门，依然天真地看着公公说。

这可叫潘苔莱·普罗珂菲那维奇受不了了。他朝大儿媳妇看了一会儿，无声的愤怒憋得他满脸通红，一声不响地张着大嘴呆望着（这时候他很象一条拉出水面的青鱼），然后沙哑地喊：

“住口，该死的东西，你这个百鬼缠身的骚货！话都不叫人说！这算是怎么回事？杜恩卡，你就死了这颗心吧，这绝对不行！这是父亲的忠告！葛利高里说的对：如果你还要思恋那个混蛋——那宰了你也不多！真找了个好情人！这个绞杀人的刽子手用媚药迷住她的心啦！他还能算是个人吗？难道我能要这种出卖耶稣的人作我的女婿吗？他现在要是落在我手里的话，我就亲手宰了他！不过我还要再说一遍：我去拿树条子，把你狠狠地……”

“你就是白天里打着灯笼也休想在院子里找到村条子，”伊莉妮奇娜叹了口气说。“你就是在院子里转上一圈，想找点儿引火的树枝子都找不到。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哟！”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把这种天真的解释，也看作是不怀好意。他瞪了老太婆一眼，象疯子似地跳起来，跑到院子里去。

葛利高里扔下勺子，用手巾捂着脸，无声地大笑不止，身子直摇晃。他的火头已经过去了，他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开心地大笑过了。除了杜妮亚什卡，大家都笑了。桌上的气氛顿时愉快活跃起来。但是等台阶上一响起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脚步声，大家的脸一下子都严肃了起来。老头子旋风似地冲了进来，身后拖着一根很长的赤杨树枝。

“看哪！看哪！足够你们这些可恶的长舌头娘儿们受用的啦！你们这些长尾巴的妖精！……你们不是说没有树条子吗？！哪！这是什么？老妖精，也够你受用的啦！你们都给我尝尝吧！……”

厨房里容不下这根大长树枝子，老头子打翻了铁锅，然后又轰隆一声把它扔到门廊里，——气喘吁吁地坐到桌边。

显然他的情绪变得坏透了。他哼哧哼哧、一声不响地吃起饭来。其余的人也都不作声。达丽应的眼睛看着桌子，不敢抬起来，怕笑出声。伊莉妮奇娜唉声叹气，低声嘟吹：“噢，主啊，主啊，我们的罪过太大啦！”只有杜妮亚什卡一个人没有心思笑，还有娜塔莉亚，除了老头子不在的时候曾经露出一丝痛苦的笑意外，这会儿又变得心事重重，无限忧伤。

“拿点盐来！拿面包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偶尔用闪烁的目光，瞟着家人，威严地大声喊叫。

这场家庭口角竟出人意料地结束了。大家都沉默不语的时候，米沙特卡又把老头子惹火了。米沙特卡经常听见奶奶跟爷爷吵嘴的时候骂爷爷的那些花哨的称呼，当他看到爷爷正准备要把全家人都打一顿，而且吵得全家鸡犬不宁，他那幼小的心灵深为激动，——他的鼻孔直哆嗦，突然清脆地大声喊：

“你吵得够可以啦，瘸鬼！最好拿棍子使劲儿敲你的脑袋，看你再敢来吓唬我们的奶奶！……”

“你这是说打我……打爷爷……是吗？”

“打你！”米沙特卡勇敢地肯定说。

“难道可以这样跟你的亲爷爷……说这样的话吗？！……”

“那么你嚷嚷什么啊？”

“瞧，这小家伙有多凶狠？”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捋着大胡子，惊愕地瞟了大家一眼。“老妖精，这些话都是从你那里听来的！都是你教的！”

“谁教他啦？这个野小子完全象你，象他爸爸！”伊莉妮奇娜怒气冲冲地辩解说。

娜塔莉亚站起来，打了米沙特卡一下子，教训说：

“不许学这种样子跟爷爷说话！不许学这些！”

米沙特卡把脸扎在葛利高里的两膝间，大哭起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非常溺爱孙子，他从桌子旁边跳起来，流出眼泪，也不擦顺着大胡子淌下来的泪珠，高兴地喊：

“葛利什卡！好儿子！真他妈妈的！老太婆说得对！是咱们家的孩子！是麦列霍夫家的血统！……瞧，这血统表现出来啦！……这小家伙对谁都不含糊！……我的小孙子！亲爱的！……哪，你打我这个老糊涂吧，用什么打都行！……揪我的大胡子吧，哪！……”于是老头子把米沙特卡从葛利高里

手里拉过去，把他高举在头顶上。

吃完早饭，大家都从桌边站起来。妇女们洗碗盘，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点上烟，对葛利高里说：

“有件事要求你，似乎不太合适，因为你是我们的客人，可是没有办法……请你帮帮忙，把篱笆扶起来，把场院围好，不然什么东西都弄得东倒西歪，眼下不好意思去求别人来帮忙。因为家家都破坏得一塌糊涂。”

葛利高里很高兴地答应了，于是他俩在场院里一直干到吃午饭，把篱笆都修复了。

老头子在菜园子里埋着木桩子，问道：

“谁都不动手去割草，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再买点儿草。你看家业怎么个搞法？活儿还值得干吗？也许过一个月，红党又来啦，那不又他妈的全都白干了吗？”

“我不知道，爸爸，”葛利高里坦白地承认说。“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究竟谁会把谁打倒。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吧，仓里用不着有多余的粮食，牲口棚里也用不着有多余的牲口。这年头儿，多了没有用。就拿我丈人来说吧，辛辛苦苦地干了一辈子，发了财，耗费了自己的血汗，也耗费了别人的血汗，到头来留下了些什么呢？只剩下满院子一片焦土！”

“小伙子，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老头子长叹一声，同意说。

再没有多谈什么家业的事情。只是在下午，老头子看见葛利高里正在特别仔细地安装场院上的小门，就恼恨、伤心他说：

“马马虎虎装上算啦。费那么大的劲干什么？也不让它在那儿立一辈子！”

看来，直到现在，老头子才明白自己为使生活照老样子过下去所做的努力，全是枉费心机……

太阳落山以前，葛利高里不干了，走进屋子里。只有娜塔莉亚一个人在内室里。她象过节一样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一条蓝呢子裙子和天蓝色的府绸上衣，胸前绣着一朵花，袖口上镶着花边，这套衣服穿在她身上非常合适。脸上泛起淡淡的粉红色，因为刚才用肥皂洗过脸，所以显得容光焕发。她正在箱子里找什么东西，但是一看见葛利高里，她就把箱盖放下，含笑站直了身子。

葛利高里坐在箱子上说：

“你也来坐一会儿，不然明天我就走啦，咱们连句话儿也没有说。”

她驯顺地在他身旁坐下，有些害怕似的斜睨了他一眼。但是出乎她意料，他抓住她的一只手，亲热地说：

“你很水灵，好象根本没有生过病似的。”

“又活过来啦……我们妇道人家都象猫一样，耐折腾哪，”她畏怯地笑着，低下头去说。

葛利高里看见了她那粉红色透亮的、生着一层茸毛的、柔软的耳郭和后脑勺上头发缝中间的黄色头皮，问：

“脱头发吗？”

“差不多要脱光啦。很快就会脱成秃子啦。”

“我现在就给你剃剃头，好吗？”葛利高里突然建议说。

“你这是怎么啦！”她吃惊地说。“那样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啦？”

“应该剃一剃，要不头发就长不出来了。”

“妈妈已经答应用剪子给我剪剪，”娜塔莉亚窘急地笑着说，赶紧把一块雪白的漂白头巾蒙在脑袋上。

她坐在他的身旁，她是他的妻子和米沙特卡、波柳什卡的母亲。她为了他打扮得漂漂亮亮，脸洗得干干净净。她急忙蒙上头巾，是不想让他看到她病后脱了头发的丑样子，她的头略微往一边歪着坐在那里，显得那么可怜、难看，然而却依然容光焕发，具有一种纯洁的内在美。她总是穿高领衣服，为了不叫他看见她自杀时脖子上留下的伤痕。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一阵猛烈的恩爱激情涨满了葛利高里的心。他很想对她说几句温柔、亲密的话，但是却找不到适当的词句，于是默默地把她搂到怀里，亲了亲她那扁平白净的额角和忧郁的眼睛。

不，他从来没有这样亲热过她。阿克西妮亚使她的一生失去了光彩。丈夫的激情弄得她神魂颠倒，浑身象火烧似的，她抓住他的一只手，放到自己的嘴唇上。

他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西沉的太阳的紫色余辉洒进内室。孩子们在台阶上喧闹。可以听到，达丽亚把烤热的瓦罐从炉膛里拖出来，不满意地对婆婆说：“您大概没有天天挤牛奶吧。不知道为什么那头老牛的奶出得少啦……”

牛群牧放归来，哞哞地叫个不停，孩子们用马尾编的鞭子抽得啪啪乱响。村里公用的种牛暗哑、断续地叫着。它那缎子似的前胸垂肉和扁平的脊背被牛虻咬得血迹斑斑。种牛恶狠狠地摇晃着脑袋；走着走着，两只间距宽宽的犄角触到阿斯塔霍夫家的篱笆上，把篱笆撞倒，又往前走。娜塔莉亚往窗外看了看，说：

“公牛也撤到顿河对岸去啦，妈妈说：村子里的枪声一响，它就冲出河边的牛棚，泅水过河去，一直藏在河湾里。”

葛利高里陷于默默的沉思。为什么娜塔莉亚的眼睛这样忧郁？而且眼睛里还有某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东西，时隐时显。甚至在幸福的时刻，她也这样忧郁，这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也许她已经听说，他在维申斯克与阿克西妮亚相会的事情了吧？他终于问：

“为什么今天你的脸色这样阴沉？你心里有什么伤心的事儿吧，娜塔莎？告诉我，行吗？”

他以为娜塔莉亚会哭鼻子抹泪责备他……但是娜塔莉亚却惊讶地回答说：

“没有，什么也没有，你是这样觉得，我什么也没……真的，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好。一低头或者拿点儿什么东西的时候头就有点儿晕——眼睛就发黑。”

葛利高里目光紧逼地看了看她，又问：

“我不在家，你没有什么事情吗？……没有人动你吗？”

“没有，瞧你说的！我一直躺在床上生病。”她直盯着葛利高里，甚至还微微一笑。沉默了一会儿，她问：“明天一早你就动身？”

“天一亮就动身。”

“多住一天不行吗？”娜塔莉亚没有把握地、怀着微弱的希望请求说。

但是葛利高里否定地摇了摇头，于是娜塔莉亚叹了一口气，说：

“你现在……得戴肩章了吧？”

“得戴啦。”

“好，那就脱下衬衣来，我趁天还亮给你缝上。”

葛利高里咳嗽了一声，脱下了军便服。衣服上的汗还没有干。背上和肩上被武装带磨得发亮的地方，还有些黑乎乎的湿印子。娜塔莉亚从箱子里找出一副被太阳晒得褪色的保护色肩章问：

“是这个吗？”

“是这个。你还收着哪？”

“我们把箱子埋起来啦，”娜塔莉亚一面往针眼里穿线，一面含糊不清他说，偷偷把落满尘土的军便服凑到脸上，贪婪吸了一口咸丝丝的亲人的汗气味儿……

“你这是干什么呀？”葛利高里不解地问。

“这上面有你身上的味儿……”娜塔莉亚眼睛闪耀着，低下头去，想要掩饰突然涌到脸颊上的红晕，开始迅速地缝起来。

葛利高里穿上军便服，皱起眉头，耸了耸肩膀。

“你戴着肩章神气多啦！”娜塔莉亚喜不自胜地望着丈夫，说。

但是他斜着眼睛看了看自己的左肩，叹了口气，说：

“最好能一辈子不看到它们。你是什么也不懂呀！”

他们又在内室里的箱子上拉着手，无言地默默坐了很久，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

后来，当天色黑了下來，厢房的紫色阴影洒满已经返凉的地面，他们走到厨房里去吃晚饭。

黑夜降临。直到黎明前，天上繁星点点，樱桃园里的夜莺一直唱到东方发白的时候。葛利高里醒来，闭着眼睛躺了很久，倾听着夜莺婉转、甜蜜的歌唱，然后竭力不惊醒娜塔莉亚，轻轻地起床穿好衣服，走到院子里。

潘苔莱·普罗珂菲那维奇喂着战马，大献殷勤地建议说：

“出发以前我去给它洗个澡好吗？”

“不用啦，”在清晨的潮冷中瑟缩的葛利高里回答说。

“睡得很好吗？”老头子问。

“睡得好极啦！就是夜莺把我吵醒啦。倒霉透啦，它们整整吵了一夜！”

潘苔莱·普罗珂菲那维奇把马料袋子从马头上摘下来，笑着说：

“小伙子，它们就知道唱啊，唱啊。有时候真羡慕这些神鸟……什么打仗呀，什么倾家荡产呀，它全不用管……”

普罗霍尔骑马来到大门口。他脸刮得光光的，象往常一样高高兴兴，爱说爱笑。他把马缰绳拴在柱子上，走到葛利高里跟前来。帆布衬衣烫得平平整整，肩膀上戴着新灿灿的肩章。

“你也戴上肩章啦，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他朝葛利高里走过来的时候，大声说，“该死的东西，在箱子里闲得够久啦！如今咱们戴吧！戴到死也戴不坏的！我对老婆说：‘傻娘儿们，你别把它缝死。稍稍连上一点儿，风吹不掉就行啦！’不然，咱们的事儿可是两说着哪，啊？一旦被俘，人家立刻就会从肩章上认出来，虽然我不是军官，然而究竟也是个上士啊。他们会说：‘该死的东西，你既然会往上爬——自然也知道怎么把脑袋伸进绞索里！’你看，我的肩章是怎么缝的了吗？滑稽透啦！”

普罗霍尔的肩章的确没有缝死，只略微连着一点儿。

潘苔莱·普罗珂菲那维奇哈哈大笔起来。灰白的大胡子里闪烁着一个小也

没有掉的、白亮的牙齿。

“这真是个好样的战士！那就是说，一看苗头不对，——立刻就把肩章扔掉，是吗？”

“那么，你以为——怎么样呢？”普罗霍尔苦笑一声说。

葛利高里笑着对父亲说：

“爸爸，你看，我找的这个传令兵怎么样？跟他一起，遇上什么倒霉的事儿——都能逢凶化吉！”

“不过俗语可是这么说的，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你今天死，我要明天才死哩，”普罗霍尔辩解说，一下就把肩章撕下来，小心翼翼地塞进口袋里。“咱们到了前线再缝上也不晚哪。”

葛利高里匆匆吃过早饭，就跟家人道别。

“圣母保佑你！”伊莉妮奇娜亲着儿子，慌乱地唠叨起来。“要知道我们只剩下你这么个儿子啦……”

“好啦，送得越远——流的眼泪就越多。再见吧！”葛利高里声音哆嗦地劝慰说，走到马跟前。

娜塔莉亚把婆婆的黑头巾蒙在头上，走到大门外边。孩子们拉着她的裙襟。波柳什卡怎么哄也不行，抽抽嗒嗒地哭个不停，央求母亲说：

“别放他走！别放他走，好妈妈！打仗的时候会打死他的！好爸爸，你别上那儿去吧！”

米沙特卡的嘴唇直哆嗦，但是却没有哭。他勇敢地控制住自己，还生气地斥责妹妹：

“别胡说八道，傻瓜！那儿绝不会把所有的人都打死的！”

他牢牢记住了祖父的话，哥萨克从来不哭，哥萨克要是哭——那就是最大的耻辱。但是等父亲上了马，把他抱到鞍子上，亲他的时候，——他惊讶地看到，爸爸的睫毛都湿了。这时候米沙特卡也经受不住考验：他的眼泪象雹子似的涌了出来！他把脸藏在父亲的勒着皮带的胸前，叫嚷着：

“叫爷爷去打仗吧！我们要他有什么用处呀！……我不愿意你去！……”

葛利高里小心翼翼地把儿子放到地上，用手背擦了擦眼睛，默默地策马离去。

已经有多少次了，战马的蹄子溅起自己家台阶前的泥土，猛然转过身子，驮着他顺着大道，顺着没有道路的草原，奔赴前线，那里可怕的死神在等待哥萨克，那里正象哥萨克悲歌中唱的那样：“每时，每刻都是恐怖和悲伤，”——可是葛利高里从来还没有象今天，在这个美妙的早晨，怀着如此沉重的心情告别村庄。

他满怀着令人心烦的模糊预感、惶惶不安和苦闷的心登程了，他把马缰绳扔在鞍头上，头也不回，一直到爬上山岗。在十字路口，尘土飞扬的大道往风车矗立的地方弯去的时候，他才回头看了一眼。只有娜塔莉亚一个人还站在大门口，早晨清新的微风吹弄着她手里那条象丧中一样的黑头巾。

被风吹得上下翻滚的白云在高的蓝天上飘啊，飘啊。天边山岭起伏的地平线上，蜃气朦胧。马缓步而行。普罗霍尔在马上摇摇晃晃地打盹儿。葛利高里咬紧牙关，不时回头张望。起初还能看见碧绿的柳树梢、一带奇妙的银光闪闪、蜿蜒曲折的顿河流水和缓缓旋转的风车翅膀。然后大道向南方伸去。河边的草地、顿河、风车……都隐蔽到被践踏过的庄稼地后面去了。葛

利高里吹着口哨，眼睛死盯着布满珍珠般的轻汗的金红色马脖子，已经不再回头去看了……“叫这该死的战争见鬼去吧！在奇尔河沿岸打，打到顿河流域，后来又在霍皮奥尔河、梅德维季河和布祖卢克河沿岸厮杀。折腾来，折腾去，其实敌人的子弹在哪儿把我，葛利高里打翻在地，不都是一样吗？”他心里想。

第九章

战斗正在梅德维季河口镇的要冲处进行。葛利高里从夏天的小路一走上黑特曼大道，就听到了低沉的大炮轰隆声。

大道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红军部队仓皇撤退的痕迹。到处是抛弃的两轮大车和四轮马车。在马特维耶夫村外荒芜的田地里扔着一辆炮车，主轴已经被炮弹打坏，摇架全毁了。车辕上的马套被斜着砍断。在离这片荒地约半俄里的盐沼地上，在被太阳晒得枯萎的浅草上，密密层层地横着些红军战士的尸体，他们都穿着保护色的衬衣和裤子，打着裹腿，脚上穿着笨重的钉着铁钉的皮鞋。都是被哥萨克的骑兵追上砍死的。

葛利高里从旁走过，从那皱皱巴巴的衬衣上大片的血渍和尸体倒下的姿势上可以毫不费力地断定这一点，这些尸体就象砍倒的草一样横在那里。看来只是由于还没有停止追击，所以哥萨克没来得及剥掉他们的衣服。

一个被打死的哥萨克仰面躺在一丛山楂树下。裤绦在他那叉开的腿上闪着红光。不远地方倒着一匹被打死的、浅棕色的马，备着一副鞍架漆成赭黄色的旧马鞍。

葛利高里和普罗霍尔的马都走累了。应该喂马了，但是葛利高里不愿意在不久前发生过战斗的地方停留。又走了约一俄里，下到一条山沟里，他才勒住了马。不远地方有一个水塘，堤坝已经被冲得只剩下堤基了。普罗霍尔本来向边缘上的泥土已经僵硬龟裂的水塘边走去，但是立刻又折了回来。

“你怎么啦？”葛利高里问。

“你过去瞧瞧吧。”

葛利高里策马来到了堤坝边，看见在雨水冲出的沟里躺着一个被打死的女人。她的脸被用蓝裙襟蒙上，两条白胖的大腿不害羞地、吓人地大劈开，小腿肚晒得黝黑，膝盖上有些小坑。左手拧在背后。

葛利高里急忙下了马，摘下帽子，弯下腰，把被打死的女人身上的裙子整理好。年轻、黝黑的脸死后仍然很美丽。半闭的眼睛在痛苦地弯着的黑眉毛下闪着暗淡的光芒。嘴温柔地微微张开，紧咬着的牙齿透出珍珠般的白光。贴在草地上的脸颊上盖着一小绺头发。在这死亡已经抹上一层橙黄色惨淡阴影的脸颊上，成群的蚂蚁在奔忙。

“这些狗崽子，杀死了一个多么漂亮的娘儿们！”普罗霍尔小声骂道。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狠狠地啐了一口。

“我要把这些……把这些聪明人统统都枪毙了才解恨！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吧，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不能再看她啦。我心里直翻腾！”

“咱们是不是把她埋了？”葛利高里问。

“你这是怎么啦，难道咱们签了承包埋葬所有死人的合同啦？”普罗霍尔生气他说。“在亚戈德诺耶埋了一个老头子，又要在这儿埋这个娘儿们……咱们要把他们统统埋掉，手上就不知道要磨出多少层老茧啦！再说咱们拿什么挖坟坑呀？老哥，用马刀可掘不成坟坑呀，土地干结得象石头一样硬，硬土足有一俄尺深。”

普罗霍尔心慌意乱，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靴子尖儿伸进马橙里去。

他们又爬上山岗，一直在紧张地想着什么心事的普罗霍尔突然问：

“我说，潘苔莱维奇，这血该流够了吧？”

“差不多啦。”

“你是怎么想的，这场戏快收场了吗？”

“等他们把咱们打垮了，就收场啦。”

“好啊，幸福的日子来到啦，只有魔鬼高兴！他们最好快点儿把咱们打垮吧。跟德国人打仗的时候，士兵自己故意打伤手指，就可以让他退役回家去，可是如今，即便砍掉自个儿的一只手，还是要强迫你照样服役。部队一只手的也要，瘸子也要，斜眼的也要，患小肠疝气的也要，什么乌龟王八蛋都要，只要能两条腿站着的就行。难道这场战争就如此收场吗？叫他们统统见鬼去吧！”普罗霍尔绝望地骂道，然后走下大道，下了马，低声嘟囔着，动手去松马肚带。

夜里，葛利高里来到离梅德维季河口镇不远的霍万斯基村。村边第三团的哨兵拦住了他，但是当哥萨克们听出是自己的师长的时候，就口答了葛利高里的问话，说师部就驻在这个村子里，参谋长科佩洛夫中尉正在焦急地等待着。爱说话儿的哨长派一个哥萨克送葛利高里到司令部去；最后他又补充说：

“敌人修筑了非常坚固的工事，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大概咱们不会很快就攻下梅德维季河口镇。至于将来怎样，那就只有天知道啦……咱们的兵力也很充足。听说，好象英国军队正从莫罗佐夫斯克开过来。您没有听说吗？”

“没有，”葛利高里策马走去，回答说。

师部占用的那座房子的百叶窗都关得紧紧的。葛利高里以为屋子里没有人，但是一走进过道，就听见了乱哄哄的、热烈的谈话声。他从暗夜里走进屋子，内室天花板上的那盏大吊灯的亮光刺得他的眼睛都花了，浓重、辛辣的叶子烟味儿钻进了鼻孔。

“你到底来啦！”科佩洛夫从在桌子上空飘荡的灰色烟雾中钻了出来，兴高采烈地说。“老兄，我们等你等得都急死啦！”

葛利高里跟屋子里的人问候过，脱下军大衣，摘下帽子，走到桌边。

“看你们抽得乌烟瘴气的！简直没法喘气啦。开开一个小窗户也好嘛，你们关得真够严实啊！”他皱着眉头说。

坐在科佩洛夫旁边的哈尔兰皮·叶尔马科夫含笑说：

“我们闻惯了，也就不觉得啦。”他用胳膊肘子顶开窗上的洞窗，使劲推开了百叶窗。

一阵夜晚的新鲜空气冲进了屋子。灯光猛地亮了一下，熄灭了。

“这太不象个会过日子的人啦！为什么要把窗上的玻璃打碎呢？”科佩洛夫手在桌上乱摸着，不满意他说。“谁有火柴？小心点儿，墨水瓶儿就在地图旁边。”

点上灯，又关上了窗户，于是科佩洛夫匆忙开口说：

“麦列霍大同志，现在前线的情况是：红军坚守在梅德维季河口镇，集中了将近四千人的兵力，从三面防守这个市镇。他们的炮队和机枪数量是很可观的。他们在修道院附近和其他许多地段都挖了战壕。他们控制着顿河沿岸的制高点。这样一来，他们的阵地，虽然不能说是攻不破，但是至少是很难攻占的。我们这方面，除了菲茨哈拉乌罗夫将军的一个师和两个军官突击队以外，开来的还有博加特廖夫的第六旅的全部和咱们第一师。但是第一师并没有全部到齐，步兵团还没有到，这个团还在霍皮奥尔河口附近的什么地方，骑兵倒是全都开到啦，不过各连远不是满员的。”

“譬如说，象我这团的第三连，只有三十八个哥萨克，”第四团团长杜达列夫准尉说。

“原有多少人？”叶尔马科夫问。

“九十一个。”

“你怎么把一个连都搞散啦？你算个什么团长？”葛利高里皱着眉头，用手指头敲着桌子，问。

“鬼能拦住他们！都回村子探亲去啦。不过很快他们就会回来的。今天跑回来三个。”

科佩洛夫把地图推到葛利高里面前，用小指指着部队驻守的位置，继续说：

“我们师还没有投入进攻。只有我们的第二团，昨天在这个地区徒步攻了一下子，但是很不顺利。”

“损失很大吗？”

“据团长的报告说，昨天他的部队伤亡共计二十六人。至于兵力对比：我们在数量上是占优势的，但是配合步兵进攻的机枪数量是不够的，炮弹也很少。他们的军需处长答应，只要一运到，就给我们送四百发炮弹和十五万发子弹来，但是鬼知道，这批弹药什么时候才能到手，可是明天就要进攻，——菲茨哈拉乌罗夫将军是这样命令的。他建议我们，调一个团去支援突击部队。他们昨天冲锋了四次，损失惨重，他们打得真够勇猛！所以，菲茨哈拉乌罗夫建议要加强右翼，把进攻重点转移到这儿来，你看见吗？这儿的地理可使我们与敌人的战壕的距离缩短一百到一百五十沙绳。顺便说一声，他的副官刚走。他是来传达口头命令，叫咱们明天早上六点钟去开会，商量共同作战行动。菲茨哈拉乌罗夫将军和他的师部，现在都在大谢尼内村。总的来说，战斗任务是在敌人的增援部队从谢布里亚科沃车站开到以前，火速把敌人打垮。我们在顿河那岸的部队行动很不积极……第四师已经渡过霍皮奥河。但是红军配置了强大的掩护兵力，顽强地控制着通往铁路线的道路。现在红军在顿河上搭了一座浮桥，正匆忙地从梅德维季河口往外抢运弹药和武器。”

“哥萨克们传说，好象协约国的军队开来啦，真有这么回事儿吗？”

“有消息说，几个英国炮兵连和几辆坦克正从车尔内绍夫斯克开来。但是问题是：他们怎么使这些坦克渡过顿河来呀？我认为，有关开来坦克的传说纯属谣言！早就在谈论什么坦克啦……”

内室里寂静了半天。

科佩洛夫解开棕色军官翻领制服的扣子，用两只手撑着生满棕色硬毛的、胖乎乎的脸，心事重重地咂着快要熄灭的纸烟沉思了很久。他那瞳距很大的、圆圆的黑眼睛疲倦地眯缝着，连夜不眠，弄得他那漂亮的脸憔悴不堪。

科佩洛夫从前曾经在一个教区小学里当过教员，星期日就到镇上的商人家里去串门，跟女主人玩玩牌，跟商人们赌赌输赢不大的纸牌；他吉他弹得很好，是个风流而又随和的年轻人，后来和一个青年女教师结了婚，本来可以太平平地在镇上生活，一直干到能领一份养老金，但是在世界大战时他应征入伍。士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西方战线的的一个哥萨克团里。战争并没有改变科佩洛夫的性格和外表。在他那矮胖的身躯里、和蔼的脸上、佩带马刀的风度和对待下级的态度，都有一种与人为善、文质彬彬的气质。他说话

的音调没有那种生硬的命令感，谈话使用的语言没有军人特有的那种干巴巴的味道儿，军官制服穿在他身上显得那么肥大，象口袋似的。他在前线混了三年，一点也没有学到军人的飒爽英姿；身上的一切都暴露出他象个偶然在战场混过的人。他不象个真正的军官，却象一个穿着军官制服的、肥胖的小市民，但是尽管如此，哥萨克们都很尊敬他，在司令部的会议上都很听他的话，叛军的指挥人员也都非常器重他，认为他头脑清醒、谦虚、随和，平时不外露，但在战斗中却勇敢异常。

在科佩洛夫以前，葛利高里的参谋长是不识字的、而且很笨的少尉克鲁日林。在奇尔河沿岸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了，于是科佩洛夫来继任参谋长；他很能干，处理问题有条理，有章法，他就象以前改学生的练习本一样，勤勤恳恳地坐在司令部里制定作战计划，可是在必要时，只要葛利高里说一句话，他就扔下司令部的工作，飞身上马，去指挥一个团，率领他们去进行战斗。

起初葛利高里对这位新参谋长颇有成见，但是过了两个月，对他了解得多了些，有一次，战斗结束后，葛利高里直率他说：“科佩洛夫，我从前把你看得很坏，现在我知道，我错啦，请你多多原谅。”科佩洛夫笑了笑，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这种粗莽地承认错误的态度，显然使他很高兴。

科佩洛夫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也没有什么坚强的政治信仰，他把战争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罪恶，也不认为这种罪恶有完结的一天。就说现在吧，他根本没有去考虑如何占领梅德维季河口镇的作战计划，却在思念自己的亲人、故乡，想着如果能有一个半月的假期，回家去看看倒很不错……

葛利高里盯着科佩洛夫看了半天，然后站起来。

“喂，各位阿塔曼斯基团的弟兄们，咱们散会睡觉去吧。完全不必为怎样攻占梅德维季河口镇的问题大伤脑筋。现在有将军们去替咱们考虑、决定啦。咱们明天到菲茨哈拉乌罗夫那儿去，他会开导开导咱们这些可怜虫的……至于第四团的问题，我是这样想的：现在咱们既然还有权力，就应该处分团长杜达列夫，把他的所有军衔和勋章都取消……”

“还要取消他那份伙食，”叶尔马科夫插嘴说。

“不要这样，别开玩笑，”葛利高里继续说，“立即把他降为连长，派哈尔兰皮接任团长。叶尔马科夫，立刻就到那儿去，把这个团接过来，明天早晨等候我们的命令。撤换杜达列夫的命令科佩洛夫马上就写好，你随身带去。我认为，杜达列夫干不了这个团长。他什么他妈的都不懂，别叫他再送哥萨克去挨打啦。步兵战术——是个很复杂的玩意儿……如果团长是个饭桶，就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说得对。我赞成撤换杜达列夫，”科佩洛夫支持他的意见。

“你怎么样，叶尔马科夫，反对吗？”葛利高里看到叶尔马科夫的脸色有点不高兴，问。

“不，我没有什么。难道我连眉毛都不能动动吗？”

“这很好。叶尔马科夫既然不反对，那就叫里亚布奇科夫暂时指挥他的骑兵团。米哈伊洛·格里戈里奇，写完命令就睡觉吧。六点钟起床。咱们去见这位将军。我要带四名传令兵。”

科佩洛夫惊讶地扬起眉毛：

“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传令兵？”

“要有点儿威风嘛！要知道咱们也不是什么草包，指挥着一师人哪，”葛利高里玩笑着，耸了耸肩膀，披上军大衣，往门口走去。

他铺上马衣，没有脱鞋袜，也没有脱大衣，就躺在板棚底下。传令兵在院子里喧闹了很久，不远的什么地方，马在打响鼻和有规律地咀嚼着干草。一片浓重的干马粪和还没退去的白昼暑热的土腥味。葛利高里朦胧中听到传令兵们的谈笑声，听到一个传令兵，从声音判断——是个小伙子，他备着马，叹息道：

“唉唉，弟兄们，真是烦死人啦！三更半夜，叫你去送文件，既不止你睡，也不让你安静……你给我站住，鬼东西！抬腿！抬腿，对你说哪！……”

另外一个传令兵用喑哑、伤风似的低音小声唱道：

“‘当兵服役，我们厌烦啦，无聊死啦。把我们的骏马都累垮啦……’”接着，改用正经的急促的央告声调说：“给我点儿烟叶卷根烟抽，普罗什卡！你可真够小气的啦！你忘了我在别拉温内附近送你一双红军的皮鞋啦？你这个混蛋家伙！换个人，送他这么双好皮鞋，会记一辈子，可是你连点儿烟叶都舍不得！”

马咬得铁嚼子哗啦哗啦地响。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迈步走去，马掌在干得象石头一样坚硬的土地上哒哒地响着。“大家都说……当兵服役，我们厌烦啦，无聊死啦，”葛利高里笑着，心里重复着这些话，立刻睡着了。刚一睡着——就做起梦来，过去也曾多次做过这样的梦：红军的散兵线正沿着褐色的田野、踏着高高的庄稼茬于前进，在眼睛能看到的方——横着一道打头的散兵线。它后面还有六七道散兵线。进攻的人们在令人窒息的寂静中越走越近。黑乎乎的人影子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已经可以看到红军战士跌跌撞撞地快步走近，走近，已经来到步枪射程以内，戴着护耳皮帽的红军战士端着步枪，一声不响地大张着嘴冲了上来。葛利高里卧倒在一个浅壕里，痉挛地扳动着枪栓，不停地射击着；红军战士在他的枪声中，纷纷仰面倒地；他又压进一梭子弹，朝两边一看，只见：壕坑里的哥萨克们正在往外跳。他们扭头往回跑去；个个都吓得面无人色。葛利高里听见自己的心在猛烈地跳动，大声喊：“射击啊，你们这些混蛋！你们上哪儿去？站住，别跑！……”他竭尽全力地喊，但是他的声音却出奇地微弱，几乎听不见。他惊慌万分！也跳了起来，站着向一个朝他直奔过来的不很年轻的、脸色黝黑的红军战士打了最后一枪，并且看到没有打中。红军战士脸上的表情兴奋、严肃、勇敢无畏。他很轻捷地、几乎是脚不沾地地跑着，他的两道眉毛皱起，帽子戴在后脑勺上，军大衣的下襟掖了起来。葛利高里把这个跑上来的敌人打量了片刻，看见了他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刚蓄起的鬃毛胡子的苍白脸颊，看见了他的肥大的短靴筒子，略微下斜的黑洞洞的枪口和枪上随着奔跑的节拍摇晃的黑亮的刺刀刀刃。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怖控制了葛利高里。他扳了一下枪栓，但是枪栓不灵了，卡住了。葛利高里绝望地把枪栓往膝盖上撞，——毫无结果！而红军战士已经离他只有五步远了。葛利高里转身就跑。他前面一片光秃秃的褐色田野上，到处是逃窜的哥萨克。葛利高里已经听得见在后面追赶的红军战士沉重的呼吸声，听见了响亮的脚步声，但是他

却怎么也跑不快。他使出吃奶的劲儿，才使两条不由自主直打弯的腿跑快了一点儿。最后，他跑到了一座毁坏殆半的、凄凉的公墓，跳过倒塌的围墙，在塌陷的乱坟中、倾斜的十字架和坟地小教堂中间飞跑。再努一把力，就能活命了。但是这时候后面追来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追赶他的红军战士呼出的热气已经吹到葛利高里的脖子上，就在这一刹那，他觉得那个红军战士好象揪住了他的军大衣腰带和后襟。葛利高里大喊着，醒了过来。他仰面躺在那里。脚被瘦靴子夹麻了，额上出了冷汗，全身好象挨过打一样疼痛。“呸，见他妈的鬼！……”他干哑他说，高兴地谛听着自己的声音，还不太相信刚才经历的一切全是梦。然后翻了一下身，侧身躺着，用军大衣蒙上脑袋，心想：“应该让这家伙走近些，挡开他的打击，用枪托把他打倒，然后再逃跑啊……”又想了一会儿多次梦到的情景，感到愉快、庆幸，因为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噩梦，实际上，现在对他还不存在任何威胁。“奇怪，为什么梦里要比实际可怕得多？我曾多次死里逃生，但是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他心里想着，舒服地伸开麻木的腿，又矇眊睡去。

第十章

黎明，科佩洛夫把他叫醒。

“起来吧，该准备上路啦！命令要咱们六点钟以前到。”

参谋长刚刚刮过脸，擦过靴子，身上穿了一件皱巴巴的、但是很干净的翻领制服上衣，显然他太匆忙了：胖乎乎的脸颊上刮破了两处。但是他整个的外貌却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雄赳赳的气魄。

葛利高里不赞赏地从头到脚把他打量了一遍，心里想：“瞧，打扮得多漂亮！他不想穿平常穿的衣服去见将军！……”

科佩洛夫仿佛是循着他的思路说：

“肮里肮脏的去不大好。奉劝你也把自己收拾得整齐一点儿。”

“什么打扮都得挨骂！”葛利高里伸着懒腰嘟囔说。“你说，是命令咱们六点钟以前到吗？已经开始命令咱们啦？”

科佩洛夫冷笑着，耸了耸肩膀。

“新时代，就要唱新歌。他的官儿比咱们大，所以必须服从。菲茨哈拉乌罗夫是将军，总不能叫他来见咱们呀。”

“一点儿也不错。自作自受，”葛利高里说着走到井边去洗脸。

女主人急忙跑到屋子里，拿来一条干净的绣花手巾，躬身弯腰地递给葛利高里。他怒冲冲地用手中的一头擦了擦被凉水激得象砖一样红的脸，朝走过来的科佩洛夫说：

“是的，不过将军老爷们也该好好想想：革命以后老百姓已经变成另外的样子啦，可谓是，脱胎换骨啦！可是他们还在用那把旧尺量他们。而这把尺马上就要断啦……要他们转变也真难。应该给他们的脑子上点儿车轴油，免得吱吱扭扭地乱叫！”

“你这是说的什么呀？”科佩洛夫吹着落在袖子上的尘土，漫不经心地问。

“说的是他们总要恢复老一套。譬如说，我在对德战争中就升为军官，这是用鲜血换来的！可是我一走进军官们的交际场合——就觉得好象只穿着裤衩，从屋子里来到寒冷的院子里似的。他们身上冒出的冷气扑到我身上，使我的整个脊背都直哆嗦！”葛利高里愤怒地瞪了瞪眼睛，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嗓门儿。

科佩洛夫不满意地朝四下看了看，小声说：

“你小声点儿，传令兵会听见的。”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葛利高里压低嗓门儿，继续说下去。“这是因为他们把我看成一只白鹅。他们长的是两只手，我长的——由于长满老茧——是蹄子！他们行动自如，可是我只要一转身——就要碰在什么东西上。他们身上散发出阵阵香皂和各种娘儿们的脂粉味儿，而我身上散发出来的却是马尿和汗臭味。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我却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念完了教堂小学。他们觉得我从头到脚都是格格不入的陌生人。这就是全部的原因！我从他们那儿走出来，总觉得脸上象蒙了一层蜘蛛网：痒痒得要命，非常不舒服，总想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才好。”葛利高里把手巾扔在井栏上，用半截骨头梳子梳了梳头。黝黑的脸上，未被太阳晒黑的白额角显得格外分明。“他们不愿意了解，一切旧的东西都他奶奶的垮台啦！”葛利高里已经声音很低地说。“他们以为咱们是用另一种面团做的，认为咱们是一群没有学问的

人，是些牲口一样的粗人。他们以为我，或者我这号的人，不懂军事，比起他们来，简直是白痴。可是红军的指挥员都是些什么人？布琼尼是军官吗？他是旧军队里的一个司务长，难道不是他打垮了总参谋部的那些将军吗？难道不是因为他，一些军官组成的团队，都不能前进一步吗？古谢利希科夫是一个最会打仗、最有名气的哥萨克将军，难道不是他今年冬天只穿着一条衬裤，单骑逃出霍皮奥尔河口镇吗？你可知道这是谁把他追得这样狼狈而逃吗？原来是一个莫斯科钳工——红军团长。后来被俘的人还谈到过他。应该明白这一点！我们这些没有学问的军官领导哥萨克们起义，难道领导得不好吗？将军们难道给过我们很多帮助吗？”

“帮助的也不少嘛，”科佩洛夫意味深长地回答说。

“哼，也许是帮过库季诺夫的忙，可是我并没有得到过他们的帮助，我打红军可没用别人为我出谋献策。”

“那么说，你——否认军事这门学问啦？”

“不，我并不否认这门学问。不过，老兄，打起仗来，它不是最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潘苔莱那维奇？”

“是战争的目的……”

“噢，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啦……”科佩洛夫警惕地笑着说，“这是不言而喻的……思想在这里占主导地位。只有那种清楚地知道为什么打仗，而且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信心的人才得到胜利。这是一条老掉牙的，跟这个世界一样古老的真理，你却以为是你的新发现。我拥护旧的时代，拥护美好的旧时代。否则的话，我才不会这样去东征西战呢，我连手指头都不会动一动。凡是跟着我们走的人，都是要用武力保护自己的旧日镇压暴民特权的刽子手，这些刽子手当然也包括你和我。不过我早就在注意观察你啦；葛利高里·潘苔莱那维奇，可是我怎么也不能理解你……”

“将来你会理解的。咱们走吧，”说完，葛利高里就朝板棚走去。

一直在注视着葛利高里的每一动作的女主人，——想讨好他，又建议说：

“您要不要喝点儿牛奶呀？”

“谢谢啦，大妈，没有工夫喝牛奶了。以后有空了再喝吧。”

普罗霍尔·济科夫正站在板棚旁边拼命喝杯子里的酸牛奶。他直眼盯着葛利高里解马缰绳，用袖子擦了擦嘴唇问：

“要上远处去吗？要我跟你去吗？”

葛利高里发起火来，怒不可遏，冷冷地骂道：

“你这个坏东西，你他妈的，不懂得当兵的规矩吗？为什么把马拴在那儿？谁应该给我牵马？饭桶！你光知道吃，永远吃不饱！喂，给我把勺子扔了！一点儿纪律也不懂！……该死的东西！”

“你发什么疯啊？”普罗霍尔骑在马上，委屈地嘟囔道。“你瞎嚷嚷一阵，有什么意思。你也不过是个芝麻大的官儿！怎么的，难道出发以前饭都不能吃吗？哼，你哇啦哇啦地喊叫什么呀？”

“叫嚷什么？因为你要把我的肺都气炸啦，你这个猪肚子！你这是怎么跟我说话呀？现在咱们是上将军那儿去，你给我小心点儿！……平常日子称兄道弟他说惯啦！……我是你的什么人？在五步以后跟着走！”葛利高里命令道，然后走出大门。

普罗霍尔和其余三个传令兵都保持着距离，跟在后面，葛利高里和科佩洛夫并辔走着，继续谈着刚才的话题，他用嘲弄的口气问：

“喂，你有什么不理解的呢？也许，我可以给你解释解释吧？”

科佩洛夫没有去理会葛利高里话里的嘲弄意味和问话的形式，回答说：

“我不了解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就是这么回事！一方面你是一个为旧时代而战的战士，另一方面——请你原谅我用语尖刻，又有点儿象布尔什维克。”

“为什么我是布尔什维克呢？”葛利高里皱起眉头，身子在马上猛地往前晃了一下。

“我没有说你是布尔什维克，我只是说你有点儿象布尔什维克。”

“还不是一样。告诉我，哪儿象？”

“就拿你谈的你在军官们的交际场合的感受和他们对你的态度这个问题来说吧。你想要这些人怎样呢？你究竟想要怎么样？”科佩洛夫好心地笑着，手里玩弄着鞭子，追问道。他回头看了看正在热烈争论着什么问题的传令兵，就把声音放大一点儿说：“他们不把你当作自己人，高高在上，不平等待人，这使你很不舒服。但是从他们的观点上来看，这是无可厚非的，你应该明白这一点。不错，你也是个军官，但是你混入军官阶层，纯属偶然。虽然你戴着肩章，请你原谅我这样说，你照样还是一个粗野的哥萨克。你不懂礼貌，话都说不正确，而且很粗卤，有教养的人必具的那些品质，你一点儿也没有。譬如说，有文化教养的人都用手绢擤鼻涕，可是你却用两个手指头去捏着鼻子擤；吃饭的时候，你的手一会儿往靴筒上擦擦，一会儿往头发上抹抹；洗过脸，你可以不嫌脏，用马衣去擦；手指甲长了，不是用牙齿咬掉，就是用马刀尖削削。还有更妙的：你记得吧，去年冬天，在卡尔金斯克，有一回，你当着我的面跟一位有文化的女人谈话，因为哥萨克们逮捕了她的丈夫，你竟当着她的面扣裤裆上的扣……”

“那就是说我的裤裆扣不扣反而更好吗？”葛利高里脸色阴沉地笑着问。

他们俩的马紧挨着，缓步而行，葛利高里不住地斜眼看看科佩洛夫，看他那和蔼可亲的脸，伤心地倾听着他的话语。

“问题不在这里！”科佩洛夫遗憾地皱着眉头，喊道。“问题是你怎么能只穿着裤子，光着脚接待女性客人呢？你连件上衣都不披，这件事我记得清清楚楚！当然，这都是小事一桩，但是这些小事却说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对你说明呢……”

“说得越简单越好！”

“哼，简直是个最无知的人。可是你又是怎么样说话法呢？简直太可怕啦！把‘驻地’说成‘租地’，‘撤退’说成‘辞退’，‘好象’说成，不差码儿’，‘炮兵’说成‘包兵’。你跟所有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些响亮的外来语那么偏爱，牛唇不对马嘴地到处乱用，叫人听了啼笑皆非，每当司令部开会的时候，如果你听到有人说出一些象‘布置’、‘强行通过’、‘作战部署’和‘集中’等等专门的军事术语，你就高兴地盯着发言的人，我甚至可以说，——是满怀着嫉妒的。”

“哼，你这可是胡说八道啦！”葛利高里高声喊，脸上掠过一阵兴奋的表情。他摸着马两耳中间的地方，搔着马鬃下面温暖、缎子般的光滑的毛皮，央告说：“好，继续说下去吧，狠狠地奚落你的首长吧！”

“你听我说，有什么可奚落的呢？你早就应该明白，在这方面你是很不幸的。既然如此，你却还要恼恨军官们对你的态度不好，不能平等待人。在文明礼貌方面，你更是蠢得象块木头！”科佩洛夫无意中冲口说出了这句带侮辱性的话，吓了一跳。他知道葛利高里很容易发脾气，很怕他发作，但是急忙瞥了葛利高里一眼，立刻就放心了：葛利高里在马上往后仰着身子，几乎是无声地哈哈大笑，亮晶晶的牙齿在胡子里闪着青光。这句话的结果竟是这样，使科佩洛夫大感意外，而且葛利高里笑得那么富有感染力，使他也笑了起来，说：“瞧你，换个别的明白事理的人，会被这样严厉的批评弄得痛哭流涕，可是你却还在嘿儿嘿儿笑……你看，难道你还不是个怪人吗？”

“你说我蠢得象块木头，是吧？见你的鬼去吧！”葛利高里笑够了，说。“我不想学你们那些交际花招和礼貌。这些东西，我将来跟牛打交道时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如果上帝保佑——我能活下来——我还要跟牛去打交道，我不能把脚后跟一碰，对它们说：‘啊，请您动一动，秃头老牛！请您原谅我，花斑牛！我可以为您正一正轭套吗？秃头牛阁下，花斑牛先生，我诚心地请求您不要把田垅踏坏吧！’跟它们要简单，明了：喂儿、喔，这就是对牛的全部‘部苏’。”

“不是‘部苏’，是‘部署’！”科佩洛夫改正他说。

“好，就算是部署吧。可是有一点，我是不能同意的。”

“哪一点？”

“就是你说我蠢得象块木头。在你们这儿，我蠢得象块木头，可是你等着瞧吧，有朝一日，我投到红军那边儿，在他们那儿，我就不是块木头啦，我会变得比铅还重。到那时候，这些文明礼貌、好吃懒做的家伙可别落在我手里！我会一下子把他们捏死！”葛利高里半真半假他说，然后把马一夹，飞驰而去。

清晨的顿河沿岸沉没在一片薄纱似的寂静中，只要有一点儿声响，即使不大的声响，也会划破寂静，响起回声。草原上只听到云雀和鹌鹑的鸣声，但是在邻近的村子里却是一片不间断的、低沉的轰鸣，这种声音通常总是伴随着大部队的调动。炮车的轮子和子弹箱子在道路的坑洼处颠得叮当乱响，马匹在井边嘶鸣，开过的步兵连队的脚步声整齐、低沉、轻柔地刷刷响着，往前线运送武器和弹药的居民的马车和大车发出一片辘辘的响声；野战厨车边，香甜地散发着煮熟的米粥和肉粥气味、桂树叶的香气和新烤出的面包香味。

在梅德维季河口镇边上，不断响着步枪互射声，稀疏的炮击声懒洋洋地震耳地轰隆轰隆地响着。战斗刚刚开始。

菲茨哈拉乌罗夫将军正在吃早饭，一个不很年轻的、精神萎顿的副官进来报告：

“起义军第一师师长麦列霍夫和师参谋长科佩洛夫到。”

“请到我屋子里去，”菲茨哈拉乌罗夫用青筋迸起的大手推开堆满鸡蛋皮的盘子，不慌不忙地喝完一杯刚挤出来的、还冒热气的鲜牛奶，把餐巾整整齐齐地叠好，从桌边站起来。

他身材高大，老态龙钟，很虚弱，在这间门框歪斜和窗户昏暗的哥萨克的小房间里，显得出奇的魁伟。将军一面走，一面整理着剪裁合身的制眼的硬领，大声咳嗽着走进了邻室，向站起来迎接他的科佩洛夫和葛利高里略微点点头，没有跟他们握手，只是做了个手势，请他们坐到桌边来。

葛利高里手扶马刀，小心翼翼地坐在凳子边上，斜眼看了看科佩洛夫。

菲茨哈拉乌罗夫沉重地坐到一把被他压得咯吱咯吱响的维也纳式椅子上，弯起大长腿，两只大手放在膝盖上，用低沉的声调开口说：

“二位军官，我请你们来，是为了统一某些问题的看法……起义军的游击战争已经结束！你们的部队不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部队，实际上，从来不曾是支完整的部队。纯属虚构！你们的部队要编入顿河军。我们现在要转入有计划的进攻，要明白这一点，并且要绝对服从上级的指挥。请你们回答我，为什么你们的步兵团昨天没有协助突击营进攻？为什么这个团竟连我的命令都不听，拒绝去冲锋？谁是你们所谓的师长？”

“我，”葛利高里低声回答说。

“那就请您回答我的问题！”

“我昨天才回到师部来。”

“您到哪儿去了？”

“回家去啦。”

“师长在作战的时候竟回家去啦！师里纪律松懈得简直变成窑子啦！成何体统！”将军的低音在狭小的屋子里越来越响；门外，副官们已经踮起脚尖走动，嘁嘁嚓嚓地耳语，互相挤眉弄眼，相视而笑；科佩洛夫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而葛利高里望着将军涨红的脸，望着他攥紧的、肿胀的拳头，觉得自己心里难于控制的愤怒马上也要爆炸了。

菲茨哈拉乌罗夫出人意料轻捷地跳了起来，抓住椅子背，叫喊道：

“你们不是军队，是些赤卫军一样的败类！……废物，而不是哥萨克！您，麦列霍夫先生，不配指挥一个师，只能当个马弁！……擦擦皮靴！您听见了吗？！……为什么不执行命令？没有召开士兵大会？没有讨论过？请您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在这里，我们不是您的什么‘同志’，我们绝不允许您搞布尔什维克的那套制度！……绝不允许！……”

“我请您别对我这样大喊大叫！”葛利高里闷声说道，接着站起身，一脚踢开凳子。

“您说什么？！……”菲茨哈拉乌罗夫气得大喘着气，从桌子上探过身子，声音嘶哑地叫道。

“我请您别对我这样大喊大叫！”葛利高里重复了一遍，声音更大些。

“您找我们来是为了商量……”他沉默了一下，眼睛垂下去，紧盯着菲茨哈拉乌罗夫的手，声音压低到差不多象耳语一样说：“大人，您如果敢动我一手指头，我立刻就把您砍死！”

屋子里霎时变得非常寂静，可以清楚地听到菲茨哈拉乌罗夫的断续的喘息声。寂静了片刻。门吱扭地轻轻响了一下。吃了一惊的副官从门缝里探进头瞅了一眼。门又轻轻地掩上了。葛利高里站在那里，手一直没有离开马刀柄。科佩洛夫的膝盖轻轻地哆嗦着，目光盯着墙上的一块什么地方。菲茨哈拉乌罗夫又沉重地坐到椅子上，老态龙钟地咳嗽了一声，嘟哝说：

“真是太妙啦！”他已经完全镇定下来，但是并没有看葛利高里，说：

“请坐吧。我们发了一阵脾气——可以啦。现在请您听我说：我命令你们立刻把全部骑兵调到……请坐呀！……”

葛利高里坐下，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突然渗出的汗珠。

“……就这样，把全部骑兵立刻调到东南地区的前线上，并立即发动进攻。您的右翼将要和丘马科夫中校的第二营联接起来……”

“我不能把我的师调到那儿去，”葛利高里疲惫地说，然后就伸手到口袋里去掏手绢。他用娜塔莉亚绣的花手绢又擦了一下额上的汗，重说了一遍：“我不能把我的师调到那儿去。”

“这是为什么？”

“调动军队要费很多时间……”

“这与您无关。对战役结果负责的是我。”

“不，有关，负责的不仅是您……”

“您拒绝执行我的命令？”菲茨哈拉乌罗夫明显地在竭力控制自己，声音沙哑地问。

“是的。”

“既然如此，那就请您立刻交出这个师的指挥权！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昨天的命令没有执行……”

“这您随便好啦，不过这个师我是不能交出去的。”

“您叫我怎么理解您的话呢？”

“就照我说的那样理解吧。”葛利高里露出一丝笑意说。

“我要解除您的指挥权！”菲茨哈拉乌罗夫提高了嗓门，葛利高里立刻站起身来。

“我不能听从您的指挥，大人！”

“那么您究竟听从谁的指挥呢？”

“我听从起义军总司令库季诺夫的指挥。您说的这些话，我听着都有点儿奇怪……目前咱们还处在同等地位。您指挥一个师，我也指挥一个师。所以暂时请您不要这样对我大叫大嚷……等他们把我降到连长的时候，您再发威风吧。至于说动手动脚的……”葛利高里举起肮脏的食指，同时笑着，闪着愤怒的目光，结束说：“……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也不许您对我动手动脚的！”

菲茨哈拉乌罗夫站起来，理了理勒得难过的制服领子，躬了一下身子说：

“那我们再没有什么可谈的啦。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关于您的行动，我立刻就报告军部，而且我可以向您保证，立刻就会有结果。我们的战地军事法庭目前还在正常工作。”

葛利高里没有理睬科佩洛夫绝望的眼神，把帽子往脑袋上一扣，朝门口走去。在门口又站住了，说：

“您愿意往哪儿报告就往哪儿报告好啦，但是请您别吓唬我，我不是那种胆小鬼……请您暂时还是别惹我。”想了想，又补充说，“不然的话，我倒很担心我的哥萨克会收拾您……”他砰地一下踢开了门，马刀叮当响着，大踏步往门廊里走去。

激动万分的科佩洛夫在台阶上追上了他。

“你疯啦，潘苔莱耶维奇！”他拼命攥着手，耳语说。

“带马！”葛利高里手里揉搓着马鞭，高声喊道。

普罗霍尔魔鬼似的飞跑到台阶边来。

走出大门，葛利高里回头看了看：三个传令兵正七手八脚地帮助菲茨哈拉乌罗夫将军骑到一匹备着漂亮鞍子的高头大马上……

他们默默地跑了约半俄里路。科佩洛夫之所以不作声，是因为他知道葛利高里这会儿没有谈话的兴致，而且现在跟他争论也是危险的。最后葛利高

里忍不住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他严厉地问。“你是干什么来的？是来充当证人的吗？是来打哑谜的吗？”

“唉，老兄，你这一手可太过分啦！”

“难道他不过分吗？”

“就算他也有不对的地方。他跟我们说话的口气简直是太可恶啦！”

“难道他跟咱们好好说过一句话吗？一开口就大叫大嚷，就象是有人在用锥子扎他的屁股似的！”

“不过你也太过分啦！不服从上级……在战斗正进行的情况下，老兄，这是要……”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惜他没有动我一下！要不，我一刀砍在他的脑门上，管教他的天灵盖开花！”

“这已经足够你受用的啦，”科佩洛夫不高兴地说，勒马缓步走起来。

“从各方面看，他们现在是要加强纪律，当心点儿吧！”

他们的坐骑打着响鼻，用尾巴驱赶着马蝇，并缰走着。葛利高里用嘲讽的目光望了望科佩洛夫，问道：

“你为什么打扮得这么漂亮？大概你以为他们会请你喝茶吧？以为他们会用白胖的手把你领到桌边去吧？你又是刮脸，又是刷上衣，又是擦皮靴……我还看见你用唾沫浸湿手绢，去擦裤子膝盖上的污点哩！”

“行啦，请你别再说啦！”科佩洛夫红着脸自卫说。

“你这片心意全白费啦！”葛利高里嘲笑说。“不但如此，连手都没有伸给你。”

“跟你一块儿去，当然不能指望受到这样接待啦，”科佩洛夫快口地嘟哝着，然后眯缝起眼睛，又惊又喜地大叫起来：“瞧啊！这不是我们的部队！是协约国的部队！”

一辆六匹骡子拉着的英国炮车正顺着一条狭窄的小胡同朝着他们走来。英国军官骑着一匹短尾巴的枣红马，跟在旁边。炮车前面的一个骑手也穿着英国军装，但是制帽箍上却钉着俄国军官帽徽，戴着陆军中尉的肩章。

英国军官走到离葛利高里还有几沙绳远的地方，就把两个手指头举到自己软木帽盔的帽檐上，用脑袋做出请求让路的姿势。胡同很窄，要走过去，就必须让马紧贴着石头墙走才行。

葛利高里的脸腮上的小疣子抖动起来。他咬紧牙关，直向英国军官冲去。英国军官惊奇地抬了抬眉毛，略微往旁边一让。他们困难地错过了过去，而且只是在英国人把紧绷着皮裹腿的右腿翘起来，放在自己的那匹洗刷得闪闪发光的良种骡马身上，才错过了过去。

一个炮手，从外表看，也是个俄国军官，恶狠狠地打量了葛利高里一眼。

“大概，您可以让一让路吧！难道在这种场合也要显显您的无知吗？”

“你快过去吧，少费话，狗崽子，不然的话，我就给你个样子瞧瞧！……”葛利高里小声地警告他说。

那个军官在炮车前辕上站起来，转回身去叫喊：

“先生们！捉住这个混蛋！”

葛利高里潇洒地摇晃着鞭子，缓步走过胡同。神色疲惫、满身尘土的炮手们，全是些没有胡子的青年军官，用敌视的目光打量着他，但是没有一个人

人想动手捉他。六门炮的炮兵连在拐角处消逝了，而科佩洛夫咬着嘴唇，催马来到葛利高里近前。

“你就胡闹吧，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简直象小孩子一样！”

“怎么，你也要来教训我啦？”葛利高里反唇相讥。

“我知道你恨菲茨哈拉乌罗夫，”科佩洛夫耸了耸肩膀说，“但是这个英国人碍你什么事啦？也许你不喜欢他的头盔吧？”

“我不喜欢他在梅德维季河口附近出现……他最好戴着头盔到别的地方去……两只狗咬架——第三只狗最好别参与，明白吗？”

“明白啦！原来你反对外国人干涉，是吗？但是，依我之见，当被人掐住喉咙的时候——谁来救命都应该高兴。”

“哼，那你就高兴吧，如果我说了算的话，我连一只脚也不准他踏在我们的土地上！”

“你看到红军里面有中国人吗？”

“有。这又怎么啦？”

“这不是一个样吗？要知道，这也是外援呀。”

你这是胡说！中国人是志愿参加红军的。”

“照你说，这些人是被强迫到这儿来的啦？”

葛利高里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话来回答，一声不响地走了半天，痛苦地思索着，后来话语里带着不加掩饰的惋惜口气说：

“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总是这样……象兔子一样在雪地上乱跳一气，布下迷魂阵！老兄，我知道你这些话说得不对，但是我却驳不倒你……咱们别谈这个啦。别再搅和我的脑袋啦，我的脑袋已经够乱的啦！”

科佩洛夫委屈地不作声了，一直走到住所，他们都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有被好奇心折磨着的普罗霍尔追上了他们问：

“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师长老爷，请你告诉我，士官生们用来拉炮的牲口是什么玩意儿？它们的耳朵很象驴耳朵，而其余的却完全是马的样子，这种牲口叫人看着就不舒服……这是他妈的什么种啊，——请你说说吧，不然的话，我们都打了赌啦……”他跟着走了有五分钟，没有得到回答，就又落在后头了，等他跟其余的传令兵走齐的时候，小声他说：“弟兄们，他们都一声也不吭，看来他们也觉得非常奇怪，一点儿也不知道这种怪物是打哪儿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第十一章

几连哥萨克四次从浅壕里站起来冲锋，但是每次都在红军猛烈的机枪扫射下又卧倒了。隐蔽在左岸树林子里的几个红军炮兵连，从大清早就不停地轰击哥萨克的阵地和集结在深沟里的预备队。

顿河沿岸高地的上空不时升起一团团乳白色的、逐渐飘散的榴霰弹烟雾。敌人射来的子弹在哥萨克的弯弯曲曲的阵地前后掀起阵阵褐色的尘埃。

到了中午，战斗激烈起来了，西风把大炮的轰鸣声沿着顿河送向远方。

葛利高里在叛军炮兵阵地观测站上，用望远镜观察战斗进行的情况。他看到各军官连，不顾遭受的损失，仍在顽强地跳跃进攻。炮火猛烈时，他们就卧倒，挖掩体，然后，又猛地向前一跃，节节进逼；左面一点，在攻占修道院的那面阵地，叛军的步兵却怎么也不敢站起来。葛利高里给叶尔马科夫写了一个字条，派传令兵送去。

过了半个钟头，感情冲动的叶尔马科夫驰马跑来。他在炮兵拴马地方下了马，艰难地大喘着气，向土岗上的观测壕走去。

“我没有本事叫哥萨克起来进攻！他们不肯站起来！”老远儿他就摇晃着手叫喊。“我们已经有二十三个人阵亡！你看见啦，红军的机枪扫射得有多厉害吗？”

“人家军官们可在前进，你却不能叫自个儿的队伍站起来？葛利高里愤愤地嘟哝说，“可是你看呀，他们每个排都有一挺手提机枪，子弹多得不得了，可是我们拿什么去打呀？！”

“行啦，行啦，你别给我解释啦，立刻去带着部队冲锋，不然我就砍掉你的脑袋。”

叶尔马科夫骂了一声，奔下土岗。葛利高里也跟着他走下来，他决定亲自率领第二步兵团冲锋。

在紧边上、用山楂树枝伪装得很好的一门炮旁边，炮兵连连长拦住了他。

“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你欣赏欣赏英国人的射击技术吧。他们马上就要轰击浮桥啦。咱们到土岗上去看看，怎么样？”

用望远镜刚刚可以看到红军工兵在顿河上搭起的一线细细的浮桥。车辆正络绎不绝地从桥上滚滚涌过。

过了十分钟，架设在洼地的石崖后面的英国炮兵连开炮了。

第四颗炮弹把桥差不多从当中炸断了。滚滚的车流停止了。可以看到红军战士正慌乱地把炸坏的马车和马的尸体推到河里去。

立刻有四只装载着工兵的小船驶离右岸。但是他们还没有把炸坏的桥板修补好，英国炮兵连又送去一排炮弹。一颗把左岸的桥头打坏了，第二颗炮弹在桥边炸起了高大的绿色水柱，修桥工作又停了下来。

“狗崽子们打得真准呀！”炮兵连连长赞扬说。“现在好啦，天黑以前，英国人不会叫红军过河啦。这座桥再也活不了啦！”

葛利高里眼睛没有离开望远镜，问：

“哪，你为什么按兵不动呀？应该支援一下我们自己的步兵嘛，你看，那不是机枪阵地吗？”

“我倒很想打几炮，可是一颗炮弹也没有啦！半个钟头以前打完了最后一发炮弹，我就吃斋啦。”

“那你还呆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快收拾滚蛋！”

“派人到士官生那儿取炮弹去啦。”

“他们不会给的，”葛利高里不容置疑地说。

“一次拒绝不给，再去一次。也许他们会发发慈悲的。哪怕给二十发炮弹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机枪报销了。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已经打死我们二十三个人啦。他们还不知球要打死多少人呢？瞧，他们哒哒叫得多欢呀！……”

葛利高里把视线移到哥萨克的战壕上，子弹依然在掘着战壕附近斜坡上的干土。机枪子弹扫射到的地方，扬起一道烟尘，仿佛有个看不见的人，闪电似地顺着战壕画下了一条在逐渐消散的灰线。烟尘弥漫的整个哥萨克战壕好象在冒黑烟。

葛利高里现在已经不去注意英国炮兵打中的地方。他倾听了一会儿连续不断的大炮和机枪的射击声，然后走下土岗，追上了叶尔马科夫。

“在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以前，不要冲锋了。没有炮兵支援咱们是打不垮他们的。”

“难道我对你说的不正是这话吗？”叶尔马科夫骑到他那被奔驰和射击声弄得急躁不安的马上，责备说。

葛利高里目送着冒着枪林弹雨、毫不畏惧地飞驰的叶尔马科夫，不安地想：“真他妈的见鬼，这家伙怎么直着走呢？机枪会扫倒他的！应该下到洼地去，顺着河沟往上走，绕到山岗后面，就可以平安回到自己的部队那儿去。”叶尔马科夫狂奔到洼地近前，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在洼地对面出现。”这就是说，他明白啦！现在可以平安到达阵地啦，”葛利高里松了口气想道，这才在土岗旁边躺下，不慌不忙地卷起烟来。

一种奇怪的冷漠心情控制了他！他没有那么干，没有率领着哥萨克迎着机枪的火力去冲锋。没有必要这样做。叫那些军官突击连去冲吧。叫他们去占领梅德维季河口镇吧。于是葛利高里躺在山岗下面，第一次没有直接参加战斗。这时候，支配着他的，既不是胆怯，也不是怕死或者怕无谓的牺牲。不久前，不管对自己的生命，还是对交给他指挥的哥萨克们的生命他都毫不吝惜。但是现在，仿佛是什么东西幻灭了……在这以前，他还从来没有这样清晰地感觉到过去的一切事件是多么无聊。是由于跟科佩洛夫的谈话呢，还是由于跟菲茨哈拉乌罗夫的冲突呢，也许是这二者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突然在他内心形成这种情绪的原因，但是他决定再也不冒着炮火去进攻了。他模糊地想着，他是不能使哥萨克跟红军讲和的，而且他自己也无心跟他们讲和，但是他也再不愿意保护那些思想上跟他格格不入、敌视他的人，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菲茨哈拉乌罗夫都极端鄙视他，而他自己也更加鄙视他们。旧日的那些矛盾又残酷地全部摆在他面前。“叫他们去打吧，我在一边观望。只要他们把我这一师人接收过去，——我就要求脱离部队，到后方去。我打够啦！”他心里想着，思想上又回到跟科佩洛夫的争论上去，他发现自己正在寻找为红军中也有外国人辩解的理由。“中国人都是赤手空拳地参加红军，他们参加红军领一份可怜的士兵薪饷，却出生入死地去作战。这点微不足道的薪饷有什么意义呢？拿它能他妈的买点什么东西呢？只可以拿去赌牌输了……可见他们并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可是协约国却派来军官，送来坦克车和大炮，甚至还送来许多骡子呢！将来他们要为这些东西索取一大笔款子。差别就在这里！好啦，晚上咱们还要争论这个问

题！我一回到师部，就把他叫到一边，告诉他：‘差别是有的，科佩洛夫，你休想弄昏我的脑袋！’”

但是没有争论成。科佩洛夫下午去留作预备队的第四团所在地时，途中被流弹打死。两个钟头以后，葛利高里才得知此事……

第二天早晨，菲茨哈拉乌罗夫将军的第五师攻克了梅德维季河口镇。

第十二章

葛利高里离家后三天，米吉卡·科尔舒诺夫回到了鞑靼村。他并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还有两个惩罚队的同事陪着他。一个是不很年轻的加尔梅克人，是什么马内契村的人，另一个是拉斯波平斯克镇的其貌不扬的哥萨克。米吉卡蔑视地管加尔梅克人叫“伙计”，而对拉斯波平斯克的酒鬼、无赖却尊称：西兰季·彼得洛维奇。

看来，米吉卡在顿河军惩罚队里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个冬天，他升为上士，接着又升为准尉，他穿着簇新的军官制服回到村子里来了。可以设想，他撤退到顿涅茨对岸去以后，生活过得很不错的；又轻又薄的保护色直领上衣紧裹着米吉卡的宽肩膀，直挺的硬领把粉红色的油晃晃的皮肤勒出了折子，紧抱屁股、缝着裤绺的蓝斜纹布马裤几乎要撑裂了……就凭米吉卡这仪表堂堂的风度，如果不是这场该死的革命，一定能选进禁卫军阿塔曼斯基团，一定可以驻在皇宫，保护皇帝陛下。米吉卡虽然生不逢时，但对生活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升为军官，但是却不是象葛利高里·麦列霍夫那样，用出生入死，不顾一切地冲杀换来的。在惩罚队里干的人，需要具有另外一些品质……而米吉卡身上不但具备，甚至有余：他信不过哥萨克们，总是亲自枪毙那些犯有赤化嫌疑的人，他毫不嫌弃地亲自动手，用鞭子和枪探子惩罚逃兵，至于审讯在押的犯人，全队里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就连普里亚尼什尼科夫中校也只能耸耸肩膀，甘拜下风地说：“不，诸位，不管怎样，要超过科尔舒诺夫是办不到的！他是个恶鬼，不是人！”米吉卡还有一点与众不同：每逢惩罚队捉到既不能枪毙，又不想活着放走的人，——就判处鞭刑，而这个任务就交给米吉卡去执行。他执行起来，只要打过五十鞭子，那个被打的人就会不停地吐血，打过一百鞭子，连看都不用看，这个人就可以卷进草席扔掉……还没有一个被判处鞭刑的人能从米吉卡的手下活着站起来。他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地开玩笑说：“要是把被我打死的那些男女红党的裤子和裙子剥下来，足够全鞑靼村的人穿的！”

米吉卡自幼养成的那种残忍性格，在惩罚队里不仅得到了充分发挥，而且由于没有任何约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由于他的工作性质，米吉卡跟参加惩罚队军官中的败类——吸毒者、强奸者、强盗和其他各种有知识的坏蛋——同流合污，他凭着一种农民的勤勉，很高兴地学会了这伙败类出于对红军的仇视传授给他的一切坏道道儿，而且毫不困难地超过了他的师傅们。有时候，神经衰弱的军官已经被别人的鲜血和痛苦弄得忍受不住了，但是米吉卡却只是眯缝起闪着黄色光芒的眼睛，把事情干完。

米吉卡离开哥萨克部队，干起了这种吃轻松饭的工作——来到普里亚尼什尼科夫中校的惩罚队——以后，就变成了这么个东西。

他回到村子里，高傲地对迎面走来朝他问候的婆娘们微微点头答礼，勒马缓步朝自己的家院走去。在焚烧殆半、烟熏黑了的大门口下了马，把马缰绳递给加尔梅克人，大踏步往院子里走去。由西兰季陪着，他一声不响地围着房基巡视了一圈儿，用鞭子头拨弄着大火中熔化成象黑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的玻璃块，激动暗哑地说：

“烧掉啦……原来是一座很阔气的宅子！全村最漂亮的宅子。我们村的米什卡·科舍沃伊放火烧的。他还打死了我爷爷。西兰季·彼得洛维奇，所以我只能回来看看家里的破砖烂瓦啦……”

“这个科舍沃伊家还有什么人吗？”西兰季马上问道。

“大概有。咱们是要会会他们……现在先到我的亲戚家去吧。”

在去麦列霍夫家的路上，米吉卡向迎面走来的博加特廖夫的儿媳妇问道：

“我妈从顿河对岸回来了吗？”

“好象还没有回来呢，米特里·米伦内奇。”

“我们的麦列霍夫亲戚在家吗？”

“老头子吗？”

“是呀。”

“老头子在家呢，就是说——除掉葛利高里，全都在家。去年冬天彼得罗被打死啦，你听说了吗？”

米吉卡点了点头，策马小跑起来。

他在阡无人迹的街上奔驰着，他那两只神情厌倦的、冷冰冰的黄色猫眼睛里，刚才那种激动的痕迹已经一点儿也没有了。来到麦列霍夫家门口的时候，并非单独对任何一个同伴，而是泛泛地低声说：

“我亲爱的村庄就这样来迎接我！连吃顿饭都得来求亲戚……好啊，咱们走着瞧吧！……”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正在板棚下修理收割机。他一见这几个骑马的人，就从中认出了科尔舒诺夫，便往大门口走去。

“快请，”他高兴地开着板门说。“贵客临门！欢迎欢迎！”

“你好啊，大叔！你身体可好啊？”

“上帝保佑，还好。你已经当上军官啦？”

“你以为只有你的儿子能戴白肩章吗？”米吉卡把一只青筋嶙嶙的大手伸给老头子，得意地说。

“我的两个儿子对肩章并不那么感兴趣，”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笑着回答说，然后走到前头去，指给他们拴马的地方。——好客的伊莉妮奇娜请客人们吃过饭，就拉起家常来。米吉卡详细地询问了一切与他家有关的事情，自己则很少说话，脸上既没有流露出愤怒，也没有悲哀。只是好象顺便似地问了一声米什卡·科舍沃伊家还有什么人留在村子里，一听说米什卡的母亲和孩子都在家的时候，就暗暗地向西兰季挤了挤眼。

客人很快就起身告别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往外送

他们的时候问：

“你打算在村子里住几天吗？”

“住个两三天吧。”

“要去看看母亲吗？”

“这要看情形啦。”

“噢，现在你要到远处去吗？”

“这个……去拜访拜访村子里一些相好的。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米吉卡和他的同伴还没来得及再回到麦列霍夫家，村子里就已经传开了：“科尔舒诺夫带着几个加尔梅克人回来了，把科舍沃伊全家都宰啦！”

什么都还没有听说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刚从铁匠铺里拿回刀片，打算再去修理收割机，但是伊莉妮奇娜招呼他说：

“过来，普罗珂菲奇！快点儿呀！”

老太婆的声调里带着明显的惊慌不安，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惊，

立刻就往屋子里走去。

满脸泪痕的娜塔莉亚，脸色苍白，站在炉子旁边。伊莉妮奇娜用眼睛朝阿尼库什卡的老婆那示意了几下，声音低沉地问：

“你听说什么了吗？老头子？”

“噢，大概是葛利高里出了什么事……上帝保佑，饶恕我们吧！”这个谜使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心惊胆战。他脸色苍白，因为谁也不说话，使他又害怕又气愤，大声喊道：

“快点儿说吧，你们这些该死的東西！……快说呀，出了什么事情？是葛利高里出事了吗？……”他好象因为这一声喊叫，耗尽了力气，瘫到板凳上，抚摸着哆嗦不止的双腿。

杜妮亚什卡第一个想到，父亲怕的是葛利高里的噩耗，就急忙说：

“不是，爸爸，这消息与葛利高里无关，是米特里把科舍沃伊家里的人打死啦！”

“怎么，怎么打死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心立刻就落了下去，他还没有明白杜妮亚什卡的话，又问了一遍：“打死了科舍沃伊家的人？是米特里打死的？”

带新闻来的阿尼库什卡的老婆胡乱地讲了起来：

“我啊，大叔，去找小牛，正走过料舍沃伊家门口，米特里和另外两个当兵的骑马进了他家的院子，然后进屋子里去了。我心里想，小牛再远也不会跑过风车以外的地方去，眼下也正是放牧牛崽儿的时候……”

“你的牛崽儿跟我有他妈的什么相干！”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愤愤地打断了她的话。

“……他们走进屋子里，”这个女人结结巴巴地继续说下去，“我哪，就站在那儿，等着瞧个究竟。我心里想：‘他们到这儿来，不会有什么好事儿。’屋子里开始叫喊起来，后来听见——他们打起人来啦。简直把我吓死啦，想跑；刚刚离开篱笆，就听见后面有咚咚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只见你们的米特里把一条绑树皮鞋的带子套在老太婆的脖子上，拖着她在地上走，简直象拖死狗一样，上帝饶恕吧！一直拖到板棚边，可是她，苦命的，却一声也不出，大概已经昏过去啦；那个跟米特里一起儿来的加尔梅克人，一跳爬上房梁……我看见米特里把绳子的一头扔给他，大声喊：‘拉上去，拴住！’噢噫，把我的魂儿都吓跑啦！我眼看着他们把可怜的老太婆吊死啦，后来他们跳上马，顺着胡同跑了，大概是到村公所里去啦。我没敢进屋……只看到血从门洞里，从门下面流出来，流到台阶上。主啊，这辈子别叫我再看见这么可怕的事情吧！”

“上帝给我们送来多好的客人啊！”伊莉妮奇娜若有所思地看着老头子说。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心情激动地听完，一句话也没有说，立刻往门廊里走去。

不久，米吉卡和他的伙伴们就来到大门口。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急忙一瘸一拐地迎着他们走去。

“站住！”老远他就大声喊起来。“不要把马牵进院子里来！”

“怎么啦，大叔？”米吉卡惊讶地问。

“请回吧！”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走到他跟前，盯着米吉卡闪着光的黄眼睛，坚定地说：“大侄子啊，你别生气，我不愿意你再到我家里来。”

你好来好去，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

“啊——啊——啊……”米吉卡心里明白了，拖着长腔说，脸变得煞白。“那就是说，你赶我们走，是吗？……”

“我不愿意你弄脏我家的院子！”老头子毫不含糊地重说了一遍。“以后你也不要再登我家的门。我们麦列霍夫家不跟刽子手攀亲！”

“明白啦！不过你的心眼儿也太好啦，大叔！”

“哼，你既然能下手杀娘儿们和孩子，说明你丧尽天良啦！唉，米特里，你干的这个行当儿可太不怎么样……就是你去世的父亲看到你这样也不会高兴的！”

“你这个老傻瓜，难道你想叫我把他们当宝贝儿供起来吗？他们杀死了我的爸爸，杀死了我的爷爷，我倒要对他们大发慈悲吗？滚你的蛋吧——该往哪儿滚就往哪儿滚，懂吗？……”米吉卡怒冲冲地勒了一下马缰绳，把马牵到板门外头去了。

“不要骂人，米特里，你和我的儿子一样的年纪，还年轻。咱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请你走吧！”

米吉卡的脸色变得越来越白，用鞭子恐吓着，沙哑地喊道：

“你别惹我去造孽，别惹我！我是可怜娜塔莉亚，不然的话，我要把你这个大善人……我知道你们是些什么货！我早就看透了你们的心：你们没有撤退到顿涅茨对岸去吧？投降红军了吧？就是这样！……应该把你们这一家狗崽子，都象科舍沃伊家的人一样统统宰了！走，弟兄们：哼，瘸狗，小心点儿，你别落到我的手里！从我手里你休想活着出来！你对我的招待我会记住的！象你这样的亲戚我也不想有！……”

潘苔莱·普罗珂菲那维奇手哆嗦着插上板门的门栓，一瘸一拐地往屋子里走去。

“我把你的哥哥赶走啦，”他看也不看娜塔莉亚说。

娜塔莉亚虽然心里同意公公的作法，但是什么也没有说，伊莉妮奇娜赶快画了个十字，高兴地说：

“感谢上帝：恶鬼可走啦！娜塔柳什卡，请你原谅我说话不好听，不过你们家的米古卡成了个货真价实的敌人啦！他干了个这样的行当：不象别的哥萨克那样，在正经队伍里服役，可是你看他，这是干什么去啦！当刽子手，吊死老太婆，用马刀砍死无辜的孩子，难道这是哥萨克干的事儿吗？！难道他们应该为自己的米什卡负责吗？如果这样做的话，为了葛利沙，红军也可以把你我和米沙特卡、波柳什卡都砍死啦，可是他们并没有砍死咱们，他们是有良心的！不，上帝保佑，我绝不赞成这样做！”

“我也不赞成我哥哥，妈妈……”娜塔莉亚用头巾角儿擦着眼泪，说了这么一句话。

米吉卡当天就离开了村子。听说他好象在卡尔金斯克附近追上了自己的惩罚队，跟着队伍到顿涅茨区的几个乌克兰人的村庄里恢复秩序去了，因为那些村庄的老百姓参加了镇压顿河上游暴乱的行动。

他走了以后，有一个星期，村子里一直在谈论这件事。大多数人都赞成对科舍沃伊的家属搞私刑。村社出钱把被害的老少埋葬了；本想把科舍沃伊家的房子卖掉，但是找不到买主。根据村长的命令，用木板十字交叉，把百叶窗钉上了，有好多日子孩子们都不敢在这个可怕的地方附近玩耍，老头子和老太婆们走过这座绝户房子的时候，都画十字，哀悼被害的人，愿他们

在天之灵安息。

后来，到了割草的时节，不久前所发生的事情也就忘了。

村子里的生活依然还是靠干活儿和前线传来的消息打发日子。那些有能干活的牲口的人家，嘟嘟囔囔，娘天爷地地骂着，套车去运送军用物资。几乎每天都要把正在干活的牛马送到镇上去。老头子们一面从收割机上卸下马匹，一面咒骂这没完没了的战争。但是炮弹、枪弹、铁蒺藜轴和粮秣非得送到前方去不可。于是只好去送。然而好象故意作对似的，天气变得那么晴朗，正是去收割那些已经成熟的、上等饲草的好时节。

潘苔莱·普罗珂菲那维奇准备去割草，可是达丽亚却令人气恼。她赶着两头牛去运送子弹，该从转运站回来了，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她却音讯全无；没有这一对好使的老牛，在草原上是什么活也干不成的。

说实在的——根本就不应该叫达丽亚去……潘苔莱·普罗珂菲那维奇是硬着心肠把牛交给她的，他知道她贪玩，最不会照料牲口，但是除了她以外，再找不到人了。杜妮亚什卡是不能去的，跟陌生的哥萨克去走远路，这可不是大姑娘干的事，娜塔莉亚身边有小孩；难道非要老头子亲自去运送这些该死的子弹吗？而达丽亚又自告奋勇要去。她从前就非常喜欢到外面跑：上磨坊啊，去碾坊啊，或者别的什么家务事啊，她都高兴去，因为只要一离开家，她就非常自由。每次出去，她都玩得很痛快，认为是极大的享受。一摆脱公婆的监视，她既可以跟婆娘们闲扯个够，还可以一路上——象她说的，——跟那些看上眼的伶俐哥萨克“吊吊膀子”。可是在家里，自从彼得罗去世以后，严厉的伊莉妮奇娜就一点自由也不给她，好象这个丈夫活着的时候就不守妇道的达丽亚却要为亡夫守节了。

潘苔莱·普罗阿菲耶维奇明明知道大儿媳妇不会象主人那样照料牲口，但是没有办法，还是打点她出差去了。去是叫她去了，然而整整一个星期都是提心吊胆，不得安宁。“我的牛算完蛋啦！”半夜醒来，他深深地叹着气，不止一次地这样想。

第十一天的上午，达丽亚回来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刚刚从草原上回来。他和阿尼库什卡的老婆插犊，一同去割草，把阿尼库什卡的老婆和杜妮亚什卡留在草原上，自己回村子里来取水和食物。老俩口和娜塔莉亚正在吃早饭的时候，那辆牛车的轮子发出熟悉的响声，从窗前头驶了过去。娜塔莉亚赶快跑到窗户前，看见达丽亚把头巾紧裹到眼睛上面，把疲惫不堪的瘦弱的牛牵进院子。

“是她回来了吗？”老头子嘴里含着没有嚼好的面包问。

“是达丽亚！”

“想不到还能见到牛！好啊，上帝保佑！该死的浪娘儿们！终于回家来了，可真不容易呀……”老头子画着十字，打着嗝，嘟囔说。

达丽亚卸下牛，走进厨房，把一块折成四折的粗布放在门口，向家里人问候。

“你还要怎样呀，我的亲爱的！你再逛上一个星期再回来才好哩！”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动心他说，翻起眼睛看着达丽亚，并不回答她的问候。

“顶好您自个儿去！”大媳妇从头上往下解着落满尘土的头巾，顶嘴说。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伊莉妮奇娜赶快插嘴说，想要调和调和一见

面就这么尴尬的气氛。

“他们不放我回来，所以就拖了这么久。”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怀疑地摇了摇头问：

“在转运站上把赫里斯托尼亚的老婆放回来了，怎么就不放你回来呢？”

“就是不放我！”达丽亚恶狠狠地瞪了一下眼睛，补充说，“如果您不相信——那就请您去问问那个押运队长吧。”

“我没有必要去调查你的事情，不过下一次你坐在家里得啦。你呀，只能派你去上西天。”

“您吓唬我！唉，您就吓唬我吧！我压根儿就不想去！下回您就是派我去，我也不去啦！”

“牛还都壮实吧？”老头子已经比较妥协地问道。

“壮实。您的牛啥事儿也没有……”达丽亚不情愿地回答说，脸色变得比暗夜还阴沉。

“她在路上跟什么情人儿分手啦，所以才这样凶狠，”娜塔莉亚心里想。

她对达丽亚和达丽亚那种下作的爱情游戏，一向是既惋惜。又憎恶。

吃过早饭以后，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正准备要走；但是村长登门了。

“我本应该祝你一路平安，但是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你听我说，别出去啦。”

“是不是又来派车啦？”老头子装得满面和气地说道，心里却恨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啦。

“不，不是，这回要唱别的戏啦。今天顿河军总司令西多林将军要到咱村儿来，明白吗？刚才接到镇长的紧急公文，命令老头子和婆娘们一个也不能少，都去开会。”

“他们疯了，还是怎么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喊起来。“谁在这种大忙的时候召集开会呀？你那位西多林将军给我储备冬天喂牲口的干草吗？”

“这位将军呀，既是你的，也是我的，”村长安然他说。“命令我这样做——我就这样执行。把车上的牛卸了吧！要用面包和盐来欢迎将军。顺便说说，据说好象还有几位协约国的将军和他一起来呢。”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大车旁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考虑了一下，就动手往下卸牛。村长一见他的话起了作用，很高兴，就问：

“你那匹小骡马是不是可以用一用呢？”

“你要拿它派什么用场？”

“真见他妈的鬼，命令要派两辆三套马车到愚人谷去迎接。可上哪儿去弄车和马呀，——我简直要急疯啦！天不亮就起来啦，东奔西跑，衬衣已经湿透了五次，——一共才搞到四匹马！老百姓都干活儿去啦，急得我简直要大哭大叫一场！”

已经心平气和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同意把马借给他，甚至还提议用他的有弹簧的小马车。不管怎么说，这是给顿河军司令官坐呀，而且还有外国将军，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对将军向来是很敬畏的……

由于村长的努力，总算弄到了两辆三套马车，派到愚人谷去迎接贵宾。

老百姓都集合在校场上。许多人是撂下割草的活儿，急急忙忙赶回村子来的。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也撂下活儿，打扮起来，穿上干净的衬衣，换上一条有裤绺的呢裤，戴上先前葛利高里当礼物给他带回来的制帽，吩咐老太婆派达丽亚去给杜妮亚什卡送水和食物，自己就神气活现、一瘸一拐地往会场走去。不久大道上就升起一阵浓浓的烟尘，向村子滚滚而来。滚滚的烟尘中有个什么金晃晃的东西在闪耀，从老远就传来唱歌似的汽车喇叭声。客人们坐在两辆闪闪发光的簇新的深蓝色汽车里；那几辆空着的三套马车还在后面老远的地方飞奔，追过一些从草原上口来的割草人，村长为了这一次盛大仪式特地找来的邮车铃铛在车弓子下面凄凉地响着。校场上的人群立刻活跃起来，语声大作，响起了孩子们喜悦的喊叫声。手忙脚乱的村长在人群里乱窜，寻找德高望重的老头子，叫他们出来向贵宾献面包和盐。村长一眼看到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就高兴地抓住了他。

“救救命吧，看在基督面上！你是个有经验的人，你懂得礼节……你是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以及……而且你是顿河军会议的代表，你的儿子又是那样……请你来向客人献礼吧，我不行，好象胆怯得很，腿直哆嗦。”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被这么崇高的荣誉弄得神魂颠倒，出于礼貌关系，还是谦逊了一番，然后，不知道怎么，把脑袋往脖子里一缩，匆匆画了个十字，接过那只铺着绣花手绢、上面放着面包和盐的盘子，用胳膊时推开众人，走到前面去。

汽车很快就开到校场来了，后面跟了一大群嗓子都叫哑了的各种毛色的狗。“你……怎么样？不害怕吗？”脸色灰白的村长悄悄地问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他是平生头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官儿。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用发蓝的白眼珠子斜膘了他一下，用激动得沙哑的声音说：“喏，你端一下，我要梳梳胡子。端好啊！”

村长殷勤地接过盘子，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梳了梳胡子，英气勃勃地挺起胸脯，——为了不叫人看出他的瘸相，把瘸腿的脚尖撑在地上，——又接过了盘子。但是盘子在他手里哆嗦得那么厉害，村长吓了一跳，忙问：

“你不会扔掉吧？噢噫，小心！”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膀。他会把盘子扔掉！这个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胡涂话！他，当过顿河军会议的代表，在将军府里跟所有的人握过手，这会几倒会突然怕见一位将军吗？这个可怜的村长简直是发昏啦！

“老弟，我在顿河军会议时，曾跟钦命的顿河军长官一起儿喝过茶……”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刚一开口说，却又咽了回去。

前面的一辆汽车在离他有十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戴着宽檐制帽、穿着钉有非俄罗斯式的窄肩章的制服、脸刮得光光的汽车司机，敏捷地从车上跳下来，打开车门。两位穿着保护色军装的人威风凛凛地走出汽车，朝人群走来。他们径向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走来，而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立正站好，僵立在那里。他明白了，这两位穿着朴素的人就是将军，而那些跟在后面、外表很漂亮的人，只不过是他们的随员。老头子目不转睛地看着走过来的贵宾，但是他的眼睛里越来越露出无法掩饰的惊愕神情。怎么没佩戴将军的大肩章啊？穗带和勋章在哪儿呢？如果从外表上看，跟一个非常普通的军队文书没有任何差别，那还成其为什么将军呀？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

奇突然感到非常失望。他甚至为自己进行盛大欢迎准备的工作，为这些玷污将军称号的将军们感到难为情。真他妈的见鬼啦，如果他知道来的是些这样的将军，他就不会这样仔细打扮了，也不会这样战战兢兢地迎候他们了，最低限度也不会端着盘子象傻瓜似的站在这儿，盘子上放着一块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肮脏的老太婆烤得不好的面包。不，潘苔莱·麦列霍夫还从来没有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但是今天却当众出丑了：一分钟前，他亲耳听见背后孩子们在嘿嘿地笑，一个小鬼甚至可着嗓子大喊：“哥儿们！快看啊，瞧瘸子麦列霍夫那副可怜相呀！就象吞下了一条棘鲈似的！”把身体挺得这样笔直，忍受这样的嘲笑，难为这条瘸腿，这为的是哪一桩呀……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气得五脏六腑都要炸啦。全都怪这个该死的胆小鬼村长！跑来胡说一阵，把马和车都借了去，耷拉着长舌头，跑遍了整个村子，给马车找铃铛。这个人太没有见过世面，所以什么样的破烂货都当成大人物来迎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将军！就拿皇上阅兵来说吧，走出一位将军——满胸膛上挂的都是十字章、勋章，浑身都绣着金边；看着就叫人心里高兴，简直是圣像，不是将军！可是这些人——穿着一身草绿制服，象灰老鹅一样。还有个家伙，脑袋上戴的简直就不象是穿军装时应该戴的军帽，而是一只布包着的锅，整个的脸都刮得光光的，你就是打着灯笼也别想找到一根毛……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皱起眉头，嫌恶得几乎要吐，但是有人猛地在他背上推了一下，大声在他耳边说：

“去啊，献上去！……”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往前走了一步。西多林将军越过他的头顶迅速扫了人群一眼，响亮地说：

“你们好，诸位老人家！”

“祝大人健康！”村民们七嘴八舌地喊道。

将军和蔼可亲地从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手里接过盛着面包和盐的盘子，说了声“谢谢！”然后把盘子交给副官。

一个身材瘦长结实的英国上校站在西多林身旁，露出冷淡好奇的神情，从紧压到眼睛上的帽盔下面打量着哥萨克们。他奉布里格司将军——英国驻高加索军事代表团团长——的命令，随同西多林来视察肃清红军以后顿河军区的情况，在翻译人员帮助下，热心地在研究哥萨克的情绪，同时了解前线的情况。

艰难的旅途、单调的草原景色、乏味的谈话和作为一个大国代表的全部复杂责任，使上校感到疲惫不堪，但是大英帝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他仔细倾听每个市镇演说人的发言，而且几乎可以完全听懂，因为他懂得俄语，但是却瞞着别人。他带着真正英国人的傲慢神情看着这些草原上军人后裔的各种气质不同的黝黑的脸，对这种种族混杂情况感到十分惊讶，不论什么人，一看到哥萨克人群，总会产生这种感觉：一个淡白头发的斯拉夫族哥萨克身旁站着——一个典型的蒙古人，蒙古人的旁边则是一个头发象乌鸦翅膀一样黑的青年哥萨克，一只手上包扎着肮脏绷带，正小声跟一个白发苍苍、道貌岸然的长者谈话，可以打赌，在这位拄着拐杖，穿着老式哥萨克棉袄的长者的血管里，流的一定是纯高加索山民的血液……

上校懂得一点儿历史：他观察着哥萨克，心里在想：不仅是这些野蛮人，就是他们的子孙，也不可能再在一个新的什么普拉托夫指挥下去进攻印度。在战胜了布尔什维克以后，被国内战争折腾得民穷财尽的俄罗斯，将要

长久地被排除到强国行列之外，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对大英帝国的东方霸权已经不会构成任何威胁。至于布尔什维克将被打败，上校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他是个头脑清醒的人，大战前曾在俄国住过很久，当然，不会相信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思想能够在这个半野蛮的国度里获胜……

正大声交谈的妇女们引起了上校的注意。他连脑袋也没有扭动，扫了一眼她们风吹日晒的、高颧骨的脸，紧闭着的嘴唇上露出一丝轻蔑的冷笑。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献过面包和盐以后，就混进了人群。他也没有听那位从维申斯克来的演说家怎么以维申斯克镇全体哥萨克的名义向来宾致颂词，绕过人群，往停在不远地方的三套马车走去。

马匹浑身都是汗，两肋艰难地起伏着。老头子幸到自己那匹驾着辕的骡马跟前，用袖子给它擦了擦鼻孔，长叹一声。他真想大骂一顿，于是立刻把骡马卸了下来，牵回家去，——他简直失望极了。

这时候，西多林将军正在对鞑靼村的人讲话。他赞扬了哥萨克们在红军后方立下的战功之后，说道：

“你们英勇地跟我们的共同敌人进行战斗。正逐步从布尔什维克的可怕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祖国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勋的。我想要奖励我们早已闻名的贵村那些在反对红军的武装斗争中建立过特别功勋的妇女们。我请求我们这些哥萨克巾帼英雄们站出来，我们马上就宣读名单！”

一个军官宣读了一张简短的名单。第一名就是达丽亚·麦列霍娃，其余的都是些在暴动开始时被打死的哥萨克的寡妻，她们也都和达丽亚一样，在谢尔多勃斯克团投降后，被俘的共产党员押送到鞑靼村来的时候，参加过虐杀俘虏的暴行。

达丽亚没有听从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叫她去草原上干活的吩咐。她就在村子里的妇女群中，而且打扮得象过节一样。

她刚一听见自己的姓名以后，就推开婆娘们，勇敢地走出人群，边走，边整理着镶有花边的白头巾，眯缝着眼睛，略带窘态地笑着。尽管是在经过长途跋涉和多次的风流韵事的劳顿之后，她依然是那么妖艳！没有被太阳晒过的苍白的脸颊，使她那眯缝着的、探索的眼睛里的热情光芒显得更加强烈，而在她那任性的、描得弯弯的眉毛上和含笑嘴唇的皱褶里，都隐藏着一种诱人的淫荡神情。

一个脊背朝人群站着的军官挡住了她的去路。她轻轻地推开军官，说道：

“请给军官的寡妻让路！”她走到西多林面前。

西多林从副官手里拿过一枚挂在乔治章缎带上的奖章，笨手笨脚地把奖章别在达丽亚上衣的左胸前，含笑朝着达丽亚的眼睛看了看。

“您是在三月里牺牲的麦列霍夫少尉的遗孀吗？”

“是的。”

“现在还要请您领五百卢布的奖金。这位军官会发给您的。顿河军区司令阿夫里坎·彼得洛维奇·博加耶夫斯基和顿河政府都很感谢您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并向您表示深切的慰问……对您的痛苦深表同情。”

达丽亚并没有全部听懂将军对她说的话。她点头道谢，从副官手里接过钱，默默地微笑着，直盯着看了一眼还不老的将军。他们俩的身材差不多一样高，达丽亚毫不客气地打量着将军枯瘦的脸。“把我的彼得罗看得这样不值钱，还没有一对牛的价钱高……可是这位小个子将军长得还可以，是个合

用的人，”这时她下流地想道。西多林盼望她立刻就走开，但是达丽亚不知为什么迟迟不去。站在西多林后面的副官和几位军官，都互相挑动眉毛，膘着这个风流寡妇；他们的眼睛里部闪着快活的火花；就连那位英国上校的精神也为一振，他整理了一下腰间系的皮带，擗动了一下脚，他那毫无热情的脸上也露出一丝类似微笑的神色。

“我可以走了吗？”达丽亚问。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啦！”西多林急忙允许说。

达丽亚笨拙地把钱塞到上衣里，向人群里走去。所有的被演说和仪式弄得厌倦不堪的军官们都注意地看着她那轻盈、飘忽的步子。

去世的马丁·沙米利的妻子摇摇晃晃地向西多林面前走去。在也往她那穿着旧上衣的胸前别奖章的时候，沙米利的寡妻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哭得凄切，悲痛。妇道人家令人心酸的哭声使军官们的脸上快活的神情，立即变得严肃起来，流露出尴尬的同情神色。

“你的丈夫也牺牲了吗？”西多林皱起眉头问。

掩面哭泣的女人，默默地点了点头。

“她的孩子一大车都装不下！”有一个哥萨克低声说。

西多林扭过脸去对英国人大声说道：

“我们奖励那些在跟布尔什维克进行战斗中表现得特别英勇的妇女，她们之中，大多数人的丈夫是在反对布尔什维克起义之初牺牲的，这些寡妇为了给丈夫报仇，消灭了一大队本地共产党员。我奖励的第一名妇女——军官的夫人——亲手杀死了一个以残忍闻名的共产党政委。”

翻译官用流畅的英语译出。上校听完后低下了头，说道：

“我赞赏这些妇女的英勇行为。将军，请您告诉我，她们是和男人一样参加战斗的吗？”

“是的，”西多林简短地回答说，急忙招手，请第三位寡妇走上前来。

授奖以后，贵宾们很快就回镇上去了。校场上的人开始匆忙走散，赶去割草。过了几分钟，待到汽车随着犬吠声消逝之后，教堂围墙旁边就只剩下三个老头子了。

“奇怪的年月来到啦！”一个老头子说，大大地摊了一下手叹道。“从前打仗的时候，要立下大功，要英勇出众才奖给乔治十字章或者奖章，得奖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呀？那都是些最勇敢的人，最不怕死的人！豁出命换十字章的人也并不是那么多。所以俗语说：‘或者是戴着十字章荣归故里，或者是战死沙场。’如今倒好，给老娘儿们也挂上奖章啦……要是真立下什么功劳也行，可是这算……哥萨克把俘虏赶到村子里来，她们用木棒子打手无寸铁的俘虏。这算是什么英雄啊？你就是宰了我，也想不通！”

另外一个老眼昏花、软弱无力的老头子，叉开腿，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卷着的布烟荷包说：

“他们，新切尔卡斯克的长官们，比我们看得清楚。大概他们那儿是这样考虑的：为了使大家的情绪振作起来，为了叫大家更愿意去打仗，应该也给老娘儿们吃点儿甜头。所以又是奖章，又是五百卢布的钞票，——哪个老娘儿们会不要这样的荣誉呢？有的哥萨克不愿意上前线，想躲过这场战争，那现在他在家里还呆得住吗？老婆没自没黑地在他耳边嘟囔！就象布谷鸟一样，不住嘴地咕咕叫！现在老娘儿们个个都在想：‘也许他们会给我挂上一个奖章吧？’”

“你这可是胡说啦，菲道尔辛家！”第三个老头子反驳说。“她们应该受到奖励，现在奖励啦，对嘛。许多婆娘们守了寡，给她们点儿钱，这对她们在家务上是莫大的帮助，至于奖章，那是为了勇敢才奖给她们的。麦列霍夫家的达什卡第一个出来惩罚了科特利亚罗夫，干的好嘛！上帝会审判他们的，这不能怪老娘儿们：她有杀夫之仇，所以才……”

在敲晚祷钟以前，老头子们一直在争论和叫骂不休，待到钟声一响，三个人立刻站起来，摘下帽子，画过十字，恭恭敬敬地往教堂院墙里走去。

第十三章

麦列霍夫家变化大得令人吃惊！曾几何时，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还觉得自己是个有无上权威的一家之主，家里所有的人都无条件地服从他，日子过得有条不紊，全家人同甘共苦，多年来生活得那么和谐，是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可是从春天起，一切都变了。杜妮亚什卡头一个跟家里离心了。她并没有公然地顶撞父亲，但是对凡是她应该干的活儿，干得都那么勉强，就象不是给自己家干，而是雇来的；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神情疏远；现在已经难得听到杜妮亚什卡那种无忧无虑、爽朗的笑声了。

葛利高里去前线以后，娜塔莉亚也跟两位老人疏远起来；她几乎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孩子们身上，只愿意跟他们说话和周旋，而且好象暗自在为什么事伤心烦恼，但是她一次也没有把自己的心事对亲人说过，她不向任何人诉苦，总是极力隐瞒着。

至于达丽亚就更不用说啦：自从跟着民工运输队跑了一趟之后，达丽亚变得完全不是先前的样子。她越来越经常地跟公公顶撞，根本不把伊莉妮奇娜放在眼里，无缘无故地就会对家里所有的人大发脾气，借口不舒服，逃避去割草，她的态度就象在麦列霍夫家已经住过头儿了。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眼看着这个家在散伙，只剩下他和老太婆两个人了。亲属关系突然迅速地破裂，失去相互之间的温情，言谈话语中，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愤怒和疏远的情绪……大家在一张桌上坐下来，已经不象从前那样是一个团结和睦的家庭，却象是一些偶然聚在一起的过客。

战争是造成所有这一切的原因，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对此是清楚的。杜妮亚之所以恨父母，是因为他们打破了她有朝一日嫁给米哈伊尔·科舍沃伊的希望，——这是她那处女痴情的心热恋着的人；娜塔莉亚以她那固有的深沉的性格，默默地忍受着葛利高里重又背弃她，投到阿克西妮亚的怀抱所引起的痛苦。而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虽然看到了这一切，但是却无力去恢复家中昔日的规矩。的确，在发生了那样的一些事情之后，他怎么还能答应自己的女儿去跟一个热狂的布尔什维克结婚呢，而且就算他同意，也于事无补呀，这个混蛋女婿还不知道在前线什么地方混哪，而且是在红军部队里。至于葛利高里的事也是这样：如果葛利高里没有当军官，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就可以好好收拾他一下。收拾得他从此以后连斜眼看看阿司塔霍夫家的院子都不敢。但是战争把一切都搞乱了，使老头子再也不能按照自己想法来过日子和治家了。战争使他破产，使他失去了往日那种干活的热情，夺去了他的大儿子，给家庭带来了不睦和混乱。战争践踏了他的生活，就象暴风雨从田地里的麦苗上掠过似的，但是麦苗暴风雨过后还会再立起来，在阳光照耀下还能茁壮成长，他这个老头子却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对一切已经置之度外，——听天由命吧！

达丽亚从西多林将军手里接到奖品以后，高兴了一阵子。那一天，她精神百倍，兴高采烈地从校场回到家，闪动着眼睛，把奖章拿给娜塔莉亚看。

“为什么要奖给你？”娜塔莉亚惊讶地问。

“为了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亲家，愿这个狗崽子在天之灵安息！还有这个——是为了彼加……”她一面吹嘘，一面打开一包沙沙响的顿河政府发行的钞票。

达丽亚就是没有到草地去。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想叫她去送饭，但

是她断然拒绝了。

“您别缠我了，爸爸，我一路上已经够累的啦！”

老头子皱起眉头。这时候达丽亚为了缓和一下粗卤的拒绝造成的尴尬气氛，半开玩笑地说：

“在这样的日子您逼着我去草地，真是罪过啊。今天是我的节日啊！”

“那我自个儿去送吧，”老头子同意说。“可是，那笔钱怎么安排呢？”

“什么——钱呀？”达丽亚惊异地扬起眉毛，问道。

“我是问你把那笔钱往哪儿放呀？”

“这就是我自己的事儿了。我愿意往哪儿放，就往哪儿放！”

“这算是怎么说的呢？这些钱是为了彼得罗才发给你的呀？”

“钱，他们发给我的，您就不必操心啦。”

“可你，是不是这个家里的人呢？”

“您想把这个人怎样，爸爸？您想把钱要过去吗？”

“我倒并不想全要过来，不过你说说看，彼得罗是不是我们的儿子？我和老太婆也该有一份儿吧？”

公公的要求显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达丽亚站在理儿上，她镇定地嘲笑说：

“我一点儿也不给，连一个卢布也不给！这儿没有您的份儿，要有您的份儿，那就会发给您啦。您怎么会想到这笔钱里有您的份儿呢？这是没什么说的，请您别妄想分我的钱吧，您分不到！”

于是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作了最后的挣扎：

“你住在家里，吃我们的面包，这就是说——咱们的一切东西都是大家伙的。如果每个人都要攒自个儿的，那还有什么家规呀？我绝不准许这样做！”他说。

但是达丽亚把这个企图霸占属于她的金钱的诡计也给揭穿了。她毫不害羞地笑着声明说：

“爸爸，我跟您又不是给发夫妻，今天我住在您这儿，明天我就会改嫁，看您上哪儿去找我吧！至于说到吃您家的饭，我是用不着付钱的。我给你们家干了十年活儿，脊背都累得直不起来啦！”

“你是给自个儿干的，骚母狗！”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气愤地叫喊道。他还叫喊了些什么，但是达丽亚连听也不屑听，当着他的面，一转身，裙襟一甩，回自己房里去了。“我可不是那种怕吓唬的女人！”她嘲讽地笑着嘟哝说。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达丽亚的确不是这样的女人，见老头子一发脾气，就会让步。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收拾好，准备去草地，动身前他跟伊莉妮奇娜简单地谈了几句。

“你要多留心点儿达丽亚……”他请求说。

“留心什么呢？”伊莉妮奇娜惊讶地问。

“也许她要从家里逃跑，会把咱家的东西都卷走喽。依我看，她这么嚣张不是没有原因的……大概，已经找好了对象，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她就要改嫁啦。”

“大概是这样，”伊莉妮奇娜长叹一声，同意说。“她就象当长工的霍

霍尔一样，见了什么都不高兴，什么都不称她的心……她现在已经是块切下来的面包啦，既然已经切下来了，不管你用多大的力气，也不可能再连到一块儿啦。”

“咱们也没有连她的必要！你听我说，老糊涂，如果她谈到改嫁的事儿，你可不要阻拦她。叫她滚蛋吧。我已经讨厌跟她罗嗦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爬上大车；他一面赶着牛走，接着把话说完：“她偷懒，见活儿就躲，就象狗躲苍蝇一样，可是还总想吃香的喝辣的，到游戏场上去瞎混。彼得罗去世后，愿他在天之灵安息，咱们家里再也不能留这样的娘儿们啦。这不是女人，简直是害人精！”

老头子和老太婆的推测完全错了。达丽亚从未有过改嫁的念头。她并不是想改嫁，她心里想的是另外的事儿……

这一天，达丽亚整天都很随和、欢天喜地的。就连为这笔钱发生的争吵也没影响她的情绪。她对着镜子照了半天，不断地打量着那枚奖章，换了五次衣服，试着哪件衣服更适合那条织着条纹的乔治十字章带子，还开玩笑说：“我现在真想再得几枚十字章！”后来她把伊莉妮奇娜叫到内室，往她袖口里塞了两张二十卢布的钞票，用两只滚烫的手把伊莉妮奇娜的一只疙疙瘩瘩的手按在自己的胸前，低声说：“这个——用来祭奠祭奠彼佳吧……好妈妈，请您操办桌追悼亡魂的酒席吧，煮些密粥……”她哭起来……但是过了一会儿，眼里还闪着泪花，跟米沙特卡玩起来啦，给他蒙上自己过节才用的丝巾，就象根本没有哭过、没尝过眼泪的咸味似的笑个没有完。

杜妮亚什卡从草地回来以后，达丽亚就完全高兴起来了。她告诉杜妮亚什卡她是怎样领到奖章的，玩笑地表演，将军如何庄严地说话，英国人怎样象木偶呆立在那里直盯着她，然后，狡狴地、搞什么阴谋似地向娜塔莉亚挤了挤眼，脸上装出非常严肃的样子，对杜妮亚什卡说，她，达丽亚，一个得过乔治十字章的军官遗孀，马上也要得到军官头衔，而且将要委派她去指挥一连的哥萨克老头子。

娜塔莉亚正在给孩子们补衬衣，忍着笑听达丽亚讲述，但是被弄得昏头昏脑的杜妮亚什卡象祷告一样，两手合掌，央告说：

“达柳什卡！亲爱的！看在基督的面上，别胡说啦！不然，我怎么也分不清，究竟你哪些话是说谎，哪些话是真的了。你正正经经地说吧。”

“你不信？唉，你这个姑娘也真糊涂得够可以啦！我对你说的全是真话。军官都上前线啦，那么谁来教练老头子们下操和学习其他那些军事科目啊？所以就把他们交给我来指挥，我对付得了这些老鬼的！你们看，我要这样来指挥他们！”达丽亚为了不叫婆婆看见，把通往厨房的门关上，麻利地把裙子往两腿中间一塞，从后面用一只手扯住，闪着白亮的光腿肚子，在屋子里开步走了一圈，然后在杜妮亚什卡身边站住，用低音命令说：“老头子们，立正！胡子往上抬一抬！向后转，开步走！”

杜妮亚什卡把脸藏在手掌里，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娜塔莉亚也笑着说：

“哎呀，行啦！不要乐极生悲！”

“乐极生悲！你们见过什么乐事儿吗？我要是再不逗你们乐乐，你们悲愁得要发霉长毛啦！”

但是达丽亚这阵高兴也跟发作时一样，突然就收场了。半个钟头以后，她回到自己住的那间小厢房，生气地把那倒霉的奖章从胸前扯下来，扔到箱

子里，用手掌托着腮帮子，在小窗户前坐了半天，夜里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直到鸡叫第一遍才回来。

事情过后，有四天工夫她在草地上干活儿都很卖力。

割草的活儿干得很不痛快。人手不够。一天的工夫还割不了两俄亩。草堆被雨淋湿了，又添了麻烦：要把草堆挑开晾晒。还没来得及把晒干的草收拢成垛，就又下起了倾盆大雨，而且象秋雨那样连绵、烦人，从黄昏一直下到天亮。然后雨过天晴，刮起了东风，草原上又响起了割草机的轰鸣声，从发黑的草堆上散发出又昔又甜的霉味，草原上笼罩着一片蒸气，透过浅蓝色的雾气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古垒的轮廓、蓝色的沟壑和远处水塘边上的绿柳树梢。

第四天，达丽亚准备从草原上直接到镇上去。她在停车的地方，大家坐下来吃饭的时候说出了她的决定。

潘莱苔·普罗珂菲耶维奇很不满意，嘲笑地问：

“你干吗要这样急啊？就不能等到星期日再去吗？”

“当然是有事要办，等不得啦。”

“难道一天也不能等了吗？”

达丽亚傲慢地回答说：

“等不了！”

“那好吧，你既然这样急着要去，连一刻儿也等不了啦，那就请吧。不过你到底有什么急事呀？可以问问吗？”

“知道得越多，死得越快。”

达丽亚跟往常一样，出口成章，把潘莱苔·普罗珂菲耶维奇给噎了回去，他气哼哼地啐了一口，不再追问了。

第二天，达丽亚从镇上回来的时候，顺路先回到村子里。家里只有伊莉妮奇娜和孩子们。米沙特卡跑到大妈眼前来，但是她冷冷地把他推开，问婆婆：

“娜塔莉亚在哪儿，妈妈？”

“她在菜园子里锄土豆呢。你找她干什么？是不是老头子让你叫她来啦？他简直是疯啦！你就这样对他说！”

“没有人让我来叫她，是我想告诉地点儿事。”

“你是走着回来的吗？”

“走着回来的。”

“咱家的草快割完了吗？”

“大概明天就完啦。”

“等等，你往哪儿跑呀？草是不是被雨淋得很湿呀？”老太婆跟在奔下台阶的达丽亚后面，唠唠不休地问。

“不，不很湿。好，我走啦，不然就没有工夫啦……”

“你从菜园子里口来进家一下，给老头子带件衬衣去，听见了吗？”

达丽亚做了一个好象没听清的姿势，急急忙忙往牲口圈走去。她在码头边停下来，眯缝起眼睛，环视了一下吐着淡淡的湿雾的碧绿的顿河水面，便缓缓地走向菜园子走去。

顿河上清风徐徐，沙鸥闪动着翅膀，波浪懒洋洋地往陡斜的岸上拍着。笼罩在透明的紫色蜃气里的自歪的山峰在阳光下闪着暗淡的光芒，顿河对岸被雨水洗过的树林，象早春时节一样，清翠欲滴。

达丽亚从走累了脚上脱下靴子，洗了洗脚，在岸边晒得滚烫的砂石上坐了半天，把手巴掌捂在眼睛上挡着阳光，听着沙鸥伤感的叫声和波浪节奏均稳的拍打声、寂静和扣人心弦的沙鸥的鸣声使她伤心泪下，那突然降临在她头上的灾难变得更加沉重、痛苦……

娜塔莉亚艰难地直起腰，把锄头靠在篱笆上，一看到达丽亚，就迎上前来。

“你是来叫我吗？达莎？”

“我是来找你说说我的伤心事的……”

她俩并肩坐了下来。娜塔莉亚摘下头巾，理了理头发，期待地瞅了达丽亚一眼。这几天达丽亚脸上的变化使她大吃一惊：两颊陷了下去，变成黑青色，额头横着一道深深的斜纹，眼睛里闪着炽热、惊慌的光芒。

“你这是怎么啦？脸都发青啦，”娜塔莉亚关心地问。

“当然要发青……”达丽亚竭力作出笑容悦，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道：“你还要锄很久吗？”

“晚半天就可以锄完啦。你到底是怎么啦？”

达丽亚象抽筋似的咽了一口唾沫，低声急速地讲起来：

“是这样……我生病啦……害的是脏病……就是这一次出门传染上的……一个该死的军官传染给我的！”

“放荡出漏子来了吧！……”娜塔莉亚惊讶伤心地拍着手说。

“放荡出漏子来啦……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不能怨别人……这是我的毛病……这个该死的家伙，一阵甜言蜜语，就把我引上钩了！他白白的牙齿，却原来是只带病的蛆……如今我算完蛋啦。”

“我的可怜的小心肝！这可怎么办呀？如今你打算怎么办？”娜塔莉亚大睁着眼睛瞅着达丽亚，而达丽亚竭力控制住自己，看着脚下，已经神色镇定地继续说：

“你知道，我在路上就已经察觉到啦……起初我想：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自己也明白，咱们妇道人家事儿多，什么样的病都会有的。春天，我从地上搬起一袋麦子，弄得月经就接连三个星期不断，唉，可是这回，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头……已经显出兆头来……昨天我到镇上去看大夫。真是羞死人啦……如今什么都完啦，小娘子折腾到头啦！”

“想法治啊，这可太丢脸啦！据说，这种病是可以治好的。”

“不，我的好妹妹，我的病是治不好的。”达丽亚苦笑一声，谈话中第一次抬起那炽热的眼睛。“我害的是梅毒。这种病是治不好的。这种病能使人的鼻子烂塌……就象安得罗妮哈老太婆那样，你看见过吗？”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娜塔莉亚含泪欲泣地问。

达丽亚半天没有说话。从缠绕在玉米茎上的牵牛花上扯下一朵花，把它紧凑到眼前。可爱的粉红边小喇叭花轻纤、透明，几乎没有一点儿分量，散发着浓郁的、太阳晒过的泥土气息。达丽亚惊愕、贪婪地看着这朵小花，好象是头一次见到这普普通通的、并不起眼的小花似的：她用力鼓起颤抖的鼻翅，闻了闻花朵，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被风吹干的松软的泥地上，说：

“你问我今后打算怎么办，是吧？我从镇上回来，一路上都在想这个问题，都考虑过啦……我决定自杀，这就是我的办法！这当然太可惜，不过看来，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啦。反正是一样，即便能治好，全村的人都知道啦，他们会指我的脊梁沟，背过脸去笑我，象……我这样的女人谁还要呢？”

我的美貌消失了，干瘦得皮包骨，活着烂掉……不，我不愿意这样！”她说话的语气就象在跟自己讨论似的，根本没有理会娜塔莉亚表示反对的动作。“在还没有去镇上以前，我就想，如果我害了脏病，我就去治。因此我才没有把钱给公公，我想用这些钱治病，给大夫……可是现在我改变主意啦。我讨厌这一切！我不想再活下去啦。”

达丽亚象男人似的粗野地大骂起来，啐了一口吐沫，用手背擦了擦挂在长睫毛上的泪珠。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难道就不怕上帝怪罪！”娜塔莉亚小声说。

“上帝，现在对我来说，什么用处也没有啦。他已经碍了我一辈子的事。”达丽亚笑了。娜塔莉亚在这顽皮、狡狴的笑容上，一刹那又看到了从前的达丽亚。“这不能干，那也不能干，总是用造孽和可怕的‘最后审判’来吓唬我……可是比我要对自个儿进行的审判更可怕的审判，再也不想出来啦。我活厌啦。娜塔什卡，我活够啦！人们都变得这么叫人讨厌……所以我毫不留恋，很容易对自己下手。我举目无亲。谁也不用牵挂……就是这样！”

娜塔莉亚开始苦口婆心地劝她，要她回心转意，别想自杀的事儿，但是达丽亚起初是心不在焉地听着她说，后来忽然醒悟过来，就怒冲冲地打断了她的话：

“别说这些啦，娜塔什卡！我来找你的目的，不是为了叫你劝说我，央告我！我是来跟你说说我伤心的事儿，并且警告你，从今天起，你别再叫孩子接近我。大夫说，我这种病是传染的，我自个儿也听人说过，别叫孩子们从我这里传染上，明白了吗，胡涂娘儿们？请你也告诉老太婆，我自己没有脸儿跟她说。不过我……我还不会立刻就去上吊，不会的，这用不着忙……我还要再活些日子，我还要在世上好好玩玩，跟它告别。要不，你知道，咱们是怎么活的吗？只要还心跳，就瞎活一气，对周围的事情全不注意……我就象个瞎子似的过了一辈子，这回我从镇上回来，顺顿河边走着，当我想到我就要跟这一切分手的时候，我的眼睛突然睁开啦！我望着顿河，河上的碧波粼粼，河水被太阳一照，银光闪闪，刺得眼睛都不敢睁开。我再转身往四面一看，——主啊，真是太美啦！可是从前我就没有留意过……”达丽亚羞涩地笑了笑，沉默了一会儿，紧握起手，压下已经涌到喉咙上来的哭泣，又开口说起来，声调变得更激昂、紧张：“我一路上不知道哭了多少回……走到村边，看到孩子们正在顿河里洗澡……唉，一看见他们我的心就碎了，象个傻婆娘似的痛哭起来。在沙滩上躺了两个多钟头。这个决定对我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你只要想想……”她从地上站起来，抖了抖裙子，用习惯的动作理了理头上的头巾。“只有想到死的时候，我心里才痛快一些：到阴世是要见到彼得罗……我就对他说：‘喂，我的好朋友，彼得罗潘苔莱维奇，收留你的不走正路的妻子吧！’”她又带着通常那种下流的玩世不恭的神情补充说：“在阴世他就不能打我了，打人的人是不许进天堂的，是吧？好，再见，娜塔什卡！别忘记把我的倒霉事儿告诉婆婆。”

娜塔莉亚用窄窄的脏手掌捂住脸，坐在那里，她的手指缝里，就象松树皮裂缝中的松胶一样，闪烁着泪珠。达丽亚已经走到用树枝编的菜园子门口了，然后又返回来，一本正经地说：

“从今天起，我要单独使用一份盘碗吃饭。把这件事告诉妈妈。还有一件事儿：叫她先不要对爸爸说，不然，老头子会大发脾气，把我从家里赶出去。那我就更倒霉啦。我从这儿直奔草地。再见！”

第十四章

第二天，割草人都从野外回来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决定吃过午饭就开始往回运草。杜妮亚什卡把牛赶到顿河去饮，伊莉妮奇娜和娜塔莉亚急忙摆好桌子。

达丽亚最后一个来到桌边，在边上坐下。伊莉妮奇娜给她筒前摆了一小盘子菜汤，放了一把勺子和一块面包，其余的人吃的菜汤，则跟往常一样，倒在一个公用的大汤盘里。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惊奇地看了妻子一眼，用眼睛瞧着达丽亚的盘子，问：

“这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给她单来一盘汤？难道她已经不信咱们的教了吗？”

“你瞎问什么呀？吃你的吧！”

老头子嘲讽地看了达丽亚一眼，笑着说：

“啊哈，我明白啦！自从她得了奖章，就不愿意合吃大盘里的菜饭啦。怎么，达什卡，不愿意跟我们合吃啦？”

“不是不愿意，而是不可以，”达丽亚沙哑地回答说。

“这是为什么？”

“我嗓子疼。”

“哼，这有什么呢？”

“我到镇上去看过医生，大夫告诉我，要分食。”

“我的嗓子也疼过，我也没有单吃过，而且上帝保佑，我的病也没有传染给别人。你得的是什么样的伤风呀？”

达丽亚脸色变得煞白，用手巴掌擦了擦嘴唇，放下了勺子。老头子的这番盘问把伊莉妮奇娜惹火了，便叱责他说：

“你怎么跟媳妇儿缠个没完？吃饭你也叫人不得安宁！就象牛蒡花一样缠人，扯都扯不下来！”

“这跟我又有什么相干呀？”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怒冲冲地嘟囔道，“从我来说，你们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吧。”

他气哼哼地把满满的一勺子热菜汤倒进嘴里，烫得他把汤都吐在大胡子上，不成调地大声嚷：

“你们简直他妈的连饭都不知道该怎么上啦，该死的东西！谁把刚从火上端下来的汤就端上桌子来呀？”

“你吃饭的时候少说点儿话，就烫不着了啦，”伊莉妮奇娜安慰他说。

杜妮亚什卡看着父亲脸涨得通红，从大胡子里往下捋着白菜和土豆块，差点儿没有笑出来，但是其余的人脸色都是那么严肃，使她也忍住了笑，把目光从父亲身上移开，生怕不合时宜地笑出来。

吃过饭以后，老头子和两个儿媳妇套上两辆大车去运草。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用一把长叉子把草挑到车上，娜塔莉亚接住散发腐烂气味的草捆，把干草在车上踏实。她跟达丽亚坐在一辆车上从田野里回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赶着迈开大步走的老牛远远地走到前面去了。

太阳落到山岗后面去了。黄昏时分，已经割完草的草原上的苦艾气味越来越浓郁，但是已经不象白天那样令人窒息、辛辣，变得柔和好闻了。炎热

消散。牛都高高兴兴地走着，夏天的道路上牛蹄子扬起的阵阵轻尘，落在道旁的蓟草丛上。开着紫红色小花的蓟草梢上闪着火焰似的红光。黄蜂在草丛上空飞舞。

田鳧一声声地呼唤着，向远方草原上的水塘飞去。

达丽亚脸朝下趴在摇摇晃晃的大车上，用胳膊肘撑着身子，偶尔瞅瞅娜塔莉亚。娜塔莉亚在若有所思地望着落日，她那安详、洁净的脸上闪晃着红铜色的夕照。“看人家娜塔什卡有多幸福，她既有丈夫，又有孩子，什么都有，家里人也都喜欢她，可是我呢——完啦。就是死了——也不会有人哼一声。”达丽亚心里想着，突然产生了怎么使娜塔莉亚伤心、折磨一下她的念头。为什么就该她，达丽亚一个人在绝望中挣扎，无时无刻不在想自己那毁灭的生涯和忍受残酷的折磨呢？她又迅速地瞥了娜塔莉亚一眼，竭力使自己的声调听来亲切动人，她说：

“娜塔莉亚，我想给你道歉……”

娜塔莉亚没有立即搭腔。她正在望着落日，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幕，那时候，她还是葛利高里的未婚妻，葛利高里来看望她，她把他送到大门外，也正是这样，夕阳西下，西边天。一片紫色的霞光，乌鸦在柳树上呱呱乱叫……葛利高里骑在马上，往回扭着身子离去了，她含着激动。幸福的眼泪望着他的背影，把手紧按在姑娘尖尖隆起的乳房上，她感到自己的心在急速地跳动……所以当达丽亚忽然打破了沉默时，她感到很不高兴，她快快不乐地问：

“你道什么歉呀？”

“我干过这么一回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记得吧，春天，葛利高里从前线回来探亲的那一次吗？那天晚上，我记得，挤完了牛奶，我正往屋子里走，听见阿克西妮亚叫我。是的，她把我叫到她家里，死说活说缠着我，非要把这个小指环送给我不可，”达丽亚把无名指上的金指环转了转，说。

“求我给她把葛利高里叫去……我的差事——不就这点儿嘛……我就转告他啦。那天晚上，他一整夜……你记得吧，好象他说是库季诺夫来啦，他是跟库季诺夫一起熬了一夜，是吧？全是谎话！他到阿克西妮亚家里去啦！”

脸色煞白的娜塔莉亚一时呆住了，默默无语，手指头在折木樨草的干茎。

“你别生我的气，娜塔莎。因为我自个儿并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才向你认错……”达丽亚想看看娜塔莉亚的眼睛，讨好地说。

娜塔莉亚在默默地吞咽着眼泪。这件伤心的往事竟又如此突然、猛烈地刺痛了她，使她一时找不到话来回答达丽亚，只是把身子扭过去，把自己那张被痛苦弄得非常难看的脸掩藏起来。

已经快到村口了，达丽亚心里埋怨自己：“我为什么要引逗她呀，真他妈的见鬼。现在恐怕她整整要哭上一个月啦！叫她就蒙在鼓里过下去算啦。象她这样一条母牛，胡里胡涂地过日子岂不更好。”她想竭力平息自己的话惹出的祸：

“你也别太难过啦。这算不了什么！我比你更痛苦万分，可是我还是要骄傲地活下去。而且那天，鬼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也许他真的并没有见到她，而是去看库季诺夫啦。我又没有跟踪他。既然没有当场抓住——就不能算是贼。”

“我猜到啦……”娜塔莉亚用头巾的角擦着眼泪，小声说。

“既然猜到啦，为什么你不追问他呀？唉，你这个废物！要是我的话，他就不敢要花枪！我一定狠狠地治他一下子，叫他什么都给我吐出来！”

“我怕这事是真的……你以为——我好过吗？”娜塔莉亚的眼睛一闪，激动得结结巴巴地说。“因为你……跟彼得罗过得很幸福……可是我，一想起……一想起过去的一切……经历的一切不幸……有时觉得非常可怕！”

“好，那就忘掉这些事儿吧，”达丽亚天真地劝她说。

“难道这能够忘掉吗？……”娜塔莉亚用陌生的沙哑声音大声说。

“要是我早就忘掉啦。这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啊！”

“那你就忘掉你自个儿的病吧！”

达丽亚哈哈大笑。

“要是能忘掉，可就好啦，但是这该死的病却总在叫我想起来！你听我说，娜塔什卡，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去找阿克西妮亚，给你打听得一清二楚，啊？她会告诉我的！向上帝保证！没有一个女人能忍住不说出有人爱她，怎么爱她的事儿。我根据自个儿的经验知道这一点！”

“我不愿意再劳你关心啦。你已经把我关心得够受的啦，”娜塔莉亚冷冷地回答说。“我不是瞎子，我看得出，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我。你并不是因为怜悯我，才向我承认你是怎样牵的线，而是为了使我更加痛苦……”

“不错，”达丽亚叹了口气，同意说。“你自己想想，不能就叫我一个人去受罪啊？”

她从车上跳下去，拿起疆绳，牵着疲倦地挪动着腿的牛往坡下走云。在胡同口，又走到车眼前来说：

“喂，娜塔什卡！我来问你……你很爱你的男人吗？”

“我总是尽力去爱他，”娜塔莉亚模糊不清地回答说。

“那就是说很爱他啦，”达丽亚叹了一口气。“可是却没有一个人使我很爱他。我象狗那样恋爱。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如果现在能让我重新开始生活——我也许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吧？”

短促的夏天的黄昏过去了，黑夜降临。大家摸着黑把草卸到场院里。妇女们一声不响地干着活儿，达丽亚甚至连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叫喊都没有答理。

第十五章

顿河军与顿河上游叛军的联合部队，穷追从梅德维季河口镇撤出的敌人，向北挺进。红军第九军的几个被击溃的团，企图在梅德维季河沿岸的沙什金村附近顶住哥萨克的追击，但是又被击溃，以后，几乎一直退到格里亚泽——察里津铁路线上，再没有进行什么决定性的抵抗。

葛利高里率领着自己的师参加了沙什金村附近的战斗，大力支援了受到侧翼攻击的苏图洛夫将军的步兵旅。叶尔马科夫的骑兵团按照葛利高里的命令进行冲锋，在战斗中俘虏了约二百名红军士兵，缴获了四挺重机枪和十一辆装运子弹的大车。

黄昏时分，葛利高里带着第一团的一伙哥萨克进了沙什金村。密密层层的一群俘虏正站在师部占用的那座房子旁边，由半连哥萨克看押着，俘虏们只穿着衬衣和衬裤，白花花的。他们大多数的鞋袜都被脱光了，衣服已经被剥得只剩下内衣，在这白花花的的人群里只是偶尔才能看到一件肮脏的保护色军便服。

“看他们，自得跟鹅一样！”普罗霍尔·济科夫指着俘虏们喊。

葛利高里勒紧马缰绳，横马立在一伙哥萨克人中找到叶尔马科夫，就用手招呼他过来。

“过来，你干吗要躲到别人背后去啊？”

叶尔马科夫用拳头捂在嘴上咳嗽着，走了过来。他那稀疏的黑胡子下面破裂的嘴唇上凝结着血渍，右腮帮子肿起来，布满黑青色的新伤痕。冲锋的时候，叶尔马科夫骑的马飞驰中失蹄摔倒了，他也象石头似的从马上摔下来，肚子先着地，在尽是土墩的草地上滑了足有两沙绳远。他和马又同时爬了起来。片刻之后，叶尔马科夫又骑在马上，没戴军帽，浑身是血，但是手举着出鞘的马刀，已经追上了正在顺着山坡滚滚而去的哥萨克骑阵的洪流……

“我为什么要躲起来呀？”他策马来到了葛利高里身边，故作惊讶地问，可是自己却又窘急地把在战斗以后怒火尚未熄灭的血红的眼睛转到旁边去。

“谁干了亏心事谁知道！你干吗要在后头走呀？”葛利高里怒不可遏地问。

叶尔马科夫的肿嘴唇困难地笑着，朝着俘虏们斜睨了一眼。

“你指的是什么亏心事呀？你现在可别叫我猜谜，反正我也猜不中，今天我从马上倒栽葱摔下来啦……”

“这是你干的吧？”葛利高里用鞭子指着红军俘虏问。

叶尔马科夫装作好象刚刚看到俘虏，大惊失措地叫道：

“这些狗崽子们！唉，该死的东西！把俘虏全都剥光啦！他们怎么来得及干这些事呀？……真想不到！我刚刚离开了一会儿，还严厉地命令过不许动他们，可是你看，已经把这些可怜的人都剥光啦！……”

“你别跟我装傻啦！干吗要这么出洋相呢？是你下令剥光的吧？”

“上帝保佑吧！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你疯了吗？”

“你还记得命令吗？”

“你指的是那个……”

“我指的就是那个命令！……”

“当然记得。我都可以背下来啦！就象我从前在学校里背熟的诗篇一

样。”

葛利高里从马上弯过腰去，抓住叶尔马科夫的武装带，不由自主地笑了。他喜欢这个莽撞、勇猛异常的团长。

“哈尔兰皮！不开玩笑，看你这是搞成什么样子啦！如果那位新派来代替科佩洛夫的上校报告上去，你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啦。等到事情一闹起来，又是追查，又是审问，你可就要倒霉啦。”

“我实在受不了啦，潘苔莱耶维奇！”叶尔马科夫严肃、简单地回答说。“他们身上穿的都是新崭崭的，在梅德维季河口镇刚刚发给他们的，好啊，可是我的弟兄们的衣服全都穿破啦，他们家里的衣服也并不多。反正到后方去也会把他们全部剥光！我们把他们抓到了，倒留给后方那些混蛋去剥吗？不，还是叫咱们的人剥了穿吧！——一切由我负责，想从我这里搞到什么好处，只能枉费心机！请你也别跟我瞎罗嗦。我什么都不知道，对这些事儿我连做梦都没有梦到！”

他们来到那群俘虏跟前。人群中的低语声停止了。站在边上的人都躲开这些骑马的人，脸上带着忧郁、恐惧和警惕、期待神情打量着哥萨克们。有一个红军战士认出葛利高里是指挥官，就走到跟前来，用手扶着马镫说：

“长官同志！请告诉您的哥萨克，就是把军大衣还给我们也好啊。做做好事吧！夜里太冷，您看我们简直都跟光屁股差不多啦。”

“夏天，你不会冻死的，放心吧，黄老鼠！”叶尔马科夫严厉地说，用马把红军士兵挤到一边去，然后又转身对葛利高里说：“你放心好啦，我命令发给他们一些旧衣服。喂，躲开，躲开，勇士们！你们应该去捉自己裤子里的虱子，而不是来跟哥萨克打仗！”

司令部里正在审问一个被俘的连长。新任师参谋长，安德烈亚诺夫上校坐在铺着旧漆布的桌子边。他是个有些年纪，长着蒜头鼻子的军官，鬓角上浓密的头发已经斑白，象小孩子似的扎煞着大耳朵。他的对面，离桌子两步远，站着那位红军连长。与安德烈亚诺夫一同被派到师部来的参谋，苏林中尉在记录审讯口供。

红军连长——身材高大、蓄着棕红色的胡子，灰白的头发剪得象刺猬——站在那里，笨拙地在酱紫色地板上捌动着两只光脚，偶尔看看上校。哥萨克们给俘虏只留下了一件没有漂白过的、黄色粗布士兵衬衣，裤子也被剥去了，给他换上一条缝着褪色的裤绦、补了很多难看的补丁的、已经破烂不堪的哥萨克军裤。葛利高里走到桌子跟前，看见俘虏正在难为情地不断地悄悄提破裤子，竭力想掩盖裸露的身体。

“您说，您是被奥勒尔省军事委员部动员出来的吗？”上校问，从眼镜框上方瞅了俘虏一眼，又垂下眼睛，眯缝起来，开始查阅和玩弄手里的一纸什么文件，——看上去象是证件。

“是的。”

“是去年秋天吗？”

“去年秋末。”

“您说谎！”

“我说的是实话。”

“我有证据，您是说谎！……”

俘虏默默地耸了耸肩膀，上校看了看葛利高里，轻蔑地歪头指了指被审讯的人说：

“请您欣赏欣赏吧：从前沙皇军队里的一名军官，现在您看，却成了布尔什维克啦。一落到咱们手里，就胡编一气，仿佛他参加红军只是出于偶然，仿佛他是被硬抓去的。胡诌八扯，天真得要命，简直象个中学生，而且还以为别人会相信他的话呢，而自己竟没有一点儿国民应有的勇气，承认自己背叛祖国的事实……害怕啦，混帐东西！”

那个俘虏很困难地活动着喉结说：

“上校老爷，我看您倒是很有国民的勇气，您都敢侮辱俘虏……”

“我不跟混帐说话！”

“可是我现在却非说不可。”

“小心点儿！您别惹恼我，我可以采取侮辱您的行动！”

“处在您的地位，这易于反掌，主要是不必冒任何危险！”

葛利高里一声不吭，坐到桌边，带着同情的微笑看着气得脸色煞白、毫不畏惧地在顶嘴的俘虏。“他把这位上校刺疼啦！”葛利高里很开心地想；有点幸灾乐祸地瞥了一眼安德烈亚诺夫那由于神经质的抽搐而绷得紧紧的、肉笃笃的、通红的腮帮子。

葛利高里从第一次见面，就很不喜欢这位参谋长。安德烈亚诺夫属于这样的一类军官，世界大战时根本没有上过火线，而是有心计地躲在后方，利用有势力的同事和亲朋关系，拼命去找没有危险的职务。安德烈亚诺夫上校在内战期间则巧妙地弄到一份后方保卫工作蹲在新切尔卡斯克，直到克拉斯诺夫将军垮台以后，才被迫来到前线。

葛利高里和安德烈亚诺夫在一所房子里住了两夜，葛利高里从他的谈话里知道，他是个笃信上帝的人，一谈到教堂盛大的祈祷仪式总是热泪盈眶，妻子是位模范妻子，好得简直不能再好啦，大家都尊称她索菲娅·亚力山德罗芙娜，而且钦派司令官丰·格拉贝男爵曾经追求过她，但是很不成功；此外，上校还亲切而又详细地讲过他已故父亲的庄园多么漂亮；他是怎样晋升到上校的，一九一六年他曾经跟一些大官儿一起打猎；还说，他认为打惠斯特牌是最好的游戏，用和兰芹叶泡的白兰地是最有益的饮料，而最肥的差事则是军需官。

安德烈亚诺夫一听到近处的炮声就哆嗦，不愿意骑马，说是肝脏有病。念念不忘加强师部的保卫工作，对于哥萨克表现出一种掩饰得很拙笨的敌视情绪，因为照他的说法，哥萨克在一九一七年都变成了叛徒，而且从那年起，他就毫无例外地憎恨一切“下级军官”。“只有贵族能拯救俄罗斯！”上校这样宣称，并顺便提到他是贵族出身，安德烈亚诺夫家族是顿河沿岸最古老和功勋卓著的贵族。

毫无疑问，安德烈亚诺夫的主要缺点就是喜欢信口开河地胡说一通，这是那些喜欢象老头子似的唠叨，而且唠叨起来没完没了的蠢人到了老年后的通病，这些人从年轻的时候起就习惯于轻率、放肆地评论一切事物。

葛利高里一生中曾经多次遇到过这号人物，而且对他们简直是深恶痛绝。葛利高里跟安德烈亚诺夫认识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回避和他见面，白天倒是很容易做到，但是一到部队停下来宿营的时候——安德烈亚诺夫就到处找他，急忙问他：“我们一起过夜吧？”而且不等到回答，就开始说起来：“我的亲爱的，您说哥萨克在步战中是靠不住的，可是我从前给将军大人当副官的时候……喂，外边有人吗，把我的皮箱和铺盖都拿到这儿来！”葛利高里仰面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听他讲，然后就不客气地翻了个

身，脊背对着这个唠叨不休的家伙，用军大衣蒙上脑袋，心怀压抑的愤怒想：“只要一得到调动职务的命令，我就拿件重重的家伙朝他的脑袋上来一下；也许这样，可以使他至少一个星期不说话！”“您睡了吗，中尉？”安德烈亚诺夫问。“我睡啦，”葛利高里闷声回答说。“对不起，我还没有说完哪！”于是又继续讲下去，葛利高里迷迷糊糊地想：“他们是诚心把这个唠叨鬼塞给我的。一定是菲茨哈拉乌罗夫搞的鬼。唉，限这样的混蛋怎么一起儿共事呢？”睡意朦胧中，还听到上校象雨打铁房顶般刺耳的男高音。

正因为这样，所以葛利高里看到被俘的连长得心应手驳得他这位喜欢说话的参谋长无言以对，就幸灾乐祸起来。

安德烈亚诺夫沉默了一会儿，眯缝起眼睛；他那两只搨风耳的长耳垂涨得通红，放在桌子上的那只食指上戴着大金戒指的白胖的手直哆嗦。

“您听着，杂种！”他激动得声音沙哑地说。“我命令把您押到我这里来，可不是为了跟您对骂，您别忘记这一点！您明白吗？您是逃不掉的！”

“我非常明白。”

“这对您来说太好了。归根到底，您是自愿参加红军，还是被硬抓去的，这与我毫不相干。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您对诚实的错误理解，而拒不承认……”

“显然，我们对诚实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

“这是因为您已经毫无这一品质可言，所以才会这样！”

“至于您，上校老爷，从您对我的态度来判断，我非常怀疑，您什么时候曾经有过这种品质！”

“我看得出——您是想加速结局的到来，是吗？”

“难道说您以为拖下去对我有益吗？请您不要吓唬我啦，那将是徒劳的！”

安德烈亚诺夫用两只颤抖的手打开香烟盒，点上一支烟，贪婪地连吸了两口，又对俘虏说：

“那么说，您是拒绝回答问题的了？”

“我的经历已经说过了。”

“见您的鬼去吧！您那卑鄙的个人经历我是最不感兴趣的。请您回答这个问题：从谢布里亚科沃站开到你们那儿去的是什么部队？”

“我已经口答过您：我不知道。”

“您知道！”

“好，我叫您满意一下：是的，我知道，但是我将不回答您的问题。”

“我命令用枪探子抽您，您就会说啦！”

“未必吧！”俘虏用左手捋了一下胡子，很自信地笑了。

“卡梅申斯基团参加这次战斗了吗？”

“没有。”

“但是你们的左翼有骑兵掩护，这是什么部队？”

“请您不要再问啦！我再向您重复一次：这类问题我概不回答。”

“你自己选择吧：你这个狗东西，或者立刻把真情实话说出来，或者十分钟后就枪毙你！怎么样？”

这时，那个俘虏忽然用高亢的、年轻响亮的声音说：

“您这个老混蛋，老糊涂虫！我简直是烦透啦！您要是落在我的手里——我是不会这样审问您的！……”

安德烈亚诺夫脸色煞白，抓住手枪套子。这时葛利高里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举起一只手以示警告。

“噢——噢！好啦！够啦！你们谈过了——那就可以啦。我看你们俩的火气都太大啦……好，既然话不投机，那就算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做得很对，不肯出卖自己人，真的，这太好了！我完全没料到！”

“不，请准许我！……”安德烈亚诺夫在徒劳地企图打开手枪套子，怒冲冲地说。

“我不准许！”葛利高里大为高兴，紧靠在桌边，用身子挡住俘虏。

“打死个俘虏——算是什么英雄好汉。您的良心怎么会允许您打死他这样的人呢？一个交出了武器的人，失去自由的人，瞧，他被剥得身上连件衣服都没有啦，可是您却还要动手……”

“消灭他！这个混蛋，他侮辱我！”安德烈亚诺夫猛地推开葛利高里，拔出手枪。

俘虏急忙面朝窗转过身去，好象怕冷似的耸了耸肩膀。葛利高里含笑注视着安德烈亚诺夫，可是安德烈亚诺夫感到手里握着粗糙的手枪柄以后，不知道为什么胡抡了一下，然后枪口朝下，转过身去。

“我不愿意弄脏我的手……”他大喘着气，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沙哑地说道。

葛利高里胡子下面露出了一排象泡沫一样洁白的牙齿，忍不住笑了，他说：

“怎么会呢！您瞧，您的手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还是在宿营的地方，早上我醒过来，从椅子上拿起它来看了看……枪里连一颗子弹也没有，而且大概有两个月没擦啦！您对自己的随身武器保养得可太糟啦！”

安德烈亚诺夫低下头，用大拇指动了动枪机，笑着说：

“见鬼！真是这样……”一声不响地用嘲笑的目光注视着全部进程的苏林中尉把审问记录卷了起来，喉音浓重，高兴地说：

“我已经屡次对您说过，谢苗·彼里卡尔波维奇，您对武器的保养太不经心。今天的事情——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安德烈亚诺夫皱起眉头，喊叫道：

“喂，外面有人吗？进来！”

两个传令兵和警卫队长从门厅里走了进来。

“带走！”安德烈亚诺夫用头朝俘虏一点。

俘虏扭过脸朝着葛利高里，默默地行了一个礼，然后往门口走去。葛利高里好象觉得，俘虏棕色胡子下面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露出刚能看得出的表示谢意的微笑……

等到脚步声消失以后，安德烈亚诺夫疲倦地摘下眼镜，用羚羊皮仔细擦着，气哼哼地说：

“您出色地保护这个混蛋，这属于您的信仰问题，但是您当着敌人的面就谈起手枪的事儿，这使我陷入窘境——您听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葛利高里好声好气地回答说。

“不，一切全是徒劳。您知道吗，我本来可以打死他。这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家伙！您来以前，我已经跟他斗了半个钟头。他说了很多谎话，有意弄乱情况，东拉西扯，提供了些虚假的情报——简直是胡说八道！等到我——把他揭穿——他就干脆拒绝回答问题。您知道吧，军官的荣誉不允许他向敌

人泄漏军事秘密。可是这个狗崽子，在受雇于布尔什维克的时候，怎么就不考虑军官的荣誉……我想把他和另外两个指挥人员悄悄地枪毙。要从他们嘴里得到我们有用的情报——是毫无希望的：他们都是些顽固不化的、死不悔改的恶棍。所以——没有宽恕他们的必要。您——意下如何？”

“您怎么知道他是连长呢？”葛利高里没有回答，反问他道。

“他手下的一名红军士兵供出来的。”

“我认为应该枪毙这个红军士兵，留下连长！”葛利高里有所期待地看了看安德烈亚诺夫。

安德烈亚诺夫耸了耸肩膀，象人们听到对话的人开了个不恰当的玩笑以后那样笑了笑。

“不，不开玩笑，您是怎么个看法？”

“我的看法已经对您说啦。”

“那么，请说说，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出于什么考虑？出于保持俄罗斯军队里的纪律和制度呀。昨天，咱们睡觉的时候，上校阁下，您说得很有道理，您说打垮布尔什维克以后，应该在军队里建立各种制度，以便肃清青年人沾染的红色流毒。我跟您的意见完全一致，您还记得吗？”葛利高里抚摸着胡子，注视着上校面部表情的变化，慎审地说：“可您现在提出的处置办法又是什么呀？您这种办法只能鼓励道德败坏！就是说，鼓励兵士出卖自己的长官，对吗？您这是拿什么东西来教育士兵呀？如果咱们有朝一日也陷于这种境地，那还了得呀？不，请原谅，对这个问题我要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反对这样做。”

“您随便吧，”安德烈亚诺夫冷冷地说，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葛利高里。他早已听说，这位叛军师长很刚愎、脾气古怪，但是没料到他会是这么难斗。他仅仅补充说：“我们对待被俘虏的红军军官照例是这样办的，特别是——对从前的军官。您这儿有一套新玩意儿……我不太理解您对这样一个本来是无可争论的问题的态度。”

“可能的话，我们一般是在战斗中把他们打死，至于俘虏，没有必要是不枪毙的！”葛利高里红着脸回答说。

“那好吧，我们把他们送到后方去，”安德烈亚诺夫同意说。“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一部分俘虏是被强征来的萨拉托夫省的农民，他们表示愿意参加我们的队伍作战。咱们的第三兵团还缺三百多名战士。您是否认为，经过仔细的挑选，可以把一部分志愿参加的俘虏补充到第三团去？对这个问题，我们军部有明确的指示。”

“一个庄稼佬我也不要。我的队伍里的缺额要用哥萨克来补充，”葛利高里断然声明说。

安德烈亚诺夫还试图说服他：

“请您听我说，我们不必争论。我理解您是希望师里的兵员都是清一色的哥萨克，但是客观需要迫使我们不能嫌弃俘虏。就是志愿军中，也有几个团是用俘虏兵编建的。”

“他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可是我不要庄稼佬。对于这个问题，咱们不要再多谈啦，”葛利高里断然说。

过了一会儿，他出去处理押送俘虏的事儿。吃午饭的时候，安德烈亚诺夫心情激动地说：

“显然，我们是难以共事下去的……”

“我也这样想，”葛利高里冷冷地回答说。他没有理会苏林的笑容，用手指头从盘子里拿起一块烤羊肉，象狼一样咯吱咯吱地大嚼起相当坚硬的脆骨，使得苏林皱起了眉头，仿佛牙疼似的。甚至连眼睛都闭上了。

过了二天，追击节节后退的红军部队的战斗任务改由萨利尼科夫将军的突击兵团来进行，葛利高里被火急召到兵团司令部，参谋长是位上了年纪的、仪表堂堂的将军，他把顿河军司令关于改编叛军的命令读给葛利高里听了以后，干脆地说：

“在与红军进行游击战的时期，您成功地指挥一个师去作战，可是现在，我们已经不仅不能让您指挥一个师，就连一个团也不能让您去指挥。您没有受过军事教育，在战线扩大，用现代作战方法指挥战斗的情况下，指挥一个庞大的战斗单位，您是不能胜任的。您同意这个结论吗？”

“同意，”葛利高里回答说。“我自己也正想辞去师长职务。”

“这很好，您并没有过高估计自己的才能。在今天的青年军官中，具有您这样品质的人并不多见。好，现在前线总司令任命您担任第十九团第四连连长。这个团正在进军途中，离此约二十俄里，在维亚兹尼科夫村附近。今天就去，最迟——明天。您似乎有什么话要说，是吧？”

“我希望派我到后勤部队去。”

“这不可能。您必须在前方作战。”

“我在两次战争中受过十四次轻重伤。”

“这没有什么关系。您还很年轻，看来身体很好，您还能打仗。至于说到受伤，哪位军官不是受过多次伤呢？您可以走啦。诸事如意！”

大概是为了防止在改编叛军时必然要在顿河上游哥萨克中引起不满情绪，所以在占领梅德维季河口镇之后，立即给许多在叛变时立有战功的普通哥萨克戴上了军官肩章，几乎所有的司务长都晋升为准尉，而所有参与叛变的军官都得到了晋升和奖赏。

葛利高里当然也不例外：他晋升为中尉，通令全军表彰他在与红军作战中的特殊功勋，并致谢忱。

改编工作进行了几天。许多没有文化的师长和团长都换上了将军和上校，任命许多有经验的军官担任连长；炮兵连和司令部里的指挥人员全部都换过，许多普通哥萨克都被派去补充那些在顿涅茨河一带的战斗中受创的顿河军的正规团队。

傍晚，葛利高里把哥萨克们都召集起来，宣布本师要进行改编，——他在告别时说：

“乡亲们，请你们多多原谅我的缺点！时局把咱们逼在一起冲杀，从今天起，咱们就要各奔前程啦。最要紧的是——你们要小心各自的脑袋，别叫红军给你们打上窟窿。尽管咱们的脑袋很笨，但是不要无故把它们送上去挨枪子儿。咱们还要用这颗脑袋来想，好好地去看，今后怎么办……”

哥萨克们先是哑然无声，后来一下子就七嘴八舌地、闷声叫嚷起来：

“又要旧调重弹啦？”

“现在要把我们发到哪儿去啊？”

“他们任意欺压老百姓，混蛋东西！”

“我们不愿意改编！这算是什么新花样呀？！”

“好啊，弟兄们，会师会得咱们好苦哟！……”

“老爷们又要来整治咱们啦！”

“现在要当心啦！要把咱们的关节都给整直啦……”

葛利高里等到大家都静下来，又说：

“你们别胡说八道。那种可以评论上级命令和反对长官的自由时代已经过去啦。大家都回营地去吧，少说点儿闲话，不然，现在这种时候，不但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倒十有八九要被弄到军事法庭或者囚犯连去。”

哥萨克们一排一排地走过来跟葛利高里握手告别，说道：

“再见吧，潘苔莱维奇！你也不要记恨我们。”

“唉，我们跟着陌生人去当兵也舒服不了的！”

“你这是把我们白白丧送啦，你不应该同意把这个师交出去啊！”

“我们也很可怜你，麦列霍夫。那些外来的军官也许比你更有学问，可是要知道，我们并不会因此就舒服些儿，反而要更痛苦，糟就糟在这里！”

只有一个纳波洛夫村的哥萨克，连里爱讲笑话的刻薄鬼说：

“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你别相信他们的话。如果事情不称心，不管你是跟自己人一起儿干，还是跟陌生人——都舒服不了！”

夜里，葛利高里跟叶尔马科夫和另外几个指挥员一起儿大喝烧酒，第二天早晨，他带上普罗霍尔·济科夫去追赶第十九团。

他还没来得及把连队接过来，熟悉人员情况——就被召到团长那里。大清早。葛利高里正在检查马匹，他拖延了一会儿，过了半个钟头才去到团部。他以为一向对军官要求严格的团长准会训他一顿，但是团长很客气地和他寒暄后，问：“喂，您认为这个连怎么样？士兵们还不错吧？”没等回答，也没有看葛利高里，而是瞅着别处，说：

“亲爱的，我必须通知您一件悲痛的消息……府上——遭到重大的不幸。今天夜里接到维申斯克打来的电报。我给您一个月的假期回去料理家务。立刻就启程吧。”

“请把电报给我，”葛利高里脸色煞白地说。

他接过一张折成四折的纸片，打开看了一遍，把它攥在霎时出了汗的手里，用了很大的劲儿，使自己镇定下来，等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只是略微有点儿结巴：

“是的，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么，我只好走啦。再见。”

“不要忘记带休假证件。”

“是的，是的。谢谢，我不会忘记的。”

他习惯地扶着马刀，迈着沉着而又坚定的脚步，走到门廊里，但是当他在高台阶上走下来的时候——忽然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了，立刻感觉到一种尖利的剧痛，就象刺刀扎进了他的心脏。

下到台阶低处时他踉跄了一下，左手抓住摇摇摆摆的栏杆，右手赶快解开军便服的领子。站了一会儿，不断大口地喘着气，但是在这一刹那，他仿佛沉浸在悲痛中，所以等到他离开栏杆，朝拴在篱笆门边的战马走去的时候，已经脚步沉重，有点儿摇摇晃晃了。

第十六章

娜塔莉亚自从那次跟达丽亚谈话以后，有几天的日子就象在噩梦中挣扎，但是却又无力醒过来。她要找一个体面的借口，去找普罗霍尔·济科夫的老婆，想从她那里探听一下，葛利高里在撤退的日子里，在维申斯克的生活情况，是不是在那里遇上了阿克西妮亚。她很想证实丈夫的罪过，而对于达丽亚的话却是将信将疑。

黄昏以后，娜塔莉亚随随便便地挥舞着一根树枝，来到济科夫家的院子前。普罗霍尔的老婆做完家里的活儿，正在大门口闲坐。

“你好啊，出征军人的心上人！没有看见我们家的小牛犊吗？”娜塔莉亚问。

“上帝保佑，亲爱的！没有，没看见。”

“这个荒唐鬼，该死的东西，怎么也不肯待在家里！叫我上哪儿去找它呀——真没有办法。”

“等等，歇一会儿吧，会找到的。你想嗑葵花子儿吗？”

娜塔莉亚走到她近前，坐了下来。说起娘儿们的家常话来。“没有听到当兵人的什么消息吗？”娜塔莉亚很有兴趣地问。

“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就象石沉大海一样，这个反对基督的人！你们那口子是不是捎回什么信儿来啦？”

“没有。葛利沙答应要写信回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信来。只听人们说，咱们的队伍好象已经开过梅德维季河口镇去啦，别的，什么也没有听到。”娜塔莉亚把话题转到不久前撤退到顿河对岸的事情上，开始小心翼翼地探询，她们两家当差的人在维申斯克是怎么生活的，村里还有什么人跟他们在一块儿。普罗霍尔那狡猾的老婆立刻就猜透了娜塔莉亚来看她的目的，所以回答得很镇静、冷淡。

她已经从丈夫的嘴里知道葛利高里的全部事情，虽然舌头有点儿痒痒，但是不敢说，她记着普罗霍尔的嘱咐：“记住：你要是把这些话不管对谁说一句，我就把你的脑袋放在劈柴墩子上，把你的臭舌头伸出来，剁掉。如果这事儿传到葛利高里耳朵里，他会不费吹灰之力，顺便就把我干掉！可是我尽管对你已经烦得要死啦，而日子却还没有过够，明白了吗？好，不要多嘴，就象死人一样！”

“你的普罗霍尔在维申斯克没有见到过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吗？”娜塔莉亚已经按耐不住，单刀直入地问。

“他怎么会见到她呀！难道他们在那儿还顾得上这个吗？说实在话，我什么也不知道，米伦诺芙娜，请你别问我这个吧。从我家那个白毛鬼嘴里别想听到什么正经话。他只会说——端来，拿去。”

娜塔莉亚就这样一无所获的走了，心情更加懊丧、激动。但是她再也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活下去了，这种心情促使她来到阿克西妮亚家。

她们是邻居，最近几年，经常碰面，默默地互相点头而过，有时候也交谈几句。她们见面互不问候，怒目相视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相互敌视的情绪已经有所缓和，所以娜塔莉亚到她家去的时候，心想阿克西妮亚是不会把她赶出来的，她不是来谈别的什么人的事，而是来谈葛利高里的事情。她的推测果然不错。

阿克西妮亚毫不掩饰自己的惊愕，把她请进内室，拉上窗帘，点上灯，

问：

“有什么好消息吗？”

“我不会有什么好消息告诉你的……”

“那就快说坏的吧。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出什么事儿啦？”

在阿克西妮亚的问话中流露出的毫不掩饰的恐惧神情，使娜塔莉亚全明白了。一句话，阿克西妮亚的全部心事暴露无余，显示出她为什么活着和她最担心的是什么。说实在的，听了这句话以后，再也没有必要去问阿克西妮亚跟葛利高里的关系了，可是娜塔莉亚却还不走；她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说：

“没有，我男人还活着呢，而且很壮实，你别害怕。”

“我根本没害怕，你胡说些什么呀？该为他的健康担心的是你，我自己的事情已经够我操心的啦。”阿克西妮亚说得很流畅，但是却觉得一股热血涌上了她的脸，便急忙走到桌边，背朝着客人站在那里，挑了半天本来就着得很好的油灯。

“你听到你家司捷潘的什么消息了吗？”

“不久前托人带好来啦。”

“他的身体好啊？”

“大概不错吧。”阿克西妮亚耸了耸肩膀。

这方面她也装不出假来，掩饰不住自己的感情：她的答话中明显流露出来对丈夫命运的漠不关心，使娜塔莉亚不由自主地笑了。

“看得出，你对他的死活并不十分关心……好啦，这是你的事情。我来的目的是：村子里有谣言说，葛利高里好象又追你啦，说他回家来的时候，你们总要幽会。这是真的吗？”

“你可真会找人询问！”阿克西妮亚嘲笑说。“那我来问你，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你怕说实话吗？”

“不，我不怕。”

“那就请你告诉我，叫我知道真实情况，免得再受折磨。为什么要白白折磨我呢？”

阿克西妮亚眯缝起眼睛，两道黑眉毛挑动了一下。

“反正我是不会可怜你的，”她厉声说。“咱们俩是命该如此：我痛苦，你就舒服，你痛苦，我就舒服……咱们不能把他分成两半呀？好啦，我老实地告诉你吧，叫你心里早有个谱儿。这一切都是真的，村里人说的没有错。我又把葛利高里抢过来啦，而且从今以后，我要拼命抓住他，不让他再飞了。好啦，你全知道啦，你打算怎么办呢？你是来砸我家的玻璃，还是拿刀子来宰我呢？”

娜塔莉亚站起身，把柔软的树条挽成一个结，扔到炉子旁边，露出一种反常的坚定神情回答说：

“眼下我还不会干什么对你不利的东西。我要等葛利高里回来，和他谈一谈，然后再看咱们俩应该怎么办。我有两个孩子，我会为保护他们和自己采取行动的！”

阿克西妮亚笑了：

“这么说，暂时我可以太太平平地过日子了？”

娜塔莉亚没有理睬这些嘲弄话，走到阿克西妮亚跟前，拉了拉她的衣袖

说：

“阿克西妮亚！你妨碍了我一辈子，但是现在我再也不会象从前那样央告你啦，记得吗？那时候，我太年轻，太傻，我以为——求求她，她会可怜我，大发慈悲，会让出葛利沙。现在我不会这样做啦！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你并不爱他，你只不过是跟他勾搭惯了。难道你曾经象我这样爱过他吗？当然没有。你跟利斯特尼茨基鬼混，你这样水性杨花的女人，跟什么人不可以鬼混呢？真正有所爱的人——是不会这样鬼混的。”

阿克西妮亚脸色煞白，伸手推开娜塔莉亚。从躺柜上站起来。

“他都没有为这件事责怪过我，你倒来问罪啦？这跟你有什么相干，啊？好啦！我是坏女人，你是好女人，又怎么样呢？”

“就这样啦，你别生气。我立刻就走。谢谢你，把真情都告诉我。”

“不值得谢，不用谢，不用我说，你也会知道。你等等，我跟你一起儿出去关百叶窗。”阿克西妮亚在台阶上站住了，说：“我很高兴，咱们能和和气气地分手，没有争吵，我的好街坊，不过我最后要告诉你一句话：你如果有力的话，你就把他夺回去，如果办不到，就请你不要责怪我。我是不会甘心情愿地把他让出来的。我的年纪也不小啦，虽然你骂我是水性杨花的女人，不过我可不是你们家的达什卡，我从来没有象她那样风流过……你还有孩子，可是我，”阿克西妮亚的声音颤抖了一下，变得越来越模糊、低沉，“我在世界上唯有他一个亲人！第一个，也是最后的一个亲人。这你知道吗？咱们今后就别再谈他啦。如果他活着回来，——愿圣母保佑他，——那就叫他自己选择吧……”

夜里，娜塔莉亚不能入睡，第二天早晨，跟伊莉妮奇娜一起儿到瓜地里去锄草。干着活儿，她觉得舒服些。这可以少想些事情，只是机械地往被太阳晒干、裂成碎块的沙土上刨着，有时候挺一下身子，休息一会儿，擦擦脸上的汗，喝口水。

被风吹散的白云在蓝天上飘荡、消失。太阳在蒸烤着滚烫的土地。雨云从东天边涌来。奔腾的乌云遮住了太阳，娜塔莉亚不用抬头看，脊背就能感觉到；霎时间，一阵凉意，灰色的云影立即遮上了冒着热气的褐色土地、茎叶蔓延的西瓜秧、向日葵挺拔的茎杆。云彩影子遮上了山坡上一片片的瓜地，遮上了被暑热蒸晒得枯萎、倒伏的青草，遮上了山楂树丛和耷拉着沾满鸟粪的叶子的荆棘。鹤鹑令人心烦的啼声更响了，云雀悦耳的歌声听得越来越清楚，甚至连吹得热乎乎的青草簌簌作响的风仿佛也不那么热了。过了一会儿太阳又斜着，耀眼地穿透了向西天飘去的黑云的白边，从黑云里钻出来，又把闪闪的金光泻向大地。在远方，顿河沿岸蓝色的山脊上，还有伴随着黑云云影在驰骋，可是瓜地上已经是一片琥珀黄色的、炎热的中午时分，飘流的蜃气抖动着，在地平线上翻滚，空气中充满了呛人的泥土气味和它养育出来的育草气味。

中午，娜塔莉亚走到荒沟里的一口土井边，汲来一罐冰凉的井水。她和伊莉妮奇娜喝足了水，洗了手，就坐在大太阳地里吃起饭来。伊莉妮奇娜在一块铺开的围裙上仔细地把面包切开，从袋子里掏出两把勺子和一只杯子，从盖着的上衣下面拿出怕太阳晒热的装着酸牛奶的细颈瓦罐。

娜塔莉亚勉强地吃着饭，婆婆问：

“我早就看出来，你好象心事很重……是不是又跟葛利什卡吵嘴啦？”

娜塔莉亚被风吹得干裂的嘴唇可怜地哆嗦起来。

“妈妈，他又和阿克西妮亚勾搭上啦。”

“你这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昨天到阿克西妮亚家去啦。”

“这个贱种，她就承认了吗？”

“是的。”

伊莉妮奇娜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布满皱纹的脸上和嘴唇角上出现了严厉的皱纹。

“该死的东西，也许她在瞎吹牛吧？”

“不，妈妈，是真的，这用不着……”

“你不好好地看住他……”老太婆小心翼翼地说到。“对这种男人一点儿都不能马虎。”

“难道这能看得住吗？我是相信他的良心的……难道我真能把他拴在我的裙带上吗？”娜塔莉亚苦笑着，接着又声音低得刚刚能听见地补充说：“他又不是米沙特卡，我可以把他拦住。头发已经斑白啦，仍然旧情不忘……”

伊莉妮奇娜洗擦了勺子，涮洗了杯子，把餐具都收到袋子里，直到这时候才问：

“倒霉的事儿就这点儿吗？”

“妈妈，您这是怎么啦……这点儿就已经足够使你觉得没什么活头啦！”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还有什么好打算的呢？带上孩子回到娘家去吧。我再也不能跟他一起儿过下去啦。让他把她领到家里来，跟她一起儿过吧……我受的苦已经够可以的啦。”

“年轻的时候我也这样想过，”伊莉妮奇娜叹了口气说。“我的男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跟他受的那些苦，说也说不完。不过离开自己的结发丈夫也不是件容易事儿，而且也没有用处。好好想想——你自个儿就会明白。叫孩子们离开父亲，这怎么行呢？不行，你这些话很不在理。不要去想它啦，不许你去胡思乱想！”

“不，妈妈，我不能再跟他过下去啦，您别再多费口舌啦。”

“我怎么能不费口舌呢？”伊莉妮奇娜生气地说。“难道你不是我的亲人吗，啊？难道我不疼爱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吗？你怎么能对我这个做母亲的老太婆这样说话呢？告诉你：丢掉这些念头——就是这样。亏你想得出：‘离开这个家！’你上哪儿去？你娘家谁还要你呀？父亲去世啦，房子烧掉啦，母亲勉强地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你也想钻到那儿去，还要把我的孙子孙女也带去？不，亲爱的，这办不到！等葛利什卡回来，那时候咱们再看看该怎么对付他，现在你别对我说这种话，我不许你说，我也不要听！”

娜塔莉亚心里积压了很久的全部苦恼，突然爆发了，她恸哭起来。呻吟着扯下头上的头巾，脸趴到干结的硬土地上，胸膛紧贴在地上，大哭不止，但是没有眼泪。

伊莉妮奇娜——这位聪明而又勇敢的老太婆——动也没有动一下。她仔细地把装着剩下的酸奶的罐子仍旧裹到上衣里，放到阴凉的地方，然后倒了一杯水，走过来，坐到娜塔莉亚身旁。她知道，这种痛苦用什么话劝解也没有用，她知道，大哭一场，要比直瞪着眼和紧闭着嘴要好得多。伊莉妮奇娜

等娜塔莉亚哭够了，然后把干活磨得粗糙的手放在儿媳妇的头上，瞅着她那一头光亮的黑发，厉声说：

“好啦！够啦，你也不能把眼泪全哭光呀，留着点儿下回哭吧。哪，喝点儿水吧。”

娜塔莉亚心情平静了。只是肩膀还偶尔抖动一下，身子还一阵阵轻微地颤抖。她突然跳起来，推开正递水给她的伊莉妮奇娜，脸转向东方，象祷告一样把两只泪湿的手巴掌合在一起，哭泣着，快口地喊道：

“主啊，他把我折磨死啦！我再也不能这样过下去啦！主啊，请你惩罚他这个该死的东西吧！把他打死在战场上吧！不要让他再活下去啦，别让他再折磨我啦！……”

一团团乌云从东方涌上来。雷声隆隆。刺眼的白亮闪电曲曲折折地穿透圆形的云端，滑过天空。风吹得窸窣作响的青草向西倒去，从大道上吹来刺鼻的尘埃，被沉重的、长满子粒的花盘压歪的向日葵几乎弯到地上。

风吹弄着娜塔莉亚结成绺的头发，吹干了她满脸的泪痕，吹得平日子穿的、肥大的灰裙子在腿边乱缠。

伊莉妮奇娜面带迷信的恐怖神情瞅了瞅儿媳妇。在这乌云遮去半边天，大雨将至的田野上，儿媳妇一下子变得那么陌生、可怕。

大雨说话就到。暴风雨前的寂静非常短暂。一只苍鹰惊慌地叫着，斜飞下来，金花鼠在穴边叫了最后的一声，狂风卷起细沙，打在伊莉妮奇娜的脸上，咆哮着掠过草原。老太婆艰难地站起来。脸象死人一样煞白，她透过袭来的暴风雨的轰鸣声，嘶哑地叫喊：

“你清醒清醒吧！上帝保佑！你这是在诅咒谁死哪？！”

“主啊，惩治他吧！主啊，惩罚他吧！”娜塔莉亚呼喊，疯狂的眼睛凝视着旋风卷起的滚滚乌云，电光闪闪，照得云堆庄严、阴森，令人生畏。

一声霹雳，震撼了草原。伊莉妮奇娜惶恐万分，急忙画了一个十字，颤巍巍地走到娜塔莉亚跟前，抓住她的肩膀。

“跪下！听见吗，娜塔什卡？！”

娜塔莉亚恍惚地看了婆婆一眼，顺从地跪了下去。

“请求上帝饶恕你！”伊莉妮奇娜气势汹汹地命令说。“请求上帝，不要接受你的祈祷。你这是在诅咒谁死呀？诅咒自己孩子的亲爹，啊！噢噫，真是大罪过……快画十字吧，快磕头。快说：‘主啊，饶恕我这个罪大恶极的人吧。’”

娜塔莉亚画了个十字，惨白的嘴唇嘟囔了些什么，然后咬紧牙关，笨拙地侧身倒下去。

暴风雨洗过的草原清翠欲滴。一道鲜艳的彩虹，从远处的水塘，一直横架到顿河边上。雷声还在西天轰鸣。混浊的山水汹涌咆哮，泻进荒沟。一条条翻滚着泡沫的溪流顺着山坡，顺着瓜地，向低处的顿河流去。溪流夹带着急雨打落的树叶、田地里的草根和折断的黑麦穗，瓜地里淤积了一片片油光闪亮的细沙，埋没了西瓜和甜瓜的蔓茎；欢腾的水流沿着夏天的小路，冲刷着深深的车辙，奔流而去。远处的沟汊里，一堆被闪电击中起火的干草已经燃烧殆尽。一股紫色的烟柱扶摇直上，几乎触到横空的彩虹弯拱的顶点。

伊莉妮奇娜和娜塔莉亚往山坡下的村子走去，把裙子提得高高的，光脚板小心翼翼地踏着泥泞溜滑的道路。伊莉妮奇娜一边走，一边说着。

“你们年轻人的火气可都太大啦，真的！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就大发肝气。叫你过过我年轻时候过的那种日子就好啦，看你怎么办？葛利什卡还从来没有动过你一手指头，可是就这样你还不满意，你还要干什么？又是想扔下他走掉，又是晕倒，你说说，什么事儿你没有干过，你把上帝都扯到你们那些丑事里去……唉，我的小心肝，你说说，这样好吗？而我那个瘸宝贝儿，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经常无缘无故地把我打得死去活来！但是我没有干过一点儿对不起他的事情。他自个儿在外面胡闹，闯了祸，却拿我出气。有时候，天亮他才滚回家，我就大哭一场责备他，可是他哪，拳打脚踢……打得我浑身青一块，紫一块，一个月都变不过来，可是怎么样呢？我也活过来啦，孩子也养大啦，而且从来也没有想从家里逃出去。我并不袒护葛利什卡，不过我要说的是跟这样的男人还是可以过下去的。如果不是那条毒蛇——他准是村子里头一名好哥萨克。是她把他迷上啦，没错儿。”

娜塔莉亚想着自己的心事，默默地走了半天，然后说：

“妈妈，我不想再多谈这件事啦。等葛利高里回来，再看该怎么办吧……也许，我自个儿走，也许，他把我赶走，不过现在我决不离开你们家就是啦。”

“早就该这么说啦！”伊莉妮奇娜高兴地说，“上帝保佑，一切都会称心如意的。他没有赶你走的道理，你也不必这么想！他是既爱你，又爱孩子，他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儿呢？绝对不会！他不会扔掉你去要阿克西妮亚的，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好啦，都是自己人，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只要他能活着回来……”

“我是不愿意他死的……刚才我说的全是气话……请您别为这件事儿责骂我……我爱他还爱不够呢，不过这样过下去也太难啦！……”

“我的乖孩子，亲人哪！难道我不明白吗？不过千万不能莽撞行事。咱们不要再谈这件事儿啦，这是正经话！看在基督面上，你现在什么也不要对老头子说。这与他无关。”

“我想跟您说一件事儿……我是不是还能跟葛利高里过下去，现在还说不定，但是我再也不愿意给他生孩子啦。这两个孩子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可是现在我又怀孕啦，妈妈……”

“很久了吗？”

“两个多月啦。”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总要生下来呀。”

“我不愿意生啦，”娜塔莉亚断然地说。“今天我就去找卡皮托诺芙娜大娘。她会给我打掉的……她给别的娘儿们打过。”

“这是要把胎儿弄死吗？你这个没良心的，你竟敢这么胡说？”伊莉妮奇娜激动地站在路当中，拍了一下手，她还想说些什么，但是身后传来滚滚的车轮声、马蹄践踏烂泥的咕唧声和什么人叱喝马的声音。

伊莉妮奇娜和娜塔莉亚走到路边，一面走，一面放下掖起的裙子。别斯赫列布诺夫·菲利普·阿格耶维奇老头子从地里回来了，他把车赶到她们跟前，勒住飞跑的骡马。

“上车吧，婆娘们，我把你们带回去，别再和烂泥啦。”

“谢谢啦，阿格维奇，不然，我们滑滑跌跌的，真够呛，”伊莉妮奇娜很高兴地说着，头一个坐到宽敞的大车上。

吃过午饭，伊莉妮奇娜想跟娜塔莉亚好好谈谈，说服她，没有堕胎的必要，老太婆一面洗着盆碗，一面思索着一些她认为特别有说服力的理由，甚至想把娜塔莉亚的决定告诉老头子，请他帮忙劝说劝说气得发疯的儿媳妇，别去干这种蠢事儿，但是在她忙家务的时候，娜塔莉亚已经悄悄收拾了一下，走了。

“娜塔莉亚在哪儿？”伊莉妮奇娜问杜妮亚什卡。

“她收拾了一个小包袱拿着走啦。”

“上哪儿去啦？她说什么了吗？什么样的小包袱？”

“我怎么知道啊，妈妈？她拿了一条干净裙子和另外一些什么东西，包到条头巾里就走啦，什么话也没说。”

“我的可怜的心肝呀！”伊莉妮奇娜束手无策地哭了起来，坐到长凳上，杜妮亚什卡大吃一惊。

“您怎么啦，妈妈？上帝保佑，您哭什么呀？”

“一边去，死丫头！没有你的事儿！她说什么啦没有？她收拾东西的时候，你为什么告诉我呀？”

杜妮亚什卡气急败坏地回答说：

“真跟您没有办法！我怎么知道，该不该把这件事告诉您？她该不是一去就不回来了吧？大概是回娘家看看！您哭的是哪一桩，我简直不明白！”

伊莉妮奇娜怀着极端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娜塔莉亚回来。她决定先不告诉老头子，怕挨他责骂。

太阳已经落山，畜群从草原上回来了。短暂的夏天的黄昏笼罩了村庄。村子里点起了稀疏的灯火，可是娜塔莉亚一直没有回来。麦列霍夫家里的人都坐上来吃晚饭了。心绪不安的伊莉妮奇娜脸色苍白，她把素油炒的面条端到桌子上。老头子拿起勺子，把硬面包皮搂到勺子里，送到胡子拉碴的嘴里，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坐在桌子旁的人，问：

“娜塔莉亚上哪儿去啦？为什么你们不叫她来吃饭？”

“她不在家，”伊莉妮奇娜小声回答说。

“她上哪儿去啦？”

“准是回娘家去，住下啦。”

“她去呆得太久啦。也该懂得点儿规矩……”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不满意地嘟囔说。

他和往常一样吃得很卖力气，拼命地吃；偶尔把勺子扣在桌子上，亲热地斜眼看看坐在旁边的米沙特卡，粗声粗气地说：“我的宝贝儿，扭过一点儿脸来，我给你擦擦嘴。你们的娘——是个荒唐娘儿们，根本就不管你们……”于是用粗糙的大黑手巴掌擦了擦孙子的粉红色的小嘴唇儿。

大家默不作声地吃过晚饭，离开了桌子。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命令说：

“把灯吹灭。煤油不多啦，用不着白白浪费煤油。”

“要关上门吗？”伊莉妮奇娜问。

“关上吧。”

“那么娜塔莉亚呢？”

“她回来会敲门的。也许，她会浪荡到天亮，她也学摩登啦……你就总是什么都由着她吧，老妖精！瞧，亏她想得出，夜里还去串门子……我明天早上就叫她尝点儿厉害。学起达什卡的样子啦……”

伊莉妮奇娜和衣上床躺下。躺了有半个钟头，默默地来回翻着身子，长吁短叹，她刚想起身到卡皮托诺芙娜家去，就听见窗外有什么人颤颤巍巍的脚步声。老太婆以她这样的年纪罕见的速度爬起来，匆匆跑到门廊里，把门开开。

娜塔莉亚脸色象死人一样惨白，正抓着栏杆一步一步地、艰难地爬上台阶。皎洁的满月照耀着她那瘦削的脸、深陷的眼窝和痛苦地弯着的双眉。她象只受了重伤的野兽，摇摇晃晃地走着，在她的脚踏过的地方，留下黑色的血印。

伊莉妮奇娜默默地抱住她，把她搀进门廊。娜塔莉亚背靠在门上，暗哑地低声说：

“咱们家的人都睡了吗？妈妈，快把我身后的血迹擦掉……您看见了吗——我留下的……”

“你这是造了什么孽啦？！”伊莉妮奇娜抑制着哭声，悄悄地喊。

娜塔莉亚想笑笑，但是没有笑出来，一副可怜的怪相使她的脸变得非常难看。

“您别吵，妈妈……不然，会把家人都惊醒……我已经把胎儿堕掉啦。现在我的心里好过啦……不过就是血流得太多……就象被宰了似地从我身上涌出来……把手伸给我……头晕得厉害。”

伊莉妮奇娜开门，好象是到了别人家一样，颤抖的手在黑暗中摸索了半天，怎样也摸不到门把手。她踏着脚，把娜塔莉亚扶进那间宽大的内室，叫醒杜妮亚什卡，差她去喊达丽亚，又点上灯。

通厨房的门敞着，从那里传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均匀而有力的鼾声；小孙女波柳什卡睡梦中有滋味地咂着嘴唇，在嘟囔什么。孩子睡得真香，无忧无虑的甜蜜的梦！

在伊莉妮奇娜拍着枕头、铺被褥的时候，娜塔莉亚坐到长凳上，软弱无力地把头枕在桌子边上。杜妮亚什卡想走进内室来，但是伊莉妮奇娜严厉地说：

“你去吧，不要脸的东西，不要到这儿来！这儿没有你的事情。”

达丽亚皱起眉头，拿着块湿抹布走到门廊里。娜塔莉亚吃力地抬起头来说：

“把床上的干净铺盖撤下来……给我铺上块粗麻布……反正是要弄脏的……”

“住口！”伊莉妮奇娜命令说。“快脱衣服，躺下。你觉得不好受吗？要不要喝点水？”

“我太虚弱啦……给我拿件干净衬衣来，拿点儿水来。”

娜塔莉亚费劲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床前。这时候，伊莉妮奇娜才看到，娜塔莉亚的浸透了血的裙子沉重地耷拉着，粘在大腿上。她恐怖地看着娜塔莉亚象被大雨浇过似的弯下腰去，拧了拧裙子，然后动手脱起衣服来。

“你流血过多，太衰弱啦！”伊莉妮奇娜抽泣着说。

娜塔莉亚闭上眼睛，脱着衣服，呼吸急剧、短促。伊莉妮奇娜朝她看了看，毅然走到厨房里。她费了很大劲才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摇晃醒，对他说：

“娜塔莉亚病啦……很重，可不要一下子死啦……你赶快套车，到镇上

去请大夫吧。”

“你可真能胡说八道！她怎么啦？病啦？夜里少出去浪荡两回就好啦……”

老太婆简单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发疯似的跳起来，一面走，一面扣着裤子，朝内室走去。

“唉，这害人精！唉，这个混帐媳妇！你这是搞的啥名堂啊？！她准是被迫这样干的！……我现在就去教训教训她！……”

“你糊涂啦，该死的東西！……你往哪儿瞎钻啊？……别上那儿去，她不要见你！……你会把孩子吵醒的！快到院子里套车去吧！……”伊莉妮奇娜想拦住老头子，但是老头子不听她的，朝内室门口走去，砰的一脚把门踢开。

“看你干的好事儿，妖精女儿！”他站在门口喊叫。

“不行！爸爸，不要进来！看在基督面上，不要进来！”娜塔莉亚把脱下的衬衣捂在胸前，尖声叫道。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嘴里骂着，开始找棉袄、制帽和马套。他磨蹭了那么久，杜妮亚什卡忍不住了，冲到厨房里，含泪对父亲喊道：

“快点儿去吧！你干什么象屎壳郎在粪堆里一样，钻个没有完呀？！娜塔什卡都要死啦，你却磨蹭个没有完！还算个爸爸呢！你要是不愿意去——就趁早说！我自己去套车，我去！”

“呸，你糊涂啦！怎么，你胡说些什么呀？还不到你发号施令的时候哩，臭丫头！你也敢对老子叫喊起来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拿羊皮袄朝女儿一挥，小声咒骂着，走到院子里。

他走了以后，家里人都觉得松了口气。达丽亚大声地挪动着椅子和板凳，擦起地板来；老头子走了以后，伊莉妮奇娜准许杜妮亚什卡进内室来，坐在娜塔莉亚的床头，给她垫垫枕头，伺候她喝水；伊莉妮奇娜偶尔去看看睡在厢房里的两个孩子，回到内室来，用手巴掌托着脸颊，伤心地摇着脑袋，久久地看着娜塔莉亚。

娜塔莉亚默默地躺着，乱蓬蓬的头发都被汗湿透了，脑袋不停地在枕头上转来转去。她的血流得太多了。每隔半个钟头，伊莉妮奇娜就小心地把她的身子抬起一点儿，抽出被血湿透的垫子，铺上一块新的。

娜塔莉亚变得越来越虚弱。半夜里，她睁开眼睛，问：

“天快亮了吗？”

“好象还早哪，”老太婆安慰她说，心里却在想：“大概活不了啦！她怕昏迷过去看不到孩子……”

仿佛是为了要证实她的猜想，娜塔莉亚低声央告说：

“妈妈，请您把米沙特卡和波柳什卡叫醒……”

“你怎么啦，亲爱的！为什么要在半夜里把他们叫醒呀？他们看到你这样子会害怕的，会大哭大号的……干吗要叫醒他们呢？”

“我想看看他们……我觉得不大好。”

“上帝保佑，你胡说些什么呀？你爸爸马上就要把大夫请来啦，大夫会把你治好。你最好能睡一会儿，亲爱的，啊？”

“我怎么睡得着呀！”娜塔莉亚有点儿懊丧地回答说。这以后她好久没有出声，呼吸也均匀多了。

伊莉妮奇娜悄悄地走到台阶上，哭了个够。东方刚刚开始发白，她的脸

哭得又红又肿，回到内室。娜塔莉亚听见门响，睁开眼睛，又问：

“天快亮了吗？”

“快亮啦。”

“给我脚上盖一件皮袄……”

杜妮亚什卡给她的脚上盖了一件羊皮袄，把棉被的两边掖了掖。娜塔莉亚眼睛里露出感激的神情，后来把伊莉妮奇娜叫过来，说：

“妈妈，请您坐到我身边来，杜妮亚什卡，还有你，达丽亚，先出去一会儿，我想单独跟妈妈说几句话……她们出去了吗？”娜塔莉亚闭着眼睛问。

“出去啦。”

“爸爸还没有回来吗？”

“快回来啦。你觉得不大好，是吗？”

“不是，反正一样……我是想说……妈妈，我很快就要死啦……我的心里觉得是这样。我流的血太多啦——简直是吓人！您告诉达什卡，叫她生上炉子以后，多烧点儿水……您亲自给我洗洗身上，我不愿意让别人……”

“娜塔莉亚！你住口吧，我的乖孩子！你干吗要说死啊？上帝是慈悲的，你会好起来的。”

娜塔莉亚用软弱无力的手势请求婆婆不要再讲下去，自己说：

“请您不要打断我的话……我说话已经很困难，可是我想说……我的头又晕起来……我跟您说过准备水了吗？看来，我的身体还很壮实……卡皮托诺芙娜很早就动手给我做啦，吃饭的时候，我一到那儿她就动手……她自己，可怜的老太太，都害怕啦……噢噫，我流的血太多啦……但愿能活到早晨……多烧一点儿热水……我想死后浑身干干净净……请您给我穿上那条绿裙子，就是绣着花边的那条……葛利沙喜欢我穿这条裙子……再穿上那件粗花呢上衣……就放在箱子右角上，条围巾下面……我死的时候，叫他们把孩子送到我娘家去……您最好派人去请我母亲来，叫她立刻就来……我该跟她告别啦……请把我身下铺的垫子换换。全都湿啦……”

伊莉妮奇娜扶着娜塔莉亚的脊背，抽出垫子，又费劲儿地铺上一条新垫子。这时娜塔莉亚又嘟哝了一声：

“帮我……侧过身子去！”说完立刻昏迷过去了。

蔚蓝色的黎明透进了窗子。杜妮亚什卡洗干净了桶，到院子里去挤牛奶。伊莉妮奇娜打开窗户——凉爽的、夏天早晨的清风，吹进了充满浓重的新鲜血腥味和煤油灯烟气的内室。清风把樱桃树叶子上露水珠吹洒到窗台上；传来清晨的鸟啼声、牛叫声和牧人噼噼啪啪、断断续续的鞭子声。

娜塔莉亚恢复了知觉，睁开了眼睛，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没有血色的黄嘴唇，要求喝水。她已经不再问起孩子和母亲，看来，她正处在弥留之际……

伊莉妮奇娜关上窗户，走到床前。一夜的工夫，娜塔莉亚完全变了样子！一昼夜前，她还象棵繁花似锦的小苹果树，——美丽、健壮，可是现在她的两颊，看起来比顿河沿岸山上的石灰石还白，鼻子尖削，嘴唇失去了不久前的红艳，变得薄薄的，仿佛都要遮不住牙床了。只有眼睛还象从前的娜塔莉亚那样明亮，但是神情却已经完全不同了。当娜塔莉亚偶尔由于某种说不出的需要，抬起发青的眼皮，巡视一下内室，在伊莉妮奇娜身上停留的那一瞬间，她的目光中闪过一种刚刚显出的、陌生的、令人惊恐的神情……

太阳出来的时候，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从镇上回来了。睡眼惺松、被连夜不眠和没完没了地医治伤寒病人及伤员累得疲惫不堪的医生，伸着懒腰，从车上下来，从座上拿起一个小包，朝屋子里走去。他在台阶上脱掉帆布雨衣，——弯着腰，胳膊伸到栏杆外面，把两只毛烘烘的手洗了半天，愁眉苦脸地打量着拿着水罐给往手上倒水的杜妮亚什卡，甚至还朝她挤了两下眼儿。然后走进内室，把所有的人都从屋子里请出去，在娜塔莉亚身旁待了约十分钟。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和伊莉妮奇娜坐在厨房里。“喂，怎么样？”当他们从内室出来，老头子就小声地问。

“很不好……”

“是她自愿这么干的？”

“自己想出来的馊主意……”伊莉妮奇娜避免正面回答问题。

“拿热水来，快点儿！”医生从门内探出乱蓬蓬的脑袋，命令道。

等待烧水的时候，医生走到厨房里来，对老头子无言的询问，绝皇地挥了挥手。

“活不到吃午饭。失血太多。毫无办法！还没有通知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吗？”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没有回答，一瘸一拐地匆匆向门廊走去。达丽亚看见老头子走到板棚里的收割机后头，脑袋趴到去年的干牲口粪堆上，哽噎着大哭起来……

医生又待了半个钟头，坐在台阶上，在朝晖中打起盹儿来，然后，等到火壶烧开了，重又走进内室，给娜塔莉亚注射了一针樟脑剂，就走了出来并且要了牛奶。他艰难地控制着自己不打呵欠，喝了两杯牛奶，然后说：

“请你们立刻送我走吧。镇上有很多病人和伤员在等着我呢，再说，我留在这里已经毫无用处。我已经无能为力。非常愿为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效劳，但是说老实话：我已经束手无策。我们当医生的，能干的事情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只能治疗病人，还没有学会使死人起死回生，府上的儿媳妇已经弄成了这个样子，她再也活不了了……把她的子宫全给弄坏啦。看得出，老太婆是用铁钩子干的活。我们的愚昧无知，简直到了极点！”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往车上放了些干草，对达丽亚说：

“你送大夫回去吧。别忘记，下到顿河边儿的时候饮饮骡马。”

他给医生钱，但是医生坚决不收，责怪老头子说：

“你真不害羞，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亏你说得出。都是自己人，你还要给什么钱。不，不，不许你拿着钱走近我！有什么可感谢的？不值得一谈！如果我把您的儿媳妇治好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啦。”

早晨六点钟左右，娜塔莉亚觉得自己大有好转。她要求给她洗洗脸，还对着杜妮亚什卡擎着的镜子梳了梳头，眼睛里闪着一种从未见过的神情打量着家人，吃力地笑着说。

“好啦，现在我好起来啦！可真把我吓坏了……我以为——非死不可啦……为什么孩子们今天睡得这样久呀？杜妮亚什卡，你去看看他们醒了没有？”

卢吉妮奇娜带着格丽普卡来了。老太婆一看见女儿的样子就哭了起来，但是娜塔莉亚却激动得不停地说：

“妈妈，您哭什么呀？我的病还没有那么厉害……您又不是给我送葬来

啦？行啦，您到底是哭什么呀？”

格丽普卡偷偷推了母亲一下，卢吉妮奇娜明白过来，急忙擦掉眼泪，宽慰地说：

“你说什么呀，我的好姑娘，我是老糊涂啦，流起眼泪来了。一看见你，我的心就碎了……你的模样变得太厉害啦……”

娜塔莉亚一听到米沙特卡的说话声和波柳什卡的笑声，脸颊上立即就泛起了一阵淡淡的红晕。

“叫他们到这儿来！快叫他们来！……”她央告说。“叫他们等会儿再穿衣裳吧！……”

波柳什卡第一个走进来，在门口站住，用小拳头擦着惺忪的眼睛。

“妈妈病啦……”娜塔莉亚笑着说。“到我这儿来，我的可怜的孩子！”

波柳什卡惊异地打量着那些一本正经地坐在长凳上的大人们，——走到母亲跟前，伤心地问：

“为什么你不叫醒我呀？他们为什么都聚到这儿来啦？”

“他们都是来看我的……我为什么要把你叫醒呀？”

“我可以给你端水，陪着你……”

“好啦，你去洗洗脸，梳梳头，祷告过上帝以后再这儿来，陪我坐一会儿。”

“你能起来吃早饭吗？”

“我不知道。大概是起不来啦。”

“好，那我给你端到这儿来，好吗，妈妈？”

“真象爸爸，只有心地不象他，比他善良……”娜塔莉亚往后仰了仰脑袋，怕冷似地拉着腿上的被子，淡淡一笑说。

过了一个钟头，娜塔莉亚的病情恶化。她动了动手指，把孩子们叫到跟前，拥抱了他们，给他们画了十字，亲了亲他们，就请求母亲把孩子们带回家去。卢吉妮奇娜把孩子交给格丽普卡带走，自己仍然守在女儿身边。

娜塔莉亚闭上眼睛，仿佛是在昏迷中说：

“那我就再也看不到他啦……”接着，象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猛地从床上爬起来。“把米沙特卡叫回来！”满面泪痕的格丽普卡把小男孩推进内室，她自己待在厨房里，小声啜泣。

忧郁的、眼里透出麦列霍夫家族冷酷眼神的米沙特卡胆怯地走到床前。母亲脸上发生的剧烈变化几乎把她变成陌生人了。娜塔莉亚把儿子拉到自己跟前来，感到米沙特卡的小小的心脏，就象是只被捉住的麻雀似的，跳得非常地快。

“把头低下来，孩子！再低点儿！”娜塔莉亚央告说。

她对着米沙特卡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一些什么，然后把他推开，直瞪瞪地看了他一眼，紧闭上直哆嗦的嘴唇，强颜做出可怜、痛苦的微笑，问：

“你不会忘记吧？会说吗？”

“忘不了……”米沙特卡抓住妈妈的食指，攥在滚热的小拳头里，攥了一会儿，松了手。不知道为什么他蹄起脚尖，伸着两手保持平衡，从母亲的床边走开……

娜塔莉亚把他目送到门口，便默默地翻身朝墙躺着。

中午，她死了。

第十七章

在从前线回故乡的路上的两昼夜，葛利高里想了很多，也回忆了很多往事……为了不致在路上孤零零的一个人痛苦地思念着娜塔莉亚在草原上奔驰，他带上普罗霍尔·济科夫。一离开连队驻扎的地方，葛利高里就大谈起战争来，回忆起在第十二团服役时转战奥地利前线，向罗马尼亚进军，跟德国人打仗的往事。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回想着同团服役的人发生的一切可笑的轶事，笑声不止……

头脑简单的普罗霍尔起初对葛利高里这种反常的唠叨感到十分惊奇，困惑莫解地斜眼看着他，后来还是猜到了，原来是葛利高里想用对往事的回忆使自己摆脱痛苦的思念，——于是普罗霍尔也积极地谈起来，甚至有点儿过分了。普罗霍尔详细地讲述着他在切尔尼戈夫斯克住院的经过，无意中看了葛利高里一眼，只见他那黝黑的脸颊上泪流纵横……出于礼貌，普罗霍尔使自己的马落后了几沙绳，在后面跟着走了半个钟头，然后又追了上来，试着谈些别的什么不相干的琐事，但是葛利高里再也没有插嘴。就这样他们直到中午，才默默地并马，马镫靠着马镫，奔驰赶路。

葛利高里拼命地赶路。虽然天气炎热，他还是催马小跑一阵，飞跑一阵，只是偶尔才让马缓步走一会儿。直到了正午时分，直射下来的阳光烤得受不了的时候，葛利高里才在一道荒沟里停了下来，卸掉马鞍，放马去吃草，自己则跑到荫凉里，往地上一趴——一直趴到炎热消散的时候。有一次，他们给马喂了燕麦，但是葛利高里却不遵守规定的喂马吃草料时间。以至他们那两匹惯于飞驰的战马，刚奔驰了一昼夜，就已经累得瘦弱不堪了，跑起来已经不再象起初那样不知疲倦的奔驰了。“这样很快就会把马累死。谁这样骑马呀？他当然不在乎，鬼东西，自个儿的马累坏了，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再弄到一匹新马骑，可是我打哪儿去弄呢？这样拼死拼活地赶，恶鬼，到鞑靼村有这么远的道儿，我们非得步行或者坐老百姓的牛车不可！”普罗霍尔怒气冲冲地想着。

第二天早晨，在费多谢耶夫斯克镇的一个村庄附近，普罗霍尔忍耐不住，对葛利高里说：

“什么人都看得出，你从来也没有当过家……你说说，谁象这样马不停蹄地日夜飞跑呀？你看，把马累成什么样子啦。我们还是趁天没黑好好喂喂它们吧。”

“跟上，别落后，”葛利高里心不在焉地回答说。

“我可追不上你，我的马已经累坏啦。咱们是不是可以休息休息啦？”

葛利高里默不作声。他们又跑了半个钟头，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普罗霍尔断然声明说：

“咱们叫马稍微喘喘气也好啊！我再也不这样跑啦！你听见了没有？”

“快赶，快赶！”

“快赶！赶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呀？等把马赶到四蹄朝天才算完吗？”

“别说啦！”

“你做做好事吧，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我不想剥自个儿马的皮，可是眼看非剥不可……”

“好啦，那就歇歇吧，见你的鬼！看看哪儿的草好一点儿。”

这份电报，由于要到处寻找葛利高里，在霍皮奥尔河地区各镇辗转了好

久，所以很迟才收到……等葛利高里赶到家，已经是娜塔莉亚埋葬后的第三天了。他在板门边下了马，往屋里走着，拥抱了抽抽搭搭哭着跑来迎接他的杜妮亚什卡，愁眉不展地请求说：

“把马好好遛遛……别哭号！”然后转脸朝普罗霍尔说：“回家去吧。用到你的时候——再去叫你。”

伊莉妮奇娜拉着米沙特卡和波柳什卡的手，到台阶上来迎接儿子。

葛利高里伸手抱过孩子来，声音颤抖地说：

“别哭！别流眼泪！好孩子！变成没有妈的孩子啦？好啦……好啦……妈妈把咱们扔了不管啦……”

而自己却也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压制住哭泣，走进屋，去向父亲问好。

“我们没有能把她照顾好……”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说完，立刻就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廊里去了。

伊莉妮奇娜把葛利高里领到内室，把娜塔莉亚的事情讲了半天。老太婆本来不想把事情全都说出来，但是葛利高里问：

“为什么她不想生孩子啦，你知道吗？”

“知道。”

“那为什么？”

“她在这以前，曾经去看过你的……你那个……阿克西妮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啦……”

“啊哈……是这样吗？”葛利高里的脸马上涨得通红，低下头去。

他从内室里走出来，形容憔悴，面色苍白；无声地翕动着发青的、颤抖的嘴唇，坐到桌边，把两个孩子抱在膝盖上，抚爱了半天，然后从军用背包里掏出一块沾满尘土、变成灰色的砂糖，放在手巴掌上，用刀子切碎，抱歉地笑着说：

“这就是带给你们的全部礼物……看你们的爸爸有多好呀……好啦，到院子里去，叫爷爷进来。”

“你要到坟上去吗？”伊莉妮奇娜问。

“以后再去吧……死人是不会怪罪的……米沙特卡和波柳什卡怎么样？没有闹吗？”

“头一天哭得厉害，尤其是波柳什卡……现在——他俩好象已经商量好了似的，当着我们的面也不提母亲的事啦，不过夜里我听见——米沙特卡在小声哭泣……脑袋钻在枕头底下，好不叫别人听见他的哭声……我走过去，问他：‘你怎么啦，亲爱的？去跟我睡好吗？，可是他却说：‘没有事儿，奶奶，一定是我在做梦……’你跟他们说说话，跟他们亲热亲热吧……昨天早晨，我听见两个在门廊里说话。波柳什卡说：“她会回来的。她还年轻，年轻人根本就不会死。’他们还是些糊涂孩子，可是却跟大人一样，难过得很呢……你大概饿了吧？我立刻去给你弄点儿东西吃，你怎么不早说呀？”

葛利高里走进内室。仿佛是头一次来到这间屋子似的，仔细打量着四面的墙壁，目光停在铺得整整齐齐、放着鼓鼓囊囊的枕头的床上。娜塔莉亚就是死在这张床上，她在这张床上说完了最后一句话……葛利高里想象着娜塔莉亚怎样跟孩子们告别，怎样亲吻他们，也许还给他们画过十字，于是他又象读到娜塔莉亚去世的电报时那样，感到一阵尖利的、刺心的疼痛，耳朵里嗡嗡直响。

屋里的每一件小东西都使他想起了娜塔莉亚。对她的回忆是摆脱不了

的，而且非常痛苦。葛利高里不知道为什么在屋子里巡视了一遍，便匆匆走了出去，几乎是跑到台阶上去的。心里的疼痛越来越厉害。额角渗出了汗珠。他走下台阶，害怕地把手掌捂到左胸上，心里想：“看来——这些陡峭的山头儿把我这匹灰马给累坏啦……”

杜妮亚什卡正在院子里遛马。马在仓房旁边挣扎着缰绳，站住不走，——伸长脖子，翘起上嘴唇，露出一排黄色的牙齿，闻着泥土，然后打着响鼻，笨拙地开始蜷起前腿。杜妮亚什卡扯了一下缰绳，但是那匹马已经不听她的，要躺下了。“别让它躺下！”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马棚里喊道。“没看见——它还备着鞍子哪？为什么不卸下鞍子，胡涂丫头！？……”

葛利高里一直还在谛听胸中的跳动声音，他不慌不忙地走到马眼前，卸下了鞍子，——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勉强对杜妮亚什卡笑了笑，问：

“爸爸还老是发脾气吗？”

“还是老样子，”杜妮亚什卡也笑着回答。

“再遛一会儿吧，好妹妹。”

“它身上已经没有汗啦，那好吧，我再遛它一会儿。”

“叫它躺下吧，别管它啦。”

“我说，哥哥……不好受吧？”

“你说呢？”葛利高里喘吁吁地回答说。

同情心推着杜妮亚什卡，去亲了亲哥哥的肩膀，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窘得流出了眼泪，急忙扭过身去，牵着马到牲口院里去了。

葛利高里走到父亲跟前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正在卖劲儿地从马棚里往外铲粪。

“我给你的战马预备块地方。”

“你怎么不说一声？我自个儿来收拾就是啦。”

“看你说的！怎么啦，难道我已经不能干活儿啦？好儿子啊，我还象枝火枪一样冲呢。我是用不坏的！还可以干一气呢。明天我打算去割大麦。你能多待些日子吗？”

“一个月。”

“这太好了！咱们到地里去吧，啊？一干活儿你也许会觉得舒服点儿……”

“我自己也是这样想。”

老头子扔掉叉子，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话音里带着神秘的口吻说：

“咱们回屋子里去吧，你好吃饭。这种痛苦你是走到哪儿也是躲不开的……大概是这样，是这样……”

伊莉妮奇娜摆好桌子，递给他一块干净手巾。葛利高里又想：“从前都是娜塔莉亚做饭……”他为了不流露出自己激动的心情，便匆忙地吃起饭来。等父亲从贮藏室里拿来一罐用干草堵着口的烧酒来，他露出感激的神情看了父亲一眼。

“咱们来为去世的娜塔莉亚祈祷吧，愿她在天之灵安息，”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口齿清楚地说。

他们各自喝了一大杯。老头子立刻又斟上了一杯，叹了口气说：

“一年的工夫，咱们家里就死了两口子……死神看中咱们家啦。”

“咱们别谈这个啦，爸爸！”葛利高里请求说。

他一口气喝下第二杯，把一块咸鱼在嘴里嚼了半天，盼望着头脑昏沉起来，摆脱那些纠缠不休的思绪。

“今年的大麦长得好！咱家的麦子比别人家的更出色！”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吹嘘说。在这些自吹自擂的话里和说话的声调里，葛利高里都感到矫揉造作、故弄玄虚的意味。

“小麦长得怎么样？”

“小麦吗？稍微受了点儿霜冻，不过这——并不要紧，每亩也能收三十五到四十普特。别人家种的硬粒小麦，长得好极啦，不过咱们家，倒霉得很，却没有种。但我也并不十分难过！这种兵荒马乱的年头，要那么多的粮食干什么？帕拉莫诺夫的粮栈不收购，又不能屯在谷仓里。战线一移到咱们这儿来——同志们就会统统都收去，就象舔光了的一样。不过你用不着担心，咱们就是今年颗粒不收，粮食也足够吃两年的。上帝保佑，咱们家仓里的粮食还满满当当的呢，别的地方还藏着点儿……”老头子狡猾地挤了挤眼睛说：“你问问达什卡，为防荒年，我们藏了多少粮食呀！我们挖了个大坑，足有你的身子这么深，一亩半宽，我们装了满满的一坑！这可恶的年月可把咱们折腾穷啦，不然的话，咱们也早成富户啦……”老头子醉意朦胧，自我解嘲地笑了，但是过了一會兒，庄重地理了理大胡子，已经是正经、严肃地说：“也许你还想到你岳母了吧，那我告诉你好啦：我没有忘记她，也帮过他们的忙。有一回，没等她开口，第二天我就送了一车粮食去，连量都没有量。去世的娜塔莉亚非常高兴，一听说这事儿，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啦……好儿子啊，咱们再喝第三杯吧？现在能使我高兴的，只有你啦！”

“好，再来一杯，”葛利高里同意说，递过酒杯去。

这时候，米沙特卡侧着身子，畏畏怯怯地走到桌边来。小家伙爬到父亲的膝盖上，笨拙地用左手搂着爸爸的脖子，使劲亲了亲他的嘴唇。

“你这是干什么，儿子？”葛利高里看着孩子那泪水模糊、天真无邪的眼睛，感动地问，竭力不把酒气喷到孩子脸上。

米沙特卡悄悄回答说：

“妈妈躺在内室的时候……她还活着的时候，把我叫了去，这样嘱咐我：‘爸爸回来的时候——你替我亲亲他，告诉他，叫他疼爱你们俩。’她还说了些别的话，可是我忘记啦……”

葛利高里放下杯子，把脸扭过去朝着窗户。屋子里有好半天是一片难耐的寂静。

“咱们还要喝一杯？”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小声问。

“我不想喝啦。”葛利高里从膝盖上放下儿子，站起身，匆匆走到门廊里去。

“等等，儿子啊，还有肉呢！咱们还有——烤鸡和肉饼哪！”伊莉妮奇娜朝炉子跑去，但是葛利高里已经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他无目的地在院子里转，看了牲口院子，看了马棚；他看着自己的战马，心里想：“应该给它洗洗澡，”然后就走到板棚檐下。他在已经准备好的收割机旁边看到了堆在地上的松木片、刨花和斜锯下来的板头。“是父亲给娜塔莉亚做的棺材，”葛利高里心里断定。然后急忙向台阶走去。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对儿子的恳求让步了，急忙准备起来，他把马套在收割机上，带上一桶水：夜里就跟葛利高里一起下地了。

第十八章

葛利高里的痛苦，不仅由于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爱着娜塔莉亚和与她共同生活了六年，已经习惯了，还由于他感到他对她的死是负有责任的。如果娜塔莉亚活着的时候威胁他——带着孩子回娘家去，如果她仇恨这个不忠实的丈夫，丝毫不肯妥协，死在娘家，那么葛利高里也许不会这么强烈地感到损失如此沉重了，悔恨的心情也就不会使他这么痛苦了。但是他从伊莉妮奇娜嘴里听说，娜塔莉亚已经宽恕了他的一切过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还是那样爱他，思念他。这就使他更加痛苦，良心无时无刻不在受到谴责，逼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过去的事情以及自己过去的行为……

曾有一段时间，葛利高里对妻子毫无感情，只有冷冰冰的漠不关心，甚至还有几分敌视，但是近几年来，他对她的态度改变了，而改变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了孩子。

起初，葛利高里对孩子并没有感到象最近一个时期在他心里萌发的那种深厚的父亲的感情。当他从前线回家暂住几天，他照料和爱抚他们，就象是在履行义务和讨老娘的欢心，而自己对此不仅感觉不到有什么需要，而且不能不怀着疑惑的奇怪心情看娜塔莉亚，看她那疯狂的母爱。他不明白，她怎么能这样忘我地爱这些哭哭啼啼、哇哇乱叫的小生命，而且当妻子还在奶孩子的时候，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夜里用愤懑的嘲弄的口吻对妻子说：“你干吗象疯子似的一会儿就起来呀？没等孩子哭出来，你就已经爬起来啦。嘻，你就叫他闹，叫他哭好啦，我看，不会哭瞎眼睛的！”孩子们对他的态度也同样冷淡，但是等他们渐渐长大起来，他们对父亲的依恋也逐渐增多了。孩子的爱也刺激了葛利高里的心，使他也爱起孩子来了，这种感情又象火花一样，反照到娜塔莉亚身上去。

葛利高里自从跟阿克西妮亚决裂以后，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要与妻子分离的问题：就是在跟阿克西妮亚重归于好以后，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她会成为自己的孩子的母亲。他可以和她们俩共同生活，以不同的感情分别去爱她们，但是妻子死后，他突然觉得阿克西妮亚也变得疏远了，而且还产生了隐约的愤恨情绪，因为她泄露了他们的关系，结果把娜塔莉亚推上了死路。

来到田地以后，葛利高里不管是怎样竭力要忘掉自己的悲伤，——但是思路总是不由自主地又回到这件事情上来。他用工作折磨自己，几个钟头不下收割机，可是始终还在思念着娜塔莉亚；记忆顽强地再现了昔日共同生活中的许多片断和谈话，有的甚至是非常琐碎，毫无意义。只要稍一放纵殷勤的记忆，活生生的、满面含笑的娜塔莉亚立刻就出现在他眼前。他想起了她的身段、步态、整理头发的姿势、她的笑容和说话的音调……

第三天，开始收割大麦。中午时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停下马，葛利高里从收割机的后座上爬下来，把短叉子放到架板上，说：

“爸爸，我想回家去一下。”

“为什么？”

“我有点儿想念孩子……”

“好，去吧，”老头子高兴地同意说。“我就趁这个工夫把麦子垛起来好啦。”

葛利高里立即从收割机上卸下自己的战马，骑上去，缓步走过布满黄色

麦茬儿的田地，向大道走去。“告诉他说，叫他疼爱你们俩！”娜塔莉亚的声音在葛利高里的耳朵里鸣响，他闭上眼睛，扔开缰绳，沉浸到回忆中去，由着马随意不择道路地瞎走。

被风吹散的稀疏的白云几乎是一动不动地挂在深蓝色的天上。乌鸦在田地里的麦茬子上跳跃。它们整窝整窝地落在麦堆上；老乌鸦嘴对着嘴喂那些不久前才生出羽毛、翅膀飞起来还很不硬棒的小乌鸦。收割过的田地上空是一片乌鸦的吵声。

葛利高里的马总是故意在路边走，偶尔撕下些木樨草的茎叶，嚼了起来，弄得马嚼子叮当直响。有两次，它一看到远处的马，就停下嘶叫，这时葛利高里才醒悟过来，吆喝一声马，视而不见地望着草原、烟尘滚滚的大道、金黄的麦堆和成熟的绿褐色的黍田。

葛利高里刚一到家，赫里斯托尼亚就来了，他神色忧郁，尽管天气炎热，仍旧穿着英国式直领呢子上衣和肥大的马裤。他拄着一根新创的粗白蜡木杆，两人寒暄了一阵。

“我是来看望您的。听说您遭到不幸的事儿。娜塔莉亚·米伦诺芙娜已经安葬了吗？”

“你是怎么从前线回来的？”葛利高里装作好象没有听见他的问话的样子问，很有兴致地打量着赫里斯托尼亚衣着不合身的、有点驼背的身形。

“受伤后，放我回家来休养。一下子就有两颗子弹打进了我的肚子。这些该死的子弹就窝在肠子旁边。弄得我不得不拄着拐棍走路，这不是吗？”

“在哪儿受的伤？”

“在巴拉绍夫附近。”

“攻下巴拉绍夫来了吗？怎么伤的？”

“我们进行冲锋。攻下了巴拉绍夫，还有波沃里诺。我也参加了这次战斗。”

“好，讲讲，你在哪个部队里，咱们村的人还有谁和你在一起？请坐，抽烟吧。”

有客人来使葛利高里非常高兴，这就可以谈谈别的跟他的悲伤毫不相干的事情。赫里斯托尼亚很机灵地意识到葛利高里并不需要他的同情慰问，就兴高采烈地、但是慢腾腾地讲起攻占巴拉绍夫的战斗和他的受伤的经过，他抽着一支卷得很粗的烟卷，用浓重的低音说：

“我们排成步兵阵形，借向日葵掩护往前冲锋，他们自然又是机枪，又是大炮，当然也有步枪，拼命向我们射击。我这个人是最惹人瞩目的，我走在散兵线里，就象鹅走在鸡群里，不管我怎么往下弯腰，还是我最显眼，于是它们，就是子弹哪，当然就朝我来啦。算我运气好，占了个子高的便宜，如果矮一点儿——那就正好打在脑袋上啦！这些子弹已经没有什么劲儿啦，但是这也把我的肚子打得象开了锅似地直翻腾；而且每一颗子弹，他妈的都象是从炉子里飞出来的一样烫……我用手摸了摸这块地方，觉得出子弹已经卡在我的身上啦，象脂肪瘤一样，在皮肤里乱滚，这两颗子弹相隔有二寸半。好，我用手指头按了按，就倒在地上了。心里想，这个玩笑可开得太大啦，见他妈的鬼去吧！我最好还是躺在这里吧，不然，再飞来一颗子弹，劲头儿再大一点儿，那肚子非打个窟窿不可。好，我就躺在那里。隔不了一会儿，我就摸摸它们，这两颗子弹。它们还是呆在那里，两颗离得不远儿。哎呀，这可把我吓坏啦，心想：如果这两颗该死的子弹漏进肚子里去可怎么办

呀？它们要是在肠子中间乱窜，那医生可怎么找到它们呀？而且也不会有我的好啊。可是人的身体，就连我的也一样，都很单薄，如果子弹跑到大肠里去——那时候走起路来，它们在里面就会象邮车的铃铛一样丁零丁零乱响。那么一来，可就全完啦。我躺在那儿拧下一个向日葵的花盘来，吃着生葵花籽，可心里却非常害怕。咱们的散兵线已经走远啦。好，等攻下了巴拉绍夫，我也被弄到那儿去了。躺在季尚斯克的战地小医院里。那儿有位医生，很伶俐，象只麻雀一样。他总是劝我：‘我把子弹给你取出来，怎么样？’可是我的头脑也并不那么简单……我问他：‘医官老爷，这两颗子弹会不会漏到内脏里去呢？’他说：‘不会，绝对不会。’好，这时候我想，不能让他们把子弹取出来！我懂得他们这一套！把子弹一取出来，还等不到伤口长好——就又叫你回部队去啦。我说：‘医官老爷，不用，不用费事啦。我觉得让它们留在身上倒更有趣些。我想把它们带国家去，给我老婆开开眼，再说它们也不会碍我的事，分量很有限嘛。’他骂了我一顿，可是还是让我回家来休养一个星期。”

葛利高里笑着听完这一篇天真的谈话，问：

“你跑到哪个部队去啦，在哪一团？”

“在第四混合团。”

“咱们村里人还有谁和你在一起儿呢？”

“咱们村里的人可多啦：阍人阿尼库什卡、别斯赫列布诺夫、科洛维金·阿基姆、米罗什尼科夫·谢姆卡和戈尔巴乔夫·吉洪。”

“喂，哥萨克们怎么样？他们不抱怨吗？”

“自然啦，他们对军官都很不满。派来那么一帮混蛋，简直叫人活不下去啦！几乎全是俄罗斯人，没有一个哥萨克。”

赫里斯托尼亚讲着，不断扯扯上衣的短袖子，仿佛是相信不过自己的眼睛似的，惊异地打量和抚摸着自已英国裤子膝盖上起毛的结实的呢子。

“真可惜，没能找到双我穿着合适的皮鞋，”他思量着说。“英国这样的大国，就没有象我这样大脚丫子的人……咱们这儿种的是小麦，吃的是小麦，大概他们那儿也跟俄罗斯一样，只吃大麦。那他们怎么会长出这样大的脚丫子呢？全连都换上了新军装，换上了新靴子，还送来香烟，可是——怎么也不好……”

“怎么个不好法？”葛利高里很有兴致地问。

赫里斯托尼亚笑了说：

“外表很好，内里很糟。你知道吗？哥萨克们又不愿意打仗啦。当然是因为这场战争是打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他们都这么说，绝不打到霍皮奥尔河地区以外……”

葛利高里送走赫里斯托尼亚以后，经过短时间的考虑，决定：“在家里住一个星期，就回前线去。在这儿会把我闷死的。”他在家一直呆到傍晚。回忆起童年时代的情景，用芦苇给米沙特卡做了一个风车，用马鬃编了一个捉麻雀的网，给女儿做了个很精巧的、轮子能转的小车，还配有装饰得很漂亮的车辕，他还试图用破布做一只布娃娃，但是他没有做成；后来请杜妮亚什卡帮忙才把娃娃做好了。

葛利高里以前对孩子们从来没有这样留心过，孩子们起初对他的一些主意也并不怎么相信，但是到了后来却一分钟也不离开他了。傍晚，葛利高里准备到地里去了，米沙特卡含着眼泪，说：

“你永远是这样一个人！来那么一会儿，就又把咱们扔下走啦……你把雀网、风磨和响板都拿走吧，全都拿走吧！我不要啦！”

葛利高里把儿子的两只小手握在自己的大手巴掌里说：

“如果这样——那咱们这么办。你是个哥萨克，那就跟着我到地里去：咱们去割大麦，垛麦子，你跟爷爷坐在收割机座上赶马。那儿草里的蝻蝻儿可多啦！山沟里有各种各样的小鸟儿！波柳什卡留在家里帮奶奶干点儿家务活儿。她不会抱怨咱们的。她，姑娘家——就是擦地板，用小桶帮奶奶从顿河里挑水，她们女人家的事多得很呢，是吧？怎么样，赞成我的意见吗？”

“这怎么会不赞成呀！”米沙特卡高兴地大声叫起来。由于预感到未来的快乐，他的眼睛闪闪发光。

伊莉妮奇娜却不同意。

“你把他带到哪儿去？尽出馊主意！你叫他在哪儿睡觉？谁来照顾他呀？老天爷保佑，万一他跑到马跟前去——叫马踢了，或者叫蛇咬了，那还得了。别跟你爸爸去，乖孩子，留在家里吧！”她劝孙子说。

但是米沙特卡眯缝得窄窄的眼睛忽然凶光四射（完全象爷爷潘苔莱发怒的时候一样），紧攥着小拳头，尖声哭叫道：

“奶奶，别说啦！反正我是要去的！好爸爸，亲爱的，别听她的！……”

葛利高里笑着把儿子抱起来，安慰母亲说，

“叫他跟我一起儿睡。我们从家里骑马一步一步地走，我还能叫他捧着？妈妈，你给他准备衣裳吧，别担心——我保证他囫囵囫圇的，明天天黑以前就给你送回来。”

葛利高里跟米沙特卡的感情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葛利高里在鞑靼村度过的两个星期中，只见到三次阿克西妮亚，而且每次都是一晃就过去了，她聪明、有心计，尽量避免跟葛利高里见面，她明白，最好是别跟他碰面，女人特有的感觉使她能体会到他的心情，她知道，在这个关口，感情上如果表现得不小心，或者不合时宜，都会惹翻他，使他讨厌自己，就会在他们的关系上结下些疙瘩。她在等待葛利高里自己开口跟她说话。这在他动身回前线去的前一天实现了，他赶着运麦子的车从地里回来，天色已经晚了，暮色苍茫，在村边靠草原的一条胡同里遇上了阿克西妮亚。她远远地向他行了个礼，面带微笑。笑中既有期待，又有不安。葛利高里也向她回礼，但是总不能一声不吭地走过去啊。

“你好啊？”他问，不知不觉地勒紧了马绳，使马的脚步放慢。

“还好，谢谢，葛利高里·潘苔莱那维奇。”

“怎么看不见你啦？”

“下地去啦……一个人在张罗家里地里的活儿。”

米沙特卡跟葛利高里一起坐在车上。也许正是这个缘故，葛利高里才没有叫马停下来，没有跟阿克西妮亚多说话。他走过了几沙绳，听见了叫喊声，又转回身去。阿克西妮亚站在篱笆旁边。

“在村里住些日子吗？”她激动地撕着一朵折下来的延寿菊花瓣问。

“一两天就走。”

从阿克西妮亚曾一度犹豫不决的神情来判断，她是还想问些什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有问，只是挥了挥手，匆匆向牧场走去，一次也没有回头看。

第十九章

天空乌云密布，蒙蒙细雨象用筛子筛下来似的。娇嫩的再生草、艾蒿和散布在草原上的野荆棘丛上都闪着水珠。

由于提前结束假期，离开村子，使普罗霍尔非常恼火，他默不作声地走着，路上一句话也不跟葛利高里讲。他们在谢瓦斯季扬诺夫斯克村外遇到了三个骑马的哥萨克。他们并辔走着，用靴后跟催赶着马，热闹地交谈着。其中有个上了点儿年纪、棕红胡子的哥萨克，穿着件灰色上布棉袄，从老远就认出了葛利高里，大声对同伴们说：“看哪，弟兄们，走来的人是麦列霍夫呀！”他走到葛利高里跟前以后，勒住了高大的棕色马。

“你好啊，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他向葛利高里问候说。

“你好啊！”葛利高里一面回答，一面细心回忆起在什么地方遇到过这个棕红胡子、神情忧郁的哥萨克。

看来，这个哥萨克是不久以前才晋升为准尉的，他为了显示自己不是个普通的哥萨克——干脆就把崭新的肩章钉在棉袄上。

“认不出来了吧？”他策马来到了葛利高里紧跟前问道，伸出长满棕红色长毛的大手，喷出刺鼻的伏特加气味。新出锅的准尉的脸上洋溢着一片愚蠢的自满神情，浅蓝色的小眼睛光芒四射，棕红色胡子下面的嘴唇笑得合不拢。穿棉袄的军官这副蠢相把葛利高里逗乐了。他毫不掩饰地、用嘲讽口吻回答说：

“我认不出来啦。大概，我曾见到过你，那时候你还是个普通哥萨克……是不久前把你提升为准尉的吗？”

“你一猜就猜中啦！才提升了一个星期。咱们曾在库季诺夫的司令部里见过面，好象是在报喜节前后。你把我从一场灾难里救了出来，你想想，有这么回事儿吧！喂，特里！你先走吧，我随后追上！”棕红胡子的哥萨克对那个驻马在不远地方的哥萨克喊道。

葛利高里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想起了在什么场合见到过这个棕红胡子准尉的，还想起来他的名字“谢马克”和库季诺夫对他的评价：“这个该死的家伙，枪法好极了，百发百中！他可以跑着用步枪打兔子；打起仗来，勇猛非凡，还是个出色的侦察兵，但是头脑却简单得跟小孩子一样。”谢马克在暴动的时候指挥一个连，不知道干了什么坏事儿，库季诺夫要惩罚他，但是葛利高里替他说了情，于是谢马克被宽恕了，仍旧担任连长职务。

“是从前线来吗？”葛利高里问。

“是从前线来，我是从新霍皮奥尔斯克附近回来休假的。我几乎绕了一个一百五十俄里的圈子，去斯拉谢夫斯克，那儿我有门子亲戚。我永远记着你的好心，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请你不要拒绝，我想请你喝酒，行吗？我袋子里装着两瓶真正的酒精，咱们来把它喝了好不好？”

葛利高里断然拒绝了，但是收下了送给他作礼物的一瓶酒精。

“前线上棒极了！哥萨克和军官们都大发洋财！”谢马克天花乱坠地吹牛说。“我也到过巴拉绍夫。我们拿下了这个城市，首先就往铁路车站冲去，那儿停满了列车，所有的道岔上都挤满了。这节车厢里装的是糖，那节里装的是军装，第三节里装的是各种各样的物品。有些哥萨克抢了四十套衣

服！后来就去抢劫犹太人，真是笑死人啦！我那半个连里有个高手，从犹太人那里抢了十八只怀表，有十只金壳的；这个鬼儿子，他把这些表都挂在胸前，简直成了个最富有的大商人啦！他的钻石戒指和金戒指——简直是不计其数：每一个手指头上都戴两个甚至三个……”

葛利高里指着谢马克的鼓鼓囊囊的军用背包，问道：

“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这……什么都有。”

“你也抢了吗？”

“好啊，真有你的，怎么能说抢呢……不是抢，是合法地拿的。我们的团长是这么说的：‘你们打下这个城市——你们就可以自由行动两天！’难道我会比别人草包，还是怎么的？我拿的东西都是公家的，碰到什么，就拿点什么……别的人于的事儿比我要坏得多。”“真是英雄好汉！”葛利高里厌恶地看了看发了洋财的准尉说：“你们这号人，最好是在大道边，或者藏在桥底下断道劫路好啦，别去打仗了！你们把打仗变成抢劫啦！唉，你们这些混蛋！你们又学会了一门新行当！你以为，不会有这么一天，为了这些勾当把你们这些家伙和你们团长的皮剥下来吗？”

“这是为什么？”

“就是为这个呀！”

“谁能来剥我们的皮？”

“比你们官大的人呀。”

谢马克不以为然地嘲笑说：

“他们自己也是这号的人呀！我们只不过装在背包里，或者放在大车上带着，而他们却是用一队队的大车往家里运啊。”

“你看见了吗？”

“瞧你说的——看见啦！我就亲自押送这样的队车去过亚雷任斯克。光是银器，杯子、勺子就装了满满的一车！有些军官跑过来问：‘你们运的是什么东西？喂，打开看看！’我只要说一声，这是某某将军的私人财产，他们什么也敢动就走吧。”

“这位将军叫什么名字？”葛利高里皱着眉头，神经质地理着疆绳问。

谢马克狡猾地笑了笑，回答说：

“我忘了他姓什么啦……让我想想看，他姓什么啦？不行啦，想不起来啦！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你再骂有什么用呀。说实在的，大家都这样子啊！我在那些人当中，真是小巫见大巫；我只不过是小小的拿一点儿，可是别的人干脆就在大街上把人剥得精光，毫无顾忌地强奸犹太妇女！我不干这种事儿，我家里有自己的结发妻子，是个多好的娘儿们呀：简直是匹儿马，而

不是娘儿们！算啦，算啦，你生我的气是毫无道理的。等等，你上哪儿去啊？”

葛利高里点了一下头，冷冷地和谢马克道了别，对普罗霍尔说：

“跟上来！”说着就放马飞跑起来。

一路上不断地遇到单独的和成群结伙回家休假的哥萨克。时常遇到些双套马车。车上的东西都用帆布或麻布盖着，捆扎得很严实。车辆的后面，哥萨克们脚踩马镫放马小跑着，他们穿着崭新的夏季军便服和红军的保护色军裤。哥萨克们满面风尘、被太阳晒黑的脸上都喜气洋洋，但是一见到葛利高

里，这些服役的人就快马加鞭，一声不响地从他身边跑过去，象听到口令似的，把手举到帽檐上，只是在离开很远以后，才又说起话来。

“买卖人来啦！”普罗霍尔远远看见一伙骑在马上押送一辆装满抢来财物的大车的哥萨克，嘲笑说。

不过也并非所有回家度假的哥萨克都满载赃物而归。在一个村子里，他们在井边停下来饮马，葛利高里听见从隔壁院子里传来歌声。从清新、悦耳、童声似的歌声判断，唱歌的是些青年哥萨克。

“大概是在给服役的人们送行哪，”普罗霍尔用桶汲着水说。头天晚上喝了一瓶酒精，这会儿他当然很想再喝上几杯，解解宿酒，因此，他匆匆忙忙地饮过马，笑着建议说：

“潘苔莱维奇，咱们是不是上哪儿去看看？也许在送别筵席上，能赏给咱们一杯上路酒喝？房子虽然是芦苇盖顶的，但是，看来是个富户。”

葛利高里同意去看看他们怎么给“嫩莎草”饯行。他把马拴在篱笆上，就跟普罗霍尔一起走进了院子。板棚檐下一个圆形乌槽旁边拴着四匹备好的马。从仓房里走出了一个大孩子，端着一只装满燕麦的铁皮斗。他迅速朝葛利高里瞥了一眼，走到正在长嘶的马匹跟前。歌声正在屋角后面飘荡。颤抖、高亢的男高音唱道：

在那条，那条小道上

从来没有人走过……

浓重的低音模糊地重复着最后的词句，与男高音汇合到一起，然后新的和声插进来，歌声立刻变得庄严、流畅，并且带上了几分伤感的情调。葛利高里不愿意由于自己的出现，打断歌声：他扯了扯普罗霍尔的袖子，小声说：

“等等，别露面，让他们唱完。”

“这不是饯行。叶兰斯克人就是这样唱法。他们只是随便唱唱罢了。可是这些家伙，唱得太好啦！”普罗霍尔赞不绝口地说道，并且伤心地啐了一口：因为从各方面看，喝上两杯的希望落空了。

动人的男中音在歌词里把一个在战争中被人忽视的哥萨克的命运讲完：

没有一个步行的人，没有一个骑马的人，

在那儿留下过足迹、蹄印。

一个哥萨克团开过了那条小道，

一匹骏马跟在这团人后面奔跑。

身上的切尔卡斯克式鞍子已经歪到肋旁，

皮条编的马笼头歪斜到右耳朵上，

马腿间乱晃着丝马僵。

一个年轻的顿河哥萨克跟在马后追赶，

他追赶着自己忠实的战马，大声叫喊：

“站住，等一等，亲爱、忠实的战马，

别扔下我孤零一个，

没有你，我就逃不出凶恶的切禅人的砍杀……”

葛利高里站在那里，背靠在那屋子粉刷成白色的墙基上，完全陶醉在歌声中，什么马嘶声，什么从胡同赶过去的牛车的吱扭声，全都听不见了……

角落里，有位歌手唱完以后，咳嗽了一声说：

“唱得不好，请多原谅！好啦，反正我们是使出了最大的劲儿啦。不

过，老大娘们哪，请你们给服役的人点儿什么东西路上吃吧。这顿饭我们吃得很舒服，感谢基督，可是我们路上吃的东西还一点儿没有哩……”

葛利高里从沉思中苏醒过来，从墙角后面走了出来。只见四个青年哥萨克坐在台阶低层的梯磴上；四周密密层层地围了一圈人，都是些从邻近的院落里凑来的年轻的媳妇儿、老太太和小孩子。妇女听众都抽抽搭搭地用头巾角擦着眼泪，葛利高里走到台阶前面的时候，一位老太太——身材高高的、黑眼睛，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端庄的、圣像般美人的痕迹——她拉着长声说：

“我的亲人们哪！你们唱得多好啊，多悲伤呀！大概你们每个人的家里都有母亲，她们一想到儿子有朝一日会牺牲在战场上，就会泪流满面……”老太婆用发黄的白眼珠儿朝向她问候过的葛利高里瞥了一眼，突然恶狠狠地问道：“军官老爷，这么娇嫩的鲜花你也带着他们去送死吗？也要叫他们在战场上送掉性命吗？”

“老大娘，我们自己也要去送死啊，”葛利高里阴郁地回答说。

陌生军官的出现把哥萨克们弄得很窘，立刻都站了起来，用脚推开放在台阶上、还装着残余吃食的盘子，整理着军便服、步枪皮带和武装带。他们唱歌的时候，甚至连枪都没有从肩膀上拿下来。这几个人中，最大的一个，看上去也不过二十五岁。

“你们是哪儿的？”葛利高里打量着这些服役的人焕发着青春活力的脸问。

“从部队里回来……”其中的一个生着蒜头鼻子和带嘲讽意味儿的眼睛的人，迟疑地回答说。

“我问你们是哪儿的人，哪个镇的人？不是本地人吧？”

“叶兰斯克镇的，我们是回家休假的，老爷。”

葛利高里从声调听出来，他就是那个领唱的人，含笑问道：

“是你领唱的吧？”

“是我。”

“好啊，你的嗓子很好！你们为什么唱起歌来啦？心里高兴，是吗？看你们的样子，好象并没有喝酒。”

一个身材高大、亚麻色头发的小伙子，梳得很俏皮的额发落满尘上，变成了灰白色，黝黑的脸颊上泛起浓重的红晕，斜眼看着老太婆，窘急地笑着，不情愿地回答说：

“哪有什么高兴的事儿……我们是因为穷才唱歌的！希望吃得好一点儿，这些地方的人很吝啬，只给点儿面包吃，别的什么也不给。所以我们就想出唱歌这一招。我们一唱起来，婆娘们就跑来听，我们唱支伤感的歌，好，她们一感动，就会拿出东西来——有的拿来一块腌猪油，有的拿来一罐儿牛奶，还有别的什么吃的东西……”

“我们就象神甫一样，中尉老爷，唱支歌儿，募化些饭食！”那个领唱的人向同伴们挤着带嘲讽意味的眼睛，笑眯眯地眯缝着说道。

一个哥萨克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来一张油污的纸，递给葛利高里。

“这是我们的休假证明。”

“为什么要给我看呀？”

“也许，您会怀疑吧，我们可不是开小差……”

“你遇到惩罚队的时候拿给他们看吧，”葛利高里愤愤地说，但是临走

以前，还是建议他们说：“你们最好夜里赶路，白天找个什么地方待一下。你们的证件是靠不住的，它也许会叫你们倒霉……证件上没有盖印吧？”

“我们连里没有印。”

“好啦，如果你们不想挨加尔梅克人的枪探子，那就听我的劝告吧！”

离开村庄走出约三俄里的光景，距一片紧靠大道的小树林子不到一百五十沙绳远的时候，葛利高里又看见了两个骑马的人迎着他走来。他们停了一会儿，仔细观察，然后猛地掉转马头，拐到树林子里去。

“这些都是没有证件的，”普罗霍尔断定说。“你看见他们是怎么拐到树林子里去的吗？他们怎么大天白日里走呀！”

又有几个人一看见葛利高里和普罗霍尔就走下大道，急忙躲藏起来。一个上了点儿年纪、偷偷往家里逃的哥萨克步兵，一头扎进向日葵地里，象兔子伏在地垅里，藏了起来。普罗霍尔走过他旁边时，在马鞍上站起来，喊道：

“喂，老乡，你藏得太不妙啦！脑袋藏起来啦，可是屁股……却露在外面！”他故意装出凶狠的样子，突然大声喊：“喂，滚出来！拿出证件书来看看！”

等到那个哥萨克跳起来，弯着腰，在向日葵地飞奔逃跑的时候，普罗霍尔可着嗓子哈哈大笑起来，策马要去追赶，但是葛利高里拦住了他。

“别胡闹！叫他见鬼去吧，就这样，他也非跑得累垮了不可。你再一追，准会把他吓死……”

“你说什么呀！你就是带着猎狗也迫不上他！他现在一口气儿就能跑出十俄里去。你看他在向日葵地里跑得有多快呀！在这种时候，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劲儿啊，真是不可捉摸。”

对逃兵总是看不顺眼的普罗霍尔说：

“简直是成群结队地逃跑啦。看他们就象是从口袋里倒出来的似的！看吧，潘苔莱维奇，也许很快就只剩咱们俩来坚守阵地啦……”

葛利高里走得离前线越近，顿河军土崩瓦解的不祥景象就越触目惊心，——土崩瓦解正是从用叛军补充了顿河军，在北方战线获得巨大胜利的时候开始的。顿河军的一些部队这时不仅已经不能进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攻、摧毁敌人的抵抗，就连自身也已经受不住象样的进攻了。

在驻有第一线预备队的各市镇和村庄里，军官们整日地酗酒；各类辎重队的车辆都装满了抢劫来的、还没有运送到后方去的财物；各部队严重减员，高达百分之四十；哥萨克们擅自离队回家休假，加尔梅克人组成的惩罚队在草原上巡逻搜捕，但已经无力遏止开小差的汹涌洪流。哥萨克在被占领的萨拉托夫省的村庄里，以外国领土的征服者自居：抢掠居民，奸淫妇女，焚毁粮食，屠杀牲畜。部队补充了许多毛头小伙子和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在进攻连队中，士兵公开地谈论不愿再打仗，而在投到沃罗涅什方面的那些部队中，哥萨克们拒绝服从军官的命令。据说，在前沿阵地上杀害军官的事情已经屡有发生。

黄昏时分，葛利高里在离巴拉绍夫不远的一个小村子里停下来过夜，由老兵组成的第四独立预备兵连和塔甘罗格团的工兵连住满了村子里所有的住房。葛利高里费了很多时间去寻找住宿的地方。本来他们可以跟往常一样，在野外过夜，但是入夜后下起雨来，而且普罗霍尔的疟疾发作起来，浑身直哆嗦；所以非得在屋子里过夜不可。村口上，在一所杨树围绕的大宅子旁

边，扔着一辆被炮弹打坏的装甲汽车。葛利高里走过装甲汽车时，看到写在草绿色的装甲上还没有涂掉的标语：“打死白鬼！”下面一点写着：“凶猛号”。马匹在院子里的拴马桩边打响鼻，传来阵阵的人语声；屋子后面的果园里篝火熊熊，绿树梢头烟雾弥漫；火堆边火光照耀着的哥萨克的身影在晃动。风从火堆上吹来一股股燃烧干草和烤焦的猪毛气味。

葛利高里下了马，走进屋子。

“哪位是主人呀？”他走进一间低矮的、挤满了人的屋子问。

“我。您有什么事呀？”一个身材矮小的农民，身于靠在炉炕上，动也没有动，打量了葛利高里一眼，回答说。

“让我们在您这儿过夜吧？我们只有两个人。”

“我们这儿已经挤得象西瓜里的籽儿一样密啦，”一个上些年纪的、躺在长凳上的哥萨克不满意地嘟囔说。

“我倒没有什么，不过我们这儿的人实在太挤啦，”房主人好象是在辩解似地说。

“我们凑合着挤一晚上吧。我们总不能在雨地里熬一夜啊？”葛利高里坚持说。“我的传令兵病了。”

躺在长凳上的哥萨克哼哼着，把腿耷拉到地上，打量了一番葛利高里，已经换了腔调说：

“老爷，我们跟主人家的人合起来总共十四口人，住了两个小房间，可是一个英国军官和他的两个勤务兵就占了另一间屋子，还有我们的一位军官也跟他们住在一起儿。”

“您是不是可以上他们那儿挤一挤呀？”另外一个胡子上有一撮浓密的白毛、戴着上士肩章的哥萨克好心肠地建议说。

“不啦，我宁愿在这儿挤一下，我要不了多少地方，我就睡在地上，不会挤你们的。”葛利高里脱下军大衣，用手巴掌理了理头发，在桌边坐下。

普罗霍尔照料马去了。

隔壁屋子里大概是听到了谈话的声音。过了五分钟，走进来一位衣着讲究、身材矮小的陆军中尉。

“您是找住宿的地方吗？”他对葛利高里说，眼睛扫了一下他的肩章，笑容可掬地建议说：“请您搬到我们那间屋子里去吧，中尉，我和英军陆军中尉坎贝尔先生请您搬过去，您在那边儿会舒服一些。我姓谢格洛夫。您贵姓？”他握了握葛利高里的手，问：“您是从前线来的吗？啊，是休假回来的呀！请吧，请吧！我们很愿意招待招待您。您大概饿了吧，我们那里很有些可以招待您的东西。”

陆军中尉的浅绿色上等呢料的直领军服上挂着一枚军官十字章，小脑袋上的发缝分得非常规矩，靴子擦得锃光乌亮，黝黑、无光的脸刮得很干净，他身形匀称，全身都显得那么洁净，散发出一阵阵浓郁的、什么花味的香水气味。在门廊里他把葛利高里让到前面走，提示说：

“门在左面，小心点儿，这儿有只箱子，您别碰上。”

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年轻英国中尉站起来迎接葛利高里，他那非常柔软的小黑胡子遮住了上嘴唇上的一道斜伤疤，一双灰色的、瞳距很小的眼睛。谢格洛夫中尉把葛利高里介绍给他，说了几句英语。英国中尉摇晃着客人的手，一会儿看看葛利高里，一会儿看看谢格洛夫中尉，说了些什么，打手势请客人坐下。

屋子中间并排放着四张行军床，角落里堆着些箱子、旅行袋和皮包之类的东西。箱子上放着一挺手提机枪，葛利高里还没有见过这种型号的手提机枪，还有望远镜套子、锌铁弹盒和一枝黑枪托、一点儿也没有磨损的深灰色的，枪筒崭新的马枪。

英国中尉态度和蔼地打量着葛利高里，用悦耳的沙哑声调在说些什么。葛利高里不懂这种陌生的、听起来很奇怪的语言，不过猜得出他们是在谈论他，因此感到有点尴尬。谢格洛夫中尉一面在皮包里翻着，一面含笑听着英国军官的话，然后说：

“坎贝尔先生说，他很尊重哥萨克，他个人认为，哥萨克都是优秀的骑兵和战士。大概您想吃点儿东西吧？您喝酒吗？他说咱们的情况越来越不妙……唉，鬼东西，总在胡说八道！”谢格洛夫中尉从皮包里拿出几个罐头、两瓶白兰地，又弯下腰去在箱子里翻腾着，继续翻译说：“他说，在梅德维季河口镇曾有几个哥萨克军官很好地招待过他。他们在那儿喝了一大桶顿河葡萄酒，大家全都喝得酩酊大醉，还跟几个女中学生一起度过了愉快的时光。是啊，这当然是习以为常的啦！他认为用最大的热诚来报答哥萨克对他的热诚招待，是他最大的愉快。所以您必须接受他这种盛意。我对您深表同情……您喝酒吗？”

“谢谢。喝，”葛利高里暗暗打量着自己由于握马缰绳和一路尘土飞扬脏得要命的手说。

谢格洛夫中尉把罐头放在桌子上，灵巧地用刀子开着罐头。唉声叹气地说：

“您知道吗，中尉，这只英国猪，可把我折磨苦了！从早上一直喝到深夜。不停地往肚子里灌，简直是少有！您知道吗，我本人也很爱喝几盅，但是象他这样无度地狂饮，我可受不了。可是这家伙，”谢格洛夫中尉含笑看了一眼英国军官，出乎葛利高里意料地骂了两句娘，“一个劲儿地喝啊喝啊，不管是空肚子，还是怎么的，拼命地灌！”

英国中尉笑着点了点头，用南腔北调的俄语说：

“是啊……很好……应该为您的健康干一杯！”

葛利高里哈哈大笑，摇晃了一下头发。他很喜欢这两个小伙子，尤其是那个在无缘无故地傻笑着和滑稽地说着俄语的英国中尉简直是太有意思啦。

谢格洛夫中尉擦着杯子说：

“我已经跟他一起混了两个星期啦，怎么样，不含糊吧？他是派到我们第二军来当坦克驾驶教官的，我哪，是配给他当翻译。由于我的英语说得很流利，这可把我害苦了……我们也喝酒，但是不是这么个喝法。可这家伙——一天晓得他是怎么回事！您知道，他的本事有多大！他一个人，一昼夜至少要喝四五瓶白兰地。有空儿就喝，从来不醉，甚至灌了这么多酒以后，还能照样工作。他把我折磨死啦。我的胃里已经常常隐隐作痛，这些日子我的情绪简直坏透啦，浑身都浸透了酒精，弄得我现在都不敢坐在油灯旁边……鬼知道该怎么办！”他说着，斟了满满的两杯白兰地，自己的杯子里却只倒了一点儿。

英国中尉用眼睛示意着杯子，笑着，兴致勃勃地说起来。谢格洛夫中尉求饶似地，把一只手捂在心上，矜持地笑着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偶尔在他温柔的黑眼睛里闪出愤怒的火花。葛利高里端起杯子，和两位殷勤好客的主人碰了碰杯，一饮而尽。

“噢！”英国人大加称赞，他喝完了自己杯子里的酒，鄙视地瞅了谢格洛夫中尉一眼。

英国中尉把两只又黑又大、干活的粗手放在桌子上，手背上的汗毛孔里都浸满了乌黑的机油，手指头由于经常接触汽油，皮都暴起来了，布满了斑斑点点、经久不愈的伤痕，但是脸却保养得很好，白里透红。手和脸真是天渊之别，所以葛利高里有时觉得英国中尉好象是戴着假面具似的。

“您救了我的命啦，”谢格格夫中尉把两只杯子斟得满满的，说。

“难道他不能独自一个人喝吗？”

“问题就在这里呀！早晨他一人独酌，但是到了晚上就不行啦。来，咱们干一杯。”

“这酒很厉害……”葛利高里从杯子里吮了一口，但是一看英国中尉的惊讶的目光，立刻就把杯子里剩下的酒也倒进嘴里。

“他说，您是好样的。他很欣赏您的喝法。”

“我倒很想跟您调换一下位置，”葛利高里笑着说。

“但是我相信，两个星期以后，您就会逃之夭夭！”

“丢下这样的好差事？”

“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干这种好差事啦。”

“可是在前线还要糟得多。”

“这儿——跟前线一样呀。在前线，会被枪弹或者炮弹片打死，然而那也并不一定，可是在这儿，我要变成酒疯子，那是确定无疑的啦。请您尝尝这种罐头水果吧。您吃不吃火腿？”

“谢谢，吃。”

“英国人做这些玩意儿是很高明的。他们供养军队可不象我们。”

“难道我们那还能算是供养吗？我们的军队是打食儿吃的。”

“很遗憾，这是事实。不过话又说回来，用这种办法供养士兵，是干不成什么大事业的，特别是如果允许这些战士任意抢劫老百姓……”

葛利高里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谢格洛夫中尉，问道：

“您还要干一番大事业吗？”

“我们是同路人哪，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谢格洛夫中尉没有注意到英国中尉拿起瓶子，给他满满地斟上了一杯。

“现在您非得喝干这一杯啦，”葛利高里笑着说。

“开始啦！”谢格洛夫中尉看了看杯子，叹息道。脸颊上泛起一阵淡淡的红晕。

三个人默默地碰了一下杯，喝干了。

“我们走的是一条路，不过走的远近可不一样……”葛利高里又抬起这个话题，皱着眉头，竭力想用叉子叉住在盘子里乱滑的杏子。“就象坐火车一样，有的人走不远就下车了，有的人继续往前走……”

“难道您不打算坐到终点站吗？”

葛利高里觉得已有醉意，但是还没有发昏；他笑着回答说：

“我的钱不够买到终点站的票呀。您呢？”

“哼，我的情况就不同啦：就是把我赶下车，那我沿着铁路线步行，也要走到最后一站！”

“那么祝您一路平安：来，咱们干一杯！”

“只好从命啦。什么事都是开头难……”

英国中尉和葛利高里、谢格洛夫中尉碰过杯，一声不响地喝干了，几乎一点儿菜也不吃。他的脸变成了砖红色，眼睛里闪着光芒，一举一动，露出一一种故意的、慢吞吞的神气。第二瓶还没有喝完，他已经艰难地站起来，脚步稳健地走到皮箱跟前，拿出三瓶白兰地来。他把酒瓶子放在桌子上，嘴角上露出一丝笑意，低声说了些什么。

“坎贝尔先生说，应该继续喝下去。叫这位英国先生见鬼去吧！您怎么样？”

“好吧，可以继续喝下去，”葛利高里同意说。

“是啊，他的酒量太大啦！这个英国人身上——是俄国商人的灵魂。我好象已经醉啦……”

“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葛利高里滑头地说。

“真见鬼！我现在简直象个弱不禁风的姑娘……不过我还可以奉陪，是——的，甚至可以奉陪到底！”

谢格洛夫中尉喝下了这杯以后，明显地变得呆头呆脑：黑眼睛变得油亮，开始有点儿斜了，脸上的筋肉松懈无力，嘴唇几乎不听使唤了，毫无光泽的颧骨皮下的青筋在有规律地急速地跳动着。喝下肚去的白兰地酒对他的作用太猛烈了，脸上的表情，简直就象一头要宰的牛，临宰以前，被十普特重的大锤照着脑袋打了一下。

“您还是好好的嘛，您已经喝惯啦，这点儿酒对您不算回事，”葛利高里肯定地说。他也明显地醉了，但是觉得自己还能喝很多。

“真的吗？”谢格洛夫中尉高兴起来了。“不，不，起初我的情绪不佳，可是现在——来吧，喝多少都成！真的，喝多少我都不在乎啦！我很喜欢您，中尉。在您身上我感到有一种，我要说，力量和热诚。我很欣赏这些品质。咱们来为这个傻瓜和醉鬼的祖国干一杯吧。不错，这家伙简直象头畜生，但是他的祖国却很美。‘大不列颠帝国，你称霸海洋吧！’咱们喝吗？不过别全喝光！为你的祖国，坎贝尔先生，干杯！”谢格洛夫中尉使劲皱着眉头，喝下杯里的酒，吃了一块火腿说：“这个国家真是太美啦，中尉！您简直无法想象，我在那里住过……好，咱们喝！”

“不管自己的母亲有多丑，那她也比别人的母亲更可爱。”

“咱们不必抬杠，喝吧！”

“喝。”

“应该用铁和火把我们的国家肌体内的脓疮除掉，可是我们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原来，我们根本就没有祖国。好啦，叫我们的祖国见鬼去吧！坎贝尔不相信我们能打败红军。”

“他不相信？”

“是的，不相信。他对我们军队的评价很坏，对红军却赞不绝口。”

“他参加战斗吗？”

“那还用说！差一点儿没被红军俘虏。这该死的白兰地呀！”

“真厉害！简直跟酒精一样厉害，是吧？”

“比酒精的劲儿稍小一点儿。是骑兵把坎贝尔救出来啦，不然，他就被活捉啦。这是在茹科夫村附近。在那次战斗中红军夺去了我们的一辆坦克……您神色忧郁，怎么回事儿？”

“我的妻子不久前去世了。”

“这太糟啦！有孩子吗？”

“有。”

“为您的孩子们的健康干杯！我没有孩子，也可能有，不过就是有的话，那他们大概也是在什么地方的大街上跑着卖报呢……坎贝尔在英国有一个未婚妻。他每星期给她写两封信，风雨无阻。大概写的全是些混话。我几乎有点仇视这家伙啦，您说什么？”

“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可是他为什么要尊敬红军呢？”

“谁说他‘尊敬’啦？”

“您说的。”

“这不可能！他不会尊敬他们的，不可能尊敬他们，您听错啦！不过我可以问问他看。”

坎贝尔注意地听完脸色苍白、醉意朦胧的谢格洛夫中尉的话，叽里咕噜地讲了很久。葛利高里没有等英国人说完就问：

“他唠叨些什么？”

“他说，他看见，他们都穿着树皮鞋，排成步阵，向坦克冲锋。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他说，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傻瓜！您可别相信他的话。”

“怎么能不相信呢？”

“根本就不能相信。”

“那您说说，这是为什么？”

“他喝醉啦，胡说八道。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把他们的一部分消灭，其余的都判处……我怎么说的？不，不是判处，而是强迫他们服从我们的意志。我们这是喝第几瓶啦？”谢格洛夫中尉把脑袋伏到手臂上，胳膊肘子碰倒了罐头筒，胸膛压在桌子上，急促地喘着气，静坐了有十分钟。

窗外是漆黑的夜。雨点不停地打着百叶窗。远处什么地方有轰隆的响声。葛利高里也分辨不出，是雷声，还是炮声。坎贝尔笼罩在雪茄烟的蓝色烟雾中，小口地喝着白兰地。葛利高里站立不稳地摇晃着谢格洛夫陆军中尉说：

“你听我说，问问他：为什么红军一定会打垮我们？”

“见鬼去吧！”陆军中尉嘟囔说。

“不，你问问他看。”

“见鬼去吧！见你的鬼去吧！”

“问问嘛，叫你问哪！”

谢格洛夫中尉呆呆地看了葛利高里一会儿，然后结结巴巴地对正在注意听他们谈话的坎贝尔说了些什么，立即又把脑袋趴在握成勺状的手掌上。坎贝尔带着鄙视的笑容瞅了瞅谢格洛夫中尉，拉了拉葛利高里的袖子，开始无言地解释起来：他把一个杏核放到桌子当中，好象是为了与杏核进行对比似的，把他的大手巴掌立着放在杏核旁边，然后用舌头弹了一个响，用手掌压在杏核上。

“亏你想得出！这我用不着你说也知道……”葛利高里若有所思地嘟囔说。他晃了一下，拥抱了好客的英国中尉，把手一挥，指了指桌子，鞠了一个躬说。“谢谢你们的款待！再见吧！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些什么吗？趁这会儿还没有把你的脑袋扭下来，赶快回家去吧。我这是出自至诚的话。明白吗？不要参与我们的事情。明白了吗？请你走吧，不然的话，在这里会打断你的脖子的！”

英国中尉站了起来，也鞠了一躬，兴奋地说了起来，不时无可亲何地瞅瞅已经睡熟的谢格洛夫中尉，友好地拍着葛利高里的脊背。

葛利高里费了很大劲儿才找到门把手，摇摇晃晃地走到台阶上。蒙蒙细雨斜打在他的脸上，闪电照亮了宽大的院子、湿淋淋的篱笆桩和果园里亮晶晶的树叶。葛利高里从台阶上走下来，滑了脚，跌倒在地上，在他挣扎着爬起来的时候，听到人语声：

“该死的军官们还在喝酒吗？”有人在门廊里划着火柴说。

一个伤风的沙哑的声音含着威胁的口吻回答：

“他们要喝得一醉方休……他们一定要喝完自己那杯苦酒！”

第二十章

顿河军一打出霍皮奥尔斯克地区，就又和在一九一八年一样，失去了进攻的势头。顿河上游叛乱的哥萨克和部分霍皮奥尔河流域的哥萨克，仍旧是不愿意到顿河地区以外去打仗；而补充了新兵员的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增强了，他们现在是在居民同情他们的地区作战。哥萨克们重又要转入防御战。顿河军总司令部，不论玩什么花招，也都不能驱使哥萨克再象不久前在顿河地区内作战时那样顽强地战斗了。尽管在这个地区内军事力量的对比哥萨克仍占有优势：在历次战斗中受了重创的红军第九军只剩下一万一千步兵、五千骑兵和五十二门炮，而几个哥萨克军却拥有一万四千四百步兵、一万零六百骑兵和五十三门炮。

最激烈的战斗都在两翼进行，恰恰是在志愿军库班南方军活动的地区。同时，弗兰格尔将军指挥的一部分志愿军，已经顺利地推进到乌克兰的纵深地带，对红军第十军进行穷追猛打，向萨拉托夫方面挺进，逼使这个军节节败退。七月二十八日，库班的骑兵俘获了保卫这个城市的大部分部队后，进逼卡梅申城下。红军第十军的反攻被击退了。正在大胆进行迂回作战的库班——捷列克河流域的哥萨克混合骑兵师有可能包围红军的左翼，因此第十军司令部只好把部队转移到博尔津科沃——拉特舍沃——红石崖——卡缅卡——班诺耶一线的阵地上去。这时，第十军有一万八千步兵、八千骑兵和一百三十二门炮；而对手，库班志愿军拥有七千六百名步兵、一万零七百五十名骑兵和六十八门炮。此外，白军还拥有几个坦克队，相当数量的执行侦察任务和参加作战的飞机。但是不管是法国的飞机，还是英国的坦克和大炮都帮不了弗兰格尔的忙；他再也不能从卡梅申向前推进一步。在这个地区双方进行了顽强、持久的战斗，而阵地上的变化却微乎其微。

七月底，红军开始了在南方战线中央地区全部转入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工作。为此，第九军和第十军合并组成突击兵团，由绍林指挥。从东线调来的第二十八师和原卡赞斯克军区守备旅，还有第二十五师和原萨拉托夫军区守备旅作为突击兵团的预备队。此外，南方战线司令部还把一些在前线充当预备队的部队和第五十六步兵师调来加强突击兵团的力量。由第八军及归其指挥的、从东线撤下来的第三十一步兵师和第七步兵师在沃罗涅什方面进行助攻。

决定在八月一日到十日之间转入全面反攻，按照红军总司令部的计划，第八军和第九军的攻势必须在两翼各军的包围性进攻的配合下展开，其中第十军要肩负起一项特别重要、复杂的战斗任务，这个军应在顿河左岸作战，截断敌军主力与北高加索的联系。在西面，第十四军的部分部队要向恰普林诺——洛佐瓦亚一线发动声势浩大的佯攻。

正当第九军和第十军的阵地上在进行必要调动的时候，白军司令部为了粉碎敌人准备进行的反攻，完成了对马蒙托夫军的改编工作，企图突破防线，奇袭红军的后方。弗兰格尔的部队在察里津方面的胜利。使这支部队的战线向左伸延了，从而缩短了顿河军的战线，可从顿河军里抽调出几个骑兵师。八月七日，在乌留平斯克镇上集中了六千骑兵、二千八百名步兵和三个配有四门炮的炮兵连。八月十日，重新改编完毕、由马蒙托夫将军指挥的一个军，在红军第八军和第九军的接合处突破了阵地，从新霍皮奥尔斯克，直指坦波夫。

按白军司令部最初的计划，准备除马蒙托夫的一个军以外。再派科诺瓦洛夫将军的骑兵军打到红军的后方，但是由于在科诺瓦洛夫这个军据守的地区上发生了战斗，因此未能把这个军从前线撤下来。这一情况使马蒙托夫担负的使命受到了限制；此前曾责令他和科诺瓦洛夫在摧毁敌人的后方和交通线以后，重新会师，用全部骑兵对中央红军部队的侧翼和后方予以致命的打击，随后以强行军的速度向俄罗斯的腹地进军；沿途用那些具有反苏维埃情绪阶层的居民补充自己的兵力，继续向莫斯科挺进；但是现在马蒙托夫却被命令不要潜心于进军莫斯科了。

第八军把军的预备队投入战斗后，恢复了左翼的态势。第九军的右翼受到的损失却要严重得多。主力突击兵团司令绍林采取措施把两军的内翼联接起来，但是却未能阻拦住马蒙托夫的骑兵部队。根据绍林的命令，第五十六预备师要从基尔萨诺夫地区去迎头拦击马蒙托夫。这个师派出一个营坐上大车去桑普尔车站，被马蒙托夫军的一个侧翼部队在遭遇战中击溃。前往掩护坦波夫——巴拉绍夫铁路地区的第三十六步兵师的一个骑兵旅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个旅碰上了马蒙托夫骑兵的主力，经过短促的战斗，即被击溃。

八月十八日，马蒙托夫飞袭占领坦波夫，尽管为了与马蒙托夫作战，几乎从绍林的突击兵团抽调了两个步兵师，但是这并没有妨碍绍林的主力部队展开进攻。与此同时，在南方战线的乌克兰地区上也发起了进攻。

南方战线北部和东北部，从老奥斯科尔到巴拉绍夫差不多构成一条直线，然后折向察里津的阵地开始拉直。哥萨克团队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逼下，且战且走向南退去，在每一条防线上阻拦红军。待到一退入顿河的土地上，哥萨克就又恢复了失去的战斗力和开小差的人也立即减少了；补充部队从顿河中游各市镇源源不断地开来。绍林的突击兵团越深入到顿河军的腹地，遭到的抵抗也就越猛烈和残酷。顿河上游地区叛变各市镇的哥萨克在居民大会上，自动宣布总动员，举行了祷告仪式，然后立刻就开赴前线。

绍林的突击兵团战斗频仍，摧毁白军的殊死的抵抗，向霍皮奥尔河和顿河推进，在大多数居民都很明显地敌视红军的地区作战，——绍林的部队渐渐丧失了进攻的威力。与此同时，白军司令部已经在卡恰林斯克镇和科特卢班站地区，由三个库班军团和第六步兵师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运动战兵团，去打击红军第十军，因为这个军展开的攻势最有成效。

第二十一章

麦列霍夫家一年的工夫人口减少了一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有一回说死神爱上了他们家，这话说得一点儿也不错。刚刚料理完娜塔莉亚的丧事，麦列霍夫家宽大的内室里又散发出檀香和矢车菊的气味。葛利高里去前线后十多天，达丽亚在顿河里淹死了。

星期六，她从田地里回来以后，就和杜妮亚什卡一同去顿河洗澡。她们在果园子旁边脱了衣服，在柔软的、被脚踏倒的草上坐了半天。从一大早起，达丽亚就情绪不佳，抱怨头疼，浑身酸软无力，偷偷地哭了好儿回……下水以前，杜妮亚什卡把头发挽成一个髻，用头巾扎起来，斜睨了达丽亚一眼，惋惜地说：

“达什卡，看你瘦成什么样子啦，青筋都暴出来啦！”

“很快就会好的。”

“头不疼啦？”

“不疼啦。来，咱们洗澡吧，天可不早啦。”她头一个跑着跳到水里，脑袋往水里一扎，又钻出来，打着响鼻，往中流游去，急流把她卷了进去，冲着她漂去。

杜妮亚什卡欣赏着象男人似的抡开手臂划出去的达丽亚，也走进齐腰深的水里，洗了洗脸，把胸膛和被太阳晒黑的、有力的、女人圆滚滚的胳膊都泡湿了。毗邻的菜园子里，奥博尼佐夫家的儿媳妇们正在浇白菜。她们听见杜妮亚什卡笑着呼喊达丽亚：

“鳧回来吧，达什卡！不然鲢鱼会把你拖走！”

达丽亚转回身来，鳧了有三沙绳远，然后从水里跃出半截身子，两手放在头上，喊：“永别啦，老少娘儿们！”接着，就象石头似的沉到水底去了。

过了一刻钟，面色苍白的杜妮亚什卡只穿着一件衬裙，跑回家来。

“达丽亚淹死啦，妈妈！……”她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地吐出这句话来。

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用捕鱼的钩网把达丽亚的尸体捞上来。鞑靼村最有经验的老渔夫阿尔希普·佩斯科瓦茨科夫在黎明时分，在达丽亚淹死处下游一点的地方，顺着水流下了六面钩网，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跟他一起去查看鱼网。岸上聚了一大群孩子和老娘儿们，杜妮亚什卡也在人群中。等到阿尔希普离开河岸约十沙绳远，用桨柄钩起第四根网索的时候，杜妮亚什卡清楚地听到他小声说：“好象有啦……”他使劲拉着沉甸甸的直往深处坠的网索，然后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右岸闪起白光来，两个老头子一齐把腰弯到水面上，小船的边缘都浸着水了，尸体翻进小船去的低沉的呱唧声传到鸦雀无声的人群中来。人们同声舒了一口气。有个娘儿们低声哭了起来。站在附近的赫里斯托尼亚粗鲁地对孩子们喊：“喂，你们都滚开！”杜妮亚什卡泪眼模糊地看到阿尔希普站在船尾上熟练、无声地划着桨，朝岸边驶来。小船擦着岸边的石灰石碎片，发出嚓嚓的响声，搁浅在岸上。达丽亚死板板地弯着腿躺在船上，半边脸颊贴着湿淋淋的船底。她那白净的躯体只是稍微有点儿发青，带着一种深蓝色调，有几处很深的刺伤——网钩的钩痕。膝盖下面

矢车菊是俄罗斯人用来扎花圈祭奠死人用的花。

一点儿，干瘪黝黑的腿肚子上，大概是下水前忘记解下的袜带周围，有一道粉红色的渗出血来的新伤痕。网钩尖在腿上划出了一道弯弯曲曲的裂痕。杜妮亚什卡痉挛地揉着围裙，第一个走到达丽亚跟前，用一条接缝处开线了的麻袋盖到她的身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老练、麻利地挽起裤管，开始往岸上拖小船。不一会儿一辆大车赶来了，人们把达丽亚运回麦列霍夫家。

杜妮亚什卡克制着恐怖和嫌恶的心情，帮着母亲把死人那还残留着顿河深处寒意的、冰凉的身体洗干净。达丽亚有点儿肿胀的脸上和被水浸得暗淡无光的眼睛里透出陌生、严肃的神情。河砂象银屑似的在她的头发里闪光，脸颊上沾着一丝丝蚕丝似的潮湿青苔，而两只自由伸开的、从长凳上耷拉下来的手臂却给人一种可怕的安详感，杜妮亚什卡看了一眼，就急忙走开了，这个死了的达丽亚完全不象那个不久前还总开玩笑、哈哈大笑，而且是那么热爱生活的达丽亚，这使杜妮亚什卡感到既惊奇，又害怕，以后有很长的时间，杜妮亚什卡一想起达丽亚石头般的冰凉的乳房和肚子，一想起她那僵硬鼓胀的四肢，就全身战栗，竭力想赶快忘掉这一切。她害怕夜里会梦见死去的达丽亚，有一星期跟伊莉妮奇娜睡在一张床上，上床以前，祷告上帝，暗暗祈求：“主啊！请你不要让我梦见她吧！救救我吧，主啊！”

如果不是奥博尼佐夫家的媳妇们说出曾听到达丽亚喊叫：“永别啦，老少娘儿们！”也就无声无臭、平安无事地把淹死的达丽亚埋葬了，但是威萨里昂神甫听说达丽亚死前曾这样呼喊过，这就清楚地说明，她是有意投水自尽的，所以神甫断然声明，他不给自戕的人主持葬仪。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大动肝火：

“你怎么能不主持丧仪呀？难道她不是受过洗的基督教徒，还是怎么的，啊？”

“我不能给自戕的人主持葬仪，这是不符合教规的。”

“照你这么说法，难道，就象死狗一样把她埋掉算了吗？”

“照我的意思，你愿意怎么安葬就怎么安葬，愿意埋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就是不能埋在公墓里，因为那里埋葬的全是笃诚的基督教徒。”

“这怎么行，请你行行好吧！”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改用劝说的口吻说。“我们家从来还没有这样丢脸过。”

“我不能这样干呀。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我非常尊敬你，把你看作模范的教徒，但是我不能这样干。如果有人报告到教区监督司祭那里去，我就非倒霉不可。”神甫坚持己见。

这可是奇耻大辱。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想尽办法劝说这位刚愎自用的神甫，答应多给钱，而且付给最可靠的尼古拉票子，还送只一岁的羊作礼物，但是到最后，看到哀求不起作用，就威胁说：

“我绝不能把她埋在公墓外面。她不是跟我毫不相干的人，她是我的亲儿媳妇。她的丈夫是在和红军作战时牺牲的，是军官，她自己也得过乔治章，你跟我打官腔？！不行，神甫，你那一套是行不通的，你会心甘情愿地主持她的丧仪的！现在就叫他暂时安息在我屋里，我现在马上就把这件事报告镇长。他会跟你谈的！”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也没有道别，就从神甫家走了出来，甚至气哼哼地把门摔得乒乓直响。然而威胁竟起了作用：过了半个钟头，维萨里昂神甫派人来说，他立刻就带教士们来。

把达丽亚按常规安葬在公墓里，葬在彼得罗旁边。掘坟的时候，潘苔

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也给自己选了块地方。他一面用铁锹掘着坟坑，一面四下看着，一比较，觉得比这里更好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了，而且也没有必要再去找了。不久以前才栽上的一棵杨树的嫩枝在彼得罗的坟顶上沙沙作响；早秋已经把杨树顶上的树叶染成枯萎、伤感的黄色。穿过倒塌的围墙，牛犊子在墓地上踏出一条小路；围墙边有一条通往风车去的道路；死者热心的亲属栽植的幼树——枫树、杨树、槐树和快生的荆棘——一片碧绿，生机勃勃，清新可爱；小树旁边，茂盛地盘绕着牵牛花，晚熟的油菜开着黄花，燕麦和结了籽的冰草都垂着长穗。满眼是十字架，从下到上都缠满了可爱的蓝色的旋花。这里的确是一块很热闹、很干燥的地方……

老头子挖着坟坑，不时扔下铁锹，坐在潮湿的粘土地上抽烟，思量自己的后事。但是看来，太平盛世还没有到来，老头子们还不能在自己家里寿终正寝并安葬在列宗列祖为自己选择的、最后归宿地的地方……

安葬了达丽亚以后，麦列霍夫家里变得越发冷清了。收打了麦子，瓜地里今年收成也很好。全家都盼着葛利高里的消息，但是自从他回前线以后，一点儿也没有他的音讯。伊莉妮奇娜不断地说：“也不写封信来问问孩子们好不好，该死的东西！老婆死啦，把我们都看成没用的人啦……”后来接连不断地有服役的哥萨克回到鞑靼村来探亲。听说在巴拉绍夫前线哥萨克被打垮啦，哥萨克们为了利用河水作屏障，正往顿河撤退，准备隔河据守到冬初。至于冬季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于这一点，前线的战士们都毫不隐瞒地说：“顿河一结冰——红军就会把我们赶到海里去！”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心在收打粮食，仿佛对顿河沿岸流传的各种谣言并不特别关心，但是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岂能无动于衷。得知战线离得越来越近了以后，就更容易动肝火。他时常修理一些家用的东西，但是只要活儿干得一不顺手，就怒冲冲地扔下手上的活儿，啐着、骂着奔到场院去，在那里平息一下自己的火气。杜妮亚什卡曾多次看见他大发脾气的样子。有一天，他动手去修理马轭，活儿干得很不顺手，气疯了的老头子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斧子来，把马轭剁成了碎片。修理马套时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晚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灯下穿上麻线，缝起开了缝的马套来；不知道是麻线不结实，还是因为老头子太急躁，麻线接连断了两次，——这就足够把老头子惹火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大骂了一通之后，跳起来，推倒了凳子，一脚把它踢到炉子旁边，象狗一样呜呜叫着，开始用牙齿去撕咬马套上的皮缝线，然后把马套扔在地上，象公鸡似的跳着，用脚踩起马套来。很早就上床躺下去睡的伊莉妮奇娜一听见折腾的声音，大吃一惊，赶紧爬起来，但是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以后，就忍不住火，责骂老头子说：

“该死的东西，你越老越糊涂啦？！马套怎么得罪你啦？”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怒冲冲地瞅了妻子一眼，大声吼叫起来：

“住口，混帐玩意儿！！！”他抓起破马套，照着老太婆扔过去。

杜妮亚什卡笑得喘不过气来，象子弹似的跑到门廊里。老头子疯了一会儿，就安静下来，为在发怒时候说的气话请求妻子宽恕，咳嗽了半天，搔着后脑勺，瞅着撕成碎片的、倒霉的马套，脑子里盘算着——这些东西还能派点儿什么用场？老头子的脾气经常发作，但是从痛苦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的伊莉妮奇娜想出了新的对策：等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刚一开口大骂，毁坏什么家里的用具时，老太婆就和声悦色，但是非常响亮地劝说道：

“砸吧，普罗珂菲奇！毁吧！完了咱们再去置买！”甚至还要去帮着他

砸。这时，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立刻就泄气了，用呆傻的目光把妻子打量一会儿，然后就用哆哆嗦嗦的手在口袋里乱摸一气，找到烟荷包，就难为情地坐到一旁去抽会儿烟，使自己的发疯的神经安定下来，心里诅咒着自己的坏脾气，计算着损失。一只刚生下三个月，跑到小花园里去的小猪崽成了老头子的无法压制的愤怒的牺牲品。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棍子就把小猪的脊梁骨打断了，可是过了五分钟，一面借助钉子头从打死的小猪身上拔着猪鬃，一面负疚地看着愁眉苦脸的伊莉妮奇娜，结结巴巴地说：

“这只小猪嘛，简直是祸害……反正它妈的要死的。现在这时节，瘟疫很容易传染到它们身上；咱们还是把它吃了算啦，不然，也就白白死掉。对吗，老太婆？好啦，你脸上怎么乌云密布，象要下雹子似的那么难看呀？这个该死的小猪崽子，真它妈的可恶极啦！既然是猪崽子，就该象个猪崽子样儿，可是这家伙简直是个空猪皮囊！别说是用棍子啦——就是用一摊鼻涕就能把它打死！简直是一个祸害精！毁了有四十棵土豆！”

“小花园里总共也不过有三十棵土豆，”伊莉妮奇娜小声纠正他的话说。

“是啊，如果有四十棵，它就要糟蹋掉四十棵，的确就是这么个玩意儿！上帝保佑，总算叫这个坏蛋糟蹋不成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孩子们送走了父亲，非常想念他。家务事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的伊莉妮奇娜也不能很好地照料他们，就由着孩子们整天地在花园里或者在场院上玩耍，有一天，吃过午饭米沙特卡就不见了，直到太阳落山以后才回来。伊莉妮奇娜问他上哪儿去啦，米沙特卡回答说是跟孩子们在顿河边玩啦，但是波柳什卡立刻揭穿了他的鬼话：

“他说谎，奶奶！他到阿克西妮亚婶子家去啦！”

“你怎么知道的？”被这件新闻弄得非常惊讶的伊莉妮奇娜不高兴地盘问道。

“我看见他从她家院子里爬篱笆过来的。”

“你是上她家去了吗！好，说吧，乖孩子，你为什么脸红了呀？”

米沙特卡直盯着奶奶的脸，回答说：

“奶奶，我说谎啦……真的，我没有到顿河边儿上去玩，是上阿克西妮亚婶子家去啦。”

“你到她家去干什么？”

“她叫我去，我就去啦。”

“哪你为什么耍撒谎，说是跟孩子们一块儿玩去啦？”

米沙特卡垂下了眼帘，但是立刻就抬起诚实的眼睛，低声说：

“怕你会骂我……”

“为什么我要骂你呢？不会的……她干吗要叫你去呀？你到她家里干什么啦？”

“什么也没有干。她一看见我，就叫我：‘到我这儿来！’我就过去啦，她把我领到家里，抱我坐在椅子上……”

“坐到椅子上又怎么样？”伊莉妮奇娜巧妙地掩饰自己的不安，焦急地催问着。

“……给我吃凉肉饼，后来又给了我这个，”米沙特卡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很自豪地显示了一下，又装回口袋里去。

“她对你说什么啦？也许问你什么话了吧？”

“她要我常到她家去玩，不然，她一个人在家里寂寞得要死，还答应送给我礼物……叫我别说到她家去过。她说，不然，奶奶会骂你的。”

“原来是这样……”伊莉妮奇娜克制着愤怒，气喘吁吁地说。“那么，她问过你什么话吗？”

“问啦。”

“她问你什么话啦？你说说看，乖孩子，别怕！”

“问我：想不想爸爸？我说想啊。她又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听见他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他在战场上打仗哪。然后她抱住我放在她的膝盖上，讲了一个故事。”米沙特卡兴奋得眼睛 了一下，笑了。“非常好听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叫什么万纽什卡的故事，天鹅怎么叫他骑在翅膀上飞，还讲到一个老妖婆。”

伊莉妮奇娜听米沙特卡讲完以后，把嘴唇一瘪，严厉地说：

“好孩儿，再也不许到她家去啦，别去啦。她的什么礼物你也别拿，不能要，不然，叫爷爷知道了，他会抽你的。千万别叫爷爷知道——他会把你的皮剥下来！别再去啦，宝贝儿！”

但是米沙特卡不顾严厉的禁令，过了两天，又到阿司塔霍夫家去了。伊莉妮奇娜一见米沙特卡的小衬衣，就知道了：撕破了的袖子，她早晨起来没能抽出工夫来缝补，现在却仔细地缝补好了，小领子上还闪着一颗新的贝壳纽扣。伊莉妮奇娜知道正忙着打麦子的杜妮亚什卡白天里是不会给孩子缝补衣服的，她用责备的口气问：

“又上邻居家里去啦？”

“又去啦……”米沙特卡惊慌失措地回答，而且马上又补充说：“我再也不去啦，奶奶，你别骂我……”

于是伊莉妮奇娜决定去跟阿克西妮亚谈谈，毫不含糊地告诉她，叫她别纠缠米沙特卡，别用什么礼物或讲故事来讨米沙特卡的欢心。“她把娜塔莉亚折磨死了，该死的东西，现在又打起孩子的主意来啦，她想利用孩子将来再缠住葛利什卡。哼，真是条毒蛇！男人还活着哪，就想来当我的儿媳妇……她的如意算盘是打不成的！难道她造下这样的孽以后，葛利什卡还会要她吗？”老太婆心里想。

葛利高里在家里的时候，回避和阿克西妮亚照面的情形，是逃不过她那洞察一切的、警惕的慈母的目光。她知道，他这样做并不是怕别人议论，而是认为阿克西妮亚是把妻子推上死路的罪魁祸首。伊莉妮奇娜暗自希望，娜塔莉亚的死会把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永远分开，阿克西妮亚永远也不会进他们家来。

就在这天傍晚，伊莉妮奇娜在顿河边的码头上看见了阿克西妮亚，就喊道：

“喂喂，你到我这儿来一下，我要跟你谈谈……”

阿克西妮亚放下水桶，安然地走过来，向伊莉妮奇娜问好。

“是这么回事儿，亲爱的，”伊莉妮奇娜仔细端详着邻居那张美丽的、但是令她憎恶的脸，开口说。“你干吗勾引别人家的孩子呀？为什么想尽力要把我的孙子叫到你家去，还要死缠着他？谁请你给他补衬衣啦，谁请你送他这样那样的礼物啦？你以为——他没有母亲就没有人照料他了吗？没有你的照料就活不成了吗？你还有点儿良心哪，不要脸的东西！”

“我做什么坏事情啦？您这么大骂一通，为的是哪一桩呀，大娘？”阿克西妮亚气得面红耳赤。

“这还不算是坏事情吗？你已经把娜塔莉亚折磨死啦，你还有什么权利来动她的孩子呀？”

“您这是胡说些什么呀，大妈！快清醒清醒吧！谁把她折磨死啦？是她自己对自己下的手。”

“难道不全是因为你吗？”

“哼，这我可就不知道啦。”

“可是我知道！”伊莉妮奇娜激动地大声说。

“您别叫嚷啦，大娘，我又不是您的儿媳妇，可以对我这么大叫大嚷。我自有男人来对我叫嚷。”

“我早就看透你啦！我知道你出的是什么气儿！你不是我的儿媳妇，可巴结着当我的儿媳妇！你是想先勾引孩子，然后再往葛利什卡身边爬，不是吗？”

“我并不想当您的儿媳妇。您疯啦，大娘！我的男人还活着哪。”

“说的是啊，你在他，在男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想去勾引另一个男人！”

阿克西妮亚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说：

“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为什么要来侮辱我……我从来没有勾引过什么人，而且也不打算去勾引什么人，至于把您的孙子叫到我家去，——这有什么不对的？您自个儿明白，我没有孩子，所以我喜欢别人家的孩子，这也可以使我心里好过一些，所以就他叫到我家去啦……你以为我是在收买他！给孩子一块糖，这算什么收买呀？我为什么要收买他呢？天知道您在胡说些什么……”

“他母亲活着的时候，你却从来没有叫他去！可是娜塔莉亚一死，你就成了大善人啦！”

“娜塔莉亚活着的时候，他也到我家里来过，”阿克西妮亚微微一笑，说。

“别胡扯啦，不要脸的东西！”

“请您先去问问他，然后再来说别人胡扯吧。”

“好啦，不管怎么说，看你以后还敢勾引孩子到你家去。你别以为这么一来，就可以使葛利高里更爱你。你绝不会成为他的妻子，你要放明白点儿！”

阿克西妮亚气得脸都变了样，沙哑地说：

“你住口吧！他又不会去征求你的意见！别人的事情，用不着你来瞎操心！”

伊莉妮奇娜还想说些什么，但是阿克西妮亚已经默默地扭身走了，走到水桶跟前，把扁担猛地往肩膀上一挑，桶里的水往外迸溅着，迅速地顺着小路走去。

从这以后，不论遇到麦列霍夫家的什么人，她都不答理，鼓起鼻翅，盛气凌人地从他们面前走过去，但是如果在哪里，只要一看见米沙特卡，就慌里慌张地四面张望一番，如果附近没有人，她就走到他跟前，弯下腰，把他紧抱到胸前，亲着他那被太阳晒黑的额角和麦列霍大家族忧郁的小黑眼睛，又是笑，又是哭，胡乱地小声嘟哝着：“我的亲爱的葛利高里耶维奇！”

我的好孩子！我想你都要想死啦！你的阿克西妮亚婶子是个傻瓜……唉，真是傻瓜！”这以后，她的嘴唇上总是很久还挂着时隐时现着的笑意，水汪汪的眼睛里象年轻姑娘一样，闪耀着幸福的光芒。

八月底，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又应征到前线去了。鞑靼村所有还能拿起枪来的哥萨克，也都跟他同时到前线去了。村里的男丁只剩下些残废人、未成年的半大孩子和风烛残年的老头子。这一次是总动员，除了明显的残废人，得到医务委员会免除兵役证的一个也没有。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接到村长叫他到集合地点去报到的命令，就匆匆跟老太婆、孙子、孙女和杜妮亚什卡道了别，哼哼着跪在地上，磕了两个头，——朝圣像画着十字说：

“别了，我的亲人们！看来，咱们是再也见不到啦，大概是末日已经来临。我要嘱咐你们的话是：要不分昼夜地收打麦子，尽力在雨季到来以前收打完。如果有必要，就雇个人，帮着你们干。如果到秋天我还不能回来，你们就自己去干吧；耕一点儿秋耕地，能耕多少就耕多少，种上些大麦，能种一俄亩也好嘛。你要当心，老太婆，好好料理家务，别泄气！我和葛利高里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对你们来说，粮食比什么都重要。打仗归打仗，但是没有粮食日子是不好过的。好，上帝保佑你们！”

伊莉妮奇娜把老头子送到广场上，最后一眼，看到老头子正跟赫里斯托尼亚并肩一瘸一拐地匆匆忙忙地去追赶大车，然后用围裙擦了擦哭肿的眼睛，再也没有回头看一眼，就走回家去了。没有打完的小麦还堆在场院上等着她，炉子里还煨着牛奶，孩子们从清晨起来还没有吃过东西，繁重的家务把老太婆压得透不过气来：她急忙赶回家去，一会儿也不停留，偶尔遇上个婆娘，就默默地哈哈腰，也不说话，如果有熟识的人同情地问她：“怎么，送出征的人去啦？”她也只是肯定地点一下头。

过了几天，伊莉妮奇娜在天亮时候挤过牛奶，把牛赶到胡同里去，刚想返回院子，听见了一种闷声的、低沉的轰隆声。她仰脸看看，天上连一片黑云也找不到。过了一会，又轰隆响了一声。

“大嫂子，你听见音乐了吗？”正在集合牛群的老牧倌问。

“什么音乐呀？”

“就是这种只有低音演奏的音乐呀。”

“听是听见啦，就是不明白这是什么响声啊。”

“很快你就会明白的。只要他们从顿河对岸朝村子里一轰，你立刻就会明白的！这是在放大炮。要把咱们老头子们的五脏六腑都轰出来……”

伊莉妮奇娜画了个十字，一声没吭走进了板门。

从这一天起，炮声不停地轰响了四昼夜。特别是在天亮的时候，听得更清楚。但是等到刮起东北风来的时候，在远方战斗的炮声就是在中午时分也能听见。家家场院上的活儿停顿片刻，婆娘们画起十字，喘着粗气，挂念着前线的亲人，小声祷告着，然后打场的石头碾子又在打麦场上低沉地轰轰隆隆地响起来，孩子们赶着马和牛转，风车呜呜地叫着，劳动的神圣权利是无法剥夺的。八月底，天气晴朗，非常干燥。风吹得满村子麦糠飘扬，打过的黑麦麦秸散发着甜甜的香味。虽然太阳还晒得令人很不舒服，但是到处都已经感觉到秋天很快就要来了。牧场上，开完花的灰色苦艾闪着暗淡的白光，顿河对岸的杨树梢已经发黄，果园里秋苹果的香味更加浓郁，远天边上，完全象秋天一样明朗、透彻，空旷的田野上已经飞来第一批南归的鹤群。

装载着军用物资的辎重车队，天天顺着黑特曼大道，从西向东往顿河渡口赶去，顿河沿岸的村庄里已经涌来了难民。他们说，哥萨克们正在且战且退；有些人很有根据他说，退却仿佛是故意的，为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鞑靼村里也有人悄悄地准备逃难了。他们抓紧给牛马喂草料，夜里把粮食和装着细软的箱子埋在地下。本来已经沉寂下去的大炮轰鸣声，从九月五日起重又猛烈地响起来，现在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令人胆战心惊。战斗正在鞑靼村的东北面，离顿河约四十俄里的地方进行。过了一天，顿河上游西边的地方也响起了炮声。战线已经不可阻拦地向顿河移来。

伊莉妮奇娜听说村子里大多数的人都准备撤退，就劝杜妮亚什卡也跟着撤退。伊莉妮奇娜犹豫不定，不知所措，不知道怎样处置家业和房子：是把什么都扔下不管，跟人们一起去逃难呢，还是留在家里不动呢。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临去前线时，曾嘱咐收打麦子、秋耕和照料牲口，但是一句也没有谈到如果战线移近鞑靼村该怎么办。为了以防万一，伊莉妮奇娜决定：打发杜妮亚什卡带着孩子和特别贵重的东西跟着本村的一个人逃难去，她自己则即使红军占领了村庄也留下不走。

“九月十七日夜里，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突然回家来了。他是从卡赞斯克镇附近步行回来的，疲惫不堪，怒气冲冲，休息了半个钟头，就坐到桌边，吃起饭来，他狼吞虎咽，伊莉妮奇娜有生以来还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把能装半桶水的一铁锅素菜汤都灌了下去，接着又贪婪地吃起麦粥来。伊莉妮奇娜惊讶地拍着手说：

“主啊，你这是怎么个吃法呀，普罗珂菲奇；你瞧，就象三天没有吃饭啦！”

“老傻瓜，你以为我吃过吗？整整三天三夜，滴水没进！”

“这是怎么啦，难道部队里不管你们饭吃吗？”

“魔鬼才这样管饭吃呢！”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嘴里装得满满的，象猫似的哞哞地唠叨说。“你偷到什么，就吃什么，可是我还没有学会偷呢。这种事年轻人可高兴啦——他们的良心剩下的已经不多啦，连两个戈比都不值……他们在这次该死的战争中，把偷的本领都已经练得那么高超，简直把我吓坏啦，不过看惯了也就见怪不怪啦。他们看见什么就拿什么，抢呀，往家拉呀……这哪是打仗呀，简直是天下大乱！”

“你别一下子吃得太饱吧。会吃出毛病来的。看你吃得肚子都撑圆啦，象只大蜘蛛！”

“别说啦！拿牛奶来，用大罐子盛！”

伊莉妮奇娜瞅着自己那饿死鬼似的老头子，哭起来。

“怎么，你是完全回家来了吗？”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吃完饭以后，她问道。

“看吧……”他含混地回答说。

“大概会把你们这些老家伙放回来吧？”

“一个人也没有放回来。红军就要打到顿河边儿啦，往哪儿放啊？我是开小差儿跑回来的。”

“你会不会因此受处分哪？”伊莉妮奇娜担心地问。

“如果叫他们抓到，大概是要受处分的。”

“那怎么办，你要藏起来吗？”

“难道你以为我会跑到游乐场上去逛，或者出去串门子吗？呸，不明事

理的胡涂虫！”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生气地啐了一口，但是老太婆还不甘罢休，又唠叨说：

“哎呀，真是罪孽啊！咱们又要大祸临头啦，他们马上就会来惩治你……”

“那倒好，叫他们逮住，关到监狱里，比扛着枪在草原上乱窜强多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疲惫不堪地说，“我的年纪不小啦，一天要跑四十俄里，还要挖战壕，去冲锋陷阵，在地上爬，还要东躲西闪，别叫子弹打着，可怎么他妈的躲得开呀！跟我一起服役的弯弯溪的一个人，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肩胛骨，连腿都没有伸一下就完啦。打仗这玩意儿没有一点儿好处！”

老头子把步枪和子弹盒都拿去藏在糠棚里，伊莉妮奇娜问他棉袄哪儿去了，他脸色阴沉，不高兴地口答说：

“穿坏啦。实话告诉你吧——我把它扔掉啦。在舒米林斯克镇外，敌人追得我们很紧，所以大家把什么东西都扔啦，象疯子似的，争着逃命。那个节骨眼儿上，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棉袄啊——有人还背着皮袄呢，也照样扔啦……你他妈的怎么想起棉袄来啦，你提这个干什么？如果是一件好棉袄倒也罢了，可这不过是一件叫化子穿的破玩意儿……”

其实是件很结实的新棉袄，不过凡是老头子丢失了的东西，照他的说法，都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了。这已经成了他安慰自己的习惯。伊莉妮奇娜知道这一点，所以也没有再为棉袄的好坏大跟他争吵。

夜里，在家庭会议上决定：伊莉妮奇娜和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带着孩子们在家里留到最后一刻，保护财产，把收打好的麦子埋起来，打发杜妮亚什卡套上两头牛，装上箱子，赶车到奇尔河岸的拉特舍夫村的一个亲戚家去避难。

但是这个计划却未能完全实现。早晨送走杜妮亚什卡，中午，就有一个由萨尔斯克地区的加尔梅克人和哥萨克组成的惩罚队来到了鞑靼村。一定是村子里有人看见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回家了；惩罚队到村子里以后约一个钟头，就有四个加尔梅克人骑马来到麦列霍夫家。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看见骑马的人，就神速、麻利地爬到阁楼上去；伊莉妮奇娜出去迎接客人。

“你的老头子在哪儿？”一个上点儿年纪、身材匀称、戴着上士肩章的加尔梅克人下了马，从伊莉妮奇娜面前走过，进了板门，盘问道。

“在前线上啊。还能在哪儿呀？”伊莉妮奇娜粗鲁地回答说。

“领我到屋子里去，我要搜一搜。”

“你搜什么呀？”

“搜你的老头子，唉，真不要脸！这把年纪啦——还靠说谎过日子！”一个比较年轻的下士摇着脑袋责备说，露出了细密的白牙齿。

“你龇什么牙呀，没有受过洗的异教徒！告诉你没有，就是没有！”

“别扯淡啦，领我们到屋子里去！不然，——我们就自个儿进去啦，”挨了骂的加尔梅克人厉声说道，接着迈开罗圈腿，断然朝台阶走去。

他们仔细地查看过屋子，用加尔梅克话商量了一阵，然后两个人去搜查宅院，一个黑得要命、脸上长着麻子、鼻子扁平的小个子，提了提镶着裤条的肥裤子，走到门廊里去。伊莉妮奇娜从敞开的门透进的光亮里看见，这个加尔梅克人纵身一跳，两手抓住上梁，机灵地翻身上去。过了五分钟，他又

机灵地从上面跳了下来；满身泥土、胡子上沾着蜘蛛网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跟在他后头，咳嗽着、小心翼翼地爬了下来。他看了看闭紧嘴唇的老太婆说：

“这些该死的东西，竟找到啦！那就是说，有人告密……”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被押往卡尔金斯克镇，战地军事法庭正在那里。伊莉妮奇娜哭了一会儿，然后谛听着重新响起来的大炮轰鸣声和清晰可闻的顿河对岸的机枪声，便走进仓房去埋藏粮食，能藏起一点儿也好啊。

第二十二章

十四名被捉回的逃兵在等候审判。审讯很简单，也很严厉。审判长是个年事已高的大尉，他问过被审讯人的姓名、父称、军衔和部队番号，问明被审讯人在逃共计多少天，然后就跟其他两位法官——一个独臂的少尉和一个吃太平面包吃肥了的胡子拉碴、胖腮大脸的上士——小声交谈了几句，就宣布判决。大多数逃兵都是被判处鞭笞的肉刑，在一间专门为行刑用的、没有人住的空屋子里，由加尔梅克人行刑。由于英勇的顿河军中开小差的人太多啦，所以再也不能象一九一八年那样，公开当众鞭打他们啦……

根据名单，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是第六个被叫进去的。他心情激动、脸色煞白，站在审判桌前面，两手紧贴在裤缝上。

“姓什么？”大尉问，看也不看被审问的人。

“麦列霍夫，老爷。”

“名字和父称？”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老爷。”

大尉从公文上抬起眼来，仔细打量了一下老头子。

“您是什么地方的人？”

“维申斯克镇鞑鞑村的人，老爷。”

“您是不是麦列霍夫·葛利高里中尉的父亲？”

“是，老爷，是他的父亲，”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觉得他的老朽的身体好象可以逃掉鞭打了，立刻就振作起来。

“您听我说，您怎么这样不知道害臊啊？”大尉目光炯炯的眼睛紧盯着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憔悴不堪的脸问。

这时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竟不顾军纪，把左手捂在胸前，哭哭啼啼他说：

“老爷，大尉老爷！您可以叫我为您祷告一辈子上帝——但是请不要下令抽我吧！我有两个成了家的儿子……大儿子被红军打死啦……还有孙子孙女，象我这样老朽不堪的老头子还要抽吗？”

“我们也要教训教训老头子，叫他们知道应该怎样服役。你以为你从部队开小差还会奖给你十字章吗？”独臂少尉打断他的话说。他的嘴角在神经质地痉挛。

“我要十字章干什么……请你们把我送回部队去吧，我一定忠心耿耿地好好干……我自个儿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开小差：大概是鬼迷住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还杂乱无章地说到没有打完的麦子，说到自己的瘸腿和弃置不顾的家业，但是大尉作了个手势叫他别再说了，然后弯下腰在少尉的耳边低声说了半天。少尉肯定地点了点头，于是大尉把脸转向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

“好。您的话说完了吗？我认识令郎，而且感到很惊讶；他竟会有这样不争气的父亲。您什么时候从部队开的小差？一个星期以前吗？怎么，您是想让红军占领您的村庄和剥掉您的皮吗？您是这样给青年哥萨克们作表率吗？依法，我们应该审判您，并处以体罚，但是出于对您的军官儿子的敬意，我可以免去对您的羞辱。您是普通列兵吗？”

“是，老爷。”

“什么军衔？”

“当过下士，老爷。”

“把肩章摘下来！”大尉把称呼改为“你”以后，提高了嗓门，不客气地命令说：“立刻回部队去！报告你们的连长，就说野战军事法庭已经判决撤销你的下士军衔。在这次战争中，或者过去的战争中得过什么奖赏吗？……走吧！”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高兴得忘乎所以，他走出法庭，朝着教堂的圆顶画了个十字……就翻过山岗，不走大道，专走荒野，往家里奔。“哼，这回我再也不那么躲藏啦！这回我叫他们就是派出三连加尔梅克人也找不到！”他在已经长满无伤草的麦茬子地里一瘸一拐地走着，心里想道。

来到草原上，他决定，最好还是走大道，免得引起行人的注意。“那样人们会以为我是开小差的逃兵。如果碰上当兵的，他们会不经审判就用鞭子抽我，”他边想边叨唠着从田野里走上一条长满车前草的、荒僻的夏季道路。不知道为什么一走上大道，就已经不认为自己是逃兵了。

离顿河越近，遇到的难民大车也就越多。春天里叛军向顿河左岸撤退的情景又重演了：从草原的各个方向涌来装满各种家什的牛车和马车，嘶叫的牲口群，羊群扬起了尘埃，就象骑兵在行进……车轮子的吱扭声、马嘶声、人的叫喊声、马蹄声、咩咩的羊叫声、孩子的哭喊——所有这一切，在辽阔、静穆的草原上形成了一片轰鸣不息的、令人心惊的喧声。

“你上哪儿去，老大爷？回去吧，我们后面——有红军追来啦！”一个不认识的、头上缠着绷带的哥萨克，坐在一辆赶过去的大车上喊道。

“别胡说啦！红军在哪儿？”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不知所措地停下了脚步。

“在顿河对岸哪。他们快开到维申斯克啦。你是要去投靠红军吗？”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定了定神，继续往前走，黄昏时分走近了鞑靼村。走下山坡的时候，他仔细地观察着。村子里空荡荡的，这使他大吃一惊。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被遗弃的、百叶窗紧闭着的家宅寂寞地伫立在街旁。既听不见人的喧闹声，又听不见牲口的嘶鸣声：只有顿河岸上还有些人在奔忙。走近了一些，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没费劲儿就看清楚是些全副武装的哥萨克，他们正在往村子里拖拉小船。鞑靼村的居民已经全都弃家而逃，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立刻就明白了。他小心翼翼地溜进自己那条胡同，往家里走去。伊莉妮奇娜和孩子们正坐在厨房里。

“看，爷爷来啦！”米沙特卡高兴地喊叫着，向祖父扑上去，挂到他脖子上。

伊莉妮奇娜高兴得哭起来，泪眼模糊他说：

“真没料到还能见到你！噢，普罗珂菲奇，你随便怎么说，可是我再也不想留在这儿啦！就是让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我也不愿意再在这儿看守这空荡荡的家啦。全村的人几乎都逃走啦，只有我还带着孩子待在这儿。象傻瓜一样！立刻就套上骡马，咱们随便逃到哪儿去都行！把你放回来了吗？”

“放回来啦。”

“完全放回来了吗？”

“他们没有把我捉回去以前，就算完全放回来啦……”

“可是，这儿也不是你的藏身之地呀！今天早晨红军从对岸往这边打枪——太可怕啦！打枪的时候，我就带着孩子坐在地窖里。现在把他们赶走啦。开来了一些哥萨克，他们要了些牛奶喝，还劝我们离开这儿。”

“这些哥萨克不是咱们村的吧？”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仔细地打量着窗户框上新打的弹孔，关切地问。

“不是，是外地的，象是霍皮奥尔河一带的。”

“那么说是该走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叹了一口气说。

天黑以前，他在粪堆下面掘了个大坑，倒进了七口袋小麦，又仔细地埋上，上面再堆上粪，天刚一擦黑儿——就把骡马套上车，放了两件皮袄、一口袋面粉、一口袋小米，把一只羊捆了，也放在车上，两头牛拴在车后，叫伊莉妮奇娜和两个孩子都坐上车，说道：

“好，现在——上帝保佑吧！”他把车赶出院子，马缰绳递给老太婆，关上大门，一直走到山坡，都在不断地擤鼻涕，用上衣袖子擦眼泪，跟在大车边走着。

第二十三章

九月十七日，绍林突击兵团的部队一昼夜挺进了三十俄里，直逼顿河岸边。从十八日清晨，由梅德维季河口到卡赞斯克镇一线，红军各炮兵连开始炮轰，经过短暂的炮击以后，步兵占领了顿河沿岸的村庄和布坎诺夫斯克、叶兰斯克和维申斯克等集镇。一天就肃清了顿河左岸约一百五十俄里长的一带地方的白军。哥萨克连队节节败退，秩序井然地渡过顿河，退守早已准备好的新阵地。哥萨克手里掌握着一切渡河工具，但是维申斯克的浮桥差一点儿被红军抢占。哥萨克预先在浮桥边堆积干草，桥板上浇上煤油，以便在撤退完毕后就烧掉，可是正准备要放火烧桥的时候，这时突然驰来一个通讯兵，报告说，第三十七团的一个连正从佩列沃兹内村向维申斯克渡口开来。这个掉队的连飞驰到桥边的时候，红军的步兵已经开进了维申斯克镇。哥萨克们冒着机枪扫射，还是从桥上飞驰过去，随后就把浮桥烧掉，伤亡了十多个人和同样数量的马匹。

红军第九军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师的几个团，在他们占领的顿河左岸的村庄和集镇据守到九月底。河水把敌对双方隔开，这时的河面最宽的地方也不过八十沙绳，有些地方窄到只有三十沙绳。红军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渡河行动：他们只在某些地方曾试图涉水渡过顿河，但是都被打退了。在这一地区整个阵地上，激烈的大炮和步枪的互相射击一直进行了两个星期。哥萨克占据了沿河的一些地势优越的制高点，在敌人向顿河渡口集结时就进行射击，使他们在白天里不能推进到河边来；但是由于这个地段上的哥萨克连队都是由一些最没有战斗力的哥萨克编组的（老头子和十七岁到十九岁的青年哥萨克），所以他们自己也无意渡过顿河去打红军，在左岸发动进攻。

哥萨克们退到顿河右岸以后，第一天就在等着看红军占领的那些村庄的房子燃起冲天大火，但是使他们大惑不解的是，顿河左岸连一缕烟也没有；这还不算，夜里从对岸偷渡过来的村民说，红军士兵什么东西都不抢，拿了东西，就连一个西瓜和一杯牛奶也都大方地付给苏维埃钱。这反而使哥萨克们惘然若失，并感到极大的怀疑。他们都认为，暴动以后，红军一定要把叛乱的村庄和集镇统统烧光，以为会把留下未逃的居民，至少会把男的“全部杀光”，但是根据确实的消息，红军对和平居民一个也没有动，而且从各方面来判断，他们甚至根本没有要报仇的意思。

十九日夜里，在维申斯克对面放哨的霍皮奥尔斯科的哥萨克们，决定探听一下敌人这种离奇行动的虚实：一个大嗓门的哥萨克把手巴掌弯成喇叭形，喊道：

“喂，红肚皮的家伙们！你们为什么不烧我们的房子呀？你们没有火柴吗？那就鬼到我们这边儿来，我们给你们！”

黑暗中有人响亮地回答说：

“可惜没能当场把你们抓住，不然把你们跟房子一起烧掉多好啊！”

“你们穷得一无所有了吧？穷得连引人的东西也没有了吧？”霍皮奥尔斯科人逗气儿地喊叫。

对岸安然、高兴地回敬说：

“你鬼到这边儿来，白皮嫩肉的窑姐儿，我们在你裤档里点把火，够你一辈子搔痒痒的啦！”

两边的哨岗互相叫骂了半天，尽量骂些刻毒的话，然后开了几枪就平静

下来了。

十月初，集结在卡赞斯克——巴甫洛夫斯克地区的顿河军主力部队两个军转入进攻。拥有八千步兵和六千骑兵的顿河军第三军，在离巴甫洛夫斯克不远的地方强渡顿河，击退了红军的第五十六师的抵抗，开始顺利地向东挺进。科诺瓦洛夫的第二军不久也渡过了顿河。这个军绝大多数是骑兵。这使他们可以深入敌后，给敌人以连续的致命打击。在这以前担任前线顶备队的红军第二十一步兵师投入战斗后，略微遏止了顿河军第三军的前进速度，但是这个师在两个哥萨克军的联合进攻下，只好开始后退。十月十四日，哥萨克第二军在激烈的战斗中，击溃并几乎全歼红军第十四步兵师。一个星期的工夫，顿河左岸直到维申斯克镇的红军都被击退了。哥萨克军攻占了一个广阔的立足点以后，就迫使红军第九军的各部向卢泽沃——希林金——沃罗比约夫卡一线退去，迫使第九军团的第二十三师匆忙在从维申斯克到克鲁格洛夫斯基村以西地区重建阵地。

原驻克列茨克镇地区的顿河军第一军，几乎与科诺瓦洛夫将军的第二军同时在自己地区强渡顿河。

红军左翼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两个师已经面临被包围的危险。东南战线司令部考虑到这一点，命令第九军撤退到伊科列茨河口——布图尔利诺夫卡——乌斯宾斯克——季尚斯克——库梅尔任斯克一线的阵地上。但是这个军未能守住这个阵地。总动员征集到的大量哥萨克分散的连队从顿河右岸过了河，与哥萨克第二军的各正规作战部队汇合后，继续穷追第九军，把它赶向北方。从十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九日，白军相继占领了菲洛诺沃、波沃林诺两个车站和新霍皮奥尔斯克市。然而，不论顿河军在十月取得多么大的胜利，可是哥萨克们已经没有春天乘胜向顿河地区边境推进时那种鼓舞他们的信心了。大多数战士都明白，目前的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是难以支持到冬天的。

不久，南方战线的形势果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志愿军在奥勒尔——克洛姆方面的决战中的失败和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在沃罗涅什地区的光辉战果，决定了战争的结局：十一月，志愿军向南退去，暴露出顿河军的左翼，迫使顿河军也不得不随之南撤。

第二十四章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带着家眷，在拉特舍夫村太平无事地住了两个半星期，一听说红军已经从顿河沿岸撤退了，马上就收拾行装往家奔。

离村子还有五俄里的时候，他坚决地从大车上跳下来说：

“这样一步一步地磨蹭，我可受不了啦！指望这两头该死的母牛，你是走不快的。简直是见鬼，咱们那会儿干吗要带着它们走呀？杜妮亚什卡！你叫牛停下来！把母牛拴到你的车上去，我要快点儿赶回家去。也许现在家里的仓房里只剩下一堆焦土啦……”

他急不可耐地让两个孩子从自己的车上坐到杜妮亚什卡那辆宽大的牛车上去，把多余的装载也放到那辆车上，就轻车在坑坑洼洼的道路飞驰而去，没有跑上一俄里路，骡马已经出汗了；主人还从来没有这样狠心地对待过它：他手不离鞭子，不住气地赶它。

“你要把骡马赶死呀！你干吗这样象疯子似的飞跑呀？”伊莉妮奇娜抓着车沿，被摇晃得痛苦地皱着眉头埋怨道。

“反正我死后它也不会到坟上来哭我……喂喂喂，该死的小骡马！你出汗啦！……也许那边家里只剩下一堆烧焦的木头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从咬紧的牙缝里嘟哝说。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房屋基本完好，只是几乎所有的窗户都打坏了，门也从合页上脱落下来，墙被子弹打出了很多洞。院子里呈现出一片被遗弃和荒废的惨相。马棚的一角完全被炮弹削掉了，第二颗炮弹炸塌了井架，把吊杆炸成两段，在井边炸了一个浅坑。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千方百计地逃避这场战争，可是战争却亲自光临了他的家院，临去留下了一片战争破坏的凄惨景象。但是在村子里临时宿营的霍皮奥尔的哥萨克们使财产造成了更惨重的损失：他们推倒了牲口院子里的篱笆，掘了一道一人深的战壕！他们图省事，拆掉了仓房的墙，用木柱在战壕上搭盖板；拆了石头围墙，构筑机枪阵地；他们毫不心疼地浪费干草喂马，糟蹋了半垛干草，他们烧篱笆做饭，把夏天用的厨房弄得肮脏不堪……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查看完了住房和院内的其他设施以后，抱头深思起来。这回他改变了一贯低估损失的习惯。见他妈的鬼，他总不能说他积攒下来的这份家业一个钱不值，只配毁掉吧？仓房也不是件棉袄，再盖仓房要花很多钱呀。

“就象根本没有过仓房似的！”伊莉妮奇娜叹了口气说。

“仓房嘛，是有过呀……”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立刻搭腔说，但是活没有说完，就挥了挥手，往场院走去。

被炮弹片和子弹打得象麻子脸一样的墙壁看起来令人很不舒服，感到凄凉。风在屋子里呼啸，桌子上和椅子上都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要想把一切都收拾得井然有序，需要很多时间。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第二天骑马到镇上去，费了很大的劲才从一位熟识的医生那里要了一张证明书，证明哥萨克麦列霍夫·潘苔莱因为腿病不能走路，必须治疗，这张证明书帮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大忙，使他不必再被送到前线去了。他把这张证明书交给村长，为了更有说服力，去村公所的时候，他拄着棍子，两条腿倒换着一瘸一拐地走去。

鞑靼村人们的日子还从来没有象这次逃难回来以后这样忙碌和混乱过。

人们挨家挨户地串，去辨认被霍皮奥尔的哥萨克扔得满村都是的什物，跑到草原和山沟里寻找离群的母牛。在鞑靼村遭到炮轰的头一天，村子上头就失落了有三百只羊的羊群。据羊倌说，有颗炮弹在牧放的羊群前面爆炸了，绵羊把大肥尾巴一晃，惶恐地往草原上奔去，全都失散了。村里的人回到被遗弃的村庄后一个星期，才在离村子四十俄里以外的叶兰斯克镇地区找到它们，可是等把羊群赶回来，开始认领的时候，却发现羊群里有一半是别人的羊，耳朵上都有陌生的记号，自己村的羊失落了五十多只。在麦列霍夫家的菜园子里发现了博加特廖夫家的缝纫机，而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则在阿尼库什卡的场院里找到了自家仓房上的白铁瓦。邻近各村的情况也是同样一团糟。顿河沿岸远近各村的人很久以后还常到鞑靼村来查找自己的东西；过了很多日子，人们碰面时还常问：“您没有见过一头额上有块白斑、左角折断的红毛牛吗？”“有没有只一周岁的褐色的小牛跑到你们家去？”

大概，哥萨克的军用锅和野战厨房决不止只煮过一头小牛吧，但是许多牛主人还不肯死心，在草原上找啊找啊，一直不愿相信，丢了的东西并非全能找回来。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自从被批准可以不去服役以后，就积极地把房屋和篱笆都修好了。场院上还有几堆没有打完的麦子，贪嘴的老鼠在麦堆里乱钻，但是老头子并没有动手去收打麦子。院子连围墙都没有，仓房连影儿也不见了，全部家业都还是那副凄惨的破败相，他怎么能去收打麦子呢？而且今年秋天的天气很好，根本也不必忙着去打场。

杜妮亚什卡和伊莉妮奇娜抹了房子，粉刷了墙，尽力帮着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修起临时院墙，干其他的家务活儿。想尽办法弄来些玻璃，安上了窗户，把厨房打扫干净，井也淘了。老头子自己下井去淘，显然是在井里受了凉，咳嗽了一个星期，不住气地打喷嚏，衬衣都被汗湿透了。但是只要他一连喝上两瓶烧酒，然后躺在热炕上，这么一来，保证酒到病除。

葛利高里依然杳无音信，直到十月底，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才偶然得知，葛利高里身体很好，正带着自己的团驻扎在沃罗涅什省的什么地方。这个消息是一个受伤的、跟葛利高里同团的人从村子里经过时告诉他的。老头子高兴起来了，一高兴就把最后一瓶治病用的、泡红辣椒的老酒喝掉了，然后就整天在家门口走来走去，神气活现，象只小公鸡，拦住每一个走过门前的人，说个没有完：

“听说了吗？我们家的葛利高里攻下了沃罗涅什！我们听说，好象他又升官了，现在又指挥一个师啦，也许是指挥一个军呢。象他这样的英雄你上哪儿去找啊！这不用说，你自个儿也知道……”老头子瞎编一气，心里痒痒得要命，非把自己的喜悦对别人讲讲不可，非要胡吹一通才过瘾。

“令郎真是好样的，”同村的人都这样奉承他。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幸福地眨眨眼睛。

“怎么能不英勇呢，他这是象谁呀？我年轻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吹牛，比他也不差呀！就是这条腿误了我的事啦，要不然的话，我现在也不会比他差！虽然不能指挥一个师吧，但是指挥一个连那是不在话下的！如果前线上多有些象我们这样的老头子，那莫斯科早就攻下来啦，可是现在他们倒好，老在原地踏步走，怎么也对付不了那些庄稼佬……”

这一天，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最后一个谈话的人，是别斯赫列布诺夫老头子。他路过麦列霍夫家的院子时，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也绝不肯

放过他，朝他喊道：

“喂，等一等，菲利普·阿格维奇！近来好啊！过来呀，咱们聊聊。”
别斯赫列布诺夫走过来，向他问候。

“你听说我们家的葛里什卡干得多么轰轰烈烈了吗？”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问。

“怎么回事儿？”

“要知道又叫他指挥一个师啦！指挥这么大的一支部队呀！”

“指挥一个师，是吗？”

“是的，一个师！”

“真了不起呀！”

“说的是啊！可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叫他指挥一个师呀，你说呢？”

“那是当然的啦。”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兴高采烈地打量着和他对话的人，继续滔滔不绝他说着使他心里甜滋滋的话：

“我这个儿子的确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奇。得了满满的一绦带十字章，你说，这有多了不起啊？他受的伤简直是不计其数。换个人老早就死啦，可是他什么事儿也没有，这些伤在他身上就象鹅身上的水珠一样，一抖就没有啦。不，静静的顿河上的真正的哥萨克还没有断根哩！”

“断根倒还没有断根，不过他们干出的事业可并不怎么样，”不是那么能说会道的别斯赫列布诺夫老爹若有所思地说。

“喂，怎么个不怎么样呀？你瞧，他们把红军赶得有多远啦，已经赶到沃罗涅什，正在往莫斯科进军哪！”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久他们还没有进到……”

“不能快呀，菲利普·阿格维奇。你要明白，打仗这玩意儿，性急是什么也干不成的。图快生孩子，生出来只能是瞎子。打仗嘛，一切都要看着地图，按照各种各样的计划办事，慢慢地干……俄罗斯的庄稼佬那么多，黑压压的一片，可咱们哥萨克有多少呀？只有那么一小撮！”

“你说的都对极了，咱们的人恐怕支持不了多久。人们都这样说，到冬天客人又要来了。”

“如果现在不能把他们的莫斯科攻下来，那他们是要到这儿来的，这你说得很对。”

“你以为——能攻下莫斯科吗？”

“应该是能攻下来的，究竟如何，那就看上帝帮不帮忙啦。难道咱们的人就对付不了他们？十二个哥萨克军区全都起义啦，就对付不了他们？”

“鬼他妈的知道。你，怎么，不再出去打仗了吗？”

“我还能当什么兵呀！如果不是我的腿有病，我一定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应该怎样去跟敌人厮杀！咱们，老头子们——都是些坚强的人。”

“听说，这些坚强的老头子，在顿河那岸，从红军手里逃命的时候跑得那么快，所有的人身上穿的皮袄都不见啦，跑的时候把身上穿的所有的衣服都脱光扔掉啦。人们嘲笑说，整个的大草原因为遍地都是皮袄，简直都变成了黄色，完全变成了开遍了天蓝色的小花的草原！”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斜睨了别斯赫列布诺夫一眼，冷漠地说：

“我看，这全是胡说八道！哼，也许有人为了减轻点儿重量，把衣服扔掉啦，可人们胡说八道，添枝加叶，能夸大一百倍！一件棉袄，就说是件皮

袄——这又有什么了不起！我来问你：性命比皮袄重要不重要，啊？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老头子都能穿着很厚的衣服快跑呀。在这次该死的战争中，应当有两条象猎狗一样的腿，可是，就拿我来说吧，我上哪儿去弄这样的腿？菲利普·阿格维奇，你这是为啥伤心呀？这些皮袄他妈的，上帝饶恕，有什么鬼用处呀？问题不在什么皮袄或者是棉袄，问题在于怎样能赶快把敌人打垮，我说得对吧？好，再会吧，不然光顾了跟你说话，把事情都耽误啦。怎么，你的小牛找到了吗？还在找哪？连点儿信儿也没有？哼，那大概是霍皮奥尔的哥萨克把它宰啦，叫牛肉噎死他们吧！对战争的结局你就放心吧：咱们的人准能把庄稼佬打垮！”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仪态庄重地一瘸一拐地向台阶走去。

但是看来打垮“庄稼佬”并不是那么容易……哥萨克最后的一次进攻也并不是没有损失的。过了一个钟头，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愉快心情就被不愉快的消息弄得阴沉起来了。他正在砍一根修理井架用的木柱，忽然听见一阵女人的号叫和哭喊的声音。哭声越来越近。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叫杜妮亚什卡去打打听。

“快跑，去打打听，谁死啦，”他把斧子砍在木柱上说。

杜妮亚什卡很快就把消息带回来了，她说从菲洛诺沃前线上运回三个阵亡的哥萨克——阿尼库什卡、赫里斯托尼亚和村那头的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这个坏消息使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大为震惊，他摘下帽子，画了个十字。

“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多好的一个哥萨克……”他心里想着赫里斯托尼亚，想起他们不久前一起儿从鞑靼村去集合点的情形，伤心他说。

他再也干不下活去了。阿尼库什卡的妻子哭得那么凶，就象挨了一刀似的，哭得又那么凄厉，使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心都碎了，为了逃避女人死去活来的哭号声，他走进屋子，紧紧地关上门。杜妮亚什卡正在内室抽搭搭地讲给伊莉妮奇娜听：

“……我的亲娘啊，我一看，阿尼库什卡的脑袋几乎没有啦，只剩了稀烂的一摊血肉。噢噫，太可怕啦！尸臭味在一俄里外就能闻见……为什么还要把他们运回来呀——我真不明白！赫里斯托尼亚仰面躺着，自己占了整整一辆大车，从军大衣底下露出两条腿，在车后头耷拉着……赫里斯托尼亚——又白又干净，简直象白沫一样！只是右眼下面有个象十戈比的银币那么大的小窟窿，还有耳朵后面——可以看到——有干结的血渍。”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狠狠地啐了一口，又走到院子里去，拿起斧子和船桨，一瘸一拐地往顿河边走去。

“去告诉你奶奶，说我到顿河对面砍树枝去啦，听见吗，好孩子？”他一面走，一面对正在夏季厨房旁边玩耍的米沙特卡说。

顿河对面的树林子里已经是一片肃穆可爱的秋色。干枯的叶子从白杨树上萧萧落下。一丛丛的野蔷薇红艳似火，红色的浆果点缀在稀疏的叶子中间，象小火舌似的闪耀着红光。腐烂的橡树皮浓烈的辛辣气味充满了整个树林。浓密有刺的黑莓爬得满地都是；一串串的烟灰色熟透的黑莓果巧妙地藏在爬得到处都是的蔓秧里，躲避着阳光。中午以前，阴影里的衰草上还有露水珠，挂着露水珠的蜘蛛网闪着银光。只有啄木鸟认真敲啄的嘚嘚声和画眉吱喳的哨声划破了树林的宁静。

树林沉默、肃穆的美景，使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镇静下来。他踏着

地上厚厚的潮湿的落叶，悄悄地在灌木丛中走着，心里想：“这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不久前他们还活蹦乱跳，现在却要为他们净身安葬啦。他们打死了一个多么好的哥萨克啊！不久前还来看望过我们，打捞达丽亚的那天还站在顿河边上哪。唉，赫里斯但，赫里斯但！敌人的子弹竟也找到了你啦……还有阿尼库什卡……多么快活的人呀，喜欢喝酒，说笑话，可是现在已经全完啦，成了死人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想起了杜尼亚什卡的话，脑海里突然清晰地映出了阿尼库什卡的没有胡子、笑嘻嘻的老公脸，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现在断了气的、脑袋打得粉碎的阿尼库什卡成了什么样子。“我不该惹上帝生气——拿葛利高里吹牛，”他想起了和别斯赫列布诺夫的谈话，心里就责备自己说。“也许被子弹打死的葛利高里现在也躺在什么地方呢？上帝保佑，千万可不能这样啊！那我们老两口可靠谁过日子呀？”

一只棕色山鹑突然从灌木丛里飞了出来，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吓得哆嗦了一下。他无目的地注视着斜身疾飞上天空的山鹑，继续向前走去。在一个小水塘旁边，他看中了几丛树条，动手砍了起来。他干着活儿，竭力什么都不想。一年的工夫，死神叫走了这样多的亲人和朋友，一想到他们，他的心里就难过得要命，整个人世都变得暗淡无光，仿佛蒙上了一层黑幕。

“应该把这丛树条砍倒。是上等的树条！用它们编篱笆最好啦，”为了摆脱这些令人不快的思绪，他出声地自言自语他说。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干了一阵子活儿以后，就脱掉上衣，坐在砍下来的树条堆上，贪婪地吸着辛辣的落叶气味，久久地凝视着遥远的、蓝色烟雾缭绕的地平线和远处被秋天镀成一片金黄、显耀着最后丰姿的小树林。不远处有一丛鞑靼槭。这丛槭树简直是美极了，整个树丛都闪耀着秋天太阳的冷光，被紫红色的叶子坠得下垂的枝杈向四面扎煞开，宛如神话里从地上飞起的鸟翅膀。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久久地欣赏着这番美景，后来偶然朝水塘看了一眼，看见清澈、平静的水里几条大鲤鱼的黑脊背，它们离水面那么近，所以连鱼鳍和摇动的红尾巴都看得清清楚楚。一共有八条鲤鱼。它们有时候藏到绿色的睡莲叶子下面，然后重又鬼到明净的水里去咬那沉到水里去的湿柳树叶子。水塘到了秋天差不多要干涸了，捉这几条鲤鱼并不困难。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找了一会儿，就在邻近的一个小湖旁找到了一只没有底的篮子，回到水塘边，脱了裤子，——打着冷战，哼哼着，捉起鱼来。他搅浑了塘水，踏着没膝深的烂泥，在水塘里 着，把篮子放进水里，使篮子边紧贴到池塘底上，然后一只手伸进篮子，盼着马上会有条肥壮的大鱼钻进篮子，溅起水花，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他的努力成功了：他捉了三条鲤鱼，每条都有十磅重。他再也不能继续捉了，水冰得他的病腿抽起筋来。意外的收获使他高兴，从水塘里爬出来，用香蒲擦了擦脚，穿好衣服，为了暖和一下身子，又砍起树条来。怎么说，这也是交好运啦。无意中捉了差不多一普特重的鱼，这可不是谁都能碰上的好运气啊！捉鱼迷住了他，驱散了那些阴郁的思绪。他把篮子万无一失地藏好，准备再来捉剩下的鱼，——担心地四面张望了一下：是否有人看到他肥大的、简直象小猪一样金色的鲤鱼扔上岸，然后这才扛起捆好的树条和用树条穿着的鲤鱼，不慌不忙地往顿河边走去。

他得意地笑着，把自己捉鱼的好运气讲给伊莉妮奇娜听，又看了一眼象红铜铸的鲤鱼，但是伊莉妮奇娜很不情愿分享他的幸运。她去看过阵亡的

人，从那里回来已经哭得满面泪痕，忧心忡忡。

“你不去看看阿尼凯吗？”她问。

“不去，我没有见过死人还是怎么的？我见过的死人可多啦，看够啦！”

“你还是去看看吧。不去恐怕不太合适，人家会说——你连告别都不去一下。”

“看在基督面上，你不要再缠我啦！我又不是他家孩子的教父，根本就没有去和他告别的必要！”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强词夺理地狂叫。

他没有去送葬，一大清早就到顿河对岸去了，在那里待了一整天。葬仪的钟声迫使他在树林子里摘下帽子，画了个十字，然后他甚至埋怨起神甫来：用得着敲这么久的钟吗？哼，敲两下子就完啦，他们却要敲上整整一个钟头。这样大敲一气有什么好的啊？只是叫人心里难过，叫人多去想到死亡。用不着敲钟，秋天也已经够使人想到死啦：萧萧落叶、哀鸣着飞过镇上蓝天的雁群，还有衰草……

不管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怎么煞费苦心逃避伤心事，但是不久他就又遭到新的打击。有一天正在围桌吃饭的时候，杜妮亚什卡钥窗外一看，说：

“唉，又从前线上拉口来一个阵亡的！后头还有一匹备着鞍子的战马，用长缰绳拴着，他们走得不快……一个人赶车，死人盖着军大衣，赶车人背朝我们，我认不出——是咱们村的人，还是……”杜妮亚什卡仔细看了看，脸立刻变得比纸还白。“这是……这是……”她含混不清地嘟囔着，突然尖声叫起来：“运来的是葛利沙呀！……是他的战马！”于是哭叫着往门廊里奔去。

伊莉妮奇娜没有从桌边站起来，用手巴掌捂上了眼睛。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艰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象瞎子似的两手伸在前面，朝门口走去。

普罗霍尔·济科夫开开院子的大门，瞥了一眼从台阶上飞跑下来的杜妮亚什卡，忧郁他说：

“快来接待客人吧……没有料到吧？”

“我们的亲人哪！好哥哥呀！”杜妮亚什卡悲痛地使劲扭着自己的手，呻吟道。

普罗霍尔只是看到了她满脸是泪，看到了一声不响站在台阶上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才明白过来说：

“你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他还活着哪。他害了伤寒病。”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软弱无力地把脊背靠到门框上。

“活着哪！！！”杜妮亚什卡破啼为笑，又哭又笑地朝他喊道。“葛利沙活着哪！你听见了吗？！他害了病才送回来的！去告诉妈妈呀！喂，你怎么站在那儿不动呀？！”

“别害怕，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我送回来的是活人哪。至于他的健康情况就不必问啦，”普罗霍尔牵着马笼头走进了院子，赶紧解释说。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竭尽全力，摇摆晃晃地往前迈了几步，坐在一级台阶上。杜妮亚什卡旋风似的从他面前飞奔过去，跑进屋子，去叫母亲放心。普罗霍尔把马车紧停在台阶跟前，朝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看了一眼。

“你干吗呆坐在那儿呀？拿条车毯来，咱们好往屋里抬呀。”

老头子一声不响地呆坐在那里。泪如泉涌，脸上却毫无表情，甚至连筋肉也没动一动。他举了两次手，想要画个十字，但因为没力气举到额头，又放了下去。喉咙里好象有什么东西在直咕噜，呼哧呼哧地响。

“看来你是吓掉了魂啦，”普罗霍尔遗憾他说。“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先派个人来告诉你们一下呀？我是个糊涂虫，一点儿也不冤枉，——货真价实的糊涂虫！好啦，起来吧，普罗珂菲奇，总得把病人抬进去啊，你们家的车毯在哪儿？要不就用手抬，行吗？”

“你等等……”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暗哑他说。“怎么我的腿麻木……我以为他是阵亡啦……上帝保佑……真没有料到……”他把自己旧衬衣领子上的扣子撕下来，敞开领口，大张着嘴贪婪地大口吸起气来。

“起来，起来，普罗珂菲奇！”普罗霍尔催促他说。“除了咱们俩，再没有别人能抬他啊？”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很费劲地站了起来，走下台阶，掀开军大衣，弯下腰去看了看昏迷不醒的葛利高里。他喉咙里又有什么东西呼哧呼哧地响了起来，但是他控制住自己，扭过脸去朝普罗霍尔说：

“你抬腿。咱们俩抬吧。”

他们把葛利高里抬进内室，给他脱下靴子，脱去衣服，放到床上，杜妮亚什卡惶恐地在厨房里喊：

“爸爸！妈妈不好……快来！”

伊莉妮奇娜躺在厨房的地板上。杜妮亚什卡跪在那儿，往她的发青的脸上洒水。

“快跑，去叫卡皮托诺芙娜老大娘来，快去！她会放血，就说，要给你母亲放放血，叫她带着家伙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嘱咐说。

杜妮亚什卡——一个没有出嫁的大姑娘——不能披头散发的在村子里跑呀：她抓起头巾，匆匆往头上系着说：

“看，把孩子们快吓死啦！主啊，这真是祸不单行……照看着他们点儿，爸爸，我一口气儿就跑去！”

也许是杜妮亚什卡还想照一下镜子，但是精神已经恢复正常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姑娘便象一阵风似的从厨房里跑出去了。

一跑出篱笆门，杜妮亚什卡看到了阿克西妮亚。阿克西妮亚白净的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她靠在篱笆上，毫无生气地垂手站在那里。朦胧的黑眼睛里虽然没有眼泪，但是那种痛苦和无声的祈求神情，使得杜妮亚什卡停了片刻，不由自主地突然说：

“活着哪！活着哪！他害了伤寒。”于是两只手捧着跳动不止的高高的乳房，飞速顺着胡同跑去。

好奇的婆娘们从四面八方赶到麦列霍夫家。她们看见阿克西妮亚不慌不忙地离开麦列霍夫家的篱笆门，随后突然加快了脚步，弯下腰，双手掩面而去。

第二十五章

过了一个月，葛利高里已经痊愈了。他第一次下地走是在十一月二十日，他显得修长、枯瘦，简直象一副骨头架子；他摇摇晃晃地在屋子里走了一圈，在窗前站住。

地上和板棚的草顶上初雪耀眼地闪着银光。胡同里已经有爬犁滑杠的划痕。篱笆上和树木上结满了峥嵘的蓝色冰霜在夕照中闪着虹霓的光彩。

葛利高里若有所思地微笑着，用瘦骨嶙嶙的手指头捋着胡子，凭窗眺望了半天。仿佛他从来还没有见到过这样可爱的冬天。他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妙、新奇，意义深奥。病后，他的目光似乎变得锐敏了，他开始发现周围的新事物和那些很久前他已熟识的事物发生的变化。

在葛利高里的性格上突然产生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对村子里和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好奇和兴趣。他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具有某种神秘的、新的意义，一切都引起他的注意。他用稍微有点儿惊奇的目光去观察他重又看到的世界，天真、幼稚的微笑久久地浮在他的嘴唇上。这孩子般的微笑使脸上的严厉神色和充满野性的眼睛里的表情起了很大的变化，使嘴角上残忍的皱纹变得很温柔了。有时候他仔细地打量着一件从幼年时代就熟悉的家常用具，紧张地挑动着眉毛，就象个不久以前才从遥远的外国回来的人，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似的。有一天，伊莉妮奇娜看见他在转着圈仔细打量纺车，心里觉得非常奇怪。可是等她一走进屋子，葛利高里就有点儿不好意思似的离开了纺车。

杜妮亚什卡看着他那瘦骨嶙嶙的大长身子，就不能不发笑。他只穿一件内衣在屋子里走动，手提着直往下滑的衬裤，驼着背，胆怯地挪动着干瘦的长腿；坐下去的时候，一定要先用手抓住点儿什么东西，生怕跌倒。卧病期间，长长的黑头发脱得不象样子，夹杂着浓密白头发的鬃曲的额发全脱光了。

由杜妮亚什卡帮着，葛利高里自己剃了头，待他把脸转过来朝着妹妹的时候，杜妮亚什卡手里的剃刀落到地上，捧着肚子，趴到床上，笑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葛利高里耐心地等着她笑够了，但是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用软弱的、颤抖的男高音说：

“小心点儿，你这样笑法，会笑出毛病来的。过后你会感到害臊的，你是快作新娘的人啦。”他的声调里带着淡淡的哀怨。

“啊呀，我的好哥哥！啊呀，我的亲人哪！我还是躲开这儿吧……笑得我一点劲儿也没有啦！噢噫，你成了什么样子啦！哼，简直象菜园子里的稻草人！”杜妮亚什卡在笑声间歇时说出这几句话来。

“我要能看到你害了伤寒病以后变成什么样子就好啦。把剃刀捡起来呀，啊？！”

伊莉妮奇娜来为葛利高里出气了，愤愤地说：

“真是的，你倒是嘿儿嘿儿地笑个什么呀？要不你是是个傻丫头呢，杜恩卡！”

“你瞧啊，妈妈，他象个什么样子啦！”杜妮亚什卡擦着眼泪说。“一脑袋疙瘩，圆圆的，象西瓜，也象西瓜一样的黑！噢噫，我忍不住啦！”

“拿镜子给我！”葛利高里要求说。

他对着—块破镜片照了照，自己也无声地笑了半天。

“也是啊，我的好儿子，你干吗要剃成这个样子呀，还不如就让它那么长着算啦，”伊莉妮奇娜不满意他说。

“照你的意思，就变成秃子算了，是吗？”

“唉，这就已经难看得要命啦。”

“你们简直都疯啦！”葛利高里用小刷子搅着肥皂沫，生气地说。

因为剃光了脑袋，弄得葛利高里不敢走出屋子，于是就总跟孩子们玩，而且—玩就很久。跟他们什么都说，只是不提娜塔莉亚。但是有一天，波柳什卡跟他亲热着问：

“爸爸，妈妈还会回咱们家来吗？”

“不，亲爱的，到了那儿就回不来啦……”

“从哪儿？从坟里吗？”

“—句话，死人是不会回来的。”

“她就永远死了吗？”

“哪，你以为怎么样呢？当然，永远死啦。”

“我以为她有时想我们了，就回来啦……”波柳什卡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

“你别想她啦，我的好孩子，别想她啦，”葛利高里暗哑他说。

“怎么能不想她呢？难道死人连回来看看都不来吗？哪怕就来—会儿呢。不行吗？”

“不行。好啦，去跟米沙特卡玩—会儿吧。”葛利高里扭过脸去。看来，这场病使他的意志薄弱了：他的眼睛里涌出了泪珠，为了不叫孩子们看见，他把脸趴在窗上，在窗前站了很久。

他不喜欢跟孩子们说起战争，但是米沙特卡却觉得战争是世界上最有趣的玩意儿。他时常缠着父亲，问这问那，如怎么打仗啦，红军是什么样的人呀，用什么打他们啦，以及为什么要打他们啦等等。葛利高里皱起眉头，生气他说：

“行啦，你老是唠叨这—套！战争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咱们还是说说夏天用鱼竿钓鱼吧。要给你做根鱼竿吗？等我—能到院子里去，马上就用马鬃给你捻—根钓鱼绳。”

每当米沙特卡说起战争的时候，他就感到内疚得很：怎么也回答不出孩子们的这些天真简单的问题。而且，谁知道——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自己也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但是摆脱米沙特卡的纠缠可不是那么容易。他似乎是很注意地听完父亲关于钓鱼的计划，可是后来又问：

“爸爸，你在打仗的时候杀过人吗？”

“别缠我啦，长舌鬼！”

“杀人的时候害怕吗？杀死他们的时候流血吗？流的血很多吗？比杀鸡或者宰羊流的血还多吗？”

“我对你说，不要再谈这个啦！”

米沙特卡沉默了—会儿，然后又若有所思地说：

“前几天我看见爷爷宰羊。我并不害怕……也许有—丁点儿害怕，也许根本就不怕！”

“你给我把他赶走！”伊莉妮奇娜生气地喊。“好啊，又养大了一个杀人的刽子手！简直是个小凶手！就听见他说什么打仗呀，打仗呀，别的话他

就不会说啦。上帝宽恕，宝贝儿，谁听说过小孩子家老是谈论这该死的打仗的事儿呀？过来，拿块肉饼去吃，住一住嘴吧。”

但是战争却每天每日都叫人想到它。从前线上回来的哥萨克们来看望葛利高里，讲述什库罗和马蒙托夫被布琼尼的骑兵歼灭的事儿，讲述在奥勒尔附近失利的战役，讲述各条战线开始撤退的情况。在格里巴诺夫卡和卡尔达伊尔附近的战斗中又阵亡了两名鞑靼村的哥萨克；将受伤的格拉西姆·阿赫瓦特金送回家来了；德米特里·戈洛谢科夫害伤寒病死了。葛利高里脑子里数了数两次战争中自己村子里战死的哥萨克，发现鞑靼村没有一家没有死人。

葛利高里还不能出屋子，村长已经把镇长通知麦列霍夫中尉立刻到医务委员会去复查的命令送来了。

“请写信告诉他，就说我只要一能走路，就会自动去报到，用不着他们来催，”葛利高里生气他说。

战线离顿河越来越近。村子里又开始谈论撤退了。过不多久，就在村民大会上宣读了军区司令要求全体成年哥萨克必须撤退的命令。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从会场上回来，把命令给葛利高里讲完以后，问道：

“咱们怎么办？”

葛利高里耸了耸肩膀说：

“有什么办法？应该撤退。命令没到，大家就已经开始逃难了。”

“我问的是咱们俩的问题：咱们是不是一起儿撤退呀？”

“咱们不能一起儿走。过两天我骑马到镇上去打听打听，哪些部队将要经过维申斯克，我就去加入一个部队。你跟难民一起儿走。你是不是想参加部队呀？”

“见他的鬼吧！”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大吃一惊，骂道。“那我就跟别斯赫列布诺夫老爹一起儿走吧，他前天约我跟他结伴走。他是个很老头的老头子，他的马也很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套上两匹马跑啦。我的骡马也有点儿太肥啦。该死的玩意儿，膘太满啦，尥起蹶子来，简直吓死人！”

“好啊，那就跟他一起儿走吧，”葛利高里高兴地支持他说。“那咱们来谈谈你们走的路线吧，说不定我也会走那条路呢。”

葛利高里从图囊里面掏出一张南俄罗斯地图来，详细地给父亲讲了，应该经过些什么村庄，而且已经开始往纸上写那些村庄的名字，但是老头子恭敬地看了看地图说：

“等等，你别写啦。当然，对这些事你比我明白得多，因为地图——这是正经东西，是不会胡说的，它告诉人们近直的路，可是如果这对我不适合，我怎么能照它指的道儿走呢？你说，应该首先去卡尔金斯克，我明白：从那儿走是直路，可是我去那里也要绕个弯儿走。”

“你为什么耍绕弯儿走呀？”

“这是因为拉特舍夫我有一个叔伯妹妹，我在她家里人马都可以弄到吃的，可是住到生人家里就要吃自个儿的草料和干粮。再往前走，你说，按地图走应该去阿斯塔霍沃村，这么走是直道儿，可是我要到马拉霍夫斯基村去，那儿我也有一房远亲和一位老同事；在那儿也可以不动自个儿的草，吃他们家的，要知道，我总不能拉着一个草垛走呀，到了人主地不熟的地方很可能不仅讨不到一根草，就是花钱也买不到。”

“顿河对岸你没有亲戚吗？”葛利高里挖苦地问。

“那儿也有。”

“那么，你可以到那儿去吧？”

“你别他妈的胡说八道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怒冲冲地说。

“你说正经事儿，别胡开玩笑啦！什么时候啦，还开玩笑，真是聪明人！”

“你别到亲戚家去打秋丰啦！撤退——就撤退好啦，用不着去窜亲戚，又不是过谢肉节！”

“好啦，你别教训我啦，往哪儿去，我自个儿知道！”

“既然知道，那就想到哪儿就去哪儿好啦！”

“我怎么会按照你的路线走呢？只有喜鹊才直着飞哪，你听说过这话吗？鬼知道我会跑到哪儿去呀，也诗那里冬天连道儿都没有呢。你说这种混话，好好地想过吗？亏你还指挥过一个师呢！”

葛利高里和老头子争论了半天，但是后来葛利高里全面考虑了一下，觉得应该承认，父亲的话有很多是更正确的，就和解他说：

“别生气啦，爸爸，我不坚持你非照我的路线走不可，你愿意怎么走就怎么走吧。我尽力到顿涅茨河对岸去找你好啦。”

“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高兴了。“不然总在跟我说些什么计划呀，路线呀，可是不明白，计划只不过是计划罢了，可是马没有草料吃是哪儿也去不了的。”

还是在葛利高里卧病的时候，老头子已经慢慢地在做撤退的准备了：他特别细心喂养那匹骡马，修理好爬犁，定做了一双新毡靴子，为防坏天气时湿透，又亲手缝上皮子；预先把精选过的燕麦装了几口袋。他就是准备撤退也是一位出色的当家人：一切路上可能用得到的东西都预先准备好了。斧子、手锯、鍤子、修鞋的工具、线、备用的鞋掌、钉子、锤子、一束皮带、纤绳、一块松香——一直到马蹄铁和马蹄铁钉子，这都包在一块帆布里，眨眼的工夫就能放到爬犁里去。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甚至还带了一杆秤，伊莉妮奇娜问他路上要秤干什么，他责备说：

“你呀，老太婆，是越老越糊涂。难道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明白吗？撤退的时候，我要不要用秤来买草或者糠呢？那里大概不会用尺来量草吧？”

“难道那地方连秤也没有吗？”伊莉妮奇娜惊讶地问道。

“你怎么能知道那地方使的是什么样的秤呢？”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生气他说。“也许那地方的秤都是骗人的，成心骗咱们爷儿们呢，就是这么回事！我知道那儿是些什么样的老百姓！你买三十磅，可是要付出一普特的钱。我与其每到一处，都要吃这样的亏，那我还是自个儿带上杆秤好啦，这就不会吃亏上当！你们在家里没有秤也照样可以过日子，你们要秤有他妈的什么用呀？将来军队从这儿过，他们拿草是不过秤的……他们就知道赶快全都运走。我见识过这些脑袋上没有长角的魔鬼。我太熟悉他们啦！”

起初，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还想连大车都装在爬犁上，免得到春天还得花钱去买，就用自己带去的大车就行了，但是后来权衡利弊，放弃了这个奇怪的念头。

葛利高里也开始准备了。他擦了手枪和步枪，收拾好得心应手的马刀；恢复健康后一个星期，他走出屋子去看自己那匹战马，望着闪光的马身子，他明白了，老头子不只是喂好自己的骡马，连他的战马也喂得棒极啦。他跟

难地骑到直蹦的马上，把它好好地遛了遛，回家的时候，他看到，——也许只是他觉得是这样，——好象阿斯塔霍夫家的窗户里有人挥着白手绢跟他打招呼……

在村民大会上决定，全村的哥萨克一起撤退。一连两天两夜，婆娘们忙着给哥萨克烤炸路上吃的各种食物。规定在十二月十二日那天出发。头一天傍晚，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就把干草和燕麦都放到爬犁里，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穿上老羊皮袄，系上腰带，皮手套掖在腰带上，祷告过上帝，就跟家人告别。

不久就有一大队车辆从村子里往山上驶去。出来送行的婆娘们久久地向远去的亲人挥舞着手绢，后来草原上扬起阵阵细雪，风雪迷漫，既看不见慢慢往山坡上爬的车队，也看不见跟在大车旁边走的哥萨克。

葛利高里在动身去维申斯克之前，见到了阿克西妮亚。傍晚，村子里已经掌灯的时候，他到她家里去了。阿克西妮亚正在纺线。阿尼库什卡的寡妇坐在她身边织袜子，在对她讲些什么。葛利高里一看见有外人在，就简短地对阿克西妮亚说：

“你出来一下，我有点儿事情找你。”

在门廊里他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问：

“愿意跟我一起儿撤退吗？”

阿克西妮亚沉默了很久，考虑怎么回答，后来悄悄说：

“那家业事怎么办？房子怎么办？”

“请别人替你照看照看。应该走啊。”

“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我来找你。”

阿克西妮亚在黑暗里笑着说：

“记得吧，我早就对你说过，跟你上天边我也去。现在我还是这样。我对你的爱情是坚定不移的。我跟你走，绝不后悔！你什么时候来？”

“天一黑就来。别带很多东西。多带点儿衣服和吃食就行啦。好，再会。”

“再会。等一会儿再来一下好不好？……她一会儿就会走的。我好象有一百年没有看见你啦……我的亲爱的，葛利申加！我还以为你……不！我不说啦。”

“不行啊，我今天不能来啦。我马上就要到维申斯克去，再会。明天等着我。”

葛利高里已经走出了门廊，到了板门口。可阿克西妮亚还站在门廊里，笑着，用手掌抚摸着热辣辣的脸颊。

维申斯克的地方机关和军需仓库已经开始撤退了。葛利高里到军区办事处去探听前线的情况。军区司令的副官，一位年轻的少尉告诉他说：

“红军目前在阿列克谢耶夫斯克镇一带，我们不知道将有哪些部队从维申斯克经过，以及是否有部队从这里经过。您自己可以看到——谁都什么也不知道，都在忙着逃跑……我奉劝您现在不必找您的队伍啦，到米列罗沃去，到那里您会很快打听到队伍的驻地。在任何情况下，您那个团也会沿铁路线退却。敌人会不会被阻挡在顿河边呢？哼，我想不会。维申斯克大概是要不战而退的。”

深夜，葛利高里才回到家里。伊莉妮奇娜做着晚饭说：

“你那个普罗霍尔来啦。你走了一个钟头他就来啦。说还要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喜出望外的葛利高里赶快吃过晚饭，就到普罗霍尔家去。普罗霍尔不很高兴地笑着迎接他说：

“我还以为你从维申斯克就径直撤退了呢。”

“你从什么鬼地方来的呀？”葛利高里笑着，拍着自己忠实的传令兵的肩膀问。

“这还用问——从前线上来呗。”

“开小差儿跑出来的吗？”

“你怎么啦，上帝保佑！咱们这样勇敢的战士，会开小差儿吗？咱是合理合法地回来的，我不愿意没有你，一个人到暖和的地方去。咱们一起儿造过孽，就应该一起儿去接受最后审判。咱们的事业——很不妙，你知道吗？”

“知道。你说说看，是怎么把你从部队里放回来的？”

“这——说来话长，以后再讲给你听，”普罗霍尔闪烁其词地因答说，脸色变得越发阴沉了。

“咱们的团在哪儿呀？”

“鬼知道它如今在哪儿呢。”

“那么你什么时候离开那儿的？”

“两星期以前。”

“你这些日子上哪儿去啦？”

“你这是怎么啦，真的……”普罗霍尔不满意他说，然后斜睨了妻子一眼。“看你，上哪儿去啦，怎么啦，干什么啦……问个没完儿。不管上哪儿去啦，现在我也不在那儿啦。我说过——以后告诉你，那就一定会告诉你。喂，老婆子啊！你有烧酒吗？会见团长，理应小喝两盅，有酒吗？没有？那就快跑，去拿酒来，快点儿回来！丈夫不在家过惯不守军纪的日子啦！吊儿郎当，太不象话啦！”

“你这是耍什么威风呀？”普罗霍尔的妻子含笑问道。“你别对我这么大喊大叫吧，你这号的当家人有啥可威风的，一年在家呆不了两天。”

“什么人都对我大喊大叫，可是我除了你以外对谁去叫嚷呀？你先等等，等我当了将军的时候，我就对别人大喊大叫，现在，你只好忍耐点儿了，马上穿好你的‘军装’，跑步走！”

等妻子穿上衣服出去以后，普罗霍尔责备地看了葛利高里一眼说：

“潘苔莱维奇，你怎么什么也不懂……我能当着女人什么事都讲给你听吗，可是你总在逼问我：怎么啦，干什么啦。好啦，说说，你伤寒病以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啦？”

“我嘛，已经好啦，谈谈你自己吧。你这个鬼东西，吞吞吐吐……赶快交代：干了什么坏事啦？怎么开小差儿的？”

“这比开小差儿还要糟……你病后，我把你送回家来，就回到部队去。他们把我派到连里，派到三排去。我是个非常喜欢打仗的人！两次去打冲锋，可是后来我想：‘我的小命儿就要送在这儿啦！应该找个洞躲起来，普罗沙，不然，你就非完蛋不可啦！’接着，好象是故意似的，战斗接连不

断，敌人跟着屁股追打，压得我们连气都喘不过来啦！一要进行突围作战——就派我们去；什么地方顶不住啦——又把我们团调到那儿去。一个星期的工夫，连里有十一个哥萨克象被牛舌头舔了去似的牺牲了！于是，我也苦恼起来了，闷得身上都长出虱子来啦。”普罗霍尔点上烟，把烟荷包递给葛利高里，不慌不忙地继续说下去。“有一回，在利斯基附近，派我去侦察。一共去了三个人。我们顺着山坡飞跑，四下张望。看见从荒沟里面钻出一个红军，两手高举。我们飞马过去，他大声喊：‘乡亲们！我是——自己人！别砍我，我要投到你们那边儿去！’我他妈的叫鬼迷了心：不知道为什么大发起脾气来，我策马飞驰到他跟前，骂：‘狗崽子，你既然要打仗，就不应该投降！你这个混帐王八蛋。难道你看不见，我们已经支持不下去了吗？！可是你却要投降我们，是想来加强我们的力量吗？’于是我就从马上用刀鞘在他背上抽了一下子。跟我同去的哥萨克也都对他说：‘难道有这样打仗的吗？今天跑过来，明天又投过去，哪边都要干干？要是你们能齐心合力地打过来——这仗也许早就打完啦！’鬼知道，这个投过来的家伙会是个军官呢？可是他居然就是个军官！等我一发脾气，用刀鞘砍了他几下，他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低声说：‘我是军官，您怎么能打我！我从前也当过骠骑兵，参加红军是被强征去的，请你们把我送到你们的长官那里去，到那儿会把一切都告诉他的。’我们说：‘拿出你的证件来。’可是他却高傲地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谈话，把我带到你们的长官那儿去！’”

“这种事儿你为什么不愿意当着老婆说呢？”葛利高里惊奇地打断他的话，问。

“还没有说到我不能当着她谈的地方呢，请你别打岔。我们决定把他送到连里去，真可惜……我们要是当场把他干掉，事情不也就完啦。但是我们却把他好好地送到连里去啦，过了一天，我们再一看——派他来当我们这一连的连长啦。这是怎么回事儿呀？事情就从这儿开始啦！过了些时候，他把我叫去，问我：‘狗崽子，你是在为了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俄罗斯打仗吗？你把我俘虏的时候，对我说的话，还记得吗？’我这么说，那么说，怎么说，他也不肯饶我——他一想起我曾用刀鞘砍过他，就气得全身直哆嗦！他说：‘你知道我是骠骑团的骑兵大尉和贵族吗？你这个坏蛋，怎么竟敢打我？’今天叫我去，明天又叫我去，看他是饶不了我啦。他命令排长额外派我去放哨和站岗，什么勤务都派我去干，没完没了，就象从桶里往外倒豌豆一样，一句话，这畜生，把我折磨得没法活啦！对另外那两个跟我一同去侦察、把他俘虏来的哥萨克也这样来折磨。弟兄们实在受不了啦，后来他们把我叫去，说：‘咱们把他宰了吧，不然，他也不会叫咱们活下去的！’我想了想，决定把这一切经过都报告团长，因为良心不允许我杀人。在俘虏他的时候，是可以干掉他的，可是事过之后我的手就举不起来了……我老婆宰只鸡，我的眼睛都要眯缝起来，何况这是杀人呢……”

“他们把他打死了吗？”葛利高里又打断他的话。

“你别急，等会儿就什么都明白了。好，我找到团长，把事情的经过都报告了他，可是他哈哈笑起来，说：‘济科夫，既然你也打过他，就用不着生气啦，他执行纪律是很正确的。是个很优秀、很有学问的军官。’我就这样从他那儿回来了，可是我心里想：‘你把这个优秀的军官用绳子挂在自个儿的脖子上当十字架吧，我可不愿意跟他在一个连里共事啦！’我就要求把我调到别的连去，——依然毫无结果，没有调成。这时候我就想好要离开队

伍。可是怎么能离开呢？我们撤到附近的后方休整一个星期，这时候鬼又迷住我啦……我想：我要是染上点儿淋病就行啦，那我就可以到军医站去检查，马上就要撤退啦，问题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啦，于是我就干起我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开始追起娘儿们来，仔细地观察，专找看上去有那种病的女人。可是你怎么能认得出来呢？她们的脑门上又没有写着她们是有病的，这真是伤透脑筋啦！”普罗霍尔使劲啐了一口，仔细谛听了一下——是不是妻子回来了。

葛利高里用手巴掌捂着嘴，掩藏笑脸，——闪着笑得眯缝到一起的眼睛，问道：

“染上病了吗？”

普罗霍尔眼泪汪汪地看了他一眼。目光忧郁、安详，就象一条活到年纪的老狗的目光一样。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你以为病就那么容易染上吗？你不想得病，风都能把病吹到你身上，可是等你想得病了，它却销声匿迹，哪儿也找不到，就是满街吆唤也别想吆唤出来！”

葛利高里扭开身子，无声地笑着，然后把手巴掌从脸上拿下来，断断续续，不连贯地问：

“看在基督的面上，你别叫人心急啦！到底染上了没有啊？”

“你，当然啦，觉得可笑得很……”普罗霍尔委屈地说，“幸灾乐祸是可耻的，我是这样看的。”

“得啦，我也并没有笑呀……后来呢？”

“后来我就追求房东的女儿。是个四十来岁的老姑娘——也许比我说的年轻点儿。满脸粉刺，那长相嘛，一句话——够瞧的啦！据邻居们说，不久以前她常常去看大夫。我想：‘跟这家伙一定能染上病！’于是我就围着她转哪，转哪，简直象只小公鸡，大献殷勤，说些各种各样的肉麻话……这些话我是从哪儿学来的，连自个儿也不明白！”普罗霍尔负疚地笑了笑，甚至由于想起这段风流韵事，稍微高兴了一点。“我还答应娶她，还说些别的胡话……最后，我终于把她引诱上手，大功告成了，可是这时候她突然哭起来啦！我东劝西劝，问她：‘也许你有脏病吧，这没有关系，这反而更好。’而我自个儿也很害怕：深更半夜，如果正好有人听到我们的声音，跑到糠棚里来，可就糟啦。我劝她说：‘别哭啦，看在基督面上！你就是有脏病——也不用担心，因为我太爱你啦，所以什么也不顾了！’而她却说：‘我亲爱的普罗申卡！我一点儿病也没有。我是个贞洁的姑娘，我是害怕——这会疼得我叫出声来。’唉，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你也许不会相信，我一听到她讲的这些话——立刻就一身冷汗！我想：‘主耶稣啊，怎么都叫我碰上啦，怎么这么倒霉呀！……’气得我连说话的声调都变了，我问她：‘该死的东西，你干吗要往大夫那儿跑呀？你干吗要骗人呀？’她说：‘我去大夫家，是拿擦脸的药。’我大失所望，对她说：‘起来，给我滚！你这个可恶的反基督的坏蛋！我用不着你的贞洁，我也不要娶你啦！’”普罗霍尔更生气地啐了一口，不高兴地继续说：“我是前功尽弃。回到屋子里卷起行李，当天夜里就搬到另外一家去住了。后来，经弟兄们指点，

我才达到了目的。不过这回我干得很干脆，我问她：‘你有脏病吗？’

她说：“有一点儿。”我说：“行啦，我也用不了一普特。”给了她二十卢布的克伦斯基票子，第二天我就自豪地带着自己的成就，跑到军医站去，从那儿直接回家来啦。”

“你没有骑马回来吗？”

“怎么能不骑马呢？我骑着马带着全副武装回来的啊。弟兄们把马给我送到了军医站。不过问题不在这里；你给我参谋参谋：我该怎么对我的婆娘说呀？要不，最好别造孽，到你家里去过一夜算啦？”

“用不着，见你的鬼！就在家里过夜吧。说是受伤啦。有绷带吗？”

“有个救急包。”

“这就行啦，快扎起来。”

“她不会相信的，”普罗霍尔沮丧他说，但是还是站了起来，在军用袋里翻了一阵，走进内室，从那里小声说：“她要是回来了——你拿话缠住她，我马上就会弄好！”

葛利高里一面卷着烟，一面考虑着上路的计划。“我们把两匹马套在一辆爬犁上，”他下定决心。“应该趁黑走，省得叫家里人看见我带着阿克秀特卡走了。尽管早晚总会知道的……”

“我还没有给你讲完那个连长的事儿哪。”普罗霍尔一瘸一拐地从内室里走出来，坐到桌边来。“第三天我们连的弟兄们就把他干掉啦，正好是我去军医站的那天。”

“真的吗？”

“真的！打仗的时候从后面给了他一枪，事情就这样完啦。弄了半天，我白白染上了一身脏病，太可惜啦！”

“没有查到凶手？”葛利高里漫不经心地问，心思全用在即将动身的远行了。

“哪有工夫去查啊！大规模的转移开始啦，哪还顾得上这个啊。我老婆这是跑到哪儿去啦？她老不回来，我连酒也不想喝啦。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

“再拖一天不行吗？”

“这是为什么？”

“我想把虱子清理清理，带着它们上路没有意思。”

“你在路上清理吧。事不宜迟。红军离维申斯克只有两天的路程啦。”

“咱们一早就走？”

“不，夜里走。咱们赶到卡尔金斯克就行，到那儿过夜。”

“红军不会捉到咱们吗？”

“所以要随时准备跑才行。我啊，打算……我想带着阿克西妮亚·阿斯塔霍娃一起儿走。你不反对吧？”

“这与我有什么相干？你就是带上两个阿克西妮亚也不妨……不过马拉着有点儿重啦。”

“重不了多少。”

“带着娘儿们上路可不大方便……你干吗要带着她走呀？就咱们俩走多好，岂不省事多了！”普罗霍尔叹了口气，跟瞅着别处说。“我早就知道，你一定要拖着她走。你总想当新郎……唉，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鞭子早就哭着要往你身上抽啦！”

“好啦，这与你无关，”葛利高里冷冷他说。“别把这事告诉你老婆。”

“难道我从前告诉过她吗？你也该有点儿良心呀！她把房子扔给谁呀？”

门廊里响起了脚步声。女主人走了进来。她那灰色的毛头巾上闪着雪花。

“下大雪啦？”普罗霍尔从柜橱里拿出杯子，这时候才问：“你拿回点儿什么东西来了吗？”

脸冻得红红的女主人从怀里掏出两只带哈气的瓶子，放到桌子上。

“来，祝贺一下，一路平安！”普罗霍尔兴致勃勃他说。他闻了闻烧酒，单凭酒味，就判断说：“是上等好酒！劲头儿大得很！”葛利高里喝了两杯，推说累了，便走回家去。

第二十六章

“好啦，战争要结束啦！红军把咱们打得落花流水，这回咱们一退就退到海边，直到咱们的屁股淹到海水里为止，”普罗霍尔把爬犁赶上山岗的时候说。

山下是炊烟缭绕的鞑靼村。夕阳已经沉到镶着粉红色雪边的地平线后面去了。积雪在爬犁的滑杠下面咯吱咯吱响。马匹缓步走着。葛利高里斜躺在两匹马拉的爬犁后座上，背靠着马鞍子。阿克西妮亚裹着一件镶皮边的顿河式皮袄，坐在他旁边。她的黑眼睛在白绒毛头巾下闪着喜悦的光芒。葛利高里不时斜眼看看她，看到她那冻得红扑扑的温柔的脸颊、浓密的黑眉毛和结上白霜的弯弯的睫毛下面闪耀着蓝光的白眼珠儿。阿克西妮亚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莽莽一片、到处是雪堆的草原。踏得平滑如镜的大道和远方烟雾弥漫的地平线。一向难得离家外出的阿克西妮亚觉得这一切都那么新奇，所以什么都引起她的注意。但是偶尔，她垂下眼睛，觉得睫毛上的白霜有一股刺得痒酥酥的、异常舒服的冷气。她笑了，多年梦寐以求的宿愿竟这么突如其来地实现了——跟葛利高里一起远走高飞，离开鞑靼村，离开这块亲爱而又可诅咒的地方，在这里她受了那么多的苦，在这里，她跟没有爱情的丈夫煎熬了半辈子，这里的一切都浸透了使她不能忘怀的辛酸的回忆。她笑了，因为她全身都感觉到葛利高里的存在，已经不再去想，这是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才换得的幸福，也不去想那象在远处招手的、笼罩在迷雾中的地平线一样渺茫的未来。

普罗霍尔偶然回头看一眼，看见阿克西妮亚冻得红肿的嘴唇上挂着颤动的微笑，就气恼地问：

“哼，你齜着牙笑什么呀？象个新嫁娘！从家里飞出来啦，高兴是吧？”

“你以为不高兴吗？”阿克西妮亚响亮地回答说。

“这有什么可高兴的……你真是个糊涂娘儿们！这出戏还不知道怎样收场呢，你先别嘿儿嘿儿地笑，闭上你的嘴巴。”

“对我来说，不会更坏啦。”

“我一看见你们俩，简直就恶心得想吐……”普罗霍尔怒冲冲地把马抽了一鞭子。

“那你就回过头去，把手指头放到嘴里，”阿克西妮亚笑着建议说。

“你又说糊涂话啦！照你说，我就嘴里含着手指头一直跑到海边吗？真有你的！”

“那你为什么恶心得要吐呀？”

“你最好还是闭上嘴吧！你男人哪？姘上个野汉子，就跟着人家瞎跑！如果司捷潘回来了，那可怎么办呀？”

“我说，普罗沙，我们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吧，”阿克西妮亚央告说，“不然，对你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我才不管你们的事儿呢，你们的事儿跟我有何相干！难道我不能说说自个儿的看法吗？难道我给你们当车夫，就只能跟马说话吗？真是岂有此理！不，阿克西妮亚，你生气也好，不生气也好，就应该用一根结实的柳条狠狠地抽你，抽你，还不准你哭叫。至于说到有没有好处，你别吓唬我啦，

我的好处 全都随身带着哪。我的好处很特别，它叫我唱不出歌，睡不成觉……噢，可恶的东西！你们怎么总是迈八字步呀，大耳朵鬼！”

葛利高里含笑听着他们嚼舌，后来就和解他说：

“你们先别吵个没完啦。咱们的路还远得很哩，有你们吵的时候。你干吗要跟她瞎缠呀，普罗霍尔？”

“我跟她缠是要叫她今后别跟我顶嘴。”普罗霍尔恶狠狠他说，“我现在是这样看的，世界上再没有比女人更坏的啦！比贪官污吏还坏……我的老兄，这是上帝创造的最坏的玩意儿！我真想把她们这些害人精统统消灭，一个也不留，别让她们再在人间招摇撞骗啦！我现在简直恨透她们啦！你笑什么？幸灾乐祸——最可耻啦！哪，拿着缰绳，我要下去一会儿。”

普罗霍尔徒步走了半天，后来又上了爬犁，再没有搭话。

他们在卡尔金斯克过了夜。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就又上路了，到天黑时已经走出了六十俄里。

大队难民车辆络绎不绝地涌向南方。离开维申斯克镇地区越远，葛利高里就越难找到住宿的地方。在莫罗佐夫斯克附近遇见了第一批哥萨克队伍。有一支总共不过三四十个骑兵的队伍，而辎重队的车辆却长得一眼看不到头。村子里的房子到傍晚就全被占用了，不仅找不到住宿的地方，连拴马的地方都找不到。葛利高里在一个道利人居住区，毫无目的地找寻着可以住宿的房子，最后，只好在板棚里过了一夜。到天快亮的时候，在暴风雪中打湿的衣服全部结上冰，冻得翘了起来，一动就沙沙作响。葛利高里、阿克西妮亚和普罗霍尔几乎都冻得一夜没有睡，直到快天亮时，在院子里生起一个火堆才暖和过来。

第二天早晨，阿克西妮亚胆怯地建议说：

“葛利沙，咱们可以在这儿再住一天吗？整整挨了一夜冻，几乎一点儿觉也没有睡，是不是——咱们可以稍稍休息一下呢？”

葛利高里同意了。费了很大劲他才找到一间空屋子。辎重队从黎明时就登程了，但是带着一百多伤兵和害伤寒病的战士的野战医院也留下来休息。

一间小屋里的肮脏的土地上睡了十来个哥萨克。普罗霍尔把草垫子和装食物的口袋拿了进来，在门边铺上干草，攥着一个睡得很死的老头子的腿，把他拖到一旁，粗卤、亲热地唤道：

“阿克西妮亚，躺下吧，看你一夜折磨得都没有人样啦。”

夜里，这里又挤满了人。黎明时分，胡同里生起了火堆，不断地传来人声、马嘶和爬犁滑杠的咯吱声。天刚蒙蒙亮，葛利高里就唤醒普罗霍尔，小声对他说：

“套上爬犁。动身吧。”

“干吗这样早？”普罗霍尔打着呵欠问。

“你听听。”

普罗霍尔从鞍垫上抬起头来，听见了低沉、遥远的大炮轰鸣声。

他们洗过脸，吃了点腌猪油，就从又热闹起来的小居民点驶了出来。胡同里停着一排一排的爬犁，人们在奔忙，在黎明前的昏暗中有人沙哑地喊：

“不行，请你们自己把他们埋掉吧！等我们挖好了六个坟坑——就要到晌午啦！”

这是句反话，指的是淋病。

“为啥俺们要去埋他们呢？”另一个人心平气和地问。

“你们会去挖的！”嗓音沙哑的人喊。“如果你们不愿意挖——就叫他们挺在这儿好啦，在你们这儿烂掉，与我毫无关系！”

“您这是怎么啦，大夫老爷！如果过路的死人都让俺们埋，那俺们别的事儿就全不用干了。是不是还请你们自个儿埋掉吧？”

“见你的鬼去吧，傻瓜！难道要我为了你把野战医院交给红军吗？”

葛利高里绕过满街的车辆说：

“死人谁也不要……”

“如今连活人都顾不过来，还管什么死人呀，”普罗霍尔应声说。

顿河流域所有的北部集镇都在南逃。无数的难民车辆越过察里津——利哈亚铁路，涌向马内奇村。葛利高里在路上走了一个星期，不断地打听鞑靼村撤退的人们的消息，但是在他们经过的村庄，鞑靼村的人都不曾走过；很可能，他们为了躲开乌克兰人的村镇，经过哥萨克的村庄，往奥布利夫斯克去了。直到第十三天头上，葛利高里才找到同村人的行踪。已经过了铁路，在一个村子里偶然听说隔壁的房子里躺着一个害伤寒病的维申斯克哥萨克。葛利高里就去打听这个病人是哪儿的人，他走进低矮的小房子，看见奥博尼佐夫老头子正躺在地上。从他嘴里打听到，鞑靼村的人是前天从这个村子走的，并且说他们有很多得了伤寒病，已经有两个死在路上，他，奥博尼佐夫是自愿留在这里的。

“如果我能好起来，红军同志能饶我一条命，不杀我的话——怎么我也能走回家去，如果好不了——我就死在这儿。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反正哪儿都一样不舒服……”跟葛利高里道别的时候，老头子说。

葛利高里问他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但是奥博尼佐夫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他是坐在最后面的一辆爬犁上的，而且从过了马拉霍夫斯基村以后，再就没有见过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

在下一个过夜的地方葛利高里很走运：在他走进的第一座请求借宿的房子里，就遇到了几个上奇尔斯科村熟识的哥萨克。他们挤了挤，葛利高里就在炉子旁边打了个铺。屋子里密密匝匝地躺着十五个难民，其中有三个是害伤寒病的，一个是冻病了的。哥萨克们煮了猪油大麦粥吃晚饭，热情地请葛利高里和他的同伴们吃。普罗霍尔和葛利高里都很有胃口地在吃，阿克西妮亚却谢绝了。

“难道你不饿吗？”普罗霍尔问，他近来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对阿克西妮亚的态度，对她虽然有点儿粗卤，但是却很关心。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想吐……”阿克西妮亚披上头巾，走到院子里。

“她是不是病啦？”普罗霍尔问葛利高里说。

“谁知道她呢。”葛利高里放下盛粥的盘子，也走到院子里。

阿克西妮亚正站在台阶旁边，把手掌捂在胸前。葛利高里抱住她，担心地问：

“你怎么啦，克秀莎？”

“总想吐，头痛。”

“走，咱们回屋子里去，你躺躺吧。”

“你先去，我立刻就回去。”

她的声音暗哑，一点生气也没有，动作也软弱无力。等到她走进烧得很暖和的屋子，葛利高里仔细看了看，只见她两颊有发烧的红晕，眼睛闪着可

疑的光芒。他的心吓得揪成一团：阿克西妮亚肯定是病啦，他想起来，昨天她就说过浑身发冷和头晕，天亮以前出了一身大汗，脖子上的发卷儿都象洗过一样，水淋淋的；他黎明时醒来，看到这种情况，盯着睡得正香的阿克西妮亚，便不想起身，免得惊醒她的好梦。

阿克西妮亚刚强地忍受着逃难路上的一切痛苦，甚至还鼓励普罗霍尔，因为他总在埋怨：“鬼知道这战争是什么玩意儿，是谁他妈的想出来的？你奔哪，奔哪，奔了一整天，可是到晚上——连个住宿的地方都找不到，而且也不知道奔到哪儿才算完？”但是这一天，阿克西妮亚也支持不住了。夜里躺下睡觉的时候，葛利高里觉得她好象在哭泣。

“你怎么啦？”他小声地问。“哪儿不舒服？”

“我病啦……现在咱们怎么办？扔下我吗？”

“你说什么呀，傻瓜！我怎么能扔下你呀？别哭哭啼啼，也许——只不过是在路上受了点儿凉，看你，已经吓成这样啦。”

“葛利申卡，是害伤寒病！”

“别胡说啦！什么症候也没有；你的额角很凉嘛，也许——并不是伤寒，”葛利高里安慰她说，但是心里明白，阿克西妮亚害的是斑疹伤寒，他痛苦地思量着，如果她真病倒了，怎么安置她？

“噢，这么走下去可太难啦！”阿克西妮亚紧挨在葛利高里身上，小声说。“你看看，这样多的人挤在一块儿睡！虱子会把咱们吃掉的，葛利沙！我想看看自己身上怎么了，可是连个地方都找不到，到处是男人……昨天我走到板棚里，脱下衣服一看，衬衣上全是虱子……主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可怕的事儿呀！我一想起这些虱子——就想吐，什么也不想吃啦……昨天你看见那个躺在长凳上的老头子身上有多少虱子吗？简直就在棉袄面上爬呀。”

“你别想那些虱子啦，鬼知道，你总在瞎唠叨些什么呀！哼，虱子——虱子，当兵的根本不把虱子当回事儿，”葛利高里生气地小声说。

“我全身都在痒痒啊。”

“大家都痒痒，现在有什么办法呢？忍耐一点儿。等咱们赶到叶卡捷琳诺达尔——到那儿好好洗个澡。”

“现在是穿不上干净衣服啦，”阿克西妮亚叹了口气说。“咱们要叫虱子吃啦，葛利沙！”

“睡吧，咱们明天一早还要赶路。”

葛利高里好久也不能入睡。阿克西妮亚也睡不着。她用皮袄襟蒙上脑袋，哭了好几次，后来又辗转反侧，叹气不止，直到葛利高里转过身来，抱着她，才睡去。半夜，葛利高里被猛烈的敲门声惊醒。有人想破门而入，大声地在叫喊：

“喂喂，开门哪！不然我可要把门砸啦！该死的东西，都睡死啦！……”

房主人是个上点年纪的和蔼的哥萨克，他走到门廊里问：

“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如果想在这里过夜，我们这儿可没有地方啦，已经满而又满，连转身的地方也没有啦。”

“开开门，跟你说哪！”院子里的人们在叫喊。

门敞开以后，有五个武装的哥萨克冲进了堂屋。

“谁在你这儿住宿？”其中一个脸冻成铁青色的哥萨克艰难地翕动着冻

僵的嘴唇问。

“难民。你们是什么人？”

其中一人也不回答主人的问话，闯进了内室，喊道：

“喂，你们这些家伙！睡得满舒服呀！立刻从这儿滚开！现在这儿要住军队啦。起来，起来！快点儿，不然，我们立刻就把你们赶出去！”

“你是什吗人，干吗这样大喊大叫？”葛利高里睡意朦胧，沙哑地问，慢慢地站了起来。

“我现在就叫你看看我是什么人！”一个哥萨克朝葛利高里走过去，在煤油灯昏暗的光亮里，乌黑的手枪筒在他的手里闪着暗淡的光泽。

“你真够伶俐……”葛利高里稳住他说，“好吧，把你的小玩意儿给我吧！”他一把抓住哥萨克的手腕子，使劲一攥，哥萨克哎呀叫了一声，手指头松开了。手枪轻声落在草垫子上，葛利高里推开哥萨克，弯腰捡起了手枪，放进口袋，然后镇静他说：“现在咱们来谈谈吧。你是哪个部队的？象你们这么机灵的人还有多少？”

哥萨克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清醒过来以后，大声喊叫：

“弟兄们！到这儿来！”

葛利高里走到门口，站在门当中，背靠在门框上说：

“我是顿河第十九团的中尉。小点声！别大喊大叫！这是谁在那儿哇哇地叫呀？亲爱的乡亲们，折腾够了吧？你们要把谁赶出去呀？这是谁给了你们这样的权力呀？好，现在给我开步走，离开这儿！”

“你叫嚷什么呀？”一个哥萨克大声说。“什么样的中尉我们都见识过！怎么，难道叫我们睡在院子里吗？快把屋子腾出来！上级是这样命令我们的——把所有的难民都从屋子里赶出去，你们明白吗？看你，嚷嚷个没有完！你们这号人我们见得多了！”

葛利高里径直朝说话的那个人走去，咬着牙傲慢他说：

“你还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呢。你想变成两个傻瓜吗？我来变给你看！你往后退什么呀！这不是我的手枪，这是我才从你们的人手中缴来的。哪，你还给他，趁我还没有动手揍你们，赶快从这儿滚出去，不然，我立刻就把你们身上的毛都拔下来！”葛利高里轻而易举地把哥萨克扭过身去，推到门口。

“教训他一下，好吗？”一个脸裹在驼绒风帽里的强壮的哥萨克迟疑不决地问。他站在葛利高里身后，仔细打量着他，倒动着两脚，缝着皮底的大毡靴咯吱咯吱直响。

葛利高里转过脸，正对着他，已经忍耐不住，攥起了拳头，但是哥萨克却举起一只手，很和气他说：

“你听我说，老爷，也许还可以称呼你别的什么的；你等等，别磨拳擦掌的！我们走，不跟你斗。不过如今这样的時候，你也不要吧哥萨克们逼得太甚啦。马上又是一九一七年那样的时代啦。如果碰上些冒失鬼，他们不仅会把你变成别说是两个，就是五个傻瓜也容易得很！我们看你是一个很勇敢的军官，而且，听你说话，我觉得你是从我们这样的人中爬上去的，那你现在还是检点些儿好，不然，你会倒霉的……”

那个被葛利高里缴过手枪的哥萨克愤怒他说：

“你别给他唱颂歌啦！走，咱们到隔壁去。”他头一个往门口走去，在走过葛利高里面前的时候，斜睨了他一眼，遗憾地说：“军官老爷，我们不

想跟你斗啦，否则，我们早就送你上天堂啦！”

葛利高里藐视地撇了撇嘴说：

“你何不把自己先送上天堂呢？趁我还没有扒你的裤子，赶快走吧，走吧！真是个好汉！可惜我把手枪还给你啦，象你这样的冒失鬼，是不配挎手枪的，只配挂一把羊毛梳子！”

“走吧，弟兄们，叫他见鬼去吧！不动他，也就不会放臭味儿啦！”一个没有参加谈话的哥萨克好心肠地笑着说。

哥萨克们骂着，乱踏着结上冰的靴子，一起向门廊里拥去。葛利高里严厉地吩咐房主人说：

“下回不许开门啦！他们敲一会儿就会走的，如果不走，就叫醒我。”

被吵闹声惊醒的霍皮奥尔河上游逃难的人们都低低地交谈起来。

“纪律简直败坏得不成样子啦！”一个老头子伤心地叹了口气说。“这些狗崽子，跟军官怎么说话呀……这要是在过去，那还了得呀？一定要送他们去服苦役！”

“他们要只是说说——那又算得了什么！没看见，他们还想动手呢！有个家伙还说，‘教训他一下，好吗？’就是那个戴驼绒凤帽、象棵从未砍伐过的杨树似的家伙。这些坏家伙，已经坏到什么地步啦！”

“你就这样饶了他们啦，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有一个哥萨克问。

葛利高里把军大衣盖在身上，脸上带着毫无恶意的笑容听着大家的谈话，回答说：

“对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现在已经脱离了部队，谁也管不了；他们自己结伙，没有指挥人员，无法无天，谁是头头？谁有力量，谁就是他们的头头。大概，他们的队伍里连一个军官都没有剩下。我见过这样的连队，就象一群没爹没妈的孤儿！好，咱们睡觉吧。”

阿克西妮亚悄悄地嘟哝说：

“你跟他们纠缠什么呀，葛利沙？别惹这些人吧，看在基督面上！这些疯子，他们会打死你的。”

“你快睡吧，睡吧，咱们明天还要起早哩。你觉得怎样？是不是好受一点儿啦？”

“还是那样。”

“头疼吗？”

“疼。看来我是起不来啦……”

葛利高里把手掌放在阿克西妮亚的额角上，叹了口气说：

“你身上烧得简直象刚出炉似的。好，没关系，别泄气！你身体结实，会好起来的。”

阿克西妮亚不作声了。她干渴得要命，到厨房里去了好几次，喝些很难喝的温吞水，恶心、头晕，她勉强支持着，又躺到草垫子上去。

夜间又来了四批找地方过夜的人。他们用枪托子敲门，打开百叶窗，在窗户上乒乒乱敲，直到葛利高里教导过的房主人骂着，在门廊里叫喊：“请你们到别处去吧！旅部住在这儿！”他们才走开了。

黎明时分，普罗霍尔和葛利高里套上爬犁。阿克西妮亚很费劲地穿上衣服，走出屋子。太阳升起来了。烟囱里冒出灰色的炊烟，升上蓝色的天空。被太阳从下面照耀着的红艳的云块在高空飘移。篱笆上、板棚顶上都结了一层厚霜，马身上冒着热气。

葛利高里扶着阿克西妮亚坐上爬犁，问道：

“你是不是躺下？这样你可以舒服些儿。”

阿克西妮亚肯定地点了点头。葛利高里关怀地给她盖好腿，她看了他一眼，目光中带着无声的感激神情，又闭上了眼睛。

中午，在离大道约两俄里的新米哈伊洛夫斯基村停下来喂马的时候，阿克西妮亚已经不能从爬犁上站起来了。葛利高里把她扶进屋子，让她躺在热情的女主人腾出来的床上。

“你不好受吗，亲爱的？”他弯下身子，对着面色灰白的阿克西妮亚的脸，问道。

她困难地睁开眼睛，视线模糊地看了看，又昏迷过去。葛利高里手哆嗦着给她解下头巾。阿克西妮亚的脸颊象冰一样凉，额角却烫得很，太阳穴边出的虚汗结成了冰丝。傍晚，阿克西妮亚完全失去了知觉。在这以前，她曾经要求喝水，嘟囔说：

“要凉水，雪水。”她沉默了一会儿，又清晰他说：“请把葛利沙叫来。”

“我在这儿哪。你要什么，克秀莎？”葛利高里抓住她的手，笨拙、羞怯地抚摸着。

“别扔下我，葛利申卡！”

“我不会扔下你的，怎么会这样想呢？”

“不要把我扔在外乡……我会死在这儿。”

普罗霍尔端来水。阿克西妮亚贪婪地把干裂的嘴唇放到铜杯子边上，喝了几口，又呻吟着把脑袋伏到枕头上。过了五分钟，她又不连贯地、模糊不清他说起胡话。葛利高里坐在她的头这边，听清了几句：“应该洗一下……弄点儿淡蓝色的水漂……还早……”她的模糊不清的话变成了噤噤嚅嚅的耳语。普罗霍尔摇了摇头，责备说：

“我劝过你，别带着她上路！好啦，现在咱们怎么办？简直是活受罪，没有说的，真的！咱们在这儿过夜吗？你聋啦，还是怎么的？我问你，咱们要在这儿过夜呢，还是继续赶路？”

葛利高里沉默不语。他弯腰坐在那里，眼睛死盯着阿克西妮亚的灰白的脸。女主人是个热情、善良的女人，她看了看阿克西妮亚，小声问普罗霍尔：

“是他的妻子吗？有孩子吗？”

“有孩子，什么都有，我们就是没有运气，”普罗霍尔嘟囔说。

葛利高里走到院子里，坐在爬犁上，抽了半天烟。应该把阿克西妮亚留在这个小村子里，继续赶路会加速她的死亡。葛利高里心里很清楚。他走进屋子，又坐到床前。

“咱们在这里住下来吗，还是怎么的？”普罗霍尔问。

“住下。也许明天还要住一天。”

不久，房主人就回来了，是个矮小、瘦弱的庄稼人，目光闪烁不定，一看就知道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他的一条假木腿（腿是从膝盖地方截去的）戳着地，一瘸一拐，很精神地走到桌边，脱下外衣，恶狠狠地斜睨了普罗霍尔一眼，问：

“上帝送客人来啦？从哪儿来的？”他不等到回答，就吩咐妻子说：

“快给我弄点什么东西吃，我饿得跟野狗一样啦！”

他没命地吃了半天。闪烁不定的目光经常停在普罗霍尔和一动不动地躺着的阿克西妮亚身上。葛利高里从内室里走出来，问候主人。主人默默地点了点头问：

“你们是撤退的吗？”

“是撤退的。”

“打够了仗啦，老爷？”

“好象是。”

“这是您的妻子吗？”主人用脑袋朝阿克西妮亚那边点了点。

“是我的妻子。”

“你为什么叫她躺在床上？咱们自个儿在哪儿睡呀？”他很不满意地对妻子说。

“她有病，万尼亚，应该可怜可怜她嘛。”

“可怜！他们那么多，你可怜得过来啊，你看他们有多少！老爷，您把我们都挤走啦……”

葛利高里一只手贴在胸前，对主人夫妇说话的时候，声音里充满了不符合他性格的乞怜口气，几乎是祈祷说：

“善人们哪！看在基督面上，救救我吧。我再也不能带着她上路啦，她会死在路上的，答应我把她留在你们家吧。我给你看护的费用，你们要多少就给多少，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们的恩情……请你们无论如何也不要拒绝，行行好吧！”

起初主人断然拒绝了，推说没有工夫照料病人，而且病人挤得他们没有地方住了，可是后来，吃完饭，又说：

“当然，谁愿意白照看她呢。您打算出多少照看费呀？对于我们的照料，您愿意出多少钱？”

葛利高里把口袋里所有的钱统统掏了出来，递给房主人。房主人犹豫不决地接过一沓子顿河政府发的票子——用唾沫沾湿手指头，数了数钱，问：

“您没有尼古拉票子吗？”

“没有。”

“也许有克伦斯基的票子吧？您这些票子太不可靠啦……”

“我也没有克伦斯基的票子。您要愿意，我可以把马留给您。”

主人思量了半天，然后若有所思地回答说：

“不行。当然，我倒很愿意要马，对我们种庄稼的人来说，马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但是现在这年月可不行啦！不是白军，就是红军，反正他们要把马牵走，哪儿会轮到我来用呢。你看，我只有一匹瘸腿的小骡马，就这我也整天担惊受怕，生怕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把它也牵走。”他默默地想了一会儿，象在为自己辩解似地补充说：“您别以为我这个人太贪心了，绝对不是！不过请您

自个儿想想看，老爷！她也许要躺上一个月，或者还要多，一会儿要给她端这个，一会儿又拿那个，还要养活她吧，面包、牛奶，什么鸡蛋啦、肉啦，要知道，这都是值钱的呀，我说得对吗？而且还要给她洗衣服，给她洗澡，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活儿……我的老婆又要管家务，又要照看她。这可不是什么容易事儿！不，您别舍不得啦，再给点什么吧。我是个残废，您看见啦——缺一条腿的人，我能干什么活儿挣钱哪？我们是靠上帝的施舍，过着粗茶淡饭的穷日子……”

葛利高里气得肺都要炸了，压着火儿说：

“我不是不舍得，你这个大善人哪。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了，我自己也要过一文不名的日子啦。没有钱我也能凑付着活。你还想要我给你什么东西呢？”

“您真的已经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啦？”主人不相信地冷笑道。“挣您这份薪饷，应该有几口袋钱才是。”

“你痛快说吧，”葛利高里的脸变得越来越苍白，说道，“愿不愿意把病人留在你们家里？”

“不，您既然这么吝啬，我们就没有理由留下她啦。”主人带着很大的委屈说。“再说，这也不是什么小事儿……军官的太太，叫邻居们知道了，事情就麻烦了，同志们紧跟着你们就会来到，他们一知道这件事，就会天天把我叫去……不，既然这样，您就把她带走吧，也许别的街坊愿意收留她，”他流露出非常遗憾的神情，把钱还给葛利高里，掏出烟荷包，卷起烟来……

葛利高里穿上军大衣，对普罗霍尔说：

“你在这里照看她一会儿，我去找房子。”

他已经抓住门把手了，主人拦住他说：

“您等等，老爷，干吗这样急啊？您以为我不可怜这个有病的女人吗？我是非常可怜她的，我自个儿也曾当过兵，而且非常尊重您的职务和地位，难道除了这些钱以外，您就不能再加点儿别的什么东西了吗？”

这时普罗霍尔忍不住了，激动得脸涨得通红，大声喊：

“还要给你加点儿什么呀，你这个瘸腿的阴险家伙？！把你的那条腿也打断，这就是加给你的东西！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请准许我把他象打狗一样狠狠揍一顿，然后咱们拉上阿克西妮亚继续赶路，这个该死的东西，叫他不得好死……”

主人听完普罗霍尔的气喘吁吁的话，没说半句话去打断他，等他说完了才说：

“您臭骂我一顿，有什么用呀，老总！咱们是在平心静气地商量嘛，用不着叫骂，用不着吵嘴。我说，哥萨克，你干吗跟我大发脾气呀？难道我指的是钱吗？我说的根本不是要多给钱！我是说，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多余的武器，譬如说，步枪啦，或者随便什么样的手枪啦……有它没有它，对你们来说，反正是一样，可是对我们来说，现在这种年月，这东西可是件大财产。保家护院一定要有武器！我说的是这个问题：把刚才的钱都给我，再加上一枝步枪，一言为定，把您的病人留下来，我们会象照料自己的亲人一样照料她，我可以对您起誓！”

葛利高里看了看普罗霍尔，小声说：

“把我的步枪和子弹都给他，然后去套爬犁。就让阿克西妮亚留在这里吧……让上帝处罚我吧，我不能带着她去送死呀！”

第二十七章

单调、乏味的日子一天一天地逝去。把阿克西妮亚留下以后，葛利高里顿时失去了对周围的一切兴趣。每天一清早坐上爬犁，就在漫无边际的白雪茫茫的草原上奔驰，傍晚，找到一座可以借宿的小村子，就躺下睡去。天天如此。至于在日益南移的战线上发生的事情，他毫无兴趣。他明白，真正象样的抵抗已经结束了，大多数哥萨克丧失了保护故乡集镇的热情，从各方面看，白军正在结束它的最后长征，既然在顿河未能守住，——那么在库班也不可能守住……

战争已近尾声。结局不可逆转地即将到来。库班哥萨克成千成万地放弃阵地，奔回家乡。顿河哥萨克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由于战斗频仍、伤寒猖獗，志愿军中患起了贫血症，严重减员，丧失了四分之三的兵力，已经无力单独抵挡节节胜利的红军的进攻。

难民纷纷传说，库班地区，由于邓尼金对库班“拉达”委员们进行的残酷迫害，民怨沸腾。说库班已经在酝酿反对志愿军的起义，而且似乎已经在与红军代表就让苏维埃军队不受干扰地通过库班，开赴高加索问题进行谈判。难民中盛传，库班和杰列克等地市镇的人，跟敌视志愿军一样，对顿河人也非常敌视，好象在科列诺夫斯克附近的什么地方，顿河的一个师和库班步兵已经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

葛利高里在宿夜的地方注意地倾听别人的谈话，一天比一天清楚地看出白军的彻底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心里仍然不时闪出一线希望，认为灭顶之灾会迫使白军瓦解崩溃、互相敌视的各种力量重新联合起来，抵抗和打退正胜利进军的红军部队。但是在罗斯托夫陷落以后，连这点儿希望也消失了，对红军在巴塔伊斯克附近遭到顽强抵抗后业已开始退却的消息也不敢轻信。闲得无聊，他想要参加到一支部队里去，但是等他把这个想法说给普罗霍尔听的时候，却遭到普罗霍尔的坚决反对。

“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看来，你是彻底疯啦！”他激动他说。“我们他妈的为什么要往那个地狱里钻呢？你自己看得很清楚，大势已去，咱们为什么要白白去送死呢？难道你以为咱们俩就能救他们的命吗？趁他们还没有来动咱们，还没有强迫咱们参加部队的时候，赶快离开这个是非窝，越远越好，可是你却尽说这样的混话！不，咱们还是象老头子似的，太平平地撤退吧。咱们俩已经打了五年了，足够啦，现在该让别人打啦！我故意染上淋病，难道是为了再到前线上去纠缠不休啊？谢谢啦！谢谢你的好意！这场战争让我吃得太饱啦，所以想起它，到现在我还想吐：你愿意——你自个儿去吧，我就失陪啦，那我就进医院，我打够啦！”

葛利高里沉默了半天，然后说：

“那就照你说的干吧。咱们去库班，到了那儿再说。”

普罗霍尔自行其是：每到一个大村镇，都要去找医生，拿些药面或者药水回来，但是用药却并不特别热心，葛利高里问他，为什么只吃一包药，其余的却都扔掉，而且还使劲儿把它们踏进雪地里去，他就解释说，他并不希望治好，只希望病减轻点儿就算啦，这样，军医复查的时候，他可以很容易地避免再被送回部队去。在韦利科克尼亚热斯克镇遇到一个有经验的哥萨克，劝他用鸭掌汤治。从这时起，普罗霍尔一走进村庄或者集镇，遇到第一个人就问：“请问，你们这儿养鸭子吗？”等被问得莫名其妙的居民否定地

回答他说，因为附近没有水，养鸭子无利可图的时候，普罗霍尔就极端轻视地咬着牙骂：“你们住在这儿，可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大概，你们从来也没听说过鸭子叫吧！草原上的蠢货！”然后转向葛利高里非常懊丧他说：“一定是有神甫横过咱们走的道路啦！事事都倒霉！唉，如果他们这儿有鸭子——我马上就买一只，花多少钱我都舍得，或者偷一只也行，我的病就会好起来啦，不然，现在我的病却发作得厉害啦！起初，还可以解解闷儿，只是在路上不能打盹儿，现在，这该死的病，简直是活受罪啦！连坐在爬犁上都支持不住啦！”

普罗霍尔没有得到葛利高里的什么同情，好久沉默不语，有时候走上一个钟头，也不说一句话，总是那么愁眉苦脸的。

在路上奔波的白天，葛利高里已经觉得长得烦人，而无尽头的、漫长的冬夜就更长得可怕啦。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当前的事情和回忆往事。脑子里长时间地翻腾着在自己畸形的、糟乱如麻的生活中逝去的岁月。坐在爬犁上，迷离恍惚的目光凝视着死气沉沉、大雪覆盖的草原，或者夜里闭上眼睛，咬着牙，躺在气闷的、挤满人的小屋子的一角里，——他唯一思念的就是病危的、昏迷不醒的、被扔在荒僻的小村里的阿克西妮亚以及留在鞑靼村的亲人们……那里，顿河地区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葛利高里总在忧伤，担心地问自己：“他们真会为了我而去虐待妈妈或者杜妮亚什卡吗？”他立刻又开始安慰自己，回想起在路上已经听到无数次的传说，都说红军战士不扰民，对他们占领的村镇里的老百姓都很好。担忧的心情渐渐平息下来，那种老母会为他的所作所为负责的想法，已经显得非常荒唐和毫无根据了。一想到孩子，葛利高里就立刻愁肠寸断。他担心家人恐怕无力使他们免于伤寒，同时又觉得，自从娜塔莉亚死后，他对孩子们的钟爱，任何痛苦都已经不能象这种爱那样使他动心……

在萨尔斯克的一个过冬地区，葛利高里和普罗霍尔住了四天，让马休息一下。这几天，他们曾多次谈到将来怎么办。刚到过冬地区的第一天，普罗霍尔就问：

“咱们的部队能在库班地区站住脚，还是要继续住高加索退呢？你怎么看？”

“不知道。不过对你来说，还不是一样吗？”

“真是岂有此理！这对我怎么会是一样呢？这不是要把咱们赶到回教徒的土地上去，赶到上土耳其附近的地方，去吃清水煮萝卜吗？”

“我又不是邓尼金，请你也不要问我在往哪儿赶咱们，”葛利高里不高兴地回答说。

“我这是因为听到这样的消息才问你的，好象又开始在库班河沿岸进行防御战啦，等春天一到，就可以回家去啦。”

“谁去进行防御战呀？”葛利高里冷笑着说。

“这还用问，当然是哥萨克和土宫生啦，此外还有谁呀？”

“净说昏话！你的眼睛瞎啦，你看不见周围发生的事情吗？大家都一心在想赶快逃跑，谁会去进行防御战呀？”

“唉，小伙子，我自个儿也看得出咱们是完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总还不愿相信……”普罗霍尔叹了口气说，“唉，万不得已，就漂洋过海，或

哥萨克有一种迷信，认为走路时碰上神甫横穿自己要经过的道路，就要倒霉。

者象虾一样爬到外国去，你怎么样？去吗？”

“你呢？”

“我的态度是这样：你上哪儿去，我就上哪儿去。如果人们都去，我也不能一个人留在这儿呀。”

“我也是这样想。既然咱们已经加入了羊群，那就只能跟在绵羊后头走啦……”

“可是那些绵羊有时候他妈的会瞎跑……不，你别说这逗笑的话啦！你说真心话！”

“别说啦！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干吗要庸人自扰呢！”

“好好，阿门！我不再问你啦。”普罗霍尔同意说。

但是第二天，他们去收拾马的时候，普罗霍尔又谈起老问题来了。

“你听说绿军的事了吗？”他装作好象在观察三齿叉的叉柄似的，小心翼翼地问。

“听说啦，怎么啦？”

“怎么又出来了什么绿军呀？他们拥护谁？”

“拥护红军。”

“为什么管他们叫绿军呢？”

“鬼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儿，大概是因为他们总藏在树林子里，所以才这样称呼他们的。”

“是不是咱俩也去绿一下呢？”普罗霍尔想了半天以后，胆怯地提议说。

“我好象没有胃口。”

“可是除了绿军之外，还有什么军队，能使我们尽快回家去呢？我他妈的反正都一样——绿军也好，蓝军也好，或者是什么蛋黄色的军队也好，只要这些人反对战争，肯把当兵的人放回家去，不管是什么颜色的，我都心甘情愿地浸进去染一染……”

“你再忍耐一会儿吧，也许会有这种军队的，”葛利高里劝他说。

一月底，在一个雾蒙蒙的融雪的日子中午，葛利高里和普罗霍尔来到白土镇。镇上挤了一万五千多难民，其中有一大半是害斑疹伤寒的。许多穿着英国军大衣、短皮袄和棉袄的哥萨克，在街上找住处和喂马的草料，到处是骑马的人和车辆在乱窜。人家的院子里，几十匹瘦弱的马站在槽边，有气无力地嚼着干草；大街上、小胡同里，到处是扔弃的爬犁、四轮车和子弹箱。走过一条街时，普罗霍尔仔细看了看拴在栅栏上的一匹高大的枣红马说：

“你看，这是安得留什卡亲家的马呀！那就是说，咱们村的人在这儿呀。”于是赶紧从爬犁上跳下来，走进屋子里去打听。

过了几分钟，安得烈·托波利斯科夫——普罗霍尔的干亲家和邻居——披着军大衣，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由普罗霍尔陪着，庄重地走到爬犁跟前来，把散发着马汗气味的黑手伸给葛利高里。

“你是跟着村子里的难民车队一起走吗？”葛利高里问。

“一起儿受罪的。”

“好，快说说，你们一路上怎么样？”

“一路的情形就不用说啦……每天宿营后，都要留下些人和马……”

“我老爹还好吗？”

托波利斯科夫的视线避开葛利高里，朝别处看着，叹道：

“不好啊，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糟得很哪……为他老人家祝福吧，昨天傍晚他已经归天，辞世啦……”

“已经埋了吗？”葛利高里脸色煞白，问道。

“我说不好，今天我没有到那儿去过。走吧，我告诉你那座房子……亲家，往右拐，街口右手第四座房子就是。”

普罗霍尔把爬犁赶到一座宽敞的铁顶房子旁边，让马停在木栅栏旁边，但是托波利斯科夫却请他赶进院子去。

“这儿也很挤，住了二十来个人，不过你们就在这里挤一下吧，”说完了，从爬犁上跳下去开大门。

葛利高里头一个走进烧得很暖和的屋子里。地板上躺着、坐着挤满了熟悉的同乡。有的在修理鞋子和马套，有三个坐在桌边喝菜汤，其中有跟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搭伙同行的别斯赫列布诺夫老头子。哥萨克们一看见葛利高里都站了起来，同声答复了他的简短问候。

“我父亲在哪儿？”葛利高里往下摘着皮帽子，打量着房间问。

“我们运气不好……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已经去世啦，”别斯赫列布诺夫用棉袄袖子擦了擦嘴，放下勺子，画了一个十字，低声回答说。“昨天傍晚咽气的，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这我知道。已经埋了吗？”

“还没有。我们准备今天埋，这会儿，你看，还停在这儿，我们把他抬到冷屋子里去了。请到这儿来。”别斯赫列布诺夫打开通往邻室的门，仿佛很抱歉似的说：“哥萨克们都不愿意跟死人睡在一间屋子里，气味太难闻，而且停在这儿是比较好的……主人这间屋子里不生火。”

宽敞的内室里散发出了一般扑鼻的大麻种子和老鼠粪的气味。一个角落里堆满了黍谷和大麻；长凳上摆着些装面粉和油的桶。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躺在屋子中间的草垫子上。葛利高里推开别斯赫列布诺夫，走进内室，站到父亲的尸体旁边。

“他病了两个星期，”别斯赫列布诺夫低声讲。“还是在梅切特卡的时候他就染上伤寒病倒了。真没想到你爸爸竟死在这儿了……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哟……”

葛利高里往前弯下腰，看着父亲。疾病改变了亲人脸的轮廓，变得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而且非常陌生。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苍白、干瘪的腮帮子上长满了灰色的硬毛，胡子垂在瘪进去的嘴上，眼睛半闭着，蓝珞琅似的白眼珠已经失去了生气和光泽。老头子耷拉着的下巴上缠着条红围巾，斑白的鬃毛大胡子衬在红围巾上显得更银丝闪闪、更白了。

葛利高里跪了下去，想要最后一次仔细地看看，记住亲人的模样，而恐怖和嫌恶却使他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密密麻麻的一层虱子在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蜡一般的灰色脸上乱爬，爬满了眼窝和腮帮上的皱纹。它们象一块浮动的纱布，遮在脸上，在大胡子里，在眉毛里乱爬，蓝棉袄的硬领子上也爬了厚厚的一层，衣领都变成了灰色……

葛利高里和两个哥萨克用破冰的铁杵在冻得象生铁一样坚硬的土地上凿了坟坑。普罗霍尔用木板马马虎虎地钉了口棺材。傍晚，把潘苔莱·普罗珂

菲耶维奇抬到坟上，葬在异乡斯塔大罗波尔的土地上。过了一个钟头，村子里已经掌灯的时候，葛利高里从白土村出发，朝新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驰去。

在科列诺夫斯克镇他感到身上不很舒服。普罗霍尔费了整整半天的工夫去寻找医生，最后找到了一个喝得已经半醉的军医，费了很大的劲才请动了他，把他领回住处。医生没脱军人衣，给葛利高里做了检查，摸了摸脉，肯定地说：

“您害的是回归热。中尉阁下，我奉劝您停止您的旅行。否则就会死在路上。”

“等着红军来吗？”葛利高里苦笑着说。

“啊，不过，我们可以认为，红军离这儿还远哪。”

“会走近的……”

“我对此毫不怀疑。不过您最好还是留下来。同是不幸，要是我，宁愿选择留下，这——要轻些。”

“不，我还是凑付着走吧，”葛利高里断然地决定说，而且开始穿起军便服来。“您能给我些药吗？”

“那就请便吧，您自己拿主意。但是我是应该向您提出忠告的，听不听——由您。至于药物，我以为最好的药——就是安静的环境和精心的护理；我本来可以给您开点儿什么药，但是药房撤退了，我这里除了麻醉剂、碘酒和酒精以外，是一无所有。”

“那就请您给点儿酒精吧！”

“我很愿意满足您的要求。反正您总归是要死在路上的，所以酒精一点也不会对您有什么害处了。让您的随从兵跟我去取，我给您一千克酒精，我是个善良的人……”医生举手行礼，然后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

普罗霍尔取回酒精，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辆不太好的双套大车，套上马，走进屋子，用忧郁的讽刺口吻报告说：

“四轮马车已经准备好啦，老爷！”

恼人的、凄凉的日子又一天一天地过下去。

匆促的南方的春天从山前地带来到库班。平坦的草原上的积雪迅速融化了，露出了油晃晃地闪光的黑土地，春天的溪流银铃似的唱起悦耳的歌，路上到处闪着水洼，远处已经闪耀着蔚蓝的春晖，辽阔的库班晴空变得更加深邃、碧蓝、温暖。

过了两天，冬小麦已经见到了太阳，田地上升起白雾。马匹已经呱呱地走在化完雪的道路上，泥泞一直没到马距毛以上，马蹄深陷在小水沟里，马使劲弓起脊背拉着车，大汗淋漓，热气腾腾。普罗霍尔象当家人一样给马扎起尾巴，不时从车上跳下来，艰难地从烂泥里往外拨着脚，跟在车旁边走，嘴里嘟囔着：

“这哪里是泥，是树胶，真的！马匹从一动身就满身大汗，一直流到下一站为止。”

葛利高里躺在车上，一声也不响，瑟缩地裹在羊皮袄里。但是普罗霍尔路上没有人说话，就寂寞得要命；他推推葛利高里的腿或者拉拉他的袖子，说：

“这儿的泥真粘啊！你下来试试看！生病多没意思！”

“见你的鬼去吧！”葛利高里小声嘟囔说。

遇上个人，普罗霍尔就问：

“再往前走，那儿的泥比这更粘呢，还是跟这儿一样？”

遇上的人笑笑，也回敬他一个玩笑，而普罗霍尔也就心满意足，究竟是跟活人说了句话；他一声不响地走上一会儿，不时停下马，从自己棕色的额角上擦掉豆大的汗珠。有几个骑马的人追了上来，普罗霍尔忍耐不住，拦住赶上来的，人，问候过，就盘问他们去哪儿，是什么地方的人，最后劝他们说：

“你们不必去啦。不能再往前走啦。为什么？因为前面是一片烂泥塘——凡是我遇到的人都这样说，那儿的烂泥没到马肚子，车轮子连转都不转，个子小的人摔倒了，就会淹死在烂泥里。我胡说？秃尾巴狗才胡说呢，我可绝不胡说！我们为什么还往前走呢？我们是不走不行啊，因为我车上拉的是位有病的大主教，他是绝对不能跟红军一起过日子的……”

大多数骑马的人都毫无恶意地把普罗霍尔骂几句，继续往前走，有些则在催马赶路以前，仔细地打量着他，问道：

“你们顿河连傻瓜也撤退吗？你们镇上的人都是些你这样的货吗？”

或者还说些类似的，更为挖苦的话。只有一个跟同乡人走散了的库班人，认为普罗霍尔的蠢话耽误了他走路，真的对他发起脾气来，想用鞭子抽他的额角，但是普罗霍尔出奇敏捷地跳到车上，从垫子底下抽出马枪，放在膝盖上。库班人恶狠狠地骂着，走了，普罗霍尔却可着嗓子哈哈大笑，在他身后追着骂：

“你这不是在察里津城下，可以藏到玉米地里去！你这个木头人，挽起袖子的傻瓜！喂，你回来，饭桶！碰上刺儿头了吧？掖起你那长袍子吧，不然它会把你带进烂泥里淹死！怎么，泄气啦，吃鸡蛇！色鬼！可惜我没有臭子弹啦，不然，我就给你一枪！把鞭子扔了，听见没有？！”

寂寞和闲得发慌的普罗霍尔变得傻里傻气，拼命地寻开心。

但是葛利高里从生病的那天起，就陷入了昏迷状态。有时失去知觉，过后又苏醒过来。有一次，他昏迷了很久以后苏醒过来片刻，普罗霍尔正弯着腰俯在他身上，问道：

“你还活着哪，”关心地凝视着葛利高里的迷离模糊的眼睛，问。

他们头顶上阳光灿烂。黑翅膀的雁群，忽而聚在一起，忽而排成天鹅绒似的一道弯弯曲曲的黑线，叫着，在深蓝色的天空中飞翔。晒热的土地和嫩草散发着令人陶醉的气息。葛利高里呼吸短促，贪婪地往肺里吸着春天的新鲜空气。普罗霍尔的声音勉强地传到他耳边，四周的一切东西都是那么不真实，小得出奇，远得出奇，他们身后，由于距离远显得低沉的大炮声在轰鸣。不远地方，传来铁车轮规律、和谐的叮当声，马匹打响鼻声和嘶叫声，人声嘈杂；闻到了一阵刺鼻子的烤面包、干草和马汗的混合气味。这一切都好象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上传到葛利高里的混乱意识里来的。他竭力集中意志，倾听普罗霍尔的说话声音，费了很大劲才弄明白普罗霍尔在问他：

“你要喝牛奶吗？”

葛利高里稍稍动了动舌头，舔了舔烧得干裂的嘴唇，觉得有一种稠稠的、凉丝丝的、带着熟悉的、淡淡的杂味的浆汁在往他嘴里灌。他吃了几口以后又咬上了牙关。普罗霍尔塞上了瓶塞，又俯到葛利高里身上，葛利高里立刻从普罗霍尔的被风吹干的嘴唇的动作上猜出来，比听到的更清楚地明白了对他提出的问题：

“是不是把你留在镇上呢？这样赶路你受不了吧？”

葛利高里的脸上露出了痛苦和恐惧的神情；他又一次竭力集中自己的意志，耳语说：

“拉着我走吧……只要我还没死……”

从普罗霍尔脸上的表情他看出，普罗霍尔听见他的话了，于是就放心地闭上眼睛，又轻松地昏迷过去，沉没到昏迷的、浓重的黑暗中去，远离了这个嘈杂喧闹的世界……

第二十八章

直到阿宾斯克镇，这一路上葛利高里只记得一件事情：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他被一阵刺骨的严寒冻得苏醒过来。大道上并排走着几行大车，从人声上和滚滚不绝的车轮声音判断，这是一个很大的车队。葛利高里乘的这辆大车走在车队中间的什么地方。马匹缓步往前走着。普罗霍尔吧咂着嘴唇，有时用伤风的、沙哑的声音吆喝一声：“喔——喔，老朋友！”然后挥一下鞭子。葛利高里听到了皮鞭子清脆的响声，感觉到车轴响了一下，马用力拉起套绳，车子走得快了，有时候车辕木的顶头碰在前面的车尾上。

葛利高里困难地把盖在身上的皮袄大襟拉了拉，仰脸躺着。乌黑的天上，北风把一团一团的浓厚的黑云往南方吹去。偶尔有一颗孤星，在云隙中出现，闪耀着黄色的光芒，只亮了那么一刹那，立刻又是无边的黑暗笼罩了草原。风吹得电线在悲伤地呜咽，稀疏的、珍珠似的小雨点从天空飘落在大地上。

一纵队行军骑兵从道路右边开上来，越离越近。葛利高里听到了久已熟悉的、哥萨克的一套装备有规律的、和谐的响声，听到了无数马蹄的低沉、同样也很和谐地踏在泥泞的路上的呱呱声。已经开过去了约有两个连了，但是马蹄声一直还在响，看来，大概有一个团正从道旁开过去。忽然在前面，静穆的草原上空，一个领唱的雄壮、粗野的歌声，象鸟一样腾空而起：

噢噫，弟兄们，在卡梅申卡河上，

在萨拉托夫美丽的草原上……

于是几百人雄壮地唱起了古老的哥萨克民歌，唱衬腔的男高音用强有力的、悦耳的声调压下了所有人的声音。这个响亮的、震撼人心的男高音压下越来越弱的低音，还在黑暗中颤抖的时候，领唱的已经又唱了起来：

哥萨克——自由的人们世代地在那里生活。

所有顿河的、山脊的和亚伊克河流域的哥萨克……

葛利高里的内心好象有什么东西爆炸了……突然袭来的恸哭使他全身都颤抖起来，喉咙痉挛得说不出话来。他吞着眼泪，贪婪地期待着领唱人再开口唱，自己也无声地跟着领唱的人嘟哝着从童年就熟悉的歌词：

他们的头领——是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

他们的大尉——是阿斯塔什卡·拉夫连季耶维奇……

歌声刚一响起来，大车上的哥萨克们的谈话声一下子就沉，寂了，也听不到吆喝马的声音了，成千的车辆在一片深沉、敏感的寂静中向前移动着；在领唱的人竭力唱出最初的字句的时候，只听见辘辘的车轮声和马蹄踏在烂泥里的呱呱声。黑魆魆的草原上空只有这只流传了数百年的古老的民歌在回荡。这只歌用一些朴素、简单的词句，讲述曾经勇敢地打垮沙皇军队的自由哥萨克祖先的业绩；讲述他们怎样驾驶着轻捷的快船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上出没；讲述他们怎样打劫沙皇绘有鹰徽的航船；讲述那些“劫后”商人、贵族和军政长官的狼狈相；讲述被征服的遥远的西伯利亚……自由哥萨克的子孙们在忧郁的沉默中倾听着这雄壮的歌声，他们正在可耻地撤退，他们在这场可耻的、反对俄罗斯人民的战争中被打得落花流水……

一团人开过去了。唱歌的人追过车队已经走远。但是车队还在象着了魔似的在沉默中走了很久，大车上既听不到说话的声音，也听不到吆喝疲惫了的马匹的声音。而象满潮的顿河河水一样浩荡的歌声，又从远处的黑暗中飘荡、扩散过来：

他们大家都在冥思苦想：
夏天呀，温暖的夏天就要过去，
兄弟们，寒冬即将降临，
弟兄们，我们到哪儿过冬？
去亚伊克吧，——路途漫长，
在伏尔加河上游荡吧，——又要把贼名背在身上，
到喀山城去吧，——那儿驻有沙皇，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可是个残暴的沙皇……

已经听不见歌手们的声音了，可是随声附和的声音依稀可闻，忽而弱下去，忽而又强劲起来。歌声消失了，可是依然还是一片那么紧张、忧郁的沉默。

……葛利高里还记得象在梦中似的一件事：他在一间温暖的屋子里醒来，——没有睁开眼睛，全身感觉到一种穿着干净睡衣的清新、舒服滋味，一种强烈的药味刺进了他的鼻孔。起初他以为这是住在医院里，但是从邻室里传过来放肆的男人的哈哈笑声和杯盘的响声。响起醉酒的人们神志不清的话语声，有一个熟悉的低音说：

“……真是太糊涂啦！应该好好打听咱们的部队在哪儿，那我们也就可以帮上忙啦。好啦，喝吧，为什么他妈的这样垂头丧气啊？！”

普罗霍尔用醉意懵懂的哭声回答说：

“我的上帝呀，我怎么知道啊？你们以为我照料他容易吗？象喂小孩子一样，把东西嚼烂喂他，给他喂牛奶！说真的！我给他嚼烂面包，去喂他，真的！我用刀尖把他的牙齿撬开……有一回，我往他嘴里喂牛奶，把他呛了一下子，差一点儿没呛死……你就想想吧！”

“昨天给他洗过澡吗？”

“澡也洗过啦，还用推子给他理了理发，买牛奶把钱都花光啦……钱，我一点儿也不吝惜，花光算啦！可是你知道给他嚼面包和用手喂他，这是容易事吗？你以为这很简单吗？你要敢说这是很简单的，我就揍你，我可不管你的官儿大小！”

普罗霍尔、后脑勺上戴着灰色卷毛羊皮帽的哈尔兰皮·叶尔马科夫、脸象紫萝卜一样红的彼得罗·傅加特廖夫、普拉东·里亚布奇科夫和另外两个不认识的哥萨克一同走进了葛利高里的房间。

“他会看人啦！！！”叶尔马科夫摇摇晃晃地走近葛利高里的时候，拼命地大叫道。

性格豪放、快活的普拉东·里亚布奇科夫手里摇晃着酒瓶子，哭着喊：

“葛利沙！我的亲人哪！你想想吧，咱们在奇尔玩得多痛快呀！仗打得漂亮吧？咱们的勇气跑到哪儿去啦？！那些将军把咱们搞成什么样子啦，他们把咱们的军队搞成什么样子啦？！这些混帐王八蛋！你又活啦？来，喝吧，你的病立刻就会好的！这是纯粹的酒精！”

“我们费好大劲才找到你！”叶尔马科夫高兴得闪烁着象抹上油似的、黑亮的眼睛嘟囔说。然后沉重地坐到葛利高里的床上，笨重的身子把床都压得往下一沉。

“咱们这是在哪儿？”葛利高里吃力地转动着眼珠，环视着哥萨克们熟悉的脸，刚能听到地问道。

“咱们攻下了叶卡捷琳诺达尔！马上就要继续前进！喝吧！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我们最亲爱的人哪！看在上帝面上，你起来吧，我不愿意看到你躺在这儿生病呀！”里亚布奇科夫趴在葛利高里的腿上叫着，看来博加特廖夫比所有的人都清醒一些，他默不作声地笑着，抓住里亚布奇科夫的皮带，毫不费力地把他提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到地板上。

“把他的酒瓶拿过来！酒都洒啦！”叶尔马科夫担心地喊，他满脸醉容，笑着对葛利高里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大吃大喝吗？这是因为我们不满意，也是因为轮到别人花钱让哥萨克来休养来啦……我们抢劫了一座酒库，免得叫它落到红军手里……那儿的酒多得……做梦也梦不到这样的好事！大家用步枪射击酒罐：打上个窟窿，酒精从里面喷出来。整个的酒罐被打得象蜂窝一样，个个守在窟窿的旁边，有的用帽子，有的用桶，有的用水壶接着，还有的干脆就用手捧着站在那儿喝起来啦……砍死了两个看守酒库的志愿军，好，把他们收拾了，好戏就开场啦！我亲眼看到有个哥萨克爬到酒罐顶上，想用饮马的水桶直接从罐里汲，一下子掉进罐里淹死了。酒库里的地板是水泥的，立刻就流满了酒精，没过了膝盖，人们在酒精里，弯下腰就喝起来，象马过河时喝水一样，低头就喝，有的人当场就醉倒啦……真叫人哭笑不得！有很多人喝得非醉死在那儿不可。好啊，我们也在那儿快活了一番。我们不要很多：滚来了五桶，足够我们喝的啦。喝吧，亲爱的！反正是一样——静静的顿河完蛋啦！普拉东差一点儿没有淹死在那儿。人们把他推倒在地上，开始用脚踢他，他呛了两口酒精——就不行啦。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从那儿拖出来……”

他们身上都散发出强烈的酒精、葱和烟草气味。葛利高里觉得有点儿恶心和头晕，——他面带痛苦的微笑，闭上了眼睛。

他在叶卡捷琳诺达尔躺了一星期，住在博加特廖夫熟悉的一位医生家里，慢慢地调理着病后的身体，后来，就象普罗霍尔说的那样，“好起来啦”，于是葛利高里在这次撤退中，在阿宾斯克镇第一次骑上了马。

新俄罗斯克正在进行紧张的撤退。一艘艘的轮船把俄罗斯的富商、地主，将军们的家眷和有名望的政治活动家都运送到土耳其去。码头上日日夜夜在装船。军官学校的学生充当搬运工人，把军用物资和显赫的难民们的箱子装满了船舱。

志愿军的部队跑得比顿河人和库班人快，首先逃到新俄罗斯克，搭上运输船。志愿军的司令部抢先搬到开进港来的英国无畏舰“印度皇帝号”上去了。通涅利纳亚附近还在进行战斗。几万难民挤满了城市的街道。军队还在继续开来。码头附近简直挤得水泄不通。被主人造弃的上千匹马成群地在新俄罗斯克四周的石灰岩的山坡上乱跑。通往码头去的街道上，哥萨克的马鞍子、装备和军用物资堆积如山。这些东西谁也不要了。城里盛传，轮船只装运志愿军，而顿河人和库班人要以行军队形开赴格鲁吉亚。

三月二十五日早晨，葛利高里和普拉东·里亚布奇科夫到码头上去探听消息，顿河第二军的部队是不是能上船，因为前一天在哥萨克中间传说，好

象邓尼金将军已经下令：把全部还保留着武器和战马的顿河人都运送到克里米亚去。

码头上挤满了萨尔斯克地区的加尔梅克人。他们把一群群的马和骆驼从马内奇和萨尔斯克赶到这里，连他们住的小木房子也都运到海边来啦。葛利高里和里亚布奇科夫在人群中吸够了淡淡的羊油腥气，走到一艘碇泊在码头旁边的大运输船的跳板边上。这艘船的跳板口上由马尔科夫师的几个军官组成的加强守卫队把守。一些顿河炮兵正在附近等候上船。轮船尾上装着几门大炮，都用保护色的帆布遮盖着。葛利高里费了很大劲才挤到前面，向一个英俊的黑胡子司务长问：

“这是哪个炮兵连哪，老乡？”

司务长斜眼瞥了葛利高里一眼，不很情愿地回答说：

“第三十六炮兵连。”

“是卡尔金斯克炮兵连吗？”

“是。”

“谁在这儿负责上船的事务呀？”

“就是那位站在栏杆旁边的上校。”

里亚布奇科夫拉了拉葛利高里的袖子，愤愤他说：

“咱们离开这儿吧，叫他们见鬼去吧！难道你能从他们嘴里打听出什么道理来吗？打仗的时候用得着咱们，现在他们用不着老子们啦……”

司务长朝排队等待上船的炮兵笑着挤了挤眼睛说：

“你们炮兵真够走运啦！连军官老爷都不准上船哩。”

那位监督登船的上校在跳板上快步地走着；一位穿着敞怀的贵重皮袄的秃顶的文官，跌跌撞撞地跟在他后面。他象祈祷似的把海狗皮的帽子捂在胸前，在说些什么，汗湿的脸上和近视的眼睛里流露出的那种苦苦哀求的可怜神色，使上校硬着心肠，扭过身子不看他，粗暴地喊：

“我已经对您说过啦！请您不要再缠我，不然，我就要命令把您送上岸去！您简直是疯啦！您那些破烂儿我们往哪儿放啊？您瞎啦？看不到这种大难临头的形势啊？唉，快走吧！看在上帝面上，您就是向邓尼金将军本人告状也没有用！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您懂得俄语吗？！”

等他摆脱了那个纠缠不休的文官，走过葛利高里面前时，葛利高里拦住了他，把手举到帽檐上，激动地问：

“军官有希望上船吗？”

“上这艘船是不行啦。没有地方啦。”

“那么哪艘船行呢？”

“请到撤退站去问吧。”

“我们到那儿去过，没有人知道。”

“我也不知道，请您让我过去！”

“可您正在让第三十六炮兵连上船哪！为什么就没有我们的地方呢？”

“请——您——让——开，我对您说哪！我这儿不是问事处！”上校想轻轻地推开葛利高里，但是葛利高里脚跟站得很牢靠。他眼睛里的蓝光闪了一下，又熄灭了。

“现在你们已经用不着我们啦？从前用得着我们，是吗？请您把手收回去吧，您是推不动我的！”

上校直视了葛利高里一眼，又回头看了看：守在跳板上的马尔科夫师的

军官正把步枪交叉起来，艰难地挡住挤上来的人群。上校没有看葛利高里，疲惫地问：

“您是哪个部队的？”

“我是顿河第十九团的，另外几个是别的团的。”

“你们一共几个人？”

“十个人。”

“不行。没有地方。”

里亚布奇科夫看见葛利高里的鼻翅颤动了一下，低声说：

“你在这儿卖弄什么呀，混蛋？！你这后方的虱子！立刻放我们上船，不然……”

“葛利沙马上就会宰了他！”里亚布奇科夫幸灾乐祸地想，但是一看见有两个马尔科夫师的军官正在用枪托子清除着道路，穿过人群，赶来搭救上校，就警惕地拉了拉葛利高里的衣袖，劝说道：

“别跟他缠啦，潘苔莱维奇！咱们走吧……”

“您——这个白痴！您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脸色苍白的上校说完，指着葛利高里朝赶来的马尔科夫师的军官们说：

“诸位！把这个疯子带走！应该把这儿的秩序维持好！我有急事要到卫戍司令部去，可是却要在这里倾听随便什么人讲的各种混话……”然后急急忙忙地从葛利高里面前溜了过去。

一个身材高大、蓝大衣上钉着陆军中尉肩章、蓄着修剪得很整齐的英国式小胡子的马尔科夫师的军官，走到葛利高里紧眼前来，问道：

“您要干什么？为什么您扰乱秩序？”

“我要上船，我就是干这个来的。”

“您的部队在哪儿？”

“我不知道。”

“您的证件呢？”

第二个守卫军官是个戴夹鼻眼镜、厚嘴唇的小伙子，他用沙哑的低音说：

“应该把他送到保卫处去。别浪费时间啦，维索茨基！”

中尉仔细地看过葛利高里的证明文件，又还给他。

“请您找您的队伍去吧。我奉劝您离开这儿，别妨碍装船。我们有命令：逮捕一切不守纪律、妨碍装船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军衔。”中尉紧闭嘴唇，等了几秒钟，斜睨着里亚布奇科夫，弯腰凑近葛利高里，耳语说：

“我建议您：去找第三十六炮兵连连长商量商量，夹在他们的队伍里，您就可以坐上船啦。”

里亚布奇科夫听到中尉的耳语，就高兴地说：

“你去找卡尔金人谈，我立刻就去叫弟兄们。你的行李除了那只装东西的口袋，还要带什么呀？”

“咱们一起儿去吧，”葛利高里冷漠地说。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个熟识的哥萨克——谢苗诺夫斯克村的。他正赶着一辆大车，上面装满了烤好的面包，用帆布盖着，往码头上送。里亚布奇科夫喊了同乡一声：

“费奥多尔，你好！你这是往哪儿送啊？”

“啊啊啊，普拉东、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你们好！我是给我们团送路上吃的面包哪。费很大劲才烤出来的，不然在路上就只好光喝稀粥

啦……”

葛利高里走到停下来的大车跟前，问：

“你的面包是称过的，还是数过个的？”

“谁他妈的数它呀？怎么，你们要面包吗？”

“要。”

“拿吧！”

“可以拿多少？”

“你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反正我们足够吃的啦！”

里亚布奇科夫惊讶地看着葛利高里一块又一块地往下拿着面包，——忍不住问：

“你要这么多面包干什么用啊？”

“有用，”葛利高里简短地回答说。

他向赶车的人要了两个口袋，把面包装进去，谢过他的好意，道过别，对里亚布奇科夫说：

“扛起来，咱们拿回去。”

“你是不是打算在这儿过冬呀？”里亚布奇科夫把口袋扛到肩上，嘲讽地问。

“这不是为了给我吃。”

“那么是为了给谁吃？”

“给马吃的。”

里亚布奇科夫立刻把口袋扔到地上，不知所措地问：

“你是开玩笑吗？”

“不是，是真话。”

“那么说，你……你这是打好了什么主意啦，潘苔莱维奇？你想留下，我理解得对吗？”

“你理解得很对。好啦，扛起口袋来，咱们走吧。应该好好地喂喂马，不然它就只能啃槽帮啦。马还有用，咱们总不能去当步兵……”

一路上里亚布奇科夫一句话也没说，嘴里哼哧着把口袋在肩膀上倒动着，快到住所的篱笆门的时候，才问：

“要对弟兄们说吗？”他不等到回答，略带埋怨的口气说：“你自己倒打定了主意……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随便好啦，”葛利高里故意冷冷地回答说。“他们不帶咱们走，船上装不下所有的人，——那也就用不着操心啦！咱们跟他们去图个什么呀，用不着去哀求他们！咱们留下来。碰碰运气。进去呀，你干吗在门口不走啊？”

“听你说这种话，怎么会不呆……我简直连篱笆门都看不见啦。真有自己的！葛利沙，你这简直象给了我一闷棍。把我打昏啦。我刚才还在想：‘他要这些面包有什么鬼用场呀？’现在咱们的弟兄们一知道这事，就会炸了窝……”

“那么，你怎么样呢？不留下吗？”葛利高里好奇地追问道。

“你说什么呀！”里亚布奇科夫惊叫道。

“你好好想想。”

“用不着想啦！趁现在还有船可坐，我坚决走。混到卡尔金斯克炮兵连里——我就走啦。”

“没有必要走。”

“看你说的，老兄，我自个儿的脑袋更要紧。我好象不大情愿叫红军来拿它试刀。”

“唉，你再想想吧，普拉东！事情是这样……”

“不要再说啦！我立刻就走。”

“好，随你的便吧。我不劝你，”葛利高里遗憾他说，首先迈上石砌的台阶。

叶尔马科夫、普罗霍尔、博加特廖夫都不在家。女主人是个上些年纪的、驼背的亚美尼亚女人，他说哥萨克都出去了，说很快就回来。葛利高里衣服也没有脱，把面包切成大块，拿到板棚里去喂马。他把面包平均分给自己的和普罗霍尔的马。刚拿起水桶，要去打水的时候，里亚布奇科夫出现在板棚门口。他爱惜地用军大衣襟兜着切开的大面包块。里亚布奇科夫的马一闻到主人的气味，就嘶叫了一声，它的主人默默地从矜持地笑着的葛利高里面前走过去，把面包块扔到槽里，看也不看葛利高里说：

“你不要龇牙咧嘴地笑啦！事情既然非这样不可——那我也把马喂喂吧……你以为我愿意走吗？我才不愿意上这该死的轮船呢，完全是迫不得已啊！完全是为了逃命……肩膀上可只长了一个脑袋呀，对吧？要是他们把这个脑袋砍掉，就是到圣母节也不会再长出一个来……”

普罗霍尔和其余的哥萨克们直到傍晚才回来。叶尔马科夫带回一大瓶酒精，普罗霍尔却扛回来一口袋密封的、装着深黄色液体的玻璃瓶罐头。

“这是我们干活挣来的！足够喝一夜的，”叶尔马科夫得意地指着瓶子解释说：“我们遇上了一位军医，他请求我们帮他把药物从仓库里运到码头上去。码头工人都不肯于，只有些军官学校的学生在从仓库里往码头上搬，于是我们就去帮他们搬起来。医生就用酒精来酬谢我们，普罗霍尔这些罐头都是偷来的，真的，我决不说谎！”

“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里亚布奇科夫好奇地问。

“老兄，这个比酒精还要精！”普罗霍尔把罐头摇了摇，对着亮儿看了看黑玻璃罐里的浓液在冒泡，于是满意地接着说：“这是一种非常名贵的外国葡萄酒。一个会说英国话的军官学校的学生告诉我的，这种酒只给病人喝。咱们坐到轮船上，借酒消愁，唱起《我的亲爱的故乡》，一直喝到克里米亚，然后把罐头瓶扔进海里。”

“你赶快去上船吧，不然轮船就会因为你没有到耽搁下来，开不了船。他们会说：‘普罗霍尔·济科夫这位大英雄在哪儿呀，他不到我们是不能开船的呀！’”里亚布奇科夫嘲笑说，然后。沉默了一会儿，用被烟熏黄的手指头指着葛利高里说：“他现在不想走啦。我也不走啦。”

“是吗？”普罗霍尔哎呀大叫一声，这一惊非同小可，差一点儿没把手里的罐头掉到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这是什么鬼主意？”叶尔马科夫皱着眉头，凝视着葛利高里，问道。

“我们决定不走啦。”

“为什么？”

“因为船上没有我们的地方。”

“今天没有——明天会有的，”博加特廖夫很有把握地说。

“你到码头上去过吗？”

“哼，去过，又怎么？”

“你看到那儿的情形了吗？”

“哼，看到啦。”

“别哼哼啦！既然看到啦，还有什么可说的。他们只肯带我和里亚布奇科夫两个人走，而且这还是一个志愿军军官悄悄说的，叫我们混到卡尔金斯克炮兵连里，否则也不行。”

“这个炮兵连还没有上船吗？”傅加特廖夫急忙问。一听说炮兵们还在等候上船，他立刻就收拾起行李来：把内衣、换洗的裤子和军便服都放在军用袋里，又装了些面包，就与同伴们告别。

“留下吧，彼得罗！”叶尔马科夫劝他说。“我们不要散伙嘛。”

傅加特廖夫没有回答，把一只汗手伸给他，在门口又行了一个礼，说：“祝你们大家健康！上帝保佑，咱们还会见面的！”他跑了出去。

他走了以后，屋子里有好久是一片令人难堪的寂静。叶尔马科夫到厨房里向女主人要了四个杯子，默默地把酒精倒进杯子里，装了一茶壶凉水放在桌子上，又切了几块腌猪油，然后，照样默默无语地坐到桌边，两肘撑在桌子上，呆呆地瞅了一会儿自己的脚尖，然后对着茶壶嘴喝了一气凉水，沙哑地说：

“库班的水处处都有股子煤油味儿，这是啥道理？”

谁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里亚布奇科夫在用一块干净的破布擦结满哈气的马刀刃，葛利高里在翻腾自己的小箱子，普罗霍尔心不在焉地瞅着窗外马群遍野的光秃秃的山坡。

“请坐到桌边来吧，咱们喝一杯。”叶尔马科夫没等大家坐下来，就已经半杯下肚了，又喝了一口水，嚼着粉红色的腌猪油，用略有喜色的目光看着葛利高里问：

“红军同志会不会宰咱们？”

“他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宰了。这儿留下的有几万人呀，”葛利高里回答说。

“我并不为所有的人发愁，”叶尔马科夫笑着说。“我关心的是自个儿这张皮……”

等大家尽情地喝了一阵之后，谈话也就变得畅快了。可是过了不久，冻得面色发青、愁眉苦脸的傅加特廖夫突然回来了。他在门口扔下一捆崭新的英国军大衣，就默默地脱起衣服来。

“欢迎大驾光临！”普罗霍尔鞠着躬，挖苦地问候他说。

傅加特廖夫恶狠狠朝他瞅了一眼，叹了口气说：

“就是所有邓尼金分子和别的什么王八蛋们……都来磕头请我，我也不走啦！排好队在那里等，冻得我浑身直哆嗦，就象严寒中的狗，可是毫无结果。恰好轮到我这儿就卡住啦。有两个人站在我前头，放过去一个人，另外一个就不行啦。半个炮兵连都甩下来啦，哼，这算怎么回事儿呀，啊？”

“他们就这样拿你们哥儿们开心！”叶尔马科夫大笑不止，把酒都洒在地上，给傅加特廖夫满满地斟了一杯酒精。“哪，为你的不幸干一杯吧！也许你还要等候他们来苦苦哀求你走吧？你看看窗外，是不是弗兰格尔将军请你来啦？”

傅加特廖夫一声不响地小口啜着酒精。他根本无心开玩笑。而叶尔马科夫和里亚布奇科夫——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还把家主人老太婆灌得顶到了

嗓子眼儿，又商量到什么地方去找个手风琴的来。

“你们最好是到火车站去，”博加特廖夫建议说，“那儿正在抢火车哪。整列车装的全是军装。”

“要那些军装有什么妈的什么用啊！”叶尔马科大喊道。“你扛来的这些军大衣咱们足够穿的啦！多余的东西反正红军也要拿走。彼得罗！你这个捉狗的夹子！我们正在商量去参加红军哪，明白吗？要知道，咱们是哥萨克，对吗？如果红军给咱们留条活路，咱们就去给他们干！咱们是顿河哥萨克！是纯粹的、一点杂质也没有的顿河哥萨克！咱们的职责就是大砍大杀。你知道我是怎么砍人的吗？象砍白菜一样！你站好，我拿你当靶子试试看！害怕了吗？不管砍什么人，对咱们来说全是一样，有的可砍就行，我说得对吗？麦列霍夫？”

“别惹我吧！”葛利高里疲倦地挥了挥手说。

叶尔马科夫斜着血红的眼睛，想去拿放在箱子上的马刀。博加特廖夫毫无恶意地推开他，请求他说：

“你别闹得大离格啦，武士阿尼卡，不然我一下子就把你制得服服帖帖。规规矩矩地喝吧，你可是军官哪。”

“我不希罕这军官官衔！这臭玩意儿只会叫我心烦，就象是猪戴的枷板一样。别恶心我啦！你也是个官儿嘛。让我给你把肩章也撕下来，好吗？彼加，我的可怜的人哪，等等，等等，我马上就把肩章……”

“现在还不是时候，用不着急着撕它们，”博加特廖夫笑着推开发酒疯的朋友说。

他们一直喝到天亮。还是在黄昏的时候，就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几个不认识的哥萨克，其中一个带着架两排键的手风琴。叶尔马科夫跳起卡扎乔克舞，一直跳到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才罢休。大伙儿把他抬到大柜旁边，他立刻就不舒服地向后仰着脑袋，大叉开腿，在光地上睡着了。这一场不愉快的狂欢一直持续到天亮。“我是库姆沙特斯克人！……是这个镇上的人！从前我们那儿的公牛高得你连犄角都够不到！马象狮子一样凶猛！可是现在家里还剩下些什么东西呢？只剩一条癞皮狗啦！就连这条狗也快要死啦，因为没有东西喂它……”一个偶然认识的、来参加狂欢的上了点年纪的哥萨克醉醺醺地大哭着说。一个穿着破棉袄的库班人请手风琴手拉一支那乌尔舞曲，然后，潇洒地把两手一摊，轻捷得惊人地在屋子里跳了起来，葛利高里觉得这个库班人穿的山民靴子的鞋底好象没挨着肮脏不平的地面似的。

半夜里，有个哥萨克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两个高高的小口陶瓶；瓶肚上贴着烂掉一半的黑色商标，瓶口用火漆封着。樱桃红色的火漆印下面套拉下沉重的铅封。普罗霍尔把大陶瓶在手里捧了半天，吃力地翕动着嘴唇，竭力想辨认出商标上的外国字来，不久前刚醒过来的叶尔马科夫从他手里把瓶子抢过去，放在地上，拔出马刀。普罗霍尔还没有来得及叫出声来，叶尔马科夫已经斜砍一刀，把瓶口砍成了四瓣，大声喊道：“快拿家伙来！”

芳香味扑鼻的浓葡萄酒大家一会儿就喝光了，之后，里亚布奇科大赞不绝口地咂了半天舌头，嘟哝说：“这不是葡萄酒，这是圣餐仪式上喝的酒！这种酒只有在临终前才能喝，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喝，只有那些一

俄罗斯古代民歌中的主人公，自以为英勇无敌，向死神挑战，结果自取灭

那乌尔舞是一种哥萨克民间舞蹈，源于那乌尔镇。

辈子不赌钱、不抽烟和没动过女人的人才能喝到……总而言之，这是大主教喝的酒！”这时候普罗霍尔才想起来，他的袋子里还装着几罐药酒。

“等等，普拉东，你别吹得太神啦！我还有比这更好的酒呢！你这酒不过是——狗尿，我从酒库里弄来的，那才是真正的美酒呢！用蜜加乳香做的，也许还要好呢！老兄，这不是什么大主教喝的酒——简直是御酒！从前沙皇喝，现在轮到咱们喝啦……”他开着酒罐，大吹特吹说。

贪酒的里亚布奇科夫一口就把深黄色的稠液喝下了半杯，脸色立刻变得煞白，眼睛大瞪起来。

“这不是葡萄酒，是石炭酸！”他声音嘶哑地叫着，气得把杯子里剩下的药水倒在普罗霍尔的衬衣上，摇摇晃晃地走到过道里去。

“他胡说，这浑蛋！这是英国葡萄酒！上等好酒！弟兄们，别相信他的昏话！”普罗霍尔大声吼叫，竭力想把醉汉们的吵声压下去。他一口喝完一杯，脸色立刻变得比里亚布奇科夫还白。

“喂，怎样？”叶尔马科夫翕动着鼻翅，望着普罗霍尔的变得发呆的眼睛，逼问道。“这宫廷玉液怎么样？有劲头儿吗？好喝吗？鬼东西，你说话呀，不然我可要用这罐子砸你的脑袋啦！”

普罗霍尔摇了摇脑袋，一声不响忍耐着痛苦的煎熬，然后，打了个嗝儿，急忙跳了起来，也跟着里亚布奇科夫跑了出去。叶尔马科夫忍着笑，鬼鬼祟祟地朝葛利高里挤了挤眼儿，走到院子里去。过了一会儿，又回到屋子里来。他那雷鸣似的大笑声压下了所有人的声音。

“你这是怎么啦？”葛利高里疲倦地问。“你笑什么呀，糊涂虫？打牌赢钱啦？”

“噢哟，小伙子，你快去看看吧，他们吐得肠子肚子都翻过来啦！你知道他们喝的是啥吗？”

“什么？”

“英国的灭虱油！”

“你就胡说吧！”

“真的！我自己也到仓库里去过，起初也以为是葡萄酒呢，后来我问一位军官：‘这是什么东西，医官老爷？’他说：‘药。’我问：‘这种药是不是可治百病呢？是不是象酒精一样呀？’他说：‘根本不是，这是协约国送给咱们的灭虱油啊。这是外用药，可千万不能喝呀！’”

“你这个恶棍，为什么下告诉他们呀？”葛利高里生气地责骂他说。

“他们在投降以前把肚子清理清理，也不错，放心吧，死不了的！”叶尔马科夫擦去笑出来的眼泪，有点儿幸灾乐祸地补充说：“这样他们以后喝酒就会谨慎一些，不然都来不及替他们收拾桌子上的杯子。对贪杯的人应该这样教训教训！喂，怎么样，咱们是现在喝呢，还是再等一会儿？来为咱们的末日干一杯好吗？”

黎明前，葛利高里走出屋子，站在台阶上，手哆嗦着卷了一支烟，背靠在被雾气浸湿的墙上，站着抽了半天烟。

醉汉们的喊叫声、手风琴的呜咽声和狂放的口哨声不停地在屋子里响着；舞迷们的靴后跟不停地发出单调的噼啪声……风从海港吹来低沉浊重的轮船汽笛声；码头上的人声交织成一片，不时被响亮的口令声、马嘶声和机车汽笛声划破。

战斗正在通涅利纳亚车站方面的什么地方进行。大炮低沉地轰鸣着，在

炮声间歇时，隐约可以听到激烈的机枪的射击声。一颗光芒四射的信号弹在马尔霍特山口后面高高地升上天空。一瞬间可以看到一片绿色的透明光亮映照着蜿蜒起伏的山峰，然后，三月夜晚如漆的黑暗又吞没了山峰，大炮的轰鸣声变得更清楚、更频繁了，几乎交织成一片。

第二十九章

从海上吹来带浓重咸味的冷风。它把一种奇特的、陌生地方的气息吹到岸上来。但是对于顿河人来说，不仅风是陌生的，——在这个被穿堂风吹透的、寂寞的海滨城市里，一切都是陌生的、异乡的。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站在防波堤上，等候上船……岸边，顶着白沫的绿色波浪在翻滚。感觉不到温暖的太阳透过黑云冷眼看着大地。英国和法国的鱼雷艇在港湾里冒着烟；一艘无畏舰象座阴森的灰色山峰高耸在水面上。军舰的上空笼罩着黑色的烟雾。码头上是一片不祥的寂静。不久前那艘最后的运输舰在那里停靠、摇晃过的码头边，水里漂浮着军官的马鞍、皮箱、毯子、皮袄、包着红色天鹅绒的椅子，还有些匆匆忙忙从跳板上扔到水里去的零碎东西……

葛利高里从早晨就来到码头上；他把马交给普罗霍尔以后，在人群里挤了半天，寻找熟识的人，听着不连贯的惊慌的谈话。他眼看着一个退伍的老上校在“圣光荣号”舰的跳板旁边自杀了，因为警卫人员不让他上船。

在自杀以前几分钟，这位身材矮小、行动慌张、腮帮子上长满灰白色硬毛、有了肉囊的眼睛已经哭肿了的上校抓住警卫队长的武装带，苦苦地哀求了半天，不断地擤鼻涕，用脏手绢去擦被烟草熏黄的小胡子、眼睛和直哆嗦的嘴唇，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下了决心……立刻就有个机灵的哥萨克从死者带热气的手里抽出闪着蓝光的手枪，穿着浅灰色军官大衣的死体象截木头似的被众人的脚踢到箱子堆旁边去。跳板附近挤的人更多了，排队等上船的人群里争斗得也越来越厉害，难民们沙哑、愤怒的吼声越来越刺耳。

等到最后一只轮船摇晃着开始驶离码头的时候，人群里响起女人的哭号声、歇斯底里的呼喊声、咒骂声……轮船汽笛短促低沉的鸣声还没有消逝，一个戴狐皮三耳帽的青年加尔梅克人扑通一声跳到海里，跟在轮船后面泅起来。

“忍不住啦！”一个哥萨克叹了口气说。

“那就是说，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留下来，”站在葛利高里身旁的一个哥萨克说。“那就是说，他对红军太恨啦……”

葛利高里咬紧牙关，盯着在水里泅的加尔梅克人。他的胳膊划得越来越慢，肩膀也越来越多地沉进水里，浸透了的棉袄直往下坠他。海浪从加尔梅克人头上冲下火红的狐狸皮帽并向岸边推来。

“他要淹死的，这该死的异教徒！”一个穿紧腰外衣的老头子惋惜他说。

葛利高里猛然转身，朝马走去。普罗霍尔正在兴致勃勃地跟驰马来到他面前的里亚布奇科夫和博加特廖夫谈话。里亚布奇科夫一看见葛利高里，就在马上扭动着身子，焦急地用靴后跟刺了一下马，喊道：

“你快点儿来吧，潘苔莱维奇！”他没有等到葛利高里走近，就从老远喊：“现在还不晚，咱们走吧！我们集合了有半个连的哥萨克，打算去格连吉克，然后再从那儿去格鲁吉亚。你怎么样？”

葛利高里双手深深地插在军大衣的口袋里，默默地用肩膀推开毫无目的地聚集在码头上的哥萨克，走了过来。

“你去不去呀？”里亚布奇科夫走到紧跟前，逼问道。

“不，我不去。”

“有位中校入伙，跟我们一块儿走。他非常熟识那儿的道路。他说：

‘我闭着眼睛也能把你们领到梯比里斯！’咱们走吧，葛利沙！从那儿到上耳其去，啊？应该逃命才对呀！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可你，怎么还象条死鱼一样……”

“不，我不去。”葛利高里从普罗霍尔的手里接过马缰绳，艰难地、象个老头子似的骑到鞍子上。“我不去。没有意思。而且也有点儿晚啦……你瞧！”

里亚布奇科夫回头一看，绝望中愤怒地把马刀上的穗子揉成一团，扯了下来：红军的散兵线正从山上下来。水泥厂附近响起了激烈的机枪声。铁甲车上的大炮对着红军的散兵线打去。第一颗炮弹在阿斯兰季磨坊附近爆炸了。

“回住处去，弟兄们，跟我走！”葛利高里心情愉快了一些，不知道怎么突然振作起来，命令道。

但是里亚布奇科夫抓住葛利高里的马缰绳，惊骇地喊叫：

“没有必要啦！咱们就留在这儿吧……要知道，当着大家的面，死也壮烈嘛……”

“唉，见你的鬼，跟我走！为什么死呀？你瞎说些什么？”葛利高里非常恼火，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从海上传来一声雷鸣般的轰隆声把他的声音压了下去。英国无畏舰“印度皇帝号”离开了盟国俄罗斯的海岸，转了个弯，用舰上的几尊十二吋口径的大炮射来一批炮弹，掩护正驶出港湾的轮船，轰击着向城郊冲来的红军和绿军的散兵线，并把炮弹打到山口处，那里出现了红军炮兵。英国人的炮弹沉重地吼叫着，从拥挤在码头上的哥萨克们的头上掠过。

博加特廖夫勒紧马缰，勒住往后蹲的战马，透过射击的轰隆声喊：

“好啊，英国大炮叫得够凶的呀！可是他们白惹红军生气！他们的射击毫无益处，只不过瞎闹腾一气……”

“叫他们去逗惹红军吧！对咱们反正是一样，”葛利高里笑着策动自己的马，沿街走去。

从转角处迎着他们飞出六个骑马的人，都拔出刀来，疯狂地奔驰。最前面的一个骑士的胸前挂着一条象伤口似的血红的布条。卷 八

第一章

温暖的南风已经刮了两天两夜。田野里最后的积雪已经消失了。冒着泡沫的、春天的溪流淙淙有声，草原上的洼地和小河沟也都涨满了水。第三天的早晨风停了，浓雾笼罩了草原，湿润的、去年的羽茅草丛闪着银光，古垒、浅谷、集镇、钟楼的尖顶和高耸入云的、金字塔形的杨树顶梢，全都笼罩在白茫茫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中。广阔的顿河草原上一片蔚蓝色的春天。

在这个雾蒙蒙的早晨，阿克西妮亚病后第一次走出屋子，来到台阶上，站了半天，陶醉在春天清新空气的芳香中。她竭力压制着恶心和头晕，走到果园里的井边，放下水桶，坐在井栏上。她觉得眼前的世界变得出奇的新奇、迷人。她的眼睛闪着喜悦的光芒，象小孩子一样玩弄着衣服的折子，心情激动地打量着四周的景物。雾茫茫的远景，花园里浸在融雪的水洼里的苹果树，湿漉漉的篱笆和篱笆外面、残留着被水冲得很深的去年的车辙的道路，——她觉得这一切都是空前的美丽，一切都仿佛是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鲜艳、温柔。

从云雾里透出一小片蓝天，冰冷的蓝光刺得她的眼睛发花；腐烂的干草和融化了的黑土散发出的气味是那么熟悉、诱人，阿克西妮亚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嘴角上露出了一丝笑意；从雾蒙蒙的草原上传来的云雀纯朴的歌声，在她心里引起无端的忧伤。这种在异乡听到的云雀歌声使阿克西妮亚的心怦怦地跳得很快，眼睛里流出两滴吝啬的泪珠……

阿克西妮亚心情恬静地享受着这重又回到她身上来的生命，渴望亲手去摸摸周围的一切东西，什么都亲眼去看看，她想去摸摸湿得发黑的醋栗丛，想用脸颊去亲亲长了一层天鹅绒似的灰色茸毛的苹果树枝，想跨过倒塌的篱笆，踏着一片无路的泥泞，到广阔的洼地那边闪着神话般的绿光与迷雾笼罩的远景汇成了一片冬小麦田地里去……

阿克西妮亚等候了好几天，盼望着葛利高里会突然到来，但是后来从到房主人家来串门的邻居那里听说，战争并没有结束，说有很多哥萨克从新俄罗斯克渡海到克里米亚去了，而那些留下来的人有的参加了红军，有的到矿山去了。

周末，阿克西妮亚下定决心要回家去，而且很快就找到了个伴儿。有一天，黄昏时分，一个驼背的小老头儿，没有敲门就走进屋子来。他默默地鞠了一个躬，就脱起又肥又大、衣缝开绽的肮脏的英国军大衣来。

“这是怎么回事儿呀，善人哪，连个‘好’都不问一声，就要借宿吗？”主人惊讶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质问道。

可是客人急急忙忙地脱掉军大衣，在门口抖了抖，经心地挂在衣钩上，抚摸着剪得很短的白胡子，含笑说：

“亲爱的主人，看在基督的面上，原谅我吧，如今这种年月，我学会了：进门先脱衣服，然后再请求借宿，不然，人家是不肯放你进去的。如今的人都变得粗野啦，不欢迎客人……”

“我们把你安置在哪儿呀？你看，我们住得够挤啦，”主人的口气已经温和得多了。

“我有象鸽子嘴那么点儿地方就行啦。就在门口这儿，我一蜷身子就睡啦。”

“你是干什么的呀，老大爷？是逃难的吗？”女主人好奇地问。

“对啦对啦，就是逃难的。我逃啊，逃啊，一直逃到大海边，如今可又慢慢地往回走啦，已经逃得筋疲力尽啦……”爱说话的老头子蹲在门限旁边，回答说。

“您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啊？”主人又继续追问。

老头子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把裁缝用的大剪刀，在手里转动了一会儿，嘴唇上依然带着那不曾消失的笑容说：

“这是我的身分证，我就是带着这把剪子从新俄罗斯克出来的，可是我的家乡离这里很远，我是维申斯克镇人。我喝了点儿海里的成水以后，现在要回家乡去啦。”

“我也是维申斯克人，老大爷，”阿克西妮亚高兴得满脸绯红，说。

“真没想到，”老头子叫起来。“居然会在这儿遇到老乡！尽管如今这种事儿也算不了什么希奇的啦：咱们现在就象犹太人一样，地球上到处都有咱们的人啦。在库班就是这样：原本是扔出棍子去打狗的，却打到顿河哥萨克身上啦。到处都能遇到他们——你躲也躲不开，而埋到地里去的人比这还要多，亲爱的人们哪，在这次撤退中，什么样的事我都看见啦。老百姓受的苦，简直是说也说不清！前天我坐在火车站上，一个戴眼镜的体面的女人坐在我旁边，正透过眼镜在捉自己身上的虱子。它们正在她身上爬哪。她用纤细的小手指头把虱子捏下来，嫌恶地皱起眉头，就象吃了一口又酸又涩的野苹果似的。她每挤死一只可怜的虱子——眉头就皱得更厉害，显得非常难过，真是痛心极了！可别的硬心肠的，杀起人来眉头都不皱，嘴都不撇。我亲眼看见过一个这样的好汉，一连气儿砍死了三个加尔梅克人，后来就把战刀在马鬃上擦了擦，掏出烟卷，点上烟，走到我面前，问道：‘老大爷，你干吗把眼珠子瞪得这么大？愿意吗？我把你的脑袋也砍下来？’我说：‘你怎么啦，孩子，上帝保佑你！你把我的脑袋砍下来，那我还怎么吃面包呢？’他哈哈大笑了几声，就骑马走开了。”

“对一个杀人成性的人来说，砍个人要比捏虱子容易得多。革命革得人的性命太不值钱啦，”主人意味深长地插嘴说。

“一点儿也不错！”客人肯定说。“人可不是牲口，人对什么事都能习惯。咱们把话再扯回来，我问这个女人：‘您是什么人呀？从外表看，您好象不是普通人。’她看了我一眼，立刻泪流满面。说：‘我是格列奇欣少将的妻子。’我想，管你什么将军，管你什么少将呀，身上的虱子就象痢猫身上的跳蚤一样多！我就对她说：‘夫人阁下，您要是这样对付您身上的那些小虫子，恕我直言，那么到圣母节您也捉不完呀。而且会把手指甲都磨坏的。应该一下子把它们都弄死！’她问：‘怎么弄呢？’我就建议她：‘您把衣服脱下来，铺在一块硬东西上，拿酒瓶子擀。’我一瞧——我这位将军太太抱起衣服，走到水塔后面去，我再一瞧——她正拿着一只绿玻璃瓶子在衬衣上来回擀哪，而且擀得那么好，真的，就象她一辈子都在干这一行似的！我站在那儿欣赏了一阵，心里想：上帝手里什么都多得很，他叫那些贵人身上也长满虱子，上帝大概是想，叫它们也去吸吸贵人高贵的血液，别光叫它们喝大老粗的穷血啦……上帝可不是米基什卡！他精通自个儿的业务。有时候他对人们是那么好，什么事情都安排得那么周到，你简直再也不想

意思是：“不是傻子。”

不出更妙的啦……”

这位裁缝师傅不住气地讲着，他看到主人夫妻俩都在很注意地听他讲，便巧妙地暗示他们，他本来还可以讲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因为他肚子太饿啦，饿得就想睡觉啦。

吃过晚饭以后，他一面搭铺准备睡觉，一面问阿克西妮亚：

“老乡，你还想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吗？”

“我打算回家啦，老大爷。”

“那好极啦，就跟我一起儿走吧，这样路上也会热闹一些。”

阿克西妮亚高兴地同意了，第二天早晨，他们告别了主人，就离开了这个坐落在荒僻的草原上的新米哈伊洛夫斯基小村子。

第十二天的夜里，他们来到了米柳京斯克镇。到一座外观富丽宽大的家宅去借宿。第二天早晨，阿克西妮亚的同伴决定在镇上停留一个星期，休息一下，养养他那已经磨出血来的脚。他再也不能继续上路了。他在这个人家也找到了裁缝活儿，于是渴望着干活儿的老头子立刻就在小窗户边坐下，掏出剪刀和用线绳子拴着的眼镜，很快就拆起要修改的衣服来。

这位爱说话和逗乐的老头子，在跟阿克西妮亚道别的时候，给她画了个十字以后，老泪纵横，但是他立刻擦去眼泪，露出他一贯的那种玩笑神情说：

“穷困——虽然不象亲娘那么可亲，可是它能叫人亲近起来……我真可怜你……唉，可是没有办法，我的好姑娘，你一个人走吧，你的领路人两条腿一下子都瘸啦，一定是什么地方给他大麦面包吃啦……不过也够可以的啦，咱们已经走了多远的路了，对我这个六十岁的老头子来说，已经太多啦。如果碰上的话——请你告诉我的老太婆，就说她的老伴儿还活着哪，而且很壮实，人们也曾经把他放在石臼里捣过，也曾上碾子碾过，但是他还是活下来啦，他沿途在给好人们缝裤子，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就这么对她说：老浑蛋已经停止撤退啦，正打回老家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到家里的热炉炕上来……”

阿克西妮亚又在路上走了几天，搭上一辆顺路的大车，从博科夫斯克镇回到了鞑靼村。天已大黑，她走进了自己家大敞着的板门，朝着麦列霍大家的房子看了看，被一阵突然涌到喉咙里来的哭泣憋得喘不上气来……她在散发着无人居住的霉湿气味的空厨房里，把长期以来郁积的女人的辛酸眼泪都哭了出来，后来就到顿河边去担水，生起炉子，然后坐到桌边，双手放在膝盖上，陷入沉思，她没有听见门响，直到伊莉妮奇娜走进来，小声说话的时候，才象做梦似的醒过来；伊莉妮奇娜问她：

“啊，你好啊，好街坊！你在外乡待得够久啦……”

阿克西妮亚惊慌地看了她一眼，站起身来。

“你为什么这样瞪着眼看我，一声也不响啊？难道你带回什么不好的消息吗？”伊莉妮奇娜缓缓地走到桌边，坐在板凳边上，用探索的目光直盯着阿克西妮亚的脸。

“没有，我会有什么消息……没料到是您，我正在瞎想什么呢，所以没有听见您走进来……”阿克西妮亚不知所措地说。

“你瘦啦，简直只剩下一口气啦。”

“我害了一场伤寒……”

“我们家的葛利高里……他怎样……您和他在什么地方分手的？他还活

着吗？”

阿克西妮亚简单他讲了一遍。伊莉妮奇娜一字不漏地听完她的话，最后问：

“他留下你的时候，是不是病着走的？”

“不，他没有病。”

“以后你就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没有。”

伊莉妮奇娜轻松地出了口气，说：

“好吧，谢谢你这叫人听了心安的话，要不村子里关于他的胡说八道可多啦……”

“都怎么说，大妈？”阿克西妮亚问话低得刚能听到。

“都是些胡说……多得都听不过来。咱们村子里的人只有万卡·别斯赫列布诺夫一个人回来啦。他在叶卡捷琳诺达尔看见葛利什卡正在生病，别的那些人的话我都不信！”

“别人都怎么说，大妈？”

“我们听说，有一个西金村的哥萨克说什么在新俄罗斯克城红军把葛利什卡砍死了。我这作母亲的心忍不住啦，就步行到西金去，找到了那个哥萨克。他坚决否认。他说，他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说过。还有谣言说，好象是把他关进了监狱，他在狱里害伤寒病死了……”伊莉妮奇娜垂下眼帘，沉默了半天，打量着自己那双疙疙瘩瘩的沉重的手。老太婆虚胖的脸上的表情平静，嘴唇严厉地紧闭着，但是不知道怎么，她那黝黑的脸颊上忽然涌出了一阵樱桃色的红晕，眼皮轻轻地哆嗦起来。她用干枯、炽热的目光看了一下阿克西妮亚，沙哑地说：

“可是不相信！我的最后一个儿子不会这样死的！上帝没有道理这样惩罚我……我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啦……我再也活不了多久啦，就是没有这份儿灾难我吃的苦头儿也已经够多的啦！……葛利沙活着！我的心里没有感觉到什么预兆——那就是说，我的亲爱的儿子还活着哪！”

阿克西妮亚默默地扭过脸去。

厨房里寂静了很久，后来风把通到过道去的门吹开，可以听到顿河对岸泛滥到杨树林里满潮春水的奔流的涛声，河湾里野雁惊恐的啼声。

阿克西妮亚关上门，靠在炉炕上。

“请您别为他伤心啦，大妈，”阿克西妮亚悄悄地说。“难道病魔能制服他那样的人吗？他的身体结实得简直象铁打的一样。这样的人是不会死的，他在冰天雪地的严冬里，一路上从不戴手套……”

“他常想念孩子们吗？”伊莉妮奇娜疲倦地问。

“他常想念您，也想念孩子们。他们都好吗？”

“都很好，一点事儿也没有。不过我们家的潘苔菜·普罗珂菲奇在撤退的路上死了。就剩下我们这几个……”

阿克西妮亚默默地画了个十字，她心里暗自纳闷儿，怎么老太婆谈到丈夫死的时候竟会这么镇静。

伊莉妮奇娜扶着桌子，艰难地站了起来。

“看我只顾在你这儿坐着啦，不觉得已经夜深啦。”

“您坐吧，大妈。”

“不啦，家里只剩下杜妮亚什卡一个人，我得走啦，”她整理着系在头

上的头巾，扫了一眼厨房，不禁皱起了眉头，说：“炉子里的烟从炉门往外冒。你走的时候，应该找个人来住才好。好啦，再见吧！”她已经抓住门把手，没有回头看，说：“你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了，到我们家来玩吧。如果听到葛利高里的什么消息，情告诉我们。”

从这一天起，麦列霍夫家和阿克西妮亚之间的关系突然变了。对葛利高里的命运的关怀使她们亲近起来了。第二天早晨，杜妮亚什卡在院子里看到阿克西妮亚，就招呼她一声，走到篱笆边来，抱住阿克西妮亚削瘦的肩膀，亲热地、纯真地对她笑了。

“噢哟，你瘦啦，克秀莎！只剩下一把骨头啦。”

“过那样的日子谁都要瘦的，”阿克西妮亚也含笑回答说，内心不无嫉妒地打量着姑娘象盛开的花朵一样艳丽的美貌。

“昨天我妈到你家去啦？”杜妮亚什卡不知道为什么悄悄地问。

“来啦。”

“我猜就是到你家去啦。打听葛利沙的事了吧？”

“打听啦。”

“她没有哭吗？”

“没有，她是个很坚强的老太太。”

杜妮亚什卡信任地看着阿克西妮亚说：

“也许她哭一顿，心里倒会轻松一点儿……克秀莎，你知道，从今年冬日起她变得非常奇怪，完全不象从前啦。她听到我父亲的死讯，我想她定要伤心得死去活来，我怕极啦，可是她却连一滴泪都没有掉。只是说了一句：‘愿他在天之灵安息，我的亲人的罪受够啦……’直到晚上跟谁也不说话。我到她跟前去，说这说那，可是她只摆摆手，一声也不响，是的，这一天真把我吓坏啦！晚上，等我把牲口都赶进圈里，从院子里走进屋子，问她：‘妈妈，咱们晚饭做点儿什么东西吃呀？’她已经恢复正常，说话了……”杜妮亚什卡叹了口气，若有所思地越过阿克西妮亚的肩膀望着别处，问道：

“我们家的葛利高里死了？村子里的传说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亲爱的。”

杜妮亚什卡用探询的目光从旁看了阿克西妮亚一眼，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唉，妈妈想他想得简直发疯啦！他总在呼唤：‘我的小儿子。’怎么也不相信他已经死啦。你知道，克秀莎，她要是知道他真的死啦，她会想他想死的。她已经是风烛残年，心里惦念的就只有葛利高里啦。连孙子孙女也都变得不称她的心啦，干起活来——也都手不应心。你想想，一年的工夫，我们家里就有四口人……”

同情心驱使着阿克西妮亚把身子探过篱笆，抱住杜妮亚什卡，热烈地亲了亲她的脸颊。

“你找点什么活儿，能占住母亲的心就好啦，我的好人呀，别让她太难过吧。”

“什么活儿能占住她的心呢？”杜妮亚什卡用头巾角擦了擦眼睛，央求阿克西妮亚说：

“到我们家来吧，和她谈谈天儿，她会轻松一点儿的。你用不着躲避我们！”

“我有工夫就去，一定去！”

“明天我要下地。跟阿尼库什卡的老婆搭伙，我们俩打算哪管种上两俄亩小麦也好啊。你不想种点儿吗？”

“我算个什么种地的人呀。”阿克西妮亚苦笑着说。“拿什么种啊，而且也没有必要。就我一个人吃得得了多少东西，就这么也过得去。”

“没听说你家司捷潘的消息吗？”

“什么也没有听到，”阿克西妮亚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接着又连自己也感到意外地说，“我对他并不十分惦念。”这种突然冲口而出的良心话使她感到很难为情，于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急忙说：“好，再见吧，姑娘，我要去收拾收拾屋子啦。”

杜妮亚什卡假装没有看见阿克西妮亚窘急的样子，朝旁边看着说：

“等等，我还有话对你说哪：你能不能帮帮我们的忙呀？地都要干啦，我怕我们干不过来，全村只剩下两个哥萨克，而且还是残废。”

阿克西妮亚很高兴地答应了杜妮亚什卡的请求，于是心满意足的杜妮亚什卡就准备去了。

一整天，杜妮亚什卡都在忙着准备下地种麦子的事儿：阿尼库什卡的寡妻帮着筛出种子来，胡乱修理了一下耙，车轴上抹了油，装好播种机。傍晚，她包了一头巾干净的麦粒，拿到公墓去，撒在彼得罗、娜塔莉亚和达丽亚的坟上，为的是明天早晨会有许多鸟飞到亲人的坟墓上来。她象孩子一样天真、稚气，相信死人能听见小鸟欢快的叫声，这会使他们高兴……

直到黎明以前，顿河沿岸才寂静下来。春潮泛滥的树林里河水冲刷着苍绿的杨树干，有规律地摇动着沉没到水里去的橡树丛和小山杨树林的顶梢，发出低沉的、哗哗的响声；注满春水的湖沼里被水流冲倒的苇穗子沙沙地响着：河湾里，荒僻的水渚里，满潮的水映出昏暗的星空，碧水就象被妖法定住了似的，微波不兴，可以隐约听到野雁的相互呼叫声、小公鸭朦胧的叫声和在旷野里过夜的北返的天鹅偶尔的银铃般的鸣声。有时，黑暗里响起觅食的鱼在广阔的河面上溅起的水声；黑沉沉的水面上银光闪闪，鳞波初兴，扩向远处，可以听到波声惊起的宿鸟警惕的咕咕的啼声。寂静重又控制了顿河两岸。但是黎明时候，当石灰岩的山坡上刚抹上粉红色的朝辉，从下游袭来大风。浓烈强劲的风逆流扑来。河上顿时波浪滔天，河水在树林里咆哮，树木摇晃悲鸣。狂风肆虐了一整天，直到深夜才停下来。这样的天气持续了好几天。

草原上面笼罩着一片紫色的烟雾，土地都干了，草也停止了生长，翻耕过的田地上风吹出了一道道土坡。土壤被风吹得一个钟头比一个钟头干燥，但是在鞑靼村的土地上几乎看不到人影。全村只剩下了几个已经年迈的老头子，撤退到半路又折回来的也都是些冻坏了的和生病不能干活的哥萨克，地里干活的只有妇女和半大孩子。风在阗无人迹的村庄里扬起阵阵尘埃，吹得家家的百叶窗乒乒乱响，掀去板棚顶上的干草。老头子们都说：“咱们今年没有粮食吃啦。地里只有娘儿们干活儿，而且三四家才有一家种地。荒废的土地会有什么收成……”

下地去后第二天，日落前，阿克西妮亚赶着牛去水塘边饮水。一个十来岁的、姓奥布尼佐夫的男孩，牵着一匹备好鞍子的马，站在堤坝边饮马。马吧顺着嘴唇，水珠从它那灰天鹅绒般的嘴唇上滴下来，下了马的小骑士正玩得起劲儿：他把干粘土块扔到水里，看着水圈子扩展开去。

“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呀，万尼亚特卡？”阿克西妮亚问。

“给妈妈送饭来啦。”

“喂，村子里怎么样？”

“怎么也不怎么样。格拉西姆爷爷昨天夜里用笼网逮住一条大——大鲤鱼。还有，费奥多尔·梅利尼科夫从撤退路上返回来啦。”

孩子踮起脚尖，给马戴上嚼子，抓住一把马鬃，敏捷得惊人，跃上马鞍。刚离开水塘时——他象个很精明的当家人一样，——让马慢步走去，但是过了一会，回头看了看阿克西妮亚，就纵马狂奔起来，脊背上褪了色的蓝衬衣被风吹得鼓了起来。

牛喝水的时候，阿克西妮亚躺在堤坝上，这时她决定回村子里去一趟。梅利尼科夫是个正在服役的哥萨克，他一定知道些有关葛利高里的事儿。阿克西妮亚把牛赶到停车的地方以后，对杜妮亚什卡说：

“我要回村子一趟，明天我一早就来。”

“有事儿吗？”

“有事儿。”

第二天一早，阿克西妮亚回来了。她走到正在套牛的杜妮亚什卡跟前，若无其事地摇晃着柳枝，但是眉头却皱得紧紧的，嘴角上刻出了几丝痛苦的细纹。

“梅利尼科·费奥多尔回来啦，我去问了问葛利高里的消息。他什么都不知道，”她简短他说完，就猛地一转身，朝播种机走去。

播完种，阿克西妮亚就着手整顿家业：在瓜园里种上些西瓜，修补了屋墙，粉刷了屋子，自己一个人尽可能地用剩下的一些干草盖了盖板棚棚顶。日子一天天在忙碌中度过，但是无时无刻不在为葛利高里的命运担心。阿克西妮亚很不情愿想起司捷潘，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他是不会回来的了，但是每当有哥萨克回到村子里来的时候，她总是先问：“没有看到我家的司捷潘吗？”以后才小心地转弯抹角地问些有关葛利高里的消息。他们之间的关系全村谁不知道。就连最喜欢嚼舌的娘儿们都不愿再谈论他们的事了，但是阿克西妮亚却还羞于流露自己的感情，只是在遇上了不爱说话的当兵的人怎么也不提葛利高里的时候，她才眯缝着眼睛，难为情地问：“你没有碰到我们的邻居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吗？他母亲对他总是放心不下，想得人都瘦啦……”

本村的哥萨克在顿河军于新俄罗斯克投降后，谁也没有看见过葛利高里和司捷潘。只是在六月底，一个回顿河对岸老家去的司捷潘的同事、科伦达耶夫斯基村的哥萨克顺路来看阿克西妮亚。他这才告诉她说：

“我实话告诉你，司捷潘到克里米亚去啦。我亲眼看见他上了轮船。我没有能跟他说话。因为人挤得简直要从脑袋上才能走过去。”对有关葛利高里的询问却回答得躲躲闪闪：“在码头上看见他啦，他还戴着肩章呢，后来就再没有见过他。很多军官都被送到莫斯科去啦，谁知道他如今在哪儿……”

过了一个星期，受了伤的普罗霍尔·济科夫回到鞑靼村来了。是用一辆征用百姓的大车从米列罗沃站把他送回来的。阿克西妮亚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扔下牛奶不挤了，把小牛犊放到母牛身边来吃奶，自己一面走，一面系着头巾，几乎是一路小跑，奔向济科大家的院子。“普罗霍尔是知道的，他一定知道！可是如果说葛利高里已经不在人世了呢？那我可怎么办呀？”她跑着想着，一只手捂在心口，由于害怕听到不祥的消息，脚步一分钟比一分

钟慢了下来。

普罗霍尔满脸堆笑，在内室里迎接她，把自己那只砍断的左胳膊藏到背后去。

“你好啊，老战友！好啊！看到你还活着，真叫人高兴！可是我们认为你的小命已经送在那个村子呢。噢噫，你病得可厉害啦……真怪，伤寒病怎么会把你们这样的人变得更漂亮啦？可是我，你看看，让波兰白卫军搞成什么样子啦，这些该死的东西！”普罗霍尔把打成一个结的保护色军便服的空袖子给她看了看。“我老婆一看见，就流着眼泪哭号起来，可是我对她说：‘别哭叫啦，傻娘儿们，人家的脑袋被砍掉啦，都毫无怨言，我丢了一只胳膊——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马上就可以装上一只木头手。至少这只手是不会怕冷的，就是砍掉它也不会流血啦。’糟糕的是，姑奶奶，我还没有学会用一只手做事情。连裤子都扣不上，完蛋啦！从基辅到家，一路上我都没有扣裤扣。真丢人！所以你要是看到我有什么失礼的地方，就请多多原谅……好，请进来吧，请坐，尊贵的客人。趁我的老婆还没有回来，咱们好好谈谈。我派这个反对基督的娘儿们买烧酒去啦。丈夫被砍掉一只胳膊，光荣负伤回来啦，她却没有什么东西来欢迎。你们这些人，丈夫不在家都是这个德行，我对于你们这些湿尾巴的鬼崽子算看透啦！”

“你还是说说……”

“我知道，要说的。嘱咐我问候你，”普罗霍尔滑稽地行了个礼，抬起头来，吃惊地拧了拧眉毛，“瞧，真糟糕！你哭什么呀，糊涂娘儿们？你们这些妇道人家就是喜欢哭哭啼啼。牺牲啦——你们要哭号，活下来啦——你们照样要哭号！擦擦你的眼泪吧，擦擦吧，干吗要哭哭啼啼的呀？我告诉你，他活着呢，而且很壮实，脸吃得又肥又胖！我跟他一起在新俄罗斯克参加了布琼尼同志指挥的骑兵部队，编入第十四师。咱们的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指挥一个连，一个骑兵连，我当然还是跟着他啦，我们以行军队形向基辅挺进，哼，姑奶奶，我们把波兰白卫军这些鬼东西狠揍了一顿！进军途中，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说：‘我砍过德国人，也拿各种各样的奥地利人试过刀，难道波兰人的脑袋瓜儿长得更结实吗？我想，砍他们的脑袋，比砍自己人——俄国人的脑袋要痛快得多，你以为怎样？’还笑着对我挤挤眼儿、龇龇牙。自从参加了红军，他简直变成另一个人了，精神焕发，象驢马一样膘肥体壮。哼，我们俩不拌嘴简直就过不了日子。……有一回我骑马到他跟前，玩笑说：‘该休息休息啦，麦列霍夫老爷——同志！’他瞪了我一眼，说：‘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啦，不然你会倒霉的。’晚上，为了什么事情把我叫了去，鬼迷住了我，又喊他‘老爷’……他一下子就拔出手枪来！脸色煞白，象狼一样龇着牙，他满口利牙，少说也有一百个。我赶忙藏到马肚子底下去，撒退就跑。差点儿没把我打死，你瞧，他有多凶！”

“怎么，他也许，能回来度假……”阿克西妮亚吞吞吐吐地问。

“简直别想！”普罗霍尔断然打断她的话说。“他说啦，我要一直干到把过去的罪过都赎完了。他会如愿以偿的——干傻事儿是不难的……在一个小镇附近，他率领我们去冲锋。我亲眼看见他砍死了他们四个枪骑兵。他，这个该死的家伙，从小就是左撇子，他就这样左右开弓，砍杀敌人……战斗结束后，布琼尼在队列前亲自跟他握手，并向全连和他本人表示感谢。你看你的潘苔莱维奇干得多漂亮呀！”

阿克西妮亚听得晕头转向……只是走到麦列霍夫家的篱笆门口时才清醒

过来。杜妮亚什卡正在门廊里滤牛奶；没有抬头就问：

“你拿发酵引子来啦？看我，答应给你送去，可是全忘啦。”但是她一看见阿克西妮亚眼泪汪汪、闪着幸福光芒的眼睛，一句话也没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

阿克西妮亚把热辣辣的脸颊贴在杜妮亚什卡的肩膀上，高兴得气喘吁吁地耳语说：

“他活着哪，而且很壮实……带好来啦……快去！快去告诉妈妈吧！”

第二章

春末夏初，有三十多个撤退的哥萨克回到鞑靼村来了。大多数是老头子和老龄服役的哥萨克，青年和中年哥萨克，除了生病和受伤的，几乎一个也没有回来。一部分参加了红军，其余的则都编进弗兰格尔的各团队里，龟缩在克里米亚，准备重新向顿河进军。

有一大半撤退的人永远留在异乡了：有些死于伤寒，另一些在库班与红军进行最后决战时死在战场上，有几个人没有跟上撤退的车队，在马内奇的草原上冻死了，有两个被红绿军俘虏了去，从此杳无音讯……鞑靼村少了许多哥萨克。妇女们在紧张、不安的期待中过日子，每次到牧场上去赶牛回家的时候，总要伫立良久，用手巴掌搭在眼上，向远处眺望，——看看紫色的晚霞笼罩的大道上有没有迟归的征人。

如果有个破衣烂衫、满身虱子、瘦骨鳞鳞的但是盼望已久的主人回家来了，那么这家人就立刻快活地乱忙起来：赶快给浑身又脏又黑的征人烧热水，孩子们都争先恐后，竭力去讨爸爸欢心，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幸福得六神无主的女主人，忽而去摆桌子，准备吃饭，忽而跑到箱子跟前，去给丈夫找干净内衣。可是糟糕得很，内衣破了还没有补，女主人的手指头却哆嗦得怎么也不能把线穿到针孔里去……在这幸福的时刻，就连那只老远就认出了主人、跟着他一直跑到门口、不断地舔他手的看家狗也可以进屋子了；甚至孩子们打碎盘碗，或者把牛奶洒了也不会挨打，他们的任何胡闹都会平安无事地过去，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主人洗完澡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屋子里已经挤满了妇女。她们来打听亲人的命运，担心、贪婪地听着服役人的每一句话，过一会儿，就会有女人走到院子里去了，把手巴掌捂着泪流纵横的脸，象瞎子似的，深一步浅一步地沿着胡同走去，于是在一座小房子里又有一个新寡妇在哭亡夫了，孩子们娇嫩的哭声也跟着响了起来。在那些日子里，鞑靼村就是这样生活的：一家的欢乐，定会给另外一家带来无法解脱的痛苦。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脸刮得干干净净、显得年轻了的主人就起来了，去察看家业，看看该马上动手干点儿什么活。早饭后，他就干起来了。刨子快活地响起来，或者是在板棚屋檐下的阴凉里，——地抡起斧头来，好象是在告诉大家，这家的男人回来了。可是昨天听说父亲和丈夫去世的人家的屋子和院子里却是一片死寂。被苦难压倒的母亲默默地躺在床上，一夜工夫就长大了许多的孤儿们挤在一起，偎依在她身旁。

伊莉妮奇娜一听说村子里有什么人回来，就说：

“咱们家的人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别人家的人都回来啦，可是咱们家的人连一点儿音信儿都没有。”

“不会放年轻的哥萨克回来的，妈妈，您怎么这点儿道理都不明白呀！”杜妮亚什卡惋惜地回答说。

“谁说不放年轻的回来？那么吉洪·格拉西莫夫怎么回来了呢？他比葛利沙还小一岁哪。”

“他是受伤的呀，妈妈！”

“他算什么受伤的呀！”伊莉妮奇娜反驳说。“昨天我在铁匠铺旁边看见他，走起路挺得那么直。没见过这样受伤的人。”

“他受过伤，现在是回来休养。”

“难道我们那位受的伤还少吗？他浑身伤痕斑斑，照你的意思，他就用不着休养了吗？”

杜妮亚什卡想尽办法说服母亲，现在是不能期望葛利高里回来的，但是要想说服伊莉妮奇娜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儿。

“你住口吧，傻丫头！”她命令杜妮亚什卡说。“我知道的事比你一点儿也不少，你要来教训母亲还太年轻。我说——他会回来，就一定会回来，滚，滚，我不愿意跟你瞎费吐沫！”

老太婆焦急地盼着儿子归来，一有机会就要提到他。只要米沙特卡一不听她的话，她立刻就会威胁说：“你等着吧，小毛孩子，你父亲一回来，我就告诉他，叫他狠狠地揍你一顿！”她一看见从窗前赶过一辆新修过轮缘的大车，就会叹一口气，说：“一下子就能看出来，这家的当家人回家来啦，可是咱们家的人好象是有什么人给他堵了回家的路似的……”伊莉妮奇娜一辈子不喜欢旱烟的气味，常把抽烟的人从厨房里赶出去，但是在最近这些日子，她连这方面的态度也改变了，不止一次地对杜妮亚什卡说：“去叫普罗霍尔来，叫他来抽支烟吧，不然这儿净是尸臭味儿。等葛利沙服役回来，咱们家马上就会有浓浓的哥萨克气味……”她每天做饭的时候总要多做点儿，饭后把煮菜汤的锅又放回炉膛里去。杜妮亚什卡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伊莉妮奇娜却惊异地回答说：“不这样怎么行呢？也许咱家当兵的人今几个就会回来，这样他立刻就可以吃上热汤啦，不然要现做，等你去做这做那，可是他也许已经饿坏啦……”有一天，杜妮亚什卡从瓜地回来，看见厨房里的钉子上挂着葛利高里的一件穿在里面的旧衣服和帽箍褪了色的制帽。杜妮亚什卡疑问地看了看母亲，母亲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儿负疚似地，可怜地笑着说：“杜妮亚什卡，这是我从箱子里拿出来的。这样，从院子里走进来，一看心里就舒服多了……好象他已经回来了，跟咱们……”

杜妮亚什卡对她这么不住口地念叨葛利高里简直是烦透了。有一天，她忍耐不住，责备母亲说：

“妈妈，您老是这么叨叨来，叨叨去，不厌烦吗？您这些车轱辘话把人都唠叨烦啦。您就不会说点儿别的啦，总是：葛利沙，葛利沙……”

“我怎么会厌烦谈论自己的儿子呢？等你自个儿生了儿子，那时候你就会明白……”伊莉妮奇娜低声回答说。

这以后，她把葛利高里的那件衣服和制帽从厨房里拿到自己住的那间内室去了，有好几天的工夫没有再听到她提起儿子。但是在开始割草前不久，她对杜妮亚什卡说：

“我一提葛利沙你就生气，他不在家，咱们的日子怎么过呀？你想过这个问题吗，糊涂虫？马上就要割草啦，咱们连个修修耙子的人都没有……你看咱们家什么都在破旧荒废，咱俩是没有法子对付的。没有当家人，就连家里的家具什物都会哭的……”

杜妮亚什卡默不作声。她很了解，家业并不十分使母亲担心，这都不过是要谈谈葛利高里的借口，想说说心里话而已。伊莉妮奇娜越来越思念儿子，而且想掩饰这种心情也掩饰不住。傍晚，她不肯吃晚饭，杜妮亚什卡问她，是不是病了？她很不高地回答说：

“我老啦……思念葛利沙想得心疼……疼得我对什么都厌烦，怕看这个世界……”

但是回到麦列霍夫家里来操持家业的却不是葛利高里……在割草以前，

米哈伊尔·科舍沃伊从前线上回到村子里来了。他在一个远房亲戚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来到麦列霍夫家。伊莉妮奇娜正在做饭，客人很有礼貌地敲了敲门，没有人吭声，便走进了厨房，摘下破旧的步兵制帽，朝伊莉妮奇娜笑了笑。

“你好啊，伊莉妮奇娜大婶儿！没有料到吧？”

“你好。你是我的什么人，会让我料想呢？你是我们家篱笆的表兄弟？”伊莉妮奇娜怒气冲冲地朝科舍沃伊那使她厌恶的脸瞥了一眼，没有好气地回答说。

对这种接待一点儿也没有感到难堪的米什卡说：

“不说亲戚不亲戚……不论怎么说，也曾是熟人哪。”

“也只有这么点儿情分了。”

“就凭这一点儿，我也应该来看望看望呀。我又不是要到你家来住。”

“我还没有这样的福气，”伊莉妮奇娜也没有看客人，随口说，动手做起饭来。

米什卡没有理会她的话，仔细打量着厨房说：

“我来看望你们，看看你们的日子过得怎样……咱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啦。”

“我们可并不怎么想念你，”伊莉妮奇娜嘴里嘟囔着，怒气冲冲地在炉膛里的炭火上挪动着铁锅。

杜妮亚什卡正在年室里收拾东西，一听见米什卡的声音，脸一下子变得煞白，无声地拍了一下手。他坐到板凳上，一动不动地仔细倾听着厨房里的谈话。杜妮亚什卡的脸上，忽而涌上一阵浓重的红晕，忽而面颊惨白，尖尖的鼻梁上出现了一道道白色的皱纹。她听见米什卡在厨房里步子坚定地走了一圈儿，坐到一张被他压得咯吱咯吱响的椅子上，然后划了一根火柴。一缕香烟的青烟吹进了内室。

“听说，老头子去世了啦？”

“死啦。”

“葛利高里呢？”

伊莉妮奇娜半天不说话，后来很不情愿地回答说：

“在红军里服役哪。跟你一样，帽子上也钉了这么个红星星。”

“他早就该戴上这样的红星啦……”

“这是——他的事情。”

米什卡问下面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明显的不安的调子：

“叶芙多基亚·潘苔莱芙娜呢？”

“在收拾屋子哪。你这位客人来得也太早啦，体面的人是不会这么早串门的。”

“顾不上体面啦。我太想她啦，所以就来啦。还管什么时候啊。”

“唉唉，米哈伊尔，你可别惹我生气……”

“大婶儿，我怎么惹你生气啦？”

“这么惹我啦！”

“究竟是什么呀？”

“就是你这些话惹我啦！”

杜妮亚什卡听见米什卡深深地叹了口气。她再也忍耐不住了：站了起来，整了整裙子，走进了厨房。脸色焦黄、瘦得简直认不出来的米什卡坐在

窗户旁边，一支香烟快抽完了。一看见杜妮亚什卡，他那昏暗的眼睛立刻就有了生气，脸上微微透出了一阵红晕，急忙站起身来，沙哑地说：

“啊，你好啊！”

“你好……”杜妮亚什卡回答的声音勉强能够听到。

“快去挑水吧，”伊莉妮奇娜迅速地瞥了女儿一眼，立刻吩咐说。

米什卡耐心地在等待杜妮亚什卡回来。伊莉妮奇娜默默无语。米什卡也一声不响，然后他用手指头捏熄了烟头，问：

“你于吗这样恨我，大婶儿？我碍了您什么事儿，还是怎么的？”

伊莉妮奇娜象被蜂蜇了一下似的：从炉边回过身来。

“你还有点儿良心没有，怎么还能到我们家里来呀？你怎么这么不知道羞耻？！”她说。“你还来问我哪？！你这个刽子手！”

“我怎么成了刽子手啦？”

“你是地地道道的刽子手！是谁杀死彼得罗的，不是你吗？”

“是我。”

“这就对啦！你杀死他，那你是什么人呢？可你还有脸儿到我们家里来……往那儿一坐，好象……”伊莉妮奇娜气得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来了，但是缓过来以后，又继续说：“我是不是他的母亲呢？你怎么还有脸儿看我呢？”

米什卡的脸色立刻变得煞白。他早就料到这样的谈话。他很激动，稍微有点儿结巴地回答说：

“我没做亏心事，我的眼睛可以理直气壮地看人！如果彼得罗捉到了我，他会怎么对付我呢？你以为他会来亲我的头顶吗？他也会杀死我的。我们在那个山岗上相遇，并不是为了逗着玩！那是在打仗。”

“那么科尔舒诺夫老亲家公呢？你杀死一个无辜的居民，一个老头子，这也是打仗吗？”

“怎么不是打仗呢？”米什卡惊讶地说。“当然是打仗啦！我了解这些无辜的居民！这种无辜的居民虽然坐在家里，手提着裤子，可是他干的坏事儿比在前线的有些人干得还多……格里沙卡爷爷就是这样的人，正是他们这号人煽动哥萨克起来反对我们。就是因为有了他们这些人才挑起了整个这场战争！是谁蛊惑人心，煽动哥萨克起来反对我们的？就是他们，就是这些无辜的居民。可是你却说什么‘刽子手’……我算什么刽子手呀！我这个人，那些年，连只小羊或者小猪都不敢宰，现在——我知道，我还是宰不了。我对各种小动物就是下不得手。有时，别人宰牛杀羊——我就把耳朵堵起来，远远地躲开，不想听也不想看。”

“可是你把我的老亲家公……”

“别老提您那位亲家啦！”米什卡伤心地打断了她的话。“他活着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就象山羊奶一样少，可是祸害却无穷无尽。我对他说：离开屋子！他不但不走，还躺在那里。我真恨他们这些老鬼！我虽然不敢宰牲畜——可是如果恨起来，也许敢的，可是象你们亲家公那样的坏蛋，请原谅，或者别的什么敌人，——杀多少我都下得了手！对敌人，对那些活在世界上毫无益处的人，我是不会手软的！”

“就是因为你不手软，所以你才瘦成这样，”伊莉妮奇娜恶毒地说。

“大概是良心受责备……”

“才不会呢！”米什卡温和地笑了。“我才不会为象老爷子这样的废物

去受良心的责备呢。是寒热病把我折腾成这样，这病把我全身都吸干啦，妈妈，不然的话，我会把他们……”

“我怎么成了你的妈妈啦？”伊莉妮奇娜大怒。“你管母狗去叫妈妈吧！”

“哼，你不要欺人太甚！”米什卡声音低沉地说，并且恶狠狠地眯缝起眼睛。“我可不能保证，你说什么我都忍受得下去。大婶子，我老实告诉你：你不要为了彼得罗恨我吧。他是自作自受。”

“你是刽子手！刽子手！给我从这儿滚出去，我看到你就心寒！”伊莉妮奇娜斩钉截铁地说。

米什卡又点上一支烟，心平气和地问：

“难道米特里·科尔舒诺夫——你们的亲戚——不是刽子手吗？还有葛利高里是什么样的人呢？对于你的儿子，你怎么一句话也不提，他才是货真价实、一点假也没掺的刽子手哪！”

“你别胡说八道！”

“我从昨天就不胡说啦。好啦，你说说，他是什么人？他杀了我们多少人，这你清楚吗？问题就在这里！大婶子，如果你把这个称号送给所有打过仗的人，那我们这些人就都是刽子手。问题是为什么杀人和杀的是些什么人，”米什卡意味深长地说。

伊莉妮奇娜没有吭声。但是看到客人还没有走的意思，就严厉地说：

“好啦！我没有工夫跟你磨牙，你还是回家去吧。”

“我象兔子一样，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米什卡苦笑着说，然后站起身来。

想用什么办法和难听的话把米什卡赶出去是办不到的。他可不是那种感情易于冲动的人，他才不去理会怒火冲天的老太婆的几句难听的话呢。他知道杜妮亚什卡是爱他的，至于其余的一切，包括老太婆在内，叫他们统统见鬼去吧。

第二天早晨他又来了，就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问候过，就坐在窗边，注视着杜妮亚什卡的每一个动作。

“你来得够勤啊……”伊莉妮奇娜随口说，也不理睬米什卡的问候。

杜妮亚什卡脸涨得绯红，目光炯炯地看了母亲一眼，就低下头去，一句话也没有说。

米什卡苦笑一声，回答说：

“我不是来看望你的，伊莉妮奇娜大婶儿，你用不着生气。”

“最好你能把到我们家来的道儿全忘了。”

“哪我上哪儿去呢？”米什卡神色严肃起来，问。“由于你们的亲戚米特里的恩典，全家就剩下我光棍一人啦，就象独眼龙的一只眼睛，叫我象狼一样呆在空屋子里，我蹲不住。大婶子，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反正我是要到你们家来的，”他说完了话，大叉开两腿，坐得更舒服一些。

伊莉妮奇娜仔细打量了他一番。是的，要把这种人赶出去是不容易的。米什卡那有点儿驼背的整个身形，低头的姿势和紧闭的嘴唇上……都有一股牛似的倔劲儿……

等他走了以后，伊莉妮奇娜打发孩子们到院子里去，对杜妮亚什卡说：“叫他今后别再进咱们家的门。明白了吗？”

杜妮亚什卡眼睛眨也不眨地看了看母亲。麦列霍夫家的人特有的那种气

质，突然在她眯缝起的眼睛里表现出来，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象是咬下来似地说：

“不！他要来的！您不能禁止他！他要来的！”她控制不住，用围裙捂上脸，跑到门廊里去。

伊莉妮奇娜艰难地喘着气，坐到窗前，坐了很久，默默地摇着脑袋，把视而不见的目光投向远处的草原，那里一道在阳光下闪着银光的娇嫩的苦艾草的花边隔开了天和地。

傍晚，杜妮亚什卡和母亲——还没有和解，谁也不说话——在修理河边菜园子的倒塌的篱笆。米什卡走了过来。他一声不响地从杜妮亚什卡的手里拿过铁锹，说道：

“你挖得太浅啦。风一刮，你们的篱笆又要倒啦。”于是他就把桩坑挖深，然后帮着把篱笆竖起来，钉在桩子上，就走了。第二天早晨，他带来两把刚刚刨好的耙子和一根叉柄，放在麦列霍夫家的台阶旁边。向伊莉妮奇娜问候过后，一本正经地问：

“你们想到草地上去割草吗？人家可都已经过顿河去啦。”

伊莉妮奇娜没有做声。杜妮亚什卡代替母亲回答说：

“我们没有法子过河啊。小船从秋天就放在板棚里，已经全干裂啦。”

“春天就应该把船放进水里去，”米什卡责备说。“是不是把小船的裂缝堵堵呀？没有船就很不方便啦。”

杜妮亚什卡驯顺、期待地看了看母亲。伊莉妮奇娜默默地揉着面团，装出一副这些谈话仿佛与她根本无关的样子。

“你们有麻刀吗？”米什卡含笑问。

杜妮亚什卡到储藏室抱了一捆麻刀回来。

午饭前，米什卡把小船修理好了，走进厨房。

“好啦，我把船拖下河去啦，让它在水里浸浸。你们可要把它锁到沉在水中的树干上，不然会被人偷走的。”接着又问：“大婶儿，割草的事怎么样呀？要来帮你们的忙吗？反正我现在闲着没有有什么事儿干。”

“你去问她吧。”伊莉妮奇娜朝杜妮亚什卡点头示意。

“我要问当家人呀。”

“我显然不是这儿的当家人……”

杜妮亚什卡哭了起来，跑进内室去了。

“那我就来帮忙吧，”米什卡咳嗽了一声，毅然地说。“你们干的木匠活儿的工具在哪儿？我想给你们做两把耙，旧耙大概都不能用啦。”

他走到板棚檐下，吹着口哨，刨起耙齿来。小米沙特卡围在他身边打转儿，带着祈求的神情看着他，央告说：

“米哈伊尔叔叔，给我做把小耙子吧，你要是不做，就没有人给我做啦。奶奶不会做，姑姑也不会做……只有你一个人会，你做得很好！”

“我给你做，同名人，真的，我给你做，不过你要躲开一点儿，不然刨花会进到你眼睛里去，”科舍沃伊劝米沙特卡说，他笑着，心里惊异地想：

“啊，他长得真象，小鬼头……跟他爸爸一模一样！眼睛，眉毛，上嘴唇也是这样翘着……真是个好宝贝儿！”

他本已开始做起小孩子玩的耙来，但是还没有做完，就犯起病来了：嘴唇发青，焦黄的脸上露出愤怒、同时又那么驯顺的表情。他不吹口哨了，放下刀子，哆哆嗦嗦地耸了耸肩膀。

“米哈伊洛·葛利高里奇，同名，快去给我拿块什么麻布垫子来，我要躺一下，”他请求说。

“拿麻布干什么？”米沙特卡很有兴致地问。

“我想生会儿病。”

“生病干什么？”

“唉唉，你怎么这样缠人，简直跟牛蒡花一样……唉，到了犯病的时候啦，所以就发作啦！快去拿呀！”

“哪我的耙子呢？”

“过了这会儿我准给你做好。”

科舍沃伊全身抖得厉害。牙齿磕得咯咯直响，他躺在米沙特卡拿来的麻布垫子上，摘下制帽，遮在脸上。

“你这是已经病起来了么？”米沙特卡很伤心地问。

“对啦，病起来啦。”

“你为什么老哆嗦呀？”

“我在打摆子哪。”

“为什么牙齿要磕得咯咯响啊？”

米什卡从帽子底下用一只眼睛看了看纠缠不休的、跟自己同名字的小家伙，微微一笑，就不再回答他的问题了。米沙特卡害怕地看了看他，往屋子里跑去。

“奶奶！米哈伊尔叔叔躺在板棚屋檐下直打哆嗦，使劲哆嗦，哆嗦得简直要跳起来啦！”

伊莉妮奇娜朝窗户外面看了看，然后走到桌边去，好半天没有说话，在想什么心事……

“你怎么不说话呀，奶奶，”米沙特卡扯着她的衣袖子，焦急地问。

伊莉妮奇娜转过脸来朝着他，坚定地说：

“宝贝儿，去拿条被子给这个反对基督的家伙送去，叫他盖上。他这是在发疟子哪，有这么种病。你能把被子拿去吗？”她又走到窗前，往院子里看了看，急忙说：“等等，等等！别拿啦，不用拿啦。”

杜妮亚什卡正在把自己的羊皮袄盖到科舍沃伊身上，弯着腰在对他说什么……

发过疟疾以后，米什卡一直到天黑都在为割草做准备。他明显地衰弱了。动作变得有气无力、哆哆嗦嗦，但还是给米沙特卡把小耙子做好了。

傍晚，伊莉妮奇娜摆好晚饭，叫孩子们在桌旁坐下，没有看杜妮亚什卡，说：

“去，叫那个……叫他……来吃晚饭吧。”

米什卡没在额角上画十字，疲惫地弯着身子，在桌旁坐下。焦黄的、布满一道道汗痕的脸上，流露出疲惫不堪的神情，把勺子往嘴里送的时候，手微微地哆嗦着。他吃得很少，很勉强，偶尔冷漠地看看坐在桌边的人。但是伊莉妮奇娜很惊异地注意到，当“刽子手”黯然无神的眼睛停在小米沙特卡身上的时候，流露出温柔、兴奋的神情，愉快和亲热的火花在眼睛里闪了一下，又熄灭了，可是勉强看得出的笑容却在嘴角上停留了很久。然后他移开目光，脸上又蒙上一层阴影似的呆滞、冷漠的神色。

伊莉妮奇娜开始暗自观察科舍沃伊，只是这时她才看到，这场病竟使他变得这么削瘦，半圆形的锁子骨在落满尘土、变成灰色的军便服下面显得那

么尖俏、突出，因为瘦，就使尖削的宽阔肩膀驼得更显眼，长满棕红色硬毛的喉结，在象孩子似的细脖子上叫人看着那么不自然……伊莉妮奇娜对“刽子手”微驼的身形和蜡黄的脸，看得越仔细，内心就越发强烈地感觉到一种不舒服的和矛盾的感情。在伊莉妮奇娜的心里忽然对这个她恨之入骨的人产生了一种不期而来的怜惜心情——一种刺心的母亲的怜惜之情，这种感情可令最坚强的女人心软。她已经不能控制这种新的感情，把倒了满满一盘的牛奶推给米什卡，说：

“看在上帝面上，你多吃点儿吧！看你瘦成什么样子啦，叫人看着都不舒服……还要当新郎官呢！”

第三章

村子里开始谈论科舍沃伊和杜妮亚什卡的事儿来啦。有一天，一个婆娘在码头上遇到杜妮亚什卡，带着露骨的嘲笑口吻问：“你们雇米哈伊尔当长工啦？他怎么就不离你们家的院子啦……”

伊莉妮奇娜不管女儿怎么劝说，死不同意：“你还是别再求我了吧，我不能把你嫁给他！我不会为你们祝福！”直到杜妮亚什卡声称，她要到科舍沃伊家去住啦，而且立刻动手收拾衣物的时候，伊莉妮奇娜才改了主意。

“你清醒清醒吧！”她惊骇地喊道。“我一个人跟孩子们怎么办呀？那我们不就完了吗？”

“妈妈，您要明白，我可不愿意成为村子里的笑柄，”杜妮亚什卡小声说，继续把自己姑娘时的农裙从箱子里往外扔。

伊莉妮奇娜好久无言地翕动着嘴唇，然后艰难地挪动着两腿，走到正对门摆圣像的地方。

“唉，好吧，姑娘……”她低声地嘟哝着，拿下圣像，“既然你已经死心要嫁他，那就请上帝保佑你，去吧……”

杜妮亚什卡急忙跪在地上。伊莉妮奇娜给她祝福过，声音颤抖地说：

“我那去世的母亲就是用这尊圣像为我祝福的……唉唉，如果现在你父亲看到你……你还记得他说的关于你未婚夫的话吗？上帝明白，我是多么为难啊……”接着就默默地扭过身去，

走到门廊里。

不管米什卡怎样竭力劝说未婚妻不要在教堂举行结婚仪式，但是固执的女孩子坚持己见。他只好咬牙违心地同意了。心里却在咒骂世界上的一切，他准备去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就象要去上断头台似的，夜里，威萨里昂神甫在空旷的教堂里悄悄地给他们举行了婚礼仪式。仪式完毕后，他向新婚夫妇道贺，用教训的口吻：

“年轻的苏维埃同志，世事常常难以预料：去年您亲手烧掉我的房子，就是说把它火葬啦，可是今天我又来给您主持婚礼仪式……俗话说得好，不要往井里吐痰，也许你还会来喝井里的水。但是我还是很高兴，从心里高兴，因为您终于醒悟，找到了来基督教堂里的路。”

这使米什卡再也忍耐不住了。在教堂里他本来一直默不作声，对自己竟这样意志薄弱感到非常羞愧，在痛恨自己，但是这时他怒冲冲地斜眼瞅了瞅不忘旧怨的神甫，为了不叫杜妮亚什卡听见，低声骂：

“可惜，你那时候从村子里逃走啦，不然的话，我就把你这个长毛鬼跟房子一起儿烧成灰啦！你明白吗，啊？”

神甫完全没有料到，简直呆若木鸡，站在那里直眨巴眼，瞪着米什卡，可是米什卡扯了扯自己年轻妻子的衣袖，厉声说：“走吧！”于是响亮地踏着士兵靴子，朝教堂门口走去。

在这次一点也不热闹的婚礼宴席上，既没有喝烧酒，也没有扯开嗓子唱歌。婚礼时当候相的普罗霍尔·济科夫，第二天啐着吐沫，向阿克西妮亚诉了半天苦：

“唉，姑奶奶，这算是什么婚礼呀！米哈伊尔在教堂里把神甫臭骂了一顿，老头子的嘴都气歪啦！晚上的婚礼宴席，你知道，桌上摆的是什么：只有烤的鸡和酸牛奶……真见鬼，你哪管有一滴烧酒也好呀！要是葛利高

里·潘苔莱维奇看见他的小妹妹是这样出嫁的……他准会抱头痛哭一场！不，姑奶奶，算啦！我今后再也不想去参加这种新式婚礼啦。我情愿去看狗咬架，也比这种婚礼热闹一点儿，公狗咬架总要互相咬啊热，闹得很哩，可是这种婚礼既不喝酒，又不打架，真是见他妈的鬼！你爱信不信，参加了这次婚礼以后，我简直伤心透啦，一夜都没有睡觉，躺在那儿搔痒痒，你看吧，就象在我的衬衣里放了一把跳蚤……”

自从科舍沃伊入赘麦列霍夫家的那天起，整个的家业就焕然一新：没用多久，他就修好了围墙，把草原上割的干草运到场院上，堆了起来，草垛堆得整齐好看；他在准备收打麦子，把割麦机上的平台和翼片重新装过，仔细地清扫了打谷场，修理好了旧的扬谷风车，缝补了马套，因为他暗自总在想拿一对牛去换一匹马，而且屡次对杜妮亚什卡说：“咱们应该养匹马。赶这样的牛车简直是桩苦差事。”有一天，他偶然在储藏室里发现了一小桶白粉和一包靛青，就立刻决定把旧得变成灰色的百叶窗油漆一番。麦列霍夫的家宅用耀眼的浅蓝色窗户看着世界，一下子变得年轻了……

米什卡原来是个非常勤勉的当家人。他虽然病魔缠身，但是还是不停地干活。不论干什么活，杜妮亚什卡都帮着他做。

婚后不久，杜妮亚什卡就明显地变得更加漂亮了，肩膀和臀部都好象长宽了。眼神、走路的姿势，甚至理头发的姿势上都有了新的神韵。从前她那种举止生硬和孩子气的粗犷、好动习性消失了。她总是面带微笑，脉脉含情地看着丈夫，四周的一切都视而不见。青春的幸福总是不暇他顾的……

可是伊莉妮奇娜却越来越感到孤独，一天比一天厉害、一天比一天刺心。在这个几乎生活了一辈子的家里，她现在变成了多余的人了。杜妮亚什卡和丈夫就象在空地上营建他们的新窝似的那样干活儿。他们在家务上要做些什么，从不跟她商量，也不征求她的同意。他们好象也找不到一句亲切的话对老太婆说。只有坐下吃饭的时候，他们才跟她交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饭后，伊莉妮奇娜又孤单单的一个人去想自己的伤心事。女儿的幸福并未使她心欢，家里住上一个外人使她很不舒服——她对女婿跟先前一样，感到非常陌生。生活本身也在折磨她。一年的工夫，她失去了这么多的亲人，她被痛苦折磨得腰也弯了，人也老了，十分可怜。她忍受了那么多的痛苦，可以说是太多了。她已经无力抗拒灾难的袭击，满心怀着迷信的预感，觉得死神已经这么接连不断地光临到她们家，一定还要到麦列霍夫家这座老房子里来几趟。伊莉妮奇娜对杜妮亚什卡的婚事妥协后，只盼望着一件事：等着葛利高里回家来，把孩子交给他，然后就永远闭上眼睛。她受了一辈子的痛苦、折磨，已经赢得了这种休息的权利。

夏天漫漫的长日真是难熬。炎热的太阳当空照。但是灼人的阳光已经不能使伊莉妮奇娜感到温暖。她一动不动地在台阶上的太阳地里一坐就很久，对周围的一切都漠然视之。这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勤勉而有心计的内当家了。她什么也不想干了。现在她觉得这一切都毫无意义，没有用处，而且一钱不值，她再也没有力量，象以前那样操劳了。她常常打量着自己那两只操劳了多年的、疙疙瘩瘩的老手，心里说：“我这双老手已经做够了活儿啦……该安息啦。我已经活到这把年纪，够啦……只盼能看到葛利申卡回来……”

只有一回，从前那种乐观愉快的心情又回到伊莉妮奇娜身上，但是非常短暂。普罗霍尔从镇上回来，顺路到他们家来了，还离得老远就喊叫：

“快请客吧，伊莉妮奇娜大婶儿！我带回来一封你儿子的信！”

老太婆刷地一下子脸都白了。在她心目中信总是跟什么新的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是当普罗霍尔念完那封短信，信上有一半是向亲人问候的话，只在信末写道，他，葛利高里，尽量想法在夏末秋初回家来看看，——伊莉妮奇娜竟高兴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珍珠般的泪珠，从她那棕色的脸上和两颊深深的皱纹上滚滚而下。她低下头，用上衣袖子和粗糙的手巴掌擦着眼泪，但是泪珠还是纷纷顺着脸滚下来，滴到围裙上，把围裙湿得斑斑点点，好象下了一阵温暖的急雨。普罗霍尔倒也并不是不喜欢，——但是他简直看不得女人哭鼻子抹泪，因此皱着眉头，露出不能掩饰的惋惜神情，说：

“大婶子，你又哭起来啦！你们老娘儿们的眼泪可真多……应该高兴嘛，怎么能哭呢，好，我走啦，再见！看到你这样子，我实在无法高兴。”

伊莉妮奇娜一下子就不哭了，拦住了他。

“你给我带来这样的好消息，我的亲爱的好人……我怎么会让你……等等，我请你喝一杯……”她断断续续地嘟囔着，从箱子里拿出一瓶藏了好久的烧酒。

普罗霍尔坐下来，把胡子往两边分了分。

“你也和我一起喝一杯，高兴高兴，好吗？”他问。但是立刻又担心地想：“又是鬼叫我说这些话，要是瓶子里的烧酒只有一丁点儿，她还要喝一份儿……”

伊莉妮奇娜不肯喝酒。她小心翼翼地把信卷起来，放在神龛后面去，但是，想了想，改变了主意，又拿了出来，在手里放了一会儿，便塞到怀里，使劲把信按在心口上。

杜妮亚什卡从地里回来，把信看了半天，然后笑了笑，叹口气说：

“唉，他能早点儿回来多好啊！不然，妈妈，您简直想他想得会变模样的。”

伊莉妮奇娜有点儿嫉妒地从杜妮亚什卡手里把信抢过来，又藏到怀里，笑着，用眯缝起来的、闪闪发光的眼睛望着女儿说：

“我已经变成了连狗见了都不叫的人啦，可是不论变成什么样子，小儿子却想起了母亲！他写得多好啊！还称我的父名——伊莉妮奇娜呢……他信上写着：我向亲爱的妈妈和亲爱的孩子们深致问候，连你也没有忘掉呀……哼，你笑什么？你是个傻瓜，杜妮亚什卡，真正的傻瓜！”

“妈妈，我怎么连笑笑都不行啦！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上菜园子里去，我去刨几个土豆。”

“明天我去刨吧，您就在家待着吧。要不您总在唠叨身上不舒服，可是这会马上又要去干活儿啦。”

“不，我要去……我心里高兴，我想一个人单独待一会儿，”伊莉妮奇娜坦白地说，象年轻人似的迅速披上头巾。

去菜园的路上，她顺便走进阿克西妮亚家去，出于礼貌，开头先说了些别的事情，然后就掏出了信。

“我们家的人写信回来啦，叫母亲宽心，还答应回来看望哪。好街坊，你念念吧。我也可以再听一遍。”

从这儿开始，阿克西妮亚就得不断儿地念这封信了。伊莉妮奇娜每逢晚上到她家来的时候，就把仔细包在手绢里的黄信封拿出来，叹着气请求说：

“你念念吧，阿辛尤什卡，这些日子我的心里总是那么难过，做梦还梦见他小孩子的时候，好象还在上学时的样子……”

时间一久，用化学铅笔写的字母渐渐模糊起来，很多字完全认不出来了，但是对阿克西妮亚来说，这并不困难：这封信她已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早就背熟啦。就是到后来，那张薄薄的信纸已经变成了碎片，阿克西妮亚也能不打磕巴地把信背到最后一行。

过了两个星期，伊莉妮奇娜觉得身体不大好。杜妮亚什卡正在忙着收打麦子，伊莉妮奇娜也不愿意叫她不去干活儿，但是自己已经不能做饭了。

“我今天起不了床啦。你自个儿好歹张罗吧，”她请求女儿说。

“您哪儿不舒服啊，妈妈？”

伊莉妮奇娜摩挲着自己旧上衣上的皱褶，眼睛也没抬，回答说：

“浑身都疼……好象五脏六腑全都打坏啦。从前，年轻的时候，你那去世的父亲一发脾气就动手打我……他那拳头象铁的一样……常打得我死人似的一个星期下不了床。我觉得现在正是那样：全身都疼，就象被打伤了一样……”

“是不是叫米哈伊尔去请个大夫呀？”

“请大夫干什么，不用治，我自己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伊莉妮奇娜真的好起来了，在院子里走走，但是傍晚又躺下了。她的脸略微有点儿肿，眼睛下面出现了肿囊。夜间，多次用手撑着，从垫得高高的枕头上抬起头来，她呼吸急促——憋得喘不过气来。后来呼吸困难的情况有所好转。她可以安静地仰面躺着了，甚至可以下床。在一种安静的，仿佛是与世隔绝和静止状态中度过了几天。她总想一个人单独待着，当阿克西妮亚来看望她的时候，她简单地回答问题，阿克西妮亚走了，她轻松地叹了口气。她高兴的是：孩子们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院子里玩，杜妮亚什卡也很少进来问东问西地麻烦她。她已经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安慰了。那种时刻已经到了，她非常需要单独一人来回忆一下自己一生中的许多往事。她半闭上眼睛，几个钟头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只是用那肿胀的手指摩挲着衣服的皱褶，这时，她整个的一生全都从她眼前映过。

使她惊讶的是，这一生竟是这么短促和贫乏，而且竟有那么多令人伤心和痛苦的事情，简直不愿去回忆了。不知道为什么她在回忆和思索时，想得最多的总是葛利高里，也许是因为从战争一开始，这些年来，她一直担心他的命运，而且现在使她与生活相联系着的也只因为有他的缘故。或者是因为对大儿子和丈夫的思念已经减弱，已经被时间抹掉，不过她对死去的人很少忆及，她觉得他们，那些死去的人都仿佛隐身在一片灰色的烟雾中。她很不情愿地想起了青年时代、自己的婚后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毫无意义，而且已经是那么遥远，既不能给她带来喜悦，也不会使她感到安慰。她在回忆过去，想起最近这几年的时候，觉得自己依然是个严以律己和纯洁的人。可是“小儿子”在她的记忆中却总是那么清晰，几乎是可以用手摸到。但是只要一想到他，她立刻就会听到自己加快了的心跳声。然后又感到气闷得厉害，她的脸色变青，于是她就神志不清地躺上半天，但是等呼吸情况一好转，就又思念起他来。她怎么能忘记自己的最后的一个儿子……

有一天，伊莉妮奇娜躺在内室。窗外闪耀着中午的阳光。南方天边耀眼的蔚蓝晴空中，被风卷起的、直立的白云在庄严地飘动。只有单调的、催人入睡的蝈蝈叫声划破了沉闷的寂静。室外紧靠窗下，有些半枯萎的胭脂菜，中间夹杂着些野燕麦和冰草还没有被太阳晒死，倒伏在墙基上，蝈蝈就在这些草丛里找到了安乐窝，不停地唱着歌。伊莉妮奇娜倾听着蝈蝈不息的鸣

声，闻到阵阵飘进内室来的、太阳蒸晒过的青草气味，眼前有一刹那，象在梦中一样，出现了一片太阳蒸晒着的八月的草原、金黄色的麦茬和笼罩着灰色轻雾的灼热的蓝天……

她清晰地看到在苦艾地上牧放的牛群，一辆搭着篷子的牛车，听见了蝈蝈颤抖的鸣声，闻到苦艾的甜蜜的苦味儿……也看到了自己……身材高大、年轻、美丽……她正急急忙忙地走向停车的地方。麦茬子在她脚下沙沙响着，扎疼了她光着的小腿肚子，热风吹干了脊背上的汗湿的、掖到裙子里的衬衣，火燎似的吹着她的脖子。她脸上泛起了红晕，因为血在往上涌，耳朵里嗡嗡地响着。她弯起一只胳膊，托着沉重的、鼓胀的、充满奶汁的乳房，一听见孩子的出不来气似的哭声，就加快了脚步，一面走，一面解开衬衣的领扣。

当她从挂在车上的摇篮里，把脸色黝黑的小葛利沙特卡抱出来的时候，她那被风吹干的嘴唇在颤抖、微笑。她用牙齿叼着被汗浸湿的贴身十字架带子，急忙把奶头塞给他，从咬紧的牙缝里嘟哝说：“我的亲爱的小儿子！小宝贝！妈妈把你饿坏啦……”而葛利沙特卡还是那样委屈地哭啼不止，顺着奶汁，用小牙齿咬得奶头生疼。葛利沙特卡年轻的、黑胡子的父亲正站在旁边磨镰刀。从垂下的睫毛下面她看见了他的笑容和笑眯眯的眼睛的蓝眼珠……她热得喘不过气来，汗珠从额角上流下来，弄得脸颊痒酥酥的，眼前的景物变得昏暗了，逐渐昏暗下去了……

她苏醒过来，用手在泪湿的脸上抹了抹，后来被强烈的气闷折腾得非常痛苦，时而陷入昏迷状态，就这样躺了很久。

入夜以后，等杜妮亚什卡和丈夫睡着了，她使出最后的一点儿力气，下了床，走到院子里去。很晚还在寻找失群的母牛的阿克西妮亚往家里走的时候，看见伊莉妮奇娜正摇摇晃晃、慢慢地迈脚步，往场院上走去。“她病得那样，为什么还要到那儿去呀？”阿克西妮亚觉得奇怪，便轻手轻脚地走到和麦列霍夫家的场院搭界的篱笆边去，朝场院看了看。圆月当空。从草原上吹来阵阵微风。草垛浓重的阴影投在石碾子轧平的、光滑的打谷场上。伊莉妮奇娜双手扶着篱笆站在那里，遥望着草原，遥望闪烁着割草的人们燃起的、象遥远的、高不可攀的星星一样的火堆的地方。阿克西妮亚清楚地看到了伊莉妮奇娜被蓝色的月光映照着的肿脸和从老人系的黑头巾下露出来的白发。

伊莉妮奇娜朝着朦胧的蓝色草原看了半天，然后低声、仿佛葛利高里就站在她身旁似的叫道：

“葛利申卡！我的亲爱的！”她停了一会儿，然后已经换了另外一种低沉、暗哑的声调喊：“我的心肝！……”

阿克西妮亚全身颤抖了一下，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悲伤和恐怖中，她急忙离开篱笆，往屋里走去。

这一夜，伊莉妮奇娜明白，自己很快就要死了，死神已经来到她的床头。黎明时分，她从箱子里拿出葛利高里的一件衬衣，叠好了，放到枕头底下：把咽气后人们要给自己穿的寿衣也准备好了。

清晨，杜妮亚什卡跟往常一样来看望母亲。伊莉妮奇娜从枕头底下拿出叠得整整齐齐的葛利高里的衬衣，默默地把它递给杜妮亚什卡。

“这是干什么？”杜妮亚什卡惊愕地问。

“这是葛利沙的衬衣……给你丈夫吧，叫他穿吧，他身上那件旧衬衣大

概已经被汗馥糟啦……”伊莉妮奇娜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杜妮亚什卡看见放在箱子上的母亲的黑裙子、衬衣和布面的靴子，——这一切都是给死人穿的，送他们去天堂的远路时给他们穿的，——她一看到这些东西，脸色立刻变得煞白。

“好妈妈，您为什么要预备寿衣呀？看在基督面上，快收起来吧！上帝保佑，您现在去想死的事情未免太早啦。”

“不，已经到时候啦……”伊莉妮奇娜低声说。“该轮到啦……葛利什卡回来以前，你要好好照料孩子……看来，我是等不到他啦……噢噫，我等不到啦！……”

伊莉妮奇娜为了不叫杜妮亚什卡看到她的眼泪，便把脸扭过去朝着墙，用手绢捂上。

三天以后，她死了。伊莉妮奇娜的同龄人给她洗过身子，穿上寿衣，停放在内室的桌子上。傍晚，阿克西妮亚来和死者告别。她在这位死去的小老太太的变得漂亮、严厉的脸上，几乎难于认出从前那位骄傲、勇敢的伊莉妮奇娜的面貌。阿克西妮亚用嘴唇去亲吻死人蜡黄、冰凉的额角，看见一绺她熟悉的、从白头巾里扎煞出来的、倔强的白头发和简直象青年人一样的小圆耳轮。

征得杜妮亚什卡的同意，阿克西妮亚把孩子们领到自己家里。她伺候孩子们吃了饭——他们被家里又死了一位亲人吓呆了，都不爱说话儿——让他们跟自己一块儿睡。一边搂着一个她心爱的人的安静下来的孩子，她体验到一种奇怪的感情，她小声地给他们讲起童年时听到的故事，想逗他们高兴高兴，使他们不去想死去的奶奶。她悄悄地拖着长腔把可怜的孤儿万纽什卡的故事讲到末尾：

天鹅呀，天鹅，
快拿雪白的翅膀，
把我带上，
把我带上，
把我带回
亲爱的故乡……

没等她把故事说完，已经听到孩子们的匀称的呼吸声了。米沙特卡躺在边上，把脸紧贴在她的肩膀上。阿克西妮亚小心地动了动肩膀，扶正了他的仰面躺着的脑袋，心里突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残酷的刀搅似的悲痛，使她的喉咙抽搐不止。她哭了起来，哭得哀怨、酸辛，浑身直哆嗦，但是她甚至连眼泪都不能擦，因为葛利高里的两个孩子睡在她臂上，她不愿意惊醒他们。

第四章

伊莉妮奇娜死了以后，科舍沃伊成了家里唯一的、全权的当家人，他本应更上心地着手重建家业，把日子过得更火红，但是实际却并非如此：米什卡一天比一天地不愿意干活了，常常离家外出，晚上在台阶上坐到很晚，坐在那里抽烟，想自己的什么心事。杜妮亚什卡当然不会不注意到丈夫心神的变化。她屡次惊奇地看到，从前一向干起活来不要命的米什卡，常突然无缘无故地扔下斧子或者刨子，坐到一旁去休息起来。在地里干活时也是这样，有一次是在播种黑麦，米什卡刚种了两垅，就把牛喝住，卷了一支烟，在地上坐着抽了半天烟，紧皱着眉头。

继承了父亲在实际生活中那股机灵劲儿的杜妮亚什卡担心地想：“他坚持不了多久……也许是有病，也许干脆就是在发懒。跟着这样的男人过日子可要倒大霉啦，你看他，就象是在给别人家干活似的；半天抽烟，半天搔痒痒，哪儿还有工夫干活儿……要不动声色地跟他谈谈，别惹他生气，否则，他要是以后还是这样吊儿郎当地干活，那么就别想把穷神从家里送出去啦……”

有一天，杜妮亚什卡小心翼翼地问：

“你怎么变成这样子啦，米沙，是不是生病啦？”

“哪儿有什么病呀！不生病已经够烦人的啦，”米什卡懊丧地回答说，然后赶着牛，跟在播种机后头走了起来。

杜妮亚什卡觉得再问下去就不合适了：教训丈夫——归根到底不是妇道人家的事儿。谈话也就这样结束了。

杜妮亚什卡猜错了。妨碍科舍沃伊象从前那样没命干活的唯一原因，是他心里在日益滋长着这样的念头，他觉得自己扎在老家安居乐业，未免有点儿太早了：“我搞起家业，实在太早啦，太性急啦……”米什卡在读地方报纸上的前线消息，或者在晚上听着复员回来的红军哥萨克谈天的时候，经常这样懊丧地想。但是最使他担心的是村子里人们的情绪：有些人公开地说，苏维埃政权到冬天就完蛋啦，说弗兰格尔已经师出道利亚，与马赫诺会合，正进逼罗斯托夫，新俄罗斯克有协约国的大批陆战队登陆……一个比一个更怪诞的谣言在村子里流传。从集中营和矿山回来的哥萨克，吃了一个夏天家里的舒服饭，已经都养得胖胖的，这些人的态度暧昧，夜里凑在一起喝烧酒，聊些自己的知心话，可是遇到米什卡，就故意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问：“你常看报吗，科舍沃伊，你谈谈把弗兰格尔打得怎么样啦，是不是快打垮啦？传说协约国又来进攻咱们啦，这是真呢，还是胡说八道？”

一个周末傍晚，普罗霍尔·济科夫来了。米什卡刚下地回来，正站在台阶下边洗脸。杜妮亚什卡用水罐给他浇水，笑嘻嘻地看着丈夫那晒得黝黑的瘦脖子。普罗霍尔向他们问候后，坐在台阶的下层的梯阶上问：

“你们没有听到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的什么消息吗？”

“没有，”杜妮亚什卡回答说。“他没有信来。”

“你很想念他啦？”米什卡擦完脸和手，板着脸瞅了普罗霍尔一眼，问。

普罗霍尔叹了口气，整理了一下衬衣的那只空袖子。

“那是自然的啦。一直是跟他在一起儿干嘛。”

“你们还想再去干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说的是去服役呀。”

“我们都已经服完役啦。”

“我还以为，你在急切地盼着他回来，好再去服役，”米什卡还是那样板着脸继续说。“再去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战争……”

“噢，你这可太不应该啦，米哈伊尔，”普罗霍尔委屈地说。

“怎么不应该？村子里流传的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我都听说啦。”

“难道我说过这种话吗？你在哪儿听到啦？”

“不是你，那就是象你和葛利高里这号人说的，这伙人总在盼望着‘自己人’回来呢。”

“我并不盼望这些‘自己人’回来，我认为，全都一样。”

“糟就糟在你认为全都一样。走，咱们进屋去吧，别生气，我是开玩笑哪。”

普罗霍尔很不情愿地走上台阶，跨进门廊的门限以后，说：

“老弟，你这玩笑开得可并不叫人高兴……把过去的事情忘掉吧。我已经补偿了过去干的事情啦……”

“过去的事情是不能全都忘掉的，”米什卡坐到桌边的时候，冷冷地说。“来，坐下，跟我们一起儿吃晚饭吧。”

“谢谢。当然不是什么都能忘掉的。譬如说吧，我的胳膊被砍掉了一只——我倒希望能忘掉，但是却很难忘掉，时时刻刻都会想到这件事儿。”

杜妮亚什卡正摆桌准备开饭，没看丈夫，问道：

“那么，照你的意思，凡是参加过白军的人，就永远得不到饶恕了吗？”

“那么你怎么想呢？”

“我是这样想，谁念旧恶，就该象俗话说的那样，挖掉他的眼睛。”

“哼，《圣经》上可能是这样写的，”米什卡冷冷他说。“可是，我认为，一个人应该永远要对自己干的事情负责。”

“苏维埃政府可没有这样说，”杜妮亚什卡低声说。

她本来不愿意当着外人的面跟丈夫争论，但是她很不满意米哈伊尔，她觉得他对普罗霍尔开的那个玩笑不很合适，还有他公开说出对哥哥的仇恨。

“苏维埃政府是对你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政府跟你根本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在白军中服过役的，要受到苏维埃法律的审判。”

“那么我也要受审判啦？”普罗霍尔很关心地问。

“你只不过是盲从罢了：就象小牛一样，吃饱了就到牛棚里去昏睡一气。法律不会追究一个传令兵的责任的，可是葛利高里要是回来了，那是要受审的。我们要追究他对叛乱应负的责任。”

“怎么，你要追究他的责任？”杜妮亚什卡眼睛一翻，把盛着牛奶的盘子放在桌子上，质问道。

“我也要追究，”米什卡镇静地回答说。

“这用不着你管。没有你，也会有人追究的。他在红军中服役，已经赢得对自己的宽恕……”

杜妮亚什卡语声战栗，她用手指头摸索着裙褶，在桌旁坐下。米什卡仿佛没有看到妻子的激动的神情，仍然那么镇静地继续说：

“我也很有兴趣去追究追究嘛。至于是不是宽恕他，那还要等着瞧……”

那还要看看他是否值得宽恕。他使我们的人流的血够多啦。还得称一称，看谁的血流得多一些。”

这是他和杜妮亚什卡婚后的第一次口角。厨房里是一片令人难堪的寂静。米什卡默默地喝着牛奶，偶尔用手巾擦擦嘴唇。普罗霍尔在吸烟，不时看看杜妮亚什卡。后来他就谈起农家的事儿来了。他又坐了半个钟头。临走前问：

“基里尔·格罗莫夫回来啦。你听说了吗？”

“没有。他从哪儿回来的？”

“从红军里回来。也在骑兵第一师。”

“就是他在马蒙托夫的部队里混过吧？”

“就是他。”

“是个勇猛的战士，”米什卡冷笑着说。

“什么勇猛呀！是头号的抢劫能手。干这种事，是他的拿手好戏。”

“人家说，他砍起俘虏来绝不留情。为了一双士兵皮靴就可以杀人，杀人——就为了穿那双皮靴。”

“有过这样的传说，”普罗霍尔肯定地说。

“对他也应该宽大吗？”米什卡婉转地问。“上帝说，要宽恕敌人并且还命令我们也要这样做，是不是？”

“可这怎么说呢……对他这样的人，又能怎么办呢？”

“哼，要是我来办的话……”米什卡眯缝起眼睛说。“要是我就这样办他，叫他连魂儿都没有了！他是逃不脱的。维申斯克有顿河的肃反委员会，委员会会惩罚他的。”

普罗霍尔笑了笑说：

“俗话说得好，山河易改，禀性难移。他就是从红军中回来，照样带回很多抢来的财物。他老婆还对我的婆娘吹牛呢，说给她带回一件什么女大衣，还有很多件衣服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他是在马斯拉克旅服役，他就从那儿回家来的。一定是开小差回来的，还把武器带回来了呢。”

“什么武器？”米什卡关心地问。

“那还要问：一支锯短的马枪，哼，一支手枪，也许，还有别的。”

“他到苏维埃去登记过吗，你不知道？”

普罗霍尔大笑一声，挥了挥手说：

“你就是用套索也休想把他拉去！依我看，他是在逃跑。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就要从家里逃掉。这个基里尔，从各方面来看，他是还想打仗的，可是你倒怪罪起我来啦。不，老弟，我已经打够了，这种美味我已经吃够啦，吃得顶到嗓子眼儿啦。”

普罗霍尔很快就走了。不久，米什卡也到院子里去了。杜妮亚什卡照料孩子们吃过饭，刚要睡觉，米什卡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件什么东西，用麻袋裹着。

“你滚到哪儿去啦？”杜妮亚什卡很不温存地问。

“我拿我的嫁妆去啦，”米什卡温顺地笑着说。

他把一支细心包装的步枪和一个鼓鼓囊囊、装满子弹的盒子打开，还有一支手枪和两枚手榴弹。把这一切都摆在板凳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煤油倒进一个小碟儿。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杜妮亚什卡动了一下眉毛，指着武器问。

“这是我的，从前线带回来的。”

“你把它们藏在哪儿啦？”

“不管藏在哪儿来，看我保存得多好。”

“好啊，原来你是个这么隐蔽的人……什么也不说。连老婆都瞒着？”

米什卡故意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笑嘻嘻地，明显地结巴说：

“干吗你要过问这些事情啊，杜纽什卡？这不是老娘儿们家的事情。就让它——这份财产呆在那儿吧，姑奶奶，把它放在家里是有用的。”

“那你把它们拿到屋子里来干什么？你已经成了通晓法律的人了，你什么都知道……你这么干为啥就不犯法呢？”

米什卡立即神色严肃起来，说：

“你这个傻丫头！基留什卡·格罗莫夫带回武器——这对苏维埃政权是有害的，可是我带回来，——这除了对苏维埃政权有利以外，别的什么事也不会有。你明白吗？我犯什么法呀？天晓得，你在瞎说些什么，快躺下睡吧！”

他认为，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唯一正确的：如果白军的余党带着武器回来了，那他就得提高警惕。他仔细地把步枪和手枪擦好，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就步行到维申斯克去了。

杜妮亚什卡给他往袋子里装着干粮，懊丧、伤心地叹道：

“你什么事儿都瞒着我！你哪管告诉我一声，你要去多久，去干什么也好呀！这过的是什么鬼日子啊！人要走啦，可从他嘴里连一句话也问不出来！……你是我的丈夫，还是个姘头呀？”

“我到维申斯克去，到医务委员会去，我还能对你说什么呢？等我回来，你就全都知道啦。”

米什卡一手扶着袋子，下到顿河边去，坐上小船，快速向对岸划去。

在维申斯克医务委员会检查过后，医生简短地对米什卡说：

“亲爱的同志，您不能参加红军部队啦。疟疾把您的身体折腾得太虚弱。您应该好好治病，否则就要糟糕啦。红军不需要象您这样的战士。”

“那红军需要什么样的战士呢？我当了两年红军战士，现在倒变成不需要的人啦？”

“红军需要的首先是身体强健的人。只要您的身体好起来——部队当然也欢迎您啦。请您拿着这张药方，到药房里去领奎宁去吧。”

“原来是这样，我全明白啦。”科舍沃伊往头上套着军便服，就象把马套往一匹倔强的马脖子上套似的，怎么也不能把脑袋套进领口里，而裤子扣则是到街上才扣上，然后就直奔区党委会去了。

……米什卡回到鞑靼村的时候，已经是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了。他匆匆跟妻子问候过后，说：

“哼，现在咱们走着瞧吧！”

“你这指的是什么呀？”杜妮亚什卡惊奇地问。

“还是说的那件事儿呀。”

“说的是什么事儿？”

“我被任命为主席啦。明白了吗？”

杜纽什卡也是叶芙多基亚的爱称。

基留什卡是基里尔的小名。

杜妮亚什卡伤心地拍了一下手。她想要说些什么，但是米什卡根本不想听，他对着镜子整整扎在褪色的军便服上的皮带，就到村苏维埃去了。

从冬天起，米赫耶夫老头子就当了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眼花耳聋，这个职务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一听说科舍沃伊来接他的班啦，真是喜出望外。

“我的小雄鹰响，哪，这是些文件，这是村苏维埃的公章，看在基督面上，你收下吧，”他画着十字，搓着手，从心里高兴地说。“我已经八十多岁啦，从来就没有当过官，可是到老啦倒走起官运来啦……这完全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哪儿干得了啊！我看不清，听不见……到了祷告上帝让我上天堂的时候啦，却派我当起主席……”

米什卡把镇革命军事委员会发来的指示和命令匆匆翻了一遍，问道：

“秘书在哪儿？”

“什么？”

“唉，真见鬼。我说，秘书在哪儿呀？”

“秘书吗？回家种大麦去啦。他，这个该天打五雷轰的家伙，一星期才来这儿一趟。有时候镇上送来文件，需要念念，可是你就是带着狗也找不到他。这样一来，有时候很重要的文件都压在那里，多少日子连念也没有念念。我那点文化实在可怜得很，唉，可怜得很！费很大劲才能签个名字，根本不会念，我只会盖公章……”

科舍沃伊扬起眉毛，打量着革命委员会破旧的屋子，唯一的装饰品就是墙上那幅尽是苍蝇屎的旧标语。

老头子由于突然摆脱了主席职务，高兴得不得了，甚至想开开玩笑了：他把包在一块布里的公章交给科舍沃伊的时候说：

“那，给你，这是村苏维埃的全部家当，没有钱，至于村长的权杖，苏维埃政权时代已经不许用了。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把我老头子用的拐杖献给你。”他张开没有牙齿的嘴笑着，把被手巴掌磨得锃亮的白蜡木棍子递过来。

但是科舍沃伊无心玩笑。他又把寒酸的、破旧不堪的革命委员会的屋子打量了一番，皱起眉头，叹了口气说：

“老爹，现在我们就算交接完毕啦。你可以离开这儿，回到你壮实的老太婆那儿去啦。”还用富于表情的眼睛朝门口示意了一下。

然后他在桌边落坐，大叉开两肘，咬紧牙关，把下巴额伸向前去，一个人独坐了半天。我的上帝，我一头扎到地里这段时间，变成什么样的昏蛋啦，头也不抬，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米什卡痛恨自己和周围的一切，从桌边站起来，整理了一下军便服，望着空屋子，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道：

“宝贝儿们，现在我要叫你们看看苏维埃政权的厉害！”

他紧紧地关上门，挂上门帘儿，穿过广场，往家里走去。在教堂附近遇上了奥博尼佐夫家的一个半大孩子，随便朝那个小家伙点了点头，就走过去了，但是突然灵机一动，转回身来，喊：

“喂，安德留什卡！你等等，过来！”

浅色头发、腼腆的小家伙默默地来到他眼前。米什卡象跟成年人打交道一样，把手伸给他，问：

“你上哪儿去啦？上河对岸去了？啊，啊，那么说是去玩儿啦？办事儿

去的？来，我想问问你：你好象读过高小吧？读过吗？好极啦。那么办公室工作会吗？”

“什么办公室工作？”

“喏，普通办公室工作。就是收收发发文件什么的，你会吗？”

“你说的是什么呀，科舍沃伊同志？”

“噢，我说的是平常的各种文件。这你知道吗？好，有发出去的文件，还有其他各种文件。”米什卡含糊不清地弯动了一下手指头，没有等到回答，就断然地说：“如果你不会也不要紧，将来可以学会嘛。我现在是村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你是一个有文化的小伙子，我派你当秘书。你现在就到革命委员会的房子里去，到那儿去看守公文案卷，都堆在桌上哪，我很快就回来，明白了吗？”

“科舍沃伊同志！”

米什卡挥了挥手，不耐烦地说：

“这我们以后再谈，你去执行任务吧。”他缓慢地、从容不迫沿街走去。

他在家换上了一条新裤子，把手枪塞到口袋里，照着镜子戴制帽的时候，对妻子说：

“我到附近去办点事儿。如果有人来问主席在哪儿，你就说很快就回来。”

当主席，就得有点儿主席的派头儿……米什卡威风凛凛地迈着四方步；他的步法是那么特别，以至村子里有人遇到他就不禁停下脚步，含笑注视着他的后影。普罗霍尔·济科夫在胡同里遇到他，玩笑地装出恭敬样子，退到篱笆边下，问道：

“你这是干什么呀，米哈伊尔？在平常的日子把好行头全都穿上，走起来，就象是参加检阅似的……是不是又要求婚去呀？”

“差不多吧，”米什卡紧闭双唇，意味深长地回答。

在格罗莫夫家的大门口，他一面走，一面伸手到口袋里去掏烟荷包，目光炯炯地打量了一下宽敞的院子、院子里的一些房子和家宅的窗户。

基里尔·格罗莫夫的母亲刚好从门廊里走出来。她身子往后仰着，手里端着一盆切成小块的倭瓜。米什卡恭敬地跟她寒暄过后，便走上了台阶。

“基里尔在家吗，大婶子？”

“在家，在家，请进吧，”老太婆给让着路说。

米什卡走进黑乎乎的门洞，在昏暗中摸索着门把手。

基里尔亲自来给他开开通到内室的门，往后退了一步。他的脸刮得光光的，满面堆笑，略有醉意，用迅疾、审视的眼光扫了米什卡一眼，从容不迫地招呼说：

“又来了个当兵的！请进，科舍沃伊，请坐，你是贵客临门哪。我们正在这儿小小地喝点儿……”

“真是佳肴美酒，盛筵招待，”米什卡打量着座上的客人，握了握主人的手。

他来得太不是时候了。一个米什卡不认识的、宽肩膀的哥萨克，歪着身子坐在上座，迅速、疑问地看了基里尔一眼，推开了酒杯。坐在桌子对面的阿赫瓦特金·谢苗，是科尔舒诺夫家的一个远亲，他一看见米哈伊尔，就皱起眉头，把视线移开了。

主人请米什卡就座。

“谢谢你的盛意。”

“不，你请坐吧，不要辜负大家的好意，跟我们一起喝一杯。”

米什卡坐到桌边，从主人手里接过一杯烧酒，点了点头说：

“祝你平安回家来，基里尔·伊万诺维奇！”

“谢谢你。你早就复员了吗？”

“早就复员啦。已经安好家啦。”

“听说你又是安家立业，又是娶亲，是吗？那你还装什么蒜呀？来，多喝几杯吧！”

“我不想再喝啦。我来找你有点儿事儿。”

“这可不行！你别胡闹！我今天不谈正事。今天我要跟朋友们痛饮一场。如果你有事儿，那就请明天再来吧。”

米什卡从桌边站起来，很镇静地笑着说：

“事情嘛，小事一桩，可是不能拖延。咱们到外边去谈吧。”

基里尔抚摸着精心卷起的小黑胡子，沉默了片刻，然后站了起来。

“就在这儿谈谈可以吗？咱们为什么要扫大家的兴呢？”

“不，咱们还是出去谈吧，”米什卡很沉着，但是坚持地要求说。

“你就跟他出去吧，有什么可说的呀？”那个米哈伊尔不认识的、宽肩膀的哥萨克说。

基里尔很不情愿地走进厨房。对正在炉坑前忙活的妻子说：

“你出去一下，卡捷琳娜！”然后，往长板凳上一坐，冷冷地问：“什么事儿？”

“你在家住了多少天啦？”

“怎么？”

“我问你，在家住了几天啦？”

“大概是第四天啦。”

“到革命委员会去过吗？”

“还没有去过。”

“你要去维申斯克军事革命委员会吗？”

“你问这些干什么？你是有事情来的，那就谈事情吧。”

“我就是在谈事情呀。”

“那就见你的鬼去吧！你算是哪棵葱，我要向你汇报呀？”

“我是村革命委员会主席。请把部队的证明文件给我看看。”

“原来是这样！”基里尔拉着长声说，用锐利、清醒过来的眼睛盯着米哈伊尔的眼珠儿看了一眼。“原来是为了这个！”

“就是为了这个。把证件拿出来看看吧！”

“我今天就到苏维埃去，我会带去的。”

“现在就拿来看看！”

“我不记得把文件放到什么地方去啦。”

“去找找。”

“不行，现在我不能找。你回家去吧，米哈伊尔，免得吵闹。”

“我跟你没有什么可吵闹的……”米哈伊尔一只手伸进右面的口袋里，命令说，“穿上衣服！”

“算啦吧，米哈伊尔！你最好不要惹我……”

“咱们走吧，我对你说哪！”

“上哪儿去？”

“上革命委员会去。”

“我可不怎么想去。”基里尔脸色变得煞白，但是还嘲讽地微笑着说。米什卡往左面一歪身子，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扳起机头。

“你走不走？”他小声问。

基里尔一声不响地往内室迈了一步，但是米什卡拦住了他的去路，用眼睛朝门洞的门示意。

“弟兄们！”基里尔故意装得从容不迫地喊。“我好象是被逮捕啦！不必等我啦，你们自己在这儿喝吧！”

内室的门哗地一声敞开了。阿赫瓦特金正要迈门限，一看到正瞄着他的手枪，立刻就躲到门框后面去了。

“走，”米什卡命令基里尔说。

基里尔晃悠悠往门口走去，懒洋洋地抓住门把，突然一蹿，跃出了门洞，猛地把外边的门关上，跳下台阶。在他弯着腰，穿过院子向果园里跑的时候，米什卡朝他打了两枪，但是没有打中。米什卡大叉开腿，把手枪放在弯起的左胳膊肘上，仔细地瞄准。第三枪响过以后，基里尔好象踉跄了一下，但是站稳了以后，轻捷地跳过了篱笆。米什卡跑下了台阶。他身后响起了从屋子里发出的单调、断续的步枪射击声。子弹打在前面板棚的白墙上，打下了一块墙皮，啪一声，地上落了一片灰色的石头碴子。

基里尔很轻捷、迅速地跑去。他那弯着的身影在苹果树的绿荫下闪动。科舍沃伊跃过篱笆，摔倒在地，就趴在地上，朝逃跑的人开了两枪，然后转过脸去，看屋子里的动静。外边的门已经大敞开。基里尔的母亲正站在台阶上，用手巴掌搭在眼睛上，在向果园里眺望。“应该什么话都不说，当场把他打死！”米什卡迟钝地想。他在篱笆下面又躺了几分钟，不断地观察着房子，不紧不慢地、机械地往下撑着粘在膝盖上的烂泥，然后站起来，困难地爬过篱笆，放下机头，朝屋子里走去。

第五章

阿赫瓦特金和那个科舍沃伊在格罗莫夫家看到的、不认识的哥萨克，都跟基里尔·格罗莫夫一起逃走了。夜里又有两个哥萨克逃离了村子。一个顿河肃反委员会的工作队从维申斯克来到鞑靼村，逮捕了四个从部队回来、然而没有证明文件的哥萨克，把他们送到维申斯克的惩罚连里去。

科舍沃伊整天地待在革命委员会里，傍晚才回家，把上好子弹的步枪放在床头，手枪塞在枕头底下，睡觉连衣服也不脱。跟基里尔的事情发生后第三天，他对杜妮亚什卡说：

“咱们到门洞里去睡吧。”

“这是为什么？”杜妮亚什卡惊讶地问。

“他们会朝窗户开枪的。咱们的床正好在窗前。”

杜妮亚什卡默默地把床搬到门洞里去，晚上却问：

“怎么，咱们就象兔子似的这样过下去吗？到冬天咱们也这样蜷在门洞里？”

“到冬天还早得很呢，现在暂时只好这样了。”

“这‘暂时’要到什么时候才了呀？”

“到我把基留什卡打死为止。”

“他才不会伸出脑袋来叫你打呢！”

“到时候会伸出来的，”米什卡很有把握地回答说。

但是他的打算落空了：基里尔·格罗莫夫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躲到顿河对岸的什么地方去了，一听说马赫诺的队伍已经逼近，就又回到顿河右岸来，奔到克拉斯诺库特斯克镇去，传说，马赫诺匪帮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那里。夜里，基里尔有时回村子里来，偶然在街上遇到普罗霍尔·济科夫，叫他转告科舍沃伊，说格罗莫夫问候他，并请他等候着客人光临。第二天早晨，普罗霍尔把怎么遇到了格罗莫夫以及跟他的谈话都告诉了米什卡。

“好吧，请他来吧。头一次逃掉了，下一次可就逃不掉啦。他教育了我，使我懂得了应该怎样对付他们这些家伙，在这一点上，我是应该感谢他的，”米什卡听完普罗霍尔的话以后说。

马赫诺的确来到顿河上游军区境内。在孔科沃村附近，经过短促的战斗，打垮了从维申斯克派去截击他的一个步兵营，但是并没有进军到本区的中心市镇来，而是向米列罗沃车站方面开去，在米列罗沃车站北边一点越过铁路线，向斯塔罗别尔斯克方面窜去。特别积极的白卫军哥萨克都投奔到他的队伍里去了，不过大多数哥萨克都留在家里，作壁上观。

科舍沃伊仍旧是十分警惕地过着日子，留意地观察着村子里发生的一切。可是鞑靼村的生活实在很不美满。哥萨克们由于不得不忍受种种生活必需品的匮乏，而大骂苏维埃政权。不久前在一个小杂货铺子的基础上建立的统一消费合作社里，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肥皂、糖、盐、煤油、火柴、烟丝和车轴油——所有这些头等重要的生活日用品全都没有，空货架子上只是可怜地摆着些昂贵的阿斯莫洛夫工厂的香烟和一些小五金商品，这些东西一个月也遇不上个买主。

没有煤油，夜里就只好在碟子上倒些炼过的牛油、猪油或者羊油来照明。没有烟丝，就抽自己家种的叶子烟。没有火柴，所以火石和铁匠匆忙打出的火镰得以风行一时。为了容易点燃，人们把火绒跟向日葵茎灰一起放在

开水里煎熬后晒干，但是由于不习惯，取火还是非常困难。有好几次，米什卡黄昏时候从革命委员会回来，看见几个烟鬼在胡同里围成一圈，在齐心协力地用火石打火，低声咒骂着，嘟哝着：“苏维埃政权，给火吧！”最后，总算有一个人打出的火星落在干火绒上，燃了起来，于是大家就一起儿吹起冒烟的火绒来，抽着烟，一声不响地蹲下去，就交谈起新闻来。卷烟的纸也没有了，教堂更房里保存的出生、死亡登记册全被拿光了，等把这些东西也都用完了，家家户户把什么纸张都用来卷烟，连孩子的旧教科书和老头子的《圣经》也都用上了。

普罗霍尔·济科夫时常到麦列霍夫家的老宅里来，从米哈伊尔那里弄些卷烟用的纸，伤心地诉苦说：

“我老婆的箱盖子上糊了些旧报纸——我都撕下来卷烟抽啦。有本《新约》，这么神圣的书——也抽掉啦。《旧约》也抽掉啦。这些圣徒们写的新旧约未免太少啦……我老婆有本生死簿，上面记着她所有亲属的名字，活着的和死去的，——我也给抽掉啦。怎么，现在叫我用白菜叶子卷烟抽，还是把牛蒡叶子晒干当纸用呢？不，米哈伊尔，不管怎样，请你给我张报纸吧。我不抽烟是不行的。在德国战场上，我有时拿自己的一分面包去换了八分之一磅烟丝。”

这年秋天，鞑靼村的日子过得很不美满……车辆的轮轴上因为没有上油走起来就吱扭吱扭地响得厉害，马套和皮靴子因为没有焦油干裂了，但是最使人难熬的是没有盐吃。鞑靼村的人们在维申斯克用几只肥羊才换了五磅食盐，一路咒骂着苏维埃政权和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回到家里。这该死的食盐可没叫米哈伊尔少吃苦头……有一天，有几个老头子来到村苏维埃。他们彬彬有礼地向主席问候后，摘下帽子，在长板凳上落座。

“没有盐啦，主席老爷，”一位老头子说。

“现在没有老爷啦，”米什卡纠正说。

“请你原谅，这都是因为叫习惯啦……没有老爷嘛是可以过日子的，可是没有盐可不成。”

“诸位老人家，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呀？”

“你是主席，请你想想办法，叫他们运盐来。不能用牛车从马内奇运盐来呀。”

“我把这个问题报告区上啦。那儿了解这种情况。他们很快就会运来的。”

“远水救不得近火啊，”一个老头子眼看着地说。

米什卡发火了，从桌子边站起来。气得满脸通红，把衣服口袋翻过来说：

“我也没有盐呀。你们看见吗？我身上也没有带着盐，也不能从手指头上给你们嘬出盐来。明白吗，诸位老人家？”

“可这盐都跑到哪儿去啦？”沉默了一会儿以后，独眼老头子丘马科夫用那只独眼惊奇地打量着大家说。“从前旧政权统治的时候，从来也没有人谈论盐的事情，到处都堆积如山，可是现在连一小撮都弄不到……”

“我们的政权对这个问题是不负任何责任的，”米什卡已经镇静下来，说。“有一个政权要对这个问题负责：那就是你们从前的士官生政权！就是这个政权造成了这样的困难的局面，就连运盐的工具也没有啦！所有的铁路都被破坏，车辆——也一样……”

米什卡给老头子们讲了半天，讲白军撤退时如何破坏国家的财产、炸毁工厂，烧掉仓库。这些情况，有的是他打仗的时候亲眼看见的，有些是听人家说的，其余的则仅仅是为了减轻对亲爱的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满腔热情地杜撰出来的。为了保护这个政权免遭责难，他毫无恶意漫天说谎，振振有词，而心里却在想：“对一群坏蛋说些谎话，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反正他们还是坏蛋一群，他们也不会因此受到什么损失，可对我们却大有好处……”

“……你们以为，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家伙——是手指头捏的泥人哪？他们可不是傻瓜！他们把全俄罗斯储存的糖和盐，足有好几万普特，都搜刮去了，早就运到克里米亚去啦，然后在那儿装上轮船——运到外国去卖掉。”米什卡眼睛里闪闪发光地说。

“难道说他们连车轴油也都运走啦？”独眼龙丘马科夫将信将疑地问。

“老大爷，你以为他们会留给你吗？你也和全体劳动人民一样，现在对他们毫无用场。就是车轴油他们也找得到买主！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就会把什么东西都统统带走，好把这儿的老百姓全都饿死。”

“这当然是对的啦！”一个老头子同意说。“财主——都是吸血鬼。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人越是有钱，就越贪心。第一次撤退的时候，维申斯克有个商人把什么东西都装上大车，什么都带走了，连根线也没有剩下，这时候红军已经离得很近啦，可是他仍然还没有把大车赶出院子，还在穿着大皮袄，在屋子里跑来跑去，用钳子在墙上拔钉子哪。他说：‘我连钉子也不愿意留给他们这些该死的家伙！’所以他们连车轴油都带走，这一点儿也不稀奇。”

“那么说，我们就永远没有盐吃啦？”最后马克萨耶夫老头子和善地问。

“我们工人阶级很快就会重新挖出盐来啦，现在嘛，可以派大车到马内奇去运，”米什卡从旁小心地建议说。

“大家都不愿意上那儿去。那儿有加尔梅克人捣蛋，他们不让到湖上去捞盐，还要把牛抢走。我的一个朋友只拿着一根鞭子从那儿跑回来啦。夜里，在韦利科克尼亚热斯克附近来了三个武装的加尔梅克人，把牛赶走了，还指着他的喉咙说：‘你这家伙，别废话，不然叫你不得好死……’所以现在谁还敢上那儿去呀！”

“那就只好等着啦，”丘马科夫叹了口气说。

米什卡好歹总算把老头子们应付过去啦，但是在家里，却又为了盐跟杜妮亚什卡大吵一场。总地来说，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已经出现了裂痕……

这是从他当着普罗霍尔的面谈起葛利高里令人难忘的一天开始的，这几句话她从此就耿耿于怀。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米什卡说：

“女主人，你的菜汤没有放盐哪。你是不是认为淡了，还可以再加盐，咸了就只能挨打了呢？”

“在这个政权下是不会做咸了的。你知道咱们家还有多少盐吗？”

“还有多少？”

“两把。”

“这太糟啦，”米什卡唉声叹气地说。

“人家会过日子的人夏天里就到马内奇去运盐啦，可是你总是没有工夫去想这些事儿，”杜妮亚什卡用责备的口气说。

“我拿什么去运呀？刚出嫁头一年，就把你套在车上真有点儿不好意思，可是牛又不顶用……”

“你先把你的玩笑收起来吧！等你吃到没盐的汤菜的时候再开吧！”

“你这是为什么要对我大发脾气呀？说实在的，我从哪儿给你弄盐来呢？你们这些妇道人家都是些这号的人……我如果能吐出盐来，我一定吐点儿给你们。如果没有这该死的盐，那我又有办法呢？”

“人家都用牛去马内奇运。现在人家盐也有啦，什么都有啦，可是咱们只好吃又淡又酸的玩意儿……”

“杜妮亚，咱们凑付着熬过去吧。大概很快就会运盐来的。咱们国家盐不是多得很吗？”

“你们什么都多得很。”

“这个‘你们’是指的谁呀？”

“红党呀。”

“那你是什么人呢？”

“就是你看到的这样的人呗。整天家吹呀，吹呀：‘我们什么东西都会多得很哪，我们大家都要过平等、富裕的生活……’看你们有多富裕啊：菜汤里连盐都没得放啦！”

米什卡惊骇地看了妻子一眼，脸立刻变得煞白。

“你这是怎么啦，杜妮亚哈？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难道可以这样说吗？”

但是杜妮亚什卡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她又气又恨，脸色煞白，大声叫喊，继续说：

“难道能这样过下去吗？你瞪什么眼呀？主席，你知道，没有盐吃，人们的牙龈都肿起来啦？你知道，人们在拿什么东西当盐吃吗？他们跑到碱地里去挖土，或者跑到涅恰耶夫古垒后面去掘碱土，把这种土放到菜汤里……这些事儿你听说了吗？”

“你等等，你别大呼小叫的，我听说啦……下文呢？”

杜妮亚什卡拍了一下手。

“还用什么下文呀？”

“这总得凑付着熬过去呀？”

“好啊，你就去熬吧！”

“我是可以熬下去的，可是你……你的麦列霍夫家的本性全都暴露出来啦……”

“什么本性？”

“反动本性，就是这种本性！”米什卡低沉他说，然后从桌边站了起来。他没有抬起头来看妻子，眼睛看着地，嘴唇轻轻地哆嗦着说：“如果你再这样说一回——咱们就散伙，你要记着这一点！你说的全是敌人说的话……”

杜妮亚什卡还想说些什么来反驳他，但是米什卡斜睨了她一眼，举起拳头来。

“住口！……”他压低声音说。

杜妮亚什卡毫无惧色，露着不能掩饰的好奇神情，仔细打量着他，过了一会，泰然、喜悦地说：

“好啦。去它的吧，鬼叫咱们谈起这些话啦……没有盐咱们也能熬过

去！”她沉默了一会儿，莞尔一笑（这是米什卡最喜欢看的），说：“别生气啦，米沙！如果对我们娘儿们家什么事都生气，那就气不过来啦。我们头脑糊涂，什么没有道理的话不说啊……你是想喝点儿果汁呢，还是给你端酸奶来呀？”

别看还很年轻，杜妮亚什卡却已经有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很懂得在夫妻争吵时，什么时候可以针锋相对，什么时候应该妥协让步……

这次口角后的两个星期，葛利高里寄来一封家信。说他在跟弗兰格尔作战的前线受了伤，说这次伤愈后，很可能要复员啦。杜妮亚什卡把信的内容告诉了丈夫，小心翼翼地问：

“他要回家来，米沙，那时候我们怎么个过法呀？”

“咱们搬到我家去住。叫他一个人在这儿住吧。把财产分开。”

“咱们跟他同住是不行的。从各方面看，他是要把阿克西妮亚领来的。”

“就是可以同住的话，反正我也不能跟你哥哥住在一座房子里，”米什卡断然声明说。

杜妮亚什卡不解地扬起了双眉。

“这是为什么，米沙？”

“这你是知道的呀。”

“这是——因为他在白军中服过役？”

“对，对，就是为了这个。”

“你不喜欢他……可是你和他本来是好朋友呀！”

“我干吗要喜欢他呀！从前是朋友，可是我们的友情已经完啦。”

杜妮亚什卡在那里纺线。纺车有节奏地呜呜响着。纺线断了。杜妮亚什卡用手巴掌扶住纺车的轮缘，——捻着断线，没有抬眼看丈夫，问道：

“如果他回来的话，为他参加过哥萨克叛乱部队会怎么样？”

“要受审。要到法庭受审。”

“象他这样能判什么罪？”

“哼，这我可说不好，我又不是法官。”

“会判处枪决吗？”

米什卡朝米沙特卡和波柳什卡睡的床上看了看，倾听了一会儿他们平匀的呼吸声，——放低声音，回答说：

“可能。”

杜妮亚什卡再也没有问什么。第二天早晨，她挤完牛奶，就到阿克西妮亚家去了。

“葛利沙很快就要回来啦，我特意来叫你高兴高兴。”

阿克西妮亚默默地把盛着水的铁锅放在炉台上，双手紧按在胸前。杜妮亚什卡看着她那绯红的脸说：

“你别太高兴啦。我们那口子说，他是逃不了吃官司的。至于判他什么罪——只有天知道啦。”

阿克西妮亚的湿润的、容光焕发的眼睛里，霎时间露出了恐怖的神情。

“为什么？”她生硬地问，一直还不能把嘴唇上的笑容抹去。

“为了暴动，为了一切的事情。”

“胡说！不会审判他的。你的米哈伊尔什么都不懂，别假充阴白人啦！”

“也许不会审判他，”杜妮亚什卡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压下一声叹息，说：“他恨我哥哥……因此我心里非常难过——又不能说出来！我是那么可怜我哥哥！他又受了伤……看，他的生活多不顺心……”

“只要他能回来就好：我们可以带着孩子逃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阿克西妮亚激动地说。

阿克西妮亚不知道为什么把头巾摘了下来，又蒙上去，毫无目的地倒动着板凳上的碗盘，怎么也不能控制自己异常激动的心情。

杜妮亚什卡看到阿克西妮亚的手在哆嗦，坐到板凳上，开始抚摸起膝盖上旧围裙子的皱褶。

仿佛有什么东西涌上杜妮亚什卡喉头。她想独自一人大哭一场。

“妈妈没能等到他……”她悄悄说。“好，我走啦。得回家生炉子啦。”

在门廊里阿克西妮亚慌慌张张、笨拙地亲了亲她的脖子，又抓起她的手吻了吻。

“高兴吗？”杜妮亚什卡语不成声地悄悄问。

“有一点儿、一点点儿……”阿克西妮亚回答说，想借玩笑和颤抖的微笑来掩饰盈眶的热泪。

第六章

在米列罗沃车站，因为葛利高里是复员的红军指挥员，所以给他派了一辆大车。回家的路上，他在每个乌克兰小村里都要换一次马，一昼夜的工夫已经赶到了顿河上游军区的边界了。在第一个哥萨克村庄里，村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个不久前才从红军部队回乡的青年战士——对他说：

“指挥员同志，您非得坐牛车走不可啦。我们全村只剩了一匹马，而且连这匹马也还是用三条腿走路。所有的马都在撤退的时候扔在库班啦。”

“是不是可以就用这匹马把我送到家呢？”葛利高里手指头敲着桌子，用探询的目光盯着这位善于交际的主席的欢快的眼睛问。

“那您就到不了家啦。您就是走上一个星期也到不了家！您放心吧，我们的牛好极啦，是擅长走路的，而且反正我们要派一辆大车到维申斯克去送电话线，因为这场仗打完以后，电线都堆在我们这儿啦；您在路上也用不着换车了，一直把您送到家。”主席眯缝起左眼，笑着、狡狴地挤着眼睛，补充说：“我们给您几头最好的牛，而且派一位年轻的寡妇给您赶车……我们这儿有这么位活宝，你就是做梦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啦！您坐她的车，不知不觉地就到家啦。我自个儿当过兵——我什么都明白，了解诸如此类的军人的需要……”

葛利高里默不作声地在脑子里反复思考着：在这里坐等顺路的车——是愚蠢的，走回家去——路又太远。只好同意坐牛车走啦。

过了一个钟头，大车来了。破旧牛车的轮子吱扭吱扭地叫着，后车缘上的栏杆已经没有了，只剩下几根残柱，乱七八糟地堆着的干草一团团地耷拉在车外。“打仗打成什么样子啦！”葛利高里厌恶地看着这辆破车，心里想道。赶车的女人摇晃着鞭子，走在车旁边。她的确长得很漂亮，身段匀称。只有两只大得跟身段很不相称的、鼓胀的乳房稍稍破坏了她的体形，还有圆下巴颏上的一道斜疤痕给脸上添了一种品行不端的印记，好象使年轻红艳黝黑的脸显得苍老了许多，鼻梁附近有一片象小米粒似的金色的雀斑。

她整理着头巾，眯缝起眼睛，仔细打量了一番葛利高里问：

“就是送你吗？”

葛利高里从台阶上站起来，掩好军大衣。

“是送我。装好电线了吗？”

“我这个倒了八辈霉的人给他们装电线？”哥萨克女人大声叫嚷道。

“天天给他们赶车，天天为他们干活儿！怎么，我是这样的人吗？叫他们自个儿装吧，不然，我就赶空车走！”

她把几轴电线装到车上，大声地、但是并没有什么恶意地跟主席相骂着，偶尔朝葛利高里投去审视的目光。主席一直满面堆笑，从心里高兴地看着这位年轻的寡妇。有时朝葛利高里挤挤眼，好象是在说：“你看我们这儿的女人有多漂亮！可是你却不相信！”

村外是一片褐色的、枯萎的、秋天的一直伸向远方的草原。从田地飘来灰色的浮动的烟雾，横过了大道。耕地的人正在烧盐——把干枯、丛生的黄鼠狼花和开完花的多纤维的无伤草烧成灰，从灰里滤盐。烟味激起葛利高里忧伤的回忆：从前，他葛利高里也曾经在静穆的秋天的草原上耕过地，夜里仰望着星光闪烁的黑洞洞的夜空，听着高天飞过的雁群的鸣声……他心情激动地在干草上翻腾着，从旁看着赶车的女人。

“你多大岁数啦，大嫂子？”

“快六十岁啦，”她的眼睛笑眯眯地瞟着，卖弄风情地回答说。

“不，不开玩笑。”

“二十一岁。”

“守寡啦？”

“守寡啦。”

“男人哪？”

“阵亡啦。”

“很久了吗？”

“一年多了。”

“是参加暴动时牺牲的吗？”

“暴动以后，秋来以前。”

“那，你过得怎么样啊？”

“凑付着过呗。”

“寂寞吗？”

她仔细地看了看他，把头巾往唇边拉了拉，掩住笑容。当她再说起话来时，声音变得更低沉，带上了一种新的语调，说：

“干起活儿来就没有工夫寂寞啦。”

“没有丈夫能不寂寞？”

“我和婆婆一起儿过，家务事多得很。”

“没有丈夫你怎么过啊？”

她把脸掉过来朝着葛利高里。黝黑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眼睛里淡红的火花一闪，又熄灭了。

“你这指的是什么呀？”

“指的就是那个啊。”

她把头巾从嘴唇上拉下来，拖着长腔说：

“哼，这好办！世界上的好人多着哪……”然后，沉默了片刻，又继续说：“我和我男人还没来得及好好尝尝新婚生活的滋味儿。刚一起过了一个月，他就被征去服役啦。没有男人也可以马马虎虎过下去。现在就更容易啦，年轻的哥萨克都接二连三地回村子来啦，不然可就难啦。噶儿，秃顶的家伙！噶儿！你瞧，就这么回事儿，当兵的人呀！我的命就这么好。”

葛利高里默不作声。他根本就不应该用那种轻浮的腔调开始这次谈话。他对此已经深为惋惜。

喂得膘肥体壮的大公牛依然那么有节奏地、慢腾腾地往前走着。有一头牛的右角什么时候折断过，又生出来的新角斜着向下弯到额头上去。葛利高里用胳膊肘子撑着身子，半闭上眼睛，躺在车上。开始回忆他在童年，以及后来，在他已经是成年人的时候，干活儿用的那些牛。这些牛的毛色、身架和脾气都各不相同，甚至每头牛的角都有自己特别的样子。从前，麦列霍夫家也养过这样一头受过伤的、角歪到一旁去的公牛。这头公牛凶狠、狡猾，总是翻着布满血丝的白眼珠斜着看人，每当有人从后面朝它走过来时，它就要尥蹶子踢人；在农忙季节，夜里放它去吃草时，它总想乘机往家里跑，或者——更坏——藏到树林子里去，或者跑到远处的荒沟里去。葛利高里时常要骑着马，整天地在草原上奔跑寻找它，等到已经认为不会找到了，——却又突然就在山沟深处，在难以通过的稠密的荆棘丛里，或者是在一棵枝叶繁

茂的老野苹果树的荫凉里找到了它。这头独角魔王还很会脱掉笼头，夜里用角顶开牲口院子的门环，跑出去，淌过顿河，跑到草原上去游荡。这头牛曾给葛利高里带来不少的麻烦和苦恼……

“这头断了犄角的牛怎样，老实吗？”葛利高里问。

“很老实。怎么样？”

“没啥，随便问问。”

“如果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没啥’——倒是句好话，”赶车的小娘子冷笑着说。

葛利高里又沉默不语了。回忆往事，想想和平的生活、工作，以及一切与战争无关的事情，都使他很高兴，因为这场拖了七年之久的战争使他厌恶到极点，只要一想到战争，一想到任何与服役打仗有关的零星琐事，他就感到钻心的恶心和一般无名的怒火。

他再也不要打仗啦。打够啦，他现在要回家去，终于可以干庄稼活儿，跟孩子们和阿克西妮亚一起儿过几天太平日子啦。还是在前线打仗的时候，他就打定了主意，要把阿克西妮亚接到家里来，叫她来照料他的孩子，永远留在他的身边。这也不能再那么不明不白地拖下去啦，解决得越快越好。

葛利高里很有滋味地幻想着，回家以后，脱下军大衣和皮靴，穿上肥大的布靴子，照哥萨克的习惯，把裤腿儿套进白毛线袜筒里，把家织的粗呢棉袄披在暖和的上衣上，到田地里去。手扶着犁柄，踏着湿润的犁沟，跟在犁后头走，使劲吸着翻耕起来的泥土潮润的、淡淡的的气味，吸着犁铧切断的草茎的苦味，该有多美啊。在异国他乡，就是泥土和青草的气味也都不一样。在波兰、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他曾多次把灰色的苦艾梗子放在手巴掌上揉碎，一闻，就不禁伤心地想：“不，不是家乡的味道，这是异乡的……”

可是赶车的娘儿们很无聊。她想说话儿。她也不赶牛了，坐得舒服一些，手里玩弄着鞭子的皮梢，偷偷地端详起葛利高里，把他那聚精会神的脸神和半睁半阖的眼睛打量了半天，“虽说有了白头发，可是他并不太老。八成儿是个脾气古怪的人，”她心里想。“而且总是眯缝着眼睛，他为什么要眯缝眼睛呢？你看他，累得那个样子，简直象拉着千斤重的车似的……他的相貌还可以。只是白头发多了一点儿，你看，连胡子也几乎全都白啦。不过模样倒还漂亮。他总在想什么呢？起初他似乎还想逢场作戏，可是后来又不吭声啦，只问了一句什么有关牛的话。他是没有话可说了吧？也许胆怯了吧？不象。他的眼神很坚定。不，他是个很漂亮的哥萨克，只是有点儿怪脾气。好吧，那你就闭着嘴吧，罗锅儿鬼！你以为我就那么需要你呀，去你的吧！我也不张嘴！到看到你老婆还早哪。好吧。你愿意闭嘴就叫你闭个够吧！”

她把脊背靠在车厢边上，小声地唱起歌来。

葛利高里抬起头来，看了看太阳，天还早得很。愁眉苦脸地守在道旁的去年的蓟草的影子才有半步那么长；看来，至多也不过是下午两点钟。

草原象着了魔似的，一片死寂。太阳并不暖和。微风无声地吹动着晒红了的野草。四周连一声鸟儿叫、一声金花鼠的鸣声也听不到。冰冷、苍白的晴空中也并没有老鹰在盘旋飞翔。只有一次，一片灰色的影子掠过大道，葛利高里还没来得及抬起头来，已经听见巨大翅膀的沉重煽动声：一只翅膀腋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灰色大雁飞了过去，落在远处的一座古垒边，那里的一片太阳照不着的洼地与暗紫色的远景融合成一色。从前，草原上，只有在深

秋的时候，葛利高里才会看到这种使人伤感的、深幽的寂静，他仿佛觉得听见被风卷起的风滚草沙沙地从衰草上滚过，在遥远的前方，横过草原。

道路好象是没有尽头的。它蜿蜒曲折，时而下到深谷去，时而又爬上高岗。极目远望——四周围依然是那么一片沉默的大草原。

葛利高里在欣赏着沟坡上的一丛鞑鞑槭树。槭树的被初霜染过的叶子闪烁着烟灰色的光泽，很象是在叶子上撒了一层正在熄灭的火堆的炭灰。

“怎么称呼你呀，大叔？”赶车的娘儿们轻轻地用鞭杆触着葛利高里的肩膀，问道。

他哆嗦了一下，转过脸来朝着她。她却往一边看着。

“我叫葛利高里，你叫什么呀？”

“我叫‘无名氏’。”

“你还是闭上嘴吧，‘无名氏’。”

“我闭嘴都闭烦啦！闭了大半天，闭得嘴都干啦。你为啥这么不高兴呀，葛利沙大叔？”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呀？”

“回家去，就应该高兴嘛。”

“象我这样的年纪，高兴的时候已经过去啦。”

“瞧你，倒装起老头子来啦。你怎么年轻的，头发就白啦？”

“你什么都要问问……显然是因为日子过得太好，所以头都白啦。”

“你结婚了吗，葛利沙大叔？”

“结婚啦。你呀，‘无名氏’，也要赶快再嫁才好。”

“为什么——要赶快呢？”

“因为你太贪玩啦……”

“这难道不好吗？”

“有时候不好。我认识一个这样放荡的娘儿们，也是寡妇，她只顾放荡啦，可是后来她的鼻子就塌啦……”

“哎哟，主啊，太可怕啦！”她玩笑地惊叫一声，立刻又一本正经地补充说：“我们寡妇的事儿就是这样；你要怕狼，那就别到树林子里去。”

葛利高里瞥了她一眼。她咬着细白的牙齿，无声地笑了。往上翘着的上嘴唇哆嗦着，眼睛在低垂的睫毛下顽皮地闪烁着。葛利高里不由自主地笑了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热乎乎的滚圆的膝盖上。

“‘无名氏’，你真是个命苦的女人！”他惋惜他说。“你才活了二十岁，可是生活却已经把你折磨成这样子啦……”

突然她脸上喜悦的神色烟消云散。她严厉地推开他的手，皱起眉头，气得满脸通红，连鼻梁上浅浅的雀斑都看不出来了。

“等你回到家里，去怜惜你的老婆吧，没有你，可怜我的人已经够多啦！”

“你别生气嘛，你听我说！”

“好啦，见你的鬼去吧！”

“我是可怜你，才这样说的。”

“你带上你的可怜见他妈的鬼去吧……”她象男人一样熟练习惯地骂道，变得暗淡的眼睛闪了一下。

葛利高里扬起眉毛，不知所措地嘟囔说：

“你骂得太狠啦，没有说的！看你这个放荡劲儿。”

“那你呢？穿着长满虱子的军大衣的圣人，是的，就是这样的玩意儿！我看透你们这些家伙啦！嫁人吧，这个那个啦，你变成这么规矩的人已经很久了吗？”

“不，没有多久，”葛利高里笑嘻嘻地说。

“那你干吗要跟我谈这些清规戒律呀？这种事儿自有我婆婆来管。”

“好啦，够啦，你生什么气呀，胡涂娘儿们？我不过是随口这么说说罢了，”葛利高里用妥协的口气说。“你瞧，我们只顾说话，牛都离开正路啦。”

葛利高里在车上躺躺舒服，疾眼瞥了这位快乐的寡妇一下，只见她的眼睛里泪水盈眶。“这真是莫名其妙！这些娘儿们总是这样……”他感到某种内疚和惋惜之情，想道。

他就仰面躺在车上，用军大衣襟蒙上脸，很快睡着了，直到天快黑了才醒过来。天上闪烁着苍白的、暮色苍茫中的星星。一股令人感到新鲜、喜悦的干草气味。

“该喂喂牛啦，”她说。

“好吧，在这儿停下吧。”

葛利高里亲自卸下牛来，从背包里掏出一个肉罐头和面包，折了一堆干艾蒿抱过来，在离车不远的地方燃起火堆。

“好啦，‘无名氏’，请坐下吃晚饭吧，别生气啦。”

她坐到火边来，一声不响地从口袋里抖出来一块面包和一块由于日子太久长了毛的腌猪油。吃饭的时候，他们说的话很少，而且很和气。后来她躺到车上，葛利高里为了不让火堆熄灭，往火里扔了几块干牛粪，象行军的时候一样，就在火旁躺下。他枕着背包，躺了半天，望着星光灿烂的夜空，胡乱地想着孩子和阿克西妮亚，后来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是被女人温柔的声音惊醒了：

“喂，老总，你睡了吗？睡着没有呢？”

葛利高里抬起头，只见他的同伴正用胳膊撑着身子，从车上探下头来。她的脸被逐渐熄灭的火堆摇晃的红光一照，显得那么鲜艳、清秀，牙齿和头巾的绣花白边闪着耀眼的白光。她又笑了，就象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口角似的，她抖动着眉毛说：

“我怕你在那儿冻坏了。土地上很凉啊。如果冷得厉害——就到我这儿来吧。我有一件非常非常暖和的大皮袄！你来不来呀？”

葛利高里想了想，叹了口气回答说：

“谢谢啦，姑奶奶，我不想去。如果是在两年前……别担心，在火旁边大概不会冻坏的。”

她也叹了口气说：

“好吧，随你的便吧，”然后用皮袄盖上了脑袋。

过了一会儿，葛利高里站了起来，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一下。他决定步行回家，要在天亮以前赶到鞑靼村。他，作为一个复员回来的指挥员——白天众目睽睽，坐着牛车回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么回家会引起多少嘲笑和议论……

他把赶车的娘儿们唤醒：

“我要步行走啦。你一个人在草原上不害怕吗？”

“不怕，我又不是胆小鬼，而且这儿离村子很近。怎么，你受不了

啦？”

“你猜对啦。好，再见，‘无名氏’，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原谅！”

葛利高里走上大路，支起了军大衣领子，初冬的小雪花落在他的睫毛上。又刮起了北风，吸着冷冽的寒气，葛利高里闻到了熟悉的、沁人心肺的初雪的气味。

傍晚，科舍沃伊从维申斯克回来了。杜妮亚什卡从窗户里看到他来到大门口，急忙把头巾披到肩上，跑到院子里。

“葛利沙今天早晨回来啦，”她站在板门口，担心、期待地望着丈夫说。

“祝你快乐，”米什卡矜持地略带着玩笑口吻地回答说。

他紧闭着嘴唇，走进厨房。颧骨下面的小瘤子直颤动。波柳什卡坐在葛利高里的膝盖上，姑姑给她换上了干净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葛利高里把孩子轻轻地放在地上，走上去迎接妹夫，他含笑把黝黑的大手伸给科舍沃伊。他本想拥抱米哈伊尔，但是一看米哈伊尔那没有笑容的眼睛里的冷漠和敌视的神情就变了主意。

“啊，你好啊，米沙！”

“你好。”

“咱们有多么久没有见面啦！好象有一百年啦。”

“是啊，好久啦……祝你平安到达。”

“谢谢。咱们成了亲戚啦，啊？”

“真是，天意如此……你的脸上怎么有血啊？”

“噢，没什么，刮脸划破的，太性急啦。”

他们在桌边坐下，默然相视无语，彼此都感到很尴尬、疏远。他们需要进行一次重要的谈话，但是现在是不可能的。米哈伊尔很沉得住气，他安然地谈起家常，谈起村子里发生的一些变化。

葛利高里凝视着窗外那披上了一层浅蓝色初雪的土地，凝视着光秃秃的苹果树枝，他没有料到跟米哈伊尔的会面会是这样……

米哈伊尔不久就出去了。他在门廊里仔细地在磨石上磨好刀，对杜妮亚什卡说：

“我想找个人来宰只羊。应该好好款待款待这个家的主人哪。快去弄些烧酒来。你等等，这样吧，到普罗霍尔家去，叫他想办法，一定要搞到烧酒。干这种事他比你高明得多。叫他来吃晚饭。”

杜妮亚什卡高兴得满面红光，含情脉脉、感激地看了丈夫一眼……“也许，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地过去……唉，不再去打仗啦，现在还有什么使他们非势不两立不可的呢？主啊，叫他们变聪明点儿吧！”她满怀希望地想着，朝普罗霍尔家走去。

没过半个钟头，普罗霍尔就气喘吁吁地跑来了。

“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我的亲爱的人呀！……真没料到，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呀！……”他要哭出来似地尖声喊着，在门限上绊了一下，差点儿没把象水桶似的大酒罐摔碎。

拥抱葛利高里的时候，他真哭起来，用拳头擦了擦眼睛，捋了捋眼泪打湿的胡子。葛利高里的嗓子眼里也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颤抖，但是他控制住自己，深受感动，粗鲁地在忠实的传令兵背上拍了一下子，前言不接后语地嘟

啾说：

“好啊，咱们又见面啦……好，看到你真高兴，普罗霍尔，太高兴啦！怎么，老头子，流眼泪哪？在家里住的变得这么脆弱啦？没有劲儿啦？你的胳膊怎么样啊？你老婆没有把你的那只胳膊也打断吗？”

普罗霍尔很响亮地擤了一下鼻涕，脱下皮袄。

“我现在跟老婆过得可亲热啦，象一对鸽子似的，双飞双栖。你看，我这只胳膊还是囫囵的嘛，而波兰人砍掉的那只，又开始往外长啦，真的！再过一年，就会长出手指头来了，”他生性快活地摇晃着那只空衬衣袖子说。

战争使他们学会了用微笑来掩饰真实的感情，玩世不恭，净说些俏皮的粗话；所以葛利高里才以同样的玩笑腔调继续盘问说：

“你日子过得怎么样啊，老山羊？还跳得欢吗？”

“象老头子那样跳，不慌不忙地跳。”

“离开我以后，没有再搞上点儿什么吗？”

“你这指的是什么呀？”“哼，乖乖，指的是你去年冬天搞上的那种毛病……”

“潘苔莱维奇！上帝保佑！现在我还要那种奢侈品干什么呀？而且我只剩下一只手，还能搞上什么呀？这是你干的事儿啦，你是年纪轻轻，又是光棍汉……我那玩意儿现在该送给老娘儿们去当刷锅的刷子啦……”

他们这两个——一个战壕里爬过的老战友——哈哈笑着，喜出望外，互相对看了半天。

“彻底回来啦？”普罗霍尔问。

“彻底回来啦。完全彻底。”

“你当到什么官啦？”

“当到了副团长。”

“怎么这么早就放你回家来啦？”

葛利高里脸色阴沉，简短地回答说：

“没有用啦。”

“这是为什么？”

“不知道，准是为了过去的事情吧。”

“你不是已经经过特务部那个军官审查委员会审查过，过了关的吗，还会有什么过去的事儿呢？”

“过去的事情多得很哪。”

“米哈伊尔上哪儿去啦？”

“在院子里。在照料牲口哪。”

普罗霍尔凑近一点儿，压低嗓音说：

“一个月以前，普拉东·里亚布奇科夫被枪毙啦。”

“你说什么？！”

“真的！”

门廊里的门吱扭响了一声。

“咱们以后再谈，”普罗霍尔悄悄说完，又提高嗓门说：“怎么样，指挥员同志，这么大的喜事儿，咱们还不应该干一杯吗？我去喊米哈伊尔来吧？”

“去喊他来。”

杜妮亚什卡摆好了桌子。她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款待哥哥才好：给他膝盖

上放了一条干净手巾，把装着腌西瓜的盘子推给他，玻璃杯擦了四五遍……葛利高里暗自含笑注意到，杜妮亚什卡对他称起“您”来了。

起初，米哈伊尔坐在桌子旁边，一声也不吭，只是仔细倾听葛利高里说话。他喝得很少，而且很勉强，而普罗霍尔却一喝就是满满的一杯，只不过脸更红了些，用拳头去捋灰白的胡子捋得更勤了。

杜妮亚什卡照料孩子们吃过饭，打发他们睡下以后，把盛着烤羊肉的大盘子端到桌上，小声对葛利高里说：

“好哥哥，我去请阿克西妮亚，您不会反对吧？”

葛利高里默默地点了点头。他觉得谁也没有察觉，他整个晚上都处在一种紧张的期待中，但是杜妮亚什卡却注意到，只要一有响声，他就立刻警惕起来，侧耳倾听，斜睨着门。什么也逃不过这个眼睛特别尖利的杜妮亚什卡……

“那个库班人捷列先科还在当排长吗？”普罗霍尔手不离杯地问，好象怕有人抢走似的。

“牺牲在利沃夫城下了。”

“唉，愿他在天之灵安息。是个很了不起的骑兵！”普罗霍尔匆匆画了个十字，喝了一口酒，完全没有理会到科舍沃伊嘲讽的笑容。

“还有那个姓很特别的家伙呢？就是那个在右翼作战的、该死的家伙，他姓什么来着，好象是姓迈一博罗达吧？乌克兰人，大块头、很快活的家伙，在布罗迪战役中把一个波兰军官砍成了两半，——他还活得好好的吗？”

“象匹儿马一样，活蹦乱跳的哪！调到骑兵机枪连里去啦。”

“你的马给谁啦？”

“我已经又换过一匹。”

“那匹白额的马哪儿去啦？”

“被炮弹打死啦。”

“作战的时候打死的？”

“我们驻在一个小镇上。敌人打炮。就打死在拴马桩边。”

“哎呀，真可惜！多么好的一匹马呀！”普罗霍尔叹了口气，又趴到杯子上去。

门廊里门环响了一声，葛利高里哆嗦了一下。阿克西妮亚迈进了门限，含糊不清地说了声：“你们好啊！”就开始往下解头巾，气喘吁吁，睁得大大的、闪闪发光的眼睛一直盯着葛利高里。她走到桌边来，坐在杜妮亚什卡身旁。她的眉毛上、睫毛上和苍白的脸上雪花在融化。她皱起眉头，用手巴掌擦了擦脸，深深地吸了口气，直到这时候，她才使自己镇定下来，用由于激动显得黑亮的眼睛看了葛利高里一眼。

“老战友！克秀莎！咱们一起儿撤退，一起儿喂过虱子……虽说俺们把你扔在库班，可是俺们完全是出于无奈呀！”普罗霍尔隔着桌子伸过擎着酒杯的手，酒直往桌子上洒。“咱们来为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喝一杯吧！祝贺他平安回家……我对你说过，他会囫囵囫地回来的，现在他回来啦，出二十卢布，你领走！你看他收拾得新灿灿的端坐在那儿！”

“他已经喝多啦，好邻居，你别理他的醉话，”葛利高里笑着，用眼睛瞟了瞟普罗霍尔。

阿克西妮亚朝葛利高里和杜妮亚什卡施了个礼，然后从桌子上略微举起

一点儿杯子。她怕大家看到她的手在哆嗦。

“恭喜您，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平安回家，也祝贺你，杜妮亚什卡，喜盈门！”

“祝贺你什么呀？祝贺你伤心吗？”普罗霍尔哈哈笑起来，朝米哈伊尔的肋部捅了一下。

阿克西妮亚立刻脸涨得绯红，连两个小耳唇也都红得透亮了，但是她坚定、狠狠地瞪了普罗霍尔一眼，回答说：

“也祝贺我喜盈门……大喜盈门！”

阿克西妮亚的坦率缴了普罗霍尔的械，他深受感动。央告说：

“看在上帝面上，把酒喝干，一滴也不能剩。话说得很干脆——酒也应该喝得干脆才行！谁要是杯子里剩下酒，我心里就象插了把尖刀一样难过。”

阿克西妮亚坐了不久，她认为，坐一会儿，人到礼到就行了。在这段时间里，她只有几次，而且是迅疾地看了看自己的心上人。她强使自己去看别的人，避开葛利高里的视线，因为她既不能假装，无动于衷，但又不愿意让别人看出自己的感情。葛利高里只觉得她站在门口直对着他看的那一眼是充满了爱情和忠贞的，实际上，这一眼把什么都说明了……他走出来送阿克西妮亚。醉醺醺的普罗霍尔朝他们的后影喊：

“你出去的工夫可别太大啊！我们会把酒都喝光的！”

葛利高里在门廊里默默地亲了亲阿克西妮亚的额角和嘴唇，然后问：

“怎么样啊，克秀莎？”

“唉，一下子怎么讲得清楚……你明天来吗？”

“去。”

她急着回家去，走得很快，就象家里有急事儿在等候着她似的，直至走到自己家的台阶旁边才放慢脚步，轻轻地踏上咯吱乱响的梯阶。她很想赶自己单独一人去想自己的心事，体味这突然降临的幸福。

她脱掉上衣，解下头巾，灯也不点，走进内室。深紫、浓郁的夜色透过没有关百叶窗的窗户涌进了屋子。炉台后面，蟋蟀在唧唧叫着。阿克西妮亚习惯地对着镜子照了照，虽然在黑暗中看不见自己的影子，还是照样理了理头发，摸了摸府绸短上衣胸前的皱褶，然后走到窗前，疲倦地坐到板凳上。

在这一生中，她的希望和夙愿多次落空，未能实现，也许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不久前的欢欣立刻变成了惯常的不安。现在该怎么安排生活呀？将来又会怎样呀？她那多灾多难的、女人的幸福是不是来得太晚啦？

整夜的激动弄得她十分疲倦，她在窗前坐了很久，把脸颊贴在冷冰冰的、结了白霜的玻璃上，安然地、略带几分忧郁地看着雪光映照的、透着微明的暗夜。

葛利高里又坐到桌边，从酒罐里给自己斟上了满满的一杯，一口气喝了下去。

“酒好吗？”普罗霍尔好奇地问。

“我分辨不出来。好久不喝酒啦。”

“简直跟宫廷玉液一样，真的！”普罗霍尔肯定他说，他踉跄了一下，抱住米哈伊尔。“米沙，要你品酒，比要小牛品尝菜汤还要糟糕，什么也品不出来，可是我对酒却很有研究！什么样的酒我没喝过！有这么一种酒，你还没有把瓶塞拔出来，可是已经从瓶子里往外冒泡啦，就象是疯狗喷出的白

沫，上帝作证——我决不撒谎！在波兰，有一回我们突破了敌人的阵地，跟谢苗·米哈伊洛维奇一起去收拾波兰人。我们突袭占领了一座地主庄园。庄园里有一座房子，两层多高，牲口棚子里的牲口挤得满满的，满院子都是各种家禽——连啐口唾沫的地方都没有。是的，一句话，这个地主过得跟沙皇一样阔气。当我们这个排骑马冲进庄园的时候，许多军官正在跟地主大吃大喝，万没有想到我们会来。我们把他们都砍死在花园里和楼梯上，只捉了一个俘虏。这个军官本来很威风，可是一被俘，胡子立刻就耷拉下来，吓得魂不附体，缩成一团。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被紧急召到司令部去了，我们就自己当家作主啦，我们来到楼下的房间，那儿放着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摆着吃的喝的，应有尽有！真叫我们眼花缭乱，虽然我们都饿得要命，可谁都不敢动手。我们想：‘哼，这些东西要是都有毒怎么办？’我们那个俘虏瞪着大眼看着我们。我们命令他：‘你吃！’他就吃了起来。不很情愿，可还是吃啦。‘喝！’他就喝起来。我们命令他把每盘菜都尝一大块，每瓶酒都喝一大杯。我们眼看着这个该死的家伙撑得肚子都胀起来啦，可是我们却馋得直流口水。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军官并没有死，于是我们也动手啦。足吃，足喝了一通，冒泡的酒直喝到顶着嗓子眼儿。我们一瞧，军官开始上吐下泻。我们想：“好啊，这下子要完蛋啦！这个坏蛋吃下放了毒的东西，把我们也给骗了。”我们抽出马刀，朝他走去，他跪下举手求饶：‘各位老爷请息怒，我这是由于你们的恩德，吃多了撑的啊！请诸位放心好啦，这些吃食绝无问题！’于是我们又喝起酒来！把瓶底一拍，瓶塞子就象步枪打出的子弹似的，飞了出来，泡沫咕嘟咕嘟地冒了出来，在一旁看着都害怕！因为喝了这种酒，那一夜我从马上摔下来三回！刚一骑到鞍子上，就象被风刮下来似地，摔了下来。如果每天能空肚子喝上一两杯这样的酒，就可以活到一百岁；可是喝今天咱们喝的这种酒能活几年啊？就说这酒吧，难道这能算酒吗？这是毒药，不是酒！喝了这种坏酒我就得提前去进坟墓……”普罗霍尔点头指向装酒的大罐子说……又满满地给自己斟上了一杯。

杜妮亚什卡到内室里去陪孩子们睡了，不久，普罗霍尔也站了起来。他摇摇晃晃，披上皮袄说：

“酒罐我不拿啦。我打心里不愿意抱着空酒罐走路……我一回家，老婆立刻就会开口骂我。她骂得简直难听透啦！我真不知道，她这些混帐话是从哪儿学来的呢？我一喝醉酒回家，她就会这样骂起来：‘喝醉的公狗，一只胳膊的公狗，可恶的东西，可恶的坏蛋！’我只好慢慢地心平气和地劝说她：‘你这只母狗，女妖，你在哪儿看见过喝醉的、而且还是一只胳膊的公狗呀？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公狗。’我反驳了这个——她又骂那个，我反驳了那个——她又骂别的花样，我们就这样相骂到天亮……有时候我实在不愿意听她的责骂了，就跑到板棚里去睡。也有这样的時候，我喝醉酒回来，她如果一声不吭，不骂啦，我就会睡不着，真的！就象是缺点儿什么似的，浑身痒痒起来，——怎么也睡不着！于是我就去逗引我老婆，她就照章骂起来，简直把我骂得狗血喷头！这时她简直跟魔鬼一样，我是毫无办法，叫她发疯地闹吧，这样她干起活儿来也会更泼辣，我说得对吗？好，我告辞啦，再见！我是不是今儿个就在马槽里睡算啦，省得去招惹她呢？”

“你能走回家去吗？”葛利高里笑着问。

“象螃蟹一样地爬，也能爬到家！难道我不是哥萨克，怎么的，潘苔莱维奇？我听着这种话就生气。”

“好，那么——上帝保佑！”

葛利高里把朋友送到板门外，又回到厨房。

“咱们谈谈，怎么样，米哈伊尔？”

“好吧。”

他们在桌子两边，面对面坐下来，默然相对。后来还是葛利高里先开口了：

“你我之间好象有什么不对头的……我从你的神色上看得出，有点儿不对头！我的到来使你很不舒服？或者是我多心啦？”

“不，你猜对啦，我很不舒服。”

“为什么？”

“因为多了一层心事。”

“我想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我指的不是这个。”

“那你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俩是势不两立的仇敌……”

“过去是。”

“是的，过去是，看来，将来也还会是。”

“我不明白。为什么？”

“你是个靠不住的人。”

“你这是胡说。简直是胡说。”

“不，绝不是胡说。为什么这时候叫你复员呢？你能坦白地说说吗？”

“我不知道。”

“不，你知道，只是不想说出来！不信任你啦，是不是？”

“如果不信任我的话，就不会叫我指挥一个连啦。”

“这是开头的时候，可是现在既然不叫你留在部队里，那么问题就一清二楚了，老兄！”

“那么你信任我吗？”葛利高里直盯着米哈伊尔问。

“不信任你！不管把狼喂得多么好，它还是想往树林子里跑的。”

“今天你喝酒喝多啦，米哈伊尔。”

“快别说这些啦！我绝不比你醉得更厉害。既然部队不信任你，这儿也绝不会怎么信任你，要明白这一点！”

葛利高里沉默了一会儿。他无精打采地从盘子里拿起一块腌黄瓜，嚼了嚼，又吐了出来。

“我老婆把基留什·卡·格罗莫夫的事儿告诉你了吗？”米哈伊尔问。

“告诉我啦。”

“他回家来，我也很不舒服。我一听说，当天就……”

葛利高里刷地一下子脸变得煞白，他气得眼睛瞪得圆圆的。

“你怎么，把我看成——基留什卡·格罗莫夫啦？”

“你别嚷嘛。你哪点儿比他好啊？”

“好啊，你知道……”

“这还有什么可知道的。一切早就都知道啦。还有，难道将来米吉卡·科尔舒诺夫回来啦，我也应该高兴吗？不，你们最好还是不要回村子来。”

“你觉得这样对你更好吗？”

“对我，对全村的人都好，大家可以过得安稳一些。”

“你不要拿我跟他们比！”

“我已经对你说过，葛利高里，你没有什么可委屈的：你并不比他们好，而是更坏，更危险。”

“我怎么就更坏，更危险？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他们是些小卒，可你却搞起了整个的暴动。”

“我没有搞起整个的暴动，我不过是一个师长。”

“这还少吗？”

“什么少啊，多啊——问题不在这里……如果不是那次联欢会时红军战士想要干掉我的话，我也许根本就不会参加暴动。”

“如果你不是军官，那谁也不会动你。”

“如果不征召我去服役，我根本就不会当军官……好了，这话说起来就长啦！”

“又长，又下流的歌。”

“现在是没有人再唱它啦，不时行啦。”

他们默默地抽起烟来。科舍沃伊用手指甲弹着香烟上的烟灰说：

“你那些英雄事迹我都知道，听说过啦。你杀死了我们多少战士，就为了这个缘故，我就不能心平气和地看你……我怎么也不能忘记这些事儿。”

葛利高里冷笑着说：

“你的记性太好了！你把我的哥哥打死了，这件事，我对你可丝毫也未提起过……如果什么事都记着的话，人们就得象狼一样生活。”

“哼，那有什么，是我杀的，我不否认！如果当时我抓到你，我照样也会轻松地把你干掉！”

“可是我，一听说在霍皮奥尔斯克河口把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捉住的时候，就急忙赶到那里去，怕你也在那儿，怕哥萨克们会打死你……看来，那时候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完全是多此一举。”

“真是个大难得的大善人啊！如果现在是士官生的政权，如果现在是你们打胜啦，你会怎么处置我呢？大概你会抡起皮带往我脊背上狠狠地抽吧！现在你居然变成了这样的大善人了……”

“也许会有人用皮带抽你，可是我不会为抽你脏了我的手。”

“这就是说，咱们俩不是一样的人……我生来就不怕为打敌人弄脏了手，如果现在需要，我也连眼都不会眨一眨。”米哈伊尔把罐子里剩下的酒倒进两个杯子，问：“你要喝吗？”

“来吧，喝，不然咱们进行这样的谈话就显得太清醒啦……”

他们俩一声不吭地碰过杯，一饮而尽。葛利高里胸膛趴在桌子上，卷着胡髭，眯缝起眼睛，看着米哈伊尔。

“米哈伊尔，你怕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怕我又起来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呀？”

“我什么也不怕，不过有时我想：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你准会投到那面去。”

“那我完全可以投到波兰人那边去呀，你想是不是呀？我们曾有整队人马投到他们那边去啊。”

“你错过了机会？”

“不，我不想去。我已经服役完毕。不论为谁，我都不愿效劳啦。我这

一辈子仗打得已经够多啦，精神上非常痛苦。不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我都厌恶透啦。最好是所有这一切统统……叫这些玩意儿统统见鬼去吧！我想跟孩子们一起儿生活，干干庄稼活儿，这就是我的全部希望。请你相信，米哈伊尔，我这是说的真心话！”

可是，无论什么样的保证都已不能使科舍沃伊相信。葛利高里看明白了，也就不再说了。有一刹那他非常痛恨自己。自己为什么要去辩解，要证明什么呀？为什么要进行这次酒后的谈话和听米哈伊尔愚蠢的说教呢？见他的鬼去吧！葛利高里站了起来。

“咱们别说这些毫无意义的话啦！够啦！我只想最后对你说一句：如果苏维埃政权不来碰我，我是不会去反对它的。如果要来碰我，我就要进行自卫！总之，要是想叫我也跟普拉东·里亚布奇科夫一样，为了暴动的事儿把脑袋送掉，我是不干的。”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可以拿我在红军中的成功和历次受的伤抵一部分暴动的罪，不够我愿去坐监狱，但是如果要为暴动枪毙我，这未免太过分啦！那我可就要对不起啦！”

米哈伊尔轻蔑地冷笑着说：

“真是异想天开，革命军事法庭或者肃反委员会是不会问你愿意怎样和不愿意怎样的，他们不会跟你讨价还价的。既然是犯了罪——那就罪有应得，旧债是必须如数清偿的！”

“好吧，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走着瞧吧，这是毫无疑问的。”

葛利高里解开皮带和衬衣，哼哼唧唧地开始脱皮靴。

“咱们要分家吗？”他非常仔细地打量着穿坏了的靴底问。

“咱们分家的事儿很简单：我修理修理自己的房子，就搬到那儿去。”

“好，那么咱们就马马虎虎地分开吧。咱们是过不到一块儿的。”

“是过不到一块儿，”米哈伊尔肯定地说。

“没想到，你竟会对我有这样的看法……好吧，有什么办法呢……”

“我说得很坦率。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你什么时候去维申斯克？”

“尽量争取这两天去。”

“什么尽量争取，明天必须去。”

“我几乎步行了四十俄里，太累啦，明天休息一下，后天我就去登记。”

“命令说的是要立即去登记。明天就去吧。”

“休息一天总可以吧？我又不会逃跑。”

“鬼知道你会干什么。我不愿意为你承担什么责任。”

“你居然变成这样的浑蛋啦，米哈伊尔！”葛利高里惊讶地打量着老朋友变得严肃起来的脸说。

“你别浑蛋浑蛋地骂我啦！我听不惯这种腔调……”米哈伊尔缓和了口气，提高了嗓门说：“你要明白，这些旧军官的臭习气该改改啦！明天就去，如果你不肯乖乖地去，我就派人押送你去，明白吗？”

“现在我全明白啦……”葛利高里憎恨地看着走出去的米哈伊尔的后影，没脱衣服就躺到了床上。

有什么办法呢，一切事情都要照它们应该发生的样子发生。为什么应该

对他葛利高里就要另眼相看呢？说实在的，为什么他会想到，在红军中短时间忠诚的服役就可以抵偿他过去的全部罪行呢？也许，米哈伊尔说的是对的吧？不能全部宽恕、旧债要不折不扣地全部清偿吧。

……葛利高里梦见了在广阔的草原上，全团人马排开了阵势，准备冲锋。已经从远处传来拉着长声的口令：“连——队……”这时候他想起马鞍子的肚带松开了。他使劲蹬了一下左边的马镫——，身下的马鞍子一滑，歪了下去……他羞愧、恐怖地跳下马来，想去紧马肚带，这时他听见了突然响起的并且已经迅即远去的马蹄子的轰鸣声。全团冲上去了，他掉队了……

葛利高里翻了翻身，朦胧中还听见自己的沙哑的呻吟声。

窗外是一片黎明的曙光。大概夜里风把百叶窗吹开了，透过结了一层霜的玻璃可以看到残月的绿色光环。葛利高里摸到烟荷包，抽起烟来。心还在猛烈地怦怦直跳。他仰面躺下，暗自笑了。“做这样的怪梦！仗也没打成……”在这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还得在梦里和清醒的时候去进行多次冲锋。

第七章

杜妮亚什卡很早就起来了，她要去挤牛奶。葛利高里咳嗽着，轻轻地在厨房里踱着步子。杜妮亚什卡给孩子们盖好了被子，急忙穿上衣服，走进厨房。葛利高里正在扣军大衣扣子。

“您这么早要到哪儿去啊，哥哥？”

“我想在村子里走走，看看。”

“吃过早饭再去吧……”

“我不想吃，头有点儿疼。”

“早饭前能回来吗？我立刻就去生炉子。”

“不用等我，我不会很快回来的。”

葛利高里走出屋子。天亮前，冰雪融化了一些。从南方吹来潮湿、温暖的风。混着泥上的雪沾在靴子后跟上。葛利高里慢慢地挪动着脚步，往村子中心走去，好象是到了异乡似的，注意地打量着自幼就熟悉的房舍和板棚。广场上，处处是黑乎乎的，去年被科舍沃伊烧毁的商人住宅和店铺的废墟；倒塌殆半的教堂围墙扒开了几处缺口。“把砖都搬去修理炉炕啦，”葛利高里无动于衷地想道。教堂依然是那么矮小，蜷伏在地上。长久没有油漆过的屋顶一片铁锈，墙上尽是一道一道的、褐色的雨水痕迹，石灰脱落的地方，露出耀眼的、红艳的砖来。

街上人迹稀少。在水井附近，葛利高里遇上了两三个睡眼惺松的婆娘。她们象对陌生人一样，一声不响地向葛利高里行了礼，直到他走过去以后，她们才站住，朝着他的背影看了半天。

“应该到公墓去，去看看母亲和娜塔莉亚，”葛利高里心里想着，拐进通往公墓去的胡同里，但是走了没有多远，就停了下来。不去看死去的亲人，他心里就已经够痛苦、烦恼和不安的啦。“还是等下次再去吧，”他转身往普罗霍尔家走着，心里决定说。“我去不去，对她们来说完全是一样。现在她们躺在那儿非常安静。一切都完啦。矮坟上落满了小雪。那里，坟坑里的土，大概是很凉的……她们都已经活完了自己的一主——日子过得真快，就象一场梦似的，她们一起并排躺在那儿：我的发妻和生母，还有哥哥彼得罗和达丽亚……全家都搬到那儿去啦，并排躺在那儿，他们很幸运，可是父亲——独自一人，埋骨异乡。他置身外乡人中，一定会感到寂寞……”葛利高里已经不左顾右盼了，只看着脚下融化得有点儿潮湿的、柔软的白雪，雪非常柔软，脚踩上去都感觉不出来，几乎一点也不吱吱地响。

后来葛利高里又想起了孩子们。他们都变得那么拘谨、沉默，跟他们的年龄很不相称，完全不象母亲活着的时候那样活泼啦。死神从他们那里夺去的东西太多啦。把他们吓坏啦。为什么波柳什卡昨天看见他的时候哭起来了呢？孩子们不应该在看到亲人的时候哭啊，这完全不象他们了。她心里想什么呢？他把她抱起来的时候，为什么她眼睛里流露出恐怖的神情呢？也许，她一直在想父亲已经不在人世啦，永远不会回来啦，所以一看见他，就害怕啦？无论怎么说，他，葛利高里，是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不过要告诉阿克西妮亚，叫她疼爱他们，要想方设法成为他们的母亲……也许，他们会跟继母亲热起来的。阿克西妮亚是个温柔、善良的女人。因为她爱他，所以一定也会爱他的孩子。

想这些事情同样是非常痛苦的。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整个的生

活完全不象他不久前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太幼稚、天真，糊涂地认为，只要回到家里，脱掉军大衣，换上家织的土呢上衣，就会诸事如意，谁也不会对他吹毛求疵，谁也不会责备他，一切都会称心如意，他就可以过起太平盛世的庄稼人生活，成为一个模范的当家立业的人。不，实际上，并不是这么简单。

葛利高里轻轻地推开济科夫家的只挂着一个门环的板门。普罗霍尔正穿着一双后跟歪斜的圆滚滚的毡靴子，三耳皮帽直扣到眉上，无忧无虑地摇晃着空牛奶桶，朝台阶走去。白色的牛奶不留痕迹地洒在雪地上。

“你睡得好啊，指挥员同志！”

“托上帝的福。”

“应该醒醒酒才是，不然脑袋瓜儿总觉得空空的，象这只桶似的。”

“醒醒酒——这倒是正经事儿，可你的桶为什么是空的呢？难道你亲自动手去挤牛奶了吗？”

普罗霍尔把头一点，三耳皮帽就移到后脑勺上去了，这时候葛利高里才看清了老朋友阴沉、难看的脸色。

“我不去，鬼替我去挤呀？哼，我替这个该死的娘儿们去挤牛奶。叫她喝了我挤的牛奶去拉肚子……”普罗霍尔愤愤地扔掉奶桶，简短地邀请说，“咱们进屋子去吧。”

“你老婆呢？”葛利高里迟疑不决地问。

“叫鬼喝着克瓦斯吃掉啦！三更半夜就起来，收拾收拾，上克鲁日林去采摘黑刺李子去啦。我从你们那儿回来，她就跟我发起脾气来啦！骂呀骂呀，什么好听的话都骂出来啦，后来突然跳了起来，说：‘我要去采集黑刺李子！今天马克萨耶夫家的儿媳妇们去啦，我也要！’我想：‘你去吧，去摘梨我也不管呀，大路平坦，你滚得越远越好！’我起来，生上炉子，就去挤牛奶。哼，挤是挤了。你想想看，用一只手能干得了这种活儿吗？”

“真是怪物，你喊个什么娘儿们来帮忙挤一下嘛！”

“公羊才是怪物呢，它一直到圣母节还要吃母羊的奶，可我从来就不是怪物。我想——我自己干得了。好啊，我干得可真不错啊。我象螃蟹一样在牛身子下面爬啊爬啊，可是这个该死的牛，它不肯好好站着，直踢脚，为了不叫它害怕，我连三耳皮帽都摘啦，——它还是闹腾。等挤完了奶，我身上的衬衣都湿透啦，可是我刚一伸手，想从它身下把奶桶拿出来，它立刻就是一脚！奶桶翻到那边去啦，我在这边干瞪眼。就这样把牛奶挤完啦。这简直不是母牛，而是长了角的魔王！我朝着它的脸上啐了一口，就回来啦。我没有牛奶照样可以过日子，咱们要醒醒酒吗？”

“有酒吗？”

“有一瓶。一瓶只喝一口就能着魔的好酒。”

“好，这一瓶就足够啦。”

“请进去吧，你是贵客。要煎鸡蛋吗？我一眨眼就能炒出来。”

葛利高里切开猪油，帮着主人把炭火扒在炉口。他俩一声不响地看着粉红色的小猪油块在锅里滑动、吱吱叫着，慢慢地溶化。后来普罗霍尔从神龛里拿出一瓶落满尘土的酒来。

“要瞒着老婆的东西都藏在这里，”他简短地解释说。

他们在一间烧得很暖和的小内室里吃着，喝着，小声地谈着。

除了普罗霍尔，葛利高里还能跟谁讲讲心里话呢？他坐在桌边，大叉开

肌肉强健的长腿，他那有点儿沙哑的低音沉闷地响着。

“……在部队里和回家的路上，心里总是在想，回到家乡，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这可恶的战争可把我折腾苦啦。七年多没有离开鞍马——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几乎每天夜里都梦到这种场面：不是你杀别人，就是别人杀你……可是，普罗霍尔，看来我的梦想是实现不了啦……看来，地我是种不成啦，只能由别人去种啦……”

“昨晚跟米哈伊尔谈过了吗？”

“谈得可痛快啦，就象喝蜜一样。”

“他的态度怎么样？”

葛利高里把手指头交叉起来。

“我们的交情算完啦。指责我为白军效力，他以为我暗中怀恨新政权，怀里揣着刀。他怕我会煽动暴乱，我有什么必要搞这些鬼名堂，——他，这个浑蛋，纯粹是胡说乱猜。”

“他也对我说过这些话。”

葛利高里凄然冷笑了一声。

“我们进军波兰的途中，有个乌克兰人跟我们要枪，保卫村子。土匪经常袭击他们，抢劫财物，宰杀牲口，我当时在场，团长说：‘给了你们枪，你们自己也会去当土匪。’可是这个乌克兰人笑着说：‘同志，您要肯把我们武装起来，那时候我们不但不放土匪进村，就连你们也不放进村子来。’现在我的想法也跟这个乌克兰人一样：不管是白军还是红军，都不放进鞑靼村来——那就再好也没有啦。依我看，他们，就拿我的郎舅米吉卡·科尔舒诺夫和米哈伊尔·科舍沃伊来说吧，全是一路货。他以为，我对白军忠心耿耿，离了白军，我简直就活不了啦。真是个饭桶！我对他们忠心耿耿！不久前，我们进军克里米亚时，我跟一个科尔尼洛夫部下的军官交过手——是个机灵的上校，鼻子下面留着两撮英国式的小胡子，象拖着两道鼻涕似的，——我是那么忠心耿耿地把他劈死，我简直高兴得心花怒放。可怜的上校只剩下半个脑袋和半顶制帽……白色的军官帽徽也飞啦……这就是我的全部忠诚。他们也曾把我踩得够呛。我用血挣来这个可恶的军官头衔，可是我在军官队伍中简直是一只白鸦。他们，这些浑蛋，从来不把我当人看待，连手都不愿意伸给我，就这样对待我，还想叫我对他们……去他娘的蛋吧！一提起这些事儿我就恶心想吐！我还会再去保卫他们的政权？邀请菲茨哈拉乌罗夫将军来吗？这我已经尝过一回，后来打了一年的隔儿，够啦，我已经很有经验啦，什么苦头我都尝过啦！”

普罗霍尔把面包放在热猪油里浸着，说道：

“什么暴动也不会有啦。首先是——哥萨克活下来的不多啦，而活下来的人——也都学乖啦。自己弟兄们的血流得太多啦，他们都变得那么老实、聪明，现在就是用绳套拉，他们也不会去暴动啦。还有一点，老百姓现在都想要过太平日子。你要是能看到，今年夏天大家干活儿的那股劲头儿就好啦：割的干草堆成了山，庄稼收打得那叫仔细，真是颗粒还仓，虽然累得呼味直喘，可是还是一劲儿地耕啊，种啊，你瞧吧，个个象是打算活一百岁似的！不，暴动根本就无从谈起。说这种话完全是糊涂。尽管，鬼他妈的知道，他们，有些哥萨克会想出些什么点子来呢……”

“他们能想出些什么点子呢？你这是指的什么呀？”

“指的咱们邻近地区在瞎搞……”

“搞什么？”

“告诉你搞什么吧。沃罗涅什省博古恰尔附近暴动起来啦。”

“这是谣言！”

“这怎么会是谣言呢，昨天我认识的民警告诉我的。好象要派他们到那儿去。”

“具体在什么地方？”

“在莫纳斯特尔士申、干顿涅茨、帕谢克、老卡利特瓦和新卡利特瓦，还有别的什么地方。他说，暴动的规模很大。”

“你这只拔了毛的鹅，你昨天为什么不说呀？”

“我不愿意当着米哈伊尔说，再说谈论这种事有什么意思。一辈子也不听到这种事儿才好呢，”普罗霍尔不高兴地回答说。

葛利高里脸色阴沉起来，想了半天说：

“这是很坏的消息。”

“这跟你没有关系。叫那些霍霍尔去胡思乱想吧。等红军把他们的屁股打疼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暴动的滋味啦。你我跟这毫无关系，我才不管他们的疼痒呢。”

“可我的日子现在就难过啦。”

“这怎么会使你难过？”

“怎么——这还不明白吗？如果地区政权对我的看法也跟科舍沃伊一样，那我就非得蹲监狱不可啦。咱们邻近地区发生了暴动，而我又是旧军官，还曾参加过暴动……你明白了吗？”

普罗霍尔停止咀嚼，陷入沉思。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他的思路缓慢、艰难。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潘苔莱维奇？”他茫然地问。

葛利高里遗憾地皱起眉头，默然不语。显然这个消息使他大为震惊。普罗霍尔端起酒杯朝他伸过来，但是他推开主人的手，断然说：

“我不再喝啦。”

“是不是咱们再喝一杯呀？喝吧，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咱们来个一醉方休。过这样的好日子只有酒能浇愁。”

“你一个人去醉吧。脑袋瓜本来就够糊涂啦，你非醉死不可。我今天就要去维申斯克登记。”

普罗霍尔凝视着他。葛利高里那风吹日晒的脸上泛起一阵浓重的、褐色的红晕，只有向后梳的头发根地方的皮肤闪着暗淡的白光。他很镇定，这个见过很多世面的战士，战争和灾难使普罗霍尔和他成了知心的朋友。他那肿胀的眼睛透出倦怠、忧郁的神情。

“你是不是害怕，怕会……会把你关起来呀？”普罗霍尔问。

葛利高里活跃起来。

“小伙子，我怕的就是这个呀！我从来还没有坐过监，我觉得坐监比死还要糟糕。不过看来，这种美味儿也非尝尝不可啦。”

“你根本就不应该回家来，”普罗霍尔惋惜地说。

“可是我上哪儿去呀？”

“在城里找个什么地方躲一躲，等到这种日子过去了，那时候你再回来就好啦。”

葛利高里挥了挥手，笑着说：

“这可不合我的心意！坐等和追赶——都是最令人厌恶的事情。我怎么能扔下孩子一个人跑掉呢？”

“看你说的！你不在他们不是也活得很好吗？以后你可以把他们和你的相好的接走嘛。唉，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啦！战前你跟阿克西妮亚在他们家当长工的那家财主，父子俩都死啦。”

“利斯特尼茨基父子？”

“就是他们。我的干亲扎哈尔，在撤退的时候跟着小利斯特尼茨基当勤务兵，他告诉我说：老地主在莫罗佐夫斯克害伤寒病死啦，小地主逃到了叶卡捷琳诺达尔，他老婆在那儿和波克罗夫斯基将军胡搞起来，他受不了啦，气得自杀啦。”

“哼，见他们的鬼去吧，”葛利高里漠不关心地说。“对那些死去的好人是应该惋惜的，可是谁也不会为这爷俩伤心。”他站起身来，穿上军大衣，已经抓住门把手了，又若有所思地说：“尽管，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总是很羡慕象小利斯特尼茨基和我们的科舍沃伊这样的人……他们从一开始就什么都清清楚楚，但是我到今天，也还是什么都胡里胡涂。他们俩各有自己的阳关大道，有自己的目的地，可是我从一九一七年起走的就尽是弯路，象个醉汉似的摇摇晃晃……脱离了白军，可是也没有靠上红军，象冰窟里的粪球在漂旋……你知道，普罗霍尔，我要是在红军里一直干到底就好啦，那样，也许我会有个好下场。而且起初的时候——你是知道的——我怀着极大的热情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可是后来这一切全部完了……在白军中，在他们的司令部里，我是个异己分子，他们始终在怀疑我。不过，怎么可能是别的态度呢？我是个庄稼佬的儿子，没有文化的哥萨克——我怎么能跟他们攀亲呢？他们不相信我！后来在红军里面也是这样。我也不是瞎子，我看得出，连里的政治委员和共产党员们怎么看待我……打仗的时候，他们的眼睛紧盯着我，步步都防备着我，他们一定在想：‘暖暖，这个浑蛋，白党，哥萨克军官，我们可别上他的当。’我一看到这种情况，心里立刻就凉了半截。最后这些日子，这种不信任的态度，我实在忍受不了啦。要知道，如果火烧得太厉害，石头也会爆炸的啊。所以最好还是让我复员吧。离收场越来越近了。”他沙哑地咳嗽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儿，也没有回头看普罗霍尔，已经是用另一种声调说：“谢谢你的款待。我要走啦。祝你健康。如果天黑以前能回来，我会来看你的。把瓶子收起来吧，不然你老婆一回来，就要用煎锅砸你的脊背啦。”

普罗霍尔把他送到台阶边，在门廊里悄悄地嘱咐说：

“噢噫，潘苔莱维奇，小心点儿，可别叫他们把你关起来……”

“我会小心的，”葛利高里沉着地回答说。

他没有回家，下到顿河边，在码头上解下了一只不知是谁家的小船，用手把船里的水捧出来，然后从篱笆上拔下一根木桩，敲碎船边的薄冰，向对岸划去。

顿河河面上，风卷起粼粼碧波，向两岸滚去。波浪冲破岸边水流缓慢地方松脆透明的薄冰，冲荡着一绺一绺的绿苔。河岸上一片碎冰互相碰撞的响声，河水冲刷着岸边的砂石，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在中流，水势湍急、平稳的地方，葛利高里只听到水波打在小船左舷上，低沉的哗啦啾啾声和顿河岸边的树林低沉的、喧闹不止的风声。

葛利高里把小船半截拖到岸上，坐了下来，脱掉靴子，为了走路轻快，

把包脚布仔细裹了裹。

中午时分，他到了维申斯克。

区人民军事委员部里人很多，语声喧哗。电话铃刺耳地响着，门乒乓乱响，武装人员出出进进，从各个房间里传出打字机单调的哒哒声。走廊里有二十来个红军战士正围着一个身材矮小、穿着罗曼诺夫式羊皮镶边短皮上衣的人，争说些什么，并且打雷似的哈哈笑着。葛利高里沿着走廊往前走的时候，看到有两个红军战士从远处的一个房间里推出一挺重机枪。机枪的轮子在破烂的地板上轻柔地滚着。一个养得胖胖的、身材高大的机枪手开玩笑地喊道：“喂，躲开点儿，赎罪连开来啦，不然我可要轧过去啦！”

“看来，真是要出发去镇压暴动啦，”葛利高里心里想。

登记的问题并没有耽搁他多久。军事委员部的秘书匆匆看过他的证明书，说：

“请您到顿河肃反委员会政治局去一下。您当过军官，所以您要到他们那儿登记一下。”

“是啦，”葛利高里举手行礼，丝毫也没有显露出自己心情的激动。

他在广场上停下脚步，思考起来。应该到政治局去，但是他的整个身心都痛苦地反对这样做。“会把你关起来！”心里有个声音警告他说，葛利高里由于恐惧和憎恶不禁哆嗦了一下。他站在小学校的板栅旁边，用什么也没看见的眼睛瞅着落满牛粪的土地，仿佛已经看到自己被反绑着双手，正沿着肮脏的梯阶往地窖里走，还有一个紧握着粗糙的手枪柄的人跟在他身后。葛利高里攥起拳头，看了看鼓起来的青筋。要把这两只手绑起来？他心情非常激动。不，今天他不去啦！明天再去——今天他要回到村子里去，跟孩子们玩一天，去看阿克西妮亚，明天早晨再回维申斯克来。这条腿，也真见鬼，一走就疼。他只回家去住一天——然后回到这里来，一定回来。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随它去吧，可今天不行！

“啊——啊，麦列霍夫！好久不见啦，好久……”

葛利高里回过头来。雅科夫·福明——彼得罗的同事，曾叛离顿河军的第二十八团团长——朝他走了过来。

已经完全不是葛利高里从前熟识的那个笨手笨脚、衣著随便的阿塔曼斯基团的列兵了。两年来，他的样子大变了：穿着一件很合身的骑兵军大衣，精心修剪的两撇棕红胡子英俊地朝上翘着，他的全身，那豪迈的走路姿势，洋洋得意的笑容，都显示出自己不同凡响的优越性。

“哪阵风把你刮到我们这儿来啦？”他握着葛利高里的手，用自己瞳距很大的蓝眼睛直盯着葛利高里。

“复员啦，到军事委员部去登记啦……”

“回来很久了吗？”

“昨天刚回来。”

“我时常想起令兄彼得罗·潘苔莱维奇。他是个很好的哥萨克，可死得多不值……我和他是心腹之交。麦列霍夫，去年你们真不应该暴动。你们犯了错误！”

总得说点什么呀，所以葛利高里就说：

“是啊。哥萨克们犯了错误……”

“你在哪个部队？”

“骑兵第一师。”

“担任什么职务？”

“骑兵连连长。”

“好啊！现在我也指挥一个连。就驻扎在这里，在我们维申斯克，有自己的骑兵守备连。”他往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提议说：“走，咱们去溜达溜达，你陪我走一会儿，这里人来人往，说话不方便。”

他们沿街上走去，福明斜睨着葛利高里，问道：

“你打算在家里住吗？”

“我能住到哪儿去呢？当然住在家里啦。”

“想操持家业？”

“是的。”

福明惋惜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

“麦列霍夫，你选的复员时机可不好，唉唉，太不好……你应该过一两年再回家就好啦。”

“为什么？”

福明抓住葛利高里的胳膊肘，略微弯下腰，耳语说：

“目前咱们这个地区形势很紧张。哥萨克对余粮征集制非常不满。博古恰尔县已经发生了暴动。今天我们就去镇压。小伙子，顶好你还是离开这儿，而且越快越好。我和波得罗是好朋友，所以我才这么劝你：快走吧！”

“我已经没有地方可去啦。”

“喂，你要当心！我是说政治局要动手逮捕军官啦。这一个星期，从杜达列夫卡送来了三名准尉，从列舍托夫卡也送来一名，从顿河对岸一批一批的军官被押送到这儿来，连那些普通的、没有任何官衔的哥萨克也都触动啦。你自己想想吧，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

“谢谢你的忠告，只是我实在没有地方可去啦，”葛利高里固执他说。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情啦。”

福明谈起了本地的情况，谈了他跟军区首长以及人民军事委员部的委员沙哈耶夫之间的关系。葛利高里一心想着自己的心事，漫不经心地听他说去。他们走过三个街区，福明停了下来。

“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一下。回头见。”他把手往库班式皮帽子上举，冷冰冰地跟葛利高里道了别，顺着胡同走去，身上崭新的武装带咯吱咯吱直响，他挺得笔直，那副神气样儿，十分可笑。葛利高里目送了他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沿着政治局二层楼房的石阶往上爬着，他心里想：“要完蛋——就叫它快点儿吧，用不着拖啦！葛利高里，你既然敢做——就要敢当！”

第八章

早晨八点来钟，阿克西妮亚把炉子里的余火弄在一起儿，然后坐在板凳上，用围裙擦着红扑扑、汗淋淋的脸。为了早点儿把饭做好，黎明以前她就起来了，——煮好鸡肉汤面条，烙好馅饼，在甜馅饺子上倒了很多糖汁，放在火上煎煎；她知道——葛利高里喜欢吃油煎的甜馅饺子，预备了一顿过节似的饭食，盼着情人能到她家里来吃饭。

她很想找个借口到麦列霍夫家去，哪管去待一分钟也好，能看葛利高里一眼也好。他就在旁边，可是竟不能见到他，这简直是太不可想象了。但是她终究还是把这个愿望压制下去，没有上麦列霍夫家去。她可不是个小姑娘啦。到她这样的年龄，可莽撞不得啊。

她比往常更仔细地洗过手和脸，穿上干净衬衣和有绣花边的新衬裙。站在打开的箱子前面想了半天，——究竟穿什么衣服？平常日子，打扮得太漂亮了不合适，但是又不愿意穿着通常在家干活穿的衣服。苦干不知道应该穿什么衣服，阿克西妮亚皱起眉头，漫不经心地抚弄着烫得平整的裙子。最后，她坚决地拿起一条藏青色的裙子和一件几乎还没有穿过的、镶着黑花边的浅蓝色上衣。这是她所有的衣服里最好的一套。归根到底，邻居们怎么看她，不都是一样吗？叫他们今天过自己的平常日子吧，而她今天可要过节啦。她急忙打扮起来，走到镜子前面。一丝惊异的微笑掠过她的嘴唇：谁的年轻的、闪着火花的眼睛，在炯炯有神地、喜悦地看着她。阿克西妮亚仔细地审查了几次自己的脸，然后轻松地叹了口气，不，她的美貌尚未消失！还有很多哥萨克遇到她时都要停下来，呆呆地看着她！她站在镜子前面整理着裙子，出声他说：“喂，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你小心防着点儿吧！……”她觉得脸红了起来，不禁轻轻低声笑了起来。但是这一切并未使她忽略了鬓角上的几丝白发，并把它们揪了下来。不应该让葛利高里看到这类使她想到她的年龄的东西。为了他，她愿意自己依然象七年前那样年轻。

午饭前，她还能强使自己待在家里，但是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往肩上披了一条白羊毛头巾，到麦列霍夫家去了。杜妮亚什卡一个人在家。阿克西妮亚跟她问候过，说道：

“你们还没有吃饭吗？”

“跟着这些不要家的人一起过日子，你能按时吃饭哪！当家的在苏维埃，葛利沙到镇上去啦。孩子们已经吃过，我在等这些大人哪。”

阿克西妮亚外表很镇静，举止、言谈都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失望的神色，说：

“我还以为——你们全都在家呢。葛利沙……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什么时候回来？今儿个回来吗？”

杜妮亚什卡迅速朝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邻居瞟了一眼，很不情愿他说：

“他去登记啦。”

“他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杜妮亚什卡眼泪汪汪；她用责备的口气，结结巴巴地嘟哝说：

“你也真是，这是什么时候……打扮得花枝招展……你可知道——他也许根本就回不来啦……”

“怎么——会回不来啦？”

“米哈伊尔说，在镇上会把他押起来……”杜妮亚什卡流出了几滴眼

泪，愤愤地哭了起来，用袖子擦着，叫喊着：“这该死的日子太可恨啦！而且什么时候才有个完哪！他走啦，可是孩子们，你看看，简直疯啦，——寸步不离地围着我问：‘爸爸上哪儿去啦，什么时候回来啊？’可我怎么知道呀？你看，我把他们送到院子里去啦，可是我自己心里简直难过得要命……这是多么该诅咒的日子呀！没有一会儿叫你安心的时候，我真想大哭一场！……”

“如果夜里还不回来——明天我就到镇上去打听打听，”阿克西妮亚用非常无所谓声调说，仿佛是在谈一件最平常的事情，一点儿也用不着激动。

杜妮亚什卡对她竟能这么镇定非常惊奇，叹了口气说：

“看来，现在他是不会回来的啦。他简直是跑回家来受罪的呀！”

“眼下还看不出个究竟，你先别哭喊，不然孩子们会以为……再见！”

葛利高里天黑以后才回来。他在家待了一会儿，就到阿克西妮亚家去了。

她整整心慌意乱地等了一天，这使她与情人欢聚的喜悦有几分失色。傍晚，阿克西妮亚感到，仿佛她连脊背都没有直过，整整干了一天活儿似的。她等得累了，烦了，躺到床上，——打起盹儿来，但是一听见窗户外有脚步声，就象年轻的姑娘似的，一跃下了床。

“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就到维申斯克去啦？”她抱住葛利高里，给他脱着军大衣问。

“来不及告诉你啦，走得非常匆忙。”

“可是我和杜妮亚什卡俩可就嘀咕开啦，各人心里都在想，你回不来啦。”

葛利高里矜持地笑了笑。

“不会的，还没到那个地步。”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暂时还没严重到那个地步。”

他一瘸一拐地走到桌边，坐了下来。从敞开着门里，可以看到内室的样子，屋角里放着一张宽大的木床，一只铜包镶的、闪着暗淡光泽的大箱子。这儿的一切，都依然是从前他还是个小伙子，乘司捷潘不在家常偷偷跑来时的那个样子；他觉得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时间仿佛没有理会这个家似的；连气味都跟从前一样：醉人的家酿新鲜啤酒气味，洗刷得干干净净的地板气味和刚能闻到的、枯萎的百里香气味，仿佛葛利高里最后一次黎明时离开这儿，只是不久前的事儿，可是实际上，这一切都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了……

他压下哀叹，不慌不忙地卷起烟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手哆嗦了一下，烟草都撒在膝盖上。

阿克西妮亚急忙摆好桌子。冷了的面条要热一热。阿克西妮亚跑到板棚里去拿来木屑以后，就气喘吁吁、脸色有点儿苍白地在炉子里生起火来，她吹着冒着火星烧起来的炭火，不时看看正弯着腰、一声不响地在那里抽烟的葛利高里。

“你去那儿办的事情怎么样啦？都办好了吗？”

“一切都很好。”

“那杜妮亚什卡怎么硬说，一定会把你押起来呢？她把我也吓得要死啦。”

葛利高里皱起眉头，生气地扔掉烟卷。

“这都是米哈伊尔灌到她耳朵里的。都是他胡想出来的，他总希望我倒霉。”

阿克西妮亚走到桌边来。葛利高里拉起她的手。

“不过你要知道，”他自下而上打量着她说，“我的事情很不妙。我自己也在想，一进那个政治局，就出不来啦。不管怎么说，我在暴动的时候指挥过一个师，是中尉军阶。他们现在正要收拾这样的人呢。”

“他们对你说了些什么？”

“叫我填一张履历表，就是这么一张纸，要把服役的全部过程都填上去。我又是一个不大会写字的人。有生以来也没有写过这么多的字，坐了两个钟头，才把我的经历全都填写上去。后来又进来两个人，总在询问参加暴动的事儿。还不错，说话都很和气。为首的那个人还问我：‘您要喝茶吗？不过放的可是糖精。’我想，还喝什么茶呀！只要能好好地离开你们这儿就谢天谢地啦，”葛利高里沉默了片刻，又仿佛是在说别人的事儿似的，蔑视他说：“接受处罚时就那么懦弱啦……害怕啦。”

他恨自己在维申斯克的那副可怜相，恨自己不能战胜、制服自己的恐怖心理。尤其是因为他的担心完全是庸人自扰，所以就加倍痛恨自己。现在看起来，他胡思乱想的那些问题是那么可笑又可耻。他一路上总在想这个问题，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现在谈起这一切时，就嘲笑起自己，而且对自己的感受也有点言过其实。

阿克西妮亚细心倾听他讲完，然后就轻轻地把手抽出来，走到炉子边去。她拨弄着炉人问：

“那以后怎么办呢？”

“过一个星期还要去，再去登记一下。”

“你以为他们总要把你关起来吗？”

“看来，会的。迟早是要把我关起来的。”

“那我们怎么办呀？我们怎样过下去呀，葛利沙？”

“我也不知道。好啦，咱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吧。你这儿有洗脸的水吗？”

他们坐下来吃晚饭，阿克西妮亚早晨憧憬过的美满幸福重又展现在眼前了。葛利高里就在这里，坐在她身旁；现在她可以不停地看着他，用不着顾虑别人监视她的目光啦，就是说，不必难为情地，用眼睛说出一切想说的话啦。主啊，她是多么想念他呀，她的肉体由于渴想这两只粗糙大手的抚摸，是多么烦躁不安啊！她几乎一点东西都没有吃；微微向前探着身子，看着葛利高里贪婪地吃着，用迷糊不清的目光抚摸着他的脸，抚摸着他那被军便服硬领紧勒着的黝黑的脖子，抚摸着他的宽肩膀和沉重地放在桌子上的双手……她拼命吸着他身上散发出来富有刺激性的男人的汗气和烟草的混合气味。她就是蒙上眼睛，单从身上的气味就可以从上千的男人中认出她的葛利高里来……她的脸颊上泛起浓重的红晕，心咚咚地跳得厉害。在这天晚上，她很难作一位对客人照顾得十分周到的女主人了，因为除了葛利高里，周围的东西什么她都看不见了。而他也不需要什么照顾：自己动手切面包，眼睛四处寻觅盐瓶，在炉台找到了，又自己动手添上第二盘面条汤。

“我简直象饿狗一样，”他好象是辩解似的笑着说。“从早晨一天都没有吃东西。”

直到这时候，阿克西妮亚才想起自己的责任，急忙跳了起来。

“啊呀，我的可怜的宝贝儿！我把甜馅饺子和肉饼全都忘啦！吃鸡肉吧！多吃点儿，我的亲爱的！……我马上全都端来。”

他吃了多久，吃得多卖劲儿啊！就好象整整一个星期没吃饭似的。根本就用不着招待。阿克西妮亚耐心地等着他吃，可是后来还是忍不住了：坐到他身旁，用左手把他的脑袋搂到自己怀里，右手拿着一块绣花的干净手巾，亲自给情人擦了擦油晃晃的嘴唇和下巴，眯缝起眼睛，只看到黑暗中闪着橙黄色的火花，屏住气，把自己的嘴唇紧压到他的嘴唇上去。

其实，要使一个人幸福，所需要的并不很多。阿克西妮亚，至少，在这天晚上是幸福的……

第九章

葛利高里跟科舍沃伊见面就觉得很不舒服。他们的关系在他回来的头一天就决定了，而且他们既没有什么话可谈，也没有谈的必要。大概，米哈伊尔也并不高兴见到葛利高里。他雇了两个木匠，给他赶修自家的旧房子：换掉房顶上已经快烂掉的椽子，翻修了一面要倾倒的墙，做了新的门楣、门框和房门。

从维申斯克回来以后，葛利高里就到村革命军事委员会去，把自己经人民军事委员部盖过章的部队证件交给科舍沃伊，没有道别就走了出来。他带着孩子和一些随身用的东西，搬到阿克西妮亚家去暂住。杜妮亚什卡送他到新居的时候，哭了起来。

“好哥哥，请您不要恨我，我没有对不起您的地方，”她央告似的望着哥哥说。

“你这是怎么啦，杜妮亚？不，不，你别这样，”葛利高里安慰她说。“你常到我们这儿来玩……我现在只剩下你这么一个人啦，我一直很疼爱你，现在也很疼爱你……唉，至于你丈夫——那是另一回事儿啦。咱们兄妹的情谊是变不了的。”

“我们很快就搬走，您别生气。”

“根本用不着搬！”葛利高里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在家里至少住到春天再说嘛。你们并不妨碍我，我跟孩子住在阿克西妮亚家也满好。”

“你要娶她吗，葛利沙？”

“这用不着忙，”葛利高里含糊其辞地回答说。

“哥哥，你娶她吧，她真好，”杜妮亚什卡坚定他说：“去世的母亲说过，你只能娶她作妻子，妈妈在去世前的那些日子里非常喜欢她，死前，经常去看她。”

“你好象是在劝说我似的，”葛利高里含笑说。“除了她，我还能娶谁呢？难道去娶安德罗妮哈老太太吗？”

安德罗妮哈是鞑靼村的一位最长寿的女人。她早已活过一百岁了。杜妮亚什卡一想起她那矮小的、弯到地上的身形，就笑了起来。

“你真能瞎说，哥哥！要知道我只不过是问问罢了。因为你一直闭口不谈这件事儿——所以我才问的。”

“不管娶谁，我总要请你来吃喜酒的。”葛利高里玩笑地拍了拍妹妹的肩膀，心情轻松地走出了自己的家门。

说实在的，他住在哪里都无所谓，只要能安逸地活下去就谢天谢地啦。但是他竟没有找到这种安逸……他闲得无聊地过了几天。也曾试图给阿克西妮亚家里做点儿什么，可是立刻就意识到，他什么也做不成，他简直是六神无主。那种令人心焦的、吉凶难卜的未来使他痛苦，无法平静地生活；他每时每刻都在想：会把他逮捕，关进监狱，——这是最好的结局了，弄不好，可能枪毙。

阿克西妮亚夜里有时偶尔醒来，看到他没有睡着。他总是仰面躺着，双手放在脑袋下面，凝视着昏暗，他的目光冰冷、凶狠。阿克西妮亚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是她却爱莫能助。看到他这么痛苦，想到他们共同生活的希望又要幻灭，自己也非常痛苦。她什么话也不问。由他自己去决定这一切吧。只有一次，她夜里醒来，看到身旁的纸烟红光，就说：

“葛利沙，你总睡不着……你是不是暂时离开村子呢？或者是咱们一起逃到什么地方去躲一躲？”

他仔细地用被子盖好她的脚，不很情愿地回答说：

“我想想看。你睡吧。”

“等到这儿太平无事啦，咱们再回来，啊？”

他心里似乎也没有什么主意，所以还是含糊其辞回答说：

“咱们要先看看，事情究竟会怎么发展。你睡吧，克秀莎。”说完，他又小心、温柔地亲了亲她那赤裸的、冰凉的、光滑的肩膀。

可是实际上他已经暗自下了决心：他决定再也不去维申斯克了。叫政治局上次接待他的那个人空等着吧。上次，那个人坐在桌边，把军大衣披在肩上，不断地伸懒腰，弄得骨节咯吧咯吧乱响，假装打呵欠，听着葛利高里讲述暴动的经过。他再也别想听到什么啦。要说的话都说完啦。

葛利高里决定在该到政治局去的那天就离开村子，需要的话——就长期出亡。到哪里去——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下定决心要离开村子。他既不愿意被枪毙，也不愿意去坐监狱。他已经做出了选择，但是不想过早地把这个决定告诉阿克西妮亚。用不着在最后日子再使她伤心，实际上这些日子他们过得已经很不愉快啦。他决定到最后一天再把这一切告诉她。现在还是让她把脸放在他的腋下，安安静静地睡吧。这几天夜里，她常说：“我在你身边儿睡得很舒服。”好，暂时叫她舒服地去睡吧。这个可怜的女人贴在他身边安睡的时间不会久啦……

葛利高里每天早晨侍弄一会儿孩子们，然后就毫无目的地在村子里瞎逛。跟人们在一起，他觉得痛快一些。

有一次普罗霍尔提议，到尼基塔·梅利尼科夫家去聚会聚会，跟年轻的哥萨克们一起喝喝酒。葛利高里断然拒绝了。他从同村人的谈话中知道，他们对余粮的征集政策很不满意，喝酒的时候一定会谈到这件事儿。他不愿意使自己因此受到怀疑，就连遇到熟人的时候，他也总是回避谈论政治。他对这叫他吃尽苦头儿的政治已经厌恶透啦。

特别是因为余粮征集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就更应该多加小心，为此已经抓去三个老头子作人质，由两个征集人员押送到维申斯克去了。

第二天，在统一消费合作社附近，葛利高里遇上了不久前才从红军里回来的、从前的炮兵扎哈尔·克拉姆斯科夫。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走路摇摇晃晃，但是走近葛利高里的时候，把沾满白粘土的上衣的扣子全都扣上，沙哑地问候说：

“你好，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

“你好啊。”葛利高里握了握身材短粗而又健壮、象棵榆树似的炮兵的大手。

“你还认得我吗？”

“当然认得啦。”

“你还记得去年在博科夫斯克附近，我们炮兵连怎么救你们的事儿吗？如果不是我们，你的骑兵就要倒霉啦。那一仗我们杀死了多少红军士兵啊——真是海啦！我们先开了一炮，又打了一颗榴霰弹……那时候我是第一门炮的瞄准手！是我！”扎哈尔在自己的宽胸膛上砰地捶了一拳。

葛利高里斜眼向四周看了看，——不远的地方站着几个哥萨克，正在看着他们，注意倾听他们进行的谈话。葛利高里的嘴角哆嗦着，愤恨地露出了

密密的白牙齿。

“你喝醉啦，”他咬紧牙齿，小声他说。“回家去睡觉吧，别胡说八道啦。”

“不，我没有喝醉！”醉醺醺的炮兵大声叫。“也许，是因为借酒浇愁，愁醉啦！我回到家里来，可是这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是地狱……！哥萨克简直无路可走啦，而且也没有哥萨克啦！让我交四十普特粮食，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呀？他们这样摊派，是他们种了庄稼了吗？他们知道庄稼是怎么长出来的吗？”

他两眼血红，呆痴无神，突然摇晃了一下，象狗熊似的扑到葛利高里身上，把浓烈的酒气直喷到他的脸上。

“你为什么穿没有裤条的裤子？你已经变成庄稼佬了吗？我们不许可！我的乖乖，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我们还要再去打仗！比方说，还象去年那样，来个：打倒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万岁！”

葛利高里猛地把他推开，小声说：

“回家去吧，醉鬼！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克拉姆斯科夫伸出一只扎煞着烟熏黄的手指，嘟囔说：

“如果我说得不对，请原谅。请原谅，我是把你看作自己的指挥官……慈父般的指挥官才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应该还去打仗！”

葛利高里一声不响地转过身，穿过广场，走回家去了。直到傍晚，脑子里总在回想这次荒唐的会面，想着克拉姆斯科夫醉声的叫喊、哥萨克们同情的沉默和微笑，他决定：“不好，应该赶快逃走！再待下去，不会有好结果……”

星期六应该去维申斯克。再过三天，他就必须逃离出生的村庄啦，但是形势突变：星期四的夜里——葛利高里已经准备躺下睡觉啦——忽听有人急促地敲门。阿克西妮亚走到门廊里去。葛利高里听见她问：“谁呀？”他没有听见回答的声音，但是模糊的恐惧情绪，把他从床上拉起来，走到窗前。门廊里门环响了一下。杜妮亚什卡先走了进来。葛利高里一见她那苍白的脸色，一句话还没有问，就从板凳上拿起皮帽和军大衣。

“哥哥……”

“什么事？”他一面套着军大衣袖子，一边低声问。

杜妮亚什卡上气不接下气地急忙说：

“哥哥，你立刻就逃走吧！有个骑马的人从镇上到我们家来啦。他们坐在内室里……在悄悄地谈话，可是我听见啦……我站在门后头，全听见啦……米哈伊尔说——应该逮捕你……他给他们讲述你的所做所为……快逃吧！”

葛利高里迅速地走到她面前，抱住她，使劲亲了亲她的脸颊。

“谢谢你，好妹妹！赶快回去吧，不然他们会发觉你出来啦。再见啦，”然后转身对阿克西妮亚说：“拿面包来！快点儿！不要整的，切成厚片！”

他的短暂的和平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他象临战一样，行动起来，迅速，但很镇定：走进内室，轻手轻脚地亲了亲正熟睡的两个孩子，然后紧紧抱住阿克西妮亚。

“别了！我很快就会给你信儿，普罗霍尔会告诉你的。照料好孩子。关上门。他们来问——就说，我去维申斯克啦。好，别了，别难过，克秀

莎！”吻着她，他感觉到她的嘴唇上有热乎乎的眼泪的咸味儿。

他已经没有工夫来安慰阿克西妮亚和倾听她那软弱无力的、若断若续的呓语了。他轻轻地移开抱住他的胳膊，朝门廊迈了一步，谛听了片刻，迅速推开外边的门。一阵从顿河上吹来的冷风迎面扑来。他闭了一下儿眼睛，使眼睛习惯一下暗夜。

起初阿克西妮亚还听见葛利高里脚下咯吱咯吱的雪声。葛利高里每走一步都在她心上刺痛一下。后来脚步声沉寂了，接着篱笆门响了一下。然后一切都归于寂静，只有还在顿河对岸的树林中喧闹。阿克西妮亚想透过风声听出点儿什么声音，但是什么也没有听见。她觉得浑身发冷。她走进厨房，吹灭了灯。

第十章

一九二一年的深秋，由于余粮征集的情况不佳，就建立了粮食征集队，这时在哥萨克居民中就出现了骚动的暗流。在顿河地区上游各市镇——舒米林斯克、卡赞斯克、米古林斯克、梅什科夫斯克、维申斯克、叶兰斯克、斯拉谢犬斯克及其他一些集镇——出现了一些小股武装匪帮。这是哥萨克富农和富裕阶层对组建征粮队、对苏维埃政权为实施余粮征集制而采取的一些紧急措施的回答。

大多数匪帮——每股拥有五支到二十支枪——都是由当地的哥萨克，前自卫军积极分子组成的。其中有：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在惩罚队里混过的人，有逃脱了九月征召的低级指挥人员，如下士、司务长和原顿河军的准尉，有去年在顿河上游军区暴动中以虐杀红军战士而功勋卓著鲫叛乱分子，——总之，都是些跟苏维埃政权走不到一起的人。

他们在各村袭击征粮队，赶回往粮食收集站运送粮食的车辆，杀害共产党员和忠于苏维埃政权的非党哥萨克。

清剿土匪的任务由驻扎在维申斯克和巴兹基村的顿河上游军区守备营执行。但是消灭出没于本区辽阔土地上匪帮的各种努力都很不成功，——因为，第一，当地部分居民同情土匪，为他们提供给养和红军清剿部队的行动情报，而且隐瞒他们的行踪，使他们免遭追击；第二，原是沙皇军队的上尉和社会革命党员的营长卡帕林，根本就不愿意消灭这股不久以前才在顿河上游出现的反革命力量，因此用尽心机来阻挠这项任务的完成。只是偶尔，还是在区党委会主席的催逼下，他才短时间地出击一次，然后又缩回维申斯克，借口他不能分散力量，去进行毫无意义的冒险，而把维申斯克和镇上的诸多地区党政军机关和仓库置于毫无护卫的状态。这个营共有四百多人，配备有十四挺机枪，是支守卫部队：红军战士的任务是看守押犯，挑水，到树林子里去砍木头和进行义务劳动、从橡树叶中采集可以做墨水的五倍子。这个守备营出色地向诸多的地区党政军机构和办公室提供了木柴和墨水，而与此同时，区内的小股匪徒的数量却在剧增，多如牛毛。直到十二月里，在与顿河上游地区毗连的沃罗涅什省的博古恰尔县境内发生了大规模暴动以后，这个营才不得不停止砍伐木材和收集五倍子的工作。顿河地区部队指挥部命令守备营的三个连和一个机枪排，会同骑兵守备连、第十二征粮团第一营和两支进行拦击的小部队，前去镇压这次暴动。

在攻打干顿涅茨村隘口的战斗中，维申斯克骑兵守备连在雅科夫·福明的指挥下，从侧翼对叛乱分子的散兵线发起冲锋，敌人逃逸，在追击中砍死了一百七十多人，自己只牺牲了三名战士。这个连里，除了极少数外，全是顿河上游各集镇的哥萨克他们就是在这里也没有改变几百年来形成的哥萨克传统：战斗结束后，不顾连里两名共产党员的反对，几乎有一半战士都脱下自己身上的旧军大衣和棉袄，换上从被砍死的叛军身上剥下来的结实的光面短皮袄。

暴动镇压下去以后，过了几天，这个连就被调到卡赞斯克镇。福明为驱除战争的累赘，便在卡赞斯克尽情地玩乐。这个色情狂、善于交游、风流放荡的连长，常常整夜整夜地在外边寻欢作乐，直到天快亮了，才回住所。跟福明相好、称兄道弟的一些战士们，傍晚在街上看到他们的连长穿着擦得锃亮的靴子，就心照不宣地互相挤挤眼说：

“好啊，咱们的儿马又去找守活寡的娘儿们啦！现在只有天亮以后才能见到他啦。”

每当连里的一些熟识的哥萨克告诉福明，他们那里有烧酒，可以喝几杯的时候，他就偷偷瞒着政治委员和指导员溜到他们的住处去。这已经是司空见惯。但是不久，这位英勇的连长忽然苦闷起来，脸色阴沉，对不久前的欢乐几乎全然忘怀。黄昏时分，也不再象从前那样拼命擦那双漂亮的高筒皮靴了，也不天天刮脸了，不过还偶尔到在他连队里服役的同村人的住处去坐坐，喝上几杯，但却变得少言寡语了。

福明性格上的变化跟部队指挥员收到维申斯克的一个通知的时间正好吻合，顿河肃反委员会政治局简短地通知说，在毗邻梅德维季河口区的米哈伊洛夫卡，守备营在营长瓦库林率领下叛变了。

瓦库林和福明是同事和好友。他们从前曾经一起在米罗诺夫兵团混过，一同从萨兰斯克开到顿河，而且在布琼尼的骑兵包围了叛变的米罗诺夫兵团以后，也一同缴械投降的。福明和瓦库林直到最近还保持着友好关系。不久前，九月初，瓦库林还到维申斯克来过，那时候他就咬牙切齿地对朋友大发牢骚：“委员们的横行霸道，他们实施的余粮征集制使农民破产，把国家推向灭亡。”福明心里是赞成瓦库林的话的，但是他为人谨慎，常用狡狴来弥补他天生的愚蠢。他一贯谨小慎微，从不急忙处事，从不立即表态：说对，或者说不。但是自从他听说瓦库林营叛变后不久，他那一贯谨慎的性格突然变了。在连队开赴维申斯克前，有一天晚上，连里有些人在排长阿尔费罗大的住处聚会。准备了满满一饮马桶的烧酒。大家围着桌子谈得非常起劲。福明也来参加这次宴饮，他沉默不语地听着谈话，同样一声不响地从桶里舀着烧酒。但是当个战士谈起在于顿涅茨村口冲锋的时候，福明就若有所思地卷了卷胡子，打断了战士的话：

“弟兄们，咱们砍霍霍尔砍得倒很痛快，但愿咱们自个儿最近别碰上什么倒霉的事情……要是咱们回到维申斯克去，一看到征粮队把咱们家的粮食都抢走了呢？卡赞斯克人都非常怨恨这些征粮队。他们把粮食柜里的粮食拿得一粒不剩，象用扫帚扫过……”

屋子里立刻静了下来。福明瞥了一眼自己连里的战士们，勉强地笑着说：

“我只是——玩笑而已……你们可要小心了，不能胡说，不然，一句玩笑就会引起天晓得多么严重的问题。”

回维申斯克时，福明带半个排红军，来到鲁别任村自己家里。在村子里，他并没有一直骑着马走进自家的院子，在大门口下了马，把缰绳扔给一个红军战士，走进屋子。

他冷冷地朝妻子点了点头，恭恭敬敬地给老娘行过礼，拉着她的手恭敬地请过安以后，又抱了抱孩子们。

“我爹上哪儿去啦？”他坐在方凳上，把马刀放在两腿中间问。

“到磨坊里去啦，”老太婆回答说，看了看儿子，厉声命令说：“摘下帽子呀，反基督的人！谁戴着帽子坐在圣像下面呀？哎呀，雅科夫，你的脑袋可要掉啦……”

福明不高兴地笑了笑，摘下库班式皮帽，但是没有脱大衣。

“你为什么不脱大衣呀？”

“我只是顺路来看看你们，军务在身，总是没有工夫回来。”

“我知道你忙的什么军务……”老太太厉声说，这是暗指儿子的浪荡行为和他 在维申斯克寻花问柳的事儿。

这早已传遍鲁别任村了。

脸色苍白，看来受尽折磨、早衰的福明的妻子，惊讶地看了婆婆一眼，走到炉炕边去。她想对丈夫献献殷勤，博取他的欢心，就是能温存地看自己一眼也好啊，于是从炉台底下拿起一块破布，跪在地上，弯着腰，擦起粘在福明长筒靴子上厚厚的污泥来。

“看你穿的这双靴子多好啊，亚沙……你把靴子穿得太脏啦……我立刻就给你擦擦，擦得干干净净！”她几乎是无声地在嘟哝着，头也不抬，跪在丈夫脚边爬着。

他已经很久没有和她一起生活了，对这个他在年轻时曾一度爱过的女人，除了一点儿卑薄的怜悯以外，早已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但是她却始终爱着他，而且心里暗暗希望，有朝一日他还会回到她身边来；——她全都原谅他了。多年来，她操持家务，照料孩子，尽量博得脾气古怪的婆婆的欢心。地里的全部繁重劳动全落在她那消瘦的肩膀上。力不胜任的劳动和生第二个孩子以后留下来的病，年复一年地吞噬着她的健康。她消瘦了。脸色灰白。早衰在她的脸颊上刻满了蜘蛛网似的皱纹。眼睛里出现了那种聪明的病畜所具有的惊骇、驯顺的神色。连她自己也没有理会到她竟老得这样快，她的健康日益恶化，但是她一直还是满怀希望。难得见到丈夫一回，这时她还是怀着羞怯的爱恋和喜悦看着自己漂亮的丈夫，看也看不够……

福明仔细地 看着妻子的脊背，可怜的、弯着的瘦削的肩胛骨在她的衣服里面鼓得十分清楚，看着她那两只哆哆嗦嗦、正在竭力给他擦靴子上污泥的大手，心里想：“多漂亮啊，真是没有说的！我竟曾经跟她一起睡过觉……尽管她是老得厉害……可是怎么竟老成这个样子啦！”

“你别擦啦！反正我还是要弄脏的，”他把两只脚从妻子的手里抽出来，生气他说。

她用力挺直了脊背，站了起来。焦黄的脸颊上透出一阵轻微的红晕。她那两只瞅着丈夫的湿润的眼睛里洋溢着几多恩爱和无限的忠诚啊，他急忙扭过身去，问母亲：

“你们在家日子过得可好啊？”

“还是老样子，”老太婆面色阴沉地回答说。

“征粮队到村子里来过吗？”

“昨天才离开这儿到下克里夫斯克村去啦。”

“拿过咱们家的粮食吗？”

“拿过。他们拿了 多少走，达维杜什卡？”

很象父亲，也生着那样一双瞳距很大的浅蓝色眼睛的十四岁的半大男孩回答说：

“爷爷看着他们拿的，他知道。好象是十口袋。”

“这——样……”福明站了起来，迅速地看了儿子一眼，整理了一下武装带。问下面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脸色略微有点儿发白：“你们对他们说过，他们这是在拿什么人的粮食了吗？”

亚沙也是雅科夫的爱称。

达维杜什卡是达维德的爱称。

老太婆把手一挥，有点儿幸灾乐祸地笑着说：

“他们似乎并不买你的帐！他们的头目说：‘不论是什么人，都得把多余的粮食交出来。他是福明也好，地区政府的主席也好——我们都要把多余的粮食拿走！’这样他们就把粮食柜打开啦。”

“妈妈，我会跟他们算帐。我要跟他们算帐！”福明暗哑他说，匆匆跟家人告了别，走出了屋子。

自从这次回家以后，他就谨慎地暗自探查自己连里战士们的情绪，没费很大的劲儿就了解到，他们大都对余粮征集制很不满意。他们的妻子和远亲近亲从村庄和集镇来看望他们；讲述征粮队怎样搜索粮食，怎样把全部粮食都拿走，只留下种籽和口粮。这一切都引起了不良的后果，当一月底，在巴兹基召开的守备部队大会上，军区军事委员沙哈耶夫做报告的时候，骑兵连的战士就公开提出了意见。从他们的队伍里喊出了这样的口号：

“赶走征粮队！”

“征粮工作该收场啦！”

“打倒粮食委员！”

守备连的红军战士们也喊着口号回敬他们：

“这是反革命！”

“解除这些坏蛋的武装！”

大会开得很长，群情激愤。守备部队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中，有一个激动地对福明说：

“你应该出来说话呀，福明同志！瞧瞧，你的骑兵在搞些什么名堂啊！”

福明的胡子里暗藏着微笑。

“我不是党员，难道他们会听我的话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在大会结束前，早就跟营长卡帕林一起儿走了。在回维申斯克去的路上，他们谈了目前的形势，而且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语言。过了一个星期，卡帕林在福明的住处，当面对他说：

“或者我们现在就干，或者是永远也不干，你要明白这一点，雅科夫·叶菲莫维奇！应该抓紧时机。现在是很好的机会。哥萨克拥护我们。你在区里的威信很高。居民的情绪——简直好得不能再好啦。你怎么不说话呀？下决心吧！”

“还有什么决心可下？”福明皱着眉头看着卡帕林，慢腾腾地拉着长声说。“这是早已经决定的啦。只是要制定一个计划，要马到成功，别让蚊子叮到鼻子才行。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吧。”

福明和卡帕林之间可疑的友谊关系，并非丝毫未被发觉。营里有几个共产党员组织了对他们的监视，把他们的怀疑报告给顿河肃反委员会政治局局长阿尔捷米耶夫和军事委员沙哈耶夫。

“不能草木皆兵嘛，”阿尔捷米耶夫笑着说。“这个卡帕林是个胆小鬼，他又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我们要对福明进行监视，我们早就在注意他啦，不过福明也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纯属无稽之谈，”他断然下结论说。

但是进行监视已经晚了：阴谋分子已经商量好啦。暴动要在三月十二日上午八时打响。他们约定，这一天福明率领全连人马全副武装去进行早晨的遛马，随之对驻扎在镇郊的机枪排发起突袭，夺取机枪，然后协助守备连对

地区各机关进行“清洗”。

不过卡帕林心里还有点儿嘀咕，觉得全营未必都会支持他。有一天，他把这一估计告诉了福明。福明仔细听完他的话说：

“只要能把机枪都夺过来，此举就算成功，我们就可以一下子把你那个营镇压下去……”

对福明和卡帕林进行的严密监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他们很少见面，即便见面也是谈公事，只是在二月底，有一天夜里，有一个哨兵在街上看见他们俩。福明牵着一匹备着鞍子的马，卡帕林和他并肩走着。问口令时，卡帕林回答说：“自己人。”他们走进卡帕林的住处。福明把马拴在台阶的栏杆上。屋里没有点灯。下半夜三点多钟，福明才出来，骑马回到自己的住所。这就是收集到的全部情报。

军区军事委员沙哈耶夫把自己对福明和卡帕林的怀疑，用密电报告了顿河地区部队司令。过了几天，得到了司令的回电，批准解除福明和卡帕林的职务并逮捕他们的请求。

在军区党委会会议上决定：用地区军事委员会的命令通知福明，调他去新切尔卡斯克，听候部队司令的调遣，请他把骑兵连交给副连长奥夫钦尼科夫指挥；当天就借口卡赞斯克发现了匪帮，把骑兵连调往卡赞斯克，然后夜里逮捕那些阴谋分子。决定把骑兵连从镇上调走，是因为怕这个连一听说逮捕了福明会暴动。请守备营的第二连连长，共产党员特卡琴科把可能发生暴动的情况告诉营里的共产党员和各排排长，叫他们提高警惕，命令驻扎在镇上的一个连和机枪排作好战斗准备。

第二天早晨福明得到了命令。

“哪，好吧，你来接管骑兵连吧，奥夫钦尼科夫。我要到新切尔卡斯克去啦。”他泰然自若地说。“你要看看交接清册吗？”

非党员的排长奥夫钦尼科夫事前没有接到过任何人的警告，毫不猜疑地看起交接书来了。

福明乘机写了一个纸条给卡帕林：“咱们今天就要动手。他们撤了我的职务。赶快准备行动。”他在门廊里把纸条交给自己的传令兵，耳语说：

“把纸条含在嘴里。叫马慢步走，明白了吗？不慌不忙地到卡帕林那儿去。如果路上有人拦住你，就把纸条吞下去。交给他以后，立刻就回到这儿来。”

奥夫钦尼科夫接到开赴卡赞斯克镇的命令，就率领骑兵连在教堂前的广场上排好队伍。福明骑马来到奥夫钦尼科夫面前说：

“请准许我跟连队告别。”

“请吧，不过请说得简单点儿，别耽误我们上路。”

福明站在连队前面，勒住跳跃不止的马，对战士们说：

“同志们，你们是了解我的。知道我一向是为了什么而斗争的。我总是跟你们在一起儿。但是现在他们抢劫哥萨克，抢劫所有的庄稼人，我不同意这么干。就因为这个，他们撤了我的职。至于他们会怎么处置我——我是知道的。所以我才想来跟你们告别……”

连队里发出喧哗和叫嚣声，一时打断了福明的话。他站在马镫上，提高了嗓门，尖声喊道：

“如果你们想免遭抢劫——那你们就把征粮队从这儿赶出去，打死那些象征粮委员穆尔佐夫和委员沙哈耶夫之类的人！他们到咱们顿河来……”

喧声压下了福明的最后的话语。他等了一会儿，就响亮地发出命令：

“从右面起成三行，右转弯，开步走！”

骑兵连驯顺地执行了他的命令。被这突然发生的这一切弄得呆头呆脑的奥夫钦尼科夫，策马来到了福明跟前。

“你这是要往哪儿去，福明同志？”

福明连头也没有回，嘲讽地回答说：

“围着教堂绕个圈儿……”

直到这时候，奥夫钦尼科夫才明白了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发生的一切。他离开了队伍；政治指导员、副委员和仅有的一个红军战士也跟着他离开了队伍。等他们走了约有二百步远的时候，福明发觉他们不在了。他拨转马头，喊：

“奥夫钦尼科夫，站住！……”

四个骑马的人把小跑变成飞奔。他们的马蹄溅起融雪，飞向四方。福明命令：

“执枪准备战斗！抓住奥夫钦尼科夫！……第一排！追！……”

乱七八糟地响起了一阵枪声。第一排有十六个人飞马追去。这时候，福明把连里其余的人分成两组，一组由第三排排长率领，前去缴机枪排的械，另外一组由福明亲自率领，到驻在市镇北部、从前的公马圈里的一个守备连那里去。

第一组朝天放着枪，挥舞着马刀，沿着大街飞驰而去。叛兵在路上砍死了四个碰上的共产党员，在市镇边缘上匆忙排开阵式，没有喊杀声，默默地向从房子里跑出来的机枪排红军战士发起冲锋。

机枪排驻扎的那座房子坐落在市镇外，距离市镇最边缘上的院落不过一百沙绳。叛兵遇到迎面扫射的机枪火力，就猛然拨转马头跑了回来。有三个没有来得及跑到最近的胡同，已经被打下马来。想要出其不意，使机枪手束手就擒的计划失败了。叛兵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进攻措施。第三排排长丘马科夫领着自己那一组人找到了掩护的地方；他没下马，小心翼翼地从小棚的石头墙后头张望了一下说：

“好啊，又推出两挺‘马克辛’来啦。”然后用皮帽子擦了擦汗淋淋的额角，转身对士兵们说：“向后转吧，弟兄们！……叫福明自个儿来抓这些机枪手吧。咱们已经有几个人留在雪地上啦，是三个吗？哼，得啦，叫他自个儿来试试吧。”

镇东郊的枪声一响起来，连长特卡琴科就从住处跑了出来，——他跑着穿上衣服，直奔兵营。有三十来名红军战士已经在营房前排成横队。他们困惑不解地争问连长：

“谁在放枪哪？”

“出了什么事？”

他没有回答，默默地指挥着从营房里跑出来的战士们站到横队里去。有几个共产党员——军区各机关的工作人员，几乎跟他同时跑到了营房，也排到队伍里去了。镇里响着零落的步枪射击声。镇西郊的什么地方清脆地爆响了一声。特卡琴科一见有五十来个骑兵，拔出马刀，向营房驰来，就不慌不忙地拔出手枪。他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命令，横队里一下子就寂然无声了，战士们都已举起枪来，准备射击。

“这是咱们自己人在跑啊！你们瞧，是咱们的营长卡帕林同志呀！”有

一个战士喊。

那五十来个骑兵跑出街道，象听到命令似的，一同弯下腰趴到马脖子上，迅速向营房冲来。

“不要放他们过来！”特卡琴科厉声喊道。

一排齐射的声音淹没了他的声音。在离红军战士密集的横队约一百来步远的地方，有四个骑士落马了，其余的人乱哄哄地四散开来，拨转马头往回跑去。零落的步枪射击声继续在他们背后僻啪响着。有个骑士，看来受了点儿轻伤，从马鞍子上滑下来，但并没有松开手里的缰绳。他在奔驰的马后头拖了有十沙绳远，然后站立起来，抓住了马镫，又抓住了后鞍头，转瞬间已经又骑在马上了。他怒气冲冲地勒住奔马，转进最近的胡同里去。

骑兵连第一排的士兵没有追上奥夫钦尼科夫，又回到镇上来了。搜捕委员沙哈耶夫也没有得逞。在军事委员部的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和他的住所里都没有搜到他。他一听见枪声，就跑到顿河岸边，踏冰跑进了对岸的树林子，又从那里逃到巴兹基村，第二天已经到了离维申斯克五十俄里的霍皮奥尔河口镇了。

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及时地躲藏起来。搜查这些人也是有危险的，因为机枪排的红军战士已经带着几挺手提机枪进抵镇中心，把通往中心广场去的几条街道都置于机枪火力控制之下。

骑兵连停止了搜捕，下到顿河岸边，飞奔到教堂广场，他们就是从这里开始去追击奥夫钦尼科夫的。不久，福明的全部人马都集合到这里来了。他们又排好队。福明命令派出警卫哨，其余的战士都分散到屋子里去，但是没有卸下马鞍。

福明、卡帕林和几位排长单独地凑到边缘上的一座小房子里去。

“咱们完全失败啦！”卡帕林失望地叫喊道，然后软弱无力地瘫到板凳上。

“是的，没能占领镇子，那咱们在这儿就呆不下去啦，”福明低声说。

“雅科夫·叶菲莫维奇，咱们应该到全区各地去示威一番。现在咱们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反正不到时候是死不了的。把哥萨克们鼓动起来，那时候连这个集镇也就归咱们啦，”丘马科夫提议说。

福明默默地看了他一眼，转向卡帕林说：

“灰心了吗，老爷？擦擦你的鼻涕吧！咱们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咱们一起动手，那就要一起干到底……你是怎么考虑的，——咱们是退出市镇呢，还是再来干它一家伙？”

丘马科夫厉声说：

“叫别人去干吧！我可不愿意对着机枪去冲啦。这是毫无益处的蛮干。”

“我没有问你，住口！”福明看了丘马科夫一眼，丘马科夫低下头去。

卡帕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是的，当然啦，现在再来第二回已经没有意思啦。他们在武器上占优势。他们有十四挺机枪，我们连一挺也没有。他们的人员也比我们多……应该退走，去组织哥萨克起义。待到他们的增援部队开到的时候——全区都已暴动起来了。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啦。只有这点儿希望啦！”

福明沉默了很久，说：

“好吧，咱们就这样决定了。各位排长！请你们立刻去检查一下武器，

数数每个人手里有多少子弹。严格命令：一颗子弹也不许浪费。我要把那第一个违抗命令的人亲手砍掉。就这样传达给战士们。”他沉默了一会儿，狠狠地用大拳头在桌上捶了一下。“唉，机……机枪！都怪你，丘马科夫：要是能缴下四挺来也好啊！现在他们当然要把咱们赶出镇子去啦……好啦，散会吧！如果他们不打咱们，咱们就在镇上过一夜，明天天一亮就出发，在全区转一圈……”

一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叛变的骑兵连驻扎在维申斯克镇这一边，另一边是守备连和参加到这个连里来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敌对双方只隔两个街区，但是双方都没敢冒险进行夜袭。

第二天早晨，叛变的骑兵连未经战斗就撤出了市镇，向东开去。

第十一章

葛利高里从家里逃出来以后最初的三个星期，住在叶兰斯克镇属的上克里夫斯克村的一个熟识的哥萨克同事家里。后来，又转移到戈尔巴托夫斯基村去，那里有阿克西妮亚的一家远亲，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

他整天地躺在内室里，只有夜里才能到院子里去。这一切都很象是蹲监狱。由于想念孩子，闲得无聊，葛利高里简直痛苦难忍。他非常想回家去看看孩子，看看阿克西妮亚。他常在失眠之夜，穿上大衣，坚决要回鞑靼村去——每一次又都在认真考虑之后，脱掉大衣，叹息着，扑到床上。最后，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主人是阿克西妮亚的表叔，很同情葛利高里，但是他也不能长期把一位这样的客人留在家里。有一天，吃过晚饭，葛利高里回到自己住的屋子，听见了这样的谈话。女主人恶狠狠地尖声问道：

“这还有个完没有啊？”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事儿呀？”主人低声问她。

“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害人精脱手呀？”

“住口！”

“就要说！咱们的粮食——就有那么一丁点儿啦，可是你却还要养着这个罗锅儿鬼，每天还要供养他。这要养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呀，我问你哪？要是叫苏维埃知道了怎么办呀？会砍咱们的脑袋啊，孩子就要变成孤儿啦！”

“你住口吧，阿夫多季娅！”

“我就要说！咱们有孩子！咱们的粮食只剩下不到二十普特啦，可是你还要把这个吃闲饭的养在家里！他是你的什么人？是亲兄弟？是亲家公？是干亲？他跟你非亲非故！跟你连点儿亲戚边儿都沾不上，可是你却要养着他，管吃、管喝。唉，你这个秃鬼！给我住口，别哇哇叫啦，你要再叫，我明天就亲自到苏维埃去报告，说你在家里养着一棵多漂亮的花儿！”

第二天，主人走进葛利高里住的那间屋子，眼看着地板，说：

“葛利高里·播苔莱维奇！随便你怎么骂我吧，你不能再在我家住下去啦……我很尊敬你，也认识你去世的老太爷，也很尊敬他，不过现在我很难再留你住啦……而且我很怕政府察觉到你在我这儿。你走吧，随便到哪儿去都行。我拉家带口。我不愿意为你丢掉脑袋。请原谅，看在基督的面上，情你救救我们……”

“好吧，”葛利高里简短地说。“谢谢你们的款待，谢谢你收留了我。这一切我都感恩不尽。我自个儿也看得出太麻烦你啦，但是我到哪儿去啊？我的道路全堵死啦。”

“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好。我今天就走。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一切恩情，阿尔塔蒙·瓦西里耶维奇。”

“不值一谢，不要谢啦。”

“我不会忘掉你的恩情的。也许我将来还有机会报答你。”

深为感动的主人拍了拍葛利高里的肩膀。

“你快别说这些话啦！要是由我意儿，你就是再住上两个月也不要紧，可我娘儿们不答应，该死的东西，天天叫骂！我是个哥萨克，你也是哥萨克，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咱们俩都反对苏维埃政权，我应该帮你的忙：你今天就到红毒村去吧，那儿有我的一位亲家，他会收留你的。你把我的话

转告他：就说阿尔塔蒙叫他收留你，只要他有能力，就会把你当亲儿子一样收留养活。将来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不过你今天一定要走。我再也不能多留你啦，一方面固然是老娘儿们唠叨，不过另一方面我也害怕苏维埃发觉……你在我这儿已经住了些日子，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可以啦。我也很珍视自己的脑袋……”

深夜，葛利高里走出村子，还没来得及走到矗立在山岗上的风车前，就有三个骑马的人，仿佛从地里钻出来似的，拦住了他。

“站住，狗崽子！你是什么人？”

葛利高里的心哆嗦了一下。他一声未吭，停了下来。逃跑是愚蠢的。路边——连条土沟，连丛小树都没有：一片平坦空旷的草原。他连两步也跑不出去。

“是共产党员吗？回去，你妈的！听见没有，快点儿！”

第二个人跃马朝葛利高里冲过来，命令说：

“你的手！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抽出来，不然我砍掉你的脑袋！”

葛利高里默默地把手从军大衣口袋里抽了出来，他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他遇上了什么事情，这些阻拦他的人是什么人，就问：

“你们叫我上哪儿去？”

“到村子里去。回去。”

一个骑马的人把他送到村子里，其余的两个人在牧场上分开了，往大道上跑去。葛利高里一声不响地走着。等走上正经道路以后，他放慢了脚步，问：

“你听我说，大叔，你们是些什么人？，

“走吧，走吧！别说话！把手背到后面，听见了吗？！”

葛利高里一声不响地听从了他的命令。过了一会儿又问：

“不，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正教徒。”

“我也不是旧教徒。”

“哼，那你可以高兴啦。”

“你把我送到哪儿去？”

“送到首长那儿去。走吧，坏蛋，不然我就把你……”

押送的人轻轻地用刀尖触了葛利高里一下子。磨得锋利的、冰凉的刀刃，恰好触到葛利高里的军大衣领子和皮帽子中间的光脖子上，突然一阵恐怖的感觉，象火花似的一闪，代替了无能为力的愤恨。他把大衣领子支起来，半侧回身看了看押送的人，嘟哝说：

“你别胡闹，听见了吗？不然，我可要把你那个玩意儿夺过来啦……”

“走，坏蛋，别说话！再说，把你的脑袋砍了！把手背到后头来！”

葛利高里一声不响地往前走了两步，然后又说：

“我本来就没有说话嘛，别骂人啦。瞧你，又臭又硬……”

“别东张西望！”

“我根本就没有东张西望呀。”

“住口，走快点儿！”

“是不是可以跑呀？”葛利高里蹙着落在睫毛上的雪花问。

押送兵没有吭声，把马一夹。由于出汗和夜里的潮气变得湿淋淋的马胸膛撞在葛利高里的脊背上，一只马蹄子踏在他脚旁，踩得融雪直响。

“你慢着点儿！”葛利高里用手掌撑着马鬃大声说。

押送兵把马刀举得跟头一般平，小声骂道：

“你给我走，狗崽子，不许说话，不然的话，我就不把你送到地方啦。我干这种事可不费劲儿。住口，一句话也不许说！”

一直走到村边他们俩谁也没有说话。在村头上的一户人家大门口押送兵勒住了马，命令说：

“进这个大门。”

葛利高里走进了敞开的大门。院子深处有一座宽大的铁顶房子。几匹马在板棚檐下打着响鼻，响亮地嚼着干草。台阶边站着五六个带枪的人。押送兵把马刀插进鞘，一面下马，一面命令说：

“进屋子里去，顺着走廊一直走，左手第一个门。走吧，别东张西望的，跟你说过多少次啦，混帐东西！”

葛利高里慢慢地走上台阶。站在栏杆旁边的一个穿着长骑兵军人衣的人问：

“抓到了吗？”

“抓到啦，”押送葛利高里那个人的熟识的、沙哑的声音不很高兴地回答说。“在风车旁边抓住的。”

“是党支部的书记，还是别的什么人？”

“谁他妈的知道。坏蛋一个，究竟是什么人——咱们立刻就会弄清楚。”

“也许是土匪，再不就是维申斯克肃反委员会在玩花招，假装土匪。我中计啦！象傻瓜一样中计啦，”葛利高里心里想，故意在门洞里磨蹭，想集中一下思想。

开开门以后，他头一个看到的是福明。福明坐在桌旁，四周是许多穿军服的、葛利高里不认识的人。床上堆着军大衣和皮袄，马枪并排竖在板凳旁边；马刀、子弹袋、军用袋和马鞍袋也乱七八糟地堆在板凳上。从这些人身上、军大衣上和武器上散发出浓烈的马汗气味。

葛利高里摘下皮帽子，小声招呼说：

“你们好啊！”

“麦列霍夫！真真是冤家路窄！咱们又见面啦！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快脱脱衣服，请坐。”福明从桌边站起来，走到葛利高里跟前，伸出一只手来。“你在这儿逛荡什么呀？”

“我有事情来的。”

“什么事情？你跑的可真够远呀……”福明用探索的目光打量着葛利高里。“说真的——你是在这儿避难吧？”

“说得对。”葛利高里强颜欢笑，回答说。

“我的弟兄们在哪儿抓到你的？”

“在村子旁边。”

“你上哪儿去？”

“去天涯海角……”

福明又直盯着葛利高里看了看，笑了。

“我看，你是以为我们抓到你，会送你到维申斯克去，是吧？不，老兄，我们去那儿的道路也不通啦……别害怕！我们已经不给苏维埃政权服务啦。跟它分手啦……”

“离婚啦，”一个已经不很年轻、在炉炕旁边抽烟的哥萨克用低沉的声音说。

有一个坐在桌旁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关于我的事情，你一点儿也没有听说吗？”福明问。

“没有。”

“好，请到桌边来坐吧，咱们好好谈谈。给咱们的客人端汤和肉来！”

葛利高里对福明说的话一句也不信。他脸色苍白，态度矜持地脱下大衣，坐到桌旁。他想抽烟，但是想起了他已经有两天没有烟草了。

“有烟抽吗？”他对福明说。

福明殷勤地递过皮烟盒来。他看到葛利高里的手指头拿香烟的时候轻轻哆嗦，他那波浪般弯曲的棕红胡子里又露出了微笑。

“我们已经起义反对苏维埃政权。我们——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反对余粮征集制和委员们。他们把我们愚弄了这么久，现在轮到我们来捉弄捉弄他们啦。你明白吗，麦列霍夫？”

葛利高里默不作声。他点上烟，贪婪地一连使劲抽了几口。他的头有点儿晕了，恶心得要命，最近这一个月他吃得不好，直到现在他才感觉到，这些日子他竟衰弱得这么厉害。他灭了香烟，拼命吃起东西来。福明简单地把暴动经过和在地区内流窜的初期情况谈了谈，还把自己流窜誉为“进军”。葛利高里默默地听着福明的谈话，几乎连嚼也不嚼地把面包和烤得很不好的肥羊肉吞下肚子。

“在人家作客饿瘦啦，”福明好心肠地开玩笑说。

葛利高里打着饱嗝儿嘟哝说：

“我又不是住在丈母娘家里。”

“一点儿也不错。你放开肚子吃吧，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我们可不是吝啬鬼。”

“谢谢啦。现在该抽口烟……”葛利高里接过递给他的香烟，走到放在板凳上的一只铁锅前面，操起木碗，舀了一碗水。水凉丝丝的，还带点儿咸味儿。吃得舒舒服服的葛利高里贪婪地喝了两大碗，然后津津有味地抽起烟来。

“哥萨克并不十分欢迎我们，”福明坐到葛利高里身旁，继续说：“去年暴动的时候都把他们吓坏啦……不过志愿兵还是有的。已经有四十多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不过我们期望的不仅仅是这一点儿。我们要把全区发动起来，甚至叫邻近各区——霍皮奥尔斯克和梅德维季河口区也来帮助我们。到那时候我们再来跟苏维埃政权倾心地谈谈！”

桌子周围是一片热闹的谈话声。葛利高里一面听福明说，一面偷偷地打量着他的同谋者。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他一直还不相信福明的话，以为福明是在耍花招，为了小心起见，所以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总不开口也不象话。

“福明同志，如果你说的是真话——那么你们想干什么？想发动新的战争吗？”他竭力驱赶着向他袭来的睡意，问。

“这我已经对你谈过啦。”

“要改换政权吗？”

“是的。”

“那么你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呢？”

“建立哥萨克自己的政权！”

“首领政权？”

“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我们以后再说。老百姓选择什么样的政权，我们就建立什么样的政权。不过这种事还不是很快就能办到的，而且我对政治问题也是个外行。我是个军人，我干的事情就是消灭那些委员和共产党员，至于有关政权的问题，我的参谋长卡帕林会跟你谈的。他是我这方面的专家，此人很有头脑。学问很大。”福明把身子侧向葛利高里小声说：“原沙皇军队的上尉。是个聪明小伙子！他正在内室里睡觉呢，生了点儿小病，大概是因为不习惯这种生活：我们行军的路程总是很远的。”

门廊里传来一阵喧哗和脚步的杂沓声，呻吟声，克制的活动和压低的叫喊声：“给他点儿厉害的！”桌边的谈话顿时停止了。福明警惕地朝屋门看了看。有人猛然地把门推开。一团白色的雾气贴着地面涌进了屋子。一个身材高大、没戴帽子、穿着绉过的保护色棉袄、灰色毡靴子的人，由于背上啪地挨了一下子，所以倾身向前，跌跌撞撞地跑了几步，然后肩膀猛地撞在壁炉台上。在门关上以前，有人在门廊里兴高采烈地叫喊：

“请你们再收下一个吧！”

福明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扎在军便服上的皮带。

“你是什么人？”他威风凛凛地问。

穿棉袄的人大喘着气，用手摸了摸头发，想要活动活动肩胛骨，但是疼得皱起了眉头。他的脊梁骨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大概是枪托子——打了一下子。

“你为什么不说话？舌头割掉啦？你是什么人，我问你哪？”

“红军战士。”

“哪个部队？”

“第十二征粮团。”

“啊啊，这可太难得啦！”坐在桌边的一个人笑着说。

福明继续审问：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是拦截部队……派我们来……”

“明白啦。你们有多少人在这个村子里？”

“十四个人。”

“其余的人在哪儿？”

红军不作声了，使劲张开嘴唇。他喉咙里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咯咯地响，一条细细的血流从左边嘴角流到下巴颏上。他用手擦了擦嘴唇，看了看手掌，然后往裤子上擦了擦。

“这个坏蛋……你们的……”他咯咯地往下咽着血，嗓子里咕噜咕噜响着说，“把我的肺打坏啦……”

“别害怕！我们会给你治好的！”一个矮小的哥萨克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朝其余的人挤挤眼睛，玩笑说。

“其余的人在哪儿？”福明又问。

“护送车辆去叶兰斯克啦。”

“你是哪儿来的？什么地方的人？”

红军战士用象发疟疾似的闪光的蓝眼睛看了福明一眼，把一团血块吐在脚下，用已经是响亮的低音回答说：

“普斯科夫省。”

“普斯科夫人，莫斯科人……我们见识过这些人……”福明嘲笑说，“小伙子，你为抢别人的粮食跑得太远啦……好啦，谈话完毕！我们怎么处置你呢，啊？”

“应该放掉我。”

“你真是个天真的小伙子……也许咱们真该放掉他吧，弟兄们？你们觉得怎样？”福明的胡子里闪着笑容，转过脸朝桌子旁边的人们问。

仔细观察着全部经过的葛利高里看到那些被风吹成褐色的脸上露出了矜持、会心的笑意。

“叫他在咱们这儿干上两个月，然后就放他回家去看老婆，”一个福明分子说。

“也许，你真可以在我们这儿干吧？”福明竭力掩饰着笑容，问。“我们给你马、马鞍子、新高筒皮靴——换下你的毡靴子来……你们的长官对你们的服装太不关心啦。难道这叫鞋吗？已经化冻啦，你却还穿着毡靴子。参加我们的队伍吧，啊？”

“他是个庄稼佬，从出娘胎就没有骑过马，”一个哥萨克装疯卖傻地故意尖声说。

红军战士默不作声。他脊背靠在炉炕上，用已经炯炯有神、明快的眼睛打量着大家。他偶尔疼得皱皱眉头，呼吸困难的时候，就微微地张开嘴。

“你是留在我们这儿，还是怎么的？”福明又问。

“你们是些什么人呀？”

“我们吗？”福明高高地把眉毛往上一挑，手摸着胡子说。“我们是为劳动人民而战的战士。我们反对委员们和共产党员们的压迫，你看，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这时葛利高里忽然在红军的脸上看到了笑容。

“原来你们是些这样的人……可是我还在想，这是些什么人呢？”俘虏露出沾着血的牙齿笑着，仿佛是因为听到这么新奇的事儿使他感到高兴、惊讶，但是他的话音里带着一种使大家都不由地警惕起来的声调儿。“照你们的说法，是为人民而战的战士，是吗？是这样。可是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土匪而已。要我给你们干？哼，你们可真会开玩笑！”

“你也是一个很有风趣的小伙子嘛，我看你……”福明眯缝起眼睛，简短地问，“是共产党员吧？”

“不是，您怎么啦！我是个非党的战士。”

“不象。”

“真的，是个非党的战士！”

福明咳嗽了一声，转身朝着桌子喊。

“丘马科夫！把他干掉。”

“你们杀死我毫无意义。你们没有理由杀我，”红军战士低声说。

大家都没有说话。丘马科夫是个短粗的漂亮哥萨克，穿着一件英国皮背心，他不高兴地从桌边站起来，理了理向后梳得很平整的棕红色的头发。

“这种差事我已经干烦啦，”他从堆在板凳上的马刀堆里抽出自己的马刀，用大拇指试着刀刃，兴奋他说。

“你不一定亲自动手嘛。跟院子里的弟兄们说一声就行啦，”福明建议说。

丘马科夫冷冷地把红军战士从脚到头看了一遍，命令说：

“你在前头走，亲爱的。”

红军战士离开了炉炕，背微驼，慢吞吞地往门口走去，地板上留下了些湿漉漉的毡靴印。

“进来的时候——也应该擦擦脚嘛！来了一趟，给我们这儿留下些脚印，弄得这样脏……看你有多邋遢，老弟！”丘马科夫很在俘虏后面走出去，故意装得很不高兴他说。

“告诉弟兄们，把他带到胡同里，或者场院上去。不要就在房子旁边干，不然主人们会埋怨的！”福明在他身后喊道。

福明走到葛利高里跟前，坐到他旁边说，

“我们审问得快吧？”

“快，”葛利高里避开他的目光，回答说。

福明叹了口气。

“什么记录也用不着。现在就应该这样。”他还想说些什么，但是外台阶上响起了一阵急剧的脚步声，有人喊叫，又传来一响清脆的单枪射击声。

“妈的，他们在搞些什么鬼名堂？”福明生气地大声说。

一个坐在桌边的人跳了起来，用脚踢开了门。

“怎么回事？”他朝着黑暗里喊道。

丘马科夫走了进来，兴奋他说：

“居然是个很机灵的家伙：鬼东西！他从台阶上一跃而下，撒腿就跑。浪费了一颗子弹。弟兄们在结果他……”

“命令他们把这家伙从院子里拖到胡同里去。”

“我已经吩咐过啦，雅科夫·叶菲莫维奇。”

屋子里寂静了片刻。后来有人抑制着呵欠，问道：

“丘马科夫，天气怎么样？还不晴吗？”

“还有点儿阴。”“如果下一阵雨，就可以把残雪化光啦。”

“你要下雨干什么？”

“我倒不要下雨。不过我不愿意在烂泥地里走啦。”

葛利高里走到床前，拿起自己的皮帽子。

“你到哪儿去？”福明问。

“出去清醒清醒。”

葛利高里来到台阶上。从黑云里面钻出来的月亮洒下淡淡的白光。宽大的院子、板棚顶子、象金字塔似的高耸入云的光秃秃的杨树顶盖、披着马衣站在拴马桩旁边的马匹——这一切都笼罩在一层透明的午夜的蓝光中。离台阶几沙绳远的地方，被砍死的红军士兵躺在那里，脑袋浸在闪着暗淡光辉的融雪的水洼里。有三个哥萨克正躬身在死人的身上，低声谈论着。不知道他们在死人旁边干些什么。

“他还喘气哪，真的！”一个哥萨克生气地说。“笨东西，你这是怎么搞的？对你说过——要往脑袋上砍，唉，你这个半瓶醋！”

押送葛利高里的那个哥萨克声音沙哑地回答说：

“快死啦！再折腾一会儿，就会死的……你倒是把他的脑袋扳起来呀！怎么也脱不下来。攥着头发往上抬，这就对啦。喂，现在扶住他。”

哗啦一声水响。一个弯腰站在死人旁边的人挺直了身子。那个声音沙哑

的哥萨克，嘴里哼哼着，在剥死人身上的棉袄。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我的手太软，所以他没有立刻死掉。从前，有一回我在家里动手宰猪……扶好啦，别松手呀！噢，见鬼……是的，有一回。我动手宰猪，把它的整个喉咙管都割断啦，一直刺到了心口，可是这个该死的东西站了起来，在院子里跑起来啦。跑了好半天！浑身是血，可是还是在跑，嗷嗷直叫。它已经没有法子喘气啦，可是它还活着。这就是说我的手太软啦。好啦，松手吧……还在喘气儿？请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几乎把他脖子上的大骨头都砍断啦……”

第三个哥萨克张开两手，把从红军战士身上剥下来的棉袄摊开，说道：

“左边儿沾上血啦……还粘手哪，呸，这脏玩意儿！”

“会干的。这又不是猎油，”那个声音沙哑的哥萨克心平气和他说，接着又蹲了下去。“会干的，或者把它洗掉。这算得了什么。”

“你怎么，还想剥下他的裤子吗？”第一个哥萨克不满意地问。

声音沙哑的哥萨克厉声说：

“你要是不耐烦的话，就先去看马好啦，这儿没有你我什么都干得好！什么也漏不了。”

葛利高里猛地一转身，往屋子里走去。

福明用探索的目光匆匆看了他一眼，站了起来。

“走，咱们到内室去谈谈，这儿吵得大厉害。”

内室很宽敞，烧得很暖和，散发着老鼠和大麻种子气味。有个身材不大、穿着保护色翻领制服的人四仰八叉地睡在床上。稀疏的头发乱蓬蓬的，沾了一层绒毛和鹅毛。脸颊紧贴在肮脏的、没有套子的枕头上。吊灯照在他那很久没有刮的苍白的脸上。

福明唤醒了，说：

“起来吧，卡帕林。有客人来啦。这是自己人——麦列霍夫·葛利高里，从前的中尉，来，你们认识认识吧。”

卡帕林把腿从床上耷拉下来，用手擦了擦脸，站了起来。他略微弯下腰，握了握葛利高里的手说：

“见到你太高兴啦。我是卡帕林上尉。”

福明殷勤地推给葛利高里一张椅子，自己则坐在大箱子上。他大概已经从葛利高里的脸上看出，对红军战士的处置给葛利高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因此解释说：

“你不要以为我们对待所有的敌人都是这么残酷。这个怪家伙是征粮队的人。对这些人和各色的委员们我们是绝不轻饶的，对其余的人我们都是很宽大的。譬如说，昨天捉到了三个民警；我们把他们的马、鞍子和武器没收了，放他们走啦。杀死他们有什么鬼用处。”

葛利高里默不作声。他双手放在膝盖上，在想着自己的心事，象在梦里似的听着福明的话。

“……你看：我们暂时就这样地小打着，”福明继续说。“我们想最后总会把哥萨克发动起来，消灭苏维埃政权。我们听说，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起义、暴动：西伯利亚、乌克兰、甚至连彼得格勒。那个炮台叫什么名字来着，那里的舰队也全都起义啦……”

“喀琅施塔得，”卡帕林提示说。

葛利高里抬起头来，用空洞的、仿佛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瞅了福明一

眼，又把目光移到卡帕林身上。

“哪，抽烟吧，”福明递过烟盒来。“话再说回来，据说已经占领了彼得格勒，正向莫斯科进军呢。到处都是——一团糟！咱们可不能坐失良机啊。咱们把哥萨克发动起来，打倒苏维埃政权，将来如果士官生能帮助咱们的话，那我们的事情就一帆风顺啦。叫他们那些有学问的人去建立政权吧，咱们帮助他们。”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麦列霍夫，你以为如何？如果士官生能从黑海那边打过来，咱们就跟他们联合起来，——咱们首先在后方起义，这还不够将功折罪的吗？卡帕林说，一定会给咱们将功折罪的。譬如说，难道他们还会为了我在一九一八年率领第二十八团从前线撤下来，给苏维埃政权干了两年而责备我吗？”

“看，你的算盘打得多如意！是个傻瓜，可又很狡猾……”葛利高里心里想，不由自主地笑了笑。福明在等候回答。显然，他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葛利高里不情愿他说：

“这说起来话就长啦。”

“当然，当然，”福明高兴地同意说。“我也是顺便说说。将来会着得更清楚，而现在咱们要行动起来，消灭后方的共产党员。反正咱们不能叫他们过舒服日子！他们正在把自己的步兵装上大车，想用这玩意儿追击咱们……叫他们试试看吧。等到他们的骑兵调来的时候，咱们已经把全区闹得天翻地覆啦！”

葛利高里又看着自己的脚尖，想起心事来。卡帕林道过歉，躺到床上去。

“我很累。我们象疯子一样地行军，睡眠太少，”他无精打采地笑了笑说。

“咱们也该休息啦，”福明站了起来，把一只沉重的手放在葛利高里的肩膀上。“好样的，麦列霍夫，多亏你那天在维申斯克听了我的话！那时如果你不藏起来，大概早就完啦。现在一定是埋在维申斯克镇外起伏不平的大沙丘里，连脚趾甲都烂掉啦……这我早就料到啦。好啦，你考虑得怎么样啦？说说，完了咱们就睡去。”

“说什么呢？”

“你是跟我们走一条路呢，还是怎样的？你总不能在别人家里藏一辈子呀。”

葛利高里正在等着这一问呢。他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继续在这村那村东躲西藏，在主人还没有把自己交给苏维埃政权之前过着忍饥挨饿、有家不能归的日子，悄悄地愁死；要么就到政治局去自首；要么就跟着福明干。他已经选择好了。整个这天晚上，他还是第一次正视着福明，歪着嘴笑了笑，说：“我的选择，就象童话里讲的勇士一样：往左走，就会失掉马，往右走，就会被永死……就是这样，三条道儿，却没有一条正路……”

“你还是别讲什么童话吧，正经地选择吧。童话咱们以后再讲。”

“我已经无处可去，所以我已经选择好啦。”

“怎么样？”

“加入你的匪帮。”

福明不满意地皱了皱眉头，咬了咬胡子。

“你还是别用这称号吧。为什么我们是——匪帮？这是共产党员们送给我们这样的称号，你可不应该这么说。就叫起义者。简单明了。”

他的不满很快就过去了。他对葛利高里的决定大为高兴——简直是无法掩饰；兴奋地搓着手，连声说：“咱们的队伍又扩大啦！你听见了吗，上尉？麦列霍夫，我们给你一排人，如果你不愿意指挥一个排——就留在司令部里，跟卡帕林一起儿出谋划策。我把自己的马送给你。我还有一匹备用的马。”

第十二章

黎明前还有些寒意。水洼上结了一层灰色的薄冰，雪变硬了，咯吱咯吱直响。在没有人迹的细雪地上留下了遍地模糊的圆形马蹄印，昨天雪已经完全融化了的地方，在覆满去年衰草的荒地上，马蹄踏过，只是稍稍下陷，发出低沉的响声。

福明的队伍在村外排成了行军的纵队。派出的六名先遣骑兵侦察队，走在大路的远处。

“你瞧，这就是我的队伍！”福明含笑走到葛利高里眼前说。“领着这样的弟兄，就是魔鬼的角也可以折下来！”

葛利高里扫了纵队一眼，伤心地想：“如果你领着这支队伍遇上我指挥的那个布琼尼的骑兵连，管保半个小时就把你砍成肉酱！”

福明挥鞭一指，问道：

“军容如何？”

“他们砍杀俘虏劲头儿还不错，剥死人衣服的本事也很高超，打起仗来怎么样，我还没有领教过，”葛利高里冷冷地回答说。

福明在马上把背扭过去，避风抽着烟，说：

“你看看他们怎样打仗吧。我的人都已服役多年，那是不含糊的。”

六辆装着子弹和粮食的双套马车排在纵队中间。福明跑到前面去，命令出发。在山岗上，他又走到葛利高里跟前来，问道：

“喂，我这匹马怎么样？喜欢吗？”

“是匹好马。”

他们默默地并辔走了很久，后来葛利高里问：

“你想不想到鞑靼村去？”

“想家里的人啦？”

“想去探望一下。”

“也许，将来会去。现在我想到奇尔河方面去走走，鼓励鼓励哥萨克，叫他们振作振作。”

但是哥萨克并不怎么愿意“振作”……葛利高里没过多久就证实了这一点。福明每占领一个村庄或市镇，就命令召开居民大会。多数是福明自己在会上讲话，有时候是卡帕林。他们号召哥萨克拿起武器，他们讲“苏维埃政权强加给农民的沉重负担”，说“如果不推翻苏维埃政权，那么最终不可避免地要彻底破产。”福明说的不象卡帕林那样有文化，那么流畅，不过他讲得很通俗，用哥萨克听得懂的语言。他照例总是用背得烂熟，千篇一律的话来结束自己的发言：“我们从今天起，就把你们从余粮征集制中解放出来。你们再也不用把余粮运送到收粮站去啦。再也不要再去供养那些吃白饭的共产党员啦。他们吃着你们的粮食，养得膘满肠肥，现在这种外来人的统治结束啦。你们是自由的人啦！武装起来！支援我们的政权！哥萨克万岁！”

哥萨克们都低头看着地，忧郁地沉默着，可婆娘们却哇啦哇啦叫开了。从她们密密麻麻的人群里发出了许多恶毒的问话和喊叫：

“你的政权好，可是你给我们运肥皂来了吗？”

“你的政权放在哪儿呀，挂在马鞍后面的皮带上吗？”

“你们是靠谁的粮食养活的呀？”

“大概，马上就要挨家去要了吧？”

“他们有马刀。他们会连问也不问就要动手砍鸡脑袋啦！”

“怎么能不送粮食呢？今天你们在这儿，可是明天就是带上猎狗也找不到你们啦，我们来承担责任？”

“我们不能叫我们的男人跟你们走！你们自个儿去打吧！”

婆娘们还喊了些别的更加恶毒的话，长年的战争使她们变得对一切都持虚无、凶狠的态度，害怕新的战争，拼命抓住自己的丈夫，再也不肯松手。

福明心平气和地听完她们的胡言乱语。他知道，她们的喊叫没有什么了不起。等到她们安静下来以后，他又对哥萨克们讲起来。这时候，哥萨克们才简短地、有分寸地回答说：

“福明同志，请您不要强人所难，我们仗已经打得够多啦。”

“我们试过啦，一九一九年已经暴动过啦！”

“我们没有起义的武器，也没有起义的理由！眼下没有起义的必要。”

“季节到啦，该去种地了，不是去打仗。”

有一次，人群的后排里有人喊：

“你现在说的多好呀！一九一九年我们起义的时候，你上哪儿去啦？福明，你觉悟得太晚啦！”

葛利高里看见福明的脸色都变了，但还是忍了下去，什么也没有说。

第一个星期，福明始终是镇定自若地在会场倾听着哥萨克们的反对意见，听着哥萨克们拒绝支持他暴动的简单发言；就连女人的喊叫和咒骂也没有使他失去镇静。“没有关系，我们会说服他们的！”他胡子含笑，有把握地说。但是当他确信哥萨克基本群众是反对他的时候，他对参加群众大会的人们的态度就大变了。讲话的时候已经连马也不下了。与其说是劝说，不如说是威胁。不过结果仍旧和从前一样；他想依靠的那些哥萨克默默地听完他的讲话，同样默不作声地走散了。

有一次，在一个村子里，他讲过话以后，一个哥萨克女人出来致答词。这是个身材高、骨架宽大的胖寡妇，几乎是用男人一样的低音说话，象男人一样豪放、气势汹汹地挥着双手。她那麻脸上充满坚决的激愤表情，两片往外翘着的大厚嘴唇上总是带着藐视的微笑。她用一只红肿的手指着象石头似的呆骑在马上福明，象唾沫似的吐出一些恶毒的词句：

“你在这儿胡说些什么呀？你想把我们的哥萨克推到哪儿去，推到陷阱里去吗？这可恶的战争使我们妇女变成寡妇的还少吗？使孩子变成孤儿的还少吗？你想给我们招来新的灾难吗？鲁别任村怎么会出了你这样一位救世主啊？你还是先回去整顿破败的家业吧，然后你再来教训我们该怎样生活，该要什么样的政权和该要什么样的政权吧！否则，你连自个儿的老婆都还没有从苦难中解放出来哪，这我们知道得一清二楚！你却把胡子理得漂漂亮亮的，骑着马到处去愚弄老百姓。可是你家的房子，如果没有凤支着的话，早就倒掉啦。真是一位好教师爷！你为什么不说话呀，红脸鬼，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人群中响起了一阵轻微的笑声，象风似的，一吹而过，又重归寂静。福明放在鞍头上的左手在慢慢地整理着辔绳，他竭力在压制愤怒，脸都憋青了，但是他一直默不作声，在脑子里寻觅摆脱当前困境的对策。

“你的政权是个什么玩意儿，你凭什么叫人拥护它呀！”激昂慷慨的寡妇继续怒斥道。

她挺直身子，双手叉腰，扭着大屁股慢慢地朝福明走去。哥萨克们都掩

起笑容，垂下汕笑的眼睛，给她让路。他们让出了一个圈子，好象准备跳舞似的，互相推揉着往四面退去……

“你的政权，离开你就活不下去，”寡妇用低音说道。“它就拖在你屁股后头，不论到了哪里，连一个钟头也活不下去！‘今天你骑着马儿跑，明天就在烂泥里倒’——看，你就是这号人物，你的政权也是这号货色！”

福明使劲用腿夹了夹马的两肋，马冲进人群。人群向四面退去。腾出的大圈子里只剩下寡妇一个人。她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所以镇静自若地看着福明那匹马的龇牙咧嘴的凶相，看着福明气得煞白的脸。

福明拨马向她冲去，高举马鞭。

“住口，麻脸畜生！……你想在这儿蛊惑人心吗？！……”

龇牙咧嘴的、高高仰起的马脸直冲到这里勇敢的寡妇的头顶上。从马嚼子上飞下一团深绿色的泡沫，落在寡妇的黑头巾上，又从头巾上落到脸颊上。寡妇用手抹掉泡沫，往后退了一步。

“就许你说，我们就不可说？”他用瞪得滚圆、闪着愤怒火花的眼晴盯着福明，大声喊。

福明没有打他。他摇晃着鞭子，大声吼叫：

“你这个赤化的女妖精！我要把你的胡涂劲儿打掉！我立刻命令撩起你的裙子，用枪探子抽你一顿，这样你就会聪明一点儿啦！”

寡妇又向后退了两步，突然转过身去，背朝福明，使劲弯下腰，撩起裙子。

“你没有看见过这个玩意儿吗，狂妄自大的英雄？”她喊叫着，迅速挺直身子，又转过脸朝着福明。“抽我？！敢抽我？！你也配抽我！……”

福明狠狠地啐了一口，勒了一下马疆，止住直往后退的马。

“闭上你的嘴，不生仔的骡马！胖得象只肥猪，还自以为了不起，是吧？”他大声说着，拨转马头，竭力想保持脸上的严厉表情。

人群里开始响起一阵低沉、抑制的笑声。一个福明的战士，为了挽回自己长官被糟踏得不象样子的威严，跑到寡妇眼前，抡起马枪的枪托子要打，但是一个魁伟的、比他高出两头的哥萨克，用宽厚的肩膀挡住了女人，低声，但是意味深长他说：

“不许动她！”

又有三个同村人赶来，把寡妇推到后面去。其中的一个——是蓄着额发的青年哥萨克——对福明的战士耳语说：

“你抡什么枪托子呀，啊？打老娘儿们算得什么英雄，你应该到那儿，喏，山岗上，去显你的本事，胡闹我们都是英雄好汉……”

福明策马走到篱笆前头，踏着马橙站了起来。

“哥萨克们！诸你们好好想想吧！”他朝着慢慢地散去的人群喊道。

“现在我们是好声好气地求你们，过一个星期，我们再回来——那可就是另一种说法啦！”

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高兴起来，笑着，勒住在原地跳跃不止的马，喊道：

“我们不是胆小鬼！你们别拿些这样的老娘儿们……（跟着骂了些不堪入耳的话）来吓唬我们吧！我们看见过麻婆和各种怪模怪样的女人！等我们口来的时候，如果你们没有人参加我们的队伍——我们就要强行征召所有的青年哥萨克。你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没有工夫哄着你们玩，没有工夫向你

们献殷勤！”

散开去的人群一时又停了下来，响起了笑声和活跃的谈话声。福明一直是满脸堆笑，命令说：

“上——马！……”

葛利高里忍住笑，脸都涨红了，朝自己的一排人那里跑去。

福明的队伍在泥泞的道路上排开，已经走上山岗，看不见这个很不好客的村庄了，可是葛利高里还不时发笑，心里想：“幸亏我们哥萨克都是些乐观的人。我们开玩笑的时刻比愁眉苦脸的时刻要多得多，如果把什么事情都搞得那么认真，严肃——过这样的日子，人们早就都上吊啦！”这种愉快的情绪保持了很久，直到休息的时候，他才不安地、伤心地想到，哥萨克大概是发动不起来了，而福明的全部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十三章

春天来到了。太阳晒得越来越暖和。向阳的山坡上的积雪已经在融化，覆着去年的衰草的土地变成了红色，中午时分，已经笼罩上一层透明的紫色的雾气。土坡上、古垒边、从粘上里裸露出来的怪石下，萌发出浅绿色的甘草的尖芽。秋耕地上的积雪已经化完，露出了地面。乌鸦都从冬天荒废的大道上飞到了场院上，飞到浸在雪水里的越冬的麦地里。洼地里和山沟里的积雪泛着蓝光，融化的湿气一直浸到表层上来了；从这些地方还不时送来阵阵寒气，但是荒沟里的雪底下，已经有许多眼睛看不见的细流在潺潺地轻柔地歌唱。小树林里的杨树枝完全象春天一样温柔地闪耀着刚能察觉到的绿色。

耕种的时节到了，福明匪帮一天一天地在瓦解。每次宿营以后，第二天早晨总要少一两个人，有一天，几乎有半个排一下子就不见了：八个人骑上马，带着武器到维申斯克去投诚了。到了耕地和种地的时候啦。土地在召唤，召唤人们去干活儿，于是有许多福明的士兵，已经看出再混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就悄悄地离开了匪帮，回家去了，队伍里只剩下一些有家不能回的罪大恶极的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犯下的罪太大了，已经不指望能得到宽恕。

四月初，福明的匪帮只剩下八十六个人。葛利高里也还留在这里，他没有勇气回家。他早已认定，福明的事业已经输定了，早晚这个匪帮是要被击溃的。他知道，只要随便与哪支红军正规骑兵真正打一仗，立刻就会彻底覆没。然而他还是留在这里，当福明的帮凶，暗自希望能凑付混到夏天，夏天， he 可以从匪帮中偷两匹好马，乘夜奔回鞑鞑村，然后带上阿克西妮亚一起儿从那里逃到南方去。顿河的草原广袤无边，草原上没人走过的路、没人去过的地方多得很；夏天里，所有的道路都四通八达，到处可以找到安身之地……他想，在什么地方，把马扔了，然后跟阿克西妮亚步行到库班去，到山脚下去，远离家乡，在那里度过这个荒乱的年代。他觉得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啦……

福明听从卡帕林的劝告，决定在开河前渡到顿河左岸。在与霍皮奥尔河地区搭界的地方有许多树林，他是指望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逃进树林子里去躲开追击。

匪帮在大鱼村上面一点的地方渡过了顿河。水流湍急的地方，冰块已经漂了起来。河水被四月耀眼的太阳照得银波粼粼，但是在冬天的道路通过的地方，已经高出冰面约一阿尔申的地方，顿河的冰仍然很坚实。他们在河边铺上篱笆，一匹一匹地把马牵过河去，在河对岸排好队，派出前哨，向叶兰斯克镇方面开去。

过了一天，葛利高里有幸遇到了一个同村人——独眼龙丘马科夫老头子。他是到格里亚兹诺夫斯基村来走亲戚的，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遇上了匪帮。葛利高里把老头子领到道旁，问：

“我的孩子们都很壮实吗，老大爷？”

“上帝保佑，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他们都很壮实。”

“我有件重要事情拜托你，老大爷：请你替我带好给孩子们和我的妹妹叶芙多基亚·潘苔莱芙娜，带好给普罗霍尔·济科夫，还请你告诉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叫她等着我，不久我就回去。除了他们以外，请你别跟任何人说看到我，行吗？”

“一定照办，好人，一定照办！放心好啦，我全都照你说的告诉他们。”

“村子里有什么新闻吗？”

“什么也没有，一切照旧。”

“还是科舍沃伊当主席吗？”

“还是他。”

“没欺负我家的人吗？”

“一点儿也没有听说，大概是没有动吧。而且为什么要动他们呢？他们是不应该为你负责的……”

“村子里对我怎么说法？”

老头子擤了擤鼻涕，用红色围巾擦了半天胡髭和长胡子，然后闪烁其词地回答说：

“天晓得他们……大家的说法也不一样，说什么的都有。你们快要跟苏维埃政权讲和了吗？”

葛利高里能回答他什么呢？他勒住挣扎着要去追赶走到前头去的队伍的马，笑了笑说：

“我不知道，老大爷。目前还看不出。”

“怎么会看不出呢？咱们跟契尔克斯人打过，跟土耳其人打过，后来都讲和啦，可是你们都是自己人，怎么彼此就总也谈不拢了呢……这不好，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真的，很不好！上帝是慈悲的，他是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他是不会饶恕所有你们这些人的，记着我的话！你说说，这真是太岂有此理啦！都是俄罗斯人，正教徒，自己厮杀起来，打个没完没了，哼，打一会儿就完了嘛，要知道你们已经打到第四个年头啦。我这老脑筋是这样想的：该收场啦！”

葛利高里告别了老头子，急忙去追赶自己的一排人。丘马科夫拄着拐杖站了半天，用袖子擦了擦流出泪来的瞎眼眶。用那一只象年轻人一样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葛利高里的后影，欣赏着他那英俊的骑马姿势，悄悄地自言自语说：

“真是一个好哥萨克！什么都好，说话行事，样样都好，就是不走正道……他迷了路啦！从各方面说，象他这样的人就该去跟契尔克斯人打仗，可是他居然干起这样的蠢事来啦！他要这个政权有什么用处？这些年轻的哥萨克，他们在想什么呢？葛利什卡是没有罪的，他们家都是这种不走正路的种儿……去世的潘苔莱也是这样的歪种，我还记得普罗可菲老太爷……也很不一般，是个刺儿头……至于别的哥萨克是怎么个想法——就是天打雷劈，我也不明白！”

现在福明占领村庄的时候，已经不再召集村民大会了。他已经认定进行宣传鼓动是毫无意义的了。他现在只求能留住自己的战士，而不是去招募新兵，他变得落落寡欢，话也少了，开始借酒浇愁。到了宿营的地方，他就苦闷地酗酒。福明的部下也都学着首领的样子，喝起酒来。纪律废弛。抢劫的事件越来越多。把一听上匪来了就躲藏起来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家里一切马能驮的东西都抢掠一空。许多士兵的鞍袋简直都要撑破了。有一天，葛利高里看见自己排里的一个士兵抢了一台缝纫机。他把马缰绳挂在鞍头，用左腋夹着缝纫机。直至动了鞭子，葛利高里才使那个哥萨克跟他的战利品分了手。这天晚上，福明与葛利高里激烈地争论起来。屋子里只有他们两人。由于酗

酒，面部肿胀了的福明坐在桌边，葛利高里大步地在屋子里踱着。

“你坐下吧，别在人家眼前瞎晃啦，”福明生气他说。

葛利高里没有理睬他的话，在狭窄的哥萨克式的小内室里踱了半天，然后说：

“我讨厌这些玩意儿，福明！请你制止抢劫和酗酒吧！”

“今天你做了一个噩梦吧？”

“还要开玩笑……老百姓开始说咱们的坏话啦！”

“可是你知道，我对弟兄们是毫无办法的呀，”福明说。

“可是你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呀！”

“好啦，你别教训我啦！你的那些老百姓不配听什么好话。咱们在为他们这些浑蛋受苦，可是他们……我要想想自个儿的事儿啦，够啦。”

“你对自个儿的事也没有好好想。你只顾喝酒，哪里还有工夫去想啊。你已经有四天四夜没有清醒过啦，其余的人也都在大喝特喝。夜里连站岗放哨的人也喝。你想干什么？你想叫别人趁咱们喝得烂醉的时候，把咱们都宰在村子里吗？”

“你以为咱们逃得了这个下场吗？”福明冷笑着说。“到头来总归要死的。常拿瓦罐打水，哪有不碎的……你懂吗？”

“那么咱们明天就去维申斯克，举起手来投降吧，就说：请收拾我们吧，我们投降啦。”

“不，我们还要游荡一阵子……”

葛利高里叉开两腿，站在桌子对面。

“如果你不能整顿好纪律，不制止抢劫和酗酒，我就要跟你分手啦，把一半人带走，”他低声说。

“你试试看，”福明威胁地拖着长腔说。

“不用试，推行！”

“你……你别吓唬我吧！”福明把一只手放在手枪套上。

“别摸索手枪套子啦，不然我隔着桌子一下子就把你砍啦！”葛利高里脸色煞白，把马刀拔出了一半，快口说。

福明把手放到桌子上，笑了笑。

“你干吗跟我瞎缠个没完儿呀？你不胡缠我的脑袋就够疼的啦，可是你还要胡说八道。把刀插进鞘去！跟你开开玩笑也不行，是吧？瞧你——多了不起的正经人？简直象个十六岁的大姑娘……”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的想法，你给我好好地记住吧。我们这里的人并不都是你这个德行。”

“我知道。”

“知道就要记住！明天下命令，把马鞍袋都倒空。咱们是骑兵，不是驮运队。要严加禁止！还自命为为人民斗争的战士呢。用马驮着抢劫的赃物，就象从前的货郎贩子一样，在村子里贩卖……我看着都羞死啦！我他妈的怎么跟你们搞到一起儿来啦？”又气又恨的葛利高里，脸色煞白啐了一口，扭身对着窗户。

福明笑了起来，说：

“红军的骑兵还一口也没有追击过我们……吃饱了的狼，在被骑马的猎人追逐的时候，就会一面跑，一面把全部吃的东西都吐出来。我这些言生也会这样，——如果真有人拼命地追击我们，他们也会把什么全部扔掉的。不

要紧，麦列霍夫，别激动，你说的话我完全能做到！这是因为我的情绪有点儿低落，放松了马缰绳，不过我会把缰绳勒紧的！咱们可不能散伙呀，要有难同当嘛。”

他们的话没能说完：女主人端着冒热气的菜锅进来了，接着由丘马科夫指挥的那些哥萨克成群地涌了进来。

但是谈话还是起了作用。第二天早晨，福明命令倒空鞍袋。亲自检查了命令的执行情况。有个抢劫成性的家伙，在检查鞍袋时拒不执行命令，不愿意扔掉赃物，福明用手枪当场把他枪毙了。

“把这个坏蛋抬走！”他用脚踢了死人一下，安然他说，然后扫视了一下队伍，提高了嗓门说：“狗崽子们，不准许再翻箱倒柜啦！我不是为了这种目的发动你们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你们可以把打死的敌人身上的东西都剥下来，如果你们不嫌脏，就连那些脏内衣也可以剥下来，但是不许动敌人的家属！我们不是跟老娘儿们打仗。谁要是违抗——也是这样的下场！”

队伍里传出了一阵轻微的喧声，立刻就安静了下来……

纪律似乎是恢复了。匪帮在顿河左岸游荡了三天，消灭了一些遇上的地方自卫团的小部队。

在舒米林斯克镇，卡帕林建议转移到沃罗涅什省去。他的理由是，他们在那里可能会得到不久前曾起来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居民的广泛支持。不过等福明向哥萨克们宣布此事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到自己地区以外去！”匪帮举行了一次全体大会，只好改变决定。接连四天，匪帮马不停蹄地向东开去，也不接战，从卡赞斯克镇开始就有一队骑兵跟踪他们，不断地向他们挑战。

想要使人摸不清自己的行踪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到处的田地里都在进行春耕、夏种，就连草原上最偏僻的地方也有人活动。他们趁夜遁去，但是天一亮，刚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喂马——不远地方就会出现敌人的骑兵侦察队，用手提机枪进行短促扫射，福明的部属只好在射击声中赶紧备马，接着跑。在维申斯克镇的梅利尼科夫村外，福明总算巧妙地骗过了敌人，摆脱了追击。福明从自己侦察兵的报告中了解到，指挥这支骑兵的是叶戈尔·茹拉夫廖夫——布坎诺夫斯克镇的一个精明能干、精通战阵的哥萨克。他了解到，这支骑兵的人数几乎超过他的匪帮一倍，装备有六挺手提机枪，还带着许多没有跑过很多路的精力充沛的马。这一切迫使福明避免战斗，争取人马得以休息的时间，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不用明打，而是进行突然袭击，重创这支骑兵，从而摆脱纠缠不休的追击。他还想缴获敌人的机枪和步枪子弹。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没有实现。葛利高里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在四月十八日，在斯拉谢夫斯克茂密的树林边发生了。头天夜里，福明和大多数一般匪徒都在谢瓦斯季扬诺夫斯克村喝得烂醉，黎明时从村子里开出来。夜里差不多谁也没有睡觉，这时许多人在马上打起盹儿来。上午九点钟光景，在离奥若金村不远地方停下来休息。福明派出了警戒哨，命令给马匹喂燕麦。

大风一阵阵从东方吹来。褐色的沙尘象浓雾遮住了地平线。大雾笼罩了草原。太阳透过向高空飞腾的雾气，放出微光。风吹弄着军大衣的衣襟、马尾和马鬃。马匹都背着风，在树林边稀疏的山植丛里寻找避风的地方。马眼睛被沙尘打得直流眼泪，沙尘弥漫，什么也看不清。

葛利高里关切地给自己的战马擦了擦鼻子和湿润的眼眶，挂上草料袋，走到正用军大衣衣襟兜着燕麦喂马的卡帕林跟前。

“选这块地方休息可太不好！”他用鞭子指着树林子说。

卡帕林耸了耸肩膀。

“我跟这个傻瓜说过啦，难道你说话他听得进去吗？”

“应该在草原上，或者村边上休息。”

“您以为咱们会遭到从树林子里来的袭击吗？”

“是的。”

“敌人还离得很远哩。”

“也可能敌人已经很近啦，您知道追来的不是步兵。”

“树林子光秃秃的，遇到意外，咱们看得见。”

“没有人看呀，几乎都睡啦。我怕连警戒的哨兵也都睡啦。”

“他们从昨天喝醉以后，脚都站不住，现在你喊都喊不醒他们。”卡帕林皱起眉头，好象感到疼痛一样，小声说：“咱们跟着这样的领导人干，非完蛋不可。他既糊涂，又愚蠢，简直糊涂得出格啦！为什么您不愿意担当起指挥任务呢？哥萨克们都很尊敬您。他们是非常拥护您的。”

“我不想干，我在你们这儿只不过是临时过客，”葛利高里冷冷地回答说，然后走到马跟前，后悔不该无意中说出这句不小心的坦白话来。

卡帕林把衣襟里的剩余粮食粒抖在地上，跟着葛利高里走过来。

“您知道，麦列霍夫，”他边走边折下一条山植树枝，揉碎了鼓胀的嫩芽，说，“如果咱们不加入一个比较大的反苏维埃部队，譬如——象现在正在顿河地区的南部打游击的马斯拉克旅，我想我们是支持不了很久的。我们应该冲到哪里去，不然，我们随时都可能被消灭。”

“现在河水涨起来啦。渡不过顿河去。”

“不是现在就走，但是等到河水落了——就应该走。您以为如何？”

葛利高里考虑了一会儿，回答说：

“是啊。应该离开这儿。这里已经毫无希望。”

卡帕林活跃起来。他没完没了地说起来，原来指望会得到哥萨克的支持落空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说服福明，不要再毫无目的地在地区内流窜，要他下决心投奔一支强大的部队。

葛利高里听厌了他的唠叨。他注视着马，等到马刚把袋子里的草料吃空，就摘下袋子，给马戴上笼头，拉紧了肚带。

“咱们还不会很快就出发的，您瞎忙活什么，”卡帕林说。

“您最好还是去把马准备好吧，不然您会来不及备马的，”葛利高里回答说。

卡帕林注意地看了看他，便回到自己站在辎重车旁边的马跟前去。

葛利高里牵着马走到福明跟前。福明正大劈开两腿躺在铺好的斗篷上，懒洋洋地啃着烤鸡翅膀。他挪动了一下，做了个请葛利高里坐在他身旁的姿势。

“来坐下，跟我一起儿吃午饭吧。”

“应该离开这儿，而不是吃午饭，”葛利高里说。

“喂好马，咱们就动身。”

“可以等会儿再喂嘛。”

“你为什么这么性急啊？”福明扔掉啃完的鸡骨头，在斗篷上擦了擦手。

“敌人会在这儿攻击咱们的。这是个很合适的地方。”

“谁他妈的会来攻击咱们呀？侦察兵刚才回来说，山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可见茹拉夫廖夫已经找不到咱们的去向，不然他早就追上来啦。布坎诺夫斯克不会有人来追。那儿的军事委员是米海·帕夫洛夫，倒是个很会打仗的小伙子，不过他的兵力太小，未必敢来迎战。咱们好好地休息一下，等这风停了，咱们就向斯拉谢夫斯克挺进。坐下呀，吃点鸡肉，干吗站在那儿？麦列霍夫，你怎么变成胆小鬼了，简直有点儿草木皆兵啦！”福明用手划了个大圈子，哈哈大笑。

葛利高里心里骂了一声就走开了，把马拴在小村上，在旁边躺下，用军大衣襟遮上脸避风。他在风的呼啸声中，在弯到他身上高高的干草的歌唱般的窸窣声中打起盹来。

一阵很长的机枪扫射声使他一跃而起。这梭子弹还没有打完，葛利高里已经解开了马。福明压下所有的声音，大声叫：“上马！”又有两三挺机枪从树林子右面扫射起来。葛利高里骑上马，迅速地估计了一下形势。右面树林边缘上，透过尘雾可以看见有五十来名红军战士，列成骑阵，切断了退往山岗去的道路，冲过来。在太阳暗淡光辉的照耀下，蓝晃晃的马刀刃，在他们头顶上闪着熟悉的寒光。机枪一直在从树林里、从矮树丛生的山岗上，发疟疾似地匆匆打来一盘接一盘的子弹。左面也有半连的红军骑兵，挥舞着马刀，没有喊杀声，迅速压了过来，他们形成了包围圈。只剩下了一条出路：从左面围上来的稀疏的散兵线中冲出去，退往顿河边。葛利高里对福明喊了一声：“跟我来！”他抽出马刀，放马奔去。

跑出约二十沙绳以后，他回头看了看。福明、卡帕林、丘马科夫和另外几个士兵，都飞也似的跟在他后面，离他大约有十沙绳远。树林子里的机枪声停止了，只有右面紧边上的一挺，还在短促凶狠地对着在辘重车附近忙乱的福明同伙扫射。但是最后一挺机枪也很快就沉默了，于是葛利高里明白了，红军战士已经到了他们刚才休息的地方，他身后已经砍杀起来。他是从低沉绝望的喊叫声，从抵抗的人们稀疏、断续的枪声判断出来的，他无暇回顾。策马狂奔，离迎面冲来的骑阵越来越近，他选好了攻击的目标。一个身穿短光皮上衣的红军骑兵正对着他跑过来。红军战士骑的是一匹跑得不很快的灰马。一闪之间，葛利高里看到了胸前有一片白毛、落满了一团团的汗沫的马，也看到了生着一张很年轻的、红扑扑的、兴奋的脸的骑士，也看见了他身后一直伸延到顿河边的阴沉的草原……再过一瞬间，他就要避开劈来的马刀，并且自己动手去砍了。葛利高里在离骑士约五沙绳远的地方，猛地向左一闪，只听见头顶飏的一声刺耳的马刀声，他立即在鞍上挺直身子，仅用自己的刀尖触了一下已经从他跟前驰去的红军战士脑袋。葛利高里的手几乎没有感觉到劈刺的力量，但是回头一看，只见已经耷拉下脑袋的红军战士正慢慢地从马鞍上载下来，看见红军战士黄色皮衣的脊背上有一道浓稠的血流。灰马已经不再狂奔，而是变成大快步了，它高仰着头，仿佛害怕自己的影子似的歪着身子……

葛利高里趴在马颈上，用习惯的动作放下马刀。子弹在他头顶上尖利、刺耳地飞啸。紧抿着的马耳朵哆嗦着，耳朵尖上透出了一粒粒的汗珠。葛利高里只听见从后面朝他追来的子弹的啸叫声和马的急促、厉害的喘息声，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看到福明和丘马科夫，落在后头：离他们约五十沙绳的卡帕林在奔逃，再后面一点儿——只有第二排的一个战士，瘸子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一面跑着，一面抵挡两个追击他的红军战士。其余的跟随在福明后面

的八九个人都被砍死了。那些失去主人的战马，迎风展开尾巴，往四面奔去，红军战士在拦截、捕捉它们。只有福明的同伴，普里贝特科夫的那匹高大的枣红马，打着响鼻，跟卡帕林的马并排跑着，身后拖着死去的主人，他从马上掉了下来，可是脚还挂在马镫里。

葛利高里在一个沙土岗后面勒住了马，跳下来，把马刀插进鞘去。他费了几秒钟的工夫叫马卧倒。这点儿简单的马术是葛利高里用了一个星期的功夫才训练出来的。他从掩蔽物的后面打了一梭子弹，但是由于瞄准的时候心太慌，太激动，所以只是最后一枪才把一个红军骑的马打倒。这才使第五个福明的同伙摆脱了追击。

“上马！你会倒霉的！”福明跑到葛利高里身旁时叫喊道。

彻底覆灭了。整个匪帮只剩下了五个人。红军骑兵一直把他们迫到安东诺夫斯基村，直到这五个亡命徒隐藏到村子周围的树林子里去以后，才停止追击。

在整个逃跑的时间里，这五个人谁也没有说一句话。

卡帕林的马在小河边栽倒了，而且再也没有办法把它拉起来。其余人的马也都疲惫不堪，直打摇晃，勉强地抖动着蹄子，一团团粘稠的白沫直往地上落。

“你这不是指挥队伍，而是在放羊！”葛利高里从马上下来，没有看福明，埋怨说。

福明一声不响地下了马，开始解马鞍子，然后又走到一边去。鞍子也就没有卸下来，——坐在一个长满羊齿草的土地上。

“恐怕得把马扔掉啦，”他担心地四下张望着说。

“下一步怎么办，”丘马科夫问。

“要步行渡河到对岸去。”

“在哪儿去？”

“咱们在树林子里藏到夜里，然后渡过顿河，先在鲁别任村躲几天，我那儿有很多亲属。”

“又是胡来一气！”卡帕林怒不可遏地大声说。“你以为在那儿他们就不去搜捕你了吗？他们现在正是在贵村恭候你大驾光临哪！你这是用什么东西思考问题呀？”

“好啦，那么咱们到哪儿去呀？”福明毫无主张地问。

葛利高里从鞍袋当中把子弹和一块面包都掏出来，说：

“你们还要讨论很久吗？走吧！把马拴起来，卸下鞍子——开步走，不然他们会在这儿就把咱们捉住的。”

丘马科夫把鞭子扔在地上，用脚把它踩进泥里，声音颤抖地说：

“好啊，咱们变成步兵啦……咱们的弟兄们全部牺牲啦……圣母啊，他们把咱们打得可真惨哪！我没想到今天还能活下来……眼看着就要死啦……”

他们一声不响地卸下马鞍子，把四匹马全拴在一棵赤杨树上，他们就一个跟一个地象狼一样，往顿河边走去，手里提着马鞍子，尽量隐身在浓密的小树丛里。

第十四章

春天，顿河里的满潮春水淹没了河边的全部草地，唯独在鲁别任村对面的左岸还剩下一片未被淹没的小高地。

春天，从顿河沿岸的山上，老远就可以看到河水泛滥形成的小岛，岛上茂密地丛生着小柳树、小橡树和枝叶扶疏的灰色杨柳。

夏天，那儿的树会被野蛇麻草一直缠到树顶，地上长满了难以通行的带刺的木莓丛，树丛下面遍地是乱蓬蓬的深蓝色的牛蒡花，肥沃的土地养育出的肥壮的茂草，在稀有的林间空地上长得比人还高。

夏天，就是中午，树林里也是那么寂静、阴暗、凉爽。只有黄莺的鸣叫声会划破寂静，还有布谷鸟在向什么人争说着自己未来的岁月。冬天里，丛林就全都变成空荡荡、光秃秃的，象坟墓里一样的寂静。树木的枝桠在冬天苍白的寒空中阴暗地闪着黑光。只有狼崽子才年年在小村林子里找到安全的过冬的洞穴，整天地躺在被大雪掩盖着的艾蒿丛里。

福明、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和其余几个福明匪帮残余分子在这个岛子上住了下来。他们苟延残喘地活着：吃的东西非常可怜，都是福明的一个叔伯兄弟每天夜里划着小船给他们送来的，吃得半饥半饱，然而可以枕着鞍褥尽情地大睡，夜里，轮流担任警戒，因为害怕被人发现他们隐藏的地方，所以也不敢生火。

满潮的河水冲刷着小岛，匆匆向南奔流，水势浩荡，涛声雄伟，冲过前进道路上的一排排老杨树，摇晃着淹没在水中的灌木丛顶，轻轻地、歌唱似地、平静地喃喃细语着流去。

葛利高里很快就习惯了这日夜不息、近在咫尺的河水喧闹声。他久久地躺在被河水冲得很陡的岸边，望着广阔的水面，望着顿河沿岸笼罩在紫色的、阳光迷离的烟霭中的白色山峰。那里，在这片烟雾的那边，就是亲爱的家园，那里有阿克西妮亚、孩子……他的哀思飘向那里。每当他想起亲人的时候，他心里顿时就会燃起思乡的烈火，煎熬着他的心，对米哈伊尔的仇恨就会沸腾起来”但是他压制着这些感情，竭力不去看顿河沿岸的群峰，免得再去想这些心事，没有放纵情思去想这些仇恨。就是不想这些事，他已经够痛苦的了。就是不想这些事，他的心胸已经够郁闷的了。有时候他仿佛觉得——他的心被挖掉了，不跳了，而血却在不停地往外流，看来，多次受伤，战争的灾难和伤寒病损害了他的健康：葛利高里开始清楚地听到心脏的烦人的跳动声。有时候左胸下面一阵阵尖利的疼痛，简直疼得难以忍受，他的嘴唇立刻干得要命，要费很大劲才能控制住自己，不叫出声来。后来他找到了有效的止痛办法：把左胸趴在潮湿的土地上，或者用凉水浸湿衬衣，这样疼痛就会慢慢地、好象很不情愿地饶了他。

这些日子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只是偶尔在晴阴的天空有些被高空的风吹散的白云片飘过，白云的影子象一群群的天鹅，滑过河湾的水面，掠过远处的河岸，消逝了。

如果能只欣赏岸边疯狂地翻动的急流，听着河水的各种腔调的喧哗，什么也不去想，抛开一切能引起他痛苦的东西，那可就美极啦。葛利高里看着水流那神奇的、千变万化的涡纹，一看就是几个钟头。这些涡纹每分钟都变换样子：不久前还在平静地流着，水面漂着折断的芦苇茎、枯树叶子和草根的地方，——过一会儿，就出现个神奇地凹陷下去的漩涡，贪婪吞没着从它

近旁漂过的一切东西，可是河水过一会儿就在出现漩涡的地方翻腾起来，浊水在盘旋打转儿，忽而旋出一截黑色的苇根，忽而旋出了一片摊开的橡树叶，忽而旋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冲来的一束干草。

黄昏时分，西面的天空燃起一片樱桃色的霞光。月亮从高高的杨树梢后升上来。月光象白色的冷焰沿顿河泻去，在微风吹起微波的地方，闪烁着月亮的反光和暗光。夜里，小岛上空往北方飞去的无数雁群不断的鸣叫声与水的喧闹声交织成一片。无人惊扰的鸟群时常栖息在岛上，在小岛的东部。公鸭子在水浒里、在被水淹没的树林子里呼唤，母鸭子呱呱地乱叫，各色的大雁低声咕咕叫着；在互相呼唤。有一天，葛利高里悄悄地走到河岸上，看到离岛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群天鹅。太阳还没有出来。远处的丛林后面还喷着耀眼的霞光。河水被霞光一照，变成了粉红色，平静的水面上端庄美丽的大天鹅也变成了同样的颜色，它们高傲地把脑袋扭向日出的方向。一听见岸上有窸窣窸窣的脚步声，它们就象吹号似的响亮地叫着飞了起来，等到它们飞得高出树林的时候，葛利高里看见了它们耀眼的、雪白的羽毛的闪光。

福明和他的战友们，各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消磨时光：善于操持家务的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把那条瘸腿盘舒服，从早到晚在修补衣服和鞋子，仔细地擦枪，卡帕林因为不习惯睡在潮湿的土地上，整天地躺在太阳地里，用皮袄盖住脑袋，哑哑地咳嗽着，福明和丘马科夫不倦地玩那副自己用纸裁成的牌，葛利高里在岛上闲荡，在水边一坐就是半天。他们很少说话，——所有的话早已说完啦，——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和晚上等待福明的堂兄弟来的时候，才聚集到一起儿。苦闷压倒了他们，整个呆在岛上的时间里，只有一次，葛利高里看到丘马科夫和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高兴了，两个人摔起跤来。他们扭在一起，你进我退，折腾了半天，他们喘息着，互相逗几句简短的玩笑话。他们的脚跟都深深地踏进白色的细沙里。瘸子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的力气大得多，但是丘马科夫却比他机灵。他们摔的是加尔梅克式的跤，弯着腰，往前探着肩膀，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对方的脚。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聚精会神的，紧张得面色煞白，大声、急剧地喘着气。葛利高里兴致勃勃地注视着他们的较量。他看到丘马科夫抓住一个好机会，突然带着对手，仰面倒下，然后把腿一弯，嗖地一声把对手从自己身上翻了过去。转眼间，象黄鼠狼一样机灵敏捷的丘马科夫已经压在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身上，压得他的肩胛骨埋进细沙里去，又喘又笑的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叫道：“好啦，你这个畜生！我们可没有说过……可以从脑袋上翻过去呀……”

“你们象小公鸡一样斗起来啦，得了吧，不然就会打起架来啦，”福明劝解说。

不，他们根本没有打架的意思。他们和和气气地拥抱着，坐在沙地上，丘马科夫却用沙哑的，但是很悦耳的低音唱起一支节奏很快的舞曲来：

噢噫，你们哪，严寒呀！噢噫，你们哪，严寒！
你们这些凶猛厉害的严寒呀，
你们冻死了芦苇丛里的灰狼，
冻僵了闺阁里的姑娘……

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用尖细的男高音伴唱，他们唱得很和谐、非常好

听：

姑娘走到台阶上，
手里拿着黑色的皮大氅，
披在马上军士身上……

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忍不住了：他跳了起来，手指头弹得啪啪响，用瘸腿把沙地刮平，跳起舞来。丘马科夫拿起马刀，在沙地上掘了一个浅坑，然后说：

“等等，瘸鬼！你一条腿短，在平地上跳不行……你应该在斜坡上跳，或者把那只长腿站到坑里，另一只在坑外。叫长腿在坑里跳，你瞧，这样有多好……好啦，现在跳吧！……”

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擦掉额角上的汗，很听话地把那只好腿放到丘马科夫挖的小坑里。

“对呀，这样好多啦，”他说。

丘马科夫笑得大喘着气，拍着手，用快调儿唱道：

如果你打这儿走过——亲爱的，请到我这儿来！
等你再来的时候——我好好地亲亲你……

而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的脸上带着所有跳舞人的那种严肃表情，开始灵快地跳起来，甚至还试着蹲下去跳……

每天过着一模一样的日子。天色一黑下来，就急不可待地盼望着福明的兄弟来。五个人全部聚到岸边，小声谈着，用军大衣襟遮着火光抽烟。他们决定在岛上再住一个星期，然后乘夜波到顿河右岸去，弄几匹马，逃到南方去，听说马斯拉克匪帮正在本区南部的什么地方活动。

福明拜托自己的亲戚们暗察附近哪个村子有可以骑乘的马，并且还嘱咐他们把区里每天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报告给他。报告来的消息使他们心安；红军部队在顿河左岸搜捕福明，红军战士也曾到鲁别任来过，但是在福明家搜查过后，立刻就走了。

“应该赶快离开这儿。干吗要死呆在这儿？咱们明天就走吧，啊？”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丘马科夫提议说。

“应该先察明哪里能弄到马，”福明说。“咱们急什么呀？如果给咱们吃得再好点儿，就是在这儿过到冬天也不错嘛。你们看，这四周多么美呀！咱们好好地休息休息——然后再去干咱们的事业。叫他们去搜捕吧，咱们是不会落到他们手里的。我很后悔，由于我胡涂，咱们被打垮啦，不错，这叫人心伤心，不过还不能罢休！只要咱们一骑上马，在附近的村子里一转，一个星期以后，咱们就能招来五六十个人，也可能招来一百。咱们的人会越来越多，真的！”

“胡说八道！纯属愚蠢的自信！”卡帕林愤怒地说。“哥萨克已经背叛了我们，他们没有跟着我们干，将来也不会跟着我们干的。应该有勇气正视现实，而不是空怀什么胡涂的希望。”

“怎么会不跟着咱们干呢？”

“他们当初既然没有跟着我们干，那么现在当然也不会跟着我们干啦。”

“好，咱们走着瞧吧！”福明气势汹汹地说。“我绝不放下武器！”

“这都是空话而已，”卡帕林疲惫地说。

“没有出息的东西！”福明怒气冲天大声喊。“你在散布什么失败情绪啊？我已经讨厌你这副哭丧相啦，简直比苦萝卜还讨厌！既然这样，当初何必要多此一举呢？起什么义啊？既然你的肠子这么娇嫩，干吗还要胡来呀！你头一个煽动我起来暴动，现在倒想钻树林子啦？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我已经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啦，见你的鬼去吧，傻瓜！”卡帕林歇斯底里地喊，然后就走开了，他怕冷似的把皮袄裹在身上，支起领子来。

“他们这些老爷们，都是些细皮嫩肉的家伙。一受点儿挫折——他们就受不了啦……”福明叹了口气说。

他们一声不响地坐了一会儿，谛听着均匀、有力的滔滔水声。一只母鸭子被两只公鸭子追赶着，呱呱地叫着，吃力地从他们头顶飞过去。一群白头翁兴奋地叫着往地上落下来，但是一看见有人，立刻又飞往高处，象条黑色带子似的弯到别处去。

不久，卡帕林又走了过来。

“我想今天到村子里去，”他看着福明，不时眨着眼说。

“为什么？”

“你问得真怪！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伤风得厉害吗？简直都站不住啦？”

“哼，这有什么？难道到村子里去，你的伤风就会好了吗？”福明不为所动地沉着地问。

“我必须在暖和地方躺上几夜才行。”

“你哪儿也不能去，”福明坚决地说。

“难道我就只能死在这儿吗？”

“你随便好啦。”

“为什么我就不能到村子里去呢？要知道总睡在凉地上，我非得完蛋！”

“如果在村子里把你抓住怎么办？你想过这个问题吗？那时候我们大家都都要完蛋啦。难道我还不了解你的为人吗？第一次受审，你就会把我们出卖！也许等不到受审，就在往维申斯克押解的路上就出卖啦。”丘马科夫大笑起来，称赞地点了点头。他完全赞同福明的话。但是卡帕林固执地声称：

“我一定要走。你那种俏皮的推断并不能说服我。”

“我对你说过啦——在这儿待着，哪儿也别去。”

“但是你要明白，雅科夫·叶菲莫维奇，我再也不能过这样野兽般的生活啦！我害了肋膜炎，也许是肺炎！”

“你会好的。晒晒太阳，就会好起来的。”

卡帕林厉声说：

“不管你怎么说，我今天也要走。你没有权利阻拦我。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要走！”

福明看了看他，可疑地眯缝起眼睛，朝丘马科夫挤了挤眼，从地上站了起来。

“卡帕林，你好象是真病啦……你大概在发高烧……好，让我来摸摸——你的脑袋热吗？”他伸出一只手，朝卡帕林走了几步。

显然，卡帕林已经从福明的脸上看出他不怀好意，往后一退，厉声喊道：

“滚开！”

“你别叫喊！你叫喊什么？我不过是摸摸你。你干吗要大发雷霆？”福明抢前一步，掐住了卡帕林的脖子。

“你想去投诚吗，混帐东西？！”他暗哑地嘟哝着，使出全身的力气，想把卡帕林推倒在地上。

葛利高里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俩拉开。

……吃过午饭，葛利高里正在把洗过的衬衣往树上晒的时候，卡帕林走到他跟前来：

“我想单独跟您谈谈……咱们坐下来吧。”

他们坐在一截被风浪冲上岸来的朽杨木上。

卡帕林沙哑地咳嗽着问：

“您对这个白痴的狂妄举动怎么看呢？我衷心地感谢您的干预。您的行为很高尚，正象一个军官应该做的那样。但是这太可怕啦。我再也不能忍受啦。我们——象野兽一样……我们已经有多少天没有吃过热东西啦，还有，睡在潮湿的地上……我伤风啦，肋部疼痛难忍。我大概是害了肺炎。我很想在火边儿坐坐，在暖和的屋子里睡睡，换换内衣……我很想穿干净的、新洗烫过的衬衣，想在柔软的褥垫上睡睡……不，我受不了啦！”葛利高里笑了。

“您想舒舒服服地打仗吗？”“您听我说，这算什么打仗呀？”卡帕林立即回答说。“这不是打仗，这是无尽无休的流窜，杀死几个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然后就逃窜。只有老百姓拥护咱们，开始暴动起来，那才是打仗，而现在这样——不是打仗，不，这不是打仗！”

“咱们没有别的出路。咱们总不能去投降呀？”

“是啊，但是怎么办呢？”

葛利高里耸了耸肩膀，他说出了他躺在岛上脑子里多次考虑过的事情。

“不舒服的自由也比舒服的监狱好。您知道吧，人们都这样说：监狱建得牢固，可只有鬼才喜欢它。”

卡帕林拿根树枝在沙地上画了几个人形，沉默了很久，然后说：

“并不一定要投降，但是应该寻求跟布尔什维克斗争的新形式。应该跟这些可憎的人分手。您是个知识分子……”

“得啦，我算什么知识分子，”葛利高里苦笑着说。“我连话都说得不正确。”

“您是军官。”

“这不过是偶然得到的。”

“不，不开玩笑，您是真正的军官，您在军官圈子里生活过，见识过真正的人，您不是象福明那样的苏维埃时代的暴发户，您应该明白，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是毫无意义的，这简直是自杀。他把我们带到树林边上挨了一次打，如果还把我们的命运跟他联系在一起，——他还要叫我们挨无数次打。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而且是个白痴！我们跟着他瞎混，非要完蛋不可！”

“那就是说，不投降，可是要离开福明，对吗？到哪儿去呢？去投奔马斯拉克吗？”葛利高里间问。

“不。这同样是冒险，只不过规模大一点儿罢了。我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了不同的看法。不能去投奔马斯拉克……”

“到哪儿去呢？”

“到维申斯克。”

葛利高里生气地耸了耸肩膀。

“这叫作——悔过自首。这不合我的心意。”

卡帕林目光炯炯地看了他一眼。

“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麦列霍夫。我可以完全相信您吗？”

“完全可以。”

“军官的诺言？”

“哥萨克的诺言。”

卡帕林朝在宿营的地方忙乱的福明和丘马科夫那面看了一眼，尽管离他们相当远，无论如何也不会听到谈话的声音，——但是仍然压低嗓门儿说：

“我了解您跟福明以及其他人的关系。您在他们当中，跟我一样，也属外来人。什么原因促使您反对苏维埃政权我并不感兴趣。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这是因为——您过去的历史问题和为了害怕被逮捕，是这样吗？”

“您已经说过，您对此不感兴趣。”

“是——的，我不过是顺便说说，现在我简单地谈谈我自己。我从前是个军官，也是个社会革命党的党员，后来，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认为只有帝制才能拯救俄罗斯。只有帝制！天意为我们的祖国指出了这条道路。苏维埃政权的象征是锤子和镰刀，对吧？”卡帕林用树枝在沙地上写了“锤子，镰刀”这几个字，然后用热辣辣的、闪光的眼睛盯着葛利高里的脸：“您倒着念念看。念过了吗？您明白了吗？只有‘帝制’，才能结束这场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您知道吗，当我悟出这个道理时，我感到一种神秘的恐怖！我浑身颤抖起来啦，因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是天意给我们的苦斗指出的最后结局……”

卡帕林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不说话了。他那热辣辣的、带点儿疯狂神情的眼睛直盯着葛利高里。但是葛利高里听到他的坦白的谈话后，一点儿也没有颤抖，而且连一点神秘的恐怖也没有感觉到。葛利高里对于事物的看法总是很清醒，很平淡，因此，回答说：

“这不是什么天意。您到过对德战争的前线吗？”

卡帕林被问有点儿发呆，过了一会儿才回答说：

“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没有，我没有直接上过前线。”

“战争期间，您呆在哪儿？在后方吗？”

“是的。”

“整个时间都呆在后方吗？”

“是的，虽然不是整个时间，可也差不多。您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可是我从一九一四年直到今天，都是在火线上，只暂停过很短的时

俄文锤子，镰刀是：“Mo? oT, cepn”，如果把这几个字母倒过来连读，就成了“npecTonoM”，意思是“帝制”。

间。至于你说的这个天意……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哪来的什么天意啊？这些迷信玩意儿，我早就不相信啦。从一九一五年起，我饱尝了战争的苦味以后，我就想通了，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根本没有！如果有的话——他就无权让人们这样互相残杀。我们上过前线的人已经不相信什么上帝啦，叫老头子和婆娘们去信吧。叫他们从他那里得到点儿安慰吧。没有什么天意，恢复帝制也是不可能的。人民已经把它永远推翻啦。至于您刚才所说的这玩意儿，把字母倒过来念的把戏，请原谅，不过是小孩子的玩意儿罢了。而且我真不明白——您说这些话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请您说话简单些，直截了当。我虽然是个军官，可没有进过士官学校，没有文化。如果我有点儿文化的话，也许不会象被大水围困的狼一样，跟您呆在这荒岛上啦。”他带着明显的遗憾口气结束了自己的话。

“这个问题不重要，”卡帕林急忙接过话说。您信不信上帝，这无关紧要。这是您的信仰和您的良心的事儿。这跟您是个保皇党，还是个立宪民主党，或者只是一个拥护自治的哥萨克——同样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把我们联合到一起儿。这您同意吗？”

“还有呢。”

“我们曾把赌注全都押在哥萨克的起义上，是吧？可是输了个精光。现在要摆脱这种困境。将来还可以和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而且也不一定单靠个什么福明来领导。重要的是，现在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因此我提出跟您结成同盟，”

“什么样的同盟？反对谁？”

“反对福明。”

“我不明白。”

“一切都很简单。我邀请您一起干……”卡帕林很激动，说话的声调已经非常急促。“我们干掉这三个家伙，就去维申斯克，明白了吗？这样可以救我们的命。为苏维埃政权立下这样的功劳，就可以将功折罪。我们就可以活下来啦！您明白吗？可以活下来啦！……我们挽救了自己的性命！当然，将来一有机会，我们再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不过那时候是干正经的事业，不是跟着这位倒霉的福明去干这种冒险的勾当啦。您赞成吗？请您好好考虑一下，这是我们摆脱目前绝境的唯一出路，而且是最好的出路。”

“但是这怎么个干法呢？”葛利高里心里气得直哆嗦，但是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露声色地问。

“我什么都考虑好啦：我们在夜里用刀子干掉他们，等第二天夜里那个给我们送食物的哥萨克来的时候，我们就渡过顿河，——这就是全部计划。简单易行，不需任何阴谋诡计！”

葛利高里假装憨厚，笑着说：

“这太好了！卡帕林，请您告诉我，早上您说要到村子去暖和的时候……您已经准备好去维申斯克了吗？福明猜对您的心思啦？”

卡帕林注意地看了看憨厚地笑着的葛利高里，自己也笑了，脸上略带点儿窘急和不快的神情，回答说：

“坦白地说——是这样。您知道吗，当问题涉及到自己的生死时，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您是想出卖我们吗？”

“是的，”卡帕林坦率地承认说。“不过如果是在这个岛上捉到你们的

话，对您个人我会尽力予以保护，使您免遭不幸。”

“为什么您不一个人先杀死我们呢？夜里下手是很容易的。”

“这太冒险，第一声枪响之后，其余的人……”

“交出你的手枪！”葛利高里往外拔着手枪，沉着地命令说……“交出来，不然我当场打死你！我现在站起来，用脊背挡着你，不叫福明看见，你把手枪扔到我脚边来。怎么样？你休想开枪！你一动，我就打死你。”

卡帕林坐在那里，脸色变得象死人一样煞白。

“请您不要打死我！”他那惨白的嘴唇微微地翕动着，低声说。

“我不会杀你。可是要缴掉你的枪。”

“您要把我的事说出去……”

泪珠顺着卡帕林胡子拉碴的脸颊滚下来。葛利高里由于厌恶和怜悯皱起眉头，提高了嗓门儿说：

“把手枪扔过来，我就不说出去，不过是应该说出来的！呸，原来你是这样的坏蛋！呸，坏蛋！”

卡帕林把手枪扔到葛利高里脚边。

“还有一支勃朗宁呢？把勃朗宁也扔过来。就放在你的上衣前面的口袋里。”

卡帕林把闪着镍光的勃朗宁手枪掏了出来，扔在地上，双手掩面，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身子直哆嗦。

“不要哭，浑蛋！”葛利高里厉声斥道，竭力把要狠揍这个坏家伙的怒火压下去。

“您要把我的事儿说出去……我就没命啦！”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不会。不过只要咱们一离开岛——你爱到哪儿就到哪儿去。谁也不需要你这样的人。你自个儿去找躲藏的地方吧。”

卡帕林把手从脸上拿下来。他那张泪湿的、眼睛肿胀、下巴颏直哆嗦的红脸上的表情非常可怕。

“那么您为什么……为什么要缴我的枪？”他结结巴巴地问。

葛利高里很不高兴地回答说：

“这是——为了使你不能在我背后开枪。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是什么勾当都干得出来的……可还总在谈什么天意呀、沙皇呀、上帝呀……你怎么坏到这个份儿上啦……”

葛利高里看也没看卡帕林，不住地往外吐着嘴里大量涌出来的唾沫，慢慢地往宿营的地方走去。

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正在用麻绳缝马鞍上的马镫连接带，轻轻地吹着口哨。福明和丘马科夫躺在马衣上，照例在玩牌。

福明迅速地瞥了葛利高里一眼，问：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谈的是什么事情？”

“他对生活不满意……乱说一气，仿佛只要……”

葛利高里遵守诺言，没有把卡帕林的事儿说出来。但晚上，人不知鬼不觉地把卡帕林的步枪大栓卸下，藏了起来。“鬼知道他夜里会干出什么坏事儿来……”他收拾睡觉的时候想。

第二天早晨，福明把他叫醒。福明弯着腰，小声问：

“你把卡帕林的枪缴啦？”

“你说什么？什么枪？”葛利高里抬起身，困难地舒展了一下肩膀。

直到天快亮了他才睡着，黎明时分非常冷。他的军大衣、皮帽子和靴子都被日出前的浓雾打湿了。

“他的枪找不到啦。你拿了没？你醒醒，麦列霍夫！”

“哼，是我拿了。怎么啦？”

福明一声不响地走开了。葛利高里站起来，抖了抖军大衣。丘马科夫正在不远地方做早饭：他洗了洗他们营里的唯一的一只锅，把一块面包按在胸前，平均地分成了四块，把罐子里的牛奶倒进锅里，又揉进一大团煮稠的麦粥，然后朝着葛利高里看了一眼。

“麦列霍夫，你今天睡得真够久啦。你瞧，太阳都到什么地方啦！”

“不做亏心事的人总是睡得又香又甜，”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用军大衣襟擦着洗得干干净净的木勺子说。“这个卡帕林一夜都没睡着，总是翻来覆去……”

福明默不作声地笑着，看着葛利高里。

“请坐下用早餐吧，众位寨主！”丘马科夫请大家说。

他头一个用勺子舀了牛奶，一口咬了大半块面包。葛利高里拿起自己的勺子，仔细地打量着大家，问道：

“卡帕林在哪儿？”

福明和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一声不响地吃着，丘马科夫凝视着葛利高里，也默不作声。

“你们把卡帕林弄到哪儿去啦？”葛利高里隐若地猜想着夜里发生的事情，问。“卡帕林现在去得很远啦，”丘马科夫安然地笑着回答说。“他远航罗斯托夫去啦。现在，大概已经在霍皮奥尔河口附近飘荡呢……那不是他的皮袄挂在那儿吗，你瞧。”

“你们真把他干掉啦？”葛利高里迅速地看了卡帕林的皮袄一眼，问。

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问的。一切都已经清清楚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问了一句。大家并没有立即回答他，于是他又问了一遍。

“得啦，事情很清楚嘛——我们把他干掉啦，”丘马科夫说，用睫毛遮上女人般的灰眼睛。“是我干的。这是我为职业——杀人……”

葛利高里仔细地看了他一眼。丘马科夫的黑中透红、干干净净的脸上神色镇定，甚至有点儿喜形于色。金光闪闪的白胡子，在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显得格外耀眼，衬得眉毛和向后梳的头发更黑了。这个福明匪帮中著名的刽子手，外表上看来却是个非常漂亮、谦虚的人……他把勺子放在帆布上，用手背擦了擦胡子说：

“你感谢雅科夫·叶菲梅奇吧，麦列霍夫。这是他救了你的小命，不然你现在也早跟卡帕林一起儿在顿河里飘荡啦……”

“这是为什么？”

丘马科夫慢吞吞地、一字一句地说：

“看来，卡帕林是想要去投诚，昨天跟你谈了半天……于是我们跟雅科夫·叶菲梅奇就想好要把他收拾了，省得他造孽。可以全都告诉他吗？”丘马科夫疑问地看了看福明。

福明肯定地点了点头，丘马科夫嚼得夹生的麦粒咯吱咯吱响着，继续说：

“傍晚，我就准备好了一根橡树棒子，并对雅科夫·叶菲梅奇说：‘我今天夜里就把他们俩，卡帕林和麦列霍夫都干掉。’他却说：‘把卡帕林结

果掉吧，麦列霍夫就不必啦。’我们就这样说定了。我监视着卡帕林，等着他睡下去，我听到——你也睡着啦，还打呼噜呢。好，我爬了过去，用木棒子照着他的脑袋就是一家伙。咱们的上尉连腿都没有蹬一蹬就完蛋啦！他睡得甜甜的——小命儿就这样送掉啦……我们悄悄地在身上搜了搜，然后扯着他的腿和胳膊拖到河边去，脱下他的靴子、制服和皮袄——把他扔到水里去啦。可是你还在睡哪，睡梦中你是什么也不知道……麦列霍夫，昨天夜里死神离你可是近得很哩！他就在你的头顶上。虽然雅科夫·叶菲梅奇说了不要动你，可是我想：‘他们白天说了些什么呢？五个人里，有两个人躲得远远的，去说私房话，准不会有什么好事儿……’我悄悄地爬到你那儿去，已经想抡刀向后一拉，割下你的脑袋，因为我想——用木棍子打你，你这家伙力气很大，如果一下子打不死你，你一跳起来，就会开枪……唉，又是福明坏了我的事。他走过来，小声说：‘别动他，他是咱们的人，他是可以相信的。’这个那个的说了一番，可是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卡帕林的武器哪儿去了？这样我才离开你。好啊，你睡得真够香呀，一点儿也没有觉得大难临头！”

葛利高里安然地说：

“傻瓜，你要杀了我可太冤枉好人啦！我并没有赐卡帕林同谋呀。”

“那他的武器怎么会在你手里呢？”

葛利高里笑着说：

“白天我就把他的两支手枪缴啦，步枪大栓是晚上卸下来的，藏在鞍褥底下。”

他把昨天和卡帕林谈的话，以及卡帕林的提议讲了一遍。

福明不满意地问：

“你为什么昨天不说呢？”

“我可怜这个没有出息的鬼东西，”葛利高里坦白地承认说。

“唉，麦列霍夫，麦列霍夫！”大为惊讶的丘马科夫叫起来。“把你的怜悯放在你藏卡帕林枪栓的鞍褥底下吧，不然这种怜悯会使你倒霉的！”

“用不着你教训我。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办，”葛利高里冷冷地说。

“我干吗要教训你？如果夜里，为了你的怜悯，我无缘无故就把你送到阴间，——那可怎么办呢？”

“那也就活该如此啦，”葛利高里想了想，低声回答说。然后与其说是说给别人听，不如说是说给自己听，又补充说：“清醒的时候，死是很可怕的，可是在睡梦中死去就没什么了……”

第十五章

四月底，他们夜里坐小船渡过顿河。下克里夫斯克村的一个青年哥萨克科舍廖夫·阿列克谢在鲁别任村的河岸上等候他们。

“我要跟你们走，雅科夫·叶菲梅奇。我在家里待得烦透啦，”他跟福明问候时说。

福明用胳膊时碰了碰葛利高里，小声说：

“看见吗？我早就说过……没等咱们从岛上渡过来，人们早就在等候咱们啦，你看，这不是来啦！这是我的朋友，是个坚定勇敢的哥萨克。好兆头！这就是说，我们的事业还大有可为！”

从说话的声调判断，福明是在满意地微笑。有个新人来入伙，这使他十分高兴。渡河很顺利，而且立刻有人来入伙，——这一切都使他感到鼓舞，产生了新的希望。

“除了步枪和手枪以外，你还有马刀和望远镜？”他在黑暗中打量和摸索着科舍廖夫的武器，很满意地说。“这是真正的哥萨克！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个真正的哥萨克，一点儿假也没有！”

福明的堂兄弟把辆套着匹瘦马的大车赶到岸边来。

“快把马鞍子部放在车上，”他小声说。“看在基督的面上，大家都快点儿吧，不然，时候可不早啦，而且咱们的路程很远哩……”

他很焦急，直催福明，可是福明一从小岛上渡过河来，双脚踏上自己出生的村子的坚硬的土地，却很想回家里去看看，探望一下村里的熟人……

黎明前，他们在红莓村附近的一个马群中挑选了几匹比较好的马，备上了鞍子。丘马科夫对牧马的老头子说：

“老大爷，你别太为这几匹马难过。这实在也说不上是什么好马，而且我们只不过是暂时骑骑它们——只要一找到更好的马，我们就把它们送还给主人。如果马主问：是谁把马牵走了？——你就说：是克拉斯诺库特斯克镇的民警骑走的。请马主人上那儿去要吧……我们是去追赶土匪的，就这样对他们说！”

他们跟福明的兄弟道了别，走上了大道，然后向左弯去，五个人都放开马往西南方向奔去。据说，马斯拉克匪帮不久前曾到过梅什科夫斯克镇附近，福明决定去投靠这个匪帮，他们就是往那里奔的。

他们为了寻找马斯拉克匪帮，在顿河右岸的草原道路上游荡了三天，避开大的村庄和市镇。在与卡尔金斯克镇搭界的道利人的村子里，他们用自己的那些劣马换了几匹膘壮善跑的马。

第四天早晨，在离韦扎村不远的地方，葛利高里头一个看见远处的山坡上有一队正在行进的骑兵。至少有两个骑兵连在大道上行进，前面和两侧都有人数不多的侦察队在进行侦察。

“可能是马斯拉克，也可能是……”福明把望远镜放到眼睛上瞭望着说。

“也许是雨，也许是雪，也许是，也许不是，”丘马科夫嘲笑说。“你仔细看看嘛，雅科夫·叶菲梅奇，如果是红军，咱们可就得赶快向后转啦！”

“这么远根本看不清他们是什么玩意儿！”福明生气地说。

“你们瞧啊！他们看到咱们啦！侦察队朝咱这儿跑来啦！”斯捷尔利亚

德尼科夫大声说。

他们真的已经被发现了。在骑兵纵队右面行动的侦察队急速转变方向，迅速地朝他们驰来，福明急忙把望远镜放进盒子里，但是葛利高里笑着，从马上弯下身子，抓住福明的马笼头。

“先别忙！叫他们走近一点儿。他们只有十二个人。咱们好好地把他们看清楚，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咱们再跑。咱们骑的马都是新换的。你慌什么呀？拿望远镜好好看看！”

十二个骑马的人越来越近了，他们的身形变得一分钟比一分钟大。在嫩草如茵的绿色山岗背景上，已经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的身形了。

葛利高里和其余的人都焦急地看着福明。福明的拿着望远镜的手在轻轻地哆嗦。他紧张地仔细看着，眼泪顺着他朝着太阳的脸颊滚下来。

“是红军！帽子上有星！……”最后福明低沉地喊道，拨转了马头。

他们飞奔而去。他们身后响起了稀疏零乱的枪声。葛利高里紧挨着福明并排跑了约四俄里，偶尔回头看看。

“我们就这样会师啦！……”他嘲笑说。

福明沮丧地沉默着。丘马科夫略微勒勒马，喊道：

“应该绕开村子！咱们躲到维申斯克的草原上去，那儿更偏僻一些。”

他们又狂奔了几俄里，马支持不住了。它们伸着的脖子上冒出了一团团的汗沫，显出了一道道纵向的深皱褶。

“应该跑慢点儿！勒着点儿马！”葛利高里命令。

追来的十二个骑士只剩下九个人，其余的落到后面去了。葛利高里目测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大声喊：

“站住！咱们来打他们一阵！……”

五个人都勒马变成小跑，跑着下了马，摘下步枪。

“拽住缰绳！对着最左边的一个瞄准……开火！”

他们各打了一排子弹，把一个红军战士的马打死了，接着又继续奔逃。追击他们的人兴头已经不大了。有时老远开几枪，后来就不再追了。

“应该饮饮马啦，那儿有个水塘，”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用鞭子指着在远处闪着蓝光的草原水塘说。

现在马已经是一步一步地走了，他们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洼地和山沟，为了不被发现，尽量在沟洼的地方穿行。他们在水塘里饮过马，又上路了，起初是一步一步地走，过了一会儿就小跑起来。中午时分，他们在一道斜着横贯草原的深沟的斜坡上停下来喂马。福明命令科舍廖夫步行到近处的一座古垒上去，趴在那儿瞭望。如果发现草原上有骑马的人，科舍廖夫就立即发出警报，跑回驻马的地方。

葛利高里把自己马的腿拴起来，放开它去吃草，自己在近处的斜坡上拣了块干燥的地方躺了下来。

这道沟的向阳的斜坡上的嫩草比别处长得又高、又密。太阳蒸晒的淡淡的黑土气味还不能把花儿已经开败了的野紫罗兰的淡淡的清香压下去。紫罗兰生长在撂荒的地上，从干木樨草茎中钻出来，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耕地边上象镶了一道花边，甚至在石头一样坚硬的生荒地上去年的衰草中，用它们那浅蓝色的、孩子般清澈的眼睛看着大千世界。紫罗兰在这荒凉、辽阔的草原上结束了它们注定的生命极限，而来接替它们的郁金香已经神话般地盛开在沟坡上向阳的地方，把红色的、黄色的和白色的花萼开向太阳，清风把各种

花香混在一起，把它们带到草原的遥远的地方。

在北面、断崖遮掩的斜坡上，还留有往外渗着雾气的厚厚的积雪层。雪层散发出阵阵袭人的寒气，但是这寒气使花期将尽的紫罗兰飘忽、忧郁，宛如久远、珍贵的回忆似的清香更加浓郁……

葛利高里大叉开两腿趴在地上，用胳膊时撑着身子，贪婪地凝视着阳光下烟雾缭绕的草原、远处山岗上闪着蓝光的古垒和在斜坡边缘上流动的蜃气。他闭了一会儿眼睛，听着远处和近处云雀的鸣声、吃草的马匹轻微的蹄声和响鼻声、马笼头的叮当声和风吹嫩草的窸窣声……他全身趴在坚硬的土地上，感受到一种奇异的、远离尘世的安逸心境。这是他早已熟悉的心境。这种心境常常是在大难之后感受到的，这时葛利高里就好象是重新看到了周围的世界。他的视觉和听觉仿佛都更加锐敏，先前不

曾留意的事物，大难之后，引起了他的注意。现在他满怀同样的兴致注视着一只雀鹰翅膀呼呼地响着斜身飞着，在追逐一只什么小鸟，注视着一个小黑甲虫正缓慢艰难地在他——葛利高里——撑开的两肘中间爬着，注视着紫红色的郁金香迎风招展，炫耀着自己处女般的艳丽。郁金香离得很近，就长在一个塌陷的田鼠洞边上。只要一伸手，他就可以把它折下来，但是葛利高里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满怀着说不出的喜悦心情欣赏着小花和茎上挺秀的叶子，叶纹上残留的晶莹多彩的露珠。后来他转移了视线，久久地，无所用心地注视着在苍空、在废弃的田鼠洞穴上空盘旋的苍鹰……

过了两个钟头，他们又骑上马，打算在入夜之前赶到叶兰斯克镇那些熟悉的村庄。

红军的侦察队大概已经用电话把他们的行踪通报了各地。他们到了卡缅卡村的进口处，从小河对岸迎面朝他们打来几枪。象唱歌一样的子弹啸叫声迫使福明避向一边去。他们在射击声中顺着村庄的边沿驰去，很快就跑到了维申斯克镇的牧场地区，泥沟村外，有一小队民警企图阻拦他们。

“咱们从左面绕过去，”福明提议说。

“咱们冲他们一下，”葛利高里坚决地说。“他们九个，咱们五个。我们可以从正面冲出去！”

丘马科夫和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都赞成他的意见。他们拔出马刀，放开疲惫的马，快跑起来。民警们没有下马，频频开枪射击，可是后来并没有迎战，躲到一边去了。

“这是一支没有战斗力的队伍。他们抄抄写写倒很在行，可是当真打起来，他们就不顶用啦！”科舍廖大声嘲笑说。

等到追踪他们的民警压上来的时候，福明和其余的人就且战且走，向东遁去，就象被猎狗追逐的狼一样：偶尔口头嚎叫几声，几乎连停也不敢停。在一次互射中，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受了伤。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腿肚子，擦伤了骨头。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疼得直哼哼，脸色苍白，诉苦说：

“打到腿上啦……又是打在这条瘸腿上啦……”

丘马科夫身子往后一仰，可着嗓子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流出了眼泪，把靠在他手上的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扶上了马，他还在笑得直哆嗦，说：

“怪啦，他们这是怎么选的目标？他们这是故意瞄准这条腿的……他们看到——一个瘸家伙在骑着马跑，心里就想，来，咱们把他这条腿彻底打断吧……唉，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唉，真要命！……你的腿又得短四分之一啦……现在你还怎么跳舞呀？这回我非得给你这条腿掘个一阿尔申深的坑不

可啦……”

“住口，你这个嚼舌鬼！我现在顾不上跟你逗闷子啦！看在基督面上住口吧！”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疼得直皱眉头，央告说。

过了半个钟头，等他们从道道山沟里钻出来，走上一个斜坡的时候，他央告说：

“咱们停一会儿，休息休息吧……我要包扎一下伤口，不然，血都要流满靴筒子啦……”

大家停了下来，葛利高里牵着马，福明和科舍廖夫偶尔朝在远处的民警开两枪。丘马科夫帮着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脱下靴子。

“血的确流得太多啦……”丘马科夫皱着眉头说，把靴子里面的红汤儿倒在地上。

他本想用马刀把被血浸湿、冒着热气的裤腿儿割断，但是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不同意。

“我的裤子很好，没有必要把它弄坏，”他说，用手巴掌撑在地上，抬起那条伤腿。“把裤腿儿脱下来，不过要慢慢儿脱。”

“你有绷带吗？”丘马科夫摸索着口袋问。

“我要绷带干他妈的什么？不用绷带也行嘛。”

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仔细地看了看伤口，然后用牙齿把一颗子弹的弹头咬下来，把火药倒在手巴掌上，再加上预先用唾沫浸湿的泥土拌了很久。就用这种泥土把腿肚子上两边打穿的伤口都塞满堵上，然后满意地说：

“这是有人试验过的办法！只要伤口一干，过两天就会好的，就象狗身上的伤一样，很快就能长好。”

他们马不停蹄，一直跑到奇尔河边。民警们也一直在后面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只是偶尔零星地朝他们打几枪。福明不时回头看着说：

“他们老是这样盯着咱们不放……也许是在等候援军吧？他们总是离我们远远地跟着决不是平白无故的……”

福明他们在维斯洛古佐夫村附近 水过了奇尔河，缓步爬上山坡。马已经疲惫不堪。他们走下山坡的时候还能骑着马小跑，但是上坡就非得牵着马走不可了，用手巴掌从马汗湿的两肋和身上把一团团的、哆嗦着的汗沫抹下来。

福明不幸言中了：在离维斯洛古佐夫村五俄里的地方，有七个人骑着新换的、跑得飞快的马朝他们追了上来。

“他们要是再这样换班儿追——咱们可就糟啦！”科舍廖夫愁眉苦脸地说。

他们在草原上不择道路地跑着，轮流开枪抵抗：两个人卧倒在草地上射击，其余的人跑出二百多沙绳远以后，就下马，接着射击敌人，让原先那两个人向前跑出四百沙绳远，然后卧倒，准备开火。他们打死了一个民警或者是打成了重伤，把另一个民警的马打死了。丘马科夫的马不久也被打死了。他抓着科舍廖夫的马镫，跟着马跑。

影子拖长了。太阳已经西沉。葛利高里建议大家不要分开，于是他们一起儿缓步走了起来。丘马科夫限他们并排走着。后来他们看到山岗顶上有一辆双套大车，就走到大道上。车夫是个上了年纪的大胡子哥萨克，赶着车飞跑起来，但是枪声迫使他停了下来。

“我来砍死这个坏蛋！叫他知道逃跑的下场……”科舍廖夫从牙缝里嘟

啾说，使动用鞭子抽着马，往前冲去。

“别动他，萨什卡，我不准许！”福明警告他说，还离得很远就大声喊：“老大爷，把马卸下来，听见吗？要活命的话就卸下来！”

他们根本不听老头子的痛哭流涕的央告，亲自动手解开缰绳，把马肚带和马套都卸下来，立刻把鞍子备到马身上去。

“把你们的马换一匹给我也好啊！”老头子哭着央告说。

“你哆嗦什么，是不是想挨耳刮子呀，老鬼？”科舍廖夫骂道。“我们还要用马呢！留你一条活命，快感谢上帝吧……”

福明和丘马科夫都骑上了新换的马。不久又有三个人加入到在后面追赶他们的六个骑士的队伍。

“应该快点儿跑！走吧，弟兄们！”福明说。“如果傍晚咱们能赶到克里夫斯克草地——那么咱们就得救啦……”

他扬鞭抽了一下自己的马，往前跑去。把第二匹马的缰绳挽得短短的，叫它跟在左面跑。被马蹄子踏断的红郁金香花冠，象一大滴一大滴的鲜血，四处飞溅。跟在福明身后跑着的葛利高里看了看这些红点子，就闭上了眼睛。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点儿头晕，心头感到一阵熟悉的刺痛……

马匹使出了最后的力气跑着。不停的奔驰和饥饿把人也弄得疲惫不堪。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已经在马上直摇晃，脸色象白布一样。他流血太多。渴得要命，又恶心，苦不堪言。他吃了一点儿干面包，但是立刻又呕吐出来。

黄昏时分，在离克里夫斯克村不远的地方，他们混进了从草原上归来的马群，最后一次向追赶他们的人开了几枪，并且高兴地看到追击停止了。九个骑马的人在远处凑拢到一起儿，显然在商量什么，后来就拨马回去了。

他们在克里夫斯克村福明熟识的一个哥萨克家里住了两天两夜。主人的日子过得很富裕，对他们招待得也很好。安置在黑乎乎的板棚里的马匹有吃不完的燕麦。到第二天夜里，狂奔累坏了的马匹已经休息过来了。大家轮班照看马匹，挤着睡在结满蜘蛛网的、凉爽的糠棚里，足吃足喝，补偿了在孤岛上过的那些半饥饿的日子。

本来第二天就可以离开村子，但是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使他们耽搁下来：他的伤口发炎了，清晨，伤口四周出现了红肿，傍晚，腿也肿了起来，人昏迷不醒。他渴得要命。整整一夜，只要一清醒过来，就要水喝，拼命地喝，而且喝得很多，一夜之间，几乎喝了有一桶水，但是即使有人搀扶着他也站不起来了——每一个动作都使他感到剧痛，他就躺在那里撒尿，不停地呻吟。为了少听到点儿他的呻吟声，把他抬到糠棚子远处的角落里去，但是这也没有什么用处。有时候他大声叫唤，昏迷过去的时候，就大声胡说，还乱叫不止。

只好安置一个人看护他。给他水喝，要用凉水浸他滚烫的额角，当他叫唤或者说胡话的声音太大了，就得用手巴掌或者帽子捂上他的嘴。

第二天傍晚，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清醒过来，并且说觉得好多了。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身？”他用手指头把丘马科夫叫到跟前来，问道：

“今天夜里。”

“我也走，看在基督的面上，别把我扔在这里！”

“你还能上哪儿去？”福明小声说。“你连动都动不了啦。”

“怎么——我动不了啦？你瞧！”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大使劲抬起身来，立刻就又躺了下去。

他的脸涨得通红，额上渗出了一粒粒的小汗珠。

“我们带你走，”丘马科夫断然决定说。“我们带你走，你别害怕！把眼泪擦掉，你又不是老娘儿们。”

“这是——汗，”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嘟哝说，把帽子压到眼睛上……

“我们倒很想把你留在这儿，可是掌柜的不答应。你别泄气，瓦西里！你的腿会长好的，咱们还要在一起儿摔跤和跳卡扎乔克舞呢。你于吗要灰心丧气呀，啊？伤嘛，是很重，可是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丘马科夫对人一向是既严厉，又粗野，可是这番话却说得那么亲切感人，声调又是那么温柔，使葛利高里大为惊奇，不禁看了他一眼。

他们在黎明前不久离开了村子。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扶上了马，但是他已经不能独自骑在马上了，忽而往这边，忽而又往那边倒来倒去，丘马科夫用右手抱着他，和他并排走。

“成了个累赘了……只好把他扔掉，”福明走到葛利高里身旁，伤心地摇着脑袋，嘟哝说。

“把他打死？”

“哼，有什么可客气的呢？咱们带着他怎么行呀？”

他们一声不响地缓步走了很久，葛利高里换了丘马科夫的班，后来科舍廖夫又替换了葛利高里。

太阳出来了，顿河上，仍然雾气弥漫，可是从山岗上看去，远处的草原已经清晰、明朗，高处凝集着羽毛般的白云的天空变得越来越蔚蓝明净。草上的露水很浓，象一片绣银丝的锦缎，马匹走过的地方，就留下一条黑黝黝的溪流似的痕迹。只有云雀划破了笼罩在草原上的庄严、肃穆的寂静。

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随着马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摇晃着脑袋，悄悄地呻吟说：

“噢，真难受呀！”

“住口！”福明粗暴地打断他的话。“我们抱着你走也并不舒服！”

在离黑特曼大道不远的地方，从马蹄下飞出一只野雁，扶摇直上蓝天。野雁翅膀尖利的震动声把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从昏迷状态中唤醒。

“弟兄们，请你们把我扶下马吧……”他央告说。

科舍廖夫和丘马科夫小心翼翼地把他从马上架下来，放在湿漉漉的草地上。

“让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腿究竟怎样了。喂，解开裤子啊！”丘马科夫蹲下来说。

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的腿肿得厉害，胀得紧紧的，连一点皱纹也没有，塞满了肥大的裤腿。一直到大腿，皮肤都透亮，呈深紫色，布满了一层用手可以摸得出的、天鹅绒似的黑斑。深陷进去的肚皮上也出现了这种黑斑，只不过是颜色稍淡一点儿。从伤口上和裤子上的褐色干血上，已经散发出腐烂的恶臭。丘马科夫用手指头捏住鼻子，皱着眉头，竭力忍着已经涌到嗓子眼的恶心，仔细察看了朋友的伤腿。然后，又仔细地看了看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的垂下的、发青的眼皮，跟福明交换了一下眼色说：

“好象变成坏疽啦……是的……你的情况可很不妙啊，瓦西里·斯捷尔

利亚德尼科夫……简直是糟透啦！……唉，瓦夏，瓦夏，怎么把你弄成这个样子啦……”

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只是不断急促地喘气，一句话也没有说。福明和葛利高里象听到命令一样同时下了马，从上风头走到伤员跟前。他躺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撑着坐了起来，用昏暗、严厉、冷漠的目光看了大家一眼。

“弟兄们！请你们把我打死吧……我已经活不成啦……我已经精疲力尽，再也支持不下去啦……”

他又仰面躺下，闭上了眼睛，福明和其余的人全都知道，他一定会提出这个要求的，而且正在等待这一请求。福明迅速向科舍廖夫使了个眼色，就转过身去，而科舍廖夫也未置异议，从肩膀上摘下步枪。“开枪吧！”科舍廖夫朝走到一旁去的丘马科夫的嘴唇看了一眼，与其说是听到了，不如说是猜到了这句话。但是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又睁开了眼睛，坚决地说：

“朝这儿打，”他举起手来，用指头指着自己的鼻梁。“这样可以一下子就离开人世……如果你们到了我的村子——请你们告诉我老婆一声，就说，如此这般……叫她别等我啦。”

科舍廖夫不知道怎么回事地摆弄了半天枪栓，拖延着时间，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垂下了眼皮，来得及说完了最后的遗言：

“我只有一个老婆……没有孩子……她生过一个孩子，可是死啦……以后再没有生过……”

科舍廖夫两次举起了步枪，可是都又放了下来，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丘马科夫愤怒地用肩膀推开了他，夺下他手里的步枪。

“狗崽子，干不了，就别逞能！……”他沙哑地骂道，从脑袋上摘下了帽子，理了理头发。

“快点儿！”福明一只脚踏在马镫上，命令说。

丘马科夫在脑子里寻觅着合适的词句，慢吞吞地低声说：

“瓦西里！永别啦，看在基督的面上，请原谅我和我们大家！咱们到阴间会再见面的，那儿也会审判我们……我们一定把你的请求告诉你老婆。”他静等回答，但是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沉默无语，面色变得煞白，在恭候着死神的光临。只有被太阳晒得焦黄的眼睫毛好象被风吹动似的在哆嗦，左手的手指头在轻轻地活动，不知道为什么想去扣军便服胸前的破钮扣。

葛利高里这一生见过很多次人死的场面，可是这一次，他不想看了。他使劲拉着马缰绳，牵着马急急忙忙地往前走。他怀着一种子弹要打到他的肩胛骨上似的感情等待着枪声……他等待着枪声，心里一秒钟一秒钟地数着，但是当身后猛地一响之后，他两腿发软，勉强勒住直立起来的惊马……

他们默默无语地走了两个钟头。直到休息的时候，丘马科夫才头一个打破了沉默。他用手巴掌捂着眼睛，声音低沉地说：

“我他妈的为什么要开枪打死他呢？把他扔在草原上就行啦，省得再多一条罪状。他总象就站在我眼前……”

“你还没有干惯？”福明问。“你杀了那么多人——还不习惯？你根本没有心啦，你的心变成一块锈铁啦……”

丘马科夫脸色煞白，凶狠地盯着福明。

“现在你别惹我，雅科夫·叶菲梅奇！”他低声说。“你别再伤我的

心，不然，我也会把你照样干掉……这太简单啦！”

“我有什么必要去惹你呀？不招惹你，我的心都操不过来啦，”福明和解地说，然后仰面躺下，被太阳晃得眯缝起眼睛，舒服地伸着懒腰。

第十六章

完全出乎葛利高里的意料，一个半星期之内，居然又有四十多个哥萨克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都是些在战斗中被击溃的许多小股土匪的残渣余孽。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头领，在草原上游荡，当然很高兴加入福明的匪帮。对他们来说，跟着谁干，杀什么人，统统一样，只要他们能过上逍遥自在的浪荡生活和抢劫所有遇到的人就行啦。这是些不可救药的亡命徒，以至福明看着他们，鄙视地对葛利高里说：“唉，麦列霍夫，来的全是些破烂，不是人……都是些该上绞架的家伙！”福明在灵魂深处一直还把自己看作是“为劳动人民而斗争的战士”，虽然不象从前那样时常说了，但是偶尔还说：“咱们是解放哥萨克的斗士……”他一直还顽强地怀着这种愚蠢透顶的希望，他重又对他那些战友的抢劫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认为这一切都是难以避免的，必须跟这些行为妥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肃清这些抢劫分子，早晚还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起义军的统帅，而不是一小股土匪的头目……

但是丘马科夫却毫不客气地把全部的福明分子都称作“土匪”，而且争论起来声嘶力竭，指着福明说，他福明也不是什么好货，是实实在在的截路的强盗。每逢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之间就时常发生激烈的争论。

“我是个有理想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战士！”福明气得脸通红，大声喊叫。“可是你他妈的这样称呼我！你懂得吗，傻瓜，我是在为理想而斗争？”

“你别搅混我的头脑啦！”丘马科夫驳斥他说。“你别打马虎眼啦。你别把我当小孩子耍弄吧！呸，有你这样有理想的战士！你是道道地地的土匪，再没有什么可说啦。你为什么怕听这个称呼呢？我怎么也不明白！”

“为什么你要这样侮辱我呀？为什么你总要血口喷人呀？！我为反对政权而起义，拿起武器跟它斗，我怎么就成了土匪了呢？……”

“正因为你反对政权，所以你才是土匪。土匪——总是反对政权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管苏维埃政权是个什么政权，但是它是政权，从一九一七年以来这个政权就成立啦，谁反对它，谁就是强盗。”

“你的脑袋瓜儿也真糊涂得够可以啦！难道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将军也是强盗吗？”

“不是强盗是什么？不过是戴着肩章的强盗罢咧……不过，要知道肩章——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我也可以戴上嘛……”

福明由于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论据，又是捶拳，又是啐吐沫，停止了这种无益的争论。想要说服丘马科夫是不可能的……

大多数新入伙的匪徒都有精良的武器，服装也整齐。几乎所有的人骑的都是好马，可以不停地驰骋，一天跑上一百俄里毫不困难。有几个人还有两匹马：一匹马骑着，另外一匹马轻装跟在骑士的身旁，称作“备用马”。一旦需要，就可以两匹马倒换着骑，使它们可以轮流休息，有两匹马的骑士，一昼夜可以跑上二百俄里。

福明有一回对葛利高里说：

“咱们如果从一开头就有两匹马——谁他妈的能追上咱们呀！民警或者红军都不能抢老百姓的马，他们不好意思这么干，而我们是完全可以的！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有一匹备用的马，这样他们就别想追上咱们啦！老年人都

说，古时候，鞑靼人进攻的时候，每个战士都有两匹马，有的还有三匹。谁能追上这样的人呢？咱们也应当这么装备起来。我很喜欢鞑靼人这种聪明作法！”

他们很快就都弄到一匹备用马，这样一来，最初的一些日子，的确使他们变得难以追踪了。在维申斯克重新组建的民警骑兵队想追上他们，简直是枉费心机。备用马使福明人数不多的匪帮可以很容易地甩掉敌人，跑出几程远去，避免进行冒险的战斗。

但是在五月中旬，人数四倍于匪帮的民警骑兵队，设计把福明堵在离霍皮奥尔河口镇的博布罗夫斯基村不远的顿河边上。不过经过短促的激战后，他们还是冲出了包围圈，从顿河边溜掉了，死伤了八个人。被包围后不久，福明就向葛利高里建议，请他当司令部的参谋长。

“咱们需要一个有学问的人，这样就可以按作战计划，按地图办事，不然他们再把咱们堵住，就又要挨打啦。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请你担当起来吧。”

“为了抓几个民警和砍掉他们的脑袋，用不着什么司令部，”葛利高里阴沉地回答说。

“什么部队都要有个司令部，你别说这种废话啦。”

“如果没有司令部你就不能过日子，那就请丘马科夫当好啦。”

“为什么你不愿意干？”

“我对这门学问是一窍不通。”

“难道丘马科夫通吗？”

“丘马科夫也不通。”

“那么你为什么他妈的要把他塞给我呢？你是军官，你应该通，应该精通战术和其他一切学问。”

“我原本就是个二把刀的军官，跟你现在这个司令一样！咱们只有一条战术：就是在草原上流窜，不过要常常回头看看……”葛利高里嘲笑说。

福明朝葛利高里挤了挤眼，伸出手指头威胁说：

“我看透你啦！你总想躲在凉快地方吗？总想躲在暗处，是吧？老兄，这救不了你！当排长，还是当参谋长——都是一个价钱。你以为他们抓住你的时候，会给你打个折扣吗？你就等着吧。”

“我一点儿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你可是瞎猜，”葛利高里仔细地打量着马刀缚子说。“我不懂得的事情——我就不愿意干……”

“好吧，你既然不愿意干——就不勉强啦，不用你我也可以马马虎虎地混下去，”福明无可奈何地同意说。

这个地区里的政治形势大大改变了：福明所到之处，从前总是热诚地款待他们的那些富裕的哥萨克人家，现在到处都把大门关得紧紧的，主人们一见匪帮在村子里出现，就都四散躲藏，藏到花园和果园里去。到维申斯克来的巡回革命法庭严厉地惩处了许多曾热诚地接待过福明的哥萨克。这个消息在各集镇广泛传开，对那些曾经公开表示同情匪帮的人产生了应有的影响。

两个星期的工夫，福明在顿河上游各集镇兜了一个大圈子。匪帮的人马已经发展到一百三十多，而且追击他们的也已经不是那个匆忙拼凑起来的民警骑兵队了，而是由南方调来的第十三骑兵团的几个连。

最近这些日子到福明匪帮来入伙的土匪，有很多是远道而来的。他们都是从各种不同的途径跑到顿河地区来的：有些人是从押送途中、从监狱和集

中营里逃脱的犯人，但是基本队伍——有几十个——是从马斯拉克匪帮里溃散下来的，以及被打垮的库罗奇金匪帮的残余分子。马斯拉克匪帮的人都高兴地分散到各排里去，但是库罗奇金匪帮的人却不愿意分散。他们组成了一个独立排，抱得很紧，跟其余的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管是战斗还是在休息的时候，他们的行动总是团结一致，互相支持，每当在什么地方抢劫了统一消费合作社或者仓库，总是把抢到的东西全部交到排的公库里，平均分配，严格遵守平等的原则。

有几个穿着旧束腰长袍的捷列克河流域和库班地区的哥萨克，两个韦利科克尼亚热斯克镇的加尔梅克人，一个穿着靴筒长到大腿的猎人靴的拉脱维亚人和五个穿蓝白条水兵衫和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帆布上衣的无政府主义的水兵，这些人使本来已经穿得五光十色、成分复杂的福明匪帮变得更加光怪陆离了。

“哼，现在你还要争辩，说你手下的人不是土匪吗：那么这些人该怎么称呼……为理想而战的勇士吗？”有一天丘马科夫用眼睛看着前进中拉得很长的纵队，问福明。“咱们这儿如果再有几个还俗的神甫和穿裤子的猪，那真是群贤毕集啦……”

福明默默地忍受着嘲弄。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自己周围集合更多的人。他不顾一切地接受所有来入伙的人。他对每个愿意听他指挥的人，都要亲自谈话，谈话很简单：

“你可以参加。我收留你。到我的参谋长丘马科夫那儿去吧，他会告诉你编在哪个排里，发给你武器。”

在米古林斯克镇的一个村子里，一个穿戴整齐、鬈发、脸色黝黑的小伙子被带到福明面前。小伙子声明自己愿意参加匪帮。福明问知这个小伙子原是罗斯托夫人，不久前因武装抢劫被判刑，但是他从罗斯托夫的监狱里逃了出来，听到福明匪帮的消息，就跑到顿河上游来了。

“你是什么民族的人？亚美尼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福明问。

“不，我是犹太人，”小伙子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福明被这一意外弄得不知所措，沉默了半天。对这从未遇到的情况，他简直不知道怎样处理，大动脑筋，后来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好啦，有什么办法呢，犹太人——就犹太人吧。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也不嫌弃……终究是又多了一个人啊。你会骑马吗？不会？可以学会的！我们先给你一匹老实的小骡马，以后可以学会的。到丘马科夫那儿去吧，他会安置你的。”

过了几分钟，怒气冲天的丘马科夫骑马赶到福明这里来。

“你是糊涂啦，还是开玩笑？”他勒住马，喊叫道：“你他妈的为什么给我送来一个犹太人呀？我不收！叫他随便上哪儿去好啦！”

“收下吧，收下他吧，总归是多了一个人哪，”福明泰然他说。

但是丘马科夫嘴唇上挂着白沫，大声喊叫：

“我不收！我把他打死，就是不能收！哥萨克们已经在抱怨啦，请你自个儿去跟他们谈吧！”

在他们争论和相骂的时候，在一辆辘重马车旁边，哥萨克已经把青年犹太人的绣花衬衫和肥裤腿儿的呢子裤剥了下来。其中一个哥萨克在自己身上试着衬衣，说：

“喂，你看见村子外边那丛老蓬蒿吗？赶快跑到那儿去躲起来。一直躺

到我们离开这儿，我们一走——你就爬起来，随便往哪儿去好啦。再别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会杀死你的，最好还是回罗斯托夫找你妈妈去吧。打仗这个行当——不是你们犹太人干的。主上帝教给你们的本事是做生意，不是打仗。用不着你们我们自己也打得了，也能把这碗粥喝下去！”

没有收留这个犹太人，可是就在这一天，大家却又逗又笑地把在维申斯克镇各村闻名的傻瓜帕沙编进了第二排。是在草原上捉到他的，带到村子里来，隆重地拿一身从打死的红军身上剥下来的装备把他打扮起来，教他怎样使用步枪，又教了半天怎样用马刀。

葛利高里正往拴着自己马匹的拴马桩那里去，但是看见一旁围了一大堆人，就朝人群那里走去。一阵阵的哈哈大笑声使他加快了脚步，接着，是一片寂静，他听见有人用教导、理智的口吻说：

“这可不行了呀，帕沙！谁这样砍人呀？这样只能劈劈柴，可劈不了人。你看，应该这样，明白了吗？一捉到人——立刻就命令他跪下，不然你砍站着的人就不方便啦……他一跪下来，你就从后头这样一下子，照着他的脖子砍去……不过可别一直砍下去，要往自己怀里一拉，为的是用刀刃斜着切下来……”

被一群土匪围着的傻子，笔直地站在那里，紧握着出鞘的马刀柄。他听着一个哥萨克的教导，满脸堆笑，幸福地眯缝着鼓出的灰色眼睛。嘴角上，就象马嘴上一样，挂满了白沫，长长的口水顺着红铜色的胡子直流到胸前……他舔着肮脏的嘴唇，吐字不清、拙口笨舌地说：

“都明白啦，亲人啊，都……我一定这样干……叫上帝的奴仆跪下，砍他的脖子……使出吃奶的劲儿砍！你们发给了我裤子、衬衣和靴子……不过我还没有大衣啊……你们顶好再发给我一件儿小大衣，我好好给你们干！拼命干！”

“等你打死了一个委员——你就有大衣穿啦。现在你还是给我们讲讲去年怎么给你娶媳妇儿……”一个哥萨克提议说。

傻子的睁得大大的、象蒙了一层云翳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畜牲似的恐怖神情。他骂了一大长串脏话，接着在一片哄笑声中，开始讲起些什么来。这一切都使葛利高里感到非常憎恶，浑身直哆嗦，便急忙走开了。“我竟把自己的命运跟这伙浑蛋结合在一起……”他满怀苦闷、悲伤和对自己、对整个这种可耻生活的憎恨想道……

他在拴马桩旁边躺下，竭力不去听那个傻家伙的喊叫和哥萨克们的哄笑。“明天就离开他们。到时候啦！”他看着自己那两匹吃得膘肥体壮、已经恢复元气的马，下了决心。他一直在细心周到地准备逃离匪帮。从一个被砍死的民警身上搜到几张写着乌沙科夫这个名字的证明文件，他把这些文件缝在军大衣的里子里。还在两个星期以前，他就已经在对马匹进行短程、但是飞驰的训练：饮马的时候，他热心地洗刷它们，就是服役的时候也不曾这样尽力洗刷过，宿营时，用各种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方法去弄粮食，所以他的两匹马看上去比其余人的马都精神，特别是那匹道利种灰色带黑圆斑的马，这匹马浑身发亮，它的皮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象高加索乌黑的镶银一样。

骑着这样的马，可以放心大胆地逃脱随便什么人的追赶。葛利高里站了起来，走到近处的一户人家。仓房门限上坐着一个老太太，他很客气地问：

“您有镰刀吗，老大娘？”

“有是有的，不过鬼知道把它放到哪儿去啦。你要镰刀干什么？”

“我想割一点儿您家果园里的青草给马吃。行吗？”

老太太想了想，然后说：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不骑在我们的脖子上呀？你们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这帮来啦——要粮食，那帮来啦——也要，见什么拿什么。我不给你镰刀！你随便怎么好啦，我不给。”

“你怎么，善心的老太太，连草都舍不得呀？”

“照你说，草不用地就长出来了吗？你把草割了，我拿什么去喂牛呀？”

“草原上的草不是有的是吗？”

“我的小鹰，那你就到草原上去割吧。那儿的草多得很。”

葛利高里生气地说：

“老大娘，你还是把镰刀借给我吧。我就割一点儿，其余的都留给你，不然，我们把马放到果园里去，就全部吃光啦！”

老太婆严厉地瞅了葛利高里一眼，扭过头去。

“自个儿去拿吧，大概是挂在板棚下面。”

葛利高里在板棚檐下找到一把刃都坏了的旧镰刀，当他从老太婆眼前走过的时候，清楚地听见她在嘟哝：“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怎么就死不光啊！”

葛利高里对此还不能无动于衷。他早就看出来村子里的老百姓是多么敌视他们。“他们说得对，”他心里想着，小心翼翼地挥着镰刀，竭力割得干净点儿，不漏掉。“我们对他们有他妈的什么用呀？谁都不需要我们，我们妨碍所有的人太平平地干活，过日子。应该收场啦，够啦！”

他站在马跟前，想着自己的心事，看着马的天鹅绒般的黑嘴唇，在贪婪地嚼着一把把柔软的嫩草。一声沙哑低沉的童音使他从沉思中惊醒：

“这匹马太好了，简直象天鹅一样漂亮！”

葛利高里朝说话的人那个方向看了看。是个不久前才加入匪帮的阿列克谢耶夫斯克镇的青年哥萨克，正在赞赏地摇晃着脑袋，看着那匹灰马。他那着了迷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马，转了几圈，舌头弹着响。

“是你的马吗？”

“是的，怎么样？”葛利高里很不客气地回答说。

“咱们换换吧！我有一匹枣红马——是纯种的顿河马，什么障碍都一跃而过，跑得快，快极啦！象闪电一样！”

“滚你的蛋吧，”葛利高里冷冷地说。

小伙子沉默了一会儿，伤心地叹了口气，在不远的地方坐下来。他把那匹灰马打量了半天，然后说：

“你这匹马有气肿病。你看它都喘不过气来啦。”

葛利高里默默地拿一根草茎剔着牙。他开始喜欢起这个天真的小伙子了。

“你不愿意换吗，大叔？”小伙子用央求的目光看着葛利高里，小声问。

“不换。就是连你饶上我也不换。”

“你这匹马是从哪儿弄来的？”

“我自个儿想出来的。”

“不，你实话告诉我！”

“也是从那个大门口儿出来的：骡马生的。”

“跟这么个傻瓜有什么可说的呀，”小伙子生气地嘟哝说，然后走到一边去了。

葛利高里面前仿佛是个已经死去的空荡荡的村庄。除了福明的匪徒以外，四周连一个人也没有。扔在胡同里的牛车，院子里匆忙砍上斧子的劈柴墩子，旁边是堆还没有刨好的木板，拖着缰绳的牛懒洋洋地在街当中啃着矮草，井栏边有一只翻倒的水桶——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村子里的和平生活被突然破坏了，主人们都扔下手里没有干完的活儿，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哥萨克团队在东普鲁士行军时，葛利高里曾见过这样的阗无人迹的村舍和同样仓皇出逃的居民留下的痕迹。现在却在自己的故乡又重睹这副惨景……那时候德国人用同样忧郁和敌视的目光看着他，现在顿河上游的哥萨克也是这样看着他，葛利高里想起了跟老太婆的谈话，解开衬衣领扣，苦闷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又是一阵可恶的痛楚袭上心头……

太阳蒸晒着大地。胡同里散发着淡淡的尘土、胭脂菜和马汗的气味。村边树林里，一群乌鸦落在筑满乱蓬蓬窝巢的高柳树上呱呱乱叫。一条草原小河在宽谷深处汇入泉水，缓缓地流过村庄，把它分成了两半。小河两岸布满了宽敞的哥萨克院落，家宅都深藏在花园茂密的树丛里，这里有遮着窗户的樱桃树，有绿叶沐浴着阳光，缀满嫩果的苹果树。

葛利高里泪眼模糊地看着长满毛茸茸的车前草的院子，看着有黄色百叶窗、草顶的小房子，看着高竖的汲水吊杆……场院旁边的一根旧篱笆桩子上，挂着一只被雨冲刷得白白的、眼窝黑洞洞的马头骨。一根绿瓜秧，顺着这根桩子，螺旋似地爬了上去，钻到有阳光的地方。它已经爬到了桩子尖上，细须缠在马头骨的突出部分，卷住了马的死牙齿，耷拉下来的瓜秧尖端在寻觅支柱，已经够到邻近的一丛绣球花枝了。

葛利高里是在梦中，还是在遥远的童年曾经见到过这一切呢？他被一阵突然袭来的、剧烈的苦闷压倒了，脸朝下趴在篱笆旁边，用手巴掌捂上眼睛，直到远处传来一声拉着长腔的口令：“备——马！”的时候，他才站起来。

夜里行军的时候，他走出了队伍里，停住马，装作要重新备备马鞍，然后仔细听了听慢慢远去的、越来越小的马蹄声，就又跳上马，离开大道，飞驰而去。

他不停地催马跑了约五俄里，然后勒马慢步走着，谛听了一下——是否有人在后面追。草原上非常寂静。只有山鹑在沙岗上互相苦诉，还有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隐约可闻的犬吠声。

黑沉沉的天幕上闪烁着闪闪的繁星。草原上是一片寂静，清风阵阵送来亲切的苦艾气味……葛利高里在马镫上抬了抬身子，轻松、深沉地吸了一口气……

第十七章

到天亮还早，葛利高里已经来到了鞑靼村对岸的牧场上。在村子下边一点，顿河水比较浅的地方，他脱得净光：把衣服、靴子和武器都绑在马头上，用牙齿叼着子弹盒，跟马一同泅水渡河。河水凉得要命，他迅速用右手划水，竭力使身上暖和些，左手牢牢地牵住系在一起的马缰绳，小声吆喝着不断呼哧、打响鼻的马匹。

上了岸，急忙穿上衣服，勒紧了马肚带，为了让马暖和一下，快速向村子驰去。水湿的军大衣、浸透的马鞍翅子和潮湿的衬衣使他浑身都凉透啦，牙齿磕得咯咯响，脊背上一股凉气，全身直哆嗦，但是一放马飞奔，很快就暖和过来了，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他勒马缓步而行，观察四周，机警地谛听着。他决定把马放在荒沟里，便顺着石坡下到沟底。石头在马蹄下枯燥地响着，铁掌迸起阵阵的火星。

葛利高里把马拴在一棵儿时就很熟悉的干榆树上，便往村子里走去。

看到了自己家的老宅、黑魃魃的苹果树顶，在北斗星下的井上的汲水吊杆……葛利高里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走下顿河的斜坡，轻手轻脚翻过阿司塔霍夫家的篱笆，走到没有关上百叶窗的窗户跟前。他只听到自己急促的心跳声和头脑里隐约的血液翻腾声。他轻轻地敲了敲窗棂，轻得几乎连自己都听不到。阿克西妮亚默默地走到窗前来，仔细看了看。他看到她把双手捂在胸前，又听到她唇边吐出的模糊的呻吟声。葛利高里打了一个手势，叫她开开窗户，从肩上摘下了步枪。阿克西妮亚打开了窗扇。

“轻点儿！你好！别开门，我从窗户里进去，”葛利高里耳语说。

他站在墙边的土台上。阿克西妮亚两只赤裸的胳膊搂住了他的脖子。胳膊哆嗦得很厉害，在他肩膀上抖动，这是两只多么亲爱的胳膊，所以胳膊的颤抖也传到了葛利高里身上。

“克秀莎……等等……接过枪去，”他结结巴巴、刚能听到地低声嘟哝说。

葛利高里手扶着马刀，跨过窗台，关上了窗户。

他想抱住阿克西妮亚，但是她沉重地跪到他面前，抱住了他的双腿，把脸紧紧地贴在湿淋淋的军大衣上，由于她竭力在抑制恸哭，所以全身都在哆嗦。葛利高里把她扶起，搀到板凳上。阿克西妮亚紧贴在他的身上，脸藏在他的怀里，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在急剧地哆嗦不止。她用牙齿咬着军大衣的翻领，堵住哭声，免得惊醒孩子们。

看得出，痛苦把象她这样坚强的女人也折磨得够呛。看得出，这几个月她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葛利高里抚摸着她那披散到背上的头发和那滚热的、汗湿的额角。他叫她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顿，然后才问：

“孩子们都好吗？”

“很好。”

“杜妮亚什卡呢？”

“杜妮亚什卡也……活着哪……很好……”

“米哈伊尔在象吗？你别哭啦！住声吧，我的衬衣都被你的眼泪打湿啦……克秀莎！我的亲爱的，够啦！时间很少，没有工夫哭啦……米哈伊尔在家吗？”

阿克西妮亚擦掉脸上的泪水，用湿淋淋的手巴掌紧捧葛利高里的脸颊，

含泪笑着，紧盯着心爱的人，悄悄说：

“我不哭啦……我已经不哭啦……米哈伊尔不在，他已经去维申斯克一个多月啦，在一个什么部队里干呢。快去看看孩子吧！唉，我们简直没有想到你会回来！……”

米沙特卡和波柳什卡摊开手脚，睡在床上。葛利高里弯下腰，看了他们一会儿，又踮起脚尖走开了，默默地坐到阿克西妮亚身旁。

“你怎么样啊？”她热切地低声问。“你怎么回来的？你躲到哪儿去啦？如果逮住你可怎么办？”

“我是回来接你的。他们逮不住我的！跟我走吗？”

“上哪儿去？”

“跟我一起走。我脱离了匪帮。我在福明的匪帮里混哪，听说了吗？”

“听说啦。可是我跟着你到哪儿去呀？”

“到南方去。到库班，或者更远的地方去。咱们凑付着活下去，怎么样？不论什么活儿都累不倒我。我的手应该干活儿，不应该打仗。这几个月，我心里难过极啦……好，这事儿以后再谈。”

“那么孩子呢？”

“先留给杜妮亚什卡。以后看情形再说。将来咱们也可以把他们接走。怎么样？你走吗？”

“葛利沙……葛利申卡……”

“别这样！别哭。够啦！以后咱们再一起儿哭吧，将来有的是时间哭……赶快准备，我有两匹马放在荒沟里等着呢。怎么样？你走吗？”

“你怎么想呢？”阿克西妮亚突然大声说，立刻惊骇地用手捂上嘴，看了孩子们一眼。“你怎么想呢？”她已经耳语似地问。“难道我一个人留下来会舒服吗？我走，葛利申卡，我的亲爱的！我就是地下走也要去，跟在你后面爬我也要走，我再也下愿意一个人留在这儿啦！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你最好把我打死，可别再扔下我啦！……”

她使劲把葛利高里搂在自己怀里。他亲了亲她，斜着眼看了看窗户。夏夜苦短。要赶快走。

“你是不是躺一会儿？”阿克西妮亚问。

“你说什么呀！”他叫起来。“天快亮啦，该走啦。快穿上衣服，去叫杜妮亚什卡来。咱们要跟她说好。咱们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干沟去。白天咱们躲在那儿的树林里，夜里——再走。你会骑马吗？”

“主啊，怎么走都行，别说是骑马啦！我总在想——我这是不是在做梦呢？我常常梦见你……各种各样的梦……”阿克西妮亚匆忙地梳着头发，用牙齿咬着发针，模糊不清地嘟囔着。她很快就穿好衣服，朝门口走去。“要把孩子们叫醒吗？看他们一眼也好呀。”

“不，不必啦，”葛利高里断然地说。

他从帽子里掏出烟荷包，开始卷起烟来，但是阿克西妮亚一走出去，就急忙地走到床前，亲了他们半天，然后想起了娜塔莉亚，还想起了自己苦难生涯中的许许多多往事，不禁哭了起来。

杜妮亚什卡一迈过门限，就喊：

“你好啊，我的好哥哥！到底是回家来啦？你在草原上流浪了多少日子……”接着就哭诉起来。“孩子们总算把父亲盼回来啦……父亲还活着，可孩子们却成了孤儿……”

葛利高里拥抱了她，严厉他说：

“你小声点儿，别把孩子们吵醒！你别说这些啦，好妹妹！这种调调儿我已经听过啦！我自个儿的眼泪和苦恼已经够受啦……我不是叫你来哭的。你能把孩子领去抚养吗？”

“你要上哪儿去？”

“我要走，把阿克西妮亚也带走。你把孩子领回家去，行吗？等我在外面找到工作，安置下来，就把他们接走。”

“好吧，有什么办法呢？既然你们俩都要走——我就领去吧。总不能把他们扔在街上，也不能把他们交给外人……”

葛利高里一声不响地亲了亲杜妮亚什卡，说：

“我太感谢你啦，好妹妹！我知道你不会拒绝的。”

杜妮亚什卡无言地坐在大箱子上，问道：

“你们什么时候动身？现在就走？”

“马上就走。”

“房子怎么办呢？家产呢？”

阿克西妮亚犹豫不决地回答说：

“你自个儿看着办吧。招个房客——或者你随便怎么处理吧。留下的衣服和东西——你都拿回家去……”

“我怎么对别人说啊？如果他们问起，她上哪儿去啦，——我怎么说呀？”杜妮亚什卡问。

“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全部答案。”葛利高里扭过脸去对着阿克西妮亚，“克秀莎，快点儿吧，赶紧收拾。别多带东西。带上件暖和的上衣，两三条裙子和内衣什么的，吃的东西，够头两天吃就行啦，就带这些东西。”

等到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跟杜妮亚什卡道了别，亲过一直也没有醒的孩子们，走到台阶上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他们下到顿河边，沿着河岸，走到荒沟。

“想当年，咱俩去亚戈德诺耶的时候，也是这样走的，”葛利高里说，“不过那时候你拿的包袱大一些，咱们都还年轻……”

阿克西妮亚心里欢欣、激动，从旁斜睨了葛利高里一眼。

“可是我一直还在怀疑——这是不是做梦？把你的手给我，叫我摸摸，不然我总不相信。”她轻轻地笑了，紧挨着葛利高里的肩膀走了起来。

他看到她那哭肿的、闪着幸福光芒的眼睛，看到她那在黎明前的昏暗中苍白的脸颊，亲切地苦笑着，心里想：“她收拾一下，跟着就走，象是去作客似的……什么都不怕，真是个好样的娘儿们！”

阿克西妮亚仿佛是在证实他的想法，说：

“你看，我就是这样的人……你吹一声口哨，我就象只小母狗一样，跟着你跑。这是因为我太爱你，太想念你啦，葛利沙，可把我想坏啦……只是孩子们太可怜啦，至于我自己会怎么样，我连‘哼’也不‘哼’一声。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就是去死我也心甘情愿！”

两匹马一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就轻轻地嘶叫起来。天很快就要亮了。东天边上已经燃起一片粉红色的晨曦。顿河上升起朝雾。

葛利高里解开马，把阿克西妮亚扶上马。阿克西妮亚骑上，马镫显得太长了。他恼恨着自己事先想得不太周到，勒紧了马肚带，骑上第二匹马。

“跟着我走，克秀莎！咱们走出荒沟——就放马大跑，你就不会觉得这么摇晃啦。拽紧缰绳。你骑的这匹马不喜欢松缰绳。小心膝盖。它有时淘起气来，总想咬人的膝盖。好啦，走吧！”

到干沟有八俄里远。很快他们就跑完了这段路，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来到树林边。葛利高里在林边下了马，把阿克西妮亚扶下马来。

“喂，怎样？不常骑马，乍骑起来很不舒服吧？”他笑着问。

由于奔驰涨得满面绯红的阿克西妮亚的黑眼睛闪了一下。

“好极了！比步行好得多。只不过腿……”她难为情地笑了，“你背过身去，葛利沙，我要看看腿。皮肤有点儿疼……准是磨破啦。”

“这算不了什么，会好的，”葛利高里安慰她说。“你把腿伸开些，不然你的腿好象在哆嗦……”他面带亲热的嘲笑神情眯缝着眼睛说，“唉，你这个哥萨克女人！”

他在沟底找到了一小块平地，说：

“这儿就是咱们的宿营地，安置下来吧，克秀莎！”

葛利高里卸下马鞍，把它们的腿拴了起来，马鞍子和武器都藏到小树丛里。草上的露水很重，重露使绿草变成了灰色，但是还笼罩着清晨的昏暗的斜坡上却闪着暗淡的蓝光。橘黄色的大蜂在半开的花瓣上打盹。云雀在草原上空飞鸣，鹌鹑在庄稼丛里、在草原上芳香四溢的杂草堆里咕咕地叫着，仿佛是在说：“该睡啦！该睡啦！该睡啦！”葛利高里把一丛小橡树边的草踏平，枕着马鞍子，躺了下来。鹌鹑的鸣叫声，云雀催眠的歌声，从顿河边一夜都没有变凉的沙滩上吹来的热风，——这一切都诱人欲睡。别人是不是这样不知道，可是对于一连几夜没有睡觉的葛利高里，的确是该睡啦。鹌鹑在劝他睡，他被睡魔征服，闭上了眼睛。阿克西妮亚坐在他身旁，默不作声，若有所思地用嘴唇撕着散发出蜂蜜气味的紫色花瓣。

“葛利沙，这儿不会有人抓住咱们吗？”她用花茎触了触葛利高里的长满胡子的脸腮，小声问。

他费劲地从昏迷中醒过来，沙哑他说：

“草原上一个人也没有。现在正是没有人的时候。我要睡一会儿，克秀莎，你看着点儿马。等一会儿你再睡。我困得不行啦……我睡啦……四天四夜啦……等会儿咱们再说话儿……”

“你睡吧，亲爱的，你好好地睡一觉吧！”

阿克西妮亚伏身在葛利高里的头顶旁，拨开披散到他额上的一缕头发，轻轻地用嘴唇吻着他的脸颊。

“我的亲爱的，葛利申卡，你脑袋上添了这么多白发……”她低声说。

“你这不是在老吗？不久以前你还是个小伙子啊……她忧郁地、似笑非笑地看了看葛利高里的脸。

他略微张着嘴，均匀地呼吸着睡去。被太阳晒得尖上发黄的黑眼睫毛轻轻地哆嗦着，上嘴唇也在微微地抖动，露出了咬紧的白牙齿。阿克西妮亚仔细一看，这才发现，离别这几个月，他变得多厉害呀。在她心爱的人的眉间深深的横纹里，在嘴角的皱折里，在突出的颧骨上，新添了一种严厉的、几乎是残酷的表情……她头一次想到，他在打仗的时候，骑在马上，手里举着亮晃晃的马刀，样子一定非常可怕。她垂下眼睛，瞥了一眼他那骨节粗重的大手，不知道为什么叹了口气。

过了一会儿，阿克西妮亚悄悄地站了起来，高高地提起裙子，尽力不叫

落满露水的草沾湿裙子，走出这块儿平地。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溪冲刷着石头潺潺流去。她下到尽是长满碧绿青苔的石板的沟底，喝足了泉水，洗了洗脸，用头巾擦干绯红的脸。嘴唇上一直挂着一丝笑意，眼睛里闪着喜悦的光芒。葛利高里又跟她在一起儿啦！莫测的未来又在用梦幻般的幸福招引着她……在不眠的夜里，阿克西妮亚流了多少眼泪，最近这几个月又忍受了多少痛苦。就在昨天白天，在菜园子里，当有几个婆娘在不远的地方锄着土豆，唱起一支忧伤的娘儿们歌曲，——她的心碎了，不由得倾听起歌声来：

咋咋咋，灰色的小鹅啊，回家吧，
你们该哭够了吧？
你们该哭够了吧？
我呀，我这个婆娘也哭够啦……

领唱的女人高声地诉说着悲惨的命运，阿克西妮亚忍不住了：泪如泉涌！她想赶快干活，忘却这些，把在心底蠢动的苦闷压下去，但是泪眼模糊，一颗颗热泪滴在碧绿的土豆秧上，滴到软弱无力的手臂上，她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能干了。她扔掉锄头，躺在地上，用手巴掌捂上脸，尽情地哭了起来……

就是昨天，她还在咒骂自己的一生，觉得周围的一切，就象阴天一样，一片灰暗，无限凄凉，可是今天，她觉得整个世界是这么光明、可爱，就象夏天里一阵爽人的倾盆大雨之后一样。“我们也会找到自己的幸福的！”她心里想着，漫不经心地看着被朝阳斜光染红的镂花的橡树叶子。

树丛旁边和向阳的地方，遍地都是异香诱人、五颜六色的野花。阿克西妮亚摘了一大把野花，轻手轻脚地坐到离葛利高里不远的地方，她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就动手编起花冠来，编成了一顶富丽堂皇的花冠。阿克西妮亚戴着花冠，欣赏了半天，然后又插上几朵粉红色的野蔷薇花，放到葛利高里头前。

九点钟左右，葛利高里被马嘶声惊醒，他惊骇地坐起来，手在身旁摸索着，寻找武器。

“没有人，”阿克西妮亚轻轻他说。“什么把你吓成这个样子呀？”

葛利高里揉了揉眼睛，睡眼朦胧地笑了。

“象兔子一样过日子过惯啦。就是睡觉的时候，也要睁开一只眼睛看着，听到一点儿声音，就吓得哆嗦……姑奶奶，这是很难改的。我睡了很久了吗？”

“不久。你是不是再睡一会儿。”

“我要连着睡上几天几夜，才能睡够。我们还是吃早饭吧。我的鞍袋里有面包和刀子，你自个儿去拿吧，我去饮马。”

他站了起来，脱下军大衣，耸了耸肩膀。太阳晒得很厉害。风吹得树叶簌簌作响，听不到小溪的歌唱声了。

葛利高里下到水边，用石头和树枝筑了一个小水坝，用马刀掘了些土，填进石头缝里。等他的小坝边蓄满了水，他就把马牵过来，让它们喝饱了，然后给它们摘了笼头，又放开它们去吃草。

吃早饭的时候，阿克西妮亚问：

“咱们从这儿往哪儿去呀？”

“往莫罗佐夫斯克镇方向去。咱们骑马走到普拉托夫，然后就步行走了。”

“马呢？”

“把它们扔掉。”

“太可惜啦，葛利沙！这么好的马，尤其是那匹灰马，简直看也看不够，也得扔啦？这匹马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从……”葛利高里凄然一笑，说。“从一个道利人手里抢来的。”

他沉默了片刻，又说：

“怎么可惜，也得扔掉……咱们又不能去卖马。”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带着武器走呀？咱们要枪有什么用处？叫别人看见——那咱们就要倒霉啦。”

“夜里有谁会看见咱们呢？我是为了防身才留下的。没有武器我就有点儿害怕……咱们扔掉马，——我把武器也扔掉。到那时候就用不着了。”

吃过早饭以后，他们在铺开的军大衣上躺下来。葛利高里竭力在跟睡魔作着斗争，阿克西妮亚用胳膊肘子撑着身子，讲他不在家时候她是怎样过的，讲她在这些日子有多痛苦。葛利高里在难以克制的昏沉状态中，听见她那均匀的声调，怎么也没有力量抬起沉重的眼皮。有时候他完全听不见阿克西妮亚的声音了。她的声音离得远了，越来越低沉，渐渐完全听不见了。葛利高里哆嗦了一下，醒了过来，可是没过几分钟，却又闭上了眼睛。疲倦比他的愿望和意志更强有力。

“……他们想念你，总在问——爸爸在哪儿？我想尽办法对付他们，对他们更亲热。慢慢就跟我熟啦，愿意和我在一块儿啦，到杜妮亚什卡那儿去的时候也渐渐地少啦。波柳什卡是个很文静的小姑娘。我用破布给她做了几个娃娃，她就抱着娃娃坐在桌子下面玩起来。有一回，米沙特卡从街上跑回来，浑身直哆嗦。我问他：‘你怎么啦？’他哭得非常伤心。‘孩子们都不跟我玩儿，他们说——你爸爸是土匪。妈妈，他真是土匪吗？土匪是些什么样子的人？’我对他说：‘你爸爸，他根本就不是土匪。他是个……不幸的人。’于是他就缠着问我：为什么他是不幸的人？不幸的人是什么人？我怎么也给他说不明白……葛利沙，他们自动喊我妈妈，你别以为我教过他们。米哈伊尔对他们还不错，很亲热。跟我不招呼，遇到我就把脸扭到一边走过去，可是有两次给他们从镇上带糖果回来。普罗霍尔一直很想念你。他说，这个人算完啦。上个星期他还来过，他谈到了你，简直哭出眼泪来啦……他们到我家来搜查过，总在搜查武器，房檐底下、地窖里，到处……”

葛利高里终于没有听完她的讲述，睡着了。他头顶上的小榆树叶子被风吹着，在窃窃私语。黄色的光影从他脸上滑过。阿克西妮亚把他闭着的眼睛亲了半天，后来把脸颊贴在葛利高里的胳膊上，自己也睡着了，睡梦里还是满面笑容。

深夜，月亮升上来的时候，他们离开了干沟。过了两个钟头，他们从山岗上下到奇尔河边。水鸡在草地上啼叫，青蛙在河弯的芦苇丛里面呱呱吵吵，麻鸨在远处的什么地方低诉。

小河边上是连绵不断的果园，在夜雾中阴森森、黑压压的一大片。

葛利高里在离小桥不远的地方停下马。村子里是一片午夜的寂静。他用靴子后跟催马往桥旁边弯去。他不想从桥上走过去。他怀疑这种寂静，而且害怕这种寂静。他们在村边涉水过河，刚拐进一条小窄胡同，从沟里站起一

个人，跟着——又有三个人。

“站住！什么人？”

葛利高里被喊叫声吓得哆嗦了一下，就象被打了一下似的，勒住了马缰绳。他立即使自己镇定下来，大声回答说：“自己人！”然后猛地掉转马头，乘机低声对阿克西妮亚说：“向后转！跟我来！”

这四个人是不久前才在这里宿营的征粮队的哨兵，他们一声不响、不慌不忙地朝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走过来。其中一个停下来吸烟，划着火柴。葛利高里使劲把阿克西妮亚的马抽了一鞭子。那匹马往前一冲，立即飞驰而去。葛利高里趴在马脖子上，跟在后面奔驰。恼人的寂静持续了几秒钟，然后砰砰地响起忽高忽低的齐射声。一闪一闪的火光划破了黑暗。葛利高里听见子弹热辣辣的呼啸声和拉长音的口令声：

“执枪！……”

葛利高里在离小河约一百沙绳远的地方追上了飞奔的灰马，跟那匹马跑齐以后，喊道：

“趴下身子，克秀莎！趴得再低一点儿！”

阿克西妮亚拉紧马缰绳，往后仰着身子，歪到一旁。葛利高里急忙扶住她，否则就摔下马去啦。

“你受伤啦！？打在什么地方啦！？……快说呀！……”葛利高里沙哑地问。

她一声也不响，越来越沉重地压到他胳膊上。葛利高里在奔驰中把她搂到怀里，气喘吁吁地小声说：

“看在上帝面上！你就是说一句话也好啊！你这是怎么啦！？……”

但是默不作声的阿克西妮亚既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呻吟一声。

在离开村庄约两俄里的时候，葛利高里来了个急转弯，离开大道，走下深沟，他下了马，把阿克西妮亚抱了下来，轻轻地放到地上。

他把她身上的厚上衣脱下来，把胸前的薄布背心和衬衣撕开，摸索到伤口。子弹打进了阿克西妮亚的左肩胛骨，打碎了骨头，又斜着从右锁子骨下面穿出来。葛利高里用沾满血的、颤抖的手，从鞍袋里掏出件干净的内衣和绷带包。抱起阿克西妮亚，用膝盖支着她的背，给她包扎伤口，想止住从锁子骨下面直往外涌的血。衬衣布片和绷带很快就都变成黑色，全湿透了。从阿克西妮亚半闭着的嘴里也流出血来，喉咙里咕噜咕噜直响。葛利高里吓坏了，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他一生中最怕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他抱着阿克西妮亚，沿着深沟的陡坡上在草丛中踏出的、遍地羊粪的小径，小心翼翼地下到沟底。她那无力地耷拉下来的脑袋趴在他的肩膀上。他听到阿克西妮亚带哨音的、急促的喘息声，觉得一股热血涌出她的身体，从嘴里流到他的胸膛上。两匹马也跟着他下到沟底。它们打着响鼻，笼头摇晃得铿锵直响，吃起肥美的青草。

黎明前不久，阿克西妮亚死在葛利高里的怀抱里。她始终没有苏醒过来。他默默地亲了亲她那已经冰凉的、血浸得带咸味的嘴唇，轻轻地把她放在草地上，站了起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在他胸膛上猛推了一下，他往后退着，仰面倒在地上，但是他立刻惊骇地跳了起来。可是又摔倒了，光着的脑袋碰在石头上疼得要命。后来他索性跪着，从刀鞘里拔出马刀，开始挖起坟坑来。土地湿润，很容易挖。他匆忙地挖着，但是气闷得很，憋得喉咙难受，为了喘气痛快一些，他撕开了衬衣。黎明时清新的空气使他汗湿的胸

膛感到一阵袭人的凉意。他觉得干得痛快得多了。他用手和马刀往外挖土，不停地挖，但是等挖出一个没腰深的坟坑——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

在朝阳灿烂的光辉中，他埋葬了自己的阿克西妮亚。已经把她放进坟坑里了，他又把她的两只没有血色的、黝黑的胳膊交叉地摆在胸前，用头巾盖住她的脸，免得泥土落进她的半睁半闭、一动不动地望着天空、已经开始暗淡无光的眼睛。他向她道了别，坚信，他们的离别是不会很长久的……

他使劲用手把小坟坑上的湿润的黄土拍平，低下头，轻轻地摇晃着，在坟旁边跪了很久。

现在他再也用不着忙了。一切都完了。

太阳在热风阵阵的晨雾中升到沟崖上空。阳光照在葛利高里没戴帽子的头上，照得他那浓密的白发银光闪闪，滑过他那苍白的、呆板、可怕的脸。仿佛是从噩梦中惊醒，他抬起头，看见头顶上黑沉沉的天空和一轮闪着黑色光芒的太阳。

第十八章

早春，当积雪已经融化和在雪下躺了一冬天的衰草晒干了的的时候，草原上燃起了春天的野火。春风追逐着野火，贪婪地吞噬着干枯的梯牧草，越过驴蓟草的高茎，从褐色的艾蒿头顶掠过，沿着低地烧去……野火烧过以后，草原上长久地散发着被野火烧焦、干裂的土地刺鼻的焦臭。四周的嫩草青青，欣欣向荣，草地上空蔚蓝的晴空中，一群群的云雀在飞舞，春天归来的雁群在肥美的草地上觅食，来过夏天的小鸨在筑巢。而野火烧过的地方，焦黑僵死的土地闪耀着不祥的黑光。鸟儿不在上面搭窝，野兽也都躲得远远的，从一旁绕过去，只有疾风匆匆掠过这片焦土，卷起灰色的余烬和刺鼻的、乌黑的烟尘，带往远方。

葛利高里的生活变得就象野火烧过的草原，漆黑一片。他已经丧失了一切他最心爱的、最宝贵的东西。残酷的死神夺去了他的一切，毁灭了一切。只给他留下了两个孩子。但是他自己却始终战战兢兢地紧抓住土地，仿佛他那实际上已经完全毁掉的生活，对于他和别人还有什么价值似的……

葛利高里埋葬了阿克西妮亚以后，毫无目的地在草原上游荡了三天三夜，但是他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到维申斯克去自首。第四天上，他把马扔在霍皮奥尔河口镇的一个村子里，渡过顿河，徒步向斯拉谢夫斯克茂密的树林走去，四月里，福明匪帮第一次在这片树林边上被打垮。就在那时候，四月里，他就听说，密林中匿藏着许多逃兵。葛利高里因为不愿意回到福明匪帮里去，所以就去找这些逃兵。

他在大树林里瞎转了几天。他饿得难忍，但是他却不敢到有人烟的地方去。自从阿克西妮亚死后，他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树枝折断的声音、密林中的窸窣窸窣声和夜里的鸟叫声——这一切都会使他惊恐不安。葛利高里只能用些还没有熟的杨梅、小蘑菇和榛子叶充饥——人瘦得不成样子。第五天的傍晚，几个逃兵在树林子里遇到了他，把他领到他们住的土窑洞里去，他们一共七个人，都是周围各村的居民，从去年秋天，村子里开始征兵的时候，就在这片密林里躲藏起来。他们象居家过日子一样，住在一个宽敞的土窑洞里，几乎是应有尽有。夜里他们经常回去看望家人；返回来的时候，就带些面包、干粮、黄米、面粉和土豆，至于煮汤粥用的肉，可以很容易地从别的村子里弄来，偶尔偷只牲口。

有个逃兵从前曾在第十二哥萨克团服过役，认出了葛利高里，所以没费多少口舌，就把他收留下来。

葛利高里也数不清究竟过了多少烦恼、漫长的日子。在树林里胡里胡涂地混到十月初，等到一开始下起秋雨，紧跟着冷起来的时候——他心里突然萌发起思念孩子和故乡的幽情……

为了消磨时间，他整天坐在土炕上，用木头抠勺子，抠木钵儿，用质地软的石头巧妙地雕刻各种各样的人形和禽兽。他竭力什么都不想，不叫那恼人的乡思有可乘之机。白天是这样对付过去了。但是在冬天漫漫的长夜里，痛苦的回忆却把他折磨苦了。他在土炕上翻来覆去，久不成眠。白天，土窑里的人，谁也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但是夜里，他经常从睡梦中醒来，浑身哆嗦着，用手去摸摸脸——他的腮帮子和半年来长得长长的大胡子都浸满了泪水。

他时常梦见孩子、阿克西妮亚、母亲和其他所有已经不在人世的亲人。

葛利高里的全部生活都已成为过去，而过去的一切却又象是一场短暂的噩梦。“要是能再回老家去一次，看看孩子，就可以死而无怨啦，”他时常这样想。

初春的时候，有一天，丘马科夫突然来了。他浑身一直湿到腰，但是依然象从前那样精神，那样毛手毛脚的。他在小火炉子旁边烤干了衣服，暖和过身子，就坐到葛利高里的炕上来。

“麦列霍夫，从你离开我们以后，我们游逛了很多地方！到过阿斯特拉罕，到过加尔梅克的草原……见了世面啦！也不知道杀过多少人。他们把雅科夫·叶菲梅奇的老婆抓去作人质，把他的财产也没收啦，于是他就发疯了，下令砍死所有给苏维埃政权当差的人。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统统砍死：什么教员啦，各种各样的医生啦，农艺师啦都杀……管他什么人啦，统统杀掉！可是现在——我们也完蛋啦，彻底完啦，”他叹着气说，一直还在打着冷战。“头一次是在季尚斯克附近把我们打垮的，一个星期以前——又在索洛姆内伊附近。夜里从三面包围了我们，只剩下了一条退向山岗的路，可是山上是一片积雪——一直没到马肚子……天刚蒙蒙亮，就用机枪扫射起来，战斗开始了……用机枪把所有的人都打死啦。只有我和福明那个不大的儿子两个人逃出了活命。从去年秋天，福明就把达维德卡带在身边。雅科夫·叶菲梅奇本人也牺牲啦……我亲眼看着他死的。头一颗子弹打在腿上，打碎了膝盖骨，第二颗子弹擦伤了他的脑袋。他从马上摔下三次。我们停下，把他扶起来，搀到马上，可是他骑不了多远，又摔下来啦。第三颗子弹又打中了他，打进了腰部……这时候我们就把他扔下啦。我跑出了有一百沙绳远。回头看了看，已经有两个骑兵正在用马刀砍躺在地上的福明……”

“这有什么，正该如此，”葛利高里冷漠地说。

丘马科夫在土窑洞里住了一夜，清晨起来就要告别。

“你上哪儿去？”葛利高里问。

丘马科夫笑着回答说：

“去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也许你要跟我一起儿去吧？”

“不，你一个人去吧。”

“是啊，咱们过不到一块儿……麦列霍夫，你的行当——是抠勺子抠碗——这不合我的心意，”丘马科夫嘲笑说，又摘下帽子，鞠躬说：“耶稣保佑你们，诸位老实的土匪，谢谢你们的款待，谢谢你们留我住宿。愿上帝赐福，让你们过点儿欢乐的日子吧，不然你们这儿可是太无聊啦。你们住在树林子里，朝着破车轮子祷告，这能说是生活吗？”

葛利高里在丘马科夫走了以后，在密林里又住了一个星期也准备动身了。

“回家去吗？”一个逃兵问他。

葛利高里这是自从来到树林子里来以后，头一次露出一丝笑意，说：

“回家去。”

“等到春天再走吧。听说五月一日要大赦咱们这号人啦，那时候咱们再散伙吧。”

“不，我等不了啦，”说完，葛利高里就跟他们告别了。

第二天早上，他来到鞑靼村对面的顿河岸边，久久地看着自己的家园，高兴、激动得脸色变得煞白。然后从肩上摘下步枪和军用背包，从背包里掏出针线包，一团乱麻、一个装枪油的小瓶儿，不知道为什么还数了数子弹。

一共是十二梭子，还有二十六颗散的。

在一处陡崖边，岸边的冰已经融化。碧绿透明的河水激荡着，冲刷着岸边的薄冰碴儿。葛利高里把步枪和手枪都扔到水里，然后又把子弹撒了进去，仔细地在军大衣襟上擦了擦手。

在村子下游一点儿的地方，他踏着融雪天气蛀蚀过的三月的蓝色河冰，穿过顿河，大步向自己的家园走去。老远他就看见米沙特卡正在下到码头去的坡道上，他竭力压制着自己，不急忙奔向米沙特卡。

米沙特卡正在把挂在石头上的冰琉璃打下来，往坡下扔，注意地看着浅蓝色的冰柱儿滚下斜坡。

葛利高里爬上斜坡，——他气喘吁吁、沙哑地唤了一声儿子：

“米申卡！……好儿子！……”

米沙特卡吃惊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垂下了眼睛。他认出这个大连鬃胡子、看来可怕的人是他的父亲……

葛利高里在密林中夜里想起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嘟哝的那些亲热、温柔的话语，现在全都从他的脑子里飞光了。他跪下去，亲着儿子冰凉的粉红色的小手儿，用压低的声音，只说出一句话：

“好儿子……好儿子……”

然后，葛利高里抱起儿子，用干涩的、象燃烧的烈火似的目光看着儿子的脸，问：

“你们在家里可好啊？……姑姑，波柳什卡——都很好吗？”

米沙特卡仍旧不看父亲、小声回答说：

“杜妮亚姑姑很好，波柳什卡去年秋天死啦……得白喉死的……米哈伊尔叔叔当兵去啦……”

好啦，葛利高里在多少不眠之夜幻想的那点儿心愿终于实现了。他站在自家的大门口，手里抱着儿子……

这就是他生活中剩下的一切，这就是暂时还使他和大地，和整个这个在太阳的寒光照耀下，光辉灿烂的大千世界相联系的一切。

